《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八册目次

易原就正六卷 （清）包儀撰 清鈔本 〇〇一

書說七卷 （宋）黄度撰 清初鈔本 二四三

尚書埤傳十五卷補二卷首一卷末一卷尚書考異補一卷書經考異一卷 （清）朱鶴齡撰 清康熙濠上草堂刻本 四四五

易原就正六卷

（清）包儀撰

清鈔本

易原就正十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包儀撰。儀字羽脩，祁臺人。拔貢生。其始末無考。觀其自序，稱早年聞有皇極經世而無由求得其書。自順治辛卯至康熙己酉，七經下第，貧不自存，薄遊麻城，乃得其書於王可南家。至江寧寄食僧寺，玩求其旨者一年，始有所得。蓋亦孤寒之士刻志自立者也。儀之學既從邵子入，故於陳摶先天圖信之甚篤。其凡例并謂行世易說，種不勝數，要皆未嘗讀皇極經世，無怪乎各逞私智，而總非立象盡意、觀象繫辭之本旨。其持論尤膠於一偏。然其書發揮明簡，詞意了然，乃非拋荒經義、排比黑白、徒類算經者可比。其謂洛書無與於易，則差勝他家之繳繞。每爻皆注所變之卦，亦尚用左氏筮法，頗爲近古。蓋其學雖兼講先天，而實則發明易理者爲多。其盛推圖學，特假以爲重焉耳。

自序

予童蒙時附學於浙紹陳師而忘其諱字常見師揲蓍往往多奇中心竊以為神而喜之及將授經予遂願讀易父毓華公曰易固天地間理學之秘文章之宗功業之本也世無傳者皆如面墻即陳先生亦不過明於数而已矣母卻曰惟吾家皇極經世書斯易之奧也兒願讀易須自勉於是讀易既而陳師南旋後此之師惟舉子業是訓即数法亦不之講繫辭傳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数法不講則理學不明理人明天道察民故與神物吉凶同患之至意果何為也哉無怪乎易道之不明也久矣於予心殊未安奈何為剞劂消磨日月亦並無由求所謂皇極經世書也自辛卯至己酉七次落第行將以明經如歲例而本經未明俯仰可勝愧怍齋戒揲蓍以決終身得豊之震九三豊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豊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神乎神乎聖人明明告我矣且憶予折傷右肱之年即予願讀易之年也豈非数乎豈非数乎已而已而惟理可以勝数欲窮理則不可以不學易而學易之志尤不可以不憤也故始而屏去一切他念繼而屏絕一切他書朝斯夕斯眠斯食斯於辭必求其所由繫於象必求其所由立嘗有一辭一象之不得其旨雖貫經旬閱月之思務期必得而後再玩他辭再觀他象也如是者九年其間播遷變而无安破家拙於生計而又遭回祿八口嗷嗷幾乎室人交謫矣豈西銘所謂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耶而學易之功不敢不益勤且篤適因友人作楚遊邂逅麻城王子可南投轄款留者三月餘相與談易而可南悅甚出其家藏之皇極經世書曰此書傳家三代矣曾未有識者予能識之乎予驚喜之餘亦不意其開卷即解也可南大異之既而曰莫非数也王氏三代藏此書其為予藏耶予其書主也請即以贈予行他日得康節先生之秘而不屑教我則今日之罪也予拜而受之獲不世之寶不若也別可南而返過金陵普德寺而次焉佛香僧飯者一年於皇極經世書日有所得從此而負笈尋蹤隨地明心因物見性不欲遂家恐為妻子累者又六年而後求合於易之先天後天相為體用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復三年而一以貫之矣於丁卯年註上下經完繫辭諸傳乃夫子追論作易之原教人以學易之方似乎可以不註是年冬遊長安周子東侯悟易理於奕數以為闕此非全書猶皇極經世有內篇不可無外篇也於戊辰夏補註書成焉然屈指於易恰好亦如康節

先生之二十年矣嚱予豈於康節先生亦敢應私淑之邵何當
年讀易之始便為兆於邵子之悳訓也但註中有因本義似與
經文牽強者既無可質又不可復為闕疑不得不體貼更改求
與經文相合云爾非敢以私智自逞得罪於先聖先賢鬼神其
鑒之哉然猶未敢自以為必當如是也故命之曰易原就正
時
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後學包儀謹識于淑邵堂

讀易凡例

一讀易之法盡在繫辭諸傳然不讀皇極經世書則繫傳多不可解繫傳不可解則於卦象經文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與

一河圖乃作易之原學易者須先將河圖之數洞徹於胸中然後知一畫開天之所由來而生生之謂易理與數皆自然而然者也

一洛書雖繫傳與河圖並舉然圖自為卦而書自為疇與易全無干涉學易者可以理會而不可以牽合

一伏羲八卦邵子以為先天文王八卦邵子以為後天合先後天而體用備確乎其如見聖人之心即如見天地之心為學易者不可不極深而研幾也

一易名周易者羲皇有畫無文民用不彰自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十翼以後天闡先天而前民用學易者明乎後天之所以為用便得乎先天之所以為體矣

一易道不明非不明於理之故不明於象之故也聖人立象以盡意固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矣而又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是無一非象也豈特廣八卦而已

哉若不明其象雖滿口說理都是隔靴搔癢

一彖言一卦之材體德象變皆材也爻合而彖之義所謂各指其所之也茲易原就正特於逐爻下註明之卦可以知而彖之體德象變或為主為賓或應取應舍一字不可增減者皆非聖人私意之所為

一卦有正有變有錯有綜有約有互有究正者本卦也變者之卦也錯者三畫上卦即以三畫下卦加之以成六畫也綜者卦之反易而一卦便成兩卦也約者卦中四爻自上而下互之也互者卦中四爻自下而上錯之也究者六爻皆變陽極而陰陰極而陽也此之謂易揲著求卦者亦然

一行世易說種不勝數要皆未嘗讀皇極經世無怪乎各逞其私智而總非聖人立象畫意觀象繫辭之本旨惟海寧陳彥升先生所著易象正蓋發於皇極經世始有得而悟乎非全書以其亦雜於私智也然其說有必不可易者易原就正間多取而渾成一家言難以別也是以不復別之也特表而出之不敢沒先儒功苦之善也

易原就正

後學包儀羽修甫著

河圖

自有天地萬物以來其所以為天地萬物之理形而上者謂之道冥然而不可見形而下者謂之器則瞭然而不可掩然則器也者載道之具也有器必有數數寓於器則理管於數矣故天地不能示人以理而示人以數即數以求理而天地萬物之理自無不該河圖者示人以數者也羲皇即圖數之四方內外中央上下仰觀俯察而知天地之間生生不息之機莫非氣而已矣氣一也而分陰分陽則有一必有二是一與一為二有二必有三是一與二為三有三必有四是一與三為四有四必有五是二與三為五而方內之一二三四已成中宮之五矣於是有五必有六則一得五而為六有六必有七則二得五而為七有七必有八則三得五而為八有八必有九則四得五而為九有九必有十則五得五而為十而方外之六七八九與中宮上下之十不又皆得五而成者乎而其始則起於一也起於一生於五成於十致生成之數而天地萬物尚復有遺理乎不離乎五行不離乎陰陽不離乎一陰一陽不離乎兩其五行於是見陰

陽為奇耦即奇耦以作易而變化生生無窮焉

洛書

洛書雖孔子罕言之而詳其說未嘗不可以河圖參之也以其數而論之河圖有十洛書無十似未可以參也殊不知河圖之十五得五而成十洛書雖無十有五則亦未嘗無十也而況履一戴九左三右七肩足之二八四六皆十乎然洛書縱橫皆十五亦可以河圖參之否曰亦可以參之圖內之一二三四五十五也中宮之五與十十五也四方之六與九七與八不皆十五乎以其理而論之河圖於陰陽五行之理順而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洛書於陰陽五行之理逆而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復克水宜若相戾也殊不知河圖對待之位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而洛書對待之位則東南四九金生西北一六水東北三八木生西南二七火是各有相生相克之理也可以知造化之運生而不克則生者無從而裁制克而不生則克者亦有時而間斷此圖書生成之妙未嘗不各自全備也然則何以圖為卦而書為疇疇者類也連類而相因者也故洪範首五行次五事次八政次五紀而皇極居其中三德稽疑庶徵福極無非相因所必致之理而圖已為卦書不得不為疇耳若書而虛其中則亦

太極也奇耦各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五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坎離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而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又豈非洪範之五行乎何不可以連類相因而為疇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劉歆謂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疇相為表裏誠哉是言也節齋蔡氏謂河圖數耦耦者靜靜以動為用故其位合皆奇而易之吉凶生乎動蓋靜者必動而後生也洛書數奇奇者動動以靜為用故其位合皆耦而範之吉凶見乎靜蓋動者必以靜而後見也此論尤妙并識之

伏羲八卦次序

羲皇因河圖而畫卦未嘗言太極也孔子繫辭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蓋太極也者即河圖之中宮也中宮之五為五行之生數次十為五行之成數皆生成之數存而不用而天地萬物之理莫不寓於此非太極而何哉兩儀者去五與十而四方內外之一三七九二四六八各得夫奇耦之數二十也四象者則以內之一二三四為其位外之六七八九為其數者也然則逆相生而成八卦者何也天下之理一而已矣理體於氣而用乎數故有一則有二一倍一而為二分陰分陽也有二矣二倍二而為四陰陽太少也有四矣四倍四而為八又太少各生一陰一陽也儀者匹也象者像也卦者掛也陰陽匹配像其太少而天地萬物無不掛於上也以是知羲皇見河圖陰陽有奇耦之數畫一奇焉則陽也畫一耦焉則陰也而陰陽必有太少太少又各生陰陽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為一定之次序矣析四方之合圖之數亦本八也然何以三畫而成卦三者奇耦之實數天地之真數也上天下地而人處於其中恰好其為三才也自然而然者也無三才而兩之則又成六十四卦矣

伏羲八卦方位

方正也矩也義之所在也位涖也列也所當立者也八卦既成類名思義自各有不易之方與應置之位也乾爲天矣有天則有天之爲雷爲風坤爲地矣有地則有地之爲山爲澤而水火又爲天地之大用羲皇何以正方列位惟義所在而立之誠至當乎莫尊於天而南方爲純陽莫卑於地而北方爲純陰乾南坤北非天地一定之位乎山高於西北澤深於東南此山澤通氣而艮兌居焉雷起於東北風習於西南此雷風相薄而震巽居焉東方木也木生火西方金也金生水是以離東坎西而水火不相射也而且於乾兌離震太陽少陰之卦布之左而示人以已生之數於巽坎艮坤太陰少陽之卦布之右而示人以未生之數已生者往而順未生者來而逆是故夫易逆數也因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莫非其自然而然無不可以逆而知之者也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自河圖中宮之所謂太極也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無非加倍法也可以知羲皇之六十四卦矣以漸而推既於陰陽太少之上各生一陰一陽以成八卦何不可於八卦之上各生一陰一陽以爲十六乎十六倍而爲三十二三十二倍而爲六十四是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一卦爲八卦矣八八六十四所謂因而重之者也以故有內外貞悔之別也而法象自然之妙轉不異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序且三才而六爻畫是天地人各得其二繫辭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易六位而成章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六十四卦之次序不異夫八卦之次序則六十四卦之方位亦猶然八卦之方位也第既圓布而復方布者何也圓者陽也動也天也方者陰也靜也地也乾坤之義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故圓於外者太陽少陽之卦在南太陰少陰之卦在北而方於內者太陽少陽之卦在北太陰少陰之卦在南正所以別而為體交而為用也蓋天之形能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地之形雖處於天之下而其氣乃達乎天之上如冬至一陽生於復而六陽極於乾夏至一陰生於姤而六陰極於坤春分而離盡卯中秋分而坎盡酉中二至二分各得夫六氣總四六二十四氣運行無息者天之道也而順承天施則地道之光位於西北天門也坤位於東南地戶也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否泰否泰者乾坤之交也是乾坤周於四維而包六子於其中邵子所謂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不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者也皆天地自然之妙也莫不盡於六十四卦方位之圖矣

文王八卦次序

文王演易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而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奇耦之進退往來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奇耦即剛柔剛柔即陰陽陰陽即兩儀兩儀即天地天地即乾坤乾坤交而萬物生故乾稱父坤稱母也於是乾交坤而生震坎艮坤交乾而生巽離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各得其奇耦以定長中少之稱亦確乎不易之理也

文王八卦方位

此文王父母乎乾坤而用事乎六子者也水火為天地之大用不可不各得其正位以資生物之無窮天一生水北方也地二生火南方也則先以為乾下交於坤而坤得乾之中畫為坎坤上交於乾而乾得坤之中畫為離則坎離正位於南北亦自然之理也乾坤既交以後必退而處靜密之地故乾退於西北而居艮止之位坤退於西南而居巽入之位又以見山則艮極於天風則下行於地也而且乾坤既退則長男自應代父長女自應代母此震之所以始事於正東巽之所以繼事於東南也不特此也天地之大用既惟水火若水火不交則交者自交流者自流何用乎置震於先天之離位者所以息其上炎也置兌於先天之坎位者所以塞其下流也而況震木兌金適得大天三地四所生之正位乎至於乾退艮位而對巽坤退巽位而對艮又恰好自然之妙也而艮居先天之震位巽居先天之兌位則雷之鼓動乎山而澤之流行乎風也此後天六子之用所以與先天相變化妙萬物而神無方者也

文王圓圖附餘

邵子謂伏羲卦圖先天也文王卦圖後天也先天體也後天用也何以伏羲有圓圖方圖而文王止有八卦小圓圖而無方圖豈用天而不用地耶非也天體流行地體附順承天旋而已矣先天圓圖一元之運也後天圓圖一歲之運也自先天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效法則體中之用也後天卦圖所由不復更為地之用易原乾坤故以後天圓圖釋乾彖傳仍以先天方圖釋坤彖傳也

卦變圖

卦變雖非畫卦作易之本旨實所觀變玩占之切要也彖傳或以為說者非孔子之私意釋彖辭而推究其所由來文王必有見於其義而後有是言正示人以玩占之法不從卦名卦德卦體卦象而已也不然所謂周流六虛者何以說哉故因而推之一陰一陽之變六二陰二陽之變十五三陰三陽之變二十四陰四陽之變亦十五五陰五陽之變亦六六陰六陽之變則二也是一卦變為六十四卦而六十四卦則變而為四千九十六卦此焦氏易林之所由作也若再即四千九十六卦而盡其變將何所窮極也乎

易原就正

後學包儀羽修甫著

周易上經

乾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易之書明道之書也道不可見見之於陰陽之氣之可狀可次則有象象莫著於天地然有天而後有地有天地而後有萬物皆道為之也是惟天以統之故羲皇一畫開天而生生不息之機自無容過倍而為三以象三才重而為六以象天地人各得夫一陰一陽之謂道此大象也亦於六畫純陽之卦而仍不異夫三畫卦之名者何也上下皆乾以見夫上下皆天也何莫非天則何莫非道之所為乎然則以天而謂之乾者何也天以形體言乾以功用言也文王演易而彖之於以知乾之所以為乾即以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自河圖以四象示而天地萬物之理數無非四也天之道盡於四時乾之道不盡於四德乎太和之氣一始無不始何其大也是以謂之元一暢無不暢何其通也是以謂之亨一遂無不遂物各得其宜矣是以謂之利一成無不成物各得其正而固矣是以謂之貞貞下起元元而復貞變化無窮循環無端天之道

盡於春夏秋冬乾之道盡於元亨利貞矣是其純陽剛健而
然也剛爲體而健爲用剛則無私健則無息否則不足以當
之故於占者爲戒辭而聖人敎人卜筮卽數以明理亦卽理
以明數而後開物成務之精意乃見順性命而窮神知化人
也而進乎天矣

初九潛龍勿用 之姤

物之純陽而至健變化而不測者莫如龍故乾六爻皆取象
於龍初則太極生兩儀之第一畫也天道顯諸仁必先藏諸
用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存一不用所以爲用之本
也茲以乾爲巽入也伏也非潛龍乎備四德而姤女壯勿用
取女潛龍寧可用乎勿用者將以善其用也正恐其不當見
而見當惕而不惕不當躍而躍不當飛而飛以至於亢也故
用九曰群龍无首猶之乎用而勿用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之同人

二則兩儀生四象之第二畫也太陽未有不昭然而見者而
況以乾爲離離爲火爲日天下孰不仰其文明之德施然而
猶乎野也非在田乎君子貞則九二之爲大人也涉大川則
龍之不終於田也觀占者以利見亦同人之義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之履

三不採龍而採君子者人道也履虎尾不亦危乎三何以處
此哉三則四象生八卦之第三畫也本所謂乾也而又爲六
畫之乾之乾非乾乾乎乾乾者惕也乾爲天天行健天之行
健無分日夕則見其終日乾乾而夕惕若矣然非終日乾乾
夕惕若而能不嗟人乎君子如此故雖厲而可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之小畜

之小畜互離爲火火炎上而无定躍之義也互兌爲澤澤深
淵而不測淵之象也四則橫圖所謂八生十六之第四畫也
於六畫爲天之下而中爻已處乎人之上矣故雖臨其龍之
名而龍之用有見端者焉然而猶小畜也密雲不雨龍豈能
飛而天乎躍而已矣以乾而爲巽巽伏也躍猶在淵而已矣
時爲之也於四乎何尤故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之大有

五則橫圖所謂十六生三十二之第五畫也於六畫固已在
天矣而況備四德而當大有離爲雉有飛象不謂之飛龍在
天乎光天化日元善有嘉惟大人所以能大其所有外王化
以爲高使非順天休命之君子盖有大人之德者未有不利

見者也

上九亢龍有悔之夬

上則横圖所謂三十二生六十四之第六畫也六畫皆陽固已進之極而盈且窮矣非亢乎炎炎者滅隆隆者絕勢極時窮乎號告也者揚于王庭矣殊可畏也不亦動而有悔乎故天下有亢時聖人無亢心亢龍且有悔而況不為龍者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之坤

乾六爻皆九而為龍非羣龍乎龍之剛猛在首合一卦而言固以上為首分六陽而言則亦各為首筮得此卦而六爻皆變者為純坤矣非羣龍無首乎夫龍亦何嘗無首哉用之者不以之為首也所見如此自無不合乎潛見惕躍之宜矣而當飛則飛應亢不亢未有不吉者也

附餘

易以乾坤九六為例乾用九而交於坤坤用六而交於乾凡六十四卦之用九者皆交於坤其用六者皆交於乾故六十二卦皆乾坤也易有交動遂生變化非謂九能變八六能變七也六十二卦皆歸乾坤故十八變中小象得乾坤者是為交動父母動而六子不動如六子交動則皆為父母矣易以乾坤而用該六十二卦之用不復各為用以繫於各卦之終所以明一卦之道得六十四卦而乾坤而用實為綱紀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乾備四德而首元者何也乾之四德大莫大於元也利貞統坤天心幾不可見而七日來復一元之氣萬物出乎震發乎巽無不資之以為始始必有終終而復始是亨即元之亨也利即元之利也貞亦元之貞也天之所以為天者統而貫之矣始物而統天乾元顧不大哉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乾元統天何必更言亨哉乾主氣坤主形言氣而不徵諸形不足以見元之大雷風相薄而不相悖資始之元氣為雲為雨流通於形質之中而品物無遺者所謂相見乎離致役乎坤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然則聖人之法之也何以亦知乾道之統乎天道哉乾道之始而終終而始聖人極深研幾而大明之初之潛二之見三之惕四之躍五之飛上之亢無非因時而成之至理在天在

易總不外此聖人亦時乘六龍而已矣乾道在我天道不在我乎御即統也是乃聖人之元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乾元而亨之何必更言利貞哉乾道之變化無窮以始流形不足以盡之化有其漸變有其成則説言乎兌戰乎乾各正其流形之性命而勞乎坎成言乎艮保合其資始之太和利無不利貞無不貞變化之妙乃如此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然則聖人之利貞何如乎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非不為也為於乘龍御天時矣夫何為哉首出庶物而已矣變者自變化者自化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萬國咸寧不亦猶乾道之變化而各正保合乎是乃聖人之利貞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天也天一也何以二哉非二也乾上乾下者天包乎地地有晝夜天無晝夜微上微下循環無息之運用然也其天行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乾之健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為龍不徒其剛為馬必先其良不息之道厥唯自強自強不息其究也厚德載物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乾卦六爻皆陽而獨於初言陽何也正以明此一陽為太極生而儀之陽也此一陽為兩儀之陽自應潛而勿用以為大用之本而況為初而在下卦之下乎德隱如此時亦可知矣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乾六爻皆龍而獨於二言見也象其德於在田也象其德之施普何也二之為龍中德也聖人重中德而況為乾之中乎故見雖不同於飛在田雖不同於在天龍德既中未有見而不施施而不普者也二與五同所由利見之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於初言陽於二言德而於三則言道何也陽者有氣而無形處乎德之先者也德者得也或性生而得之於天或躬行而得之於心皆得乎道之中者也若九三雖九得正位而三則不中得正故知其不離乎道不中故知其心當反復乎其道不然則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豈能乾乾君子乎反而復之求無失其道也然非乾之九三不能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知進退而後善出處故可進可退聖人之大器識能進能退

聖人之大本領四之或躍欲進也而猶在淵仍退也進退未
定持疑兩端而已乎時位而度時也由於內卦之上似當進
處於外卦之下又似不當輕進苟度時而不失其時雖進亦
无咎也何況不遽進乎文說就其見在而許之象則遂許其
將來而信之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乾五以龍德居天位人知其自然而然也殊不知亦非偶然
而致者也蓋生知性率亦有脩己之修而造化存神豈無同
流之業大人之德位俱隆皆大人之所造有然也可以知自
古無往天不盡人之聖人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之夬以天而為澤澤居上有盈象焉盈極則衰時勢之所必
然天道人事同是一理亢於外者盈於內也老子曰滿而持
之不如其已言既滿則未有不溢者也盈不可久至於亢而
悔亦晚矣而欲無悔得乎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九皆龍德乾之九非天德乎用之者何以見無首而言也蓋
九雖天德龍之剛猛在首苟不善其用而卽以之為首觸物
未有不傷起事未有不僨者也天德且不可為首而況不為
天德者乎

附餘

以上皆無德位時占而言然則孔子釋文象而獨乾卦不加
象曰何也乾之文義不可以一言而盡其象也故文言以後
復分德位時占而申明之若坤卦文言以後則又自明其所
言未盡之意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
之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
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文言者申卦所已言而文之有次序而無雜亂也朱註詳矣
然既有彖傳而復有文言何也彖傳明天道文言明人道也
乾有元亨利貞天有春夏秋冬人有仁禮義知故聖人同天
道以盡人道之極君子盡人道以合天道之符第猶是法乾
之君子也又何以與大象異大象之君子法乾之心文言之
君子法乾之理法心者先天之學也法理者後天之學也其

實理外無心心外無理合自强不息行此四德而觀之及其成功一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初之始為巽木拔揺樹木而連根取之也四之躍易世也五之飛成名也二之見入世也上之亢見以為是也三之惕厲憂而不樂也皆作所論於潛龍勿用之初也然能六爻皆龍六龍各有其德初之為龍其德則太極動而生陽之始如望人處於人所不見之地而隱者乎其正隱者身外無可移其志世間不得知為誰獨善自怡是非何涉卽憂樂為人情之常而在人則有樂而無憂故可以天下之樂而樂不可以天下之憂而憂天下有如是之堅深而莫能搖動者哉確乎其不可拔矣必如是而後謂之潛龍顧安得而用之哉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不伐者離中虛也離為日無所不照故博萬物之生長成實者日以照之也故曰化五大人二亦大人大人之稱同所以成其為大人者不同五以德得位二以學全德也何也二固中德也而九則以陽居陰非其正不能正其中豈得為大人乎龍德而正中者也然正中之功莫過於存誠存誠莫先於閑邪閑邪須從言行着力庸言信而庸行謹邪自閑而誠自存矣二本兩儀生四象之太陽也非其誠乎存誠始見其能正中正中方顯其為龍德故既見而善世不伐何其正也在田之德博而化何其中也則二之正中與五之中正無異矣雖不得與五同位而學之所全德豈讓夫五哉君德也安得不亦謂之大人而利見哉

附餘

正中未甚詳不潛而未躍之時也按解殊難貫串蓋九二以陽居陰雖中不正頗有龍德能自正中耳所以說到閑邪存其誠邪字正是正字之對不然既為君德之大人但言其言信行謹善世博化可也閑邪存誠句殊屬無謂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

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君子之德業無窮何以見乾三之進修猶從忠信修辭立誠着力蓋三之履以乾爲兌兌爲口口多虛則心少實矣辭之不修皆由於內不忠信以致於外不立誠故德業與此爲甚然德必有其至業必有其終德至業終而後安危之幾與功過之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矣雖居內卦之上位而在外卦之下位大何驕何憂也哉乾惕因時宜乎无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四居下卦之上而處於上卦之下非上下無常乎而且陽居陰位似乎有不正之嫌不正則邪矣然乾體安得不正故知其非爲邪也又變乾而爲巽巽爲進退爲不果非進退無恒乎而且巽之性情主於伏若有不似乎龍之嫌不似龍則不得與龍爲群矣然乾德何爻非龍故知其非離群也可以知或躍而猶在淵者之心矣心欲何爲乎君子之德業先時而失之躁後時而失之緩欲及時也庶不負所學耳夫復何咎之有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文義尚擇利見大人五二同變離離爲雉雉之鳴也聲相應又離爲火火之炎也氣相求聲應氣求理固然也亦情有必至水火風雲亦因其象之情而明其理也蓋二應五而爲天火同人火也同人之辭曰利涉大川水也二於同人反易爲大有五之大有反易亦同人故曰水流濕火就燥又四近五而爲風天小畜風也小畜之辭曰密雲不雨雲也九五在天爲飛龍小畜反易爲履虎尾故曰雲從龍風從虎可以知聖作物覩斷斷然矣親上親下者又用无龍之不與乎三潛龍之無與乎四也利見大人信矣哉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有悔也

以九居上貴矣高矣然前無進步故無位後無陰爻故無民以乾陽之三而非正應故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動而之夬安得無悔

以上申言爻象之德

潛龍勿用下也

前即其德而言之固隱者也是於己明勿用今即其位而言
之下莫下於初矣是於人亦勿用
見龍在田時舍也
在田者畎畝之間也既見而猶在田是雖有君德尚未及時
耳爲時所舍聖人其奈時何
終日乾乾行事也
乾之所以爲乾本以功用言也君子之乾而又乾終日如是
豈內而忠信外而立誠者但期於辭之修而已乎何以德至
而業終也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既非爲邪又非離羣其上下而進退或躍而在淵者何爲乎
吾斯之未能信從來爲聖賢所戒他人試我則功過未可知
我自試夫何得而咎之哉
飛龍在天上治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其上古郅隆之治乎舍五帝而思三王未
易言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天道反時爲災人事盡頭爲窮无位无民无輔可不謂之窮
乎動而有悔可不謂之災乎雖曰天道有然其實人事致之
也
以上申言爻象之位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天德不可爲首九固不可以不著其用也九九皆乾乾元純
天試觀夫剝盡純坤以後貞下起元自一陽而復二陽而臨
三陽而泰四陽而大壯五陽而夬以至於六陽而乾乾一陰
而姤二陰而遯三陰而否四陰而觀五陰而剝以至於六陰
而坤坤而乾乾而坤長則云長消則云消而能窮何莫非
乾之九何莫非元之用乎君道能然則不必有無爲之名亦
不必無有爲之迹恭己正南面而天下自無不治矣
前申言爻象之德之後何以不言用九而兹復言之爻象
之德有定用九之德無定亦如其占而已故但可於爻象
之位與爻象之時同列而共言之耳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潛者藏之伏藏者潛之深初爲潛龍其德隱而位下固宜乎
俱勿用矣再則其時觀之初雖陽也爲太極動而所生之陽
此時但有氣而無形無形之氣有不潛伏而深藏者乎是於

時亦宜乎其勿用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二之同人為離同人類族辯物而離有文明之象故君德雖
為時舍既在田然聖人之存神過化天下有不文明者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三固不徒修辭而行事矣其行也非若今日然而明日或不
然者終日乾乾亦如天道之健而無息與時偕行者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天道成於四時乾道成於四德然天之四時今年如此明年
則亦必如此以其革也革則四時同而所以為四時者不同
乾之四德亦然也故六龍皆得乎乾道惟四欲及時而自試
者其以之小畜而中爻互體當革也乾元亨利貞革亦元亨
利貞當革而革之亦乾道之順天應人也是自四而乾道乃
革矣可以知堯舜不同於羲農湯武不同於虞夏而元亨利
貞則同也四安得不欲及時而自試也哉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前言天德不可為首是天德即龍也龍即聖人也來註謂天
德即天位若解作天位則是乃位乎天位文義不亦複乎聖
人之大寶曰位有天德而不得位聖人雖龍無能為也夫安
得聖作物覩而孫上治乎乃著為飛而在天者幸之之詞也
時為之也故孔子不怨天不尤人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之有極者天運也從而道之者人力也與時偕極不任理
而任數者也何怪乎窮而得災堯舜之揖讓其有見於中天
之極運乎
以上申言爻象之時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之則未易見也乾元用九而天下治用之者用其陰陽消
長之宜而得夫剛柔變化之法也陽生於子極於午陰生於
午極於子自復而乾自姤而坤坎離盡於卯酉而隨蠱啟否
泰之先寒暑之往來晝夜之推遷四立四季二分二至其間
雷動而風散雨潤而日晅艮止而兌說乾君而坤藏無非天
則也無非其剛而能柔也皆乾之九為之也皆元之用為之
也天之所以為則者不於此乃見乎君道如此豈特天下治
而已哉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朱註詳矣第忽然又釋元亨利貞何也因上文乾元而推及
亨利貞無非元之能也故復申言之而贊其大大矣哉與大
哉不同猶云衆然大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朱註詳矣第文言至此而乃贊乾道之大何也聖人於彖象
之義反復申明而知彖之所以發元亨利貞者乾有剛健中
正之德既純且粹而至精非文王之私意也其性體自然而
然也性體具而情狀自著而知象之所以發潛見惕躍飛亢
者六爻為發而揮乎其狀旁而通乎其情也非周公之私意
也其情狀亦自然而然也故法乾之聖人但時乘六龍而已
矣天道在我天下之能事畢矣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
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占者
必即其所占已成之德或吉或凶或悔或吝或利貞或无咎
而日用之以見於其行事也乃初之占曰勿用則何以說也
潛之所以為潛者德隱而位未見氣行而時未成是德位時
俱不可用占者何所用之哉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時舍而天下猶被文明之化以成其為君德者何也君子
得占而即以用其占二之同人則同人之彖象不可用乎故
同人而類族學以聚之矣類族而辨物問以辨之矣同人而
於野寬以居之矣於野而涉川仁以行之矣學問居行如此
非大人而何哉大人而同人非君德而何哉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
危无咎矣
三四於六畫皆人道而三剛處於人之下故重剛雖云同五
自不若飛龍之在天而尊不中且既讓二又不若見龍之在
田而安占者得之未有不危者也猶幸其重剛得正也可以
勉不中以為中乾惕因時庶幾无咎
九四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

疑之也故无咎
四則處乎人之上矣然以九居四非正也而繫之以剛明乎
其為乾德耳其於不中何哉致不時亦為三之上不在天下
不在田而陽居陰位且中不得與三同在人之中而乾乾惕
若盡其所以為人矣不亦殆可自戒乎人亦第恐不自戒耳
或之者疑之也苟能自戒必求自信致无咎
附錄
此釋占而猶稱九三九四者何也固所以明人道也亦所以
示占者當即文而玩其占也蓋詞之所示者有限而象之所
示者無盡大要聖人貴中道重剛而不中與重柔而不中者
相類剛而不中與柔而不中者亦相類德位與時盡在占中
如其占辭无咎則亦應得无咎他若吉凶悔吝之詞於此可
以類推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
人乎況於鬼神乎
不直曰大人者而曰夫大人者夫字之義承上文而蹤論之
詞也以明上文言人道此言天道而天道則與人道迥異矣
大人以九居五則健中正天之德也地承天之德以為德不
與天地合德乎大人以乾之大有火在天上日之明也月借
日之明以為明不與日月合明乎天地之運行日月之推代
四時所以成序不與四時合序乎四時行而百物生成變化
而行鬼神有吉不能無凶不與鬼神合吉凶乎再即一卦而
統觀之下乾先天也上乾後天也二見龍而利五見飛龍
而利二見非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乎天且弗違而
況人與鬼神人者指三四而言也鬼神者指初上而言也初
上有往來屈伸之義焉統論一卦而不得獨遺之也不然既
言鬼神合吉凶止於況人可也又況鬼神不亦複乎於以知
易道盡於乾道合乎乾道則範圍天地而無不合天弗違奉
天時五攷儼然一天矣占者值之惟恐不足以當之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人世之進進退退而已而存亡得喪即見焉故聖人於易則宗
相推而生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也知進知退何致有悔於
以知亢之為言之義矣卦至第六畫進到極處自無可進是
知進而不知退者也則知存而不知亡亦知得而不知喪矣

然而知之者亦難乎其人也其唯聖人乎聖人當進而進當退則退存不忘存亡不苟亡知之而不失其正得喪又不足道矣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其唯聖人乎堯舜不揖讓天下必亂於宋均老子其猶龍乎止善用得一個退字

以上申言文象之古

附餘

彖傳象傳文言所謂孔子之易也然孔子則以回言理而不言象與數殊不知象亦言其理數亦言其理也學者欲明其理因其言而求其象與數可也若謂孔子之言未嘗本諸象數即本諸象數亦當存而不論則并所明之理未必非私智之所鑿與邪說之所障也

坤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地也純陰也柔也順也柔為體而順為用也自兩儀而四象四象而八卦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以配乾者也配乾則乾元亨利貞坤亦元亨利貞可也何以同元亨而利貞則利牝馬之貞蓋地之道不及於天者三之一則坤之德亦不及於乾者二之一也然牝馬何也乾為馬坤配乾非牝馬乎能變化而自用焉則閑而用於人為人用而又牝馬順之至也所以配乾之健也君子有攸往可以知先後得喪矣地不敢先於天天為地之主也婦而夫之所往必從順而後焉乃得其主亦配乾之義也於六子何如乎坤西南也前離巽而後兌說朋也若東北則艮止震動而坎陷非其朋矣既得而得應喪而喪皆君子之所利也君子知先後者如此得喪者如此能安此而貞之其何往而不吉乎

附餘

從來主利作句讀以朱註陽主義陰主利也陰陽利義固有是理焉於象中文義似乎無屬而且象傳文言並不及主利

之義卽程傳於文言後得主而有常句主字下硬添利字朱
子從之又義亦似牽連不達今以先迷後得主作句請利字
肯西南東北一氣讀未知是否無可統正姑以云然尚俟賢
之高明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乾元坤元分之爲二合之本爲一何以大哉贊乾元而以至
哉贊坤元天地豈有兩元之異乎非也至卽至善至誠之至
無過不及之謂也自方圓乾以君之萬物當資始於乾元則
無不資坤元而雷動風散以生焉有其至者所以承其大也
故資生者雖地生之而非地竟能生之也天未施地無以生
天既施地無不生乃順承天而已矣資生而承天坤元願不
至哉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乾元始而亨坤元亦生而亨也坤亨何如乎亦順承天而已
矣天高則地厚天復則地載厚而能載天無疆地亦無疆坤
德所以配乾也蓋自方圓坤以藏之則所含者弘雷動風散
以來雨潤日晅既光且大而流形之品物有不咸亨者乎右
文義則是第一句起第二句下二句足上二句法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坤之利貞所謂艮止之而兌說之乾君之而坤藏之也於牝
馬何取乎牝柔也馬順也地之類也坤順承天自資始流形
直至各正保合始而終終而復始牝馬者取其行地而無疆
也其柔順何如乎所以利牝馬之貞也君子攸行亦唯柔順
如坤可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乾道者進退存亡坤道者先後得喪君子可不知之乎地貴
承天之功而無先天之理先迷者大忌爲坤之道也後則順
天而天主之得其坤道之常矣西南得朋雖與兌爲中少之
二女東北喪朋棄坎艮爲乾剛之三男乃與類行西南之朋
宜得也乃終有慶東北之朋宜喪也朱註反之西南以多一
辨矣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地以安貞配天君子以安貞應地所以吉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地也地亦一也而何以二哉非二也坤上坤下者地承乎
天天無高卑地有高卑隨上隨下形勝相因之體質然也其

地勢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坤之道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為蚤而不淺焉與而不敗德唯其厚物可以載厚德載物其究也自強不息

初六履霜堅氷至之復

易尊陽而抑陰似也陽貴而陰賤陽善而陰惡也始不防之終將亂為坤之初則太極生兩儀之第一陰也一陰無謂其甚微六陰由此而旋盛即之復而乾之後十一月之卦也是時以霜為兆霜自今日履氷不自今日而知其堅之必至乎乃動而順也雖出入猶無疾朋來猶無咎而堅氷之至則漸漸可逆計矣安貞之君子可不早為之戒哉履之象使寒為足也

象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乾之初九陽在下坤之初六陰始凝一陽一陰確是兩儀相峙然陽藏而陰凝豈可以始而忽之乎坤德固以順為貞有不當順者此類是也若以為霜不妨於履而習爲履之馴致其小人之道未有不至堅氷者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之師

二則兩儀生四象之所謂太陰者也太陰者陰之正也正則直又以坤為坎而得乾之中爻誠直矣太陰者地之象也地則方又以六居二而得坤之正體誠方矣直而方則不獨為坤之廣抑且如乾之大矣而況之師既曰丈人猶待習乎言而无發有不利乎宗順中正自然而然者也坤道之純者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天圓而地方天地之妙盡此矣二言方可也而言直方何也坤主靜人但知其靜而不知其靜而動也然坤之動也闢乾之動也直不言闢而言直又何以說也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交而為用乾亦得坤之闢坤亦得乾之直乎故有見於其動者動不離乎靜直亦不外乎方也則所謂大者即於其動之不習無不利而知地道之光被無量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之謙

三則四象生八卦而成其為坤者也坤為文非章乎坤主含非含章乎亦之謙之德也不可貞乎然坤道為臣道也雖不附從王事不有時而從王事乎先迷故無成後得主故有終亦君子有終之義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含章未有不發者可貞者貞其時也三之謙德利也苟時發

而從王事既營謙而得良朋之明復承順而本坤斋之靈則
非徒以才自見者矣知光大也知之象三變互為坎水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之豫
坤虛而能容翕而善戢有囊象焉又為吝嗇有括囊之象焉
然何獨於四取之四則橫圖所謂八生十六之第四陰也三
陰已成坤矣而又加一陰且以六居四重陰過於收斂非括
囊乎然建侯行師而括囊者何也以非其時也不得其時三
在內已含章四在外安得不括囊時不當出而不出亦豫而
順動之義也使非然者雖有德有才求譽適以致咎豈安貞
之君子哉
附餘
凡爻象之辭周公因以文王之彖推仰思之獨志然見天
陵天各有所取取其重者而已蓋本彖本象者主也之彖之
象者客也故主客俱重者合取之或主重而客輕或客重而
主輕則又有舍客取主舍主取客之不同如坤四不取建侯
行師者舍客而取主者也其他可以類推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四之括囊慎之至也人或疑其太過徒以一身无咎其如天
下何哉似乎慎而害矣而不知非然也苟一身不能自慎安
能慎天下與其不及也寧過慎之慎之世但有不慎而害者
正未有過慎而害者也
六五黃裳元吉之比
五則橫圖所謂十六生三十二之第五陰也乾之五在天矣
坤之五豈非地之所以配天乎蓋以五又適得天地之中數
六順而五中中以為順不特黃以為裳乎乾為衣坤為裳黃
裳者所以明坤之為文而配乾者文之色得其中文之餘得
其下也亦比之義也坤元而比吉故占者如之不如是則後
夫矣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坤六段中虛而成文本不在外也黃裳則幾乎無文矣而得
元吉何哉非無文也的然者日亡闇然者日章文不在外而
在中也
附餘
乾有兩君德坤有兩臣道乾之九五君也九二則臣而君者
也虞帝之玄德當之坤之六二臣也六五則君而臣者也文
王之徽柔當之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之剝

上則橫圖所謂三十二生六十四之第六陰也六畫皆陰已無陽矣豈有龍乎之剝剝窮上反下是來當無陽也然不剝有攸往而君子攸往陰盛已極嫌惟其為龍也而不與之戰龍戰於山地之間非野乎戰必傷傷必有雜也玄者自玄黃者自黃

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小人恃勢而無忌憚敢與君子戰君子則何以便輕身與小人戰哉蓋小人之道長極矣君子之道消極矣至此不一戰則天道人道俱滅矣其道窮也所以明龍之不能戰於朝自不容不戰於野

附餘

初之堅冰至者防龍戰於野之禍於其始上之龍戰於野者著堅冰至之勢於其終君子知其終可不戒之於其始哉

用六利永貞之乾

易之用皆乾坤乾坤之用惟陰陽陰陽之用為六九乾用九坤不用六乎然乾之用九剛而能柔渾淪之元也坤之用六何以柔而能剛起元以配乾哉曰貞而已矣貞則所以起元也以貞而已矣永貞則何其剛也故筮得此卦而六爻皆變者為純乾乾元亨利貞是元亨而猶利貞也豈不利永貞乎永而貞焉則冰霜知戒必不至於龍戰含括咸宜亦各得其時極而且為直為方為黃為裳無有不利正無有不貞者矣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自剝盡而純坤就之貞為坤之貞矣貞下起元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夬去而純乾亦永此貞而已矣故始遯否觀而又剝而為坤其間之雷動風散雨潤日晅止之說之君之藏之類乾知大始有然也亦坤作成物有然也坤作成物貞何知其永乎是乾大始而坤大終矣用六永貞非以此哉天道如此而況人事乎

附餘

易者交易變易之謂也既乾之用九以元坤之用六以貞乾元坤貞互相為用始終終始循環變化乾坤兩用之妙如此即此可以窮易之理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坤兩卦乾道總是一個健坤道總是一個順順者正以順乎乾之健也順乎乾之健則所謂牝馬之貞也故於其體言之雖至柔而至靜於其用言之則動剛而德方然則於何見之見之於其利矣乾始而坤代之終後得主而有常有常如啟者自啟衆者自衆也又見之於其亨矣乾施而坤作之成含萬物而化光化光如花者自花秀者自秀也不特此也當其資生而元也時未至不敢先時已至不敢後惟順乎乾之健也承天而時行者乎於時行見則方於承天時行益見其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此之謂坤之道也然乾文言自元而至於貞坤文言自貞而至於元何也自元至貞者乾以君之所主在元元則所以貫貞也自貞至元者坤以藏之所主在貞貞則所以起元也乾元坤貞天地之道盡之矣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彼衆亂臣賊子原非無故而生爲君父者既不能積善於前又不能防惡於後未有不至悖逆不道者由辨辨字是善惡分別之介順字朱註作慎愚謂應如字不應作慎何也順字正是馴致其道之馴字註脚猶云聽其爲不善而不之禁履霜必至於堅冰

附餘

吾儒往往謂孔子不言殃慶此獨於坤卦言之者何也坤陰也陰善陰惡其爲德最厚其爲害亦最毒禍福無門一切心造報應豈無也哉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純陰陰陽信而陰疑又以坤爲坎坎爲孤孤多疑何以不習无不利而能不疑其所行天中地正直非其正耶天仁地義方非其義耶敬以直內守於此而不易義以方外施於彼而成宜內直外方坤德斯盛可以容民可以畜衆利復何習行復何疑君子哉丈人之吉而无咎者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此補釋文辭無成有終之義也弗敢成代有終立萬古臣道妻道之準則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言不出口曰謹過於慎也四於三才爲人道處於天地之閒而居乎人之上是賢人也復於其之豫者而觀之天地人物無非此變動之理故天地當變化則變化雖草木亦蕃矣天地不當變化則閉矣雖賢人不當隱乎於以知四之括囊而外譽而無所涉者是不得不如是之過於慎也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

正位居體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二稱君子五亦稱君子故知其爲而臣道通者文之虛而能達也理者文之序而不亂也正位者以其有爲君之德也居體者不失其爲臣之道也暢者不期然而昭著也四支者以一人之身論此四支皆具稱也黃裳元吉何以見其文在中也哉蓋黃固中德而文則通且理也裳雖下飾正君位而居臣體也如是之美無不在中爲誠中形外有不暢於四支者乎其發見於事爲功業之閒者自無有不美而或可加尚者也黃裳之所以元吉也非文王不足以當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之至德也已矣是以謂之文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天地之道原是陰陽相配不可陰陽相勝陽且不可勝陰而況陰可勝陽乎君子小人自陷其爲小人必不敢凌君子若君子不辟其爲君子亦必不肯過小人唯陰疑於陽矣小人有以乎君子君子反不若小人勢大力強陰必戰陽道窮理極陽必戰陰聖人有憂之而稱龍稱血皆非無故也玄黃雖雜而天地終不改亦扶陽抑陰之義也

附餘

羲皇畫卦本自乾至坤以見天上地下天南地北天左旋而地右轉兌離震巽坎艮居其中而萬物生生無窮焉此先天之體序之正也乃夏有連山商有歸藏連山首艮歸藏首坤首艮者萬物之成終而成始也首坤者亦萬物皆致養焉之義也文王以爲萬物雖生於坤艮之土而六子各有妙用其所以妙萬物皆乾坤之神爲之也自當首乾而次坤乾坤者萬物之父母故變而爲後天之用乾用九坤用六而三男三女卽見之於兩卦之中矣何物不生於乾坤亦何事不階於

乾坤何理不盡於乾坤哉

屯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乾坤之後而屯繼之何也乾坤既交而退長子代父母用事而中男次之也而况雷雨為天地之始事乎帝始出震猶然勞坎氷霜欲盡氣機已滋萬物迸迸然將春矣故謂之屯古春字所由從屯從日也萬物出乎震不元亨乎動而未出險不利貞乎坎陷也可以往乎震而當不當立之以為君乎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正所以元亨利貞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動乎險中大亨貞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卦名屯其義何也以二體言之也然震一索而得男何以使遇坎險乎乾坤靜則而動交當其靜也一無所有及其動也一切俱生水之於天地間猶人世之有利欲焉人世之險莫險於利欲之途試觀人有生以後何其多利欲乎剛柔始交而難生此其所以為屯也乃文王則見其長子用事也震為雷一陽能動於重陰之下天下之動者莫如雷安得不元亨然動於坎陷之中也安得不利貞是動乎險中而大亨貞者

也勿往建侯之義亦可於二體之象知之矣震雷坎雨天地晦暝所謂絪緼化醇之時也雖曰草昧人得其材而設靈不敢與天地爭功可也若不與天地成能則不可宜建侯而不寧此渾沌之世所以繼開闢而作之君

附餘

乾坤之交陰陽也不曰陰陽而曰剛柔何也陰陽者氣也剛柔者質也氣者形而上者也質者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不可見形而下者為可據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不言水而言雲者以震在下也震為雷先雷則無雨震為龍龍伏則雲興而況萬物之始必雷動於下雲聚於上而後絪緼而化醇故震下雷也坎上雲也其雲雷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萬物始生之為屯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焉而經綸起經之綸之其究也正位凝命

初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之比

初震主也卦主也動乎險中必須遲回審顧欲慎相求而後可屯之比勿往而原筮非磐桓乎利貞而永貞不居貞乎動險之難經綸之始也初能如是故利建之以為侯不建侯天下屯而何以比哉象之所謂建侯者正此義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凡有志於天下者似乎當審乎其前以濟之而何以磐桓非所論於草昧之世也草昧之初經綸斯始一有不正上拂天心下戾人道可不懼乎於以知初得其正不能不磐桓以行其正也則利建侯者亦從可知矣陽一君而二民固也震乃以一陽下於二陰非以貴下賤乎有君德而下濟乎民生民未有不順從而比之者也

附餘

志者心之所向雷風水火各有所向而況雷善動而風善入水中實而火中虛皆有心象故經文志之象正變約互皆取象於雷風水火也於此總舉註明不復更發亦欲刪繁就簡耳學者可以類求而知之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之節

二震體也與五為正應初為震主則二不得自主矣不屯如邅如乎如也者若似乎之意也雖震有馬象而可乘乎則為

馵足之馬也不爽馬班如乎若此者初為寇即非也初與二各得其正婚媾也然二則之節而節矣豈秉正應與初乎勿用有攸往而變兑為少女女子貞不字矣苦節不可貞十年乃字云爾十年者何屯之究也為以界之上爻則十年矣陰柔處屯非定以既久之後不可出而圖者君屯遵守正待時而勤動而中節經綸乃見是故度德行之所從出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凡人之情害我者絕之易親我者絕之難乃二之柔正而矣初之剛正也遵不字誠難矣節亦苦矣苦節不可貞以其常也十年乃字是不可貞而可貞者也非反常乎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之既濟

動險於震之極而既濟不在水而在陸矣既至地又至山是在山地之間也變為離約為剝文其身而艮則在其首於山地之間而取其象非鹿乎不中不正未有不即之者上無應與豈有虞乎震動而坎陷震木而坎叢棘即鹿無虞陷入林中而已矣初吉終亂之義也君子知幾那伐得失必見吝對得不思患而預防之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禽者獸之總名也言為人所擒制也故可佃而不可從從之未有不為禽所陷者即鹿无虞非從禽而何哉君子知幾而舍之否則必窮而取吝天下求富貴福澤而陷於利欲之中徒取羞吝者何異從禽而窮者乎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之隨

動險非陰柔所能錯坎有馬象可乘四又為薄蹄之馬也不亦乘馬班如乎然四與初應四柔正而初剛正婚媾也之隨隨從也已不能濟屯而從人以濟之婚媾不可不求也求婚媾而兩循四德何往而不吉不利乎

象曰求而往明也

四坎體坎為水水內明而外暗四為水底為昏暗能求婚媾以濟屯故許之以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之復

屯之復復則屯而又屯矣五坎主也坎為水為雨詩曰陰雨膏之五圍有膏象焉然坎主正所謂陰陷也當屯而陷於陰中建侯者已得民於下五雖陽剛居尊何為哉而況與十年乃字之二應其離與之相濟屯其膏而已矣貞可也无疾无咎利往勿往小吉而大凶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坎體雖陷陰陷而陽明故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以其所施未有不光也五當屯而陷於陰中屯其膏者即大象為雲不為雨之意也所施豈能光乎無怪乎小貞吉而大貞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之益
益不可屯也可益乎上之益屯雖無異於五之從屯而無德無位則凡甚即於坎亦有馬象可乘而上又為下首之馬也不亦乘馬班如乎又無應與而下首者憂懼之象也坎為加憂為血卦不泣血漣如乎屯到極處陰柔無能好所必至情有必然亦足動其遷善改過之心矣故凶咎悔吝不加焉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從來英雄豪傑當大患大難之際必不徒作兒女子情狀泣血漣如豈處屯長久之計哉上之陰柔無能可知也

附餘
卦惟二五言屯而初三四上不言屯何也初與四當屯而能不屯三與上當屯而不足與言屯故惟二五言屯

蒙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屯而繼之以蒙何也蒙為屯之綜卦也所謂交易之卦二十八此其一也長子即序而中男次之少男又次之天地立君而後立師君以立制師以立教物始生而猶稚何異於山下之泉未達乎然而達則未有不學者故蒙有師道焉師道當何如乎童蒙必先自重學師所以尊道不然則蒙與初筮之誠我求再三之瀆矣利貞之戒豈特為占者乎而蒙者少男之象也初筮者朔復之象也再三者坎艮有其索三索之象也求亦索之義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卦名蒙其義何也以其象也亦以其德也象云何上覆以艮山之堅凝而下伏以坎水之險陷德云何內懷夫坎險之不測而外得夫艮止之剛明是卦象與卦德皆蒙也然蒙何以亨哉蒙亨者以其亨之行乎序而得中也行不以時時而不中則非蒙亨之道矣觀卦體之五志應而二剛中蒙不虧哉

我不瀆蒙養之以正作聖之功不外此時而中也利貞其要
矣乎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也難之世盈天地間皆水也山與水何分上下乎經綸以後
山自高堅而安於上水自深長而就於下坎陷而艮不陷山
止而水不止艮為徑路坎為海瀆矣茲艮上山也坎下水也
其山下出泉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物理可推之為蒙也君
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艮山外止而適阻行不可以不果
坎水内陷而流艮德不可以不育果行育德其質也治曆明
時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之指
蒙而初又陰也蒙之甚者也教之於其初是發蒙也童蒙求
我初筮告而曰利用刑人何也初陰不正而當坎水之下流
蒙可以下流乎下流可不用刑乎使冤而之指塞其下流刑
之所以發之懲窒慾之義也然坎以一陽困於上下之二
陰有桎梏之象爲刑之可也桎梏則不可蓋有孚可貞而利
往者必不如是之困蒙也蒙爲我困吝不在蒙而在我矣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立教必先立法初不知教法者也用刑所以正法法正則可
以已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之利
二坎主也卦主也為天下作之師惟包容務廣而納受務恕
也匪我求童蒙不利有攸往蒙困未可以往矣求我者無不
容非包蒙乎吉可知也而又之剛以一陽受五陰有納婦之
象爲包蒙吉納婦寧不吉乎蓋五之志應於二而有子象坎
之陽主於內而有家象也以長子立君而治国蒙以中子立
師而教家也是子之克家者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朱注謂指二五之應恐謂不特此也亦二五各得其剛柔相
濟而相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之蠱
三以坎為與女也蒙而蠱亦子之心矣盡矣如此之女取之
何用且也本與上應陰柔而不中正乃象剛中納婦之二悖
理縱慾之人情必不能以自守非見金夫而不有其躬者乎
何利之有勿取无利不獨戒上亦以戒二也蓋弱於質者猶
可救而誘於利者不可救也躬者艮有身象焉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朱註謂順當作慎愚謂當如字不必作慎不順是逆理也觀

順以巽上下順知蒙以順為正若作慎文義殊淺行者坎水

之流也

六四困蒙吝之未濟

蒙當求我者也四與二隔而之未濟竟如水火異物各居其

所而不相為用不亦困乎小狐濡尾无攸利其吝也自取之

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陰虛而陽實卦惟六四一陰不在九二太承比應之列故曰

獨遠實

六五童蒙吉之渙

柔而不弱中而不倚而又之渙風行水上水淨風清卦之所

謂童蒙者也以假廟之精誠與涉川之敬惕為求我初筮之

貞事安得不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施教與受教皆非順不可然而能順者必有所以之一德也

五童蒙曰順矣其以何德哉本艮止之體而為巽入之材其

順也益以巽也是以吉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之師

坎為盜有寇象艮為手有擊象又為止有禦象之師師兵象

也治蒙而以兵非擊蒙印蒙非寇而擊之者為蒙寇丈人豈

為寇哉禦寇者也有寇蒙者亦禦之而已矣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用剛得當於理皆順山自峙然而降上水自潤然而趨下而

況教學授受之際乎

需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蒙而稚之以需何也有數不可以無養養者萬物之必需也然何以謂之需乾之三男既俱用事震動艮止各有其當惟坎水險遠而最險故天地間利人者水居多害人者亦水居多乾出而遇坎猶父出而觀子也子雖險不敢加於其父坎雖險豈能陷乾之純陽剛健乎以其能待也是故謂之需既需矣坎主之中實不有孚乎乾體之陽明不光亨乎有孚光亨不貞吉乎若以象觀之乾與坎西北之卦也水旺於西北而滔注東南非大川乎坎得乾之中畫而乾以全體臨坎不利涉大川乎占者知之亦惟得其需之義而可也

附餘

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益中孚指巽體而言蓋坎為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為木木可為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傳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傳曰乘木舟虛渙之彖傳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蓋取諸渙合二體以取象也謙則中爻互卦為坎同人則中爻互卦為巽即時位之義而取其象者也又山澤之通氣皆川也頤大畜之類是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卦名需其義何也以卦德言之也當須而須者也坎險在前可不須乎不須則陷矣陷不困而窮乎非所論於乾德之剛健也剛者必明健者必強何至於陷不陷何至於困不困何至於窮需之義其可知也則所謂需有孚光亨貞吉者又於二體知之矣天本在上水本在下茲坎上而乾下是位乎天之位矣然何所以而位天位也坎主以九居五既正且中正中而需豈不有孚光亨貞吉乎則所謂利涉大川者又於兩象知之矣坎雖險陷而乾以剛健臨之不可往則不往當往而往未有不成濟險之功者豈不利涉大川乎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坎不言水而言雲也因以震之為雷為龍在下也需乾下而亦曰雲何也水者氣之液也氣先凝而後液氣屬陽陽盛則氣盛氣盛則凝而為液茲乾在下而坎在上盛陽所蒸膏雨可待其雲上于天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須之即至之為需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水旱之變我必有以回天心

陰陽之和我自無所用人力飲食宴樂其究也自昭明德
附餘
安謂身安而無所營為樂謂心恬而無所謀慮不然需固飲
食之道也君子豈徒飲食者哉聖人欲天下以處需也必飲
食宴樂而後謂之需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之井
以九居初而得正卦之不陷於險者也雖之井何傷乎改邑
而郊可需也不改井而恒可用也无喪无得何咎之有是需
也故龜親無與焉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時遇有險易人世之常變也行險自不若居易處變亦宜若
守常我不犯難何難之及不失其常安得有咎需郊所以利
恒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之既濟
二剛而得中亦卦之不陷於險者也然而去險不遠矣于何
需之至為兌兌於地也為剛鹵剛鹵之地則沙也非需于沙
乎又兌為口舌剛中而之既濟是有濟險之材觀變以待時
不知者未免疑而譏之不小有言乎然則終亂而曰終吉何
也需久而後濟者也善思患者也思患預防可以不亂故能
成涉川之功不終亂而終吉矣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需沙人但知沙有可需之地也以為衍也不知二之衍不在
沙而在中也若剛而不中輕進妄動乾坤之大無非隘途而
況沙乎剛而得中一意觀變待時不用山事始安得不以吉
事終大川務在利涉人言何足恤哉
附餘
衍寬平之地左傳有昌衍漢書有鄗衍皆地名故衍之文當
承需沙為義涉未有不衍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之節
三逼近坎矣水之涯也水之涯而又至兌為澤之口不有泥
乎水涯澤口之泥善陷而可需乎節亦需之義也泥則苦矣
需泥者勢必陷坎為盜有寇象為寇之至也誰致之哉過剛
不中而致之也亦若節不可貞之義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泥固不可需而災猶在外卦始雖忽而總能謹來肯不可以
免禍自我者惕其迷也敬慎者開其悟也朱註謂發明占外

之占理人示人之意切矣正所謂孔子有孔子之易此則顯而易見者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之夬

四坎體也是入險者也坎為血卦而之夬不利即戎豈遂無戎乎鋒鏑滿前柔正不進則需於血矣然坎之雨停水之窪也窪溝也深也有水曰窞無水曰穴茲為雲而未為雨無水也穴也設坎之初與三皆窞而需之四與上皆穴也四以柔正而應剛正夬又有決去之義豈終需於血乎出自穴雖未能成涉川之功亦不致有陷險之困者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一無所為之謂需故需雖血非可需之地故需血尤難四於血而能需聽之而已者也四何以能聽之哉非其柔正而順也不能文王之於羑里以之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之泰

以九居五位乎天位當需而泰然需之宴樂而已坎主而互離變坤而互震坎為水為矯輮離為火為大腹坤為釜震於稼也為反生水與稼並而入釜於火焉矯揉以成之大腹以當之非需於酒食乎人知泰之吉而得孚吾知需之貞而得吉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酒食者口腹之資也悔吝之端也貞而吉者殊寡矣五何以得貞吉哉以坎主而剛中又剛中而得正既中且正而況需之道當如是乎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之小畜

雲上于天可需也雲而為風不雨矣何需乎無可需而柔正有濟險之志則且入於穴矣自我西郊乾之三爻近于西三與上應以剛正應柔正速顯而來非不速之客乎柔固不能於悔剛而正則能敬之敬之則同心共濟終能成涉川之功而吉也亦小畜孚之義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無濟險之責而有濟險之志有濟險之志而無濟險之才不自量力度德而入穴是其失也豈當也哉乃能資人以濟險而終吉未大失也

訟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需而繼之以訟何也訟為需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養道興而爭端起也蓋自乾出而遇坎而知坎之為利固多其為害亦大矣茲乾上而坎下是乾欲制坎也而坎則險又坎欲陷乾也而乾則剛爭端起而能無訟乎聖人有憂之以為皆坎之故也坎中實不有孚乎有孚而受制於剛之下不亦窒乎窒而訟訟之始也始而中中而終始可也中猶可也終則不可也不當惕中乎惕中吉而終則凶也乾五有大人之象坎體有大川之象知吉知凶利見不利涉判然矣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卦名訟其義何也以卦德上乾剛而下坎險也而不特此也剛其體者用必健再合險健而觀之內險外健矣即分險健而觀之己險彼健矣皆訟之道也訟安得不有吉有凶有利有不利哉所謂孚窒惕中而吉者為卦自遯變剛來居二而得中剛而能柔也終凶者訟未有終而不凶者也不可成也故卦體九五為中正之大人而二尚之卦象坎水為淵源之大川而乾剛可入于訟之所以惟惕得吉也聖人之憂民如此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地萬物之理上下固有定分而上者貴於能下下者貴於能上若上下之勢不相親則上下之情相違矣違則疑疑則忿爭則訟也故天地不交而為否火澤不交而為睽未濟所以慎辨物居方茲乾上天也坎下水也其天與水違行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違而不親之為訟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有作期成事必循乎天理自始甚終謀必合乎人情作事謀始其究也用臨而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之履

訟而見大人何嘗履虎尾乎然履者禮也惕中者以禮自持矣豈肯終訟非不永所事乎坎變兌為口舌亦小有言而已故不終凶而終吉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初訟之始也而予之以終吉何也不永所事適得乎訟之不

可長也雖小有言訴辨於上下之禮自明也益不終訟者也
不終訟則不終凶不終凶則終吉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之吉

二坎險之主也孚窒而欲訟吉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宜克訟也哉乃卦變自遯有逋象焉剛來非歸耶遯而來非歸而逋耶又以坎爲坤坤有邑象焉坎有家象焉三陽連類而處於坤地之上邑人三百户之象焉蓋之吉而乾坤之策一百八十本坎之策九十二删去之策二十八合之共三百也大抵小象歸逋下邑欲德遯難之義也庶幾可以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逋逃也竄逃而藏匿也二陰主何以不克訟限於上下之勢也則歸逋者不但逃而已逃而藏匿於邑人三百户之中也竄也所以避患也不然而中右犯義患之至也自取之也掇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之始

訟非碍人事也女壯何爲哉三在遯二本六也蓋卦變雖居陽位而原舊之柔德仍未變非食舊德者乎窒而厲者此也惕而吉者亦此也故於不正知其能貞於不中知其有終則貞厲而終吉也推而言之三近乾乾爲君君則王也當知小心不敢於越分從事不敢於居功而況既曰利見大人又曰勿用取女豈從王事而有成乎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我在其下者皆上也三近乾食舊德而終吉者以柔德順從乎在上之三陽而得吉也人只是不肯順從人所由訟端斯起耳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之染

訟而涣涣者散也既曰不利涉大川又曰利涉大川四何以處此哉不利涉者主也利涉者客也世固有收訟者其如我之不訟何四雖不中而欲訟則居柔位而不克以擬戾之識爲孚窒之惕理以自静正以自守矣是以無成訟之凶而獲息訟之吉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天下訟端之起莫不以一朝之忿往而不復執而不渝遂至於悖理逆情涉川終凶而後已胥失之矣以是知四之不克訟而得吉者復即命於天理爲不失渝安貞於人情亦不失也四之所以吉也

附餘

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可
見訟不可以不度勢而揆理

九五訟元吉之未濟

五卦之所謂德訟之大人也訟之興也正如水火之不交當
由於群私之不知畏而啟於涉川者汔濟而濡尾小懲而大
誡也天下無冤民斯已耳不大善而吉乎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而象無元吉之辭五何以訟元吉哉既得乾剛之中又居陽
位之正是德中而體正也朱註所謂聽不偏而斷合理則中
正之用也是以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之困

終訟而困天理人情之必然鞶帶註謂命服之飾太玄云帶
其鉤鞶鉉以玉環乾為衣為圜為玉為金有鞶帶之象為終
朝卦六爻為六日亦為六時一日十二時晝夜各六上則有
終朝之象爲褫奪也坎為盜盜思奪上與三應坎體也連類
而奪之則又有三褫之象爲總訟者原為天下伸冤理枉也
乃見上之終訟而困若冤若枉錫之鞶帶容或有之而不知

上之終訟而困者恃乾剛之健為兌說之口強辭奪正怙惡
窮奸雖有取勝之時斷無不敗之理終朝三褫之國法可欺
人心難容亦有言不信之義也然不繫凶悔吝之辭者何
也聖人深惡其終訟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訟無必勝之理而況受服乎即受服亦不足敬而況終朝三
褫乎聖人之惡終訟也千古而一心

師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訟而繼之以師何也爭訟興而兵端起也自乾剛不足以制坎險茲坤順出而撫循之猶彀父不能化寄予慈母出而率從也水歸於地兵寓於民註所謂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二五相應之專以一陽而統五陰皆師衆也然師可以不正乎師可以不任老成之人乎貞丈人吉无咎否則不能有功而無過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卦名師其義何也以卦體言之也坤為衆而坎又自坤來九二以一陽統五陰則師之為言衆也師不可以不正二五應與而剛柔皆不得其正故戒之以貞則貞之為言正也左之右之衆無不正非王者之師乎則丈人吉而无咎者又可於卦體卦德知之矣二剛中而五柔應非所以任老成之人乎坎險不測坤順以寧兵凶事也行雖似乎毒天下而天下不以為毒救民於水火之中若血流自漂杵稽首若崩角矣惟見其吉也夫何咎之有哉可以王矣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皆推原彖辭也則孔子之易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天下之順者莫順於地猶之民也天下之險者莫險於水猶之兵也地載水而水以潤地猶之民寓兵而兵以衛民也茲坤上地也坎下水也其地中有水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順而且險之為師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畜民可有事而令其死不可無事而失其養容民畜衆其究也類族辨物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之占

初師之始也師而臨非師出耶丈人而備四德坎水而塞下流節制之師也非以律耶而又曰否臧凶者何也八月有凶之義也善其始者不可不善其終而況師乎是丈人之所當慎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固不可以無律然律之善不善律之得失也否臧則失律矣是以凶也八月之戒丈人可不慎哉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之占

二卦主也之坤在道之統者也利牝馬之貞而君子有攸往

非在師乎以九居二而得中剛而能柔恩威並濟有制勝取
殘之吉無窮兵黷武之咎矣是丈人也而不特此也應五任
專雖祖陽三爻而有加無已所謂時地日遠龢注日隆者也
坤為文為布有王三錫命之象焉亦俊得王之義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坤之道順承天施而已二之坤而在師雖有中德雅不重不
足以威遠任不專不足以成功其吉也承天之寵也寵莫寵
於錫命然錫命豈為二哉坤為地為衆有邑國之象焉王益
懷萬邦也原為懷萬邦而二在師亦以懷萬邦而三錫命

六三師或輿尸凶 之升

南征吉而曰師或輿尸凶何也以其當恤而勿恤也兵危道
也凶器也必其知己知彼而後可進可退不當恤乎三不中
不正以坎為兵升而勿恤其木上升不下矣下則必折也是
見傷也坎為輿師升而見傷不輿尸乎故當恤者不可謂勿
恤也勿恤而或至於輿尸不亦凶乎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三之升而勿恤奮氣直前豈不欲有功耶知進而不知退未
有不敗者也至於輿尸豈不大无功耶故將不貴勇而貴智
兵不貴忿而貴義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之解

卦有内外外為上亦為左用師者守則禦敵之上戰則趨敵
之右制勝之道也四外卦而柔正師而解不戰矣非左次乎
次舍也亦无往來復有往夙吉之義也雖無勝功亦無敗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用師之道有常有變變不可測常不可失知不可與戰而不
與之戰全軍遺舍非兵家之常乎四得之矣何咎之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之坎

禽之義已見屯三爻坤為地田也變而為坎坎為盜盜於田
者非禽乎用兵非聖人意也不得已而用兵必有孚心有行
有尚禽也而執之何咎乎然將不可以不選而任不可以不
專也五與二應二坎主而五三四為震震長子也三四則弟
子矣丈人吉无咎可不長子帥師乎若又委之於弟子則未
有不輿尸者故雖貞亦凶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二之可以帥師固五震而為長子矣然不使以其為震也二
本坎主而得乎剛中行險之道者也帥師而中行使之當矣

非中行而使之當乎不當乎與尸之凶豈弟子任其過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象

師而居上有大君之象焉上則師終也坤為柄為文為市為均順極而為民篤實輝光非大君有論功行賞之命乎又坤有國象而坎有家象卦體井田之意又當封建之時非開國承家乎然而蒙也蒙昧君心者要功濫賞必自小人之再三瀆也坎險為之也勿用者清則不吉之義也艮止為之也非貞吉无咎之丈人不得有開國承家之君命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所以靖亂也師之終功固不可以不正而不可又為亂之始也故大君之命爰正師功而正功之際豈無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小人功雖可錄罪亦可誅倫姑恤而用之未有不為亂階者開國承家夫何異於藉寇兵而賫盜糧必亂邦也

比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師而總之以比何也比為師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比又其一也師以服天下而天下比之也卦象水不離乎地猶四海不違一人而又卦體一陽得位五陰相從皆比也比安得不吉乎然師之後而天下比服天下者以力乎以德乎不可不自審也坎為加憂有原筮之象焉陽剛中正有元永貞之德焉夫何咎哉雖水有不寧之象而地有方來之義即上以一陰獨外於五是後夫也大頑之世豈無頑民比則吉不比則凶凶豈在元永貞者哉

彖曰比吉

比輔也下順從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原本白文彖曰下比吉也朱註比三字疑衍文故從來皆衍而不讀愚謂止當衍也字不當衍比吉字蓋比字正是卦名吉字是彖辭耳下文比輔也下順從也是所以釋卦名而以明比則吉之意也不然彖傳無遺漏彖辭吉字之理而且於

下文原筮云云恨不融貫再四思維似應更定若謂卦名比
而彖即繫之以吉者比之為義無臣民而言之也以上卦論
四為宗正之近臣五得其輔也以下卦論陰有從陽之天義
坤順在下也比之所以吉也而況九五有剛中之德當比無
断二體有感應之情衆比自衆雖有後夫何致于凶乃上陰
自外至比而取困窮凶之道也不比則凶益以見比則吉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者地之用也地者水之歸也故水附於地而地統乎水可
下而亦可上相資而不相閒以一人而撫天下以天下而奉
一人理不殊也茲坤下地也坎上水也其地上有水之象乎
是明明示人以相資無閒之為比也先王觀象而知所以法
之矣天下何為而比我我必有以比天下天下比我以萬國
我比天下以諸侯建國親侯其究也道悠揚善順天休命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屯

以六居初是其咎也然坤陰宗順而無應其誠无妄非有孚
耶有孚而比之原筮者无咎比之者何咎乎又之屯而脩四
德變坤為震震仰盂有缶象爲上坎為水水盈科有盈缶之
象焉非有孚盈缶耶雖曰勿用有攸往又曰利建侯是終來
有他吉豈特无咎而已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啓建國親侯之世比九五者皆六也獨初六之屯而利建侯
故初雖六惟有孚而無他心于理自有他吉也有其德而遭
逢時會者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之坎

二與五正應也之坎而有孚維心亨非比之自內乎以宗正
應剛正而又行有尚不貞吉乎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比不可以不正不正而比失不在人而在己蓋道義自之道
義名節自之名節我不自失誰使之失自內者不負所學以
不負吾君斷不為身外所動而易其心不自失也貞何如之
安得不吉

六三比之匪人之蹇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而三乃坤以為艮則東北矣而況不中
不正所比者雖非盡是後夫柳豈誰為大人皆匪人也而何
益於于比乎不言凶咎悔吝者聖人深鄙之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匪人群比固可鄙也尤可憫也蓋比之者其必以為無傷也試思衆承應與皆匪人匪人知有利而不知有長者不相傷者凶咎悔吝何待言哉三朝不惕然自反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之萃

四雖與初應而初非正應之萃坎水而塞其下流豈內比于初乎不內比初而剛正之五可比也非外比之乎況正而比剛正以原筮假廟之誠為方來利見之義既貞矣寧不吉乎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四不內比初而外比五非于五之剛正而賢耶又不待于其賢也初下也五上也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以從上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之坤

五卦主也陽剛中正而之坤四德惟其至順萬物共比無私非顯比乎顯比之象云何坤六斷而中道綱開一面者似之有三驅之象焉坎在前而變坤漏網而去者似之有失禽之象焉水自流而地自若去而不追者似之有邑人不誡之象焉亦後夫喪朋之義也王者之世得失勿恤王者之民從道不如顯比如此其吉也故亦如兩象之辭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五顯比而得兩象之吉者以其位也以其德也位九五而有既正且中之德也然何以失前禽也之坤則順也順未有取逆者也舍逆取順故失前禽然失禽而王者不誡可也邑人何以不誡順也者中也民心同中惟爾之中上中而順民順而中是上使之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之觀

有孚獨若而曰比之无首凶何也以陰群比而上獨觀望不來也是後夫也亦盈而不益之義也以不寧之時而鬼神其道匪人之亡也安得不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朱註詳矣但无首則无終要知大有分別是周公言其象孔子言其理也蓋首者生人之始也即人生之終也無君之人无始矣豈有終哉

附餘

乾坤之後有屯蒙需訟師比者三男代父母用事固也然震艮各一用而坎獨六用何也天地間水為最多其險阻猶利欲焉治之而爭奪息教之而倫理明凡食色貨利一安於命

則性正而踐形矣

小畜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此而總之以小畜何也小陰也畜止也群陰比陽以來必有得位之陰因而畜陽矣而況三男俱已用事正當長女出而用事乎然長女用事何以不先與坤母遇而與乾父遇也乾生三男震不自用而屬之坤坤生三女巽不自用而屬之乾巽當用事乾父不為巽女率乎故巽上乾下一陰得位而上下五陽不能相通是陽為陰所畜也然陰雖畜陽陽盛於陰乾健巽順二五剛中不猶有可亨之道乎且於卦象觀之陽為陰所畜陽氣不舒則蒸而為雲以一陰畜五陽有密雲之象焉陰陽和則雨陰陽不和則不雨風行天上雲雖密安得成雨有密雲不雨之象焉雲散於乾而射於巽陰德已就陽功未就密雲不雨者有自我西郊之象焉陽之所以猶可亨也朱註謂文王演易於羑里正小畜之時也則此彖為文王自謂也學者不可不知

附餘

凡雨陽倡則成陰倡則不成今雲過西則雨雲過東則不雨是其驗也諺曰雲往東括場風方知俗語乃是至理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卦名小畜其義何也以卦體言之也柔得位者多矣得位而上下不應陰且小安能畜陽之大乃六四巽主也上二陽爲其體初與四爲正應下三陽連類而爲其用非上下應之乎此所以爲小畜也然何以亨也内外有健巽之德二五得中行之體亨之道也而不特此也即其象而論之知我往之可尚未彼施之未行故小畜而即繼之以亨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懿就文身又而美也風行於天之下與地之上皆不足以畜物惟行於天上則剛猛之氣物不可當萬物皆爲所畜矣茲巽上風也乾下天也其風行天上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陽倡於陰之爲小畜也君子覩象而知所以法之矣風在上而文王爲吾自美吾文天雖下而德隆爲吾自美吾德懿大德其究也作樂崇德薦上帝以配祖考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之巽
此即文王之事也羑里之囚西郊我不可復矣然彼畜而我巽施乎其非道而可咎也密雲不雨利往利見畜之未極巽以行播其復也自道也有何可得而咎也兩象雖無吉辭不妨直以吉加之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兩象無吉辭而直以吉加之何也聖人處常以經處變以權權者反經合道義之於此者也既自道矣揆之於義豈必顯有占辭之吉而後吉之耶利往利見其義吉也亦不可爲與安之一端

九二牽復吉 之家人
此即文王之同患難者也如閎夭之於句戎也利女貞去國居位無異在家夫婦復則牽連而復吉不牽連而吉乎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之復剛而正也故雖與小畜之四應而不自失二之牽復則不在正而在中也中以爲正亦不自失也所以吉也

九三輿説輻夫妻反目 之中孚
此即殷之三仁也輻輪柱也老子三十輻爲一轂説輻則輪破轂裂而不可行矣坤爲大輿巽本自坤來非輿乎三近四而爲所畜將以爲輿之可載而行也乃一陰下折孰知其爲

説輻之興哉三剛正而四柔正有夫妻之象焉則柔雖正而皆不中不夫妻反目乎反目者何象也互離為目之中孚象離則亦象目豚魚吉而涉大川與説輻則與中孚反矣非反目乎然説輻反目而何以不繋凶咎悔吝之辭也亦不以成敗論英雄之意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三剛正然不欲正己以正人哉我生不底遁家不迪刑于寡妻有能有不能焉生於反目能正其身而不能正其室也觀過斯知仁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之乾

此二卦進退而攻之事也血者巽陰之象也惕者乾乾之象也去者風散而為天也出者乾互而為兌也以巽順之一陰不足以當乾剛之三陽傷害至而憂惧來幾不免矣然柔正而倫乾德不有孚乎有孚矣不血去而遠害惕出而無憂乎何咎之有亦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義也甚矣倫乾德而從无咎小畜之時之難也

附餘

自乾體而言則六四一爻為陰柔小人自巽體而言則下三陽又皆為強暴小人易不可為無妄如此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柔正而有孚五剛中而有孚柔正而為剛中之輔剛中而為柔正之助故不但血去而且惕出者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之大畜

五陽剛中正合巽體而同心同力以畜強暴者也剛中不害孚乎中而正不亦富乎女子何如以風而為山風行而山止風散而山固非有孚攣如乎亦密雲不雨之義也是巽體同心也富何所以得位而居尊四為巽之主上乃畜之極非富以其鄰乎亦不家食之義也是巽體同力也小畜而之大畜自我西郊而涉大川此文王三分有二之時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誠自足以感人而同心同力矣以鄰者豈徒材位之富也用居群力哉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之需

處止也載滿也詩大雅厥聲載路密雲而畜之不雨者以風為水既雨矣雨而猶風也既處矣畜極而陽與陰和尚其德而至於載也然小人亦甚急矣君子可不慎哉巽長女而居

上有婦象爲陰無常盛之理雖有孚而貞也不亦厲乎幾而
爲坎坎爲月月上於天之上有幾望之象焉陰當極盛之時
陽有受抗之勢雖光亨而亨不在我也君子往焉豈不凶乎
不能絶之於始自當防之於終利涉大川無與焉此文王以
服事殷之至德也不失其爲小畜而需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陰陽和而雨且處德罔載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德不積何
以載德積載也小人之勢已成於君子之從容而君子復有
所往小人安得不疑疑之未有不害之者凶乎不凶乎征凶
之戒正恐小人之有所疑也

履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小畜而繼之以履何也履爲小畜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
二十八此又其一也履者禮也物畜而後有禮也亨于其乾
天之高說之以兌澤之卑文發於情情本於性雖有克人不
生殺機具推禮乎故合象而觀之乾剛在前猛在前也兌柔
在後澤在尾也有虎象焉又分象而觀之剛猛在前虎也柔
澤在後入也有履虎尾之象焉危矣哉不說則咥也虎尾其
可履乎天下剛不足以制剛而柔足以制剛暴不可以剛暴
而禮可以制暴履虎尾不咥人亨而況不爲虎尾者乎未有
不亨者矣益兌爲口有咥象又爲說則不咥也聖人禮法之
教所以爲治世之大經
附餘
長女用事以後何以不次中女而次少女重柔德也巽風入
而燥離火麗而烈不若兌澤之說而下柔之至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卦名履其義何也至剛莫如乾至柔莫如兌以剛履剛者暴以柔履柔者狎暴則悖情狎則瀆理皆非履之所以為禮也卦體以兌之至柔而履乎乾之至剛豈復有悖情瀆理之失乎然所為履虎尾不咥人亨者又不獨以其柔之至而以其德之說也乾雖剛天下無敵打笑面之情理應之不為相與忘機安得不亨何況乾體九五既中且正内中正者外光明履帝位而不疚者也是柔以說試不致咥剛以中正亦必不咥此又兌之所以亨也孔子之易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治天下者其惟禮乎禮之有尊卑貴賤數度隆殺所以明上下之義也上莫上於天下莫下於澤然而下濟光明天有時而為澤上千名分澤不可以為天茲乾上天也兌下澤也其上天下澤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禮之一定而不可亂之為履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上以統下必正所以為上下以奉上必安所以為下上下既辨民志自定其究也猶多益寡稱物平施

初九素履往无咎之訟

有孚而惕中以禮自處者也初兌體澤也變而為坎水也變其用不變其體非柔履耶澤水而決其下塞則流突非往耶利見大人之義也不咥人則終亡無與焉何咎之有剛正居初未為物遷者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上天下澤是澤欲其下也初之訟有不利涉大川者在焉我不涉而川亦不行豈其所願乎決而為坎則行矣惟初九獨得之故繫之以素履往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之无妄

无妄者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也二雖剛中而無應於四德以為履得乎履道者矣得履道而无妄不坦坦乎不利有攸往變震而處於蒼筤在莽之間非幽人乎且正吉貴無與焉不貞吉乎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幽人不貞者多矣不吉者亦多矣不中則然也之无妄而若不中則匪正者亂之矣為匪正亂誰亂之乎自亂也非所論於履二也試幽人之貞吉者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之乾

三兌主也以柔居剛不中不正變而為乾四德無與自以為

能者也能視乎能履乎以兌五離離為目水兌火火克金則
眇矣以兌互巽巽為股金又克木則跛矣眇而以為能視跛
而以為能履以此處兌正當兌口虎咥之凶不亦宜乎卯之
乾有大君之象焉天德不可以為首卑可以為視為履卯則
猛是務武人而已本義謂秦政項籍試然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
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梳明履跛行人皆也而況恃能者然既眇矣豈有明乎既
跛矣誰與行乎以此為視為履而又以三近四四正虎尾三
為咥口當乎不當乎位既不當安得不凶則之乾雖為大君
而謂之武人者蓋不知群龍无首之用而徒恃其剛暴自專
之志者也以之為君且不可可見志剛者一無可為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之中孚
四之位正乾之所謂虎尾也非履虎尾乎以剛居柔而之中
孚豚魚吉信及無知之物矣而況虎乎故能以涉川之心而
愬愬焉不咥人享始而愬愬者未有終而不吉者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志剛者不足與行可以知愬愬終吉者矣四雖亦不中不正
也剛而能柔盡其中孚之誠利涉大川矣夫何虎尾之不可
履而志不得行乎是以愬愬終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之睽
五象傳所謂剛中正者也彼曰履帝位而不疚此曰夬履貞
厲何也孔子為兌柔安也周公為乾剛戒也以其之睽也睽
乎異也材位可為而有乖異之象是獨斷獨行而決烈其履
者也非夬履乎以為君道之當然即雖貞亦厲虎咥人人將
殺虎矣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甚矣人之不可有所恃也不惟才不可恃德亦不可恃而況
位乎夬履貞厲恃才乎恃德乎恃位也恃位則亦何所不恃
哉所謂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厲乎不厲乎位
正當也乾剛獨任兌柔說應自然非君道所宜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之兌
祥者善惡禍福之兆也履之終而之兌兌利貞戒辭也不當
視其所履而自考其祥乎然而履也者澤履天也拉以天又
為澤是履之有始而有終者也非旋乎虎不咥人享而兌又
亨不大善而吉乎君子所以自辨定以來終其身於禮而已

矣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卦之在上者多不得吉況元吉乎吉則有慶矣元吉不大有慶乎非履之之允不能也澤及萬物獨茲一人者也

泰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者天地之交也天地交而萬物生何不繼乾坤而序泰乎曰羲皇畫卦示人以先天之象文王演易示人以後天之事也乾坤交而功用見焉屯立君而經綸起蒙作師而德行優需飲食以養之訟始事以謀之師畜衆於民比親侯於國定民志而先之以畜止懿文德而承之以履禮天然後成其爲泰矣蓋自剝盡純坤一陽生於復二陽生於臨三陽生於泰是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小往而大來也此天道也若以人道觀之則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六往居四九來居三而爲泰亦小往而大來也總之陰往而陽來未有不吉未有不亨者也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獨繫之以小往大來吉而且亨者何也泰運開自天地泰和成於上下三陽爲正月之卦剛柔有進退之宜則是自冬至而立春天地既交萬物有不通乎自歸妹而變化上下既交其志有不同乎通則泰運開而同則泰和成矣安得不吉

而且亨可以傳觀天小往大來之義矣以卦體之氣觀之非內陽而外陰乎以卦德之理觀之非內健而外順乎以卦象之義觀之非內君子而外小人乎內外消長固自有數而在內者自長在外者自消泰之所以吉亨者正君子之道長而小人之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之道靜則而動交然一陽動而為復便足以見天地之心二陽動而為臨猶慮夫八月有凶之義三陽動而為泰則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天施地生品物咸亨矣在乾下天也坤上地也其天地相交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物茂時和之為泰也惟后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造化不能無過不及民生不能自為損益財成而不失其道輔相而適得其宜左之右之於民以之其究也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之升

初之升以乾而為巽巽為木木初生則茅也茅出地曰鍼茅花曰秀茅葉曰菅而茹則根也彙者類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有拔之象焉當泰而用見大人三陽連類而進非拔茅茹以其彙乎南征吉不征吉乎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爻之所謂拔茅征吉者人但知其為連類三陽而不知初與四正應要令小人知君子之心凡我同類者皆可進也初之志不獨在卦之內而在卦之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之明夷

注所謂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何以有四誠乎甚矣處泰之難也之明夷當拔茅之後乾以為離而火其地不荒乎變離而互坎坎為水水由地中行非河乎往往有戎遐或遺也有小有大朋未易亡也皆非中行之道也二則明入地中矣荒也而包之智之量也用晦而明矣河也而馮之勇之功也往來無不周矣遐也而不遺仁之普也小大無私係矣朋也而皆亡義之和也備四誠而知勇仁義見焉夫然後得尚于中行矣亦明夷之利艱貞也處泰而有明夷之心猶否而有苞桑之繫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二備四誠而得中行孔子以為彼三者皆本於包荒智量之中者也是包荒則得尚于中行矣而何所以乎之明夷以天為火光莫光於火火莫大於天既光且大非包荒得尚于中

行乎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之臨

畜水曰陂澤之障也變兊兊為澤而坤土障之故有陂象兊為口口非出則入故又有食象三自歸妹九來六往而為泰泰則平矣乎有不陂者乎六固往矣往有不復者乎此理數之必乎者也而況之臨入月有凶乎然臨則脩四德矣脩四德而艱難貞守雖天定者自足勝人人定者亦可勝天无咎而有福恤孚徒自盡耳兊為說是以勿恤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歸妹六往居四而為泰漸不六來居三而為否乎泰則乾坤之動而交也否則乾坤之靜而別也非天地開闔之際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之大壯

翩翩得意疾飛之貌變坤而為震震為鵠故有翩翩之象初當泰而拔茅茹四過泰而不翩翩鄰孚耶之大壯而獨曰利貞戒辭也何戒乎有不富者翩翩而隣且孚也在小人不戒可也君子可不戒乎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而繫之以不富何也嚴小人之辨也三陰本應居下而兹在上是使得夫在上之名而皆失夫居下之實也不戒而繫之以孚又何也雖小人之心也小人得時乘勢未有不欲寵君子者非外力之所強是中心之所願也嚴其辨所以抑小人推其心所以警君子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之需

福之所止曰祉五則注所謂以陰居尊之泰主也卦原自歸妹來而納象仍歸妹故泰之需古人既占驗之矣可即以占驗者而繫之辭彼以祉元吉此獨不以祉元吉乎有孚光亨貞吉之義也亦飲食宴樂之象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陰居尊而非正以祉元吉者何也雖非正然而中也不特此也歸妹征凶无攸利使揚所願兹泰之需而歸妹占者知是非中以行願乎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之大畜

卦下實而上虛有城象無水曰隍隍圮城成而壞之也坤為衆有師象乾為圍有邑象坤為文有命象乾為言有告象泰極則恐大而之大畜猶之多藏也安得不家食而涉大川泰之終否之始也非城復于隍乎人力不可爭天理須自守雖

貞亦吝勢必自吉而向凶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復於隍者運也數也天之命也雖告命在我命豈能反治乎其命亂也如命何哉

否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而繼之以否何也否為泰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泰亦未有不否者也至於否天地閉塞乾坤之功用無能為矣世道亦然奈何至於否乎殊不知世道之否雖曰天運必由人事以致之故聖人究竟亂本則以為之匪人致之也之匪人不利於君子之貞致之也蓋自夫盡純乾一陰生於始二陰生於遯三陰生於否是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大往而小來也此天道也若以人道觀之則漸女歸待男行也九往居四六來居三而為否亦大往而小來也總之陽往而陰來惟有否而已矣君子何利之有

附餘

否卦名應句讀之匪人不利君子貞當一氣讀下之字方有着落蓋君子之貞無往不利否亦何傷惟匪人用事則斷乎不利之也者猶言逆也未知是非候質高明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而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必推本於大往小來者何也時否於天地之靜則世否於上下之中雖三陰為七月之卦進退有向背之幾則是自夏至而立秋天地不交矣萬物豈復播通乎自漸而變化上下不交矣天下豈尚有邦乎不通則時之所以否无邦則世之所以否皆大往小來之所致也君子雖貞匪人豈利之乎再於大往小來而呼覩之正無不與泰相反邦之象乾為君坤為衆上下不交君不足以統衆故曰無邦天下者恰好上天下地也然則泰言健順而否言剛柔何也泰交而為用否別而為體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本在上地本在下體固別也然體雖別而用則交不交則無以為用而世道於是乎否矣故一陰生而為姤猶有相遇之義二陰生而為遯遂成侵長之戒三陰生而為否則天不下濟地不上行天地閉塞萬類收藏矣蓋乾上天也坤下地也其天地不交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物息時違之為否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不儉德適以儉慝不辟難必致犯難而且榮我者祿不為辱我者餌乎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其究也財成輔相以左右民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之无妄

同一象也泰之初許之以征與之以吉否之初勉之以貞而與之以吉且亨何也人未有生而必為小人者小人而君子則竟君子矣而況之无妄而有四德者在乎亞頻而為善類安得不吉而亨此聖人鼓勵小人之微意也泰之初變巽木否之初變震木木之初生皆茅也故象同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乾為君象而居卦上非君乎小人惟志不在君則同上行私無所不至矣可以知拔茅貞吉者坤為衆以彙之初愿有命之四非志在君乎志在君貞則自吉亨何待言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之訟

以地為水小人之受陰者也然而水由地中行則有包容承順之象為訟有孚惕中而見大人大人吉乎小人吉乎不利君子貞大人否矣不利貞而終不失其貞是以亨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真小人易知假君子難辨荀氏之於曹瞞揚子之於新莽亂群者也二之包承小人而有似乎君子故聖人不欲稱君子以君子特稱大人以別之斷不為小人所亂雖否安得不亨

六三包羞之遯
以地為山小人自恃其勢可倚也故欲踰建君子以為之黨
然不利君子貞而君子遯矣寧肯為所包容乎殊可羞也五
巽為長女婦人有求而不得必自含羞故有羞象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三之自恃其勢而欲踰建君子正以恃其位耳以地而為山
其高有限至天以為風雖上是從陰居陽位不中不正所謂
包羞者非位不當而何哉一以為小人警一以為君子幸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之觀
內卦坤為文命令之象也當否之時匪人載道君子屏跡以
避難也哉無所謂天之命矣四過中將濟而不拯其剛至爻
艮止也否不止於此乎天運循環而知於是乎有命且之觀
則君子為觀矣尚何咎之有哉不特此也一君子在上衆君
子之福也故曰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天命不諾動而得咎雖有志其安行哉四之觀而疇離祉則
知初之志在君亦云下觀而化也而志字正相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之晉
否閉塞之象也晉以明之象也否之晉不休否乎然不曰否
休而曰休否有休之者也君子而康侯非大人乎故而象雖
無吉辭亦當直以吉歸之而又諄諄致誡者猶恐夫不利貞
而晝日三接之義也有危亡之心而後有苞桑之固然則取
象苞桑者何至巽為木木之善柔而綿固者莫如桑衆生木
所曰苞又巽為繩互有繫象焉又優離離之於木也料上撝
恐其為料上撝也故特誡之以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三陰居內匪人以位不當而致否一陽得中大人不以位正
當而休否于衆治衆旌轉否為泰其吉也非大人其誰與歸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之萃
傾覆也不利君子貞而君子益萃矣殷肩用大牲豈猶然否
世耶卽一卦而覆之則為坤上而乾下非泰乎如泰則息知
否則喜有先必有後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天運自有循環人力但乘時勢否既終矣可長乎不可長乎
何可長也安得不傾

同人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否而繼之以同人何也曰人不利君子貞以致否否極而泰來雖天運有必然之理亦人事須同心同力以濟之則利君子貞矣同心雖何卦象天在上而火炎上一望無際無偏無礙非曠遠無私之野乎于野未有不亨者同力雖何乾在後天位而北於時為冬水節冬旺水寒則凝結而不流離在下得火之温煖有川流不息之象焉非大川乎同力維大川亦利於涉矣君子之貞也尚復有不利之處哉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卦名同人其義何也以卦體言之也卦惟一陰以六居二非柔得正位又得中道乎而且上應九五為乾主非應乾乎得位得中而應乾人執不可與之同是名同人然則同人而亨利涉者何亦以卦體言之也乾之道與物無私起功必力惟恐其過剛阻於行耳茲乾主之剛得離主之柔以相濟克剛克柔寧復有阻礙之行者乎再即其卦德而觀之內離文明而更稱天外乾之健離主中正而又得夫乾主之應不啻君子之正乎君子哉乃可以言大同矣同莫同於通志大莫大於天下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此又推原其致亨而利涉之義以明利君子之貞也孔子之易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萬物皆備於我本無不同而拂人之性者不可與言大同之道也天與水違違則逆逆則訟天與火從從則順順則同茲乾上天也離下火也其天與火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唯性與來之為同人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類各有族物必有辨同者不可使異異者務可使同類族辨物其究也容民畜眾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之遊

從艮而之遯艮為門闕二偶在前初不有門象乎且于野者必自門始則初之同二也非同人于門乎然遯矣不獨處而同人不有咎之者乎小利貞猶君子之貞也雖門非涉川之地而遯亦非涉川之時矣何咎之有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文曰于門象則謂之出門何也遯之義也遯者不出門者乎

出門同人不但無咎且門戶之私而曲坡之二若泥溺之端
斯德不孤必有鄰又誰得而咎之哉
六二同人于宗吝 之乾
宗黨也群而不黨君子之自正之乾六畫皆陽則黨矣非同
人于宗乎位雖中正而材本陰宗內無四德而外親六陽徒
自取吝而已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之乾宜乎其為吉占也而何以爻之元亨利貞之四德不可
以苟為假似者也質陰宗而親陽剛又假不歸惡知非黨同
人于宗者非自吉而向凶之道乎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之无妄
于野而變震為萑葦為蕃鮮有莽象離本離為戈兵有戎象
為互巽則伏非伏戎于莽乎變震而之无妄則約象為巽艮
巽為木為高艮為山為徑路高山生木而成徑路者則陵之
象也本離為火而炎上又升之象也非升其高陵乎三以過
剛之人處于野之地而有匪正之行欲同二而不得內懷叵
測之險必伏莽外起覘伺之謀必升陵然而上不為之應援
也乾為天天道所以成歲至上則三歲也不興者不利有攸
往雖三歲何益哉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不于野而于莽伏戎何為乎欲同二而受制於正應之五彼
此敵剛未有不敵者也然則三歲不興又何也之无妄不可
有匪正之行所謂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之家人
墉者墻內外之限也之家人亦家之義也三居內卦之外則
為二墉矣然于野而隔我者莫如墉四居三上欲同二而三
隔之不乘其墉乎乘墉者將以攻之也三既伏戎而升陵免
乎弗克乎則居柔位於能自反弗克攻利女貞之義也故兩
象雖無吉詞而與之以吉者其克念於終而後順於理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既已乘墉胡為弗克豈勢之不敵耶抑力之不勝耶非也和
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易之用也在我者不中不正在彼者非
應非與義之所在宜乎其弗克也弗克必困困而不反是矣
則失凶咎將隨之而何以吉哉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附餘
三四人道也而獨不言同人何也三求同而敵剛四求同而

困反是三屈於勢而四屈於理涉川而亟正君子而女貞者
也故三四獨不言同人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之離
乾於五聲為哭離於五聲為笑哭乾變離而之離離麗也麗
人者悲喜不能以自主五二雖正應乃二為伏戎乘墉者所
隔安得不號咷究竟三歲不興而弗克攻安得不笑處人而
同人不先號咷而後笑乎又離為戈兵為甲冑乾主率五陽
同一有大師之象以中正勝三四有克之之象且五至二約
象為姤姤遇也是大師而克未有不相遇者亦利涉大川之
義也若犯率之旨則不可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則同可也其先何以號咷倘由者易比而難終中直者難
合而善後同人之先剛柔應與強弱相當非以其德中而理
直乎雖隔於伏戎乘墉之三四未有不能勝之者則所謂大
師相遇非正言乎其相克耶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之事
于野者自門始而至郊終郊外則野矣故初居內卦之先同
人于門則上居外卦之盡非同人于郊乎于郊是猶未至于
野也且之卒去故而無新可從不當有悔耶雖然三非正應
上無私與即不能如筆之元亨利貞豈亦悔不亡耶故曰无
悔
附餘
初門也二則宜乎其為庭三墉也四則宜乎其為城城是以
言攻庭是以言宗五則郊也非郊何以容師郊之外非郊耶
上故曰于郊亦尚象之義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推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是我志得而後通也我志未得可
以相通上之同人于郊雖乎之以无悔然而郊也者一無所
有之地也豈欲通天下者之本志乎但之筆而未至於筆命
此文王之事也

大有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同人而繼之以大有何也大有爲同人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自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則此時之天下不啻麗日當空無所不照矣故繼同人而爲大有所有既大内乾健而外離明作元善之德乎雖得位而乾爲應非亨通之道乎其所以言元亨而不致誠覈者又何以說也自同人而來既已利君子貞矣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卦名大有其義何也以卦體言之也卦唯一陰而五陽皆大以離主之柔既居乎五位之尊又處於五大之中正應乾主而同類相連上下有不咸應者乎此大有之義也所謂元亨者何則以其德言之而亦兼言其體也德何如乾之德剛而健離之德文而明體何如以文明而居天位應與相資以剛健而象天行隨時無息德與體合有不元亨者乎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水火爲天地之大用地妙於用水而天妙於用火故光天化日照臨萬有而萬有藉之以變化無窮火之用顧不大哉然火在天之前後左右或不能無遺照焉惟在天之上則無所不照矣茲離上火也乾下天也其火在天上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物無遺照之爲大有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此天之休命也我惟能順之而後可以永其休順之如何天命有善而無惡惡務令其無所施善務令其知所式遏惡揚善其究也建萬國親諸侯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交除交之謂也害人致我者咎我自致也易之用本貴乎交不交則咎在我非所論於大有之初也大有之初猶人生出娘胜皮便是富貴予弗原不必交交則未有不引我損我而致害者也若初不除而四不應大有元亨則亦元亨四既不得致害初豈我向致咎耶艱則无咎者既以其初而予之投以其初而戒之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心未變多愆未萌無交故無害則知有交必有害矣安得不艱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之離

離得坤之中畫坤為大輿二不可為大車乎非大車不足以
載大有而又有牝牛在焉可以知有攸往而无咎矣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世豈無車雖大而不可載者乎以其或至於敗也本彖元亨
之象利貞二積而彖為四德而得中焉天何敗故有往而无
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之睽
險矣而公用亨于天子何也睽而合之義也乾為天為君有
天子之象焉三居下卦之上有公侯之象焉又為玉為金有
獻享之義約象為夬明揚于王庭矣非公用亨于天子乎言
夫不居用享我后自是小人之所不能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遏惡揚善之朔志倭不可以不辨要知此一物足以釋而伯
文王豈有富崗之心
九四匪其彭无咎 之大畜
彭盛貌所有既大所畜又大不家食而涉大川可謂盛矣盛
則必衰非剛而能柔者得无咎乎不矜其德不居其功明哲
保身其斯之謂與
象曰匪其彭明辨晢也
晢者事無巨細一一分理無遺也當大有而或有見之不明
辨之不早何以順天之休命乎匪彭者之大畜而多識前言
往行既明且辨一一分理無遺天復何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之乾
大有之世非乾之德威無備不足以通天下之志畏天下之
心而享久安長治之休之乾厥孚何如乎五虛而得中故交
如六柔而能剛故威如如也者擬似其交之不以迹而威之
不以形也安得不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一陰之孚而得五陽之交非信以發志乎既交如而又威如
非恐其易而无備乎交所以揚善威所以遏惡可以順天休
命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之大壯
本彖元亨之彖利貞合之為四德居四德而處大有自無用
非之失而享順天之休順天天必得不祐之祐者助也助天
之威者雷也健大壯為雷在天上非自天祐之乎吉无不利
天人交孚其眞為授受之時乎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處大有難處大有之上爲尤難非天祐何自而吉哉然所以
致天祐者人也可以知天祐之必有自矣
附餘
六爻不言大有而小象獨于初上言大有者何也大有初九
者所以戒生來富貴之人善守大有于其始大有上吉者所
以勉先達富貴之人保全大有于其終

謙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大有而繼之以謙何也所有既大不可不謙也卦德內止而
外順卦象山處於地下皆謙也謙者不亨者乎故君子惟退
以爲進而屈以爲伸難乎其爲始者乎其有終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而加焉之以亨何也不觀之天地乎莫高於天而能下莫
卑於地而善卑然而光明者益見其高上行者不滞於卑非
謙者必亨之理乎可以即天地而類推之矣在天之成象在
地之成形即二氣之屈伸往來與生人之情偽感應不謙則
盈矣不益流福好則虧變害惡矣故孤寡不穀而德愈光污
辱自甘而人莫踰君子有終非謂非謙之必亨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物不得其平爭端斯起天下事爭之則不足讓之則有餘所
以貴謙也謙有謙於至高而屈於至卑者乎山與地較高卑
迥異故坤上地也艮下山也其地中有山之象乎是明明示

人以山下於地之為謙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多者不可以不裒寡者不可以不益物必稱而得宜施必平而無怨裒益稱平其究也辨上下定民志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之明夷

謙以地中有山之明夷豈日入地中非謙乎謙而又謙利艱貞之義也能艱貞使是君子山與澤通氣在地中而水隨火導川流益自不息則大川矣以艱貞之心為涉川之用何往不濟兩象雖無吉詞有終安得不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卑者明入地中之象也自牧者明夷之用晦也初以柔處下不是因人而再致其謙是居卑之體涵養成就自然而然也

六二鳴謙貞吉 之升

柔順而中正柔順是有能謙之資中正是得善謙之道變巽為鷄有鳴象焉謙而有鳴之者亦升之義也聲望嘖嘖於人口使見其貞是以吉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王莽之下士而致稱功頌德則知有鳴謙而不貞不吉者矣貞吉者從鳴我謙宜從聲音笑貌為哉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之坤

之坤地也萬物皆致養焉互坎勞卦也水利萬物而不爭勞而能謙蓋世而不伐君子之終也安貞之吉也若勞而不謙使是小人使處終凶韓信霍光豈漢家寡恩薄德耶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坤養萬物其於人也非萬民耶萬民服人道好謙之公心也天下既仰其豊功又高其雅量有不終吉者乎

六四无不利撝謙 之小過

四德位俱當上而能下无不利者不宜上宜下大吉之義也又戒之以撝謙者何也小過互兌為口口以悅人而互飛鳥遺音以是知謙不謙於遺音過乎謙亦小過之一端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推賢讓功道理合當如此使藺廉知之豈回車負荊俱屬多事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之蹇

不富者陰也蹇利西南正後天坤位也坤為衆五又得坤之中上下相從非不富以其鄰乎不利東北者艮也互震變坎而又互離震動坎險而離為甲胄為戈兵不利用侵伐乎然

伐而曰侵見五與三非正應也侵伐且利復何不利之有哉
其不言謙者何也君不必有謙之名而况卑法地矣何必更
言謙乎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夫何利於侵伐乎卦惟九三
一陽非我同類梗化不服不得不征征而服則爲純坤矣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之艮
艮止也謙至上謙極而止矣艮爲聲咏之屬有鳴象爲有鳴
我謙者理直則氣壯義盛則功成五征不服之三上與三應
上變坤爲艮三亦以坤地而爲艮山非邑國乎用以行師而
征之夫誰曰不利師象也坤之象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艮不獲其身不見其人鳴謙何益哉不得志於三征三是征
其邑國故侵伐之五可用之以行師以是知人即謙到極處
未有邑國不征者古邠之太王幾人哉若天王即用之以征
狄人又何致居岐山之下
附餘
二與上兩鳴謙何也二中正而巽順謙得恰好而善於謙人
故鳴之上柔順而艮止謙到極處而無可謙人故亦鳴之善
於謙故許之以貞吉無可謙故許之以行師

豫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謙而繼之以豫何也豫為謙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夫人而既謙矣天下未有不和樂以應之者抑時而既豫矣亦未有無所攝而御之者坤為衆有師象焉震為長子有侯象焉建侯以統衆行師以用衆皆占者之所利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名豫其義何也兼卦體卦德而言之也言乎其體九四一陽而上下應之翕然惟其所欲為剛應而志行矣言乎其德內坤順而外震動先順而後動順以動也非皆所以為豫乎然何以建侯行師亦利也有順動之德者天地之所不能違建侯行師特人事之當然而然耳當然而然者時也義也不可即順動而類推之乎天地所以無戾氣聖人所以養太和皆順以動也豫之時義大乎不大乎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謙者禮也豫者樂也禮本地制樂由天作地制以民天作以震月一陽來復為黃鐘而六陽終於無射律呂相生正變不忒何莫非陽之奮也茲坤下地也震上雷也其雷出地奮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陽和順動之為豫也先王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象其聲以固天和取其義以洽人和重氣之始冬至祀上帝於圜丘而配以祖重物之成秋季祀上帝於明堂而配以考作樂崇德殷薦以配其寵也懿文德

初六鳴豫凶 之震

震驚百里豫可以知雷之鳴乎小人初當得意便自滿自矜凶之道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非窮地鳴其所豫志窮矣安得不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之解

二何以有石象也之解以坤為坎矣地之中有剛焉非石乎覌於艮則之為小石可知也凡物兩間為介介所以分坎一陽閒於二陰之間非介乎故豫而解是不溺於豫矣吾見其介然自守者如石之安而靜也靜生明明生斷理欲之幾微

又待終日而後辨哉貞吉即後吉凶吉之義也不終日者變
象五雖為日在西南坤方未終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正中也
介于石能守而已矣何以遂不終日而予之以貞吉哉二本
坤之中德六居陰之正位既正且中自不為豫所溺見得明
而後守得定亦惟守得定而所見無不明矣安得不予之以
貞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之小過
小過有飛鳥之象為鳥之飛也必先上視四曰豫而三仰之
小人附勢溺憖往往仰面看人非盱豫乎盱豫亦人情之常
也過小而當改者也故勉之以悔不悔則有悔矣變艮山而
阻止有遲滯之象焉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不中不正豫非溺人人自溺耳位不當也所由宜下不下而
盱以致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之坤
雷出地奮故豫四為卦主而之坤不由四而豫乎利建侯行
師不大有得乎簪所以聚髮也與一陰為冡發坤三陰而震
二陰則多髮矣以一陽聚五陰非朋盍簪乎亦得朋之義也
而戒之以勿疑何也陽斷而陰疑之坤故戒之周公所以吐
握惟謹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四則所謂剛應而志行者也文言其剛爻象明其志行志不
大行所得便未必大有
六五貞疾恒不死 之萃
豫而可以卒乎沉溺於豫者也與四三五而為坎坎為加憂
為心病是故出於由豫之四思不能施於盱豫之三位雖居
尊而負勢則危疑而疾矣假廟利往不又有恒不死之象乎
然何以不言豫也豫固君之所當然也是以貞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提出六五正見以柔暗乘剛明不能振作而貞疾矣疾不幾
於亡乎何以有恒不死之象以其中也中豈遽至於亡耶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之晉
豫之晉明出地上而何以冥也至上已豫極矣猶可以錫馬
蕃庶乎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利令志昏是冥於豫
者也然猶是震體也動而不為豫所冥未嘗不可以補過亦

自昭明德之義也雷見于火有成之象焉火以為日有渝之
象焉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豫而曰在上豫極矣冥亦極矣何可長正以期其速渝也

隨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豫而繼之以隨何也豫和也隨從也天下有和而不怡然相
從者乎彼此相從未有不元善而亨通者然君子小人之不
同有非義則匪正矣能无咎耶戒之以利貞者見居躬涉世
之難必備乾之四德而後可故乾之四德同彖者五焉屯隨
臨无妄革也屯始交而難生臨浸長而消息天道之長慮也
无妄以眚而得災革以變而去故人事之大戒也隨於是得
三焉當事而未可以事六三以之居貞當發而有所不發九
四以之明道適眚而不入於眚上六以之用亨夫是三者聖
人皆非有意為之也亦隨其宜焉耳隨其宜而不失四德又
何咎哉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
隨之時義大矣哉
卦名隨其義何也夫唱婦隨陽唱陰隨理也情也故以名隨
剛為卦之常以剛隨柔則卦之變也變云何觀卦之初上剛
如始終相隨之義矣初自困來而下於二五自噬嗑來而下

於上合二變而歸未濟皆剛來而下柔也不特此也內變坎
而為震外變離而為兌震動而兌說是德為此動而彼說也
非皆所以名隨之義耶然詞何以既言元亨又必戒之以利
貞而後予之以无咎蓋大亨而能自貞而无咎則天下之所
從也否則違時悖義動而得咎孰亦惟攻耳隨之時義大乎
不大乎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兌正秋也月令謂雷始收聲水始涸是澤隨雷動亦順雷歲
也不可因動而隨者推本於其靜而隨耶故震下雷也兌上
澤也非澤中有雷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與時休息之為隨
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人能觀澤於明而莫能觀澤
於晦人能聞雷於動而莫能聞雷於息無本之學也不觀而
觀不聞而聞嚮晦入宴息其究也振民育德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之革

卦變所謂自困來者也困極而思有所從故來居初隨二也
隨人者主於人而不能自主能不變其常乎為官有渝之象
焉然所主所變惟得其正則吉本象之義也二五艮為門闕
利見利往宜門內事耶以假廟之誠廣無私之量出門交有
功則之象之義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九居初正也六居二亦正也九來隨六而皆得正官有渝非
以其從正而致吉耶出門交有功自不若二三之偏係而有
丈夫小子之或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之兌

兌說也二與五為正應卦變九五自噬嗑來頤中有物必嗑
而後合二不能待初隨我而我說之遂為在下之小子所係
係小子則失丈夫矣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係小子則惟小子與之矣丈夫豈兼與耶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之革

革去故也卦惟三四不變是當革而仍未革則三之隨四猶
是故人故係丈夫與二相反四亦樂三之相隨而兩係四德不
有求必得矣然而非正應也故又戒之以利居貞不貞則為
依阿之小人所得不償所失矣妄求苟得者不於此麼然返
耶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人之取舍決於志三若不舍在下之初四豈容其隨有求得
耶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之屯
屯則勿用有攸往而可隨乎雖兩備四德永當不貞大臣有
陵君之勢分茅胙土劍履几杖安知皆殺身夷族之先資耳
隨而有獲不亦凶乎然而在噬嗑是離體五六變而四不變
猶自明者也明則見幾幾則信理而一斷之於道使不為利
慾所奪更何咎哉周公當其明霍光當其凶功蓋天下者不
當成名震主者身危此韓信之死於大丈夫當其王一語而
千古未之知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有得必有失有利必有害自然之理也義也隨有獲是無所
不獲矣天下有無所不獲而不至於凶者耶苟其信之惟道
以自處明哲保身其斯之謂與故斷其凶於義而歸其功於
明也
九五孚于嘉吉之震
文言謂元善亨嘉是嘉即亨之嘉也蓋卦備四德而爻得正
位者初即元二即亨也故革之二孔子以為行有嘉可以知
隨之二爻隨之所以為隨者動而說也茲九五居尊而之震
六二應順而之兑震動兑說恰好是卦之動而說而況震兑
又皆亨不亦嘉乎中實中虛安得不彼此相孚兑利貞而震
笑言啞啞不喪匕鬯又安得不予之以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兩象無吉詞而予孚嘉何也卦之四德六爻所共位之正中
二五所獨不論德而論位論位即以見德所以嘉也所以孚
也所以吉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之无妄
上為兑主所謂動而說者也人心惟不相說則携離解散而
不相隨茲下動而上說隨而无妄真誠相感全無私合所謂
天下隨之者也自是固結而不可解蓋下動上說中歷四爻
互艮則為手互巽為繩直手與繩和當真誠固結之象非如
既拘且係又從而維之乎人和則神亦享矣周之岐山在其
西亦兑位也兑為巫變兑而為乾乾為君巫所以悅神君是
以稱王故又有王亨西山之象焉而備四德不致巫正而有
青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人之隨我係之可也而何至於拘上則有進而無退矣窮矣不有所以拘而係之者太王居岐山之下安得從之如歸市乎

附餘

或曰五不言隨固君無隨臣之理而初與二上亦不言隨獨三四言隨何也初卦之所以為隨者故不欲其私隨而勉之以出門交有功隨從也彼在前而我從其後也二宜從二三陰柔不中正而不足隨五為正應二陰柔不自守而弗與隨故曰係小子上居隨極而無可隨故雖見其真誠之拘係也則三之所以隨四四之所以隨五可知矣

蠱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隨而繼之以蠱何也蠱為隨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隨人者必有事蠱則壞極而有事矣亂當復治自然之理也不元亨乎弗所由以元亨者卦變自賁井來而既濟焉之既濟有濡首濡尾濡衣袽之象而且本卦艮山與兌澤送亂又巽木有舟楫之功不利涉大川乎然而雖言之也非先患而維之後患而持之兢兢乎始終其事者未必利涉安得元亨蠱也者木之蠹而山將崩也木生於震震取乎甲帝出之始終則巽艮也故先甲而為艮者三日得乾之乎後甲而為巽者三日得坤之丁辛所以自新丁所以丁寧也巽艮與辛丁互對治巽以辛治艮以丁乾坤之道備矣何蠱之不得元亨哉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卦名蠱其義何也以卦體言之也內與外皆剛上而柔下以卦變言之初與二五與上亦皆剛上而柔下剛上則未強柔

下則本弱末強而本弱未有不壞者也又卦德內巽而凡事
巽下外止而凡事苟且非皆所以為蠱耶既蠱矣元亨豈易
言哉將泰而先隨將否而先蠱是蠱者天下亂也元亨非天
下治耶治天下不能無事利涉大川則往有事矣有事必知
所先後而永終可以謀始先甲後甲為艮巽庚震木也三日
三日不又於辛丁起乾坤耶終萬物始萬物者艮也一始而
無不始者巽也言萬物之潔齊也物壞而復潔齊亂之終治
之始非天運之所必然耶終則有始天行也帝出乎震之故
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生物於春末之時也殺物於秋風之令也同一巽也而生殺
異其權況山風當長盡之候物未有遭之而不壞者蘊巽下
風也艮上山也其山下有風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物壞而
有事之為蠱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世故而振民以
仁身先而育德為本事莫大於治己治人之道也振民育德
其究也獨臨入塞息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之夫吉

卦變自賁來賁初原是九九陽也父也今以六居初若似乎
因循前轍家食而已者不家食而涉大川則克振家聲矣非
幹父蠱之子哉有子如此考復何咎然涉川危事也知其危
而先甲後甲其終吉也宜矣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孰非盡人之子哉而幹蠱者不多見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
行正取其意向何如耳能幹父蠱非意在承考者耶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之艮

卦變賁二原是六六陰也母也今以九居二之艮為山坤也
而勝其上非幹母蠱者哉然以剛承柔倘使無處非山也萬
物何所附以致養焉故曰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蠱難事也而幹母蠱為尤難蓋必得乎其道也何道也九
雖非正位二則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之蒙

卦惟三四不變三不變而應井來之上以九居上艮主也艮
為止位當其極凡事苟且而蠱極矣三之蒙而遇剛少年喜
事更張太銳幹父蠱而未免有悔者也然以其有悔也而咎
之執小執大人自見諒也者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為人子而至於幹父蠱豈得
已哉有悔似亦有咎其始也或然終无咎也又何悔之有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之吝
四不變而應者求之初以六居初與主也然為入位處於下
凡事畢集而蠱深矣蠱之所以元亨者涉大川也四之將將
但元亨而一無所事是陰柔無為因循日甚非裕父之蠱哉
夫何往往必見吝其宜矣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裕蠱者見本象為利涉而之象又元亨豈不欲有所往哉殊
不知將非涉川之具也雖欲往而未得也徒吝而已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之與
五在井卦原是九非幹父蠱耶應二則剛柔相濟之與則中
命行事以此幹蠱天下無不仰其善繼善述之達孝故曰用
譽譽也者風聲之所及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甚矣治蠱之難也初厲而二不可貞三有悔而四見吝五獨
用譽者何也同是承蠱而治之諸爻承之以才之有餘不足
而五則承之以德之克剛克柔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升
上在井卦原是六而今為九之升已無可升矣然用見大人
南征吉而曰不事王侯何也當幹蠱用譽之世元亨矣而上
既無幹蠱之任雖有大人見何為哉不在朝而在野才無所
用而德有可居故曰高尚其事九達而至于上我因高而傲
尚之豈猶賢勞乎幹蠱之事哉亦升之義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有光耶不扮有衆由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其志何如哉
安車蒲輪而至者猶未置身於蠱外者也志可則後世惟嚴
光得之

臨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蠱而繼之以臨何也臨大也十二月之卦也自十一月冬至一陽來復漸積而二陽浸長則大矣蠱有事而後可大故臨所以繼蠱也既臨矣從此而三陽開泰以至於六陽爲乾乾元亨利貞臨有不元亨利貞者乎然而消長之理循環無端周閱春分爲臨秋分爲遯自一陽之月至二陰之月遯也八月也至秋分亦遯也八月也遯則陰長陽消矣得無凶乎

彖曰臨剛浸而長

說而順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卦何以名臨也以卦體之剛長也剛豈遽長即漸至而不驟方來而未艾有自然而然不期然而然之妙也浸而長也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言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臨之剛長而陽進於陰者其斯之謂乎則元亨利貞者可知矣卦德內說而外順卦體剛中而柔應自是元亨而必言利貞者蓋大亨以正不獨人事當然亦天道之所必然耳而況浸長者不能不浸消即至于八月有凶以明其長而至于消也即至矣可不戒哉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以二陽之浸長論之臨者大也以兩卦之時義論之則不行之謂臨也至於斯而不行必說而後順之也天下有說如兌而後順如坤者乎故坤上地也兌下澤也其澤上有地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說衆不行之爲臨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況可以教衆必能容教有盡而思无窮容有限而保无疆教思容保其究也逮小人不忍而嚴

初九咸臨貞吉 之師

咸感也感而無心曰咸初協四德而爲正衆之丈人是大公至正之君子無心感人以爲臨而天下亦以無心化之故曰咸臨何其貞也陽節方長陰節方消未至八月但有吉而無凶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陰浸長則思黨小人以害君子陽浸長則思正一己以正天下咸臨貞吉者是以九居初本志既正而行有不正者乎行之象決兌澤而下流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之復
復剛反而臨剛長君子得時得位之象也若得時得位而以
本心臨天下則小人何所咎豈爲窮無聊之世哉故亦曰咸
臨而其占爲吉无不利者何也是无疾无咎利往之義也而
况剛得中而務上進耶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象未順命注曰未詳朗諸家解者又俱未安竊謂否四爻
有命无咎注謂天命二之復復其見天地之心此命字亦應
從天命蓋陰陽消長之理原是天命若但德順天命而一無
人力維持世何貴乎有君子哉二之咸臨得吉而无不利者
固有天命在焉而實有人力以維持其間未徒順乎天之命
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之泰
三爲兌主兌爲口爲說泰然臨人而徒以口說之是把好言
好語將以籠絡在下之君子非甘臨耶咎在是矣君子終不
爲之籠絡何利之有然而兌之爲德也少女之性不說則憂
與其甘而无利何如憂之无咎哉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澤不可以爲天也小人而可求君子之喘乎以不中不正之
陰乘下臨浸長之二陽其何益哉位不當也以是知憂之无
咎亦非本无咎也咎自此而去不長也履泰而有不當泰者
戒之哉
六四至臨无咎 之歸妹
征凶无攸利而四至臨无咎何也是猶未至於八月也歸妹
有嫁娣之義四應初而各得其正若嫡娣然矣而况從天卦
位坤兌之交險好地澤聚接非臨之至乎至即冬至夏至之
至也是以兩象雖凶何咎之有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成卦之位不當不可以爲至應爻之位不當亦不可以爲至
兹卦位適如後天之坤上兌下而爻位又柔正適應乎剛正
咎當也寧復有或至或不至之咎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之節
坤有剛象五居其中非大君耶變坤地而爲坎水水知也如
是以爲臨非知臨耶知臨而能節則不至於苦矣非大君之
宜乎安得不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以六居五柔矣非正也大君之宜何謂乎坤位得中坎水流行知臨而吉無所不宜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之損

損以為臨而有孚利往也天下何損乎臨而無所損非敦厚其臨者乎吉而无咎善於損而不至八月有凶者也敦之象變艮而坤土陰其上也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內謂內卦說為朋者莫說乎澤志在內則教思容保無非厚澤矣故敦臨而吉也此志之象則內教思容保取義也

觀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臨而繼之以觀何也觀為臨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我臨人人必觀我我有所以為觀者而後可觀也為觀莫如事可觀莫如發而事收莫如承祭八月之卦當酉收而月當嘗祭萬物告成薦宗廟而嘗新之時也上巽為絜下艮為手又止也坤為祭者絜手非盥耶絜手而又止焉非不薦耶九五中實非有孚耶既孚且敬非顒若耶夫如是以為觀而誠可觀矣陰翁雖長孰不仰化於陽德耶

附錄

本義四陰長而二陽消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何謂也蓋九月則又進一陰而為剝十月則六爻皆陰而為坤故當陰長陽消之際其實是盛陰寇伺衰陽而九五處先受其剝落乃聖人意在扶陽抑陰謂九五有中正之德不是四陰寇伺九五是九五為四陰所仰也故名其卦曰觀否則四陽長而為大壯四陰長則當為小壯矣豈聖人扶陽抑陰之意哉而彖辭云云者是又不欲示之以為觀之道而示之以為觀之神也若以陽位之尊嚴如此陽

德之冲穆如此宜乎其下觀而化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卦名觀其義何也卦體以九居五而在四陰之上陽大陰小
以小觀大非大觀在上耶卦德內順以柔勝而外巽以行權
況九五之既中且正以為觀於天下乎此其所以名觀也可
以知其致潔而誠中形外者有不下觀而化者耶由是而推
言之觀不以迹而以神也四時不忒天之神道為之也設教
而天下服聖人之神道為之也皆所以為觀也故君子過化
必本於存神以神道設教聖人渾然一天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物之善入也莫如風其善化物也亦莫如風故萬物致養乎
坤潔齊乎巽潔齊者教之義也玆巽上風也坤下地也非風
行地上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善入善化之為觀也先王觀
象而知所以法之矣同是民也而方異之同是教也而民異
之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其宜也非禮弗履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之益

卦以觀示為義之以觀瞻為義注詳矣初變坤而為震震一
索而得男初也非童耶童何知有顒若之誠與涉川之利哉
蓋曰觀無益則不觀童之情也君子乎小人乎小人可也君
子則不可咎吝過則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而六也童之柔暗者也變坤順而為震動柔暗而好動觀
非所觀矣豈君子之道哉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之渙
門內窺隙而視謂之闚假廟涉川而以闚觀利女貞何也身
在廟而心在川不闚觀耶假廟而不薦顒若以涉川丈夫豈
如是耶得坤之中晝而居二女子之貞也故利焉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非禮勿視視之不可不正也家闚觀耶雖女子所宜而貞亦
非美德况不為女子者乎其醜也可勝道哉蓋心神與散之
女子假廟涉川未有不醜態萬狀者
六三觀我生進退之漸
變坤而為艮艮有身象故曰我漸進也進可以不自察其主
平乎然而猶觀也進不遂進退不竟退是尚在進退之間可

進而進可退而退不以進退為進退而以我生為進退也進
退者三進巽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知進而不知退亢龍亦有悔以退而為進者子其猶龍甚矣
進退時宜之難也而三則不中不正似乎失進退之道矣觀
我生以為進退是處於進退無可無不可之間也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之否
以巽木為乾天而五坤坤有國象乾為君則王也然則不利
君子貞而曰觀光用賓何也否陽往者也觀之否陽來者也
陽來而有孚顒若非國之光乎非王之賓乎利之者何也猶
恐其徒觀也終於不薦而已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卦以九五為主有主不可以無賓五為四陰所適正欲得賓
以自輔之否而陽來則賓也尚之也必矣豈徒觀光而已
哉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之剝
觀八月之卦也時雖未至於剝而剝則五當之然應剝之數
在天而不可剝之理在我我生而果君子也小人奈我何哉

以九居五既中且正觀我生非君子无咎耶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天下之治亂本於民心之向背我之生乎可知矣則五之所
以觀我生者正惟觀民以自觀也坤為眾陰為民應與之二
中正則得民且得眾矣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之比
其指九五也民補也上非所以補五者哉然必其可輔而輔
之否則微子不去為殷仁比干何益於紂主乃觀其生而君
子去无咎矣安得不比之乎亦原筮元永貞之義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下者狀國之群小上不可無情勵之故志觀其主而君子去
進退不離心有志者豈不念先利而後坤閱喪朋家亡勢必
將以及我矣咎不憤然自勵也哉志未平也楚坎為水水有
不平之象焉
附錄
五上兩爻皆曰君子无咎聖人之微詞也一以明其為君子
而四陰縱長五上實无咎可文自當仰而觀之一以警其為
君子而四陰方長五上必无咎自信而後可以為觀

噬嗑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頤而總之以噬嗑何也噬齧也嗑合也頤觀必期於相合者間之者不齧之而後合耶噬嗑矣即所以亨也天下有強梗而間我者可推此而治之矣內震威而外離明中爻五坎為桎梏互艮為閽寺閽寺者內不得出外不得入禁止之嚴也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六五又寬柔得中不亦利用獄乎噬嗑之義大矣哉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卦名噬嗑其義何也於卦體得其象焉下動而上止頤之象也故下動而上麗一陽間於其間非頤中有物齧而合之之象乎噬嗑之義云爾也而利用獄者可得而詳言之矣治獄之道不噬安得嗑不嗑安得亨而且適剛則或枉過柔則或縱非善動不足以御變非虛明不足以得情即使如雷似電不合亦不章若夫有位無德不中亦不行獄關重大豈易用哉故即卦之所以得名與其體德象變而深觀之無不適得其所利雖以六居五而似不當位亦宜乎其法嚴而性寬也

利用獄也

附餘

或曰卦以九四一陽間於其中為頤中有物曰噬嗑山火賁以九三一陽間於其中豈不得為頤中有物耶是賁亦可以為噬嗑矣余曰若以山火為噬嗑是頤中有舌非物也舌可以齧而合之耶或又曰何以見九三則為舌也余曰於咸之上爻知之上六咸其輔頰舌兌為口謂之輔頰可也上六與九三為正應輔頰之有舌也故山火自為賁不可為噬嗑况為卦下動而上麗非頤口齧合之象乎故以九四為物間而名其卦為噬嗑

象曰電雷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聖人本欲以德化天下也至於用刑豈得已哉然而難言之矣非至明則既死不可復生非至威則懲一不能警百聖人何以用刑而有刑措之風耶蓋離麗於雷上電也震動於電下雷也非電雷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至明至威之為噬嗑也先王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罰不明則民無所措手足法不勅則民何所為從違明罰勅法其究也常使民觀相

附餘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噬嗑曰明罰勑法賁曰明庶政無敢折獄豐曰折獄致刑旅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賁上卦為離豐旅下卦為離離明也豈人知刑獄為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為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耶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之旨

震木一陽在下有校象為又為足初則趾也以康侯之明當用獄之始雖未能必天下無惡人自能令天下不敢為惡屨校滅趾小懲而大誡天下皆奉法寡過之民矣蕃庶之錫晝日之接隆禮於康侯者為不誣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之上二三四便互艮艮止也非不行耶止惡於初無惡攫行矣何咎之有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之說

互艮有鼻象變震為兌兌一陰附於二陽之上非膚耶又艮為鼻九人賦形之始也故畫家畫人先畫鼻所謂鼻祖是也噬嗑者鑒而後合不噬何以合哉此一獄也細故也初犯也懲惡易於噬膚枉忠早於滅鼻雖不謂之有功亦可因之无咎小事當之義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噬膚也而何至於滅鼻初為震主震為反生二以柔正乘剛正鼻者生之始也不滅之必致反生除惡務除其根君子豈得已哉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之辭

腊之為言夕也朝曝而夕乾也周禮腊人掌乾肉柔而難斷是也噬嗑而三互坎坎為豕豚中之物非肉耶近離而又之離離為日日以烜之非腊肉耶三承四而柔不勝剛非遇毒耶亦火盛毒發之義也然不足以化頑梗固我之吝頑梗亦自外至化豈我之咎哉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噬腊肉何毒耶我柔而彼剛我三而彼四弱不足以制強下不足以敵上位不當也非遇毒而何哉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之贖

胏腊之有骨者金剛也矢直也四柔而九剛亦互坎又為離體非噬乾胏者耶之頤震動而艮止止而動者為金動而止

者為矢金剛矢直以剛治強以直理枉不謂之得金矢耶然獄為民命攸關剛直未可恃也安得不艱難貞固而後吉亦頤貞吉之義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離火以炎上為光四雖離體而居下爍亦不得炎利艱貞而吉者非以其未光也耶未光則不明不明而剛直自用民命何堪所由利艱貞而後得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之无妄

離得坤之中畫為黃變乾則金也五亦互坎而當離主非聖乾肉卽脩四德以用獄天下其不仰其寬猛之得中哉有得黃金之象焉然又有遷正者在也必既貞且厲而後无咎聖人慎刑之意深哉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聖人不得已而用刑期於得當而已寬則或失之姑息猛則或失之殘刻甚矣得當之難也茲貞固以自持危厲以自懼不圖有功惟求无咎豈復有或寬或猛之失當也哉

上九何校滅耳凶之震

離於木也為科上槁一陽在上亦象校亦象何下之三四五互坎故有耳象而上之一陽離火息其上炎而為震故有滅耳之象明罰勑法用獄者不當震來虩虩而復笑言啞啞是負王命若罔聞者何校不為過滅耳當其罪先舜之世不能免放殛之誅惟有凶而已矣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火外明而內暗亦上明而下暗以離為震火炎息矣豈猶明耶何校滅耳非謂其聰之不聽正謂其聰之不明也世之罔危機然未嘗不知有三尺而忽不知畏所謂利令志昏可悲也夫

附餘

噬嗑者頤中有物也何中四爻言噬嗑而初上不言噬注謂初上無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聖人之情見乎辭文公得之矣

賁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嗟嗑而總之以賁何也賁為噬嗑之終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而使無禮義錯於其間成何世界故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不苟合而有賁聖人所由因天理而節文也然則何以見卦之為賁乎下離火也上艮山也中四爻互震龍也互坎為水連震為蕃鮮水上之蕃鮮則藻也山龍火藻黃帝堯舜以衣裳而治之始也非文飾乎文則亨矣而不可過也小利有攸往否則率天下而為偽矣

彖曰賁亨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以為飾也若似乎勉然而為之不知皆自然而然當然而然者也即卦之自損與既濟變者而論三來而文二上來而文五非柔來文剛邪柔來文剛剛宜不分而文柔邪二上而文三五亦上而文上然剛者質也柔者文也以文文質者質自無不及是以亨也以質文文者恐文或太過故小利有攸往也剛柔之交各相為飾非自然而然之天文也耶再即卦德而論人文亦可知矣內離有文明而無不相麗之美外艮有各得其分而止之之義豈非當然而然之人文耶不特此也即天文而觀之六十四卦無非天文而剛柔相推盈虛消息四時之變以察矣即人文而觀之三百三千無非人文而名分各得一道同風天下之化以成矣賁道顧不大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天下凡事都用得文飾惟獄則一些不可用故酷吏刻覈曰深文鍛鍊曰文致皆有致心為之也以此折獄下殘民命上干天和取罔亡家同歸於盡明不及遠也明莫明於火火在天上則無所不照在山上且去而不留而況山下耶茲艮上山也離下火也非山下有火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明不及遠之為賁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善用我明周詳庶政雖獄亦庶政也偏折之而曰敢則君子之大戒也明庶政无敢折獄其究也致命遂志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之民

卦唯初與四爻不變變者以動極之又為主故於上九而

得爻賁於上之象不變者以靜極之爻為主故於初九而得
自賁於下之象之艮艮有身象身之最下者非趾耶仍其庭
非賁其趾耶初與四應而不與四賁四於既濟本坎體其於
輿也為多眚眚輿何足取而況庭非衣車之地乎不見其人
徒步而已非舍車而徒耶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之取舍惟義所在四本於坎體居下而不變正多眚之
輿也眚車可乘乎初不舍之而徒恐未免致眚而不獲其身
矣捨之於義乘之何益

六二賁其須之大畜

人之文明而柔順中正者莫如須卦變二自損來原是兌體
兌為口三兌上則口也今柔下居二而文剛剛上居三而文
柔口之賁而下生者非須乎然則之大畜何以說也不家食
而涉大川正是賁須之大矣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二陰柔而中三陽剛而正陰從陽理固然也而況須附於口
二本兌主口不動而須能自賁耶與上興也必矣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之頤

分則上而文兌澤之柔以成離明之象而又互坎非賁如濡
如乎水火既濟文質彬彬永而貞之安得不吉是為得所養
也亦頤之義也頤貞吉賁不忘當永耶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甚矣質不可以無文文亦不可以失質無文則俚失質則靡
不至於陵替者鮮矣可不貞乎可不永貞乎予之以吉者非
三之陽剛得正文質咸宜終莫之陵耶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之離

離牝牛而曰白馬何也賁而離文明大著矣聖人有見之白
者賁之質也四與初應而初不與四賁則皤如矣四在既濟
為坎體不變之爻坎之於馬為美脊為亟心錯如故取象白
馬亟心故取象翰如亦坎有飛鳥之象也婚媾者初之於四
在損為山澤婚媾也四之於初在既濟為水火亦婚媾也且
二三五上變而初與四不變又猶然婚媾也然四之求初甚
急而初不與四賁者何哉四又坎體有盜象舍車而徒者見
白馬之翰如能不疑其為寇耶匪寇也婚媾也初不得因三
之隔而致疑矣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以陰從陽理所必至舍近求遠情或未然故以六居四而比
以九居三當位貞宜有近舍賁濡之三而遠求賁趾之初耶
白馬翰如將何為哉可疑也疑之能无尤乎既匪寇而婚媾
也始雖疑終无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之家人

艮山也巽為木巽木得艮山而成林有山林之象焉然而
家人也則丘園矣坤為帛應二為離得坤之中畫而外陽相
束有束帛之象焉又坤為吝嗇而陽而來一陰有戔戔之象
焉利女貞女子貴而得貞者至丘園而止耳束帛戔戔不謙
乎女貞者近是亦小利有攸往之義也禮奢寧儉始雖吝而
終則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易之道也五吝矣宜乎其可
憂何喜之有終不向凶而得吉無可憂也無憂不有喜乎離
火中虛乎五情為喜二雖非正應而應則為五有

上九白賁无咎　之明夷

天文人文無非離明生色成文耳明而夷矣賁無色也非白
賁乎利艱貞夫役何救賁極而返樸還淳善補過者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文極當衰夫志之時也上能返樸還淳以補過豈不得志耶
離火炎上則志也三雖非正應而應則上得之

剝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賁而繼之以剝何也文飾不可以久侍也盛極必衰自然之理治極必亂亦自然之數也有生長安得無消落乎故剝者九月之卦也萬物自春生而夏長必秋收而冬藏時至九月未有不剝者矣五陰方盛而一陽將盡亦猶世之小人黨惡而君子孤危尚利有攸往耶唯有順時以知止而已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卦名剝其義何也不覺其浸消潛落而若或有剝之者也卦體本於六陽純乾自姤至一陰而始由是乎二陰則遯三陰則否四陰觀而五陰剝陰進於陽柔變乎剛也陰柔與陽剛非小人與君子適別耶君子無不容小人而小人必欲害君子不利有攸往正小人連類而長也豈徒不往而已哉卦德内坤而外艮坤順而艮止有順而止之之象焉不覩其象退無以見幾而進無以察變消息盈虛雖君子不無人力於其間亦天道自然之運行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不拯先王君子而獨稱上以一陽獨在上也凡物賦於天而附於地但凡物附地地皆得生而長焉豈曾見山亦有生而長者乎惟消落而已且坤下地也艮上山也非山附於地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不生長而但消落之為剝也上其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民者君之地也國者民之家也坤德以厚而載物艮山以靜而安居厚下安宅其究也祿及下居德則忌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之順

坤變震為足卦體有床象焉床者寢而安之之所也不剝有攸往安寢可也若危則不可剝之者方自足始而猶然頤以自養蔑貞失安而忘危未有不凶

象曰剝床以足以滅下也

床之寢而得安者在下不在上滅下則床上不安矣剝床以足非以滅下耶

六二剝床以辨蔑貞凶之象

辨註謂床幹即床身也正上下分辨之處故曰辨變坤為坎坎中滿一陽居於二陰之間於床有辨象焉蒙眛也初既剝

床以足矣而二猶蒙昧而苟安不旋踵及辨耶故與初剝雖
異而凶則同
象曰剝床以辨未有與也
以蒙昧之人而不利有攸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不往則
不求不求則不望不望則不吾咎雖其與之乎未有與也安
得不凶
六三剝之无咎 之艮
艮止也剝而艮不剝矣衆陰方剝陽而惟三與上應去邪從
正非同在當剝之時而獨无咎者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五陰同類而三處其中彼四陰則上下之間也三何以獨无
咎哉變艮而與正應雖上下不欲失我我失上下矣當失而
失之何咎之有
六四剝床以膚凶 之晉
變離離中虛而外實有膚膚之象焉晉進也剝不利有攸往
而可以進乎則剝足剝辨者及膚矣雖康侯何為哉凶可知
也
象曰剝床以膚切近災也

同是床也剝足剝辨者必蔑貞而後凶剝膚者何以直言凶
陰禍之來謂之災遠可複而近不可救况切近乎惟有凶而
已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之觀
卦以一陽閉五陰於內有禁闈之象焉故曰宮人艮變巽巽
有魚象魚獨尾柔耳剝自姤遯否觀而來五互皆巽也至剝
而巽始亡則下四爻從巽爻者不如魚駢頭而貫乎五近上
而不言剝何也不正也而得中陰長也而之觀是率衆陰而
觀一陽者也率衆陰而不往則若貫魚以制其命觀一陽而
不爲顒若則又若宮人雖寵而惟聽命於其君子之以无不
利亦聖人喜之小人之微意也
象曰貫魚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率衆陰而受制於陽亦五之分也何遽予以无不利蓋秉居
陰長誠宮人之寵者也入宮見妬始雖爲人寵者所尤而卒
順得中以此承寵則終无尤也亦何不利之有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之坤
乾爲木果艮得乾尊上之畫而爲果蓏一陽高懸則碩果也
不食者亦艮止之義也變而爲坤坤爲大輿又艮爲門闕爲

閽寺有廬象焉剝者剝陽也此一陽亦可以剝乎天道將窮地道代終乾坤同循四德乾重在元坤重在貞坤安得不貞此一陽以為乾元之大始非碩果不食乎輿載也廬覆也惟君子能厚下而得輿若小人必至剝廬而無安宅矣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百姓者君子之地也君子者小人之宅也坤為衆得輿非民所載乎艮為屋為黔喙之屬剝廬豈終可用乎世道無君子天下應無安宅矣

復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剝而繼之以復何也復為剝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天地之道循環無端夫而必始未有剝而不復者也既復矣則一元之始也可不言元而直言亨矣一陽震動於下而五陰中虛聽其出入而有疾之者乎自此而二陽為臨三陽開泰四陽大壯五陽夬而六陽乾朋類之來豈或有咎之者乎蓋天地生生不息之機惟陽是主未有往而不反反而不復者其道然也故進論其來復之先自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耳非七日來復耶逆計其已復之後由元始而亨道自無不利耳非利有攸往耶復之所以不言元並不言利與貞而直言亨也

彖曰復亨剛反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何以直言亨也自一陰始於姤而至於剝皆剛往也往而

不反乾坤或幾乎息矣剝窮上反下陽氣潛長於坤中陰氣
浸消於復外於卦體觀之非剛反耶剛反則陽長陰消而有
不亨者乎然所以亨者則又何也卦德內震動而外坤順動
而能順孰阻其行疾發俱無非所以亨耶故於未復而原其
始無往不復七日必來陰陽消息之天運然也再於既復而
究其終辭言利往當無不亨陽剛漸長之世道然也可以知
天地之心矣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剝盡而為純坤使非積
陰之下至日陽生將何以為乾元之大乎故君子體仁即復
也無非天地之心也雖謂不可見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關天一畫太極所謂動而生陽陽之最稚者也陽雖稚而動
不可遏故震得之為雷動莫動於雷本於天而始於地正
乾坤同此一元也故震下雷也坤上地也非雷在地中之象
乎是明明示人以一陽初動之為復也先王觀象而知所以
法之矣至日陽生萬物元始初動甚微惟靜以養閉關而商
旅不行后不省方其寬也統命諸四方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之坤
初復之主也七日而復豈遠耶牝馬之貞而无疾无咎豈祇
悔耶安得不大善而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震為足足以上皆身也身以外皆遠也動而以順行不遠之
復非脩身而何哉能脩身使為有道仁人故二下之而四從
之

六二休復吉之臨
終四德以為復非復之休美者耶未至於八月而利有攸往
吉之道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二何以休復吉哉初為復主而天良不失元善生成仁者也
柔順而中正者既近之宜希下之耶

六三頻復厲无咎之明夷
雖明而使能復明可免乎夷其明則非既復而不失利艱貞
又非或失而不復非頻復耶危則危矣善補過者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厲矣何以得无咎哉聖人最喜人復雖頻何傷厲者警之也
无咎者勉之也而況撥之於義豈終厲而致咎耶

六四中行獨復之震

震起也復者以其能自震起也四之震上下各二陰而居其
中就晦不衰而應於初非與衆人同行而獨能震起自復者
乎人苟知此有何吉凶休咎可得範圍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處於群陰之中而獨與初應初修身而二下之有道者也與
有道者應豈肯𣲖從同類而不從道耶所以能獨復也
附餘
同一初也于二言下仁于四言從道何也不遠復而是仁至
乎中行則道矣不然不足以見其修身
六五敦復无悔之也
以坤之中虛為坎之中實備四德以為復非敦厚其復者乎
勿用有攸往而茲則利有攸往矣何悔才也無累夫復者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復之也是其悔也何以能敦而无之以坤為坎坎水內明足
以自考坤五柔順而且得中中則不偏於也明則不迷於復
中以自考故能敦復无悔也自考亦其不能有精於初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
不克征之關

順所以出言語入飲食也復而順言語飲食是務者出入能
无疾乎坤從艮以馴順之材為苟止之行終迷不復而已矣
凶之道也然何以明其凶也天之所降謂之災人之自致謂
之眚夫艮而滅人理不有災眚耶即坤為衆有行師之象
爲則象剛而上象君非災則眚之人用行師不終有大敗并
及其國君以罹於凶耶患者欲無終敗凶無終凶而不知迷
復矣征之為言正也自己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至於十年
則始四之也元然之凶克征乎不克征乎以是知復不終日
者也七日不復雖十年亦不復矣自求口實者可不慎哉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迷復而斷之以凶且極言其無不凶何也君道以天地之心
為心迷復則良心失矣與天地反矣非即所以反君道耶君
道反而凶如此況其下焉者乎

无妄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復而繼之以无妄何也復則不妄矣人盡而天見焉而况實理自然無過天雷有不元亨利貞者乎然言元亨而必言利貞則又何也乾稱父而震長子子無先父之理動而無應有匪正之象焉其匪正不有眚耶有眚豈利往耶以是知无妄者至誠也至誠動物而不動心若君子之不動心則匪正有眚而不利有攸往者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天命乾為天雷即天之命令也卦何以名无妄哉變自訟來剛來也凡來者皆自外而為客來必得內而為主故以訟卦達行之坎剛為无妄成卦之震主非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耶又何以元亨而利貞哉卦德內震動而不妄外剛健而無息卦體九五剛中而得六二察中之應皆正也大亨以正天命自然而况人事耶其匪正者可知矣彼未嘗不恃以為无妄而可往也可往耶其何所之也人事如此而况天命耶天自無祐匪正之理人何得有逆命之行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閩闔卦氣自地雷復至天雷无妄是立春蟄虫振而草木萌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也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矣遂究上天也震下雷也非天下雷行之衆乎是明明示人以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時不可失物不欲私對不外物育不違時茂對時育萬物其究也順德積小以高大

初九无妄往吉之否

卦變所謂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者也不利君子貞而曰无妄往吉何也隔四德以處否方將休否傾否矣而况否剛往而此剛來雖有匪人其奈无妄者何碩安往而不吉哉

象曰无妄往吉得志也

處否者多不得志以匪人匪正而不利有攸往也故无妄之往往我所為天命自祐非得志者耶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之履

一歲之農始於耕終於穫三歲之田始於菑終於畬又一歲受草曰菑二歲悉耨曰畬六爻皆无妄而二不言无妄何也

虛中而無欲者也履虎尾不咥人惟忘機者能之忘機是無心也無心則無欲雖无妄於何見哉註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免於祉也為剛自外來於豫也為反生震氣相取何異不耕而自穫不菑而自畬耶則利有攸往正而無眚亦宰之義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陽清而陰濁故陽主義而陰主利陽尊而陰卑故陽主貴而陰主富則富也者計其利而為之也二无妄而並不得以无妄稱其不耕而自穫者豈曾有計利之心哉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之同人

震本坤來坤為牛一索而為震有失牛之象互巽為繩且有繫象變離為火火逆行有所行不順之象近乾有邑象人象從同人來无妄而可以同人于野乎安必其人人皆君子也有匪正者則眚及我矣非无妄之災耶无妄而得災何異或人繫牛行人得牛而乃間之邑人乎同人于野所由斷斷利君子貞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天下事有可以情理必而如此者即有未可以情理必而不得不如此者雖除無干終成疑祟行人得牛焉知為誰舍邑人無從詰捕矣非邑人災而何耶

九四可貞无咎之益

利往利涉而曰可貞无咎何也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也非惟不可損而亦不可益益則不貞不貞則咎矣四猶是乾體也貞乎不貞乎為巽順而能伏處可貞乎不可貞乎不當益則不往不涉無不可矣何咎是初雖動而四不處與安分守己之人也既無匪正之迹不必有无妄之石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註有猶守之解似鑿而意亦淺孟子有我固有之若固有之應同而為益蓋當利益而不為利益所動人情之最難者也四何能可貞而得无咎本乾體之剛先而天良不息為坤初之巽順而性分無偏自是可貞自處无咎非加勉而然也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之噬嗑

乾爲金金於人為肺變離為火火克金金不能下及以生水水不能上升以制火而人病矣故有疾象无妄而用獄也其間不能無无妄之禍亦不能無无妄之福皆疾也非无妄之

疾乎以无妄而疾自无妄而即愈何須藥藥則以其一卦之中正變互約草木金石其倫也无妄者無所用其加减故勿藥又離於五臟爲心五情爲喜心无妄而情自喜不有喜耶放延四凶於不易光宰之世哭若禹之下車湯之解網則帝降而王矣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之噬嗑有頤口之象疾而用頤口是試藥也无妄之疾可以勿藥而无妄之藥豈可或試耶變離則互坎有心病加憂者在焉故戒之而無如天下之誤於藥者比比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之隨

而陷四德而曰行有眚何也以之隨也同人且不可而况隨人乎无妄而隨人爲主於內者是不得以自主矣行不有眚乎雖陷四德未免爲匪正者所乎何利之有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隨人者彼在前而我隨其後也上無前矣何所隨也隨人已不可而况無可隨耶行且窮矣窮且災矣災在天而窮自取安得不有眚而无利

大畜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无妄而繼之以大畜何也大畜爲无妄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无妄則可以畜矣以艮山畜乾天正是任乾於西北而艮以止之者也所畜既大所利惟貞否則任重有枝貞之虞而適遠無勝程之舍矣可不貞乎利貞矣上其大於養賢下其大於國功艮有家象中爻約歸妹有出嫁之象互陸有進人之象非不家食耶二與五應吉可知也有山則澤自通氣而乾又居西北水旺之鄉非大川耶五與二應利涉又可知也皆所以利貞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卦名大畜其義何也以其德畜之也內純陽而無私則剛也天行而不息則健也外以坤地而隆爲艮則篤實也以乾陽而止於山則輝光也又剛健有日之象輝光有新之象日新其德所畜不亦大乎其言利貞又何也以卦變觀之自需來

也坎水而爲艮山剛上矣以卦體觀之非陽往也六五而尊
上九尚賢矣且於身世行止之間有艮德如山之止而無乾
健如天之行皆至大至正者也此則剛上而尚賢非養賢耶
不家食吉可知矣能止健非應乎天耶利涉大川可知矣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之大地之廣萬物之多總無往而非天也日月有明容光
必照焉非天則何所容光而況艮以一陽在上而實二陰在
下而虛不實不成其爲山不虛何以與澤通氣則山之空虛
處皆天也兹乾下天也艮上山也非天在山中之象乎是明
明示人以山天靜蓄之爲大畜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
矣畜莫如德先聖先賢爲然焉則前言誘我以明之往行畜
我以成之多識以畜德其究也除戎器戒不虞
初九有厲利已之蠱
大畜而蠱承前人已壞之緒而當而大川危哉不有厲耶初
剛正而能知止則利涉者利已矣元亨無與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川不易涉也而況而大川利貞者可以止則止已乎不已乎
不已則犯災矣非所論於剛正之初也

九二輿說輹之賁
輹車軸也二爲五畜五在需卦原是坎坎於輿也爲多眚故
從而爲艮艮止也輿之有輹行則駕之止則說之輿而說輹
亦暫止而可以旋起之義蓋之賁則小利有攸往而已不家
食而涉大川者豈如是乎不如不往矣故有輿說輹之象焉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輿說輹之何以无尤蓋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中道也二
得中夫復何尤故文於取象之外並不得以咎吝之辭繫之
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之損
三與上不相畜而相逐者也蓋乾之三陽良馬也而艮亦得
乾之三陽同是良馬不相逐即既皆良馬不患其致遠無功
惟患其軼車易道不可不艱貞也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
非利艱貞耶而且艮本坤體有輿象一陽在上有閑象二陰
中虛有衛象乾則日象也非日閑輿衛耶戒之哉艱貞而日
閑損利有攸往之損者豈不然耶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馬良而輿不閑固不利於往輿閑而馬不良亦豈利往哉蓋

不良之馬有此逸而彼不逐者可奈何志不相合也三與上
同得乾之三陽爲良馬利有攸往非以上合志也耶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之大有

畜之大者有必大不得其畜安得所有乎然必有其始而後有其終也四艮體艮本坤爻坤爲牛第一爻爲太極初動而靜之純陰三索得男爲少男非童牛耶艮一陽在前其於木也爲堅多節非童牛之牿耶防閑而止於未角自是大善而吉也亦元亨之義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牛而不牿將來能無憂乎以六居四則純柔也既牿矣上五震動而下互兌說自動無牴觸之可憂而說有服勞之足喜乎之以元吉非六四而能若是乎

六五豶豕之牙吉之小畜

豶猪也宮刑也大畜而之小畜大必由於小也卦變在需原是坎坎爲豕豕牙爲害以其壯勢也去其勢則絕其剛躁之性矣雖剛上而爲艮艮止也非去勢耶是豶豕矣牙雖存何害之有吉之道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乎禁物也不牿惟觸我而不爲用豕放物也不豶則齧人而不勝其害豶豕者豈特六五之吉哉且彼此無害而相慶矣非有慶耶故喜爲一人之私喜而慶爲天下之公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之泰

乾爲天上與三應四陽同類無異於四衢無礙泰者通也過者非衢乎畜極而通即山亦天衢矣不家食可也涉大川可也泰吉亨而此則直言亨可也何者讚詠之詞實喜甚之詞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天在山中以來畜德而道不行無爲貴德矣畜極而通以山爲地天地交泰內君子而外小人財成輔相左右宜民上下同志何天之衢非道大行耶

頤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大畜而繼之以頤何也易有不易之卦八頤其一也爲卦二陽外實而四陰內虛下震善動而上艮能止頤之象養之義也物畜然後可養也然而頤養之道含焉以別賢愚以分爭讓以滋我種以作安危以救禍福以爰是不可以不正也非貞而後吉耶世之頤而不正者多矣故於人當用觀而於己在自求苟有不正豈所以盡頤之道哉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何以貞而後吉哉養之不正未有得吉者也非養正則吉耶觀頤者何也人各有所養之道不養小以失大乎自求口實者何也我必有自養之術不謂性以違命乎則自也則自而言也於是而可以推言之矣自帝出乎震而生於艮則萬物之成終而成始也故適當震動而艮止爲非天地所以養萬物耶聖人法天地以養萬民而知萬民非我一人所能養我惟養賢而已矣養賢有不及萬民者耶天地之養以時聖人之養不遺時頤之時大乎不大乎總不離乎養之以正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天下之大人物之衆動止兩端而已大都皆因動而動因止而止若動者自動止者自止於物則山與雷於人則頤也試艮上山也震下雷也非山下有雷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下動上止之爲頤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言語頤之所出也不愼則貽飲食頤之所入也不節則反愼之節之其究也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之剝

文具身而上下皆剛者龜也卦不有龜象耶無龜不靈是龜不食之剝則變剛爲柔是舍矢而且頤無陽剛相維繫矣有不柔者不利有攸往可以求口實乎在我者理也在人者欲也動於欲者必棄其理初與四應剛爲柔引何異舍靈龜而觀朶頤爾者賤之也我者嫌之也凶可知矣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靈龜能不食至貴者也觀我而朶頤何爲哉即不含靈龜亦不足貴矣而況舍靈龜耶安得不爾之而賤之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之損

卦之所以為頤者初上二陽也凡動必自下而上為理之常非經耶顛倒而下則拂經矣山而石不可以致養故損兑澤之深以為艮山之高則上為之也非止耶然而損也者損人以益己也頤自養而可以損人乎損於下固為理之所不可損於上抑豈情之所能得惟兑卑拂於經而征則凶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二拂經固不可何以征亦凶也蓋退宜靜而不宜動征則動而行矣行則不與上之為止者類矣而況之損乎未有不凶者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之貞

貞文飾也柔處為離動極而止猶夫猶文飾以為頤而養庸口腹非拂頤耶豈善於自養者雖正亦凶而況未必正乎文飾之道無處不可用獨不可用於頤將謂今年勿用而來年或用耶自此而推究大過而大過又究頤當初爻則十年矣合靈龜而觀朵頤用乎勿用乎十年勿用是終不可用雖小利有攸往亦非所還乎也何當日食萬錢無下箸處史識之矣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頤之道一日不可不用也勿用不亦悖乎至於十年而勿用則大悖矣惟有凶而已矣何利之有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之噬嗑

爻其身而剛猛在前足以口用事者非虎耶故頤又有虎象變艮為離離為目有視象山勢下有眈眈象火性炎有逐逐象噬而嗑頤之正也然所待者下物也非爲乎顛何以吉也噬而無不嗑者莫如虎俯下物而專於下不猶虎之視眈眈而欲逐逐乎象則未有不噬嗑者所由下自動而上自止也頤之正也无咎之道也是以吉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光者艮一陽有煇光之象變離火有光明之象顛頤下施也而曰上施光何也下動而上無以止之將何所附而當動即動不當動即止以為頤道之光乎雖在上而不在下也故顛頤雖下之施而其吉則上施光也可以知養賢以及萬民非聖人在上而能光被天下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之益

君為養民之主也而但益以自養人情豈有此當理乎五雖不正而猶中也故勉之以居貞吉若謂益貴利涉大川者在

也則斷斷不可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益以自養者能居貞耶居貞則吉而其吉何以説也五艮體自坤來而不失其當中之順上艮主又從坤而適代其致養之功順以從上所由居貞而吉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之復
上艮主艮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又從坤萬物皆致養焉下動而上止動者動其所當動止者止其所當止非由頤耶然位高任重言語飲食之間必慎必節而後吉是厲吉也此道無成而代有終五當大川不可涉耶上之大川也无疾无咎而利往不利涉大川耶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則無所不由之矣予奪之所從出恩怨之所自歸無見其厲而不得吉者比比也天下經世其德澤之不終誠何幸由頤而厲吉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非大有慶耶

大過 巽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頤而繼之以大過何也大過為頤之反卦也所謂不易之卦八此又其一也苟得其養自非尋常之所能及則大過矣焉卦四陽居中而均列且巽德為工而兌性善樹有棟象焉二陰上下而外虛又巽木不累而兌金毀折有撓象焉其為棟也不亦撓乎雖然此陰失之不足於陽無陽也有大過人之材者必能圖大過人之功建大過人之業利有攸往亦何往而不亨哉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棟撓本末弱也
剛過而中巽而説行利有攸往乃亨
大過之時大矣哉
卦名大過其義何也以卦體言之也陽多陰少陽大陰小陰不及而陽太過大者過也然大雖過而棟撓者宜大之過哉當之為室者必豈其基必鎮其甍誠初上皆陰柔各以一當四為礎不堅為極不固未有本末弱而棟不撓者也而猶利往而亨者何也又以卦體兼卦德言之也則不嫌於過而惟

恐其不中巽兌雖柔德而懼患其不行剛得乎中而柔見乎
行利有攸往是以亨也雖然棟撓而利往大過之時宜尋常
之時耶當非常之時必得非常之人能擇非常之患而後可
以成非常之功設身處地而深思之天下事之甚難甚慎有
大於此者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易自太極分陰陽陰陽佈五行而五行生克之理不可不及
亦不可太過如木也水生之金克之不及與太過皆無益而
有害者也故弱水逆強木則潤水多木不漂乎弱金過強木
則缺金剛木不伐乎蓋巽下木也兌上則酉中金水之澤也
非澤滅木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太過之為大過也君子觀
象而知所以法之矣木本直而有立象澤流行而有遯義獨
立者懷疑遯世者心憂不懼无悶其完也慎言語節飲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之夫

巽為木初陰則茅也又為白非白茅耶夫決也當大過而決
小人危道也必先有以自安而後可以无咎剛而為棟者已
撓矣柔而為茅者可藉也藉而用之雖過於慎而衆皆利往
何咎之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易之道剛有剛之用柔有柔之用因其時地而用所當用自
不自所用也可以知巽柔之為白茅使不在下安得用之以
為藉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之咸

澤滅木而能生者惟楊而已枯過則必枯二正過之始也然
於四陽之中則下也生於下非枯楊生稊乎之咸取女吉而
凡初陰非老夫得其女妻乎夫雖老而妻猶女生育之功可
成也夫何不利之有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天下事有不可過者有不妨過而可以過者夫妻相當是相
配也不相當而為夫妻是相與也蓋老夫而女妻夫過矣女
與之老亦何樂而不與之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撓凶之困

三居內卦之上棟象也過剛不中而之困以巽為坎坎陷也
棟而陷非棟撓乎是以凶也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居室之制凡壁樞户牖一切上木相連者皆得依倚而可以

有輔惟棟則挺然獨立撓則撓矣凶無如何不可以有輔也
而況三之過剛必折乎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之井
四居外卦之下亦棟象也而高出於巽木之上之井則佳棟
不改非棟隆乎撓者凶而隆者不亦吉乎然猶恐其不終隆
也有它吝亦羸井甕瓶之戒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棟之所以撓者木在上而在下也四與初應剛柔相濟矣不
撓乎下則隆者自隆安得不吉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之恒
澤滅木而能生者固惟楊楊過而枯五尤過之極也而於四
陽之中又在上來在上非枯楊生華耶之恒有夫婦之象焉
剛有攸往而比極陰非老婦得其士夫乎婦已老而夫猶士
斷無生育之理矣即使无咎名亦不正二多譽而不與五故
曰无譽聖人所以鄙之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天下之不可久者莫如華而況枯楊所生耶即如夫婦之道
本爲天倫人紀之常以無可醜者乃老婦而士夫爲不亦可
醜也哉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之姤
澤不可以爲天也凶之道兆於此矣天在上而又當上非頂
象耶姤過也凡人之過有幸不幸焉澤至此竟滅木矣過而
涉之者不滅頂乎凶何如之然而過爲之也豈其咎哉能達
此千古無不惜之故斷之以凶而予之以无咎聖人正恐
見義不爲者籍口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事雖不濟而心則無可尤蓋幸而成天下之事固當論其功
不幸而死天下之事自當原其心所謂不可以成敗論英雄
過涉而凶者可咎耶不可咎耶

坎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天過而繼之以坎何也滅木之澤勢必決兌之下塞流行而為坎一波千里前波後浪汪洋無際非水之習焉而為坎耶習焉而為坎正以明坎之為水迥不同於兌之為澤也而況反復皆坎乎故義里謂之坎而文王特謂之習坎所謂不易之卦八此又其一也然而坎也者險也陷也四陰各外虛而二陽皆中實非貴孚耶險可以陷吾身而不可以陷吾心非維心亨耶心有定主何險不濟非行有尚耶心亨則行尚信乎處險者孚之斷斷不可無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卦名坎而曰習坎其義何也坎為水天下之險莫險於水上下皆坎前後皆水險而又險非重險耶然險矣何取乎有孚水之為道也流雖趨下而不至於盈行雖極險而必不失信卦象如此所由取有孚之義也可以知維心亨者二五之剛皆得中也行有尚者如是以往必有功也大哉險乎其時不可違而用不可廢乎使天可以升蒼蒼者皆得而測識之矣使地無山川丘陵萬物其何所容焉王公不有所以守其國社稷不亦危乎故天地有自然之險而王公即因天地之險以為險險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火皆天地之大用也自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而水尤為萬物之源故天地之間惟水居多不至則已至必洊至近者如斯來者又如斯也蓋坎下水也坎上亦水也其水洊至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相習而為坎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水之流也習不已而成大川人之學也習不已而成大賢治己必德行有常治人必教事時習常德行習教事其究也繼明照於四方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本節

坎窞即險所謂水旋窩舟人謂之回漏者是也舟入回漏楫無所施舵亦不靈即見沉溺難保損傷節之象水澤也習坎而又之節初居重險之下而陷益深有窞象非入于坎窞乎

若節不可貞是以凶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習坎而入坎不能行有尚矣非失其有孚心亨之道乎既失
處坎之道未有不入坎而凶者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之比
處坎以濟險而至於無險爲貴比之象水地也坎而之比非
猶有險乎有險復何求乎比有求家相比者必相求也變坎
水爲坤比坤爲金爲貨有得象水中之地勢不能大有小象
二雖剛而得中有心亨之義焉亦求小得而已矣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坎主有心亨之義不能行有尚而止於求小得何也爲於
一陰之上而猶捲於一陰之下是未出乎險之中也雖不失
心亨之義而行有尚無與焉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之井
之性也坎坎上坎下坎也來二則有枕象變巽爲木枕木者
圓靜而不安險且枕前者險而後且枕險也坎之井往來井
井者來之坎坎矣坎而可以井乎其險益陷其陷益深險且
枕入于坎窞矣故井可以用坎而坎不可以用井來之何爲
乎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來而又之者豈不欲濟險有功耶殊不知陰柔非濟險之才
而不中不正德位俱無徒坎坎耳終无功也何用哉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之困
樽之象以初爻爲足二爻爲底三四爻爲身五爻爲蓋六爻
爲口先天坎水居西位水而有酒也簋底本缺器內圓而外
方者爲卦上坎下坎坎內陽而外陰陽圓而陰方故象簋則
貳字應作句讀缶坎中實也牖往之所以受明卦體二五兩
陽象牖之離而上下中四陰虛而受明者也故象牖然何獨
於四爻取之以其處兩卦之間而近五也然四何以不言坎
之困澤無水矣不言坎可也大人當困時惟貞而已雖樽酒
簋貳必竭其用缶之誠猶慮其有言不信也納約自牖夫何
爲哉以爲太褻也非其咎耶處困无咎處坎終无咎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柔不足以濟險剛亦不足以濟險故國家不幸而當坎困君
臣之間尚使陰禮以相加而不能剛柔以相際虛文耳可以
知樽酒簋貳者禮雖薄而心自誠剛柔際也有何患之不可

擇而傾之不可定乎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之郎
坎之師地中有水坎豈盈乎至平而止矣雖於人無功亦於
已何咎心亨之義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水流而不盈坎亦可以不盈乎地中之水也大則盈不大則
不盈未大也未大而豈無將大可大之時乎故不可以遽咎
之未大正與二之小得對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之渙
絕三股為徽四股為纆坎為矯輮為亟心變巽為繩直矯輮
為用亟心為體非繩之徽纆乎又坎於木也為堅多節上坎
下坎非叢棘乎故荀九家有為叢棘所變之巽又為木木為
歲至三歲之井勿用之三也三陰抵入窞安能為我解繫而
出置也故曰不得渙散也坎之渙則亦可以不言坎不言坎
而言坎體險極之象當假廟涉川之時而有孚心亨行有尚
無與為則精神渙散矣何異繫徽纆而寘叢棘乎位險才弱
雖三歲且不得是終無解繫出寘之日也凶而已矣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甚矣險之不可以啥蒙濟也蓋有孚心亨行有尚此濟險之
道也上六則失道矣失道之凶非三歲脩當其既險且抵入
窞勿用之後而能翻然於繫之何以解寘之所由出乎

離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坎而繼之以離何也離爲坎之宅卦也所謂不易之卦八此又其一也自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以來水爲萬物之源火爲變化之本無水則萬物無息無火則變化以窮何以見天地至神至妙之大用也哉是以坎離猶得乾坤之正交而陰陽互根水火相濟坎之不可無離猶離之不可無坎也然而離也者麗也物之所麗不可不正必利貞也能正而有不亨者乎利貞離何乾得坤之正交而爲離坤爲牛非牝牛那牝牛柔順柔順即其貞也畜牝牛未有不吉利貞之所以亨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卦名離其義何也陰附於陽而麗乎陽也陽爲質而陰爲文陰固不可以不附陽而質亦不可無文以麗之不觀之天乎日月之所繫也使天而無日月則晝夜寒暑誰爲之是日月麗乎天也再觀之地而見以爲地者土也百穀草木之所栽也枝土而無百穀草木則墳起原隰何爲哉是百穀草木麗乎土也就爲卦上離下離非於人有重明之象乎明不可以不正正亦不可以不明重明以麗乎正明以化之正以成之有不化成天下者乎可以知利貞亨之義矣同一柔也若不中不正則凶咎悔吝隨象而繫其占爲乎亨而且乎之以畜牝牛吉益卦體二五皆柔本坤順之中而得乾交之正柔麗乎中正故亨中正之牝牛不足畜耶是以吉也安得不繫之曰利貞亨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理不獨立或不孤生有一必有二凡物皆然也故有天必有地有陰必有陽有晝必有夜有日必有月所謂日月之代明使無以爲代明則明不有時而息乎故離上火之明於前也離下明之繼於後也非明兩作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明不可息之爲離也大人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既前鑒於已往亦後稿乎將來哉無命志物無遺情繼明照四方其宅也常德行習教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之旅

旅有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非履乎火光炎上初爲二陰所捲則或起或滅紛雜不齊非錯然乎履而錯然非其咎乎然

火烈人望而畏之有敬象焉苟能敬之使自无咎亦旅自吉
之義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不以乎趣咎者耶何以敬為其敬正所以避履錯之咎
也
六二黃離元吉之大有
二得坤之正交於乾者以為離主坤為地天玄而地黃黃中
色也非黃離乎所有者大不元吉乎柔麗乎中正者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卦凡二於中也有凡中即元吉者乎中而不得其道既非黃
離從何元吉茲柔麗乎中正是柔中而得夫坤順之道者也
而况之大有乎火在天上矣安得不予之以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之噬嗑
從震有缶象又有鼓象互兑有歌象又有嗟象中爻約大過
於人為老夫老婦有大耋象之噬嗑離上而震下矣離為日
日射東方之震木逆照也非日昃乎雖猶離也日已昃矣非
日昃之離乎天時之有晝夜世道之有盛衰猶人之有生死
人定者固可以勝天數定者亦可以參理至於日昃鼓缶而
歌已晚矣大耋之嗟何益哉凶可知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世無生而不死之人而况桑榆暮景乎鼓缶而歌且幸一日
之餘生大耋之嗟徒滋百年之妄想使日昃而可久知義文
今日猶存也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之賁
如也者忽中想像若似乎之詞也變離而為艮艮山也山突
然而起非突如乎又止也止則不往何以來也之賁而為山
非來如乎之焚所不焚山亦然如之何也焚則死死則棄不
焚如死如棄如乎火烈無情信然哉後明將繼而四以陽剛
不正致兇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凡物皆可以容物惟火一無所容而况火如山之突然而來
乎未有不焚而死棄者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之同人
變乾乾於五臟為肺五情為悲五聲為哭本離中虛有鼻象
鼻與肺通故悲而哭者必涕互兑為口為說不說則戚且見
於口而嗟沱者横流也若者比類而甚之之詞也五陰柔居

尋而不得正又至於上下不正之陽剛同人而遇不可同之人于野則燎原之火矣利君子貞能不憂不懼乎大無所不焚而獨不能焚川利涉大川是以吉也亦惟沛盛而後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若足其沛盛而何以吉也天理之所不求人情之所不容雖名分之足恃耳楚就為君非王公耶本自離來非離王公耶王公其雖改易之所旬雖沛盛而終得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之罡

王假之ゝゝゝ日雖為戈兵為甲胄之震而宜日中離明震盛則明盛ゝゝ矣非王用出征耶又變震ゝ為足足之最上則首也離火而息ゝ上炎非折首耶出征而止於折首可嘉也非有嘉折首耶醜類也離之究也為坎上則究坎矣坎離水火不相類而得以相濟非獲匪其醜耶凡出征者有無功而得過者矣亦有功過相半者矣雖有嘉折首使是不窮兵不嗜殺獲匪其醜使是能納降能服敵不但有功无咎之道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征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王之職首惡而宥餘黨者期於正邦而已也邦之象孔子自取之卦象傳照天下之

義也

易原就正

周易下經

咸 艮下兌上

後學包儀羽修甫著

咸亨利貞取女吉

上經首乾坤而下經首咸恒何也乾坤父母也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皆本於男女而夫婦者也天地交而水火之大用以[illegible]則山澤雷風用事然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illegible]一[illegible]自然[illegible]亨人婦之配始於男女故下經首咸恒[illegible]於恒也[illegible]言山澤之通氣也咸有不亨者乎然而不可不貞也所取不可非女也取女吉非女則不吉矣可不慎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卦名咸其義何也無心而感也男女之道人物同然[illegible]無其所由於自然而然不期然而然者也非無心之感而謂之咸乎可即其卦體卦德卦象以明卦辭之意矣體維何兌柔在卦之上而艮剛處卦之下艮山之氣感而兌澤之氣應兌澤之氣感而艮山之氣應非相與耶德維何內如山之止而本無其應外如澤之說而自有同情非止而說耶象維何兌以少女上於少男之上艮以少男下於少女之下非男下女耶故相與則亨止說則貞下女則取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而感則必通之理不可忱然於天地之大聖人之神乎天地[illegible]靜別而動[illegible]萬物為無損也乃感者自感不覺[illegible]亦自化生者自生矣聖人亦何嘗有心哉下觀而化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矣於以知感不以心而以情也天下豈有無情之物哉怪石可以成虎腐草可以為螢配焉而氣接本而果比比然也而況同類而感乎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附餘

咸恒兩彖傳本義謂或以咸自旅變恒自豐變但咸之柔上剛下若不按二氣感應句中看殊無義味且恒之剛上柔下若以卦變言皆不得其正矣彖之所謂利貞者不亦相反耶

卦變歌曰咸旅恒豊皆疑似夫疑似者未必確然之詞也故
於經文無悖直從卦體可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天地間無不通氣之物何獨言山澤哉蓋山澤且通氣而況
他乎以其虛也虛而後能通通而後能受也山若不虛澤必
不居茲艮下山也兌上澤也非山上有澤之象乎是明明示
人以山澤通氣之為咸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廣益
夫修身之要言盈為絶物之端以虛受人其究也懲忿窒慾
初六咸其拇 之革
咸無心之感也宜靜而不宜動之事則以山為火山靜而火
動矣艮有身更而動之最下者則拇也非咸其拇耶革之四
德無與焉猶幸有悔亡者在也故不至於二三之凶吝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艮體艮止也何以動而欲行有動之者與外卦兌體之四
為正應心之所向能不為說我者動乎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之大過
拇之上而易動者則腓也之大過以為利往而往也非咸其
腓耶而不知揀且挽矣不亦凶乎然以六居二猶有中正之
德者能固其所居而靜以居之庶乎反凶而得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願外則逆理而不能順受其
正矣徒知有利而不知有害者也二之雖凶居吉者以艮止
而為巽順非安分而順應耶棄往挽而往往利惟中惟正以
自處夫孰得而害之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之萃
腓之上而隨之動者則股矣股之動非拇與腓萃聚而動者
也非咸其股耶然股不能自動而惟隨所動三艮主也止極
而偏為執執其隨正所以為股也假廟用牲無與焉如是而
曰利往往必吝而已矣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正所以為艮者也艮為止止則宜乎其能處矣乃因初拇
二腓之不處也而咸其股焉豈得自主而處耶亦不處也隨
之也有所執也有所執者志在焉志在而所執之高下定矣
隨人者未有高出於人上者也下也安得不往而見吝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之蹇
變澤而為水同類也有朋象焉憧憧者心不定而行無已也

取兌澤決其下流而川流不息之象焉四當股上脢下心象
也而不言心咸主也而不言咸何也咸感於無心不可以言
心故不言咸而獨言貞不貞則悔矣蓋貞吉之蓋者不貞吉
乎貞而吉悔亡乎然而有利不利也若不捨東西南北而
但憧憧往來則大人不可見惟朋從爾思而已貞乎不貞乎
蓋以四陽居陰位而失正須知因占設戒之辭且切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不正而感便為心害則知四之貞未感也未感則亦何害之
有所由吉而悔亡也又四之体與互乾而為天變卦互離而
為日心在人之中知日在天之上以其光大也若累於私感
而憧憧往來是兌澤決其下流因所說而隔其心矣豈猶然
光大之心乎光大之心斷未有憧憧者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之小過
陽剛中正而曰咸其脢无悔何也咸不可過也大過者凶矣
小過非其悔耶猶幸其中正也當脢處而無所感豈有所私
耶人之四肢百骸五臟六腑總於背而脢不動亦猶馬鬣之
附於背而辰斂不在背也咸脢无悔可小事不可大事之義
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天地萬物之情各有所感方成世道然而情之所通志之所
專也五當尊位不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失其本矣但咸脢
而無所感謂非志末也耶不宜上者也於已雖无悔於世復
何益
上六咸其輔頰舌之遯
脢之上而最動者則輔也頰也舌也皆取象於兌為口也然
一口何以三取象都之也澤不可以為天澤最下而天最上
而況又居上乎以天為口實將必信口荒唐而無所據以此
感人人未有不遯者也不言凶咎悔吝者有小利貞者在也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輔頰舌皆所以動而言者咸其輔頰舌則無所不動無所不
言矣非滕口耶滕口者或詞氣有相傷或聲容有不善人將
遯我而凶咎悔吝立至矣故猶然兌也兌則說也感人以言
而人說人雖遯我未有不以我為說者也

恒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咸而繼之以恒何也恒為咸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男下女而夫婦矣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而立心如一日也蓋長婦職內長子職外男女分治不改其度天地之序也然則象屬雷風而義言夫婦何取之乎曰皆取之也雷動而風發雷收而風止唱隨之義也雷擊而風溫雷伏而風烈代終之義也得其恒理未有不亨而无咎者也可不正而固耶誠知貞之為利也則無所往而不利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卦名恒其義何也得乎常理之正而經久也陽尊而陰卑上下之分也卦體震在上而巽在下非剛柔得其正而上下得其常耶雷動而風行相與之義也卦象震在前而巽在後非雷風得其正而相與得其常耶即以卦德觀之內巽順而外震動是巽震得其正而順動得其常矣再以卦體觀之剛應柔而柔應剛是應則得其正而皆應得其常矣此其所以為恒也則卦辭之恒亨无咎而必言利貞者可知矣久不可非其道也天地之道惟正能久不正何以亘萬古而如新則所謂利有攸往者又可知矣以其貞也貞者四德之終也貞下起元始終終始循環無端是利貞未有不利往者也於以傳觀而推言之日月何以久照四時何以久成非得乎陰陽變化之正而能然乎則知聖人之化成天下者不徒於其久也久於其道也恒可以不利貞耶不正於心者必見之於其情天地萬物之情豈非各得其正而後可以言恒哉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變化無方者雷風之不可測也然而雷屬乎天而出於地風屬乎地而下於天必有所以為雷為風者雖千變萬化而不失其常者也蓋震上雷也巽下風也非雷風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相與不易之為恒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以其不變化者貞其變化之端以其主變化者夫其不變化之用立不易方其究也凡善則遷有過則改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之大壯

浚如浚井之浚初與四應固得常理之正然以為常理而盡入之壯以入入必深非浚恒耶壯不可恒恒亦不可壯而象雖利貞而貞亦凶何所利乎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浚恒何以凶也以其初也初則恒之始也雖與四為正應交淺不可以言深況求深耶於交則淺於君則啓凶之道也

九二悔亡 之小過

恒而小過遇雖小陽居陰位而不正非其極耶然不可大事而又未冒下者在也悔不亡乎變艮為止止於恒故不言恒可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九居二宜有悔者也而何以亡也位雖不正而德則中也中則能久久中者不可大事無陽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之解

陽爻陽位是其德也恒而解不恒矣不恒其德則无往有往復書成吉之戒不如其何以自處矣不可羞乎承奉也或者不可億逆之詞也貞吝者惜其德而鄙其心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既言羞而復言吝是不羞則吝矣可以知天下之大無非承羞之人屋漏之間無非貞吝之地何所容哉之不恒也哉

九四田无禽 之升

南征之行非為田也豈為禽乎而曰田无禽何也震本坤體坤為地為衆衆人升於地上而雷動風行非田乎四與初應初與主為雖有禽象四處於二陰之下初伏於二陽之下雖田正應我不能往彼不能來非田无禽乎无禽是無功也無功亦人之恒也不入於凶不離於咎是猶可以見大人而勿恤然而田不可恒也故亦不言恒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欲得禽而後田亦田於有禽之地而後得即一時不得亦久而必得四之无禽與初雖正應而非正位久何益乎所謂守株待兎者也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之大過

震巽為長男長女五與二應故得婦人夫子之象焉甚矣恒之難也不恒固不可過恒抑豈可哉小過僅悔亡大過家不凶乎持柔德而貞中位婦人之道也若夫子吉凶適然自別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同一恒德也夫子之與婦人何以吉凶迥别哉夫唱婦隨終其身以為恒貞德之貞也從一而不易未有不吉者也刑于寡妻久於道以為恒剛德之義也若於義無裁制之宜而惟婦是從未有不凶者也

上六振恒凶之象

恒從舊也象取新也恒之象動而去其所故有元亨無咎也陰柔處震動之極不能固守以終恒非振恒即腐朽偷安恣作為貽害不小豈不凶乎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恒矣而無端振之豈非將以有功耶殊不知恒已在上進無所容退無可守振之者惟有凶而已矣不但无功而且大无功也

遯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恒而繼之以遯何也凡物之理未有久而不變者也當其變也固不可以進而終能亦不可以近而犯難故遯之為言退也卦自五月姤至一陰始生至六月則二陰浸長此後皆陰長陽消之時也小人漸進君子不當退避乎然退非必退去不與事惟便是退避亦非必遠避不入利害便是避君子若藏其處形迹泯然身雖避而道自亨若小人豈可以其浸長也而肆無忌憚也乎小利貞聖人以為猶未至於否之匪人也而戒之亦所以警而惜之也

附餘

遯猶未否也先否而遯避焉則君子何待危之有曰否可待也遯不可待也否之小人陰節已顯望且睽睽而後待之邪正已列易為功遯之小人陰節方屬屬而進追而欲待之邪正其辨易為害故處遯之君子則愈遯無術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卦名遯而猶繫之以亨者其義何也謂遯未必不亨者也不
觀之卦體乎九五剛中正既當位矣而六二亦中正應之則
亦相濟不先時而妄動從時而復處與時行也此當遯而
遯之所以亨也可以知小利貞之義矣自一陰生於姤浸而
至於二陰長於遯則由此而浸由此而長者何限哉戒小人
以利貞正是其將來之不利若乎貞也推而言之總是處遯
者不可以不應時而制義蓋為乃固非小補救禍亦非小過
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凡物之理有進必有退有趨必有避相形則不可以相無也
即如人見以為山之高而不知山之上猶有天焉而況天行
無息山止不移則退者日進不進者自退矣趨者日趨不趨
者自避矣故乾上天也艮下山也非天下有山之象乎是明
明示人以退而避之之為遯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
小人進而我當退小人趨而我當避遠之也然而嚴於內不
嚴於外嚴其道不嚴其辭善且不為斯惡之有乎遠小人不
惡而嚴其究也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之同人

上爻為首初則尾也當遯惟先去者得以自安遯而同人是
我從其後矣危道也非遯尾厲耶涉川非遯時之事勿往猶
君子之貞宜知所深戒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同人之天川當遯尾者所利涉即其害也災將至矣然而利
君子貞焉知勿用攸往之戒者川雖大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之姤

女壯矣遯而不可有遯之名不言遯可也勿用取女是明明
戒之矣可不堅執固守乎艮本坤體坤為牛艮陽有革象二
得中而位當宜而堅固者其如牛革故取象於黃牛之革不
形於外不發於中非莫之勝說而遯不以迹而以心者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志不固必不能當遯而執於遯然而執之者於己非偏於人
以遯用黃牛則中且順矣可以必遯而無虞非固守其志而
能若是乎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之否

天地不交則陰陽不知是以有疾危道也艮為門闕為閽寺
二陰正於內者畜臣妾之象焉初之陰釋為妾二之宗中則

臣也匪人可與遯乎則欲遯而不得遯矣非係遯乎係於臣
人無疾厲乎畜臣妾吉非臣妾則不吉可知矣亦不利君子
貞之義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遯何至於憊哉不徒有疾而已也以高山而為平地苟止
而思須焉疾之弱而疲之極也非有疾憊也耶是以厲也若
畜臣妾吉亦惟臣妾之所事而已矣不利君子貞天下事尚
可為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之漸

小人是君子中之小人非二陰之小人也漸進也遯退也以
進為退是不進然而遯者四與初為正應原自相好君子退
小人不惡而嚴所謂絕交不出惡聲者也聚順以為遯非好
遯耶澗君子趨吉之道也若小人則斷斷不能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好遯之吉何以獨歸之君子蓋惟君子為能好遯非當從經
權之妙用豈小人所能善其術哉

九五嘉遯貞吉 之旅

此當位時行而亨者也亨者嘉之會有嘉象焉去而不留之
為旅五與二應剛柔各得其中正遯而旅是得志遠去者矣
非嘉遯耶旅貞吉遯安得不貞吉無鮮之世宜乎有嬰由之
高蹈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嘉遯何以不直言吉而必曰貞吉是貞而後吉也蓋遯之迹
不可假而遯之心尤不可苟二已固志矣五志若不正不亦
相形貽誚耶

上九肥遯无不利 之咸

以乾而為兌兌為澤澤則潤而換如也有肥象焉咸感也剛
居上位而下無係應感人以為遯是人皆信我之當遯而且
信我自遯矣非肥遯耶夫何不利之有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有所係則有所疑矣心主禍處身為罣礙豈能裕如自得耶
非所論於肥遯者也不與三係而无所疑自无不利

大壯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遯而繼之以大壯何也大壯為遯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陰陽消長氣數循環自然之理也小利貞而大者遯大宜然遯而不壯耶大壯所以繼遯也當四陽之盛為二月之卦雷動於天神妙萬物變泰以來之吉亨自不待言然而壯極則衰將至矣可不守之以正乎利貞之戒又不同於小利貞之義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卦名大壯其義何也以卦體言之也陰小而陽大陽長過中非以其大者壯耶然又何以壯也承觀卦德剛莫如乾而動莫如震成純乎其剛而以之者動而不可禦不亦壯乎則大壯而利貞者可知矣大而不正何貴乎其為大哉既大且正則又可即正大而推言之天地無體於四時百物見其情四時行而百物生行者自正生者自大正大而天地之情見而況履於天地之間者耶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欲勝人者先自勝能自勝者強於人其惟禮乎故大莫如天壯莫如雷天能致與相敵然非大無以成其壯非正無以成其大天有陰晴雷有動息亦天地自然之節文也蓋震上雷也乾下天也其雷在天上之象亦是明明示人以正大無敵之為大壯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入世之正大莫有加於禮者乎禮也者履也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也而可以非禮乎非禮弗履其重也有所觀民設教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之恒

變乾而為恆恆為股股之下則趾也恆不可壯壯豈可恆乎恆其壯而初在下非壯于趾乎以此而征未有不凶無如其剛正自居信以為利往也而有孚采利往耶何以為新進喜功之君子戒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壯也而可以壯乎君子居下位不惟進退難圖功為尤難人不信我而我但自信群疑未便獨執可行動而獲罪終者渺臣無孚窮也豈長沙之謂也

九二貞吉

陽居陰位不自失然而壯之豈明以動也明動相資者必不

徒恃其壯自能固不貞以求貞哉可不言壯而獨言貞勿憂
宜日中不亦吉乎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人但知九二之剛不貞以求貞而得吉也其何以能求貞哉
乾德本剛健而中正二得乾之中自能不失其乾之正則九
居二而貞且吉著非以其中耶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之歸妹
過剛不中小人之象也陽剛得正又君子之象也三前之四
震主也震為蒼筤竹為萑葦可以為藩者藩象焉以乾剛為
兌兌有羝羊象羝羊不有角耶乾剛在前故觸兌柔上缺故
羸也壯而歸妹說動也恃壯而說動其用壯也視天下若無
物然小人不足怪君子亦若是乎征凶无攸利雖貞亦厲耳
大壯似兌三互兌而變亦兌兌為羊居乾剛之極非羝羊乎
觸藩羸角其厲如此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君子之與小人邈別若小人之所為皆君子所不為者也茲
何以小人用壯君子雖無用壯之迹而乃有恃壯之心不亦
罔也乎哉觸藩羸角同一厲而已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之泰
四震主一陽為三隔變陽而為陰則決矣茲猶羸乎震自坤
來坤為大輿得乾之初而為震猶大輿之有輹也陽居陰位
既失其正便是其悔乃本卦利貞而之泰吉亨不貞吉而悔
亡耶然所以悔亡者何也泰通也通則藩決不羸矣而況壯
于大輿之輹哉泰然而小往大來著也悔是以亡也非貞吉
而能若是乎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藩籬之隔即是蹊逕決而不窮往復無得而況輿既大而輹
且壯耶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之夬
夬決柔也大壯似兌而五互兌兌為羊羊外柔而內剛五位
剛而質柔是其悔也大壯而夬本卦與互卦皆不成其為兌
矣非喪羊乎動而之夬兩羊俱喪不亦易乎然壯羊是羝羊
也與其觸藩而羸角不若喪之而无悔亦吉也不我利往之
義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五之无悔固幸而喪羊也喪羊之易何幸哉又有不幸而位

正當者矣不有幸而位不當者耶位不當而喪羊喪羊易而
无悔即謂之不幸中之幸也亦可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之大有

大壯而恒且不可而況大有乎恃壯者未嘗不以為進退可
自如殊不知上以極柔動而應三之逆剛三已觸藩羸角矣
上雖不致於羸角不亦羝羊觸藩耶既已觸藩無剛決之才
着自不能猛然而退以守本柔弱之質者柳寘能奮然而遂
其進耶无攸利患去羸角也幾希矣然大有九四大壯利貞
合而象而為四德猶可艱難以得吉艱則吉艱乎不艱乎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天下事必精詳於其前復詳慎於其後而能進步在我進試
自進兹不能退而又不能遂非其前後且不致詳耶无攸利
是其咎也乃本象利貞而之象无亨利貞而艱无亨則吉豈
終无攸利哉咎不長也

晉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大壯而繼之以晉何也晉者進也非未有不欲進而況大壯
耶然何以不繫自亨等辭而獨言康侯為進而得位者言之
也卦變自觀來觀五陽剛而為君故錫主晉五陰柔則為臣
故錫侯坤下有國邑之象而離上則明照四方安國之侯也
非康侯耶康侯不當寵錫優隆而眷接殷切耶坤為牝馬則
蕃息又為衆則庶也離為日其數三又五與內三爻為類有
三接之象焉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是康侯多受大賜而頻
被親禮矣又何必更以貞亨等辭虛文無與之哉

彖曰晉進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
晝日三接也

卦名晉其義何也天地之間物之只有進而不見其進者惟
日為然是晉也者進也則卦辭之所謂康侯而錫馬日接者
可即其卦象卦德卦變而知之矣象維何以離日之明而出
於地上有其時矣德維何以坤地之順而麗乎大明有其德
矣變維何以觀四之柔進而上行於五有其位矣達時而德

惟與陰所由拯康侯而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者非以是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天地之大使無離火之明不知其為天地矣安知復有萬物
哉故離為火日則火之精也繫於天而出於地其未出也不
見其為日其既出也無不被其明陰情非所諭也兹離上明
也坤下地也非明出地上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天地光明
之為晉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人心之德如日之明
私慾以蔽如未出地明徧於物惟自克昭自昭明德其宜也
飲食宴樂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之噬嗑
受地而為雷動萬物者莫如雷動而不可當摧萬物者亦莫
如雷也噬嗑者必噬而後合是我欲進而人未遽信也應貪
而畏人之四安得不見摧而況用狀未有不摧人者非晉如
摧如耶然順以為動動而明也勉其不正而貞焉不猶可以
得吉乎惟終不見信而罔孚也寬裕自處又孰得而咎之哉
陰性本暗而多疑有罔孚之象坤象為釜而能容有裕之象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既曰貞吉而必繫之以晉如摧如者何也以其為坤之六也
純陰未交於九來居四之不正不可發我之不正以自勵而
獨行正也明既曰罔孚而猶繫之以裕无咎者何也以其為
晉之初也在下無與乎柔進上行之非命不可即我之正命
以自安而非未受命也耶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之未濟
二亦欲進者也雖欲為加受而濡尾无攸利不晉如愁如乎
然未嘗有所進焉以六居二而得正不貞吉乎貞吉云何介
大也福者無所不順之稱也坤無所不順而德合无疆何其
大也大順非介福耶又坤為母二得坤之中其為陰之至尊
而離亦然王者自視未親五以九拯王晉五以六上行非王
母耶是五雖非正應而其類相資兹介福顯受之於其王母
也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朱子曰人道無親常與善人二之介福豈特王母之賜哉必
有所以受兹者不失其中德而又居乎正位王母亦因其當
福而福之耳
六三衆允悔亡 之旅
不中不正宜有悔矣晉進也旅去其所止而不處亦進也坤

為衆至三則衆矣坤陰連類彼此相允晉而救非為衆人所
允去其所止而進乎旅貞吉悔不亡乎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卦變柔進而上行初二三皆柔也不皆欲上行者耶乃初推
而二熱至三而衆允者其志豈徒為悔之亡耶可以得志而
上行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之剝
離為日變而為艮艮為鼠又互坎為盜以日盜之鼠晉而剝
非晉如鼫鼠乎貪而畏人鼠之情也不利有攸往雖貞亦厲
而況不貞耶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四在觀卦為利賓位當者也九在觀卦稱君子亦位當也茲
柔進而上行剛來而不中不正乃致有鼫鼠貞厲之象非以
其位不當而何哉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之否
柔進而上行以四之六而居九之五位有失正而得中之象
焉非失得耶故以陰居陽而又否之匪人是其悔也然不利
君子貞而君子未嘗不貞也悔不亡乎否極則泰來失得何
足恤明德自昭匪人其如予何而況大往小來者行且小往
大來矣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失得之於人大矣何易言勿恤哉其大明在上無所不照自
否而往未有不泰者也不使勿恤而已也往有慶也是以吉
无不利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之豫
火極而為雷剛明而上動非角耶是無可進而猶動而進也
非晉其角耶角無所用而坤有邑象雖為戈兵之豫而行師
不離用伐邑耶伐邑是道也不亦厲耶然利建侯矣不亦吉
而无咎耶第建侯而必行師也雖貞亦吝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維用者只此而已之詞也夫離之為道火光炎上明照四方
豈區區及一邑哉乃動而為震離火息其炎上矣光乎不光
乎明不足以及遠伐邑且至於自吝道未光也

明夷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晉而繼之以明夷何也明夷為晉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夷者傷也明出地上有不入地中者乎是日行之有晝必有夜也然而夜也者為萬物靜息之機也星辰所以凝光草木所以著根於日入何傷不見其明則以為明之夷矣天地生物之心惟正日行以成歲序日行而明夷不宜乎有艱貞者在耶故當明夷之占者亦惟有艱難守正而已矣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卦名明夷其義何也以卦象得名以卦德取義也象離何離日之明出地上則萬物光照入地中則一切冥昧並自地上而入地中不見其為明矣非明夷耶德離何明入地中雖天地之常序亦人世之風夜猶之乎蒙難也豈無有內如離德之文明而外如坤德之柔順者耶以此而蒙大難則文王與紂之事也所謂利艱貞者亦可知矣明不自恃而晦以自養卦體之坤五離二是也晦其明也五應二而二明夷非內難耶上近五而五得中非能正其志耶則箕子與紂之事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劍必有匣鏡必有函韜其光也不韜其光則敝而易蔽塵且斧矣故天地之有日月萬物惟其然臨而有晝必有夜出入暘昧亦其常序耳並離火在下而坤地居上非明入地中之要乎是明明示人以晝暘夜昧之為明夷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坤為衆而蒞之不可以不明離為明而用之惟甚晦蒞衆用晦而明其究也作事謀始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之謀

變火而為山明止矣明不夷乎夷而猶謀也離為雉雉有遠舉之志不敢有高飛之心不才飛垂其翼者然雉不能一飛即遠去也離為日其數三又為龜可不食君子有終三日則夷盡其于行也雖變艮為黔喙之屬非三日不食乎山高水長雖有去而已矣倘更有所欲為而往也人必有議我者矣行者客也不行者主也主人不有言乎亦離本乾體乾為言初為離主之陰所掩而有此象也餓於背陽之下若當之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食之於人大矣食則生不食則死客三日乎惟君子知有義而已矣與其不義而生也寧死明夷而行矣義之所在生不大於死死不大於義而況食乎首陽之餓所以千古獨成其為聖之清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之泰
離以中虛為明之泰為乾中實矣而且乾於西北則為寒為冰非明夷耶然夷而循泰也何也乎離為大腹腹之下為股乾為天天左旋則左股也未及腹而先及股非夷于左股耶傷雖未切既及股將及腹矣救之不可以不速若拯之者莫而死則遲矣必為之疾驅而壯也庶幾免禍而得吉非用拯馬壯吉耶亦乾為馬之象泰吉亨之義也此釋夷里而稱西伯者當之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聖人之處常也固不恃才以損德其處變也亦惟善權以合道六二之拯夷而吉可知矣柔中得正本自坤來以為乾楯地順而昭天則當夷而夷非其順耶當拯而拯不有則耶順以則安得不吉豈特馬壯乎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之復
狩者畋以去害也南狩者以明去暗也離以炎上為明之復為震息其上炎矣非明夷耶夷之極而明必復七日之義也陽剛得正與上六暗主為應離居南方本乾位乾為首宜變體動而以順行有去放往可以向明除害矣不于南狩得其大首耶然自復至乾必漸而及若以為貞也而疾之則不可其得其大首者示人君不進之戒不可疾貞者戒人臣不姚之咎武王所以觀兵孟津諸侯不期來會者八百而後舉兵伐罪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聖人欲與天下除其害必先與天下見其心不然得不得未可知也南狩者不必論其有戡亂之才無勝殘之德而志在除害以救民將何所不得乎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之豐
坤中虛而無碍有出門庭之象為坤為腹腹有左右中四於坤體居左非左腹耶三為離炎上之明而居四下非入于左腹耶晦明於人所不見不知也雖無明夷之事而時切明夷之心變坤而為震順而動矣順而晦明可以動而速去矣四

憂宜日中不亦復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而四表以微行不
欲為苟去者也、故微子不失為殷仁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大臣遇昏一主感有其心未能逆如其意者往往有之
四入于左腹矣吾盡吾心矣可以如吾意矣不然四安能出
門庭哉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之孔濂
上水下火明幾息矣微子明而去比干忠而死箕子為之奴
正所謂明夷也明夷可不貞乎初心於亂於我何加焉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利貞之戒戒占者也何戒乎箕子之貞正如水火之相濟也
水外暗而內明火內暗而外明暗者自晦明者自明明不可
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之貞
坤之極是地之上也豈地中之離猶明乎不明矣悔而已矣
非不明晦耶之貴為山以坤地而陰其上乾體之至高者也
非初登于天乎山高地厚以離火而伏於下坤案之至暗者
也非後入于地乎愚人之明者適以自晦其明耳非紂而何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明者君之則也登天普照未嘗不明入地失則而狎可危須
知乎伐亦聖人不得已也

家人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明夷而繼之以家人何也夷者傷也非家人其誰恤之然離明而巽齊者又何也家道明而後齊也其有不齊恒起於婦人若夫難齊亦莫過於婦人皆女之不貞故也利于家要以御于家耶利女貞之戒正乎内而外自無不正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卦名家人而獨戒之以利女貞其義何也以卦體言之也二柔中而五剛中非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耶是女貞之必由乎男也男女各得其正自有天地以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適以昭其性分之當然耳故夫唱婦隨無異於天施地生而下齊上行知始代終非天地之大義有如是耶然家人而繫之以男女則男女之中無有父母在矣女正固由乎男而男女之正不又由父母耶不然嚴君之稱何謂也不特此也統觀一卦而使父子兄弟之夫婦無不各盡其大義家道不亦正乎天下之治亂不定惟家道不得其正正家而天下雖大雖此加彼未有不定者矣此家人之所以利女貞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五行生克制化之理相得則從不相得則變故澤火為革風火為家人蓋火生於木木爽從火火熾風生風從火發性情之順也故離下火也巽上風也非風自火出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同居相得之為家人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治家者必内離明而外巽齊明於内者齊乎外也明而後齊言行其大端焉言可以無物耶行可以無恒耶有物有恒其定也故過宜罪

初九閑有家悔亡 之漸

之漸而女歸吉非有家耶變艮而一陽在上有防閑之象焉非閑有家耶治家之道始若不閑終必有悔故閑矣而治之有漸何悔不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則也者閑其志也志變則家不齊矣於女歸有家之始而閑之閑於其志之未變而知艮止焉家有不齊者乎悔是以亡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之小畜

二離主而互坎巽木來從離火而坎水居其間有責任之象
焉故曰饋饋者進食於尊者之名以其應五而得中也故曰
中饋遂也者如其意之所欲為也是女子不正之病拔家人
而小畜柔得位矣非主家之婦人乎既中且正家實不兩則
无攸遂在中饋而已矣婦道之貞者也安得不吉在如舜在
璿璣玉衡之在咏也離陽明於外有明察之義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二之貞而得吉人但知其克盡婦道也而不知其嫺有婦德
耳離本坤來非其順耶木來從火非其巽耶內巽順而外卑
巽無違夫子不驕不吝此其所以貞也是以吉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之益
之益火變為雷矣火猛烈而雷震驚以此處家人三爻剛正
自用不示過於嚴而嗃嗃即治家過嚴雖上衆悔而下畏厲
改有嘻嘻之婦子哉利往利涉無不可吉乎不吉乎若嘻嘻
則始雖樂得天倫以相適而終必致滋夫玩狎之吝矣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處家人而雖嗃嗃若似乎失之過嚴殊不知治家之道與其
寬也寧嚴悔厲吉豈失也哉未失也則婦子嘻嘻可知矣一

家之中各有其當然之節嘻嘻者其初未嘗不以為相適而
有益至於終吝而後知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之同人
以巽木為乾金木內藏金有富家之象焉而況四巽主為近
利市三倍者得正而同人以治家家未有不富者公于野之
心共涉川之利外君子而內女貞不大吉乎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四則富家大吉矣以其巽主而順即不特此也巽主長女也
女雖貴乎順使不得其位何能然以行權而致富哉居內卦
之上近九五之尊是以長女之順而在長婦之位矣柔正得
位內助行權家道所由富而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之賁
之賁有山離火藻之象焉當五位而山離火藻以為飾非王
耶而且賁也者剛柔相文陰陽相助五與二應各得中正二
中饋則五有家矣假至也猶言至此也非王假有家耶然小
利有攸往似乎當恤利女貞又可以勿恤而吉也亦享之義
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五以二之在中饋而曰王假有家何也剛柔之相濟也剛柔不相濟則陰陽相睽而相悲矣不成其為家不如其無家有家者五與二夫婦綢繆而交相愛也交相愛即所謂火生於木木來從火火熾風生風從火出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之既濟

治家之道過嚴則嗃嗃過寬則嘻嘻必如水火之既濟而後可水流而不失其信非有孚即火炎而莫犯其明非威如即有孚威如治家如此不惟其初吉也夫何終亂之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威如者若有威之可畏然豈徒作威而人畏之耶之卦終亂而予之以終吉其吉也何謂也哉家之本在身身修而家自終上九亢剛亢發以自治如水如火以治人不怒而威形端表正反身之謂也安得不吉

睽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家人而繼之以睽何也睽為家人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天人之理各有盛衰家道既成之後未有成而不敗者也敗則乖異必先為之兆家人所以反易而為睽亦自然之數也既睽矣雖有離火之明與兌澤之深吝不相為用豈猶可以大事耶隨時安分步趨自絕小事尚有吉之道則中爻之約是為既濟而小亨初吉之義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卦名睽其義何也以卦象言之也乾坤之妙以動交為有用故火動於上而不能下交於澤澤動於下而不能上交於火是上者益上下者益下而睽矣又離為中女兌為少女從來女子多疑而善妒可以同居也即居即同而行不同其志然也所謂面合心離者也亦深也睽何以小事吉也以卦德卦變卦體言之也兌雖說而必麗乎離之明柔進上行而失其

正得中應剛而亦非正皆不可以大事也是以取約象小事
初吉之義而繫之以小事吉也然而睽也若天地萬物之大
義也天不睽於地何以成其為天地不睽於天何以成其為
地男不睽於女何以成其為男女不睽於男何以成其為女
萬物不相睽何以各成其為物事同志通而相類睽無不合
之理也可以知當睽而睽睽之時也睽不終睽睽之用也睽
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天地間物理人情不睽無以見殊亦猶不殊無以見親也而
睽合同異之事於此迥然各別矣然雖上火也究下澤也非
上火下澤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體合性殊之為睽也君子
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知同而同我何能與天下異知異而
異我又不能與天下同同而異其究也反身修德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之未濟
變兌為坎澤決下流矣水火不交猶之乎睽也非其悔耶而
何以亡睽而合者也初與四應四在家人互坎體有馬象卦
變自離來者柔進三而剛居二非喪馬耶然自中孚來者柔
進五而剛居四互卦又為坎主矣所喪之馬非勿逐自復耶
而且四離互卦為兌主於正卦則離體也火烈人望而畏之
有惡人象又離明有相見之象夫惡人可以見乎見之能无
咎乎之未濟而約既濟水火不交而交矣是見惡人无咎也
皆睽而合也悔之所以亡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既曰惡人何以見之无咎哉惡人之心多疑忌而苦中傷若
以為惡而不與之見則咎我之禍端不可測矣見之者非所
以辟咎也耶郭子儀之於盧杞是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之噬嗑
五君位而二應之諸卦皆然茲獨以主稱何也主者成卦之
謂也五自四進本與主變而為睽則又離主矣睽固有合之
理之噬嗑而後合二必不能坦然與五遇遇於何變震為
大塗而互艮為門闕為徑路當大塗之間有門闕之徑路焉
則巷也巷豈君臣遇合之地哉宜乎有咎之者處睽之時不
妨委曲以求合而已遇主於巷何咎之有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君臣苟且遇合使致枉道徇人之咎二何以得无咎哉雖當
時變本是故主以道事君者坦途是道曲徑亦是道遇主於

巷正應也豈失道耶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之大有

凡人合則信睽則疑睽而大有所有無非疑心耳三之在家人也以一陽處於二陰之間互卦為坎主坎於輿也為多眚輿必有駕之者牛也兼卦體以一陰處於二陽之間又互為離主離為牝牛既失其輿安用牛為第見以為輿也後有曳之者又見以為輿之者牛也前有掣之者然二四遇主遇元夫之不暇何暇曳人與掣人牛乎三與上應睽而不能遂合疑心生見如此而況上之猜狼方深并見其人之天且劓矣上亦何嘗天且劓哉故无初有終先雖睽而後自合也天髡也上為首陽於首有天象焉劓者鼻刑也二之噬嗑膚滅鼻矣故又有劓象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之輿實無有曳之者而見以為曳何以疑心至此哉柔進居三以不中不正之人睽而難合未有不聽見積生者位不當也故不但輿曳而已也无初有終者何也三與上為正應陰柔多疑而陽剛善斷斷則疑釋而信矣豈終睽而不合哉遇剛也故柔之幸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之損

睽之極我說而彼止是無應也不亦孤乎然四與初雖非正應四變而初不變元夫也初剛而四亦剛不交孚耶同德則同心相遇自相信遇元夫而交孚厲之者何也當睽時而損兌澤之深以益艮山之高危道也如其危而慎持之損所當損不及乎交孚之高深損无害而後无咎之損者厲亦无咎矣豈睽而終於孤處已哉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世之交孚而致咎者多矣四何以得无咎哉孚不以迹而以心也同德相信之損而損所當損人自見諒於形迹况元夫耶志行也何咎之有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之履

二居位而應於五亦諸卦皆然兹獨以宗稱何也宗者同體之謂也凡卦三四屬人道當其未變也三四相互為同體其既變也四進而居五三來而居二則正應矣非厥宗耶睽之履睽陽而不往履躡而可進雖以陰居陽而履虎尾是其悔也然居中應剛而不咥人悔不亡乎以是知五為二主則二為五宗二已之噬嗑矣協而合易於噬膚非厥宗噬膚耶彼

夫剛戚尋且无咎我宗中往合夫何咎何者共其往而扶之
之詞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于五以往不曰无咎而曰何咎是決其往則必合不但无咎
而已也況厥宗之合如噬膚之易不亦且有慶耶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
往遇雨則吉 之歸妹
睽中爻約象為既濟四一陽互坎有豕象又互坎之主即為
變震之主震為大塗有豕負塗之象而鬼者有體氣而無形
質之物也以火為雷故象之又離震在互坎之上坎為輿有
載鬼一車之象离弧亦坎象為弓輪也既濟坎在前者先張
象離在後非孤矣故後說寇亦坎象為盜也水火則婚媾之
象為遇雨者離火而息其上炎震為雷雷動而水火既濟矣
非遇雨耶蓋睽而歸妹征凶无攸利不征矣而正應之三又
為二陽所制不亦孤乎妹則女也女睽而疑見紛起將污我
耶物赫我耶是我而欲殺之耶愛我而欲生之耶若似乎寇
也而匪寇也婚媾也火動而上之故也往而遇雨先睽後合
矣之象凶而爻義吉者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遇雨何以吉哉上之羣疑皆因炎火所生變震則息其炎矣
震主又互為坎主震雷坎雨雷雨作而火豈猶能復炎耶所
疑未有或存者羣疑亡也
附論
睽則六爻皆睽也何獨四上言睽而且曰孤蓋睽惟火動而
上以致於澤動而下也而況澤雖下而水有歸火方上而氣
即散乎離以陽明為火之炎故獨四上言睽而且見其孤也

蹇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險而總之以蹇行也蹇爲險之用卦也險用蹇蹇亦用險險
乎而蹇難去險於內男不蹇於外乎卦惟九五剛健中正而
二應之當水險山阻之險能進而居於西南之坤方水由地
中行也若退而入於東北之艮位山激而汎盈橫流矣既利
既不利不亦判然迥別耶又五既有剛健中正之德則大人
也二柔順而亦中正不當利見以濟難耶然而患難君臣有
德不可以自恃失正不止於成功貞而後吉約象有未然也
焉猶迄其汔濟濡尾也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卦名蹇其義何也以卦德言之也是不能進而行之難難也
以坎水高出於艮山之上而險在前也然坎險而艮止德故
於安樂知長於患難見險而能止合坎艮而內外剛明之知
者也知矣哉則當蹇而所謂有利有不利必貞而後得吉者
可知矣卦變自小過來震主一陽往而居五是得坤之中也
故利西南若仍進而近三艮山高阻其道止此而窮也故不
利東北又卦體九五爲剛健中正之大人二正應而利見之
不亦一往而成濟蹇之功耶然二五各當位而猶然以貞吉
誡又何也夫患不可以苟安小康非所以長治君正莫不正
一正君而國定矣貞而後吉非以正邦耶故當蹇而蹇因時
善用遭逆艱難乃見賢豪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天下之險莫如水天下之阻莫如山既險且阻其何以行之
哉故艮下山也坎上水也其山上有水之象乎是明明示人
以險阻不可行之爲蹇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山阜
然有身象水淵然有德象時不可必而身可反遇不可齊而
德可修反身修德其究也同而異

初六往蹇來譽之既濟
險在前而之象有終亂之戒焉可以往乎往則蹇矣然而初
無可來也不往便是來以山爲火山高火明有陰望流光之
象焉非譽耶思患而豫防反身以修德未有不得譽者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天下無齊於事而身名俱喪者皆輕舉妄動之人爲之也故

觀變以待時非遲入獨巧於自全亦適合乎其宜耳初不往
便是來不蹇則得譽待乎不待乎實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之井
井王制之井也二當臣位改邑不改井非王臣耶險在前而
又井焉蹇而又蹇非蹇蹇耶其故何也艮有身象則躬也變
巽則匪躬矣九五正在險中而二應之是從難且前難續之
至不至與難之義不疑書正皆非所論也匪躬而已矣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匪躬而無濟於事豈不有尤之者耶然之井而王臣蹇蹇矣
猶井不疑羸瓶何尤雖曰無功亦終无尤也況明之死而後
已正合比爻之義
九三往蹇來反 之比
比輔也無輔而往則蹇矣來而就輔陰從陽正也三艮主以
陽剛就輔於二之陰柔非反耶險在前而共濟之亦不得不
反不寧方來之義也不然則後夫凶矣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三剛正而二柔正二方蹇蹇匪躬矣陰柔不足以濟功徒在
內而正多憂三以陽剛不往而來也反於內而陰陽相比未
有不喜之者
附餘
啓蒙字對有喜字因三互坎離坎憂而離喜也
六四往蹇來連 之咸
山澤之通氣可以不相連乎無所感而往徒蹇而已四陰柔
雖正而無才三陽剛合力以相濟往則蹇而來則連往乎抑
來乎連乎抑蹇乎來連亦取女吉之義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本與初應何以合初而連三初不當位而三當位初又陰
虛而三陽實也而況剛柔各得其正山澤之相連一氣乎
九五大蹇朋來 之謙
五卦變自小過來進震主為坎主正處險中矣非大蹇耶之
謙居尊當蹇而能謙同志之朋未有不來助之以濟蹇者君
子所以有終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不曰中正而曰中節何也來反來連來碩之朋皆得正而不
中五不得不以中而節之也應則剛則應柔而柔則柔相濟
而不失其正非以中節耶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之漸

漸進也上無可進當以退為進可以往乎不來使是往往則終於蹇而已與三為正應來就之而剛柔合力蹇極而漸濟自有碩大之功非往蹇來碩乎吉可知也女歸未有不見大人者而況九五有剛健中正之德居尊而為濟蹇之主乎故又利見大人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無可往而惟有來碩也者陽之大而實也九三剛正居內而當位實為艮主而之比若不專心與相比陰亦終蹇而已矣來而就碩非以其志在內耶而又利見大人者何也雖有濟蹇之志又得濟蹇之材而權不在我不從濟蹇之主亦不能成濟蹇之功九五坎主而居尊見大人非所以從貴也耶

附錄

凡往皆坎凡來皆艮來碩者當是丁應九三也若云來就九五則何必又說利見大人象故曰志在內也九五非內卦其為九三無疑

解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蹇而繼之以解何也解為蹇之繼卦也所謂交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世運之數未有治而不亂亂而不治者也蹇極而有不解者乎故動乎險中為屯動乎險外則解矣夫後天卦位震居東坎居北既動而出險不可又動而入險故蹇利西南以避難解利西南不又犯難也蓋大難方解惟以無事為福不得已而尚有所事亦惟簡易以相安復吉夙吉總不離乎利西南也其字即指西南卦變坤陰易與陽以成解耳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卦名解其義何也以卦德言之也坎雖至陰震則能動陰之不陷非以其動耶動而遠害非免乎險耶此其所謂解也而解之利而吉者可知矣卦變自升來三往居四而入坤體坤為衆往而得衆故利西南四來居三而二不變二得三為坎主而居坤體之中也故其來復吉二得中而又與五為正應

往不有功耶故有攸往夙吉然則解也者不獨人道有然也
天地之道不亦有解之時乎震雷坎雨非時不作動萬物者
莫如雷潤萬物者莫如雨震爲專爲大塗坎一陽在內有甲
象二陰在外有坼象雷雨作而百果草木有不甲坼者乎此
天地之解也時爲之也天地不能違時亦猶萬物之不能違
天地解之時大乎不大乎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猶刑罰中之有赦宥也
故聖人神武而不殺亦如天道之好生在震上雷也坎下雨
也其雷雨作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威動澤流之爲解也君
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過不赦無由自改罪不宥無由自
新下車開網之世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過宥罪其究
也言有物而行有恆

初六无咎 之歸妹

征凶无攸利而曰无咎何也初在升卦本巽主游變而爲坎
體則險矣險亦宜乎其有咎而非其咎也三爲之也乃三往
居四爲正應據之以動而出險又之歸妹爲兌兌說也坎水
而塞其下流不險而說矣非无咎耶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既以巽爲坎柔變剛也復以坎爲兌剛又變柔升與四相得
坤巽皆柔也解與四相應震坎又皆剛非剛柔之際耶剛柔
各得其當揆之於義之象雖凶何咎之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之豫

二坎主也坎有狐象狐屬陰初與三爲正卦之坎體三與五
則互卦之坎體皆狐也非三狐耶衆承而比應之非獲耶又
坎爲弓輪一陽則矢也居中則黃也不失便是得非得黃矢
耶難既解矣而又行師非田乎世難之解務須盡除狐媚宅
其有三狐之獲而無一矢之失乎然而以九居二矣不可以
不貞貞而後吉亦復吉夙吉之義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以九居二非正也何予之以貞而吉哉坎主而得中狐不能
媚矢不致失豈惟得中得乎中之道者也不貞吉乎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之恆

三於坎爲馬爲下首有負象變巽爲股爲高高其股者乘象也
又坎爲盜有寇象巽爲風忽然而來如盜之不可測也故有
至象卦變六來居三不中不正既以巽爲坎險復以坎爲巽

入至險而善入以小人而踞君子之位何異本負也而且乘
於衆乎又之恒而恒雷恒風萬物摧毀貪暴賊民盜心斯起
不亦致寇至耶雖貞亦吝何況不貞乎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婢不可以作夫人以其醜態自露也下賤而居高位不亦可
醜也耶寇至則戎至矣誰致之誰之咎哉自我致戎於人乎
何尤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之師
而汝也四在升卦原與初同與體然為股肱之辰下者拇也
這卦變四則震主矣震為足初與四應與足相應者亦拇也
故曰而拇脫衆也於人為朋丈人言初應四豈丈人乎附足
而動者也非拇耶此脫離流俗衆日遠解而拇則同類之朋
自至矣而拇亦不易解也必朋至而後可信其能解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亦足之助也况而拇耶乃必欲解之者何也彼以六居初
此以九居四應之不以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未當位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之國
當解而之困困尤不可以不解大人是君子也君子維有解

而已矣然解未有不吉者然而有言不信矣必驗於小人而
後信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解小人固不以迹而以心小人去君子自是心離而迹
離矣君子果有解小人之心耶小人未有不顯然而退者也
故以退為解之驗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之未濟
當出乎震動之主也以陰則為君動極者非公耶墉者牆內
外之限以三居下卦之上而處二陽之閒也隼鷂屬鷙鳥也
隼之猛鷙不能無失惟隼為最隼無發必中也坎有禽象而
三之貪惡則象隼又坎為弓輪故有射象當未濟之時小人
猖獗也而當尾及其當解則不害隼之據高墉矣群未濟者
非公不可以震動為離明射而獲之彼无攸利我无不利矣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三剛變為柔陰竊陽位以雷厲風行之惡為害國殃民之官
悖甚矣至此而悖亦極矣悖極則當解射隼所以解也公之
用其有當於解之時乎
附餘

卦惟四五言解何也解以動而出險也是在震而不在坎四震主而五君位一當解之任一當解之推上則動極而解矣故亦不言解而孔子則補出解字

損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解而繼之以損何也大難之解有經必有權有利必有害而進退予奪猶之有得必有失也繫之曰損未有解而無所損者也卦乃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深者自深高者自高使非損所當損而有孚元吉安得无咎可貞而利有攸往哉有孚者艮剛爲實之象也元吉者兌柔和說之義也无咎者損兌澤而不相怨也可貞者益艮山而如所止也利有攸往者山澤之通氣流行而無滯也然則損以為取不當節以為用乎曷之用中爻互坤為吝嗇有節用象互震有簋象自兌而互則二也又兌為巫以說神有享象非二簋可用享耶亦善於處損者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卦名損其義何也以卦體言之也損下卦乾之上陽為兌澤益上卦坤之上陰為艮山是自下卦之上而上於上卦之上

損之道非剝民奉君之義而上行耶剝民奉君以為損損宜
曷言哉必孚而後元吉必元吉而後无咎必无咎而後可
貞亦必可貞而後利有攸往也故用而至於享簋亦止於二
何其儉也以應時也二簋有時損益不當有時耶剛盈而柔
虛益者損而虛者益與時偕行損不為虐益亦非貪當損而
損不損則泰矣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盈天地之間損益其大端也有以益為益有以損為損有以
益為損有以損為益者也如山澤之通氣也澤伏於山而不
窮山潤於澤而不崩澤益山山亦益澤乃不見益而見損者
何也天地間有益必先有損也茲艮上山也兌下澤也非山
下有澤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損下益上之為損也君子觀
象而知所以法之矣以損為益惟身是修忿起如山當懲其
勢慾深如澤當窒其流懲忿窒慾其究也以虛受人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之蒙
害而不流澤之事也初與四應變兌為坎澤決下流矣不已
所事而遄往耶舍己狥人似乎可咎童蒙求我何咎之有然
當損下益上之時損初益四則未濟以養正而小狐濡尾
者在焉慎辨物居方可不酌損之耶亦再三瀆瀆則不告之
義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童蒙求我童來可也我何以已事遄往哉上下之分也然損
初益四而未濟火水之志似不相合四之睽而損疾使遄睽
而合非尚合志也耶尚通上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之頤
然貞吉二雖中而剛失正不利貞耶頤又下動而上止可以
征耶征則未有不凶者蓋二與五應五之中孚元吉矣豈待
損二以為益乎弗損耶所以益之是箕山許由愈見唐堯之
聖富春嚴子方昭光武之賢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以九居二剛而失正不貞矣宜勉之以利而能貞哉以其中
也得中道者自不致偏其心以為志不偏便是正中以為志
事功非所論也貞之所以利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之大畜
此則卦之所以為損也不有所損則所畜不大損天而為澤
藉地而為山人畜陽物畜陰乾道剛健而行不息是三人行

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者兩相與而相信也天地之交泰山澤之通氣所害顧不大哉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損而有孚以言乎彼此相信也故損一人而一人行兩相與則無所疑若三人則形跡雜而心思亂矣未有不疑者也何以利往而涉大川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之睽

損而睽是其咎也火澤不交澤下寒而火上炎不亦疾乎損所當損其疾可不損乎欲得正而損其疾則下應剛正之初睽不終睽不當使之遄哉而合也兌為說不有喜乎夫何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天地不能無過不及人豈能完全無疾乎故疾不足憂惟諱其疾而不知損為可憂也損其疾不亦可喜也乎而況能使初之遄哉耶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之中孚

離象龜中孚象離則大實十朋之龜也五貝為朋貝口虛而尾實澤其體而人說之為兌之象五則變巽而當其數也又兌數二而巽數五二五非十耶內兌說而外巽順內外皆弗克違至不害損而獨言益何也當損下益上之時損二之陽以益五之陰則為風雷益矣非或益之耶受天下之益者豚魚不足類也大川之中十朋之龜在焉涉之則益之能違乎不能違乎未有不大善而吉者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以六居五柔中失正雖得元吉何自而祐之若是也二之弗損益之耶非也上之弗損益之也蓋二順眷而上剛長臨格四德以相助其自上祐有然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之臨

此正所謂損下益上者也陽居陰位宜有咎矣何所可貞何由得吉何往而利何家而臣備四德而居上位損至此不當止耶是損極而弗損矣益極而有所以益之矣猶未至於八月也故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臣坤象家艮象艮變坤則得臣无家矣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損下以益上君取民而民奉君豈君民得志之事哉當不得志而弗損焉則得志矣且不止於弗損而又有所以益之者不亦大得志耶

益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而繼之以益何也益為損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世未有損而不益者也亦未有益而不利者也卦乃損巽順之道遂益震動之玄黄動者雷厲順者風行豈不利有攸往耶雷風相與則山澤川流震巽皆木則舟楫可通不又利涉大川耶利往利涉可以知无不利矣言宰何足道哉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卦名益其義何也以卦體言之也損上卦乾之初陽為巽風益下卦坤之初陰為震雷陽君而陰民是損君以益民民說不无疆耶无疆者不可測識不可限量如風如雷之自上而下於下也益之道豈不德同天地之天心昭日月之光乎夫何有不利哉卦體二五各中正天下有懷才抱德而無所往者矣有往不有慶耶卦象震巽皆木道天下有藏器待時而終不得行者矣涉川不乃行耶可異即卦德而推言之益也者內震動而外巽順動無阻而巽善入天下有見風雷之進而可以測識限量者乎其日進也无疆而且乾坤既交以後震代父事天之施也巽代母事地之生也豈乎震齊乎巽其益豈有方所耶凡益之道學易者其宜知之乎雷風不可非其時與時偕行當益而益非益無益也不益則害矣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天地間益不盡於風雷而風雷之妙撓物莫如風動物莫如雷然必動之而後撓亦必撓之而愈動有交相助益之功焉故巽上風也震下雷也其風雷之交不是明明示人以不相浮而相助之為益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有以人益我者亦有我自益者善也而見即遷過也而有即改遷善改過其究也豈不易言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之覲

此則卦之所以為益也以剛若之識建涉川之功初與四為正應雷動而風行非大作乎猶恐其不存也利往不利用乎然必元吉而後无咎否則不足以為天下概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必元吉而後无咎亦不得為天下觀也德懋懋官功懋懋

賞居下位而受上益為大作厚事也宜其分哉不元吉安得
无咎實長沙祈以勝於痛哭而已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之中孚
當損上益下之時損五之陽以益二之陰則為山澤損矣何
益乎不期益而益也非或益之乎既與損五同其變應與損
五同其象而有不同者以其位也故戒之以永貞之義又戒
之以永貞之心受无為巫以說神有用享帝取象于震上
五則次于帝之象也即二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凡自內而得益者我可以主之或者無定之辭也乃亦曰益
之何也二當益下之時五為正應不自外卦之惠心惠德而
來那不期益而得益者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之家人
當損上益下之時三與上應上巽益我舉而凶災以女貞而
涉大川非益之用凶事耶皆上之過也於三乎何尤故无咎
然欲因凶事而得益不中不正不能無藉於近比之四四又
與陰而多疑故戒之以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有孚者變離互
坎離中虛坎中實皆孚象震三爻有公象為善鳴有告象又
為玉有圭象用圭以通信而期其從也又以我動彼巽而相
依以得益矣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天下益我者豈皆吉事乎哉盤根錯節乃見利器於以知益
用凶事非世間本無之事亦人生固有之事也用有者以雷
而為火火因雷中之所有而又火變則風生風自火出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之无妄
巽本乾體乾善斷而巽善入故告公從震本坤體坤為衆有
開衆震動也有遷國之象依也者巽三畫體變則為震震三
畫皆變則為巽有相依之義為故利用為依遷國此則卦之
所謂損上益下也備四德以益下位雖不中而得正既无生
正之行有合於中行之道矣三之告公寧弗從乎從者不相
違而相依也乾坤相交震巽相依無非以益下為心即遷國
亦无不利所以避凶而趨吉也四之由於益三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不當益三者也告公何以從哉四益為卦益下之主也主
於益下豈不惟以益為志乎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之頤

五剛健中正非有孚耶下應柔順中正故亦有孚之順則家
始而民終萬物出乎震成言乎艮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
當益下而以養民為心此其心非惠心耶問曰當也有言語
象可勿問而自元吉而況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
有著正所以愛戴之至而惠我德耶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益下而以惠力之所被者有限心之所致者無窮有實心自
有實惠元吉尚須問耶然實心惠民者原欲其惠我德也仁
聲之入人深不亦大得志耶然亂有所向而為民止亦志之
象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之屯

貪近利市三倍益極而利之最多者以兵而為坎坎為盜兵
為木盜得木不擊耶益卦之究也為恒又坎為心病非立心
勿恒耶利往利涉利建而曰勿恒凶何也以其多利心為則
勿用有攸往矣而況涉川建侯耶已於益者也四德何與乎
益之極而莫益之求益不已而或擊之是恒心盡喪惟利是
趨其所由所惡患安在哉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當損上益下之時不曰莫損而曰莫益豈正言哉因其不知
損而反益極故為偏辭以喻之也然人情貪得者必無厭上
亦但求人益豈料人擊耶殊不知莫益則或擊乃自意料之
外而來也亦必至之數也勿恒所以與究卦振恒同凶也

附錄

上經十卦之後而有泰否下經十卦之後而有損益何也泰
否者天之道也損益者人之道也天運十年小變人道亦然
故序泰否損益於上下經十卦之後也天道泰而必否人道
損而後益又明明示之矣然泰否又十卦而後有剝復而損
益即繼之以夬姤何也否不利君子貞矣同人則利君子貞
故泰否後序同人至於賁而來有不剝者也剝有不復者乎
益則利往利涉矣利往利涉是無所不利也而可以長恃乎
哉人道之窮固不若天道之久也夬則有不利而後利者矣
故益即繼之以夬夬而即姤亦天理人事之必然者也

夬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益而繼之以夬何也夬決也天道人事益無終益之理未有不決而去之者也卦為三月剛長五陽易尊陽而惡陰非理人之私意乃天下之公心自姤一陰始生壯而至夬當決而決決之可也而又岌岌乎難之何以故姤者亂之始夬者亂之終聖人慎之於始可不慎之於終乎揚號告兌為口之象也王者之庭入門皆九數則一卦二體之象也四井為邑井九百畝四九三十六則乾策老陽之數之象也自也者五陽各自有其邑也乾兌皆屬金兵象非戎象加五陽夬而一陰去非注象耶揚于王庭者正小人之罪也孚號有厲者衆君子同心合力而猶安不忘危也告自邑不利即戎者既不可以假公濟私亦不可以偏生好殺也如此而夬夫何不利往哉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卦名夬其義何也以卦體言之而明其德之美也兌為附決加以乾之三陽陽甚盛而陰甚孤陰不敢附於陽而惟見其夬也是乾剛與兌剛相頻而共決一柔也然陽剛太過不亦有傷天地之和耶乃乾健雖不息而兌說則不爭內存決去之心而外不失和平之氣者也於以知揚于王庭者不得不正其罪也柔乘剛已不可而況乘五剛耶孚號而猶有厲者不可以誇張我衆藐視彼寡或致玩逆以貽羞其邑乃光也告自邑而猶不利即戎者又不可以恃己無私除奸遏暴或致從風不忘器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者自復而臨剛長而長猶長之始也三陽而泰四陽大壯亦長之中也至夬已五陽矣決此一陰為純乾非剛長乃終耶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天之天無物不有天之上則無物可以容止而又安也而況澤乎本屬於地而上於天未有不即下著者兌上澤也乾下天也非澤上于天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其必潰決之為夬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王庭之上不容小人一朝居因小人惟以天下供天祿不以天祿公天下也祿不可以弗施德不可以自居祿及下而不居德其究也厚下安宅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之大過

夬之初也而可以大過乎如利往而不知嫌疑者也變乾為
巽巽為股股之最下則趾也陽前而陰後自乾來非前趾耶
故且壯而有勝負殊不知前趾雖壯嫌疑而往豈勝哉徒自
為之咎耳以是知君子決小人未能深謀遠慮於必勝雖欲
自成仁不足為功適以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從來君子當新進之初貴賢嫉邪急於一決以自快未有不
敗乃公事者蓋勝不勝當必之於未往之先不可幸之於既
往之後不得勝寧不往何咎乃不勝而往也雖英雄不可以
成敗論而我何以謝過於天下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之事
乾有惕象號則本象之辭也以乾為離離為日日在於西北
乾天之玄地非暮夜耶又離為戈兵非有戎耶二剛而能柔
倫四德以為夬不且惕且號耶我不即戎而小人或陰謀我
我戎除無虞何足恤哉勿恤者亦之幸悔亡之義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有戎而可以勿恤乎事機之來在人者不可測在我者可自
宮二之自信得中矣而不特中也剛而能柔得中之道矣得
中道者孰不與之同心合力戎其柰我何哉周亞夫所以軍
中夜驚堅臥不動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之元
乾為首首之前面剛突者頄也故象頄卦惟上爻一陰三獨
應之澤上于天决則為雨而三獨行遇雨之象焉濡則因雨象
而象之也兌為說不說則慍矣三過剛不中健之極而用壯
之氣見於頄色非壯于頄乎故戒之以有凶然之兌則健而
挽兌健而說則夬而和與上為正應是君子當夬而夬有決
小人之心無決小人之迹者也雖不乎號而獨行利往而乃
過雨而若或濡之而且有慍之容無傷也小人終必決去故
又予之以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夬君子雖有夬夬之心而不見其夬夬之迹豈得免乎之以
无咎哉特恐其未能夬夬耳果能夬夬遇雨可也若濡可也
有慍亦可也至小人決去之日而後信君子決之以心不以
迹也非終於无咎者耶狄梁公所以為不可及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之需
夬而需有待而後決也涉川者貴於有待揭庭者可以無待

乎有待而後決固未能安然以自處惕然而獨往矣兌為口
脅者口之底也變兌為坎傷其脅非无膚耶又為坎是兌深
決其下塞而流行也行而猶需焉非次且耶四蓋不中不正
不可與衆競進者也必如卦彖之兌羊在前而乾夫牽之隨
後則可以行而悔亡也然兌已變坎坎為耳痛為心病兌
雖言坎亦聞之未必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當夬而可行則行不可行則不行而何以次且為哉決小人
者有才不如有德有勢不如有權行中不正德不足以服衆
推不足以除奸次且不前非以其位不當耶然聞言又何以
必其不信哉坎固為耳矣雖復為耳痛而未必不聽奈何其
為心病也心病則不明非聰不明耶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之大壯
莧俗馬齒莧陸路之萵乎着兌為剛鹵莧純陰而滋蔓多生
於其地五與上切近之大壯以剛壯之君比柔媚之臣未有
不為所惑者非莧之陸耶既為莧陸安能夬夬若以為當夬
而夬之必絕彼之偏私盡我之中行亦利貞之義也而後可
以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既中行矣何以不言吉亨惟予之以无咎哉五幸得正雖不
致失己之中行而剛明之德究竟為上六之陰所掩中未光
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之乾
此正所以為夬也卦雖一陰莫與同類非无號耶乃之乾矣
豈真有四德耶以小人之心假君子之迹始雖可飾終必自
敗勢極時窮孚號著揚於王庭矣人人得而誅之又誰復憐
而救之其終也惟有凶而已矣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无號不妨直言凶而必曰終有者何也夬至上矣非夬之終
耶一決而為純乾可長乎不可長乎終不可長也

姤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夬而繼之以姤何也姤為夬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夬決而姤遇決必有所遇也卦為五月夏至陰生自決盡為純乾而一陰忽生於下也然夬而即受之以姤不猶剝而即受之以復乎天地循環陰陽互乘理固然也姤亦何傷乃姤而為巽巽長女不亦壯乎又以一陰遇五陽女之不貞者也而可以取乎蓋剝為亂之將終姤為亂之方姤聖人不憂剝而憂姤女壯所以忌其盛勿用所以嚴其防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卦名姤其義何也不相期而卒然遇也以卦體言之則又巽之一柔遇乾之同類五剛也然從而臨剛浸而長姤而遇柔不浸而亦長乎勿用取女者雖不能禁其不長不可與之以長也若夫即姤以論姤而姤之時義亦大矣一陰至無端而至哉巽本乾體坤交於乾而一索得女非天地相遇耶故巽從父而代母事萬物出震必至巽而後齊品物流形不於此咸章乎而且以九五之剛遇中正之位乾至健而巽善入天下其不遇之矣不亦化理大行乎即天地而知姤之時即中正而知姤之義一陰之生雖微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月令以夏至之日施命令誥四方正取與天下相遇之義也天之大無物不有風之行無物不入使有天而無風萬物何以槃泰柳使風在天之上與在地之下又未可以物物而遇之也故乾上天也巽下風也其天下有風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物無不遇之為姤也惟后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有陽不可以無陰有君不可以無民君民相遇厥惟命令施命誥四方其究也至日閉關后不省方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之乾

巽陰自坤來坤為大輿故巽亦有輿象輿必繫柅於前所以止之也以九二為柅剛在前也非金柅耶又巽為風為往象陰柔汙濁有豕象初生猶弱有羸象蹢躅則陰躁之象也乾

之四德人所皆脩君子存之小人去之理欲之介善惡之分
也小人而知惡之不可為堅以自正則有吉而無凶不然則
凶自此見矣然則爲小人者惡必不可止君子可不戒爲之
防哉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一陰始生一小人始進也未必便能為害可弗繫柅豈酒金
柅耶殊不知柔之為道不害以嘖不戒以孚始進雖微正恐
其連類而相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之遯

巽陰善於潛伏故象魚二止初於内故象包初則成卦之主
也五陽皆其賓之遯小利貞小人而能守正君子容之則制
之在我安得為害无咎之道也若舍其遯而與衆遇則陰為
主而陽為賓小人壯而君子遯矣利乎不利乎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不利初之遇賓也用是魚既包而有之撿之於義維之遯豈
能遯乎制我者以及賓哉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之訟

巽為股臀之上者臀也變巽為坎傷其臀非无膚耶又之訟
水違行而不利涉大川其行不次且耶而况学室者居不安
惕中者行不進乎只一初陰也二或之而包有魚四應之而
包无魚三處不中之位臀无膚不安於二也行次且不進於
四也不亦厲乎然既無所遇雖有欲凶之戒亦自无見凶起
凶之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五陽同類而遇一陰四與初為正應惟四可以牽連而遇之
者乃初因二之不利賓而繫金柅四則包无魚矣凶且自此
起引類何為哉三與初雖有同體之安不得不行会四未之
牽也其行所以次且

九四包无魚起凶 之巽

四與初為正應而曰包无魚何也巽象魚至四而巽體盡矣
初已遇二繫金柅而不利賓非无魚耶人不為我容誰其容
我凶將自此而起矣且之巽而小亨九陽也大也當始而亡
壯小者亨大者不又宜乎其凶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魚陰物以喻小人无魚何以凶哉小人而臣也遠之則吉小
人而民也遠之則凶初守正奉法之小民而四遠之凶不宜

乎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之象
巽為木為長為高至五以陽剛主卦於上則高大堅實之木
也故象杞瓜者蔓生於地陰物中之甘美者也初在下而陰
美故象之變乾為離則章美在內非含章耶離為日而在乾
上日没於西北之乾位則昏矣不為日而為星乾天也天道
將變則星隕不肯隕自天耶五以乾剛制巽柔杞高陰大包
瓜於下即蔓延必不能胃而滿女雖壯家之自不致蔓延而
為害然不可令其滋蔓也含章愈要矣天運循環陰陽迭勝
有隕自天姤必為復也亦之象无事之義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德剛而位亦剛何以能含章哉五中也九居五中而正也既
中且正内含章美其誰能測是以陰長陽消雖天之命而挽
回氣運則人之志也志可以舍命耶有隕自天無謂天道不
可以人力為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之大過
卦以一陰遇五陽而獨上言姤何也勿用取女矣不遇則已
遇則包之夫雖救與壯女姤哉上則以為大過矣救且忧矣
云女壯乎而何妨於姤乃變兌為羊剛乎上而折焉則角也
角豈可以遇物耶是絕物也不亦吝乎然雖有絕物之吝而
九陽於陰邪之咎亦剝有攸往之義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姤從以其角也而致吝上豈樂有此吝哉包容小人已至於
其難姤息之地矣窮矣窮則不得不姤其角吝亦何足惜故
予之以无咎也

萃 坤下兌上

萃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始而繼之以萃何也始遇而萃聚物相遇而後聚也為卦澤在地上說萬物者莫說乎澤而地又萬物皆致養焉萃聚之象也既萃矣九五剛健中正大人者王者也天下之聚雖為王者所歸往可不推本於祖功宗德乎兌為巫以祝神王假之不有廟耶然六二衆順應與連類臣民又必聚於大人而後可以亨夫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利見所以得亨而利貞所以保其亨也若夫坤為牛有大牲象假廟者用之吉地上之澤流行無滯有往象利見利貞者亦何往而不利哉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卦名萃其義何也萃之為言聚也而所以聚者則卦德卦體之故也德維何坤順也兌說也聚固由於順順則因其說也體維何五剛中也二連類而應之也聚固以其應應則本於剛中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既聚矣惟萃可以承祖考而攝人心王假有廟豈非致孝享耶亦惟正可以久安而長治利見大人亨豈非聚以正耶大牲益以昭孝思利往適以明至正雖人事之當然亦天命之有在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非以順天命耶於是而知天地之大萬物之多雖各有其情未有樂於離群而不樂於類族者也故置乾於西北所以聚三男也置坤於西南所以聚三女也萬物於焉聚而生聚而長聚而收藏而始終終始循環無端皆不拂乎其情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猶水也水地比而澤地萃何也坎下流而水有所歸兌下塞而澤無所散也蓋兌上澤也坤下地也非澤上于地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聚而不散之為萃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衆聚則變易生不虞不可以不戒武備則志豫防戎器不可以不除除戎器戒不虞其究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附餘

再合臨萃而觀之澤上有地其象脩文地上有澤其象脩武又何以說也澤上有地則澤在地中百流歸往無窮無疆故

君子以為教思容保文德出為盛明之時也地上有澤則澤
冒於地百流泛溢如戎可虞故君子以為戎器不虞武事出
為憂危之時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之隨
一握猶一班衆人團聚之稱坤衆也歸兌為口也又為說則
笑而勿恤萃之隨脩四德不有孚乎然初不正而隨人以為
萃豈能終乎夫如是則今日隨此而明日又隨彼非乃亂乃
萃乎四為正應宜歸也卽為同體之一握祈笑斷不可因人
為從違而恤之利往而往從我正應何咎之有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當萃而萃何致於亂志在隨人不亦亂乎動而說之安得不
亂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之困
禴祀蒸嘗也象用大牲而又用禴相因推致而有此象亦兌
為巫以說神之義也萃而至於困也非其咎乎大人吉无咎
二困大人也而又利見大人以中正應中正三陰連類牽引
以萃非引吉无咎乎大人與大人相孚孚則可以不必用大
牲卽薄祀如禴也而用之亦利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聚其難於處困惟恐其困窮而變也二之困而引吉无咎何
也以其中也若此中一變則乃亂乃萃矣雖牽引以萃安得
吉无咎哉中未變也坎水中實以在地中與澤在地上無異
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之咸
咸感也感人以為萃宜乎其相得而萃也而曰萃如嗟如何
也不中不正我以坤順感而彼不以兌說應非萃如嗟如乎
艮假廟見大人用大牲非女子事也而取女何所利乎然而
有利往者在也既无咎而猶小吝仍不離乎取女之義也而
利貞是以勉成而戒萃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雖兌說而非三正應往何以得无咎哉三互兌體而為巽
上兌亦綜巽是我以巽而上亦巽也而相巽何咎之有

九四大吉无咎之比
萃而比得其萃矣然假廟用牲利見利往而有後夫在焉比
固吉也之比著以陽居陰非大吉而能无咎卽亦原筮不可
以不元永貞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四必大吉而後无咎何也以其非萃主也而天下比之若無
伊周之志而徒有伊周之位當乎不當乎故五言萃有位以
別於四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之豫
五中正而當萃居尊非有位耶於是固无咎矣然萃而豫也
前為四比而後為上否建侯行師恐不足以信天下不匪孚
耶匪孚者有否之匪人比之後夫在也上之不利君子貞無
論矣亦居四之元永貞可也乃得有匪孚之悔哉假廟用牲
利見利往無不可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五當萃而居尊固有位者也何必更言萃有位哉既為四所
比又為上所否比我者坎水而塞其下流否我者兌澤而說
以笑媚而況蔽志者莫如豫宜能光被天下而使天下奉吾
君哉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之否
齎咨者愁嘆之聲涕洟者悲泣之狀說極則憂生故有此象
萃聚之世不無孤臣孽子之否而匪人不利君子貞則假廟
用牲利見利往俱不可得矣不齎咨涕洟耶然不利君子貞
仍不失為君子也何咎之有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說極憂生何至於齎咨而且涕洟上蓋之否矣否終則傾豈
能安然于上耶不安于上則安于下故以兌而安下則巽矣
三象故曰上巽也
附餘
初三五皆萃二四上不言萃何也主萃者陽得位也故獨五
為萃有位初則亂而三則嗟也

升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萃而繼之以升何也升爲萃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萃也者聚之於其上也聚於上非升耶而況卦變自解來三四剛退而柔進進得正而居乎人之上又巽木得坎水而坤地當震動有木生於地中之象乎宜所以升也升則未有不元亨者然中爻約象爲歸妹征凶无攸利不當恤乎乃九二剛中原是坎主則大人也若用六五柔中而見之則柔相濟何以勿恤矣征何爲何征乎巽東南而坤西南由巽至坤總會於南面南則背北凡前進者皆謂之南也南征不亦巽順而吉乎用也者陰爲陽所用柔爲剛所用小人爲大人所用也

彖曰柔以時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卦名升何以升也卦變自解來天地解而雷雨作未作以前陽結爲雷陰凝爲雨既作以後陽降而下陰升而上以觀三四人道也非柔以時升而謂之升耶則元亨者可知矣卦德之內巽巽也而外又坤順卦體之九二剛中而六五以柔中應得乎柔升之道者也安得不大善而亨故中爻約象雖云征凶无攸利用見大人而可勿恤不但無凶而且有慶也由巽至坤而南征吉不但无不利而且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而高大

物未有不資生於地者也自今觀之或生於地外或生於地中其物也即地外所生之物亦未有不自地中而出者也況坤上地也巽下木也非地中生木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生則必長之爲升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人生之有德也猶樹藝之有種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順德積小而高大其究也茂對時育萬物

附餘

註順作慎以不必作慎盖地中生木正是順不順之如何高大世之違心而拂性者皆非所以順德也

初六允升大吉 之泰

升柔升也而剛豈允耶初巽主而之泰以一陰與於二陽之下雖正小往而大來矣大來而用見大人不允升耶南征吉泰且吉而亨不大吉耶亦元亨之義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何以允升而得大吉哉若陰不合於陽之志陽必不容陰進而上也之泰而三陽同類非初以巽主一陰上而合二陽之志耶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之謙
二在解本坎主今卦變而不變剛中非其孚耶然當升而之謙則是謙而不升矣不升則亦不用見矣孚何用乎巫咒為巫誠信可以格鬼神而況正應之柔中耶孚乃利用禴君子有終夫何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之孚豈特无咎而已哉二孚以剛中而五應以柔中剛柔相孚何喜如之不但无咎而且有喜也喜亦因其巫咒為說耳
九三升虛邑 之師
三以剛正當升時而臨於坤坤有國邑之象而中虛之師也人而南征如入無人之境矣非升虛邑乎不言吉凶悔吝者正以其虛也用見勿恤無與焉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升虛邑何以獨繫象而不繫占哉陽信而陰疑故信則繫信疑亦繫疑故以陽實而升陰虛无所疑也占在象中矣復何定占之可繫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之恒
四為卦變成卦之主也所謂柔以時升者也乃之恒而利往之則自為當升而不升恒以自守矣非我文王不足以當之然何所用其恒德乎不用見而用享巫咒為巫以說神王用享于岐山所以昭其敬亦以明其恒也不失為升之義耳臣道如此吉又何咎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岐山王之山也用享亦王之事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外不容有他事有他事吾恐其逆矣豈若享山之為順事哉
附餘
卦惟二四不言升何也五君也四近五而五應二其位不可升也故二爻言孚而四象言順其義可見
六五貞吉升階 之井
柔居五位非正也然而中爻中未有不以正自守者非貞耶

之升則貞如井之不改而往來井井不亦吉乎其升也繘至
而執不羸何害升階之易乎坤為地為文五變坎而則實當
其間地上成文而則實者則階之象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升上也井下也升而井不幾幾乎失志耶乃能貞而得吉升
之易也如階是至繘之井無羸執之凶豈惟得志而且大得
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之蠱
當無可升之地而猶升焉陽明而陰暗是冥然分昧而不忘
于升者也非冥升耶之蠱而變艮艮止也能止則蠱之元亨
雖無與而究卦无妄之利貞尚可勉不利于不息之貞耶亦
先甲後甲之義也盖不息于升必息于貞不息于貞自息于
升矣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陰陽消長之理遞極則長進極則消可以知冥升在上者矣
陰雖主利而中虛不富升已至上未有不消者而况不富耶
所以利不息之貞也

困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升而繼之以困何也升至於無可升未有不困者也既困矣
豈猶有亨道耶雖無可亨之事而有可亨之理蓋身可困而
心不可困也處困而能亨非守正之大人而能若是乎宜乎
其吉而无咎矣然上兌為口有言象下坎為耳又為耳痛為
心病有不信象當困而有言誰其信之哉
象曰困剛揜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
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卦名困何以困也以卦體言之也坎剛為兌柔所揜二剛為
三柔所揜四五之剛又為上柔所揜皆剛揜也揜則不能以
自振此其所以困耳然則何以亨也卦德坎險為加憂兌澤
為和說處險而以說身雖困而心不失其可亨之道者其唯
君子乎君子即大人也則知能貞之大人而得吉者卦體之
二五皆剛中也若夫困困而有言徒尚兌口不入坎耳益取
困窮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兊也者坎水而塞其下流者也故兊澤不流而坎水流絶澤猶水也水加乎水而盈科水引乎水而立涸矣該坎水下流而兊澤上竭非澤无水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水流澤竭之爲困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凡今之人誰無困時只爲不肯致命所由不能遂志致命遂志其究也明庶政無政折獄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歳不覿之兊

變兊爲口口之底則臀也坎于木也爲堅多心株木擬杀也塞坎水之下流必用擬坎之兩傍皆水曰宿無水曰穴水下漏而澤上枯則幽谷矣三歳自初至四也此正所謂澤无水也惟有困而已矣陰柔不正動止未安非臀困于株木耶當困底而處暗甚非入于幽谷耶雖與四應而四亦爲金車所困非三歳不覿耶不言凶咎悔吝者猶以其困之兊而能說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谷而且幽入不言出初何至於此哉坎體本暗而又處至暗之地不亦幽耶亦眛於中未能外達事變者幽故不明安能出谷宜乎其困株木而三歳不覿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之萃

坎主而互離變坤而互艮坎爲水離爲火坤爲釜艮也者物止於此而既成也水火相如而釜有既成之物何物耶則酒食也又坎得乾之中畫爲赤而乾爲衣則朱紱也蓋困而之萃矣聚假廟之所有以得困非困于酒食乎以大人見大人非朱紱方來乎大牲吉不利用享祀乎利注而猶困也不征凶乎征雖凶而剛中之大人不徒酒食也者何咎之有爲人臣者受國家高爵厚祿務消告無愧於天地鬼神苟能如是征可也凶亦可也故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酒食至於困人豈無因而致哉以其中也中則不徒酒食也者受困者一人不困者在天下矣非中有慶耶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之大過

註石指四四兊體也兊於地也爲剛鹵石堅重而有時汗潤亦剛鹵之物也二坎主爲蒺藜三互離又互巽爲象爲家人之大過而家有棟非其宮耶應上六而利女貞非其妻耶困而可以大過乎哉棟撓矣進有所阻而困于石退無可依而據蒺藜已不有宮安得見妻凶而已矣陰柔而不中正既非

大人利往無與焉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三正承剛之象也自不爲剛所容據蒺藜豈非乘二之剛耶
而又宮爲棟撓之宮妻非正應之妻入且不見不祥莫大焉
安得不凶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之坎
四與初爲正應可以同心協力以濟困者也乃當困而習坎
能遽然而來乎洊至之水必徐徐來徐徐四爲三阻也而無
如初又爲二所隔則困于金車矣以坎有輪象也吝乎不吝
乎心亨行尚雖非大人之位而有大人之材宜不有終耶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與初既爲正應當困而來宜速矣以其下也而故徐徐哉
水無有不下雖心亨志未嘗不在下也卽謂四以陽居陰而
初又以陰居陽雖各不當位而陰陽則相濟不彼此有所與
耶有與是以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之解
劓鼻刑也刖足刑也變震而四則足矣足之最上而偶虛者
非鼻耶兌本乾體五剛中爲大赤爲衣非赤紱耶又兌爲說
而且爲巫以說神有祭祀之象焉困而解宜乎其不困矣乃
劓刖而困于赤紱何也上掩於得位之陰下乘乎不正之剛
上下俱傷非劓刖耶五雖揜然乾之剛中也赤紱何用不赤
困乎无所往之義也然以乾之剛中不失爲兌之說體乃可
以徐有說也解緩也徐之義也且二五皆剛中之大人相與
濟困二字祀五不利用祭祀乎亦有攸往之義也不言保吉
夙吉而吉在其中矣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既劓刖矣進退俱不可爲宜能之濟困之志哉雖有赤紱志
未得也徒困而已然何以徐有說也剛中而互巽爲繩直巽
以行權不使直而以中直也不徐有說耶至於說而如國家
當既困而解非天地祖宗之福祐不能利用祭祀非正以受
祜哉者之福耶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之訟
上以一陰揜二陽五互巽爲木爲繩木之如繩者葛藟也四
互離離于木也爲科上槁科槁之木非臲卼耶葛藟則纏束
不能解臲卼則震撼不得安困而至於訟也有言其誰信之
孚窒者無異於葛藟惕中者無異於臲卼不曰動便得悔乎

若因其悔而悔之不涉大川而見大人不終凶而征吉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夫陽先陰後二氣之正也以陰揜陽陽豈容之哉則知困于
葛藟者非五之過當是上之未當也若因動悔而能有悔悔
也者自凶趨吉之道也征吉非吉行也耶

[seal]

井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困而繼之以井何也井為困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
八此又其一也困乎上者必反下下有下於井者乎井必有
主之者邑也一邑四井井地之数九邑本乾體乾一奇三十
六而當四井之数焉故乾有邑象而為巽則改邑矣改邑豈
改井耶延以終日汲而不見其虧即終日不汲而亦不見其
盈非无喪无得耶中爻兌為澤動而上則往也澤動
而下則來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又有往來之象非往者來者
皆井其井耶然巽為繩直有繘象其究為躁卦三畫皆變而
為震震仰盂有瓶象焉以其巽乎水而動也中爻互象又為
動井不改而瓶乃動事去故也非羸耶汔幾也若汲井幾至
亦未盡繘於其初而羸其瓶焉不亦凶乎

附餘

井口當坎險亦有羸瓶之象然險則險矣羸不羸未可必也
故看互象之動似為恰當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

[seal]

以凶也、

卦名井、其義何也。以卦象言之也。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非井耶。聖人之制井也。所以養民也。民非物不生。物非水不生。井道成而民物皆致養焉。无得喪而往來。井養而不窮也。故井以陽剛為象。改邑不改井。卦體之二五皆剛中。亦必以上出為功。汔至亦未繘井。將有功而尚未有功也。然井之関甚多矣。繘者不疑。至者不德。吉且相忘。何凶之有。未有功而當事敗之象焉。瓶不羸井。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澤、而曰澤滅木。木上有水、不曰水滅木。何也。澤聚而日深。水流而不盈也。故水能生木。非木則無以御水。逆溢者舟楫以平之。潛伏者。使辰而出之。亦世來從乎之義也。故巽下木也。坎上水也。其木上有水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木下水上之為井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井之義養之道也。養民不可以不勞。勸勞不可以不相。勞民勸相。其完也。明罰勅法。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之需

陰污濁而居井底。故有泥象。初與四非正應。故四至初有口象而不食。又為坎體有禽象。而曰无禽。井之需。需則是不食也。非以其泥乎。泥非舊井乎。不食則不異水而上水。豈有禽至乎。雖無往來之繘。亦無羸瓶之凶。不食无禽而已。亦不改无喪无得之義也。之象無與焉。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泥固不可以食也。然何致於泥哉。井之中。自是谷而深。井之上。亦可梵而驀。井之下。未有無泥者也。而況陰柔不泉乎。惟有泥而已矣。乃猶是舊井也。改邑不改井。雖曰无禽。亦不過新時舍之耳。豈終棄而無用哉。此不禁凶咎悔吝之辭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之蹇

艮為山。而處於山之中。有谷象。幽而深也。下比初六。巽主。有魚象。在井中。則鮒也。鮒卽今之鯽。在井中者。五非正應。為坎主。為弓輪。有射象。射、注也。互兌為口向上之器。有甕象。汲水瓶也。變又互坎。是決兌而為坎。有敝漏之象焉。二剛中。為有泉之井也。然以陽居陰。而之蹇。有利有不利焉。大人所不取也。井雖幽深如谷也。射鮒而已。繘雖未必羸瓶也。甕則敝如漏矣。既無汲之之人。又無汲之之具。有其德而無其適者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谷而僅射鮒。是徒以一井之泉與寸鮒。何可與往來井井者哉。故我與人。必先人與我。今上無正應。無應則无與也。不亦射鮒而已乎。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之坎
井以陽剛為泉。三剛正而之坎。井不渫乎。然剛而不和。紛與上為正應。乃上已收而勿幕。雖其食之哉。責手推心乎。而坎又為加憂。不為我心惻耶。三猶與渫也。以渫而為坎。其於水而上水。行有尚。不可用汲耶。惟王之明也。三與五相應而為離。王明矣。王明並受其福。已有繘井之養。而井無羸瓶之凶也。井由王制。五、陽剛中正。故有王象焉。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而不食。豈特為我心惻哉。習坎有行象焉。使往來而不井其井。亦為行道之人所惻也。王明並受其福者。正所以求王之明。改邑不改井。而受井養不窮之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之大過
甃、井旁之砌也。砌成則土不填。泉不汚矣。四陰柔而不泉。是其役也。然互當兌口。而變處坎底。有甃象焉。標挽矣。羸瓶之戒。宜慎也。井可以不甃乎。井甃矣。繘未即有及物之功。而已先有上水之階。何咎之有。則有收往之義也。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井甃何以无咎哉。井之不泉。非井之咎。不修井之咎也。修則無所不修。豈獨甃已耶。井且甃。況所以為井者耶。故可無不泉之咎矣。
九五、井洌寒泉食、之升
五坎主也。故曰泉。坎從天位北方。故寒。洌、潔也。水實則沉靜而潔。故井之洌。由於泉之寒也。比四之互兌而當其口。故有食象。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九五坎主。而之升。利見大人而勿恤。非井洌寒泉食乎。不足元亨征吉者。无咎无得之義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水宜於暖。泉宜於寒。水暖則生物。泉寒則甘食。五、何以寒泉食哉。為坎主而居中。當尊位而得正。寒泉之食。非中正而能若是乎。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之巽
坎有輪象。巽有繩象。以坎為巽。輪上有繩。有鹿盧收繘之象。

焉。故曰收、莫蔽覆也。上陰偶而坎口不掩、故勿幕。有孚者。以
陰居陰。而虛中得正也。與乎水而上水。而又之與是全以上
出為功者。非井收勿幕乎。然猶患其非陽剛也。往來井井。何
以養而不窮。必有孚而後元吉。猶之小亨者利往。必見之以
利見之義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之爻。俱未有得占者。而况元吉乎。茲何幸而在上也。四修
初之舊井。而井甃成其為井矣。五冽二之井谷而寒泉成其
為泉矣。亦各一成也。而非大成。至於上爻與三應。因渫可汲
而受福。故收勿幕而元吉井之道。不亦大成也乎。

革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井而繼之以革何也革去故也井雖可不改而不可不革也
革之道豈易言哉當革之初人自未信而有悔離為日兌酉
位日處於兌澤之下是已日也必既革而後信其所當革非
已日乃孚耶且離兌俱本乾來莫不有乾之四德又必所革
皆當而不失乾之元亨利貞焉則其孚矣悔可以亡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卦名革其義何也以卦象言之也離火在下而兌澤之水在
上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非水火相息耶又離為中女兌
為少女乃少上而中下非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耶既有應
革之理又有必革之勢此其所謂革也天下事苟不至於如
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更張哉故已日乃孚者必待既
革而後信之也又卦德離雖文明而能革必以人之所說而
樂於革事雖大亨而宜革必以理之得正而善於革革而當
而所革之悔乃亡也於是而知革必於其時乎世道莫大於

天地革變莫大於湯武天地之陰陽消長四時之序也非革
而後成仰湯武之天道人心命之所在也非革而能順應耶
革之時大乎不大乎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水在火上為既濟澤猶水也革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
火何也水火為天地之大用坎離原自互根故水可以在火
上兌則坎水而塞其下流之為澤澤之下無火矣故言火雖
澤中而澤中豈容有火耶故上兌澤而下離火非澤中有火
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勢不相容之為革也君子觀象而知
所以法之矣四時之變天之革也道莫大於法天事莫先於
治曆天道明焉則人事乃盡治曆明時其究也果行育德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之戒

二在初前為離主得坤之中畫有黃牛象初則離體其要也
革豈女子事哉之戒而利貞取女則當鞏固自守矣雖非革
之時亦有革之義黃牛之革在也不即鞏用黃牛之革乎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初陽剛而得正有為者也乃以離性之炎急而為艮德之靜
止利貞之七也鞏用黃牛尚可以有為乎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之夬

二離主體為日象取卦象為巳日爻以一爻為一日初至二
非巳日耶故象巳日革而後信也爻巳日信而後革也當革
而有文明之德剛柔應與皆中正革而夬決於去故者也然
必巳日而乃革之何也孚猶有厲吝自己不利即戎之義也
以此而征吉又何咎乎亦利往悔亡之義也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革而夬知夫之難則知革之難矣可不信而從革乎巳日革
之者一柔德而應虎變之大人其征而行也有嘉矣有嘉豈
但无咎哉是以吉也嘉字之義見隨五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之隨

三與上為正應上當兌口不有相謀而革之言乎又歷三爻
而至上非三就乎以剛正應柔正不有孚乎而備四德而曰
征凶貞厲何也過剛不中革而隨以火而為當躁動於妄者
也不征則凶而貞亦厲乎然而時則當革矣苟不躁動而謀
之再三其事也可不待巳日而乃孚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人往也革不可以躁動而往也故爻欲其言之三就而後可

革然既三就矣尚三就而又不敢革其又何之也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之既濟
將革而謀曰言革而行之曰命互乾為天為言有命令之象
變則互離矣有文明而改命之象焉四以陽居陰是其悔也
之既濟而水火相交剛柔不偏初吉悔不亡乎且兌澤而決
其下流所謂水決則火滅信乎其當革之時也不有孚乎終
亂矣不改命乎當革而革不必巳日而後信其吉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非易易也何遽予之以吉哉以其有孚矣為欲天下信
我心必先我自信其志有孚非信志耶安得不改命而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之豐
註者革而毛毨蓋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落而更生卦體
離為夏兌正秋皮之有毛因時而變也又兌為澤為口離文
明為大腹變震為足其數四文澤其身而四足震動口腹用
事者虎之象也亦豈美之義也五陽剛中正為革之主王既
之非大人乎大人之革豈矣有虎象非虎變乎此湯武革命
者也湯武革命豈待占而後孚乎勿憂宜日中似可無論也
著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而豈美其革何必取象於虎變哉以其文也與二應二
離主其文光明而昭著不亦炳乎虎變之象有然也是之取
爾天下炳然一新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之同人
豹生於虎而類虎次於虎而食之故虎不敢先於豹而在虎
之前者則豹也是以卦象雖同而取象各異亦所以別大人
君子之殊耳兌為口乾為首自首至口則面也革而同人無
人不以革矣利君子貞不有君子耶君子之革也雖不能如
大人之虎變非豹變耶同人而于野小人不亦革面乎然而
革也者非得已也革既成尚可以征哉征凶居貞吉以上非
涉川之時也而六亦非涉川之才也已日悔亡斯已矣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蔚茂也深密之貌也同一革也君子小人何以迥不同哉君
子自為治小人因君而向化也自治者以文豹變之文則蔚
也向化者以心革面之心順以從君也

鼎 巽下離上

鼎元亨

革而繼之以鼎何也鼎為革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革去故而鼎取新既革命而宜鼎定也然鼎亦一器耳何足重哉重之者國家始建郊廟立焉必有鼎以脩祭祀之用是鼎與郊廟並重矣故國家相傳為主器重鼎所以重郊廟也王者郊天而假廟有不元亨者乎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卦名鼎其義何也合一卦上下之體而象之也初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六陽為鉉究然一鼎也非所以尚象耶況當此象而以木巽於火之下非鼎之所以亨飪耶蓋聖人制象之義原為潔誠享帝以報功致敬養賢以輔治誠亨飪也者豈非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哉此固可以元亨而猶不特此也卦德巽順而離明卦象離為目而又為鼎之耳巽而耳目聰明矣卦變又自巽來以四柔之正居五位之尊柔進而上行矣若上行而不得中即得中而不應剛亦未可以有為也乃卦體六五柔中而應九二之剛是德位與賢才俱協永有不元吉而亨通者也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之用大矣哉生人之資木居其七木巽於水以出水謂之井木巽於火以納火謂之鼎井鼎皆所以前民用然而井不如鼎之重也貴足而尊耳貴體而尊用天地所鑒鬼神所歆聖人之治國家必自鼎始矣故巽下木也離上火也非木上有火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制器尚象之其重於鼎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正位而後可以定鼎凝命而後可以主鼎正位凝命其究也經綸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之大有

巽主也而以陰居陽是其咎也乃初於鼎為足非趾耶以太巽火而巽離體之四應非顛趾耶鼎取新必先除舊初陰否惡顛趾而出否不亦利乎然顛趾則巽之綜也為兌兌為妾出否則巽之究也為震震為長子非得妾以其子乎主鼎者其如長子可謂大其所有矣夫何咎猶不失兩元亨之義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趾而顛也不亦悖乎然不顛則否惡不能盡出未悖也抑

出否何以利也初陰濁與四為正應陰賤而陽貴去濁以相
從非以從貴耶此所謂得妾以其子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之旅
疾害也害我者則我之仇也二三四皆鼎腹而二則腹之底
也鼎之寔在惟底為不虛非鼎有實乎近初而顛趾非我仇
有疾乎然旅矣去而不得豈我能即乎是以吉也亦旅貞吉
之義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不我能即終无尤也
鼎而旅不亦有所之耶然有實之鼎也可不慎所之耶能慎
所之自不為仇所即而疾之矣然无尤也安得不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之未濟
三遇剛失中而之未濟是其悔也蓋鼎之舉措在耳故五為
鼎主初為之出否二為之有實四覆餗則形渥上玉鉉則大
吉三之於五也何如乎無援非應又不相近是初二四上各
得其正而三獨當其變者也其起五而應上也以巽木之極
剛入離火之勝熾木火炎烈鼎沸耳熱而不可舉故於五也
耳革其於上也行塞又離為雉五則雉之膏也耳革則陰變
而為陽雖有雉膏之美不得為人之食矣然陰變為陽是離
變為乾矣熱極而天風不方將雨耶將雨則陰陽自和而虧
其過剛失中之悔矣且天風為姤而五之姤姤遇也三雖失
中而得正終能合上而與五雉膏自在也自食食人無不可
者不終吉乎亦未濟事之義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豈器也舉措惟在耳所以尊而貴之之義也耳革不亦失
其義乎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之蠱
形渥程傳以為赧汗何也形者面之狀貌也渥者澤之露濡
也四五乾為首變則互兌為澤離主在其上為目三五兩耳
居其傍如是則四為面矣面上潤澤狀貌露濡也非赧汗而
何鼎中之餗曰餗公家之物是公餗也蠱壞也與顛趾之初
應非鼎折足乎亦互兌為毀折也折足不覆公餗乎覆餗其
形不渥乎大臣用人不當敗乃公事不徒可愧貽害天下國
家者匪輕是以凶也鼎非涉川之具也所謂賜乘舟而來者
必因時地以取義也易不可為典要如此
附餘
註形渥作刑剭重刑也古者刑不加於大夫四與初為正應

非有私也拔賢雖云不當為國雖有誠心非罔上行私欺君
誤國者比四罪何致刑剭枉律媚形渥為赧汗羞愧之甚也
極是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顛趾之初本非所任也四以為正應而信之至於覆公餗當
信乎不當信乎信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之始
鉉貫鼎耳以舉鼎者也始遇也五主鼎耳也二佐鼎鉉也五
得坤之中並為黃耳二非始之女非故金鉉君臣相遇剛柔
相濟利貞而已
附餘
金鉉玉鉉如何分別與與離同是乾體但與自少陽來故九
二剛而且堅為金鉉離自少陰來故上九剛而能溫為玉鉉
雖統乾之象為金為玉所由說有分別者在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五主鼎者也豈特黃耳已哉必有實也何以為實也以柔中
應剛中二不鼎有實乎中以為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之但

恒久也長男長女用事也主鼎者莫若長子而長女又治其
內剛柔相濟非鼎玉鉉乎鼎得久安良大臣福國無窮大吉
无亨之義也无不利乎无攸利貞利往之義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鉉之於鼎也過剛則恐其有所傷太柔又恐其不勝任兹離
陽原自少陰來而又以陽居陰玉鉉之在上也剛柔節也

震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器而繼之以震何也震為長子主器者必長子也而況動萬
物者莫疾乎雷則震未有不亨者也虩蝇虎也環顧周慮而
不寧啞笑聲也匕匙也棘為之也升牢於俎者也鬯暢也
百草之本也以秬黍酒和鬱金灌而降神上暢於天下暢於
地無所不暢也又震為大塗有里象焉百里者陽動為九陰
靜為八陽數四九三十六陰數四八三十二震一陽而二陰
合之得百數也皆取象於震也震下震上故虩虩而又啞啞
上震已而下震至也笑言後天震與兌對待兌為說為口舌
能虩虩而又啞啞是啞啞與虩虩相對待故震又取對待之
兌有笑言之象焉然則震固亨何以處震而致亨哉當震之
來也雖陰陽之激將正天地之威靈敢不恐懼而虩虩乎亦
不徒虩虩已也而且笑言啞啞矣苟震來而能笑言虩虩而
能啞啞方是世間奇男子聖賢豪傑之大丈夫可以主器者
矣震驚雖百里升牢灌降自若也而豈喪匕鬯乎此其所以
亨也、
彖曰震亨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
祭主也
卦名震帝出乎震固自有亨之道而何以亨也震來虩虩者
因恐懼而致自天祐之之福也然使有恐懼之心而無所以
自持無恐者則亦恐懼而已矣安得有則以致福哉笑言啞
啞者必能笑言啞啞而後有致福之則也如是而震驚雖百
里亦遠者不能不卒然駭於外而邇者不得不惕然動於
中而懼也其何妨於匕鬯乎不喪匕鬯此誠出震之長子也
繼世以為宗廟社稷之祭主所謂震代父事而有不亨者哉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動萬物莫疾乎雷驚必百里迅非一聲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物而不知所惕無乃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故
乘上之不宜風雨之不時君子且謹焉而況洊雷即疊震上
而震下其存雷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驚天動地之為震也
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以為天之威不可以不恐懼以
為人之變不可以不修省恐懼修省尤究也申命行事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之豫

初成震之主也之卦之義適合本卦之象焉不妨直取其合
者而繫之矣順以動而心和樂外動內順者恐懼修省也非
震來虩虩乎恐懼修省者自不失其心之和樂也非後乃笑
言啞啞乎其害也亦不長也是建侯行師之義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周公以爻象有合於卦象不妨取卦辭為爻辭故孔子亦即
以釋彖之義釋爻之象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之歸妹
億度也變兌為澤陰主利澤其身而口塞尾實者貝喪也九
陵者九仞之陵也互艮為山有陵象兌二艮七得九數七日
者一爻為一日六爻皆變究為巽循環至初則七日震為足
動則為作足有或陵或逐之象焉二柔順中正之歸妹女子
也震來能不厲乎億其雖有貝焉未有不喪者也但凶无攸
利之義也然而無傷也當動於少陰之一陽而陽窮於九陵
九陵以避之初動極則七日而剛變為柔矣非勿逐七日得
耶喪而復得猶不失不喪匕鬯之義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震來當恐懼以致福而何以厲哉以柔中歸妹之二適雷出
地奮之初乘剛如此安得不厲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之豐
變離為火火炎上而錯亂散漫有蘇蘇之象焉上震是震驚
下震是震動震行者震動而有所行也即恐懼修省也三非
土也而但勿憂非震驚之來而蘇蘇者乎宜有眚矣然而猶
是震動之體也苟能恐懼而修省震行亦可以无眚宜日中
之義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震則宜乎其虩虩而何以蘇蘇也以陰居陽既不正而又失
中安知恐懼以致福是以蘇蘇位不當也非震行而後可與
啞啞者也
九四震遂泥 之復
遂者往而不反也復而震是陽升也震而復則陽陷矣四陽
居陰位已不能震而變坤為土互坎為水水土相敵則為泥
非震而至於遂泥者乎不言吉凶悔吝者亦无疾无咎之義
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四即游雷也游至之雷在天上則為霆為電何其光也乃震

而遂泥矣雖无災无咎之可擬議而豈猶光耶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之隨

震而隨之非震往亦往震來亦來乎往動極而來來剛不亦厲乎然陰居陽位不過於柔而得中備四德而无咎矣可億其无所喪已而且不徒无喪而已者既備四德自能有恐懼之心必當有修省之事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往來者行也厲也者不自安而危也迫征凶而遂泥與震往來而不自安非危行耶然則无喪而有事者何也其事即在此危行之中也其事在中恐懼修省而致福且有得矣何言喪乎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之噬嗑

索索消阻貌矍矍字皇視視者變離為目也躬者震為足噬嗑卦象自目至足則躬也婚媾者上變離而三互坎水火有婚媾之象焉故往來厲者是其鄰蘇蘇者其婚媾也有言者震為鳴也噬嗑為頤中有物凡人有一物梗於其內未有不中消阻之狀者外之所見無不告皇矣震而噬嗑安得不內索索而外矍矍以此而征震觸而喪七老者也安得不凶乎非其躬之震也鄰也猶可以得无咎雖然以視蘇蘇者未免反不如其能震行婚媾不有言乎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震極矣而猶索索然何也凡人有得於中者自是意氣飛揚何至於形容消阻索索者中未得也又何以雖凶而无咎震所以為戒也及躬而後畏之畏亦晚矣即鄰以為戒豈致有及躬之咎哉畏鄰戒也

艮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震而繼之以艮何也艮為震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故後天次震於艮前靜極而動也序卦次艮於震後豈非動極而靜耶艮為山靜莫靜於山艮為止未有不止而能靜者也然而靜也者一靜而無不靜止固靜行亦靜也今吾有身焉而又不能無人焉身至動而人每足以撓吾靜吾何以處艮哉内卦有身象外卦有人象艮為徑路有行象為門闕為閽寺有庭象一陽上止有背象陽之不進則不獲而亦不見矣身雖動而背則止艮其背背豈隨身而動乎身且不獲而況人乎故行可以庭也庭可以人也蓋人自為人於我無與非不見其人耶動靜不失其為艮何咎之有哉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背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卦名艮其義何也一陽極於二陰之上而不進矣止也然止不能無行猶靜之不能無動故不止無以為靜居止而不行亦無以見動之能靜也止亦因乎其時耳非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耶以是知震動之極而繼之以艮靜也人未有絶動以為靜者焉動靜而不失其上而止行亦止之時焉則内無己私外無物蔽矣其道不亦如艮陽之輝光著明耶彖之所謂艮其背者可知矣凡人一身五官四體皆不可以言止皆非止之所也而惟背為止非止其所耶止其所而卦體六爻上下雖應陰陽則相敵而不相與不相與則身自身行自行庭自庭人自人豈有物交物而引之之咎乎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主動莫如水至靜莫如山水流必游山峙必無游所以相繼而不益無所以相持而不動兹艮上山也艮下亦山也非兼山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至靜不動之為艮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心本靜而思則動天下無絶思之人心有矩而思有位天下無出位之理得位即以得矩不出是以不動思不出其位其究已朋文講習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之貴

艮有身象身之最下則趾也之責矣初而艮不可責也初而

貴猶可艮也非艮其趾乎不然則文勝質衰之咎安得無之
咸艮必有始而有終初正教艮之始也可不利永貞乎亦小
利有攸往之義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凡身之動必先乎趾動不正則無所不失其正矣而可以貴
乎艮其趾不動矣人生而靜本來之正自若也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我心不快之蠱
拯救也三爲成卦之主二之所隨也互坎爲心病爲加憂故
有心不快之象變巽爲股股之下趾之上則腓也當艮而艮
其腓矣三乃艮限列夤而厲薰心二豈能拯隨而心快乎利
涉大川無與焉不言凶咎悔吝者二雖之蠱而蠱不在二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不拯其隨其道不當退聽耶三則止乎上矣互坎爲耳痛豈
肯退而聽二耶未退聽也強制不動方將以學力自負如何
肯退聽吾子所以終不服孟子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之剝
夫人之自能屈伸自如者其力在腰卦體以一陽居下卦之
上而當其中間有限象焉旺謂身上下之際即腰膂也是矣

但以夤爲脊脊膂骨也似於文義未安淮南子九州之外有
八夤夤維也綴連也腰絡也列剝也分解也俗作裂腰膂既
不得屈伸卽如分解其腰絡而上下判隔矣於文義似相層
也三爲限限豈可以艮乎哉過則強制艮其限安得不列夤
而厲厲而至於薰心哉薰心者互坎爲心病艮一陽外達而
氣上行有薰心之象焉不利有攸往惟有剝而已矣正吾子
強制勿求而反動其心者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艮其限與心無涉也而何致薰心厲也者不安之甚而危也
心者身之主危不至於薰心乎
六四艮其身无咎之旅
旅去而不留之義也限之上非身耶四當身而柔正一切去
而不留五官四體無不得其所止矣非艮其身乎旅貞吉故
得與本象同其占曰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躬說文從身從呂呂象脊骨之形卽古脊字則躬是脊膂也
彖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而又謂艮其身不亦相戾耶蓋艮其
身者不使於五官四體之身而止之也艮我身之前面惡知

我身之背後動亦止靜亦止則寂然無我矣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之漸

漸取象於鴻以其有序也以陰居陽是其悔也互震為善鳴身之上則輔矣輔者言之所由出也亦悔之所由生也然不可以遽止未嘗不可以漸止也非艮其輔乎言不有序乎悔不亡乎亦女歸吉无咎之義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也

言雖有序猶是言也何以謂之艮其輔哉輔不能無言也言不可無序也時然後言自無太過不及之悔矣非以其有中德耶

上九敦艮吉 之謙

爾雅丘阜再成為敦土之積而高者曰丘阜積之又積曰再成加厚之意也山上之山非加厚耶謙者有而不居之義也艮至上而猶謙君子有終非敦艮耶敦艮安得不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謙曰君子有終也敦艮之吉豈時有終而已哉自初之永而至於上之終山上有山艮而又艮非加厚以為止之終耶

漸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艮而繼之以漸何也艮止也漸進也物未有終止而不進者也然而進不遽進必以漸而進如女之歸而後吉也為卦艮男先於巽女男下於女女必六禮成而後歸二五陰陽皆得其正吉之道也不當如二五之正而利貞乎是未進不可以不漸漸進不可以不貞也

彖曰漸漸進也女歸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其位剛得中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卦名漸其義何也由漸而進也是以如女之歸而吉也然又何以利貞哉卦變渙來而九進居三旅來而九進居五非皆得位之正耶自未濟者無之而又約象為未濟當未濟而得位不可同心合力以往有功耶既得位而又以正正己即所以正人正位不可以正邦耶蓋得位者不徒以其位亦不徒位之剛故卦體三猶惟以正而五則剛得中也而且卦德止於下而巽於上則未進而能漸漸進而能貞動豈有窮乎此

其所以利貞也
附餘
漸之進也註謂之字疑衍又曰或是漸字蓋重複字厥古今
從簡俗作連點者多經雖不宜或當日一時筆誤因連點似
草書之字傳寫又誤竟作楷書之字矣當是漸字無疑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同一巽也在艮下則為山下有風而蠱壞在艮上則為山上
有木而漸長蠱則不可以怠忽而振民必先於育德漸則不
可以急遽而賢德乃所以善俗巽以行權萬物烏得不聚乎
巽也這巽木在上而艮山在下非山上有木之象乎是明明
亦人以木比於山不連自長之為漸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
決之矣德必漸積而後盛俗必漸摩而後化善德之賢俗之
善非一朝一夕而得居也居賢德善俗其究也永終知敝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之家人
漸之取象於鴻者以其至有時而行有序欲進而不遽進得
漸之義也鴻且終身不重匹於女歸為尤切再即卦象而觀
之在前者木風而高巽於後在後者黔喙之屬止而不敢前
亦鴻之象也干水涯也二三四互坎而初近之非干耶艮為
少男之家人而居初非小子耶又家人風自火出發氣相感
也發氣相感其於人也非言耶陰居陽位則其咎也故得漸
之義者莫如鴻鴻水鳥也未及於水必先及於水之涯非鴻
漸于干乎干非鴻之所安也於家人之小子不亦厲乎厲且
有拼鴻者矣不有言乎然而時為之也適為之也女歸而利
女貞焉何咎之有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小子而既厲矣亦得无咎新進孤臣嚴危處識所不免者小
子之厲亦所遭之不幸豈小子之咎哉揆之於義小子固宜
有厲也厲因小子而有咎不當於義而无耶賈長沙所由中
古惜之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之巽
石之近水大而平穩者曰磐二何以有石象也石者山之骨
當艮體之中而之巽兼變剛矣非石而何互坎水而應九五
非磐石而何凡坎有飲食之象既互坎而之巽又互兌兌為
說為口舌飲食而說口舌非衎衎耶二兼順中正上應陽剛
亦中正由干而進鴻之漸也不于磐乎利有攸往之義也既
漸于磐飲食可以自如不亦衎衎乎女歸而見大人之義也

吉之道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二於卦變柔來也柔來而飲食衎衎不疑其爲素餐而徒飽
耶以柔中正應剛中正得之以道應之自安不素飽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之純
以山而爲地則陸也鴻漸不于陸乎陸非鴻之所宜漸卦變
自渙來九進居三征夫也過剛不中知進而不知退非夫征
不復乎與長女之巽上應陽有餘而陰不足婦之則從著無
子非婦孕不育乎女歸之吉無與焉不亦凶乎惟互坎爲盜
女寇象又互離爲戈兵有禦寇象昭若之乎何所利禦寇而
已矣深明過剛之不利於漸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
保也
醜類也孤鴻不容入羣類亦不肯同羣類而復其故地夫征
之不復無異孤鴻之離羣醜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陰陽交
而孕亦陰陽和而育婦孕之不育非失其成男成女之道耶
天下凡事皆不當過剛惟禦寇不妨於過剛利用之以禦寇
非順此而可以相保耶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之巽
巽爲木四巽主而之巽鴻不漸于木乎然鴻趾連而不木不
能握木非平柯不能安凡木平柯又難得四乃柔爻之一陽
有桷象焉遇乎小利自不期得而幸得之非或得其桷乎雖
無當所漸而漸之吉豈有非所漸而漸之咎哉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或得其桷固四之柔正而順也而順則何以哉四巽主也巽
本坤來其順也非即以其巽耶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之艮
漸而艮爲艮山高起非鴻漸于陵乎艮止也五與二應剛中
正應柔中正五夫而二婦也乃二既艮體而止於內五又之
艮而止於外兩相止而隔三爻使應而不得合非婦三歲不
孕乎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義也究正應也雖隔三四誰得
而終止之終莫之勝吉女歸吉之義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至三歲而不孕幾失所願矣夫孰知本是正應不過有待而
後合及終莫之勝而吉也不亦得所願乎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之蹇

變巽而為坎不風而雲矣鴻漸于山水之間上而至於雲也
非陸乎利西南之義也凌霄之翮不近塵緣堪為重望其羽
可用為儀吉利見大人之義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雲路之間而有鴻焉已不得見其羽之何如也尚可用以為
儀哉而不知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亦翔以群而不失其序
雲路雖高而志終不亂是不可亂也何羽之不可用為儀而
吉也

歸妹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漸而繼之以歸妹何也歸妹為漸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
二十八此又其一也漸進而不可无所歸也然兌以少女而
從震之長男歸而妹也其不正也亦甚矣可以說而征乎何
以動而征乎征則未有不凶者也其於男也利乎其於女也
利乎一無所利而已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
始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卦名歸妹其義何也孤陰不生孤陽不長乾坤交而有六子
六子交而萬物生生無窮焉歸妹者非天地之大義耶若天
地不交則萬物何由而興乎故歸妹之於人也女道以終而
母道伊始也然以卦德言之則不正之甚也以少女而從長
男因兌之說以至於震之動所歸是其妹也安得不征凶乎
而又何所利乎可即卦體而明其然矣二四以陽居陰者男
以不正而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者女以不正而從男之

象曰不當也故征凶上卦以六五來九四下卦以六三來九
二有夫屈於婦婦制其夫之象柔乘剛也故无攸利婚姻之
不得其正豈非皆說動之所由致乎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隨與歸妹陰陽之雜也隨男而歸妹女男可息而女則敝也
何言乎其雜也澤水也而屬金雷火也而屬木水在内而木
從之疑于火木在外而水從之疑于金内外疑惰他媾從形
合之不正終之必敗敝究在下而震在上非澤上有雷之象
乎是明明示人以相合不正之為歸妹也君子觀象而知所
以法之矣有始有終終固不可以不永有究有敝敝尤不可
以不知永終知敝其究也居賢德善俗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之解
以用也娣之為言第也言次第御於君也當歸妹之際而用
之在下兌為妾非以娣乎應震主為足而不相與非跛乎然
以剛正之德而居於下無所往而又有攸往非跛能履乎既
有攸往可以征也復言風吉不征凶而征吉矣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而以娣何以哉以其剛正而有常久之心不因說而動

也以恒也故跛能履而得吉者雷雨有相助之功水澤有承
順之德相承也註謂承助其君則相字應讀去聲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之象
歸妹而不言歸妹則中者不說以動而震不歸一妹也而曰
眇能視何也應與皆不得其正以兌體而互離為目兌兼金
水與離火相克克則離而不純非眇乎然應與雖不正而皆
中也號號啞啞不喪匕鬯非眇能視乎有道無疑因時守正
可也之震則互艮為山約坎為水處山水之間而不能遠及
者非幽人乎利幽人之貞而已矣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說動者變常者也一變其常不貞矣雖幽人何利乎故勉二
以幽人之貞者正予二以未變常也
附餘
履之六三亦曰眇能視跛能履聖人取象何以詞同而意異
蓋履之六三為兌說之主喜事者也本無見事之明而眇本
無任事之才而跛而自謂能視能履也歸妹之初與二一以
陽剛居下一以陽剛得中本有見事之明任事之才奈何一
則居下無應猶跛也一則有應不正猶眇也雖跛雖眇人見

其猶能視猶能履也亦聖人重陽剛而抑陰柔之意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之大壯
三兌主也妹也歸則宜有娣之者而何致於為娣賤其以須
之心也蓋女壯且勿取而況大壯耶不中不正而大壯甚矣
雷動於天而可待而至也不有所以須乎由須之心而推其
須之行是也必不可以為君而為娣以主而為娣非反歸耶
猶牽其利貞也而不至於凶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妹也而可須乎妹而須當乎不當乎以須者似未嘗不以為
當於歸妹而論之則斷斷乎其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之臨
不行之謂臨降四德而不行非歸妹愆期乎愆期者何遲歸
有時也變震而為坤得地之純乎順者也既不致以征凶猶
自慎夫八月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妹之歸也豈好為愆期哉愆期蓋有志也志必待六禮之成
以為四德之配故不行之謂臨非不行也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之兌

月生明於震上弦於兌望於乾虧於巽下弦於艮晦於坤茲
震變而為兌上弦之月也是幾望也兌本乾體乾為衣兌為
口衣之口則袂也變又之兌是兌上兌下兩袂也震之次陰
有君象兌之為妾則娣也當五位而柔中之兌內外上下咸
相喜說何異帝乙歸妹乎帝之義也兌正秋也尚實德而謝
虛華非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乎利貞之義也又互坎
為月月自震而至於兌非月幾望乎宗中之德之盛如此吉
可知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何貴乎帝乙之歸妹反不如娣袂之良以美五哉五之位
不在二而在中也以此為貴無有貴於此者矣故不尚飾而
行也
附餘
泰卦用帝乙於歸妹之時占得五爻以之受福正詞也此之
用帝乙歸妹以明此卦之大義貴德不貴飾也猶詞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之睽
兌女也震象筐震士也兌為羊无實者上震變為離火有形
而無質也无血者三兌變為乾天純陽而無陰也二不當歸

妹上亦不言歸妹何也睽矣曰女曰士未成其為夫婦也何
必更言歸妹哉既不成其為夫婦女雖承筐豈有實乎士即
刲羊豈有血乎其非羊與而已矣何利之有蓋歸妹天地之、
大義也故小事吉無與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陽實而陰虛既上且六則无實矣非虛筐耶虛筐可以不承
而女乃承之則亦虛筐而已矣
附餘
合觀象傳以恒未變常未當有待而行在中以貴行為說動
者下歧承虛筐可笑尤甚

豐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歸妹而繼之以豐何也豐盛而大也得其所歸有不盛大者
乎盛大有不亨者乎然而歸也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非王
乎盛極必衰豈中多故理勢然已王假之不又有憂道乎而
不知徒憂無益也卦象離為日震為東方之日勢必至於
中天若已至中天則無可如何矣猶未至於中天不尚全於
日之中乎勿憂宜日中所以保豐而不失其亨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
神乎
卦名豐其義何也即豐而言之豐則無所不豐矣不亦大乎
內有離德之明而外以震德之動明動相資所由公私無蔽
上下雖新而致豐也其亨也何待言哉惟恐王假之即以自
尚其大耳而不知尚大之心乃所以致憂之端也勿憂宜日
中可不悲此日之未中而宜中者當照天下以保豐耶若日
中則未有不昃者矣猶之月盈而必食也蓋天地之理有盈

必有虚雖天地不能以自主亦適乎其時耳時消而消時息
而息然不消則亦不息矣能不與時消息耶是天地且不可
過中而况人與鬼神自是有進退存亡屈伸往來也

象曰雷電皆至豊君子以折獄致刑

自先王於祥刑之將觀噬嗑用獄之象而知至明莫如電以
之明罰至威莫如雷以之勅法罰既明而法已勅本不欲天
下犯之也犯之則獄興而刑不免矣何以折獄而致刑哉先
王先明而後威君子威照並行矣震上雷也離下電也非
雷電皆至之象乎文明明示人以威照並行之爲豊也君子
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刑之未定則獄不可以不折獄之已
成則刑不可以不致折獄致刑其究也乎於帝立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之小過

宜日中不可過也而小過之故不害豈可也然既則且正必
有相晋以保之而不致於過者初明四動均陽也不旬乎四
爲震主而本與初應是配主也遇其配主雖旬何咎乎往有
尚勿憂宜下之義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配主周旬矣何必曰雖旬无咎哉正恐其之小過而過之也
若過旬未有不災者也安得无咎耶雷火焚山天之災也故
有災象

六二豊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之大壯

蔀周匝障蔽之謂之大壯雷在天上則四布陰雲故有蔀象
乾兑離震爲日月星辰是震辰也離星也星麗於辰而光明
成文者非斗而何豈不可過而况大壯乎以火而爲天二與
五應是以至明而遇柔暗尚大之主也尚大則豊柔暗則蔀
非豊其蔀乎宜日中而蔀焉日中且見斗矣何往乎往則勿
必者不特而疑我疾我乎然而破疑者莫如信惟此虚中之
誠足故感動之心非有孚發若乎吉之道也利貞之義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有孚何以即發若哉信者疑之對也彼以疑我以信未有不
足以感發其志者也安得不吉

九三豊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之震

註謂沛作斾幡幔也幡幟也幔幕也震本坤體坤爲布爲帛
爲柄震爲玄黄爲龍蛇以有初之布帛玄黄其色而龍蛇其
形非幡幔耶之震則上幡下幔也沬謂小星詩曰小星在東
以離火而息其上矣震東方也三互巽爲股在内卦之上則

肱也猶艮為手咸初在內卦之下則拇矣之象无咎者以右
故曰右肱又互兌為毀折故曰折其右肱豈不可壯而況如
雷之震乎以火而為雷是以明極而遇上六動極之主也動
而合蔽者憎慢也非豐其沛乎宜日中而沛甚於蔀日中且
見沬矣䞘䞘啞啞無與焉震驚而喪匕鬯者也喪匕鬯非折
其右肱乎然以陽居陽而得正遇焉之也宜其咎哉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既豈其沛矣祇可以見小星尚可以為大事邪亦既折其右
肱矣雖人之不能用我我豈尚可為人用邪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之明夷
豈以明動而得亨明可免乎明入地中亦蔀象不亦見斗乎
故與之大壯者同其象二應五而四近五也然而下有同德
者在焉初方以四為配主四不以初為夷主乎夷主者初最
下處明最先亦最甚而為被夷之主也遇其夷主明動猶可
以相資吉之道也亦剝數自之義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四之象雖與二同然詞同而意不同也彼豐蔀此亦豐蔀二
得位而應五四不得位而近五位不當也彼見斗此亦見斗
二離麗於天上之辰而不至於幽四離臨於地下之火而不
止於不明幽不明也故惟有夷主之可遇也雖艱貞而勿憂
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之革
初不言豐而五亦不言豐何也豈而章矣故亦不言豐備四
德而離主應之天寶於賠可不虛中下賢來就文明之章美
以為華而榮貴邪若能來章至兌而又變兌上下皆澤誰不
慶幸彼此皆說非不稱譽不有慶矜而吉亦勿憂宜日中之
義也
附餘
凡卦自外而內曰來自內而外曰往五與二應註謂來致似
二為五所致而來也於卦例不合當是來就則合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名者實之著也福者德之澤也以六五而得吉豈徒譽也哉
其實有德澤之可慶也是以吉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之離
坎為棟則離有屋象閉屋以為家家必有戶閉戶而為闃无
人是中虛也故寂然而闃三歲則應三也乃見沬而不覿豈

極矣而又以雷為火動極而明極惟知有已不知有人適所以自蔽也不亦豈其屋以蔀其家乎之離中虛也應三亦離也非闚其戶閴其无人三歲不覿乎山葵甚焉此則但勿憂而不宜日中者也當此乎無與矣尚大者戒之哉

附錄

世上極奇巧的人做出極痴呆的事來秦始隋煬流為千古笑話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離為雉雉飛不遠亦不高豈能天際翔乎視豐屋之所為而推其尚大之心則似乎天際翔也是以闚戶无人豈真无人哉非人藏而不見我我自藏而不見有人耳宜乎其三歲不覿也

旅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豐而繼之以旅何也旅為豐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豐大也旅去其所止而不處也窮大者未有不失其居而去者也再觀豐旅的象皆大過豐尚大而嫌就故失居旅善柔而利往不小亨乎小亨者不宜剛而宜柔也柔不可以不貞而況處旅乎能守其所以處旅之貞則不失其小亨之道而吉矣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何以僅於小亨也以卦體卦德言之也體雖何以六五之柔得中於外卦者即旅之處乎外也親承乎上下之剛而皆順焉即行之不敢逆乎剛也德雖何如艮山之能止如離火之能明而必相麗焉是止亦不敢恃乎已而遠乎人也甚矣處旅之難也是以小亨而旅之所以貞而吉也則當旅之時而思旅之義有不可以常居而聚之者其時其義亦甚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同是山也同是火也君子觀賁之象但明庶政而无敢折獄以爲火在山下明不及遠也若火在山上則無分晝夜見山者未有不見火者也而况見火即見山耶故艮下山也離上火也其山上有火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高明遠及之爲旅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刑獄關乎民命固不可以不明尤不可以不慎必使刑如山之不移而亦獄如火之不滯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其究也制數度議德行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之離
以山而爲火之離山上山下皆火也而山焚矣非天之災耶艮本是坤體坤爲吝嗇變火爲離而過於明過於明而又吝嗇安得不瑣瑣離麗也旅人之所宜也且兩象皆言而曰瑣瑣取災何也旅固不可以不明亦不可過於用明也麗人而過於用明勢必瑣瑣瑣瑣雖能容之非斯其所取災耶不瑣瑣何災乎此與兩象俱反者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雖不宜於瑣瑣然瑣瑣亦何致於取災瑣瑣者其言語行事無不專一於其心其志然也即時過或未必窮之而用心太過天道忌盈志窮有不降之災者乎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之鼎
即就也次舍也就舍而止於此也艮象也又艮爲少男而初居最下則二之童僕也以柔順中正之德而處於互巽而又歷巽巽順而處於艮止之下非即次而安乎巽近利市三倍非懷資而裕乎巽爲工初以少男之體居下而處於我非得童僕之貞信無欺而有賴乎三者皆旅之貞而吉者也故不必言所无咎而无咎之義亦在其中矣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甚矣旅之不可不得童僕之貞也若童僕不貞恐即次懷資猶未可以自保得童僕貞雖無次可即無資可懷尚可相依於逆旅而况即次懷資耶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之晉
旅非康侯事也錫馬蕃庶無與焉以過剛之人旅自山而地矣地上有火不焚其次乎過剛而又不中初不與之相依不喪其童僕乎而且晉也者進也知進而不知退雖剛正而貞也不亦厲乎處旅者當以二爲則而以三爲誡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之所藉以安者次也而可焚乎焚矣不亦傷乎而况喪其
童僕耶當旅之時而過剛不中以與下據之於義豈童僕之
罪哉其義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之矣
四互巽亦互兌兌金與巽木相屬有斧象焉以火而為山火
生土土生金是資也而取金於山必用斧故曰得資斧又巽
為股兌為口為說股上口下則心也心宜說而不快者何也
之艮矣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何說之有故曰心不快艮止也
旅而艮時止則止非旅于處乎陽居陰位陽主義陰主利以
火而為山非得其資斧乎然不獲其身不見其人矣我心豈
能快乎蓋旅不貴止而貴行也行則進可以達道而退亦可
以歸隱若僑居久寄雖得資斧終是旅人故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夫旅也而可以處耶以陽居陰上近矢亡之五下應瑣瑣之
初未得位也未得位資斧何為乎徒得資斧我心是以未快
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之進
揚名於世謂之譽受爵於朝謂之命以離互兌文其口以說
人者譽也以火為天君之光被於人者命也終者遯而後亨
之義也五獨不言旅何也遯則不成其為旅矣而况五不可
旅耶離主也離為雉約象為大過前兌金而後巽木巽為工
為直兌為附決有矢象變離為乾乾數一有一矢之象矢不
射雉乎然而遯矣巽又為不果兌又為毀折非射雉一矢亡
乎雉然遯有亨道也以離主之文明說在人口光被天息不
終以譽命乎旅之失利而得名者也以觀四之得利而不成
名者正相反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逮及也終以譽命者固譽而得命也蓋未有不譽聞之於上
而能命逮於下者也上逮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之小過
小過有鳥象為離於木也為拜上槁變震震上應下實有巢
象焉不宜上而離體居上火炎上非鳥焚其巢乎又離於五
聲為笑變震震於五聲為啼震本自乾來乾於五聲為哭呼
而笑則號咷也飛鳥遺音於旅人非先笑後號咷耶蓋以火
為雷火炎烈而雷亢激極離體乾陽之用失離主坤陰之本
矣一變而喪得中之牝牛非喪牛于易乎驕而不順處旅如

是是以凶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以旅與下而其義喪以旅在上者其義不當焚即致誠之以喪牛于易與其聞而不失其順也乃變雖如雷之鳴焉而離火息其上炎其究也爲坎坎心病而耳痛終莫之聞也安得不凶

附餘

旅最下則以瑣瑣取災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高亢與卑汙皆非處世之道也而况處旅乎

巽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旅而繼之以巽何也巽入也伏也卑而順也旅可以不卑伏而順入乎然巽一索而得女陰為主凡事不可以圖大而小則亨也升觀卦體復有以陰從陽之義若欲圖大而利有攸往必須利見陽剛中正之大人而後可

彖曰重巽以申命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卦名巽之義何以巽下巽上重之而循是巽也巽風善入順以從下而下不放達有申命之象為重巽乃所以申命也然小亨而利往利見者何也以九五之剛而巽乎既中且正之德非大人耶二與為應位雖異而德則同何志之不可行哉而又初與四皆巽主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柔皆順乎剛陰能從陽也是以小亨而又不特小亨已也誰謂利有攸往不當利見大人哉志行巽風之象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水之與風皆漸而善入也水之潤物也漸故坎以之習教風

之撓物也疾散巽以之申命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通於民
志者可以知巽之道矣故上巽而下亦巽非隨風之象乎是
明明示人以相繼善入之為巽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
矣大君之於小民不可有事而無命亦必先申而後行申命
行事真究也恐懼修省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之小畜
進從於陽也退安於下也陰為主而性多疑居陽位而疑益
甚非進退不能以自定乎密雲不雨之義也以風而為天乾
剛善斷可法也利武人之貞則利往而利見矣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兩可不決之謂疑一定不亂之謂治凡人志無兩可則不疑
志有一定則自治初乃不果於從陽毋得不進退而志疑若
能果決於從陽便是利武人之貞而志治矣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之漸
古禮尊者坐於床上卑者伏於床下史贊卜筮巫職祓禳紛
若煩悉其辭之謂也二巽而變艮艮體有床象為當艮剛之
下則床下也之漸漸進也巽之卑者漸至於床下而止矣非
巽在床下耶似乎過巽而宜有咎然又互兌兌為口舌以口
舌通誠悃而說神者史巫也用史巫紛若通其誠悃而已矣
女歸利見之義也吉又何咎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紛若者不以乎非諂則瀆耶而何以吉也以陽居陰陽雖失
正而陰則得中得中則當巽而巽履乎時位之不得不然是
以吉也
九三頻巽吝 之渙
過剛不中豈能巽者耶乃居巽體而又近巽主是勉為凡巽
而又強作改巽者也非頻巽耶則蹙原不可以假哀遜而況
之渙渙散也以渙散之心而為巽入之行巧言令色如見其
肺肝然豈不可羞是以吝也兩象無與焉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頻巽者初未嘗抑見其可吝也天下真者不可假假者不可
真而況巽發於志耶觀人於其所忽志窮則故態復露矣吝
乎不吝乎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之姤
求宋於剛而無應女壯矣非其悔乎居陰得正而勿用取女
悔不亡乎始遇也利往利見何遇乎互離為戈兵互兌為剛

剛之地巽主則武行用戈兵而以行於剛剛之地者田象也
巽雞兌羊而離雉非田獲三品乎小亨之義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夫田而有獲則已無悔而況獲三品卯是不特悔亡而且有
功矣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之蠱
蠱球也巽而蠱非其悔乎陽剛而中正非其貞乎貞則吉而
悔乃亡矣利往利見而又利涉夫何不利之有非无初有終
乎所以然者巽木也木球者治之必以金捎屋球者幹之必
以木也蠱取材於木而言震之甲之蠱者不取材於金而言
兌之庚乎然取材於金而不可無土以生之故先庚而三日
得坤之丁後庚而三日得艮之癸丁所以丁寧癸所以揆度
坤艮皆土而戊巳寄焉兌德其盛矣乎而且十干以戊巳為
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庚更也金義也有所變更而裁之
於義是以吉也元亨之義也
附餘
庚金屬義甲木屬仁幹蠱之孝子便是仁人巽順之忠臣豈
非義士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巽以陰為主者也九五以陽剛居巽體其吉也不幾幾乎難
哉蓋不正則不貞必致有悔无利而不得其終矣不中則亦
不能巽以行權當事變而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矣安得吉哉
本九五之得位也尤本其得位而既正且中也
上九巽在床下喪其資斧貞凶 之井
上猶是陽剛也乃巽而卑下如井不過於巽乎與三應三為
二之床則亦巽在床下矣然應三而二不與也巽雖倍利剛
居木上有資斧之象焉而變坎為盜不喪其資斧乎竊執之
義也巽極而失其陽剛之德是以雖貞亦凶耳
象曰巽在床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二之巽床下為變艮之漸止於三而不得遂進也上何以亦
在床下哉之井井不窮於下而窮於上而況前無進步不得
不退而床下其上窮也故竊執亦戒而乃致資斧之喪未有
不凶者也

兌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巽而繼之以兌何也兌為巽之綜卦也所謂反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兌為澤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是未有巽於人而人不說者也亦未有兌上兌下彼此皆說而不亨者也然而說不可以不正說之不正非於我為邪辟則於人為諂瀆而失其可亨之道矣故戒之以利貞

彖曰兌說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卦名兌其義何也兌為澤澤之所及未有不說者也而況又為口口舌所以取說乎槩而言之則說也可以觀卦體而知亨利貞之義矣二五剛中而三上柔外柔於外則說剛得中則貞剛中而柔外非說以利貞乎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天人皆說則亦無不亨矣以此而民可先也民自忘勞以此而難可犯也民自忘死說而至於忘勞忘死何其大也勞與死豈勸民而為之哉不勸民而民自不覺勸矣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治天下之道莫不盡於乾坤而乾坤之道盡乎學而已矣故乾之不息而三男從之震以修省坎以德教艮以止思坤之厚載而三女從之巽以申命離以繼照兌以講習此八者皆學也世未有不學而可以治天下者也體是八者以求治道而發五十六事可遞起也然他不與論艮之止思心學也兌之講習理學也麗澤群居退而獨思心之外無理理之外豈有心哉故上兌而下亦兌其麗澤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兩澤相麗之為兌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兌之有益而無窮者莫如學學不講而不明亦不習而不熟麗澤之功非朋友不足以相資朋友講習其究也思不出其位

初九和兌吉 之困

則正而當兌初無所係應以處困之心處兌未有不和者也藹然自適非和兌耶安得不吉亦貞大人吉之義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和兌固當予之以吉而何以吉哉夫兌澤之下而為坎水之流行矣則正以為說夫誰得而閑其行故困雖有言且不信兌則行亦未之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之隨

居陰失正兌之隨說而從人矣非其悔耶然則中則孚格四
德以為說非孚兌耶其吉也更何悔之不亡乎亦无攸之義
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和兌者以剛正而行未疑矣孚兌者以剛中而同其吉何也
正見於事故論行中以心言則論志蓋剛中則所說不苟雖
隨人以為兌而心惟專一則志無疑端我先有以自信天下
豈復疑我哉不但行未疑而且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 之夬
兌主也寀外而不中不正上無應與不來就同體之二陽以
為兌乎是來兌也夫利洮而可以來乎二陽雖同體一得其
正一得其中豈肯為三所兌勢必揚于王庭矣孚號而戒我
矣凶可知也兌之不貞者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夫來兌何凶之有哉以其位也兌主而不中不正以一陰處
於四陽之間上無所應不得不來來而之夬以致凶位不當
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之節
四近五之中正而又比三之柔耶其兌也幾不能以自決而
且之節有商議之道焉非商兌乎苦節不可貞又豈能寧乎
是說而得憂者也若於不當兌者而介然以疾之則無憂而
有喜矣利貞之義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之喜喜與五兌也五為中正之君天下咸被其澤而無
不說者豈將一人之私喜乎吾知未寧則有憂利喜則有慶
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之歸妹
五陽剛中正能孚而不當厲者也乃不孚于兌而孚于剝厲
固非所孚而有也故可不言兌也然何以孚于剝哉近引兌
而之歸妹說而動也引我者未有不剝我者也剝我而猶說
而動焉非孚于剝乎征凶无攸利不有厲乎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孚剝者豈知其孚于剝耶自恃以為我當尊位誰敢剝我我
亦斷不致為人所剝而不知實受其剝矣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之履
致人就己謂之引小人善用其狐媚人自不覺為之所引上

兌主成說之主也履帝尾不咥人亨非善於引誘以為兌乎
引則不貞矣何以不言凶咎悔吝乎揭小人之用心為君子
之深誡云耳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而六也莫引人以為兌用心在於晦隱微之際人自不覺
為之所引不可以彰明顯著之迹求之也澤不可以為天天
豈光也哉未光也

渙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兌而繼之以渙何也兌說而渙散未有說而不散者也為卦
風行水上水但聚而不散風則足以散之散則離離亦未有
不合者渙其必有亨之道矣然則既渙矣雖有亨道而人心
離散王者何術以處此哉中爻互艮為闕寺有廟象互震為
長子有主祭之象巽木乘坎水則舟楫以涉川之象也於
是而假廟以盡孝因為收拾人心之大本涉川以建業尤足
聯屬人心之至要利貞者順時臨祭不徒瀆祀以倖福代慕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取義亦非行險以要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卦名渙而即繫之以亨者何也以卦變言之也本自漸來九
來居二而得中是以艮山有限之剛來而為坎水潤流之不
窮也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乎四是以坎水不盈之柔
當艮山靜止之地而上同於巽風之善入也是以亨也故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愛敬起焉禮樂興焉精誠聚於廟中仁孝

通於天下王假有廟非王乃在中邪而五人世之用不當其亡自聖人制器尚象如耒耜如臼杵如門柝如弧矢牛之引重馬之致遠生之所以居死之所以葬皆木之功也而舟楫則所以濟不通利涉大川非求不有功耶然而在中有功非利貞者不足以語此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甚矣坎之不可無巽也無巽則無以制其性而用之矣蓋水之性惟下而木以上之是故謂之井水之性惟聚而風以散之是故謂之渙然風之渙水也有文象為文不可不由於質從天報本之思質盡而文生焉聖人用易之大也詳巽上風也坎下水也其風行水上之象于是明明示人以源合流分之為渙也先王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何異非天帝不可以不享非能無本廟不可以不立享于帝立廟其究也所以致利

初六用拯馬壯吉 之中孚

當渙而初何以不言渙風之散水也必不能散於底之水不渙安用脉魚然則函涉川而曰用拯馬壯吉何也承剛來不窮之二坎馬之壯者也用而拯之故不必有利貞之戒可以濟渙而無不吉也亦中孚之義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渙之初而六也陰柔非濟渙之才而何以吉哉用拯馬壯者惟馬壯之是拯是用順乎剛來不窮之二而不敢違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之觀

奔者來之速也机牢中憑木倚據之以為安者坎于輿為多眚于木為堅多心故有机象二則卦變所謂剛來而不窮者也剛來非奔乎不窮非奔其机乎以九居二假廟而不厲非其悔乎雖失正而得中類若以涉川悔不亡乎善於觀渙者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渙而奔非其願也奔而机則得願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 之巽

互艮有身象故曰躬三則卦變所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也當坎水之面而又之巽隨風與風吹水而身受離披非渙其躬乎然風能散水散於此者必聚於彼於水終無傷是得位雖不中而上同則與王者入可離亦可合何悔之有利往利九之義也致身以濟渙者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志在則躬不足論矣蓋三以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外卦之四居陰得正而渙群三則陰居陽位而不得不渙躬同心共濟所以无悔豈非其志在外耶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之訟

四巽主也巽為高互艮為山處於山之下而高者則丘也又巽善入有思象下互震而上互艮思動而即止自非常人之所能及訟也者群衆而各爭其私也四居陰得正假廟而惕中一無所私與坎體下流之初而不相與非渙其羣乎不終凶則元吉矣然則利涉而又不利渙何也臨淵者不測憑高者可據上承陽剛中正之九五大人同利見也非渙而有丘乎是川之利涉不利涉無定識者鮮不惑矣旣渙羣而復有丘是巽權在我濟渙咸宜豈常人思慮之所能及哉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以風而為天光莫光於天大莫大於天天與水違行豈有所私乎渙其羣而得元吉一無所私何其光明正大也哉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之象

以風為山山有身象身內有風必汗方散故有汗象巽申命有號令之象出令如山則大號也故汗必遍一身號必遍天下又互艮而變艮艮止也有居象正而又正則居止之宰也蒙而渙汗其大號何也山下之象出而不反猶人身之汗周浹而不復收然有號令之象以風而為山非大號乎亦童蒙初筮告之義也是當其而得乎渙之時義以濟渙假廟則在中涉川則有功王不安居无咎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當渙之時王亦難乎其為居矣而況无咎耶陽剛中正而能正乎君之位也不正位假廟安得在中涉川安得有功渙之所以利貞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之坎

當渙之極傷害至而憂懼生焉乘上以剛居柔位剛柔相濟風散水而為渙渙則風將盡而水將至矣坎為血卦為加憂非渙其血去逖而出渙者乎然坎之渙而得出渙之坎而无咎何也雖曰陰陽之殊而亦坎不利於涉大川渙則心亨行有尚也

附餘

五上二爻經文句讀朱註互異無可校正小象本文足據以

當遠從無疑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坎為血卦上雖與三應其去坎甚遠高風不及下水渙血非所以遠害即遠害便可以去逖而出渙矣何咎之有

節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渙而繼之以節何也節為渙之綜卦也所謂交易之卦二十八此又其一也渙散也節止也物未有終於渙散而無所以節止之者也故以渙而綜節水之蓄於澤也風行於水而文生焉水蓄於澤而質定焉渙之必歸於節猶文之必歸於質也文歸於質節道其亨矣乎然而不可過也澤滿則溢水漏則困溢而無當於文困而無當於質苦節矣豈可以為貞乎故戒之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卦名節而即繫之以亨何也以卦體言之也剛者質也柔者文也一卦之間剛柔各半是剛柔分而文質雖均矣然文本於質文固不可以勝質質亦不可以勝文而卦之二五剛皆得中適天理而順人情自無太過不及之患矣是以亨也若失中而苦節則節之道窮而不通矣故戒之以不可貞雖節

而能通則不窮又可以卦德卦體而進推之兌不說乎坎不險乎五以陽居陽不當位乎當位不中正乎說則可以行險而況既當位而又中正未有節而不通者矣故能節而不至於苦天地之四時以成王者之制度以節而且有制有度則量入為出而不傷財用一緩二而不害民節之道何所不通而可苦以自窮乎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天道之有數度人道之有德行猶地道之有水澤也無水不可以為澤無澤亦不可以畜水而數度德行可知矣兌澤下澤也坎上水也非澤上有水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限而止之之為節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數有多寡度有短長不可以無制德有吉凶行有善惡不可以弗議制數度議德行其究也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之坎

初與四為正應四當兌口而互艮為門闕有戶外之庭象焉節而之坎澤決下流而水游至矣可以出戶庭乎雖不能節而不失其為節也无咎之道也亦推心守之義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坎為通兌以塞坎水之下流而為澤決兌而之坎是以坎水而通乎兌澤之塞也若不知而出戶庭安得无咎知已通其塞矣游至之水戶庭其可出耶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之屯

二五相應而不相與五互艮為闕寺止之主也外者不得入內者不得出二互震動之主也陰偶當前而處艮下動而即止有不出門內之庭象焉之屯則用有攸往非不出門庭乎除四德而利建侯乃知節而不知通無為貴德矣若節不可貞也而已矣凶之道也

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初不出戶庭而得无咎二何以不出門庭而遂至於凶哉初前遇陽陽奇為戶當戶而阻於惡四時水游而宜習數不出可也二前遇陰陰偶為門門既闢而二又居中時當當而當經綸乃不出而與五節無貴乎得中矣以與初較不但失時而且失時之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之需

三兌之口也不說則嗟矣當節則節之可也何需乎需則與不節相若也陰柔不中正以澤而為天務心自奉制用不經

容樂之義也泰極則否至樂極則悲生自然之理也有不嗟若者乎此其發非時也非過也非位也材也無可得而謝之矣爻之獨取象而不取彖者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不節而至於嗟致咎皆自歸咎者也我不節而我自嗟又誰可以歸咎哉

六四安節亨 之兌

四柔正而承九五當節而能節者也節而兌彼此相說則上下相安非安節乎故獨得兩彖之亨而利貞不可貞俱無與焉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四不過柔正而已何以能安節而得亨哉五蓋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得乎為上之道者也四承之而相安於節其亨也非承上之道耶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之臨

變坤坤於五味為甘陽剛中正脩四德而節以臨天下不傷財不害民天下莫不享其甘美之利非甘節乎時未至於八月吉之道也不往有尚乎坎水自流而兌澤自節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節之道太過則苦不及則嗟非得中矣必甘而吉矣則知甘節之吉者九居五位而適得乎其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之中孚

離於五味為苦中孚像離故亦有苦象焉豚魚無知之物也無知以為節而且節之極非苦節乎涉川行險之事也苦節以行險雖曰利貞不貞凶乎是其悔也然而猶中孚也與其奢也寧儉悔不亡乎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彖苦節惟不可貞而已爻苦節何遂至於凶哉節之道不可窮也彖窮而猶有可通之理爻窮而斷無可通之地矣

附餘

初與二不言節何也卦之所以為節者正以坎水之流而不盈節之於兌澤之二陽也初之坎而澤決矣二之屯而澤震矣皆非所以為節之本意尚得謂節乎哉

中孚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節而繼之以中孚何也孚者信也中虛而能信人中實而能信於人亦惟能節而後能信也為卦外陽而内陰陽明而陰暗外有覺而内無知剛強在首尾之間而身腹柔弱不振豚魚之象也而且巽有魚象中孚卦氣三月節豚魚之時也又巽木在兌澤之上外實内虛非舟象而何中孚可以感無知之豚魚而吉況有知乎中孚可以涉大川之險難而利況乎易乎利貞之戒聖人恐有逆詐億不信而行險徼幸者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卦名中孚其義何也以卦體卦德言之也體雖何二陰比於兩卦之間而在三四之位柔在内而中虛也四陽處於上下之間而得二五之位剛得中而中實也德雖何以一人言内有兌之說外有巽之順以彼此言下兌說以應於上上巽入以順於下皆孚之象也如此之孚即卦之外實而内虛有邦國之象者乃可以化邦耶則豚魚吉者信而及於無知之豚魚也利涉大川者象巽木於兌澤之上而卦有舟虛之象也利貞者天之道惟信而正中孚以利貞則應乎天矣而況人耶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行水上水流則散澤上有風澤聚而風感則受矣感受之間情偽見焉疑信分焉而疑信之大莫大於生死生死之關莫過於獄之出入倘用刑者心中有毫髮之疑致枉刑者心中有毫髮之憾皆非中孚也兹兌下澤也巽上風也其澤上有風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虛感實受之為中孚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獄必無疑死方無憾欲求獄中之平則獄不可以不議欲求死中之生則死不可以不緩議獄緩死其究也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之渙

渙可中乎中孚豈可渙乎而曰虞吉何也渙散也散則疑疑則虞虞度之心生焉凡人初念必信轉念或不信初應四雖變坎為加憂而虞也猶安其為初也而況有假廟之誠為豚魚之信兩象利涉吉可知也若轉念是以兌為坎不說則不燕未必相信而相安矣有他不燕亦兩象利貞之戒之義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也九得正故虞而吉蓋凡人最初一念未有不可自信以信人者而况初與四為正應乎雖因其為陰柔而虞其應四之志而未之或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之益
鶴知將旦鷄知夜半以其信也中孚之益以澤而為雷兌為口古震為善鳴二陽居陰位上有五艮自與來與為白為長艮為黔喙之屬白其身而長其黔喙鳴之信而在與木之下兌澤之間是鳴鶴在陰也鳴鶴何益于有和之者則益矣五皆中孚而相應非其子和之乎然而益也者不復益我之為益爾我相益之為益也對澤象也靡說象也非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乎利往利涉之義即在其中矣不當言孚者既益矣不必更言孚矣亦師爻之義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凡人中心所不願必不可以相強鶴雖善鳴能強其子之必和乎其子和之者二五皆剛中將爵亦人所同願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之小畜
五震為鼓動也五艮為止罷也故或鼓或罷兌為說為口不喜則憂憂則泣而喜則歌故或泣或歌三與上應陰柔不中正居說之極與信之窮者之小畜以陰畜陽陰陽不知非得敵于兌主也以為說之人應相說之勢動止不當憂喜靡定非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亦密雲不雨之義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或之者疑而不能自主之詞也鼓罷自我而何以不能自主既以陰柔居說極而又不中不正上應信窮而不知變之剛豈得以自主耶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之履
四互震月生明於震上弦於兌圓圓履與兌都兌而後履之履上弦以後之月非月幾望乎又震有馬象初則四匹也四近九五之剛正而信之不係於初而能與五非馬匹亡乎然合豚魚虎尾之象而取月馬何也中孚者無危機無私心也月匹象馬群類履虎尾者以其近君而危也四中孚而近五何危乎不猶月之幾到中天而望乎豚魚吉者以其無知而無私係也四中孚而應初宜有私係乎是雖有知而亦無私係也不猶馬雖有匹匹而遂相亡乎无咎者亦利貞不啻

人之義也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朋黨欺君排奸敗國喪家故比黠禍不小四之馬匹亡者陰
柔得正能絶其外類之私而上信於九五之尊也不如是則
幾望之月安得无咎耶馬之匹也雖亡絶類上者可謂善
于處履而惟禮自持者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之損
山澤之通氣綿密而無間有攣如之象焉中孚而損以有攸
矣五孚主也損有孚五不有孚耶與之應之二應損益相當
一德同心非攣如耶故損无咎之損者亦无咎可貞利往在
其中矣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位不當者或鼓或罷而不能以自主則有孚攣如者可知矣
剛健中正而居尊應下從在陰而能益比此陽而能損非其
位之正當也耶安得不攣如而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之節
巽為雞陽動則先振其羽而後鳴是音隨羽翰而出故曰翰
音雞鳴必以其時未嘗不信然知信而不知變猶之知節而
不知通也上之位天象也上居巽極信非所信而不知變猶
雞之且鳴且飛而欲登于天者然非翰音登于天乎凡物無
飛鳴而登天之理而況雞乎苦節不可貞貞之象有不凶者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物之且鳴且飛者不惟其飛不長其鳴亦不長也翰音登于
天可長乎不可長乎世之硜硜然信者未有不因信而敗者
也

小過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中孚而繼之以小過何也小過為中孚之究卦所謂不易之卦入此又其一也中孚有中虛中實之分焉陽實而陰虛陽大而陰小陽有餘而陰不足故內信於心者必外見於行大不可過而小可過也既過於陽過以補陰之不足不可以亨乎然亨必以正也不利於貞乎又卦體柔用事而剛不用事非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乎又卦象似坎坎為禽兹二陽內實而為身四陰外虛而為翼則飛鳥也艮為黔喙之屬而震善鳴則飛鳥遺之音也飛鳥遺音下而不上非不宜上宜下而後大吉乎亦以深明不可大事之義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卦名小過其義何也以卦體言之也小謂陰也為卦二陽在內四陰在外陰多於陽小者過而後可以亨也既過矣而戒之以利貞者又何也當過而過當貞而不可不貞與時行也卦之二五皆柔也而能得中可小事者是以小事吉也卦之三四皆剛也乃失位而不中失位則不貞而況不中耶是以不可大事也且卦體二陽內實而四陰外虛有飛鳥之象焉以艮之黔喙雷震之善鳴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乘風而上則逆懷音而下則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聖人之於道也本無過不及然而中道難言之矣雖曰過猶不及與其不及也寧過節仁過乎愚知過乎明忠過乎直寧過乎順無傷也故小過之亨但利於貞云爾兹艮下山也震上雷也其山上有雷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動而不失所止之為小過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小過有飛鳥之象則鳥之翼有恭象而行務恭鳥之鳴有哀象而喪務哀鳥之於食有儉象而用務儉過恭過哀過儉其究也議獄緩死

初六飛鳥以凶 之豈

豈大也不可大而豈已失亨貞之道矣以山而為火火炎上不宜上而且日中初有翼象而上與四應非鳥之上而不下者乎失大吉之宜未有不以飛致凶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飛鳥何以凶哉變離為火風自火出初之上則約象巽風也
乘風而上飛鳥之迅豈容救止不可如何也惟有凶而已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之恒

書法我所欲曰及凌逼之謂也艮成終而成始故艮為萬物之祖萬物出乎震故震為生物之母其於鳥也則艮為山震象巢鳥山居而巢處是以山為祖以巢為母也二與五應過三四之陽而遇六五之陰非過其祖而遇其妣乎五君也二臣也是無凌逼其君之義而適得其為臣之道也非不及其君而遇其臣乎不失其爲恒也恒无咎故之恒亦无咎不宜上宜下利有攸往之義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二柔正而且中五雖中而失正不以臣過於君即過於君不似乎有及君之嫌那非所論於守正得中之臣也故不及其君而如臣道之不可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之豫

從者自此而乘間也或者忽外之不虞也之豫有豫備之義則防象也互兌為毀折有戕象焉建侯行師大事也於小過無與矣禍患之來未有不自豫樂也皆三剛正自恃似為衆陰所欲害而不過為防備以山而為地鳥不在高山而在平地尚無色斯舉矣之幾能免傷弓羅網之災乎凶可知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從或戕之既莫知其凶之所自來又安知其凶之所底止意外而不可測凶如何也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之謙

小過者陰過而陽當不及之時也如三之之豫而凶則知四之之謙而无咎矣何也以陽居陰似乎有咎謙則雖過而弗過不敢過而有所遇无咎者剛而能柔弗過遇之也以是知剛不可過也而柔亦不可過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有終之義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四何以弗過於剛而有所遇之也以九居四剛而能柔人或以其位不當而疑之吾則以其位不當而幸之也然而陽性堅剛終恐忽長故示之以往厲而又戒之以必戒謙有終終不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之咸

五應二二為艮體山之虛處則穴也中爻約象為大過兌金

巽與木相厝巽為繩直兑為附決有繳射之象焉則弋也山上有雷必有雲矣以雷而滿澤而曰密雲不雨何也震木也木中有火兑金也金中有水金木相克水火不相容陰陽失和而又有坎水而基其下流之象是不雨也雖有密雲兑在震之西港濛陰自西郊也弁不可大事之義也戊者雨不雨穴居者必知之二在穴也公弋而取之而卜不雨乎亦取女宜下之義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密雲本無不雨之理而不雨何也雲宜低而不宜高而况不宜上而宜下乎玆雲已在山之上矣雲高則不雨不但自我西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之秋

上與三本正應當遇者也雷動極而為火火山旅去其所止而不反之象乃弗遇過之矣何也火炎上而又居上上亦有翼象焉是飛鳥離之也凶可知也天殃人害之所致非凡之謂乎是謂災眚不宜上而上者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當遇而弗遇亦既失不宜上宜下大吉之義矣而又過之何也山上之雷動而為雲雖不雨猶未亢也雷極而為火山上之火飛鳥離之不亦已亢乎龍亢且有悔鳥亢未有不凶而災眚並至者也

附餘

坎離之前有大過既未濟之前有小過何也水火為造物之妙用當潛至而作之際非大過人者不能代天功而贊化育故治水必禹而掌火必益也若水火之雜而並見則小者過而事矣所以既濟未濟象傳皆有柔得中之辭也然大過居上經而小過居下經何也上經言天道下經言人道天道陽用事人道陰用事也又大過陽在內而小過陰在外何也陽本潛於陰之內陰則凝於陽之外也

既濟 離下坎上

既濟小亨利貞初吉終亂

小道而繼之以既濟何也有過物之材者未有不能濟天下之事者也然則既濟矣水火交而各得其用功成治定之時也無大可創惟有小亨而已矣而且守之不可以不正又必利於貞也雖然天運循環自然之理有治必有亂有吉必有凶初吉終亂時為之也則知氣數之所在有非人力之所能奪也故中爻約象則未濟豈聖人之私意為哉

彖曰既濟小亨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初吉柔得中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卦名既濟而繫之以小亨其義何也以卦體言之也陽大而陰小小皆居於大之上小用事則惟小者可亨也而又戒之以利貞者亦以卦體有可亨之道也剛居陽位柔居陰位六爻之用非剛柔各得其正而位當耶則所謂初吉者可知矣陰爻雖各正惟六二之柔得中也則所謂終亂者可知矣自初至上雖既濟而中爻約象自二至五則未濟六爻用事之後既濟之終非未濟之始乎終之不可以止也終而止止則亂非水盛於火而火滅則火盛於水而水乾其道不亦窮乎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坎水下流離火上炎性之德也然使下者自下而水不升上者自上而火不降水火不交何以相為用哉故乾坤交而為坎離坎離交而為既濟水火之陰陽本自互根也當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以未水暖則為火火蒸則為水有溫泉而無寒火妻從夫夫制義也故離下火也坎上水也非水在火上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水火相交之為既濟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水火為人世之大用亦為人世之大患也患不可以不防防不可以不豫思患豫防其究也慎辨物居方

附餘

坎水至險離火屬心故取思防思者思其終防者防其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之塞

既濟之初與坎體之四應坎為輿輿之下輪也坎為狐狐之後尾也以火而為山艮止也蹇東北之卦也不利東北非曳其輪乎險在前而反身西南不濡其尾乎是利見而不見矣不亦咎乎思終亂而慎其初也利貞之義也雖曳輪濡尾夫

何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輪非濟塞之具也於義當咎於義不當无咎耶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之當

二離主為中女婦也與坎主之五應為與婦之車也婦車必有茀而後行猶火之必有氣而炎上也故火氣上蒸蒸氣下降降而滅火非婦喪其茀乎小亨之不可以涉大川也然而需須也貴孚者必光亨一時雖喪七日自得勿逐而須之可也茀所以蔽風塵者離以附二陽所麗象不成其為離則喪其茀矣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得喪固自有數喪茀何以七日得哉二柔中而五剛中至於七日離變而為坎坎亦變而為離仍不失其為中仍不失其為與為茀也勿逐而自得非以中道耶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之也

離之外體為甲胄離之上體為戈兵當既濟之時三剛正自用與濡首之上應以火烈而為雷動備四德而利建侯有征不服之象焉何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之乎小人勿用亦勿用伐性之義也不然則初吉而終亂矣水之克火有小人之象焉

附錄

離明當為君子坎陰當為小人鬼方者上於漸終濡首噬離明之應而甘以坎陰自處居暗之極人道不存矣有遠夷鬼方之象三與五同功居內卦之上思其終亂而克之有中興之象所以為高宗乾坤之後歷六陰而後人道全既未濟之終伐二陰而後鬼方克不伐不可望其克不克不可名為人明暗之間人鬼之關也然必克必伐而不憚其憊者聖人於人文化成之世不忍棄一人於蠻夷戎狄魑魅魍魎之域者也濟如是其於既也思過半矣而苑傳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高宗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詩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火本為水所克而欲以火克水不亦難乎三年而後克之雖幸不致於喪師辱國而窮兵黷武未有不憊者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之事

袽絮縕也絮則餘之餘縕則麻之亂者也四互離而變兌中

虛而上缺有衣象乃卦體奇偶相間其於衣也則破碎之袽耳既濟矣何事乎恐其終亂也而豫則不可以不慎四坎體不濡乎以水而為澤是坎水而塞其下流非濡有衣袽乎而且已日乃孚必元亨利貞而後悔亡非終日戒乎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四柔正而陰多疑終亂者只因自信不亂所以致亂四恐終亂而終日戒雖有衣袽此念不放必然自信思前慮後不覺其憂從中來惡知外至有所疑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之明矣

九天之對待離東坎西則東之鄰為坎西之鄰為離也殺牛厚享也禴祭薄祀也相因而推致之象也離得坤之中畫為大腹有牛象焉五以水為地應二而受其明非東鄰殺牛乎離則順承乎坎水之上升下降而利艱貞非西鄰之禴祭乎下如昔坎中滿滿則溢離中虛虛則受實受其福不徒虛存其文也此文王與紂之事初吉終亂之時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時也者天不能違而人不可逆故允解胡然而貴朱均湯武自然而有桀紂既為西鄰之時矣東鄰之殺牛何為哉終止則亂可以知實受其福者文雖不必復言吉而其吉也不但不期而自來必且天人交集而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之家人

家人利女貞女不可以言濟也坎為狐初應坎體而濡其尾上居陰極而非濡其首乎女雖貞則亦危矣所以明終之必亂也時為之也非其罪也故不繫以悔吝之辭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濡至於首溺身可知矣豈特厲而已哉既濟之終便是未濟可久乎不可久乎終止則亂何可久也

未濟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既濟而繼之以未濟何也未濟為既濟之綜卦也所謂交易之卦二十八凡又其一也既濟終亂其道窮矣物不可窮也故天地之道靜則而動交有春夏必有秋冬亦必有秋冬而後有春夏水火為天地之大用豈相交而不相別乎未濟者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總而言之終則有始也是以卦之中爻約象則為既濟不即有亨道存於其間乎然就未濟之時觀未濟之象以明未濟之義坎在下則小狐也臨於下而下能上互離為火火炎上非汔濟乎乃互離著又互坎不亦濡其尾乎既濟而濡尾已履陸地未濟而濡尾尚在水中夫何利之有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卦名未濟而即繫之以亨其義何也以卦體言之也當未濟之時剛不可以用事而柔亦不可以過不及卦之離主以六居五而柔得中中則何事不可濟而亨哉然則小狐汔濟者以坎主互離火上炎而水下流是未出乎坎之中也濡其尾无攸利者始欲濟而終未濟水火異物不交則無以續其終也再即卦體而觀之陰陽雖各不當位而剛柔則皆得乎正應亦卦之所以亨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自河圖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是水本在下火本在上也但天地之生物不窮雖雷風山澤各神其妙而惟水火互根為天地之大用若水火不交何以利濟用哉乃既濟之後而水火各居其所正以定本而昭用之必有其體也兹坎下水也離上火也其火在水上之象乎是明明示人以水火不交之為未濟也君子觀象而知所以法之矣凡有物必有方豈特水火乎哉欲居方而各適其用須辨物而先明其體總不可以不愼也愼辨物居方其究也思患而豫防之

初六濡其尾吝之睽

火澤相睽猶之乎未濟也故不取之象而取本象坎為狐初當其後非即本象之濡其尾乎陰柔失正欲濟未能而徒睽焉不亦吝乎无攸利之義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知當作智火明水暗初居坎下内暗之極者也當未濟之初以柔弱無位之材之勝而求命也不量力不度德不審勢不達時進欲速而圖功乃至於濡其尾焉豈但不知亦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之晉

坎為輿二剛中則輪也晉進也而曰曳其輪何也以水而為地水動而地静水通而地塞是知時之未可以進者非曳其輪乎雖觸藩壹服不足以動其心守未濟之貞而吉者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以九居二位本非正而兩象又無貞吉之辭九二何以貞吉哉二坎主也得乾之中畫位雖失正而剛得中矣乾之中有行而不正者乎中以行正安得不貞而吉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之鼎

為无亨未濟而當濟之時也乃材位不足以濟之而猶然未濟也水流行有征象只此而征不亦凶乎然以坎而為巽矣坎水而得巽木有舟楫之象焉乘木則可以涉川而出險自不致汔濟濡尾之无攸利也非利涉大川乎仍不失无亨之義也亦占者所當自審耳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間是卦爻也而獨三言未濟同是坎險也而獨三言征凶何也三處險體之上當濟而猶未濟既柔[illegible]而又陰躁安得不征既不中而又不正安得不凶時可為而位則不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之蒙

陽居陰位以火而為山文明而止矣非失正而有悔乎蒙猶可以養正也貞明言而悔乃亡然何以貞而吉乎以童蒙之奈餘龜未濟之功能變互震不當震而用既濟之伐鬼方乎未濟為既濟之綜卦誠能用力之久沒三年克之比不當三年有賞于大國乎所由貞吉而悔亡也大國若對鬼方小國而言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四貞吉而悔亡固以其有震伐之材以行其震伐之志耳使有志而時不可行亦未如之何也未濟為既濟之綜卦而中爻約象即既濟四則當納象既濟之時矣時當既濟志其行矣乎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之訟

以六居五不貞矣安得吉而无悔蓋卦之所謂未濟亨者也

當未濟之時柔得中而陽中則不致汔濟濡尾矣非貞吉无
悔乎大人固君子也以火而為天足文明之主光照天下矣
非君子之光乎柔中即虛中也虛中不又有孚耶以柔中應
剛中剛柔相濟則何事不濟訟者孚而窒若之訟者則有孚
而吉矣利見不利涉之義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之散布而普及者謂之暉君子之光豈必有孚而後吉哉
觀其光者無論矣而光之所及未有不向榮成化者其暉
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之解

統觀一卦之象下坎水也上離火也變離而為震震動也水
之下而動火於上者酒也雷雨無私則有孚也未濟而解是
既濟矣无往來復有往夙吉安靜以自信自養孫喜酒而善
飲非有孚于飲酒乎无咎之道也然亦不可以太過過則濡
尾者且至於濡首而反以有孚失无咎之道矣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而何乃至於濡首酒以有孚而飲首即以有孚而濡是
不但於酒不知節於所孚亦不知節也

附論

羲皇六十四卦之方位先天也天之道也文王六十四卦之
次序後天也人之道也聖人法天道以盡人道教人盡人道
以合天道故先天為體後天為用也上經專乾坤所以大天
地生成之本下經首咸恒所以明男女物則之始乾坤交而
為泰否咸恒交而為損益不損則亦泰不益則亦否剝而復
即天地之心以見人心夬而姤即人情以見天地之情而濟
雷隨風然山澤不見於上經而必居於革故鼎新之後者
何也讓功於水火而不敢先成能於水火而不敢後所以處
下經水火之間也蓋水火為天地之大用萬物生於水故繼
乾坤而屯經綸五性發於火故繼泰否而同人類辨族諸卦
皆本於乾坤而坎離獨得乾坤之中畫是以置坎離於上下
經之中而終之以既未濟焉亦坎離交而為既未濟既未濟
交而為泰否泰否交而仍為乾坤矣若夫肖乾坤而有頤大
過肖坎離而有小過中孚肖震巽而有臨遯肖艮兌而有觀
大壯亦自然之情偽也故聖人間取意而每慎之無非大後
天之用而究不外乎先天之體也

易原就正

繫辭上傳

後學巴珙明修甫著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朱註詳矣此夫子追論易之所由作非羲皇私意之所爲卽
河圖而仰觀俯察因造化自然之實理以成卦爻之法象也
故八卦之統於乾坤六爻之各有貴賤六十四卦之剛柔迭
用三百八十四爻之吉凶互見與夫蓍策卦爻之陰變爲陽
陽化爲陰皆天地萬物之自然而然者也易豈聖人之私意
爲哉

附錄

此節雖云朱註詳矣但註中所謂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
辭也句似誤蓋此章專論羲皇作經之實理先天之易有畫
無文辭是後天文周所繫下章是也這不與文周相干安得
非誤學者不可不知若更正云吉凶者易中卦爻得失之占
也則合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羲皇卽河圖而仰觀俯察旣已知天地萬物之理無非奇陰
陽也是故畫一奇以象陽因其性之健而稱剛畫一耦以象
陰因其性之順而稱柔剛柔旣立變化無窮矣則見其剛摩
於剛而生太陽柔摩於剛而生少陰柔摩於柔而生太陰剛
摩於柔而生少陽所謂兩相摩而爲四也剛摩於太陽少陰
而生乾離柔摩於太陽少陰而生兌震柔摩於太陰少陽而
生坤坎剛摩於太陰少陽而生艮巽所謂四相摩而爲八也
八卦旣成而又各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次第盪其上則
自乾而至復自姤而至坤所謂八相盪而成六十四卦矣此
易卦之變化也皆自然而然者也而變化豈盡於此哉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後相摩相盪而成八八六十四卦者橫圖也其又以乾兌離
震三十二陽卦布之左巽坎艮坤三十二陰卦布之右而爲
圓圖者何也所以象天也天不有雷霆乎圖之震雷也綜之
則爲艮而陽光外見則霆矣一動一止是鼓之以雷霆有然
也天不有風雨乎圖之巽風也綜之則爲兌而陰澤上施則
雨矣一入一說是潤之以風雨有然也天不有日月乎圖之
離日也坎月也一東一西一晝一夜是日月之運行也天不
有寒暑乎圖之陰始於乾生姤陽始於坤生復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是一寒而一暑也此變化之成象者亦自然而然者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彼六十四卦既圓布以象天而又方布者何也所以形地也萬物始於天而生於地必有門户之可渴置乾於西北非天門乎置坤於東南非地户乎天地定位否泰反類錯卦不交於乾坤則交於否泰故震坎艮本坤來而得乎乾之道者成男巽離兌本乾來而得乎坤之道者成女此變化之成形者亦自然而然者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自有圓圖方圖而天地之道盡此矣豈特成象成形而已哉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乾君之而坤藏之即莫不乾始之而坤成之矣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者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然則知大始不亦難乎作成物不亦煩乎乃乾雖健而動也動而雖健焉則所知何其易也抑坤雖順而静也静而雖順焉則所能何其簡也以易以簡非乾坤之所以妙萬物而陰陽不測之謂神乎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夫乾坤既惟易簡人象乾坤而生不當法乾坤之易簡乎朱注詳矣我一本於易簡天下誰復為煩難有親有功可久可大則所以進德而居業者極平平無奇之修途卻都是出人頭地之道諸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惜乎人惟恐不能知乾之易知坤之簡也若易簡無異於乾坤豈乾坤內尚復有道理乎天下之理得則贊化育而參天地聖人體道之極功作易與學易之能事畢矣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此夫子發明周易之所由興也羲皇本剛柔之摩盪以畫卦二體與六爻皆象也固已示人以吉凶之理矣乃我文周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以為立象忘言幽隱未明民用弗彰於是設六十四卦而觀其象闡先天之蘊以致後天之用文王繫彖辭明全體之吉凶周公繫爻辭明六位之吉凶庶乎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聖人因觀象以繫辭矣而象之變化何所自而生哉六十四卦惟剛柔兩畫而已彼相盪者其間有相推之義也如剝盡為純坤而七日來復夬盡為純乾而一陰旋姤泰小往而大來否大往而小來損損下而益上益自上而下下凡此者剛極而柔推之柔極而剛推之剛柔相推變化豈有窮乎陰生陽陽生陰何以吉何以凶象自不一聖人所由觀之而繫以辭也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然則繫辭明吉凶而吉凶之間何以又有悔吝蓋變化既生吉凶自別其幾吉凶幾先則有所以可吉而可凶者非悔吝乎是故卦爻之吉凶悔吝聖人因變化之象而繫之辭而吉凶之象則與人事之失得無殊悔吝之象亦與人心之憂虞相肖也設使變化不生則何得何失何憂何虞聖人抑何從而繫吉凶悔吝之辭哉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於以知聖人因變化而繫辭而變化之生則惟此一剛一柔也然則剛柔生變化而變化復剛柔此其象何象乎人世之道進退而已陰變則進而陽化則退也天地之道晝夜而已陽剛則晝而陰柔則夜也是六爻於天地人各得夫一陰一陽為其雜動而為用則變化無端剛柔靡定非三才各一太極而此其所以謂之道乎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易備三極之道而君子可不學乎學之如何吾見其身心皆易也身之所依以居不離乎先天後天之易序心之所契曰樂必詳乎用九用六之爻辭身心皆易則身心皆道矣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君子既居安樂玩以學易身心皆易則動靜無非易也其靜而居也雖未及於筮而卦爻之象辭皆道之所以昭著其動而有為也必殊及於筮而卦爻之變占皆道之所以流行故君子於象辭變占無所不觀無所不玩則三極之道在我矣道在我天不自我祐乎吉无不利復何凶悔吝之有哉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釋文周繫卦爻辭之通例也彖是變之已成變為象之未定彖爻本各有象變而夫子分言之何也文王觀已成之全體而繫彖辭如乾之純陽剛健而彖天坤之純陰柔順而象地六子之神明又不特雷風山澤而已也彖非言乎其象耶周公觀未定之六虛而繫爻辭如乾初以天為風而變臨坤初以地為雷而變復傍通之旅擇莫不險德位時占而已也

爻非言乎其變耶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然則言象言變辭之所謂吉凶悔吝无咎者何也順理則得而吉逆理則失而凶吉凶者非即言乎象變之失得耶見以為疵而悔生焉善之道也不以為疵而吝生焉凶之道也悔吝者非即言乎象變之小疵耶有吉有凶得失相半之過也或悔或吝小疵中立之過也无咎者非即於吉凶悔吝之間將過而不至於過雖過而不終於過善補過者耶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夫象變既有失得則吉凶不可以不辨辨之於六爻之位耶抑辨之於陰陽之卦耶乃位之貴賤與卦之小大羲皇雖列之而濟之矣而象變之吉凶無形非文周明繫之辭何以辨其孰為吉孰為凶哉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辨吉凶既存乎辭矣又有辭於可吉可凶之間者悔吝容弗憂乎憂之如何亦理欲之介耳憂乎介者猶至於悔吝哉亦有辭於得凶致吉之幾者无咎不可震乎震之如何惟改怨之悔耳震乎悔豈猶未免為咎哉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於以知文周繫辭之大要矣吉无咎辭之易者也凶悔吝辭之險者也文王以六十四卦分陰分陽有小有大故彖辭不能不有險有易是卦之小大既定於辭之險易矣而六爻之動或小之大或大之小或小之小或大之大周公師文王而繫爻辭能弗合兩象之辭以為辭耶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則之小亦小之大亦大未有象險而爻不險象易而爻不易者也設或不然雖仰思之獨志亦師文之善述也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準者衡量之輕重長短一步不差也彌者縫之彼此聯合首

尾無際也綸者終之由直不斷始終不亂也天地之道陰陽
而已陽生於子極於午陰生於午極於子消消長長變變化
化循環無已者天地之道也而易之自横圖而圓圖者不兆
陽生於復而坤陰生於姤乎既圓圖而又方圖者不乾君坤
藏泰交否别而中分復姤乎即父母乎乾坤而六子之神妙
天施地生非震以一陽代父事巽以一陰繼母事乎是羲皇
之先天體也而發乎用文王之後天用也而本乎體體用陰
而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易之書其天地不能示
人以道聖人為天地明道之書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
知死生之説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易豈徒彌綸天地之道而已哉聖人之用之也則盡乎天地
之道矣天地之道幽明其大端也然天有天之文地有地之
理或而幽或而明聖人何以知其故仰觀俯察不外乎六十
四卦之陰陽不離乎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化是天地之幽明
不於易而知其所以然之故耶不特此也幽明之間有人物
之死生焉有性來之鬼神焉死生者陰陽之聚散也鬼神者
陰陽之屈伸也然則何以死何以生其說雖盡何以鬼何以
神情狀莫測聖人於易而以為有始有終可原可反也為物
為變精氣游魂也何莫非陰陽變化之無端也故知死生之
説則亦知鬼神之情狀矣聖人之於易也將何所不知乎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
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於易而知幽明死生鬼神者聖人窮理之事也窮理則盡性
矣盡性則人也而進乎天矣不與天地相似乎我與天地相
似天地豈與我相違乎蓋周萬物而濟天下者天地也聖人
自窮理以來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者見其無有餘不足
之過中矣然有常必有變有經必有權又見其旁行而不流
矣皆性量之自然而然者也吉凶與民同患則是聖人成己
成物之性德其任天而不任人也樂天知命故不憂其欲忘
而理亦忘也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聖人之用易也既窮理以盡性者不至命者乎與天地相似
者我不過天地之中範圍天地之化者天地且不過我之中
矣蓋天地之於萬物不能無有餘不足之時聖人之裁成輔

相又不必有周濟旁行之迹而幽贊神明之內自無不曲成萬物而無遺也何也天地萬物莫非此一晝一夜而晝夜之間萬物或不遁天地或不知惟聖人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聖人之神也易也神豈有方所乎易豈有體執乎神无方而易无體有天地不可以無易有易不可無聖人聖人惟神乎易神乎其用也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觀聖人之用易而知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不由於易乎易何由而神神乎其道也然天地間之所謂道者不外乎陰陽而陰陽者氣也何以名為道自太極闔闢以來靜而陰動而陽動極復靜靜極復動是一陰一陽也陰陽迭運不徒恃乎氣而理行乎其間矣何莫由之而謂非道乎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然則道也者豈徒以其名哉有名必有實一陰一陽之相繼天命流行渾然純粹則不得謂之道而謂之善矣一陰一陽之相成物與无妄介然各足又不得謂之道而謂之性矣皆道之為也皆一陰一陽之所為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繼之而後成之是善以為性則性本於善矣夫何天良之有全有不全而氣稟或異則仁知自偏而況稟陰陽之雜而為百姓者乎徒日用未嘗離道而不著不察無怪乎合仁知而一之所謂君子之道者曾未之數數見也豈道之過也哉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夫觀道於人而知氣稟之或偏觀道於天而知化機之責息全矣人道得仁知之分天道妙仁知之合何也天地之道以生物為仁而不見其知以成物為用而不見其體不自闔而闢乎則顯諸仁焉不由闢而闔乎則藏諸用焉闔而闢出也闢而闔入也一出一入非鼓耶鼓萬物而無心成化豈若聖人之有心無為亦吉凶與民同患惟日孳孳乎此何如德業也顯諸仁以為德盛德也藏諸用以為業大業也德業之盛大如此而且不與聖人同憂至乎不至乎至矣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其實顯仁者業也藏用者德也而此以藏用為大業顯仁為盛德何謂也哉生機之所藏化功之源會也不富有乎富有

則可即內以知外而業之所以大也生意之所顯元善之流行也不日新乎日新則可即外以知內而德之所以盛也

生生之謂易

富有者藏而愈有也日新者顯而愈新也愈新愈有愈有愈新非生生而不已乎皆陰陽爲之也皆一陰一陽之交變爲之也所謂道也交而易變而易故天地有自然之易聖人即天地以作易易固明道之書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寔非生生之謂易乎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聖人作易以明道天地之道生生不已易亦生生而不已易之生生不已者非乾坤耶乾也者天之象也坤也者地之法也故剛柔摩盪而六十四卦之陰陽消長闔闢所以成象也方圓所以效法也成象者天之所以運行非易之所以謂乾耶效法者地之所以生成非易之所以謂坤耶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易自乾坤成列而六十四卦之陰陽亦即所謂道之一陰一陽也理也而數行乎其中矣是故觀道者由人道以及天道論易者不可由天道以及人道乎易之於人道也有占則有事莫非數而已矣數可以不究其極乎極其陰陽老少之數固以知將來之吉凶若是之所謂占也固而通之變之趨吉避凶者是之所謂事也易也而皆道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易皆道道亦即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之謂易生生者一陰一陽也一陰一陽者互爲其根也則一陰不得謂之陰一陽不得謂之陽即一陰一陽亦不得謂之陰陽道也易也猶其可測之謂也乃兩在而不可測則神矣陰陽不測之謂神故聖人之神神乎易即神乎道也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爲明道之書其實則載道之具也道無所不有無所不在以其廣大也道廣大易不廣大乎何言乎其廣大也以言乎遠大孰得而阻之則不禦矣以言乎邇又孰得而撓之則靜而正矣不特此也塞天地間皆易也以言乎天地之間無非其廣無非其大而後易之廣大則備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

闢是以廣生焉
生生之謂易易之廣大何從而生乎易之所以爲易者由乾坤也乾坤各有動靜來往詳矣可以知乾之靜也若絶意於動者也何其專也及其動也勢不可遏而亦不可回何其直也且未有不大者也易之大不以乾之靜專動直而生乎又以知坤之靜也若吝嗇於動者也何其翕也及其動也勢不可留而亦不可遏何其闢也間未有不廣者也易之廣不以坤之靜翕動闢而生乎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之廣大自乾坤而生乾坤即天地也廣大不可即以配天地乎蓋天地之所以廣大者不外乎四時不外乎日月而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豈外於陰陽變通變通陰陽乎則易之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確乎廣大之配天地而不相差也然獨言天道而不及人事似屬玄虛而非實理之可據乾不易乎坤不簡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不亦善乎善則無過無不及聖人所謂至德也易簡之善不又於聖人配至德乎易誠廣矣大矣哉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吾觀夫廣大配天地易簡配至德而知天下之理無復加於易矣易其至矣乎故聖人之德非易無以崇聖人之業亦非易無以廣所以崇德而廣業者能非由於易乎然而德崇於知窮易理而知好崇業廣於禮循易理而禮自卑崇卑者天地之常經聖人之用易也無事不效法天地而况知禮乎則見其高也明也而崇效天矣博也厚也而卑法地矣此何如德業乎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聖人之於知禮必效法乎天地者何也天地者易之原也自天地設位而變變化化生生不已易則行乎其中矣聖人效法天地知禮豈外鑠我哉天地生我以本來成之性也存存無忽乎性之謂道行而宜之之謂義千變萬化皆從此出非道義之門乎則德之所以崇業之所以廣易之所以至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

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易固聖人崇德廣業之資也而知崇如天禮卑如地於何效
而法之含卦之象爻無由也以成象賛畫無以爻象之情而人
莫知所謂象爻雖動而人莫知所謂爻非我周聖人繼起其
孰能以易之書使有所見詳乎其言可以使後人擬議於彖
爻而成變化哉象雖何聖人於本卦之錯綜而互之以見天
下之賾而揣摩擬於其一定之形耶其如觀之容耶象其凡
物之所宜而無不類也是故謂之象爻雖何聖人於變卦之
德位時占有以見天下之動而各指各視其六虛之會耶其
周流之通耶行其典禮斷其吉凶而無不著也是故謂之爻
所見如是是以其言雖至賾而不可惡雖至動而不可亂苟
能會象爻明倫之意將有言也必擬於象爻而後言將有動
也必議於象爻而後動則未經擬議以前易之變化為象爻
之變化而既經擬議以後易之變化皆言動之變化矣擬議
以成其變化何知禮之非所以效法天地哉其下七條并該
備於十二章之前者則夫子教人以擬議之例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
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
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爻義自明中孚二變兌為震震足兌口口言而足行故擬議
于斯爻之象而言行不可以不慎動天地即所以效法天地
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吾身之外有兄有遠是於人有同有不同也可擬議于同人
之五矣五變乾為離而之離離為火於五臟為心下離上離
彼此兩心也兩心相同斯為同人同心之言則又以乾為言
也出處語默亦根言動斷金如蘭則乾金爍于離火而互為
巽折之兌金離火本自坤來坤于五臭為香也香有香於蘭
者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
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

所失矣
同人者有所藉也可擬議於大過之初矣善於藉雖善其用
茅雖薄用之愈重則愈安不但天下無棄物天下豈有廢事
哉故術不可不慎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
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能慎者必能謙可擬議于謙三之君子矣文義自明厚之至
是變艮為坤而又之坤坤之德不厚之至乎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
動而有悔也
人若不謙則勢必至於亢亢而即能也動而有悔而況變乾
為兌徒尚口舌乎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動而有悔不出戶庭者何如乎可擬議于節初之无咎矣當
兌口之下而決澤為坎陰口舌乃人身之門戶亂之所由生
也非言語以為階乎觀於不密之禍患有必然則言語之節
不但當慎而且當密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
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
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
之招也
亂之所生盜之所起也可擬議于解三之致寇至矣知盜者
非徒知奪伐之盜知教奪伐者之盜也小人之不自量而肆
無忌憚者不可以廢然返耶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也
彼負且乘之小人逆天理悖人情但知恃勢豈肯親賢人人
得而誅之斷無天反祐之而吉无不利者可擬議于大有之
上矣履信思順而尚賢天安得不祐之而況人乎而況人之
賢者乎苟能致天祐者可以知我之言動與易之變化得魚
兔而忘筌蹄矣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夫欲擬議于象爻而成變化則揲蓍求卦之法不可以不講

也而法本於數數何防乎河圖是也朱註詳矣河圖說已見
前不須更贅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朱註詳矣相得若兄弟之有序有合若夫婦之相配所以成
變化而行鬼神者即此相得有合之數也周子太極圖說正
與相發明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
卦
朱註詳矣閏者一歲之間氣盈六日朔虛六日是每歲餘十
二日三歲積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當閏仍餘六日又積二年
得二十四日連前共三十日不又當閏耶故曰五歲再閏此
大略也亦以見數法之通於天道而天道莫逃乎數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
期之日
此蓍法過揲之數也朱註詳矣獨首乾坤者雖以老陰老陽
見動爻亦以六十四卦之皆乾坤而乾坤盡天地之道矣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此六十四卦過揲之數也朱註以九六得此數即七八亦得
此數蓋上節第言動爻此節應兼不動之爻而言以見萬物
之一動一靜皆莫逃乎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朱註詳矣應兼交重單折而言也
八卦而小成
朱註詳矣但卦有內外內為貞而外為悔亦有動靜靜為體
而動為用當九變而得內卦之時則已知一卦可以為八卦
八卦可以為六十四卦矣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朱註詳矣自小成而大成引伸觸類則一卦可變為六十四
卦六十四卦則變為四千九十六卦而趨吉避凶之能事無
不備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揲蓍求卦至於一卦可為六十四卦則吉凶之道雖隱於無
形莫不因卦爻之辭而顯趨避之德行雖著于有跡莫不以
數法之妙而神其所以前民用者可以應事可以接物并可

以贊造化功用之所不及而神若啻之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數法至于茲神其為數法也不徒變化而已矣皆道之所為
也亦不徒道之所為也即神之所為也知變化之道者其知
神之所為乎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
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聖人兼羲文周而言尚猶取也其指卦爻易之用豈特數法
而已哉神之所為者變化之道皆聖人以前民用之道也作
事謀始必以言立身行已必以動孫物致用以制器趨吉避
凶以卜筮之四者有外於易中卦爻辭變象占者乎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
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此自尚占而尚辭也朱註詳矣有為是謀為之為故註中以
發言貼有為以處事貼有行如嚮應之速也遂知通之必也
至精者推原從前作易之妙無所不到而後能知是之無所
不通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
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自尚變而尚象也參者三也天一地二天地之真數也伍
者五也參天兩地天地之倚數也錯者因而重之八卦之上
各加八卦也綜者反而易之二十八卦以成五十六卦連不
易之卦八共六十四卦也參伍以變者三畫之卦也錯綜其
數者六畫之卦也既得三畫之卦通其變則八卦皆參伍也
乾天坤地而天地之間雷風山澤日月寒暑不遂成天地之
文乎既成六畫之卦極其數則六十四卦皆錯綜也天圓地
方而方圓之中水火木金生克制化不遂定天下之象乎至
變者又以見易之體惟其一而易之用無不周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
神其孰能與於此
覘於四者之用而知皆本於數法有然也然而蓍無心易豈
有心哉无思无為寂然則不動不動原無故乃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也誰為之也神乎非神乎太虛而感無不應天下之
至神矣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至神者即至精至變
之至妙處也全在遂字上見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易之辭占象變之妙如此可以知聖人之繫辭決占定象裁
變矣深者來物之理隱于遠近幽深之際而不可測幾者文
象之理具於天地萬物之間而未曾判聖人知易之克前民
用必究極其深研審其幾而得其至精至變者以示人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聖人既得其至精至變而有不至神者乎玩三故字通志照
來物逆知成務照爻文定象通志成務而不假絲毫知力照
逆通天下之故三故字方有着落神之所為豈待疾而速行
而至乎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於是易有辭變象占而以為聖人之道四焉者可知其所謂
矣蓋天地自然之易非聖人無以成其能而羲文周三聖之
相繼正此極深研幾以至於至精至變而至神之謂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
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易有聖人之道四辭本于象象本于變變本于占是卜筮其
先資也可以專言卜筮矣然則易亦何為而為此教法也哉
聖人憂民之志未通則民行莫濟民疑不決所由作為易書
教人卜筮托卦爻而知吉凶成事業天下之道未有不冒於
斯者矣冒天下之道則通志定業而斷疑者未有不歸功於
聖人者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
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
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聖人教人卜筮易固開物成務而冒道而所以知是之故則
又何也蓍之神也卦之知也爻之貢也然蓍何以神卦何以
知爻何以貢也易之道二老動而二少生蓍用少陽之生數
七也數之奇也奇不圓乎七七四十九三變成爻十有八變
而成卦是圓而神也卦用少陰之生數八也數之偶也偶不
方乎八八六十四乾兌離震三十二巽坎艮坤亦三十二是
方以知也爻之用則兼陰陽老少之數矣七八九六也剛柔
交變也交變非易乎三才各具一太極七八可以為九六九
六亦可以為七八是易以貢也此其所以開物成務而冒道

著也若聖人則不必卜筮而于易之體用無不具備矣何也
洗心于易而聖心無非易也其何以洗心也以圓神之德洗
心則無意必以方知之德先心則有定主以易貢之義先心
則變化不窮惟有退藏於密而已矣何吉何凶可以範圍乎
聖人但與民同患而已矣而同患之神知即蓍卦之神知神
不可以知來知不可以藏往乎吾思聖人無事而具易之體
有事而妙易之用此何等聖人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
殺者夫聰明睿知知也神武勇也不殺仁也合三達德為一
德而忘乎其為德者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
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朱註詳矣知來藏往之聖人有不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
故著乎明天道察民故容弗興神物以前民用乎然而此神
物也不可不齋戒以致其誠齋戒矣未有不神明其德者也
神明者心與易妙不可測昭然而不可掩也其德神物之能
知來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
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
咸用之謂之神
然則神物之興也何由而生哉聖人亦何由而用猶是物也
亦何由而謂之神蓋天地間自然而然之機也可即於天地
間由靜而動者論之自夏至一陰坤之事也萬物從之以入
戶闔矣不謂之坤乎自冬至一陽乾之事也萬物從之而出
戶闢矣不謂之乾乎一闔一闢者乾坤之變也往來不窮者
乾坤之通也通則見而謂非象乎見則形而謂非器乎器何
所不有神物亦器也而生乎其間者亦天地之所不能秘也
聖人著制器者也能弗制而用之乎則法也立法務期於利
用用之出入而無不利焉而且民也亦咸用之其為物也不
謂之神而謂之何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制而用之謂之法法於何昉乎聖人不能強為之制生生之
謂易陰陽未判易不有太極乎太極未有不判者也一動一
靜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動極復靜靜極復動為太為少則四
象也太少而又各一陰一陽焉非八卦乎皆自然而然者也
此制法之始事也易之體也朱註詳矣又說備伏羲八卦次
序圖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八卦立易之體體立而用行焉故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八八六十四六十四卦之吉凶無非八卦之所該非八卦定吉凶乎有吉有凶知所以趨吉避凶者則開物而成務矣非吉凶生大業乎此制法之終事也而無所終易之用也而用不離乎揲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民如此哉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天乎蓍龜

觀聖人制法自然之妙而易道功用之大即天地範圍乎數中可以知有天地不可以無聖人有聖人不可以無易有易不可以無蓍龜從使有天地而無聖人天地亦自為天地使有日月四時何富何貴而況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乎設使有易而無蓍龜何所藉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吉凶而成亹亹即易亦虛器而何為乎莫大猶莫過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聖人知蓍龜不可無也即天地亦知蓍龜之不可無也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神物不虛生正天地將示人以陰陽變化之妙也天地變化聖人不了神物效之即變化之成象或吉或凶在天尤無非見聖人不于神物象之耶故河出圖圖可擬也洛出書書可憑也雖圖為卦而書為疇相為表裏相為經緯聖人則之而純乎易有易而蓍龜之利用神矣哉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聖人作易而易之吉凶變化假神物以前民用易誠開物成務而冒道者乎陰陽老少之象示而天下之志通矣小陰大易之辭告而天下之業定矣得吉去凶之占決而天下之疑斷矣易固卜筮之書也冒天下之道如此豈區區術數之所可比哉

右第十一章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聖人作為易書教人卜筮正聖人天道民教其于心而欲覺人著之意無窮也然欲盡其意言不勝紫欲盡其言書不勝

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豈聖人徒存其意而不可見乎聖人
蓋立象矣自羲皇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奇偶二畫
包含變化無有能若非立象以盡其意乎而總起之文周則
設卦觀象而盡情偽因象繫辭而明吉凶其言不亦盡乎若
御其象之變而會其意之通則盡乎易之利矣若即其言之
象而會其言之意鼓之舞之則盡乎易之神矣用易者可不
因言以求象明象而得意乎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
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立象何以遂盡聖人之意哉奇偶二畫一陰一陽也一陰一
陽者乾坤也易之所有皆陰陽乾坤非易之緼耶蓋凡陽皆
乾凡陰皆坤六十四卦之變化皆乾坤之變化是乾坤成列
而易立乎其中矣故有乾坤則易立無乾坤則易亡易亡而
乾坤之變化則亦或幾乎息矣聖人之意深矣哉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立象以盡意固如是矣又何以變而通之遂足以盡利哉乾
坤者陰陽之形也形而上者其理也理不可見而謂之道形
而下者其迹也迹有可憑而謂之器然而器也者正所以載
道之具也因其已化者而裁制之不謂之變乎即其可推者
而勉行之不謂之通乎變通如是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謂
之事業矣夫何利有不盡哉

附餘

無極而太極一動一靜分陰分陽陰陽二氣分而迭用合而
成形天地人物皆莫知其然而然者也故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
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然則設卦何以盡情偽而繫辭以盡其言乎設卦所以觀象
也是故夫象文王聖人統觀一卦之象而盡其情偽有以見
天下之賾擬形容象物宜是故謂之象周公聖人析觀六爻
之象而盡其情偽有以見天下之動觀會通行典禮繫辭以
斷吉凶是故謂之爻象言乎其象爻言乎其變不亦各盡其
言乎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
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觀夫所謂象爻而知設卦盡情偽繫辭盡其言又如是矣亦
何能使用易者鼓之舞之以盡神哉象由卦現而賾莫如象
則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矣爻因辭顯而動莫如爻則鼓天
下之動者存乎辭矣苦拙賾于卦而鼓動于辭耶未有無所
化裁者也化而裁之存乎變亦未有不能推行者也推而行
之存乎通旣變而通易之用不亦神乎神而明之則存乎其
人也其人為何如之人哉其于易也必不以詭為而深求究
其然而成之者也亦不假口舌而孚合無疑不言而信者也
如是而後能神而明之非有德有行之人而能若是乎存乎
其人存乎其人之德行矣聖人立象以盡意此則得意而忘
象故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學易者亦必以聖
人自期而後可
右第十二章

易原就正
繫辭下傳　　後學包咸羽修甫著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上傳發明陰陽之理下傳推論吉凶之情八卦成列是小橫
圖因而重之是大橫圖聖人作易教人卜筮故易書論吉
凶而吉凶原於象爻然則象之何由立乎成六畫而有八卦
陰陽純雜之象若不將雷風山澤也因三畫而倍六畫承交
此悉之爻倘不將貞悔貴賤也而易之體立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卦爻為易之體何以為易之用哉卦爻之變動是也然變動
則何所從來乎卦爻者剛柔而已矣剛極而柔推之柔極而
剛推之迭相推也而交錯之變已具變有得失則辭有險易
故聖人觀變繫辭而命之卦命全體之吉凶爻命一節之吉
凶雖未即於動而當動之卦爻有辭可玩則占者值之孰能
含此而他圖易之用其行矣夫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動在辭中用易者何以用其辭哉蓋卦爻之辭或吉或凶或
悔或吝不動則幾無所用故必抱蓍問易占者值之而後用

之也是生乎動者也生乎動可不於其動也而即以玩其占
決之辭乎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立本是本卦趣時是之卦卦爻動而剛柔變通矣盖未動則
剛柔有定體立本者也已動則變通無定用唯趣乎進退之
時耳
吉凶者貞勝者也
剛柔變通而吉凶見用易者豈欲其吉凶而已哉無為當理
矣天下有常勝之道貞是也貞正也正則吉不正則凶是貞
勝者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
也
貞之理為常勝之道豈無所據而徒為之說哉聖人作易本
天地之道以教人天地之道為覆為載亘萬古而無窮則知
其所正而常者以為觀貞觀者也即得乎天地之道者而論
之日月之道為晝為夜亘萬古而不息則見其所正而常者
以為明貞明者也而人可以不貞乎何貞乎貞夫理之一而
已故天下之動雖不一而貞則貞夫一者也有何吉凶之可
得而亂乎哉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貞一者何即乾坤之易簡也夫乾至健者也思其至健者而
幾不可測則見其確然而已矣確然自此大始之一理而無
所難非示人主物之易乎夫坤至順者也思其至順者而變
無所似則見其隤然而已矣隤然自此大終之一理而不自
作非示人以生物之簡乎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乾坤以易簡示人聖人作易以教人亦法此易簡而已矣故
八卦因重而有爻爻也者非他也奇所以效乾之易偶所以
效坤之簡也效此者也八卦成列而有象象也者亦非他也
陽所以像乾之易陰所以像坤之簡也像此者也天下之動
雖謂不貞夫一乎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聖人作易爻象之體則由易簡而立而爻象之用則由著卦
而行也故揲蓍求卦爻象動則吉凶見矣夫爻象之動即變
也雖未有功業之可擬而所以通志成務者不已見于變之
所值乎吉凶之占即辭也雖未為聖人之有意而所以與民

同患者不已見于辭之所決乎無非易簡之理也則亦無非
貞夫一者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夫卦爻吉凶本易簡而貞夫一則知天地之造化與聖人之
功業未有不貞夫一者也同此貞一之理也寧于天地爲造
化天地不有大德乎其大德則惟生而已矣雖于聖人爲功
業聖人不有大寶乎其大寶則惟位而已矣守之以仁而行
之以義功業與天地同流皆易簡之理爲之也而易之功用
大矣哉
附錄
仁字從來作人第思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效法天地之大
德不當曰仁乎天地生萬物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主萬民非
得位不能而守位自非仁不可故仁字無從生字來而義則
仁之裁制也而況聖人作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乎作人字
殊無深意故以質之高明學者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自八卦成列而易之功用乃備八卦之作于何始乎古者包
犧氏之王天下也俯仰遠近無所不觀無所不取而知天地
人物之至理莫非陰陽消長之兩端於是始作八卦即六十
四卦皆此八卦也則天地陰陽之妙即德入神明此八卦可
以相通而情分萬物此八卦可以相類易豈特卜筮之書哉
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亦不外神明之德萬物之情也
附錄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句朱註引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
多有天字當有不當有未嘗註明終是闕疑余思邵子所謂
走飛木草皆屬之地當觀飛之羽走之毛無不與其地所生
之草木形色相類如走類木而飛類草則地之宜也明矣若
云天地之宜上下義理似難牽合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此群食之始也網大罟小網佃罟漁離麗也取物麗之義是
尚德也兩目相承亦于尚象似未明亮坎象鱗矣離不當象
網罟乎且中四爻互見互陰爲繩直見爲口結繩之上有

口為罔罟耶而又與木成林兌為澤則佃于林而漁于澤
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蓋取諸益
此粒食之始也朱註詳矣但斲木揉木巽為工也為耜為耒
互艮兌其前互坤由其柄也而且震于稼也為反生先天卦
位震居寅而巽居申正是東作西成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
諸噬嗑
此通財之始也日中離在上也為市震大塗也致天下之民
互坎為通也聚天下之貨互艮為止也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以火互水以動互止也朱註噬為市嗑為合是又尚音也夫
亦知市人嗜利交而未肯即易爭多寡植子毋必噬而後嗑
耶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
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此人文之始也乾為衣坤為裳乾坤本諸卦之宗變化之祖
也通變則不倦神化則民宜蓋合乎易則合乎天合乎天天
有不祐之者乎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亦即其文治之
可見者而言也三聖人其乾坤變化而無為者乎則凡通德
而類情者民宜不倦何莫非易之妙哉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
此舟楫之始也木在水上其為木也可用其為水也不險而
陷乎巽為工刳木使中虛而為舟剡木使末銳而為楫中文
又互震互艮當動而動當止而止則何險不濟何阻不通渙
之為言散也而可以聚矣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此乘馬之始也馬能行地剛在足也震固有馬象馬牛無上
牙虛在口也兌亦有牛象為兌一陰附于二陽牛性順而可
服也震一陽制于二陰馬性健而可乘也順則可以引重健
則可以致遠隨人之義也而況下動而上說乎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此防患之始也震二陰在前有重門象坤三陰中虛有柝象
互艮有手象震初之一陽在手有擊象又震互坎為盜有暴
客象又坤互艮為門闕則止也止於門闕之間有待象豫備

之義則卦之名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此舂作之始也斷何以破之粟何以碎之臼杵之濟民用也為不可少矣震轉木也互兌金而克之不亦斷乎艮堅土也互巽木而制之不亦掘地乎震又互巽為直矣艮又互兌為口矣直其木而上動者則杵也口其地而安止者則臼也萬民以濟利涉濟矣豈特脫粟而已哉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此弓矢之始也睽乖而與戎興矣戎欲威以服之睽離火與兌金合有兵象而短兵不足以制之離互坎其于木也為堅多心又坎為矯輮為弓輪木也而弦之為弧矣兌為附決互離而銳在前則剡木附弧而決者非矢耶威而服則睽而合矣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此宮室之始也為者明其始也易者改其制也上古冬穴居而夏野處民無所安息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雖取壯固之義何以有宮室之象哉大過四陽居中而為棟大壯之四陽在下而向上非上棟耶二陰在上而垂下則下宇矣且雷在天上風雨可立待也不以待風雨乎從此而有安宅矣生者之得其所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此棺槨之始也以巽木制于兌金而成器內四陽上下左右相若也非棺耶外二陰上下左右亦相若也非槨耶送死大事而過於厚亦卦名之義也從此而有喪禮矣死者之得其所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此書契之始也書以紀言契以驗信結繩而治原未嘗亂惟不若書契之便耳聖人于何取象而易之乾一也一者文字之祖也非書耶兌二也本自乾來以一而為二非契耶而且乾為君君不有百官萬民耶兌為附決以治以察附之而即決也非夬之義耶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彖者材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觀夫制器之尚象如是則知天地間萬物之象何莫不在易之中也是故羲皇作易自太極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無非變變化化之形象也然而象也者豈徒剛柔之迹而已哉正彷彿乎陰陽之理之似而像之也故文王本此象而繫彖辭雖德體象變之不一而辭有險易亦盡乎其材之不得不然也周公本此象而繫爻辭雖愛惡遠近之不同而各指所之亦效乎天下之動而不得不然也既有羲皇先天之象又有文周後天之辭而吉凶悔吝之占豈不顯然於彖辭之中耶學易者惟有觀象玩辭而已矣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易固惟卦畫陰陽之象也觀象者則不可以不知其大義統陽統陰之乾坤易知也而六子之陽卦反多陰陰卦反多陽其故則何以說哉凡陽卦一陽二陰合為五畫五數之奇也凡陰卦一陰二陽合為四畫四數之耦也仍不離乎陽奇陰耦之大義也然有數則有理得乎其理謂之德循乎其理謂之行其德行又何以說哉陽貴而陰賤亦易之大義也則陽卦多陰者一君而二民矣既御群下大公至正君子之道也陰卦多陽者二君而一民矣政出多門同上行私小人之道也聖人作易又不獨前民用亦以扶世教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君子小人初無二理而終則進二其所以用心者公私迥異

耳公則可以慮天下私不足以安一身不觀夫咸四之辭乎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豈知吾人一身之外天下之大何處可
容吾心之思且容吾思之深而慮哉蓋天下之理原其歸宿
本同也而事物散見其塗不能不殊殊乎不離乎同也推天
下之理推其極致本一也而情識云為其慮不能不百百乎
不離乎一也則天下以思天下順其自然而可矣何用憧憧
思慮為哉所往來而論屈信造化與物理皆然可以知君子
之屈信往來矣君子惟有學也精義則至于入神利用則見
其安身屈信自知往來無迹用之所以致也殊合為同百融
為一德之所以崇也然過此精義利用以後而交養互發之
機我亦不得而自主矣未之或知何其神化也哉窮神知化
德至此豈徒崇之而已乎其盛矣夫德盛而神化自致天下
何思何慮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
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
可得見耶

君子之精義利用如此小人反是未有不困而致凶者也不
觀夫困三之辭乎不量力而動過以辱名不度人而依過以
危身既辱且危惟有凶而已矣見妻何為而況前有石而後
蒺藜不可得見耶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
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
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小人之身名俱喪者蓋不若君子之有器可藏惟時是待也
不觀夫解上之辭乎非弓矢何以射隼非藏器何以待時非
動而不括何以出而有獲又之義語成器而動者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
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小人之無器可藏而妄動也不知有仁義而惟利威是趨耳
故勸不如懲懲不如誡小懲而大誡非小人之福乎嗟嘘之
初屨校滅趾而得无咎正小懲而大誡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
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
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仁義者善也不積亦小善耳不仁不義者惡也不積亦小惡
耳小善何足以成名小惡何足以滅身故小人以小善為無

益于名而弗為以小惡為無傷于身而弗去惡不積那可以掩那罪不大那可以解那噬嗑之上何校滅耳凶豈非不知大誡之所致乎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小人不知誡而致凶則知誡者可述也人世之道有安必有危有存必有亡有治必有亂故當安存治之時雖未有危亡亂之事而不可無危亡亂之心惟君子知之而不敢忘是以身安而國家保言五之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可謂知誡者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夫人而即君子也亦有知誡而戒至于身危而國家不可保者何也德有厚薄位有尊卑而知力且有大小苟不能度德審知量力而強為之何異鼎四之折足覆餗而形渥不亦凶乎言不勝其任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于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知鼎四之不勝任而致凶者不知幾者也知幾其神乎凡人于上下之交大都不無諂瀆之私則理為欲蔽幾不自覺君子不諂不瀆天下無可欲者蔽其心有不知幾者乎苟能知幾則知幾之動也雖有吉而無凶故君子見幾而作其速也不俟終日非神也而能若是乎無異于介石之堅二矣蓋靈明定靜動則幾先雖微也彰也柔也剛也莫不有幾莫不于其動也而知之矣神乎不神乎君子哉可以與民同患矣豈不為萬夫之所望哉

附錄

吉之先見者也句朱註謂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余謂不當有凶字蓋吉凶本於善惡繼善成性以來人無有不善則幾先有善而無惡動之微自是有吉而無凶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夫欲知幾必須先知善欲知善必須先知不善然而難言之矣顏氏之子其殆庶乎可以與幾乎回也於天人危微之際

有不善未嘗不知其爲人也不能過知之未嘗復行也是不得既不善而後善者也於復之初九爻義不亦相符也乎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致一合二以專一也蓋幾本無二而况三乎然有一必有二惟合二以專一而後吉之先見著生生而無已也不觀之天地人物乎天地絪緼化醇之幾也男女構精化生之幾也皆合二以專一也故易損之三非以言乎其致一耶致一則損所當損天地交而少男少女生生其有窮乎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君子能致一耶致一則知幾而身安心易矣上下之交亦定矣故動有動之幾安其身而後動也語有語之幾易其心而後語也即求亦有求之幾定其交而後求也君子脩此三者其於人己之間亦何所不全乎反是則其誰與我危特不與而已哉恐傷我者即至矣不觀夫益上之辭乎莫益之或擊之究恒而立心勿恒者也安得不凶凡先見之吉自蔽矣故君子、誠不可以不知幾而精義利用之學豈小人所能及哉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吾嘗觀六子之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因以及君子小人之吉凶誠不可以遁乾坤而求論也門與縕不同然是己蓄門是所從出自有乾坤不但六子皆乾坤六十四卦皆乾坤也乾坤非易之門耶蓋三奇而乾純陽之物也三耦而坤純陰之物也陰陽合而德乃合德者得也得乎剛者剛爲體得乎柔者柔爲體六十四卦之消息盡是一奇一耦之相交非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耶何體乎雷風山澤者天地之撰也六子之形象不與同體而無殊乎體之用也變則通何通乎健順動止者神明之德也六子之性情不與相通而無間乎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義皇畫卦所以始乾而終坤文王叙卦所以首乾而次坤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六十四卦既惟乾坤義皇本陰陽以作易文周豈離陰陽以

繫辭哉大要於體撰處立名亦即於道德乃示意故卦爻之辭其稱名也或假物宜或託事變雖紛然雜出總不越乎陰陽之理然稽其所言之類而知皇風下衰聖人憂世之心曰切立言不得不詳且盡是衰世之意耶

夫易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夫合羲文周而先天之易與後天之易河理數之有不備哉亦莫非陰陽而已矣消息盈虛天道之已然者往也既有方圓之圖又有象爻之辭非所以彰乎其往耶吉凶悔吝人事之未然者來也既有卦爻之象又有象變之辭非所以察乎其來耶既往者亦甚顯矣然象以畫意意難畫象顯也而先天則微之將來者亦甚幽矣然象有其變變有其述幽也而後天則闡之闡之雖何立名必當其實取物必辨其類於本卦則言無回互而正於變卦則辭無疑二而斷也合先天後天而易亦何所不備哉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易何以必合先天後天而始備蓋後天之辭正所以廣先天之教也不觀夫卦爻之稱名乎擬議者雖一事一物之小而所取之類則皆陰陽之變化何其大也大則遠矣然指示雖必及乎道德功業之遠而所發之辭則經緯而成文文則其言曲矣而於理未嘗不精確而中中則其事肆矣而於理又未嘗不含蓄而隱易辭之妙真可謂雜而不越矣聖人亦何因而若是哉天下之理貞夫一而民二之則有得有失得失之不明也何知所以報耶故聖人觀象繫辭定吉凶以濟民行亦以明失得之報也先天後天總不出乎陰陽之二物信乾坤其易之門耶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自天地設位而有易聖人吉凶與民同患千古而一心但興衆有時述作待人故易始于羲皇雖有濟民行之心而民之于易也未興未有興之者也至夏有連山商有歸藏是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然述也而非作也易道猶至於中衰文王演于羑里而繫象辭則周易之作也自此始其時有憂患之心安得不朗敎人以處憂患之道乎憂患且可處未有不可處者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

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
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
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六十四卦各有其德而以處憂患之道論之則莫如履謙復
恒損益困井巽九卦之德爲切要也朱註詳矣首節明九德
之序玩朱註前入卦皆所以治己後一卦巽所以應物也次
節序九德之善句中皆一抑一揚互足而字神情末節善九
德之用重看以字使得但不可拘拘說用之以處憂患九卦
如此其他五十五卦豈不各有所用乎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
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文王繫彖之後周公則師文之意合兩彖而繫爻辭易成書
矣故易之爲書也切于民用不可須臾離也而可遠乎哉蓋
其爲道也亦如天道地道人道之屢遷何以見其屢遷少不
變而老變以其動也九六變動自不能止于所居六位皆非
其實在不周流六虛耶雖上下之卦位有常而九六則无常
雖剛柔之爻位不易而九六則相易此豈可以一定之典要
拘哉唯隨其變之所適而已屢遷如此皆三極之道也而人
可以遠乎哉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夫唯變所適則九變而陽出陰入六變而陰出陽入豈任其
出入而無度耶有確不可易之法焉非以度耶其以度何也
出而外則有得有失入而內亦有得有失將使人知順理則
得而吉逆理則失而凶寧不深可懼乎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何以能使人知懼也周公師文王而繫爻辭文王作易於憂
患周公則明其憂患之心與所以致憂患之故雖无師保出
憂患之訓如臨父母處憂患之時懼乎不懼乎故出入以度
之中而辭之諄切可懼也如此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明於憂患與故而繫辭耶則知懼者當玩其辭矣初率其六
虛之辭而揆其屢遷之方即憂患與故無不於出入以度之
中而有典常矣然有初則有終有常則有變而況无方之方

非神而明之者能由辭以達變而知終于易之爲道也歸行
而實踐乎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自周公繫文辭而易之既成書也其何以備全體而妙大用
哉蓋原夫一畫之始以要其六畫之終則陰陽純雜之體以
爲一卦之質也若一卦六爻之位或剛或柔或得或失相雜
而靡定者則陰陽二物各以時成時陽而陽時陰而陰莫有
定體之可拘乎唯其時物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即時物之見于初上者而論之如乾初之始而繫潛龍坤初
之履而繫履霜此難知者也如乾上之大而繫亢龍坤上之
剝而繫龍戰此易知者也何也難知者先本而後末易知者
由本可以及末也吾思聖人大要初辭而擬之則即其所擬
以成其終耳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初爻上爻固足以該時物之終始若夫雜陳陰陽之物撰著
剛柔之德并辨其物與德之是非則非中四爻之正變約五

而後備也不然如屯三何以即鹿蒙三何以見金夫且師五
之長子帥師而比五之顯比夫翕又何取乎二五爲上下兩
體之中三四爲一卦全體之中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噫時物之用妙矣哉六爻之雜撰是非既備則天道人事之
存亡吉凶不亦居然可知乎殊不知公之於時物也原本於
而彖之辭以繫爻辭雖取正取變之不同而知者觀其彖辭
則存亡吉凶之理可見於時物之間者思過半矣何待公備
繫六爻而後知之而無如天下不皆知者也爻辭可不繫耶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
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亦即中爻而論之因同以辨異不在位而在爵也不觀夫二
與四乎皆陰也柔順以爲功不同功乎上下以定位不異位
乎而善之有所不同者則二多譽而四多懼也四何以多懼
哉近五之君也然柔之爲道不利遠于陽二又何以遠于五
而大要得无咎其用柔中也知四懼之由于近則知二譽之
由于遠知二譽之由于中則知四懼之由于不中矣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

勝邪
不觀夫三與五乎皆陽也亦同功而異位乃繫三之辭多凶
而繫五之辭多功何也五位乎天之位三處乎人之下皆成
之等也槩而言之皆不可以不得其正若以柔居之不但三
多凶而五亦危惟剛則能勝不但五多功而三亦或不致乎
凶非以其正耶于以知遠近貴賤者物也剛柔中正者德也
譽懼凶功者是非之辨也非中爻何以悉備如此哉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
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易之繫爻辭也豈特為屠遠勝物之書哉統而言之則廣大
析而言之則悉備上二爻有天道焉中二爻有人道焉下二
爻有地道焉才者能也天能覆地能載人能參天地三畫已
具三才兼三才而兩之故有六畫六畫非他也正三才各得
夫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
凶生焉
一陰一陽之謂道有當必有變有靜必有動道有變動故曰
爻道之流行也爻之取象比應非等乎爻有等故曰物道之
分別也物之或剛或柔間雜而燦列者不亦文乎物相雜故
曰文道之經緯也然有剛居柔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剛
居剛柔居柔而位不當者是剛柔互有得失故吉凶生焉公
之所以繫辭也亦盡乎三才之道也豈不廣大悉備乎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
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
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之書雖成於周公之繫爻辭非文王繫彖以開其先即羲
皇且無以傳於後易何由而興乎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
容民故之多疑周之盛德明天道之在躬當文王與紂之事
則親歷憂患矣是故演易於羑里而繫彖辭其辭未有不危
者蓋危則使平易則使傾雖由於理勢之自然而若或有以
使之也其辭安得而不危懼之易道甚大利用甚切天下之
物一無容廢危之者所以懼之也懼以終始要期於无咎斯
已耳此之謂易之道也其道顧不大哉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
行恒簡以知阻
　危者平易者傾六十四卦無非皆乾坤也故文王繫彖而首
乾坤夫乾之性天下之至健者也本此健德以為行乾易知
不恒易乎易本無險而凡險之發則皆照無遺不待險而後
知之也夫坤之性天下之至順者也本此順德以為行坤簡
能不恒簡乎簡本無阻而凡阻之發則安自無閒不待阻而
後知之也所以能危能懼而無易者之傾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乾坤之德行如此惟聖人能說諸心焉又能研諸慮焉說諸
心則心與理會何天下之吉凶有不定乎研諸慮則理周慮
審何天下之亹亹有不成乎聖人之前知心易之妙也亦何
假卜筮為哉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聖人不假卜筮而能前知豈無所可據而徒以臆度也哉天
道之有變化人事之有云為吉事也必有得失將兆之祥此
皆可據者也理之既定謂之器事之未然謂之來說心研慮
之聖人擬議而象其事焉可以知器乎幾先而占其事焉
不可以知來乎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然則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惟聖人能之而非百姓之所能無
神物數法何以前民用哉自天地設位而有易聖人成天地
所不能成之能人謀鬼謀而有卜筮百姓得以與聖人所已
成之能矣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百姓何以與能哉有觀象玩辭之法在聖人畫為八卦即六
十四卦無非此八卦而陰陽純雜之體不明明以象告耶而
又險阻之情恐百姓未能遽知聖人即象所告者而繫爻彖
之辭或疏言或析言不明明以象中所具之情言耶象告情
言皆吉凶也本象告之吉凶為情言之吉凶以是知剛柔雜
居而吉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
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
害之悔且吝
　不特觀象玩辭而已也又有觀變玩占之法在方其揲蓍求
卦也陰陽老少分而變者動矣此時雖未即成卦而趨避之

機已寓非以利言乎足占決已著有吉有凶則因其卦爻之情有消息當否之殊而吉凶隨之非吉凶以情遷乎推其情遷也是故愛與愛相攻而吉生惡與惡相攻而凶生矣若夫吉凶之未判有悔吝焉吉凶之方萌有利害焉則是遠近相取或乖離或安合而悔吝生情偽相感或義交或物引而利害生大要凡易之情近而相得者吉不待言遠而不相得以亦無傷惟近而不相得則雖怨起而攻受之凶害悔吝即至矣易之情猶之乎人之情也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夫所謂吉凶以情遷明不特卦爻之象以情遷而卦爻之辭亦以情遷矣易之情猶之乎人之情卦爻之辭不猶夫人之辭乎可以觀人之辭矣將叛之辭慚中疑之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辭游失守之辭屈如人之辭以情遷若如此則卦爻之辭以情遷亦猶是也百姓可以與能矣

右第十二章

易原就正

說卦傳

後學包儀明修甫著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凡夫子追論羲皇作易制為揲蓍求卦之始也神明天地之主宰運用而不可測者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設使有易而無蓍易何為乎哉聖人盛德在躬和平之氣充塞而闔有以默助夫化育之功而靈秀鍾於草木然贊于神明而生蓍矣百莖長丈要知神物非神明不生神明非聖人不能贊故蓍之生也不容不歸功于聖人之贊而聖人之易亦自此而肇制用之法矣

參天兩地而倚數

有蓍則有數數何倚而起乎朱注詳矣蓋數法雖裁於聖人實天地之自然而然者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有數則有卦卦何自而立乎有卦則有爻爻何自而生乎同是奇耦也以太少之純雜而言謂陰陽以老少之動靜而言為剛柔卦不有純雜之異乎故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爻不有

動靜之分乎則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此卦爻所由成皆成乎參兩也然卦爻既成而卦爻之中人之所共由者道也人之所同得者德也道德之行而宜之者義也道德與義合之則為理藏之則為性而性理之原則命也易則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來註詳矣作易之功大矣哉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觀於倚數之立卦生爻由道德與義而窮理盡性至命也可以知昔者聖人作易之本意欲人即數以求理理具於性而原於命人生以後拂性而逆命者多矣將以順性命之理乎性命之理寓陰於天地人不觀之天乎天之為天也蓋有道焉所以立者陰與陽也不觀之地乎地之為地也亦有道焉所以立者柔與剛也不觀之人乎人之為人也亦有道焉所以立者仁與義也此皆性命之理也而易何以順之順之於卦爻之中也試觀夫卦三畫已具三才又兼三才而兩其畫不兼不兩豈三才之道有體有用乎故易六畫而成卦性命之理順於一卦之中矣析觀夫爻初三五陽位也二四上陰位也分陰分陽矣乃時以柔居之而位有當否即時以剛居之而位亦有當否迭用柔剛矣不分不迭豈三才之道有經有緯乎故易六位而成章性命之理順於六爻之中矣若人也有陰陽之氣以聞生有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德以成性仁陽義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無兩分迭無不備可不於易也而順其性命之理乎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易順性命之理三才兼兩六位分迭之妙如此而其實皆入卦之妙也羲皇畫卦設使有橫圖而無圓圖則乾坤別而不交六子亦有合而有離自橫圖而圓圖天南地北而天地間之山澤雷風水火未嘗不對待而相資者也故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卦大橫圖亦如其小橫圖大圓圖亦如其小圓圖也邵子所謂先天詳見次序方位四圖說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就圓圖雖對待自復姤而觀之皆從中起不有數往知來之異左順右逆之分乎此卦氣之所以運行也自乾兌離震與

坎艮坤而觀之卦畫之所以生皆知來者也是故易逆數也
豈時順性命之理而已哉又為知來之書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
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羲皇既有圓圖而復有方圖者何也圓者天之道方者地之
道也始震巽而終乾坤圓圖從中起方圖亦從中起從中起
者何也萬事萬化生於心也故震巽生物坎離長物艮兌成
物乾坤統六子而妙造化之生成六子所以致用歸其功於
父母乎詳見六十四卦方圓圖說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
坎成言乎艮
邵子所謂後天也文王何以取先天圓圖而更置之詳見文
王八卦方位圖說此則五行之生序不紊成于土而得所止
所以象一歲之運也統御之謂君主宰之謂帝天地之造化
不有所以主宰者乎帝之妙氣機而出者必自動始作出乎
震耶出則齊耶入者亦出矣非齊乎巽耶齊則見相見則相
麗離者麗也非相見乎離耶相麗則各盡其力之所能以其
順也非致役乎坤耶致役者必說說莫說于兌說不言乎其
兌耶說而不已必戰有生成而無肅殺非天道也戰則戰乎
乾戰而不已必勞有肅殺而無休息亦非天道也勞則勞乎
坎勞則成矣成則止矣顯仁所以藏用當有所以日新是故
成之功即開成之端也成不言乎其艮耶一歲之運如此且
萬古而無殊接天圓圖妙矣哉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
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
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
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
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
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
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此即上節之意也因帝不可見舉萬物以証之耳文義自明
但震巽離乾坎艮皆以方言而兌言時坤言地坎又言水離
又言明者何也離明言德八卦之德可推也兌秋言時八卦
之時可推也坤地坎水言象八卦之象可推也而且坤西南

而不言若土之用不止西南也又坤于帝言致役于萬物言
致養者坤臣道也亦母也帝君道也萬物子也君之于臣則
役之母之于子則養之陰陽相薄者自然陰用事歷離坤而
至兌一陰乃外見矣乾陽豈容之哉相薄則不得不戰焉生
機于殺機之中所以為貞元之本也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
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
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
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主宰謂之帝帝之妙用謂之神既盡也觀夫羲文先天後天
之圖甚不以為先天體也後天用也分而言之則似乎文王
無體羲皇無用而不知乾坤之有六子功不必自已出而六
子之彼此相須合一不測又不謂之帝而謂之神何言乎其
神也雖不離乎物亦不倚于物妙萬物而為言者也然則于
何見其妙萬物之動而萌也以雷萬物之撓而散也以風火
燥而物堅凝澤說而物充足水潤而物滋息亦艮之當終有
始而物乃斂實含生也後天六子之功如此而實本于先天
之對待然後能彼此相濟變變化化既成萬物也不皆神之
所為乎後天六子之妙適以成先天六子之妙也先天後天
二而一者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先天後天之妙如此皆八卦之德為之也朱註以為此言八
卦之性情何也性存于內而情發于外也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卦德如此可以即卦德而言卦之象矣朱註以為遠取諸物
蓋自本象之性情推遠而類取之耳若人也夫健順之性猝
為牛之下風無止說之德真犬羊之不若矣其他亦可以類
推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此則因物之象而取象于人也朱註以為近取諸身可以知
人之一身皆易矣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八卦取象于人身亦可取象于男女矣雖男女凡物皆有而天地間人爲貴故取二老爲父母得乎乾之道者成男得乎坤之道者成女長中少有倫有序則震巽坎離艮兌爲六子矣說見文王八卦次序圖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八卦之取象于人物既然則經文之節其義而廣之者正不可勝紀也試觀夫乾之象純陽至健爲天矣天體圜而無端則爲圜六子皆其所統則爲君萬物皆其所始則爲父乾德之純粹爲玉乾德之剛堅爲金乾在後天位西北于時則冬也冬不寒耶寒極則水凝而爲冰乾在先天位南方于時則夏也陽色赤盛極不大赤耶乾健也馬也健之最善爲良馬健之最久爲老馬健之最堅爲瘠馬健之最猛爲駁馬陽體圜實爲木果終之以木果者生生而不已也

荀九家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造觀夫坤之象純陰至順爲地矣萬物資上則爲母時翕闢而發施爲布虛而能容爲釜靜翕收藏爲吝嗇賦形有定爲均坤順也牛也順極則爲子母牛厚而能載爲大輿卦畫之偶粲然有章非文耶偶畫之多森然不一非衆耶物之載也必有所以持之者不爲柄乎其於地也爲黑北方純陰之正色也

荀九家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再觀夫震之象一陽動于重陰之下起也起于地者爲雷起于淵者爲龍乾坤始交而有震天玄而地黃非玄黃耶陽氣始施則爲旉萬物畢出爲大塗一索得男爲長子陰躁在上陽進必決非決躁耶震東方也其色蒼陽雖稺而質則堅蒼

筤幼竹滋引而東生非蒼筤竹形下陽實而上陰虛下本實而上幹虛者萑葦也非萑葦邪乾為馬震得乾之初畫其於馬也二陰上折為開口而鳴也一陽下動為馵蹄足而馵也陽動而健為騰躍而作也二陰在上一陽圍明色的而質又猶馬顙之有的而可視也乾之初陽生生之機也帝出乎震稼穡之始也陽反動于陰之下猶萌芽先根而後上長也其於稼也為反生陽長必終于乾而後已其究也不為健耶至于健而陽氣盛極矣則萬物之生有不蕃滋而鮮潔者乎

荀九家有為玉為鵠為鼓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再觀夫巽之象巽入也物之善入莫如木氣之善入莫如風不為木為風耶一索得女為長女巽德之制也鮮木使直者繩引繩制木者工不為繩直為工耶少陽之卦而陰先之陰本黑而陽剝之則為白矣風無限地則為長木可參天則為高陰為主而性多疑不為進退不果耶陽氣外達而上行陰折下至而內入非臭耶陽屬氣陰屬血其於人也血不上升則寡髮陽氣上盛則廣顙白屬陽黑屬陰一陰二陽則又為多白眼矣陽主義陰主利巽近離離數三日中為市而三其數非近利市三倍耶其究也陰長必終于坤不又為躁卦耶

荀九家有為楊為鸛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再觀夫坎之象水內明而外暗坎內陽而外陰水之所行者溝瀆也流而不滯非為水為溝瀆耶陽居陰中韜晦不露水或隱而或伏不又為隱伏耶陽在陰中抑而制之為矯輮而矯輮之所成不又為弓輪耶坎陷也以其陰包陽陷陰中內陰不寧其於人也為加憂且坎體之中實心為物累而病矣耳為物塞而痛矣火氣也水血也於八卦之中宜乎其為血卦矣得乾之中畫而為血卦不亦赤乎既得乾之中畫乾為馬其於馬也則陽明在中為美脊剛猛在內為亟心上畫柔則為首不昂也下畫柔則為蹄不厚也不又為下首為薄蹄耶首下蹄薄則行不進而為曳矣坎本坤體也坤為大輿坎不亦有輿象耶然而險且阻矣其於輿也為多眚坎水之性

流不爲適乎坎水之精故不爲月乎陽爲陰所揜而匿之竊
而善藏者盗也不又爲盗乎五行各有所生乃坎水生木而
剛在中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荀九家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
梏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
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再觀夫離之象火内暗而外明體陰而用陽離内陰而外陽
實不爲火耶火之精爲日火之光爲電再索得女爲中女離
陽在外甲胄之外堅也離火炎上戈兵之上鋭也火從人者
人象焉陰在内而中虛其於人也爲大腹水濕潤火乾燥則
於八卦之中爲乾卦内柔性靜則爲鼈外陽性躁則爲蟹離
麗也陰麗陽也物之善麗則爲蠃離中虛也物之中虛則爲
蚌有文明之象焉不爲龜乎離既爲火惟木生之木生火而
中虛則必上槁其於木也爲科上槁科即盈科之科也空也
荀九家有爲牝牛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
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再觀夫艮之象陰起於坤地之上而剛突者不爲山耶一陽
横亘猶山上之蹊徑也爲徑路一陽峻立猶山上之拳石也
爲小石一陽高駕於上二陰對峙於下上實下虛出入可通
者非門闕耶一陽在上猶木之果也二陰在下猶草之蓏也
不爲果蓏耶艮止也閽者止入寺者止出不又爲閽寺耶人
之止物者指也物之止物者狗也以剛之在前者而象之鼠
剛在齒黔剛在喙則爲鼠爲黔喙之屬矣山不有木乎木有
堅而多節者艮剛在外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荀九家有爲鼻爲虎爲狐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毁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
爲妾爲羊
再觀夫兌之象坎水而塞其下流則爲澤三索得女爲少女
兌說也說神者爲巫說人者爲口舌兌正秋也金氣肅殺若
鮮之屬毁折矣果蓏之屬附決矣兌得坤之上畫有地象焉
二陽在下而一陰在上猶土之下堅剛而上濕鹵也其於地
也爲剛鹵於人則柔媚而少賤爲妾於物則内剛而外柔爲
羊
荀九家有爲常爲輔頰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不言乾坤而言天地以見天地為乾坤之形體乾坤為天地之功用天地即乾坤也天開地闢而萬物生萬物既生而萬事起或相因而為序或相反而為序皆自然而然之至理信乎天地無心而成化文義自明說見經中各彖註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

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
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
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
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
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
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
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
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
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下經首咸而男下女男女為夫婦之始夫婦為人道之大端
也上經自天道而及人道下經由人道而反於天道故受之
以未濟終焉亦自然而然者也聖人所以有心而無為文義
自明說見經中各彖註

右下篇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兌見而巽伏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剝爛也復反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咸速也恒久也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
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
離上而坎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

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
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序卦為易之常雜卦為易之變也自乾坤至困為上傳柔揔
剛也自咸恒至夬為下傳剛決柔也即為孔子之上下經也
亦可以見天地間事物之理無非其相因而對相反而對者
也即有時或不對而相對者未嘗不相須而雜於其間也故
有天必有地而乾坤定有陰必有陽而剛柔立乾剛坤柔所
以為六十四卦之祖剛柔者性情也性情之存於憂樂其大
端也以天下而繫一人樂莫樂於此以一人而主天下憂莫
憂於師天下之憂樂其明鑒也而憂樂之來大抵非求即與
與在上求在下臨我者與我者也與亦適以應其求我觀者
我求者也求亦適以求其與臨觀之義非或與或求乎而求
與而臨觀者君師之道也屯建侯不亦見乎而蒙險勿往不
失其居貞之義也蒙再三不亦雜乎而艮光初筮豈非其昭
著之誠也蓋人情物理未有無所起而無所止者也故有震
之起也則有艮之止也一起一止損益見焉人但知損則無
益益則無損抑豈知損為盛之始益為衰之始乎有盛衰必
有禍福禍福之所至有可以常理論者必然者也有不可以

常理論者偶然者也大可以害乎何以適得其時也時也者
遇為之也此偶然之福也妄不可以无乎何以適值夫災也
災也者天為之也此偶然之禍也雖然究不外乎其必然者
也離聚群分而吉凶生萃不聚乎聚則不散矣聚而上者謂
之升升不往乎往則不來矣然或聚或散或往或來禍福無
不自己求之者不可以不謙也不謙則反而豫矣謙則能虛
自視不亦輕乎豫則志滿自反不亦怠乎而豫怠也者皆貪
色之所致也噬嗑而頤有物非貪乎賁文明以止非无色乎
乃噬嗑以陰盛陽賁以柔文剛陰乘得志豈陽剛之幸乎柔
何為天理之所不能無安得不兌柔外見而巽陰內伏也於
是震雷亦嘗進兌澤巽風亦嘗蠱艮山隨雖无故而蠱不當
防其甚矣陰柔不可以象柱陽剛不可以受制設使其九月
為剝剝之秋而七日即剛反之復也設使其晝日為昭明之
晉而明夷即柔暗之誅也井亦巽之伏也陽剛為泉而木上
以往來相養之不窮何其通也困亦兌之見也水漏澤枯而
剛掩則君子不失其所亨何妨相遇乎凡乾剛所貴乎得中
道也若咸之兌見則山澤之通氣男女交感也速有速於男
女之交感者乎若恒之巽伏則雷風之相與夫婦唱隨也久

有父於夫婦之唱隨者乎物未有父而不離者也渙則離也
物未有離而不止者也節則止也止則頤夫頤者患之對患
莫急於履難解不護而蹇不難乎睽究蹇蹇亦究睽睽於外
者必反其家外為內之對非睽外而家人內乎或內或外莫
大於乾坤之靜則而動交天道有泰否人事有否泰大壯則
小來小往則大來非反其類邪泰之後而大者壯矣不止則
以保其壯遯亦四陽之卦也壯不可保至於遯而欲止不能
止遯則進也能進則大者終為我所有大有不亦衆乎豫未
有不同人者也同人不亦親乎親而不已則故故未嘗不去

者也革去故也去故所以取新鼎取新也去故不可過取新
亦不可過雖小過亦過也中孚究小過小過亦究中孚信無
不及過亦豈信乎必中孚而後信也能信而後可以尚大豈
者大也既明且動不多故乎多故者窮其大也窮大則失居
夫居則親寡黃之所以睽而為旅也親寡者擇性而近情者
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人物皆然不觀之水火乎
離上而坎下也水火非可當可履之物亦有當當當履之時
况非水火乎然以為小也而畜之畜之則寡也以為不可不
履也而履之履之則不履也如此者安分而當之則可非分

而拯之則不可當也者雖不言進而不進也訟也者雖不言
睽而不親也既不進而又不親卦皆四陽與大過有以異乎
大過則頤也頤而後求過亦意外之事也而意外遭遇往往
雖小人得之故論以言乎其過也意遇剛也本非所期而卒
然值之者也若君子雖有漸而已矣所以女歸待男行也女歸
而男行雖不可以不養養亦不可以不正順則所以養正也
正也正人而天下定水火既濟則定也既濟之後女歸而男
行者何如乎雖以其為歸妹未濟也何也歸妹女之終也未
濟男之窮也至於終窮而知皆不得位而剛不當之數也其
為雜也家弗決乎夫決也剛決柔也決盡而為純乾坤柔之
以大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書說七卷

（宋）黄度撰

清初鈔本

尚書說七卷（內府藏本）

宋黃度撰。度字文叔、號遂初、新昌人。紹興間登進士。寧宗時爲御史、嘗劾韓侂冑誤國。又劾內侍楊舜卿陳源、又奏吳曦必反。以正直稱。累官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諡宣獻。事蹟具宋史本傳。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閫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爲友朋道之。其勤摯如此。所注有書說詩說周禮說。詩與周禮說今佚、惟書說僅存。此本乃明呂光洵與唐順之所校。前有光洵序、述度始末甚詳。當度之時、吳棫書裨傳始出、未爲世所深信、尙不知孔安國傳出於梅賾託名。故度作是編、其訓詁一以孔傳爲主。然梅賾當東晉之初、去古未遠、先儒舊義、往往而存。注尙書者要於諸家爲最古。度依據其文、究勝後來之臆解。至於推論三代興衰治亂之由、與夫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安止惟幾綏猷協一建中建極諸義、亦皆深切著明。以義理談經者固有取焉。

書說一

虞書

堯典

山陰黄度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堯典虞書首堯典見授受之所由也堯名或以為謚非姓伊祁帝高辛子初封唐使人太原故晉陽縣是也或曰定州唐縣今堯封國後徙太原為天子都平陽今晉州臨汾縣也在平水之陽故曰平陽平水出壺口山俗以為晉水非聰明天德也傳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夫子序堯舜之德皆以聰明為首人主非是則何以照臨四海而有輝光發越宅即嵎夷南交西朔方四隩既宅皆非光明之所覆被也遜遁也微子吾家耄遜于荒春秋夫人遜于齊皆遁也遜位通上下之辭洪音間化辭之王遜位卒于彘封是以老遜位也是天子之位遭而去之何也堯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而洪水未治則地為未平地未平則天不能成也堯老矣故欲自適使有大德者居是位於是舉舜使攝遜讓之讓推也推非聖人莫能行行權而協于正則可為萬世常法其書為典夫子表堯典之所為作者如此所謂撮其宏綱舉其機要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若順稽考勳功欽敬允信克能格至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安有無所本始而作之者故典謨皆稱若稽古放倣古字放勳謂倣古而有其功也舉堯之德其見如此而後世或以為堯之號其曰名者非也欽緝熙盡心之學緝熙光明文章煥發心思深遠而未嘗不出於安行也安〻從容中道盛德之形容也欽天尊賢本於內中敬作心故恭為允恭本舜欽治為天下得人故讓為堯讓由是光明周徧四表至於天地〻平天成也大抵堯典專為讓舜作也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平均章明協合黎衆於歎辭時是雍和克明俊德尊賢也記曰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以親九族親家也平章百姓治國也百姓甸內天子所自治民也皆能昭明其德詩曰商邑翼〻四方之極協和萬邦平天下也建萬國親諸侯合和之無彼疆

此畧而衆民皆化於是太和此大学本末先後之論也允今典籍之言道德者皆本此故推以為道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古曰重黎若順曆推算象占候黄帝迎日推筴造曆日月而迎送之是則曆法其來久矣至堯始大備（推算雖有數天與日月皆物物不可以一定之數求之也故占候之進退先後猶有不齊則進退其數以合于天行故其失不甚遠而曆事）史記曰數法日月星辰曆雖定數象為不定之法也而必本於敬順析因夷隩仁民之政事希毨氄爰物之政無非順天者羲和居中曆象授時仲叔分職於外春夏秋冬各至一方是為四子蓋羲和之仲叔也申重也分命〻其事也申命因而重之也東南屬羲主生西北屬和主成是為分命南因於東北因于西故叔皆因命有仲有叔則曆象敬授為伯〻長也羲和封國不可攷今絳州稷山縣猶有羲和墓焉授時之政萬国承之民功奉矣嵎夷南郊朔方皆古（嵎脫一地字）名嵎夷今登州諸夷依山而居者是孔氏曰夏與春交非也狄亦與夏交先儒嘗推此義或曰南夷足趾交名交趾故稱南交按漢初置交趾郡後置交州杜佑通典曰後為舊號是則本名交其曰交趾者後世增益之也（交趾之名本于王制南蠻雕題交趾與堯典南名字同矣遂置交趾即按堯典四宅日月出納陰陽進

退皆天地大經南夷北足何足異哉漢置郡爲州按後漢曰杜佑記爲是）禹貢西被流沙自流沙以西皆夷界山川不紀於職方故稱西以見境域之不止此也朔始也比限沙漠荒茫悠遠山川不可見故稱朔方以為大界而亦有獨稱方者詩往城于方是也南陽位而一陰生於午在易為姤初六其曰交者陰交陽也往來推遷盛衰之交也北陰位而一陽生於子在易為復初九其曰朔者陽始生也終則有始其道無窮也嵎夷地也南西位也方大界也交與朔著陰陽消長之義禹蹟來所至皆為王土民各奠居命令聽于一人

二帝三王所以垂中國之統也孔氏曰日出於谷天下明故曰暘谷日入於谷天下冥故曰昧谷都聚也幽陰所聚故曰幽都或曰山海經有幽都山今在北荒梁史索宇記幽州有幽都山皆為附會暘昧幽皆有名義南獨無之何也曰朝出為暘夕入為昧昼中則明盈矣是故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雖然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聖人存消息盈虛之象故南闕其名義而北稱幽都以備昼夜昧猶有見幽無所覩寅敬賓導餞送日導而出之送而納之昼作夜息日成月要歲會由是生焉必賓必餞姪

長之差分至啓閉之所由正也（周礼保章氏致日致月）秩序在察平秩平而序之平在平而察之驗於晷往修之將來故其事益有序詩曰以興嗣歲是也訛化南訛敬致逆其化育無所不尽也而必本於敬夏主養大化育不遂則無以致一歲之功矣易更代也鳥以体言火以次言虛昴以星言孔氏曰互相備是也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可準曆象之法備於此矣殷亦正也春少陽秋少陰非陰陽正位故稱殷夏大冬正位南北故稱正析分爽平隩室平言禾稼之入均也孳生尾交也毛

更生整理毨選毳夏希革冬氄毛天地生物之仁也秋曰宵中冬復曰日中崇陽抑陰裁成輔相董仲舒嘗推明之堯與中星共月今不同今又差矣天地之運為難齊也唐曾一行乾策復還之論妻之定算猶當是隨度歴及也四子分職於是以帝命總中勅之事當聯合也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堯曆也秦顓曆閏在歲後堯曆考中星定分著隨月置閏故四時不差逆為後世法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為曆法大要故特舉而申勅之而其所以為

此者將以信理百工使庶績皆廣而已熙廣也六府三事未能尽修則庶績為未廣始命其長曰敬授人時終勅其屬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堯治曆本意可見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疇誰庸用疇咨無所主名博詢之也若時登庸承上允釐熙績之文言有能順是允釐熙績者將登用之也允釐熙績此人主之職也堯蓋有讓意矣放齊則知堯意故舉冊朱盖以為傳子尚矣自

吳記載太昊氏而來有天下者皆傳世胤嗣也孔氏曰囯非吁疑怪之辭啓開放縱以爲啓明而堯以爲嚚訟放縱稱其材堯稱其德也言不忠信憚辯好爭豈君德哉（堯崩舜攝避丹朱）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工官所掌邦事也水土之政屬工官有能允釐熙績則水清土平在其中矣登庸未有其人遂獨出（出字疑羨）事與以求之左氏驩兜爲渾敦帝鴻氏子共工爲窮奇少昊氏子鳩聚僝見也驩兜舉共工固以其居是官也居是官而行其職方々聚見其功堯以共工靜言用違象似恭敬而矯誕見塞至可使滔天象恭生於其心也矯誕見於其行事也僝鳩之功必多誑妄然則共工爲無矣驩兜殆兜惡欺靜言訓謀

帝曰咨四岳湯々洪水方割蕩々懷山襄陵浩々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孔氏曰羲和四子分掌四岳諸侯故稱四岳四子分掌諸侯則是即以四子爲四岳則不然周官內有百揆四岳四岳只一人居中總四子所掌諸侯四岳與羲和合職命官詳畧古今之変也四岳之後申甫齊許姜姓治水專咨四岳以其主四方能知其人也衆舉故稱僉曰僉皆也登庸若采皆非其人故直以水患使舉賢而治之鯀崇伯史記鯀帝顓頊子後書顓頊五代而生鯀據左氏檮杌爲鯀崇國在今永興鄠縣四岳知衆繇々才高也於欽之見其爲可表異也咈戾方命方執不順理也天命之性物理具焉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性命同出也圮毀族類也其子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水失其性而五行皆亂彝倫由是而斁是之謂毀其類堯見微知著衆人固不識也大有才而不知道逆而施之鮮不敗其類者异已鯀世稱其才故四岳欲堯姑自沮止而試之共工靜言庸違驩兜猶保任之而待不廢鯀方命圮族四岳僉舉而遂試之聖人不欲以獨智高天下也丹朱嚚訟共工象恭鯀方命聖人觀人之法繹其心而畧其事非有聰明天德不能如是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

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
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
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
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共工不修其官鯀特命與功於是舉舜是則啓墊
巢窟禽獸食人堯之憂誠不能已也四岳能用天
命故欲讓之以位巽卑降伏藏也堯在位久高而
能降頽而知時故欲以位巽四岳易巽彖曰以木
巽火〻出而木氐也明明其明者也奉來舉共
工舉鯀皆共明者而既與其人故使之揚側陋也

又曰明〻者猶與其有人也師衆錫予師錫公奉
也謂之錫尊賢也虞今解州安邑縣舜黄帝子昌
意七世孫昌意帝顓頊父也按左氏因生賜姓胙
之土而命之氏舜生於嬀水故賜姓嬀封虞故氏
虞四岳舉舜已称虞不知何也豈以其居於虞故
以名禁地欤不然則自穷禅欲康以來有胙土命
氏者矣無妻曰鰥言此者有二義一見昔不得娶
二見未有以現厥刑也孝友已著此独未有觀焉
俞然也或吁或俞予奪褒貶聰明之德也心不則
德義之經為頑傲慢諧和烝進乂治和之以孝而

進治理不至姦惡女妻刑法釐理降下也貴賤之勢
可以言降也古帝子出封亦稱降青陽降居江水昌
意降居若水釐降則婦從夫理之不可易者也後世
直改為下嫁孟子舜尚見帝尚猶上也雖貴而上之
夫婦後先之義也後世訓其義為配皆失理孟子帝
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
畎畝之中嬪婦也為二女同居為睽二女能執婦道
于頑嚚傲慢之間堯於是以舜為果可敬也孔氏曰
言致修已以敬詩首關雎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治天
下必有其本也故堯以此首試舜嬀水名水北曰汭

酈道元注水經嬀汭水出蒲坂縣南流曰嬀北流曰
汭異源合流西入河與説異古不同蒲坂今河中府
河東縣

舜典

虞舜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舜自虞即帝位都安邑或曰蒲坂或曰平陽自釐
降至納麓皆試也允試而後讓司馬子長定發明
其義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

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〻納于大麓烈風雷雨
弗迷
華光之輝彩也以聖繼聖是謂重華協和也與堯
合德也史稱舜之德其凡如此濬深塞實玄幽自
側微升聞于上徽典司徒百揆冢宰賓門四岳諸
侯長也皆位也五典五常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
友之交也慎厥身修而致美焉使各由其理分是
謂克從人〻親其親長其長也孟子曰瞽瞍底豫
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穆〻美
也言四方諸侯來朝覲者以賓礼接于四門而皆

穆〻有美德也麓孔氏改爲録言大録爲机之政
陰陽和風雨時是蓋三公燮調之職也改麓爲録
固未可據論語迅雷風烈必変越裴氏曰天無烈
風暴雨此言風烈非和風矣何以言燮調烈風雷
雨則必凌震可畏惧而能不迷故爲異耳史記堯
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尚書家
所傳未可廢也納麓在諸難之後蓋其最難者爲
治水隨山刊木益焚山澤禽獸逃匿驅龍蛇放之
菹神姦物怪固當有之而亦有不能爲者堯納舜
於是而其患息此事本無足怪今釋老氏宮室或

言本蛟龍之居馴服遁德委之而去人不以爲怪
矣十三州志曰麓林之大者也其後秦置鉅鹿郡
堯將禪舜合諸侯群臣百姓納之大麓風雨不迷
致之以昭華之玉此出緯書雖難盡據而與史記
相符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於是攝行天子之事孔氏曰舜讓堯不聽使攝
位恐不然堯在舜固當攝耳攝則猶在臣位也舜
陳而帝百官右帝之初經文可見蓋權制也此義

不明故其衷迂甚者則有咸丘蒙之論受終于文
祖堯不待尋與舜亦不敢輙受也堯於是不爲政
故曰終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璣衡器也璿美玉敬之斯賓之矣日月五星
之行度璣衡可以察之而何以齊之洪範五紀歳
日月星辰曆數堯傳舜〻傳禹皆曰天之曆數在尓
躬是故聖人在上日不食星不孛占候雖有器群
平也以德也此治曆本論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肆遂也遂使主祭也以事祭天謂之類告攝位也
宗尊也六宗孔氏曰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雖不
見所據而孔氏書出於屋本有傳恐其説或有所
自也諸家皆後出聽斷與不得已寧從孔氏鄭康
成曰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據周礼實柴祀
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是皆天
師故稱宗月令祈年于天宗是也然去日月恐不
可或曰日一月二星三五星辰四經星二十舍司中司命
五風師雨師六此恐當是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書記一　十三

后君也群后諸侯同初諸侯猶稱四岳統群牧歛
公侯伯子男之圭璧牧岳各統率之既尽乃有継
之辭正月上日受終尽其月乃日日見岳牧與群
后而班瑞焉班瑞即黄帝符釜山也自後朝覲皆
行之見覲礼
歳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
北岳如西礼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群后四

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孔氏曰律法制非也度量衡皆生於律與暦通後
世暦猶有傳律無傳矣故暦亦惟精律暦本一学
同律為考楽也東岳岱即泰山在今襲慶府乾封
縣南岳衡山在潭州湘潭縣西岳華山在華州華
陰縣北岳恒山在定州曲陽縣王文中子曰舜巡
守一歳徧歴四岳儀衛簡而徴求寡也至周改為
十二載事稍繁矣然成王作洛宣王會諸侯於東
都亦未見一歳徧巡也敷奏明試大行人春朝圖
事秋覲比功夏宗陳謨冬遇協慮本此史記黄帝

書記一　十四

東至海西至空同南至江是為巡守事始舜巡守
正為覲者諸侯職業将行然陟五載一巡二考再
巡則功罪皆見巡守制度至此始詳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舜十二州冀并幽青营兖豫徐荆揚雍梁肇始也
黄帝置左右監充四宅舜始置十二州々置牧封
山言有屬禁也濬川使通流曲防遏澤皆在所禁
禹曰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
於是告成功矣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
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
象者像也像其事也典常也刑有五輕像其事而
用之是謂常刑有寬也肆作五流之法以寬肉刑
肉刑聖人之所甚不忍也故寬之其所不忍而不
廢禁暴恭詰姦而不可已也而謂之常刑肉刑之行
於世久矣不得已而存之而使其民遠善遠罪則
有其道焉禹益皐陶陳謨為可求也鞭扑之施猶
非得已漢孝文帝能知堯舜之用心也雖功用為

不足而猶能使黎民醇厚海內富庶異於禮義公
卿耻言人過失少近古矣漢拙諸儒拔俠之見安
能識此鞭周官條狼氏鞭五百鞭三百官刑也扑
比長小胥能撻教刑也金贖金受士罰金贖刑也
眚災司徒荒政緩刑也天患民痛不幸而陷于辜
則緩而赦之肆緩也春秋肆大眚怙終三誘三罰
赦之不悛者也賊害也司寇所謂害人者也肆刑
典歷三代至于今雖因革不同而大意常在流宥
鞭扑金贖多為之制可謂盡其心矣方且儆戒欽
恤形于辭旨惓惓焉刑典既修乃正四罪共工偽

驩兜党且狠苗頑鯀妄其事皆由治水治水績效
未著則共工自以為橋僞之功驩兜自以為有舉
賢之功苗自以為有能治其國之功鯀自以為有
堙塞之功其罪不可得而正也土平水清吾事已
定則其所謂象恭比周頑弗即工汨陳五行尻作
於其心害于其事發于其事害於其政者始可見
故正其罪以謝天下而天下服彼四人者亦奚辭
焉此用刑之法也何以知水土已平而後行四罪
之誅也曰其事載於封山濬川之後而又數奏明
試先賞功而後罰罪先進賢而後黜不肖聖人行

事皆有次第也（左氏史記載殊四凶夫其先後）然則自受終至此
皆為治水它事則其相因者也以重於流竄重於
放殛重於放皆行其流宥之法而輕重有權流有
舍法大司寇其能改者反於中国三年不齒今法
編配放還是也放屏廢今法永不放還是也竄投
之荒遠今法配遠惡是也殛罰作多方曰我乃其
大罰殛之今法重役居作是也驩兜之罪如經文
不應重於共工而禹曰何憂乎驩兜左氏掩義隱
賊好行凶德則其狠悍暴横敢為患害為可憂矣
獨力保任共工亦可見三苗恃險不率改教欲自

用其國其罪為叛故竄於荒遠以見其自絕於中
國也鯀大毀民力壅塞水道九載續用弗成故罰
作以苦之驩兜舉共工抵罪四岳舉鯀而不坐四
岳賢舉鯀非私天下以舜為材四岳達天下之情
使堯試之也此定罪重輕之权也三苗姜姓國左
洞庭右彭蠡鄱陽湖在南康郡都昌縣苗境東西
橫亘千餘里為山澤林菽富饒之國幽州史記作
幽陵崇山在澧州澧陽縣或曰今灉州恐非三危
山名在沙州燉煌縣羽山在海州朐山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

密八音
臣為君服三年始於此未嘗不本於人心也孔氏
曰四夷絕音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孔氏曰舜服堯喪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有
終斯有始也後世踰年即位免喪即政皆用明年
正旦其事始見於此
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四岳耳目之官也舉賢命官其四為可見闢四門
受四方諸侯行其職字之闢四門而後明目達聰
自國中以及四海皆無壅塞也古語君門萬里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
人蠻夷率服
咨亦問也天下萬事不問何由知之中庸曰舜好
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咨事咨難咨義咨親柔遠
撫馴之也能邇教治之也惇德允元親君子難任
人遠小人也洪水既平治安之策不過此數語天
下無事起禍生亂必自小人詢岳君体咨牧治要
收統理諸侯故訓告之如是頌曰無競惟人四方
其訓之唐虞三代中間皆有戎夷雜居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
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
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
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
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
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奮起庸功治道當有緝熙之功常惧其頹墮委廢
不能自起也有能奮庸則堯事可廣矣堯若時登
庸舜有能奮庸一意是為君相之職於是謀百揆

之官前此舜蓋以百揆攝行天子之事舜既即位
乃復置此官亮明釆事惠順疇類一事失記必咈
其類理勢常相連屬也故其官名百揆伯長禹縂
子賜姓姒國於夏今穎昌陽翟縣也河州大夏縣
禹所出故以氏其国九官惟禹與夷二人以伯槩
槩非名三公也史記黄帝置左右太監〻萬國此
即後世三伯也公羊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
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居於内是則本三公
也故謂之王官之長又謂之諸侯共工司空皆是
官共工未然故使禹以司空治水稷播種契敷敎

皐陶明刑皆有功而功最高故卒令為百揆其曰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蓋言水土已平而復歷帝之
載為可勉也稷契皆嚳子稷賜姓姬國於邰今永
興武功縣契賜姓子國於商今商州商洛縣皐陶
左氏為庭堅顓頊子其後賜姓偃封於六蓼六舒
春六安縣蓼霍丘縣史記曰封英六或在許春秋
有英氏廬州廬江縣許穎昌府也品程式也厚薄
輕重各有成式夷子二本不用其品失遜順不順
故不親本末始也敷教在寛優而柔之使自得之
也猾乱辟行攻刼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内

曰究中國五教所加也政所施不應有此惟蛮夷
猾夏為當懲也中國而為寇賊姦究則夷刑也不
待教令而誅之五刑墨劓剕宫大辟服言罪各有
状使服其刑司刑上服下服是也五刑以輕重為
三等曰三就備有成也成其罪也大辟重宫剕次
之劓墨又次之刑有五流而宥之亦有五若今所
謂加役牢城不刺面之等當時宜有其名也而亦
所以居遠近為三等曰三居約調人不同國千里
之外海外是也然四凶皆居王畧則唐虞之世無
逾海之法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
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禹自司空為百揆於是不復置司空官故使垂掌
百工選其舊名與三公并三公為工官蓋使兼之
禹百揆伯夷秩宗皆兼官三代三公多兼官命官
選材三公尚德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
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
諧
名山大澤不以封皆屬天子故名之曰朕虞其爲

諸侯者皆特賜也謂之錫益後亦為伯史記作伯
翳一曰即陵数賜姓嬴其後封秦益本佐禹治水
奏庶鮮食山澤之政與水土通汙池囿圃皆虞官
之職漁獵芟伐當有政令仁民愛物事因有序也
左氏八愷有伯虎仲熊豈即朱虎熊羆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
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譲于夔龍帝
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
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
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撃石拊

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堲讒説殄行震驚朕師命汝
命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典礼在工虞之後文武小雅終焉而其序曰美
萬物盛多能備礼事序如此百揆三礼皆咨四岳
其事重也不独選求於朝廷之上悉四方猶有其
人焉伯夷孔氏曰姜姓舜命之不名與禹異史亦
承之爽有師父兄之義也夙早寅敬也言早夜有
平旦夜氣之常存也坤六二曰直方大仰不愧乎
天俯不怍乎人故能塞乎天地之間曲則餒矣惟
清故直清天德也平旦夜氣之所能常存者惟其

敬也樂譜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言晝夜一也
通則常知晝撥夜昏何知焉志直氣清晝夜常知
悠久純一與天同德故能交于鬼神精氣為物遊
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然則秩宗之選誠难
其人矣礼之用博矣命秩独使典祭何也礼必本
於敬〻莫大於祭也以五礼防萬民之偽而教之
中偽則不直中則敬也故十二教一曰以祀教敬
則民不苟往欽哉使往敬其事也胄子公卿大夫
士之子弟也胄胤也胄子世業教之為詳天子之
子弟亦学焉在温寬栗剛不虐簡不傲和也所謂

樂德也礼教中樂教和必有其德故在心為志者
皆德心發言為詩者皆德言樂本于詩而後有声
有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皆德音也大師教六詩
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是也神人以和通
幽明之故也夔于是歎而言曰予撃石拊石百獸
率舞石磬也拊亦撃也百獸洪纖之異名歟疑非歟字
磬統衆樂商頌曰依我磬声人莫不撃磬也惟夔
撃之而百獸率舞發于其心應于其手至和之所
感召者與人不同也夔自献其能如此以見作樂必
能如舜之命也苟無其德雖夔之妙于声亦無所

施師曠語晉平公可放舜曰予欲聞六律五声八
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龍與夔聯職其事通乎樂也堲疾殄絶〻行異行
異行不同倫為當絶也為我之義吾愛之仁鄉原
之善斯可已皆是也孔子論四代礼樂終之曰放
鄭声遠佞人佞人鄭声同發乎其心之邪也皆為
心声佞言僻行声隨而变杂間濮上鄭衛之音皆
由此作此舜之所疾而孔子之所遠也古樂中正
故难聽鄭声淫哇故易溺鄭衛作而天下靡然從
之不徒禁其声先必遏其行是以謂有本孔氏曰

書說一　二十三

納言喉舌之官此據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也出
納王命王之喉舌在周為内史之職内史掌叙事
之法受納訪掌書王命而出之可以為喉舌之官
而非樂也與龍所掌不同舜惡庶頑讒說而使工
納言時颺之則納言者工也工在周為大師納言
時颺顛若陳詩之事变風变雅之作讒說殄行之
莫能正也屠蒯飲師曠酒曰汝司聰是則舜納言
司聰也司聰掌出納帝命而通于樂至周其職遂
分詩大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而懷其旧俗者也故变風發乎情止乎礼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義先王之澤也是則古者陳詩必由史官史官有典籍之職參稽古今而舉其变封論關色必使止乎礼義而後歌之此詩之通於于工史其可放者如此
有出有納何獨以納名官出口德納耳德出容可
埋而納每易蔽故易曰巽而耳目聰明荀卿子曰
入乎耳著乎心出納何以皆稱朕命出納相因也
内史受納訪〻而納之猶王命也此與太僕出入
主命不同太僕出入已成之命此有咨訪則猶有
議論也謂之喉舌之官取往來通塞之義詩曰邦
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有若有否而必明其所以然
者是則咨有議論矣夙夜出納惟允宣布流通不
使其少有窒滯也言與行相應一或不然何以能

書說一　二十四

行故惟允此司聽者所當察也工之親近人主其
所関係豈輕哉于晉書鳩摩羅什傳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據大師為予言其太師公掌守詁書有掌工善諸曲凡詩賦序記皆能諧之有奉予使諸經義亦成四明年又使諧之與前皆與差諧且曰凡文皆可諧必作偈乃可耳樂安之作不能成曰乃知納言時颺皆心声其邪正善惡果可察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岳牧九官職掌遂為萬世常法雖古今更易不同
而其大經不出此二十二人孔氏曰禹垂益伯夷
夔龍新命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稷契皋陶不
與恐不然四岳一人耳堯欲巽位於四岳則一人

何疑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終堯曆象之言也熙廣也庶績皆廣三苗拒否於
是分北之北當在禹征徂之後舜攝帝三苗仍頑
弗率至於用武及其既格則別其善惡使不得相
從叛上法當死分北猶宥之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陟方孔氏曰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
焉此據礼記也按孟子舜卒于鳴條鳴條在安邑
則故舜都也舜禪與堯有不同者舜世禹雖攝大

政令猶自舜出故舜親巡守陟四方高山登天覲
諸侯謂之陟方頌曰陟其高山後世緣此謂之登
封謂之升中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
槀飫汨作九共槀飫皆書名凡十一篇皆亡
大禹謨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
稷
矢陳也申重也又複之也書名謨序称功何也禹之
謨實紀功也其先皐陶何也皐陶之謨推明君德

本末該貫禹功雖高其行事要不出於皐陶之所
陳述也是故皐陶非無功而称其謨禹非無謨而
称其功聖人之言初無異者治水明刑各見諸行
事而地平天成禹之功爲獨高也皐陶曰朕言惠
可底行禹曰乃言底可績皐陶之謨必可行也禹
曰予思曰孜孜皐陶曰師汝昌言禹之功必可言
也舜所以又複之使互相發明也是故二典爲萬
世之帝道聖人大宝不可以淺德居也三謨爲萬
事之格言禹之功皐陶之謨皆行其君師之職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
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
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禹功高遂受舜禪故史称大禹以別於諸臣禹亦
考古而行之命者令也敷布也文德命令布于四
海禹貢東漸西被朔南暨声教也鴻水方割堯独
憂之禹治水有功文德命令由是布于四海是爲
欽承于帝史表禹之功如此然則以謨之所以爲
謨實紀功也雖然未嘗無其言焉曰后克艱厥后

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禹之言也禹所以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皆本乎斯言也為君難為臣不易君臣克艱故其政治而黎民敏德黎獻人有士君子之行也敏疾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此所以為堯舜之民舜承禹之言而申之以為信乎其如此憚詢廣問故嘉言無所伏俊乂在官故野無遺賢周人鄉自五家為比野自二十五家為里比長里正爵皆下士野無遺賢非虛言也豈獨天子之国哉四方萬国莫不皆然故穿稽于衆舍己從人試驗可見鰥寡孤独天民之無告者也不虐不廢匹夫匹婦無不與被其澤者惟堯能之堯益知為君之難矣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夫豈易事哉益承舜之言而推美堯德以為堯之所以能如此者由其有大德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廣運也大而化之之聖也聖神武文不可執一端而求聖而不可知之神也堯有大德天眷之詩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天之擇君之精矣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天下一統中国一人也天下大物也非有大德莫能君之

禹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二去邪勿疑〻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〻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頼時乃功

禹又陳逆順吉凶之理而益承之吁嗟而致戒焉吁嗟之者去其逆也忽無虞廢法度遊佚淫樂賢不肖例置違道干譽咈衆從欲怠荒罔終皆逆者也去邪弗果庸闇不論中主以上未免有之疑謀而欲成之黴倖行險得失精爽(精爽疑作待忌)此心何由而熙廣哉大抵明哲聰達莫有疑謀〻之而疑心有逆于理者故其事难成雖强而成亦难保也疑而舍之其心泰矣百志言此心無適而不然也雖然共主縣堯知其邪而容之堙水堯知之其不可而所為之堯天德也豈得而窺測哉勿疑勿成戒人之不善学堯者也人各有分量必當自知蓼蕭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爽夷之所以悦服也怠荒

一作蕭墻不戒兇殭場之外乎禹承益言則又歎美之歎美之者效其順也德懋政修六府三事允治戒董勸各以其道皆其順者禹使舜念其事六府三事必欲其勿壞則九益之言皆當念也德惟善政而後有及物之功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無其政也政在養民而已六府三事皆養民也正德仁義禮樂外此邪矣利用共工邦事厚生稷播種虞山澤皆是也正德先於利用厚生者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也修故不壞和故不爭苟不正德不奪不厭休選賢與能威惟罰不盡以

九功之叙作詩章使人歌詠之以此勸天下仁声之入人深也聖人由是作樂焉舜承禹言而推其功於禹勿壞之訓誠不敢忽也是則大禹謨一君臣克艱為克承也二逆順吉凶戒舜保其功於無窮也舜天復之盈推明其間於是而稗禹焉故曰禹謨紀功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益恳荒禹勿壞其戒切矣舜方耄期倦勤而禹能不怠於是稱禹文言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堯舜之德也邁摘過也禹以為皐陶種德過人而降於民民實懷之帝所當念也雖有其德不能推以及物為不降念茲在茲無一念不在是也釋舍也舍之為不復念也然本未嘗忘之是則無時而不在是也名言名之也可言也司熙熙功庸勞力多其名也其事皆可指述則言也既不可名又不可言則誠也名言此

必在此矣而又提其言之出不本於誠也則又使信出之必信出之者至誠樂爲也詩曰中心好之苟飲食之此人主念功之道也皐陶之降德無一日而能已也皐陶無一日能已舜為可已乎是故舜能念皐陶之功如此則其自進德為可知矣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

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
休
期猶要也明刑弼教要其君于治刑不得已而用之而必要之于無刑協中則無過差不協雖善猶過差也況由德于正必麗于法矣此皐陶之功舜所能念也罔懲躬率以正也簡寬君德也煩苛急變豈所以君天下哉罪不損及賞延宥過刑故功罪疑輕重皆為天下後世法孔氏曰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矜惻怛如此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民皆自愛不犯有司此非禹為歸美之

言也人主無好生之心有司得寬平之名此豈可行漢文帝本仁厚張釋之輔其不及耳如使事武帝豈得行其志乎君視民如禽獸而獵之民有狠心扞格茲甚秦法煩苛刑人如恐不勝由是天下群起為盜漢初約法三章號為網漏吞舟之魚而人知自愛重犯法至文景幾致刑措其事一一可驗然則皐陶之推功于舜本之於君德誠非苟為歸美也故舜亦遜任之於己以為予固欲之然能使予從欲以治風動四方則由皐陶推明之是則皐陶之美也稷契皐陶同功一体禹命宅百揆讓稷契皐陶命禪獨讓皐陶不及稷契何也皐陶彰明君德其功大不當在諸臣之下也試使治水弦僉異敎各共其事而民不丕應忿疾儆曾之逐作失德刑之序廢君師寵綏之職則雖一夫向隅而泣猶為君道不盡是故王功曰勲事功曰勞皐陶輔導君德功當為冠禹治水猶為事功獨以懷襄患大功遂獨出耳稷契之功皆因於禹因不能先皐陶也故夫子序三謨獨以皐陶配禹而猶加諸禹之上史記禹為天下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皐陶卒始薦益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洚水儆予天降洪水以儆人君使知畏也舜承堯安敢不任之于己天下大災患非人主以其身任

之將誰使屬我書傳皆曰堯有九年之水堯以前
蓋無此也自開闢而來水未順道則地為未平於
是天將平之堯舜禹益稷教聖人俱生於斯時而
堯舜為能承天意任其事于已故堯舉舜禹治之
舜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爲失此幾不知何時可
平我九年浩蕩滔天之勢天意惟可知也禹治水
十三載四海賦功自非懷襄大蓄民心同厭苦之
則安敢興此大役乎由是觀之聖賢不作天命流
行幾之不察而失之有不可勝言者矣降孟子作
洚共工辭皆言治水障塞亦或言工而非所謂成

允成功也禹声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載四
時是為曆數在躬孔子曰言天道在其身是也元
首也衆建諸侯而天子加焉故称元首人心應緣
接物與民同患者也易流故危與禮與行人紀攸
立故曰人心（爲欲不可 與同悖）道心寞漠虛寂不可名象
者也與迹故遺（役 上天之載 與声與臭）卓乎獨立道體斷在故
曰道心（人生而静）道心體也人心用也用之而危則害
道不用則偏体以隳墮于荒茫不可以同乎人精
曰純（光明粹然知不 雜學如純無續）一曰熟（仁在乎熟五穀不 熟不如荑稗熟然）一
致一（剛健為實 全力不欺）大雅曰無然歆羨無然畔援歆羨

畔援皆二也武王牧野無二爾心孟子不動心有
道皆致一之學寂然不動（道心）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人心時然後言樂 然後笑義然後取）雖未嘗動也故曰允執其中（於用）
（合）舜執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執熟而力全也不墮
于無不沒於有然則有無皆遂（疑作迹）也故謂之兩
端無所稽驗其言勿聽未嘗咨詢其謀勿庸兩間
書言則拜慮受可知也舜猶惧其有聽受之失故
戒之舜樂取諸人以為善其用此精矣君民分殊
而尊敬自古聖賢常為匹敵之言君為可愛則義
之盡民為可畏則仁之至後世法家者流處而尸

恩益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正君臣上下之分於是
廢劫而勢壓之不得意則殺戮殄殲使不敢喘民
始疾視其上上下愈隔絶不可合衆非元后何戴
天下豈容有兩統哉后非衆罔與守邦無民豈能
獨立乎可願即孟子可欲可欲為善不可欲為惡
善當積惡當消性之所固（同）也天之眞君尊以為民
而使困窮無告豈能無豈天祿長絶矣終絶也大
雖曰命之不易無（以還）爾躬君子終于言無所易也雖
至於其戎大事必自其口出豈敢不慎孔氏曰慮
而宣之成于一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
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益稷諸臣不独有功而皆有君德故禹欲枚卜之
伯夷柳下恵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
天下皆為有君德也舜志先定詢謀又同宜有以
當鬼神之心矣然而隠幽不可見也故託之於龜
筮而與不協從者古人不為卜也已卜而又卜則
為習習因仍也卜不習則吉習為瀆瀆則不告為
凶

書説一　二十五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孔氏曰神宗文祖之宗廟非也舜祖顓頊而宗堯
蓋堯廟也率百官攝行天子之事也舜攝曰受終
堯雖在位不復為政也禹攝曰受命命使攝也大
政令猶自舜出征苗可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
師曰濟濟有衆咸听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
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
之咎肆予以尔衆士奉辭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
有勲三旬苗民逆命

舜攝巡守禹攝征苗皆漸其事也事亦漸変矣不
棄政令為不率苗依水為國其君已伏罪而其民
猶有保山澤逆命者三旬須假之猶不伏故至於
既格逆命比之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届満招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帝初于歴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
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孟子曰怨慕也誠和和理
順也故至和能感神昌益其言盛大也堯舜之盛

書説一　二十六

德而用武誠為不得已反已而求雖非不足而未
不見其有余臯陶德刑之叙益謙満損益之戒是
或一道也此責難之義故禹拜之而大禹謨終焉
歴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即首陽山也或曰在濮州
雷澤縣或以為在濟陰今興仁府也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両階七旬有苗格
舞干羽于両階偃武修文也両階朝位禹復命帝
益修文而苗格
臯陶謨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

何臯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
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臯陶之言也禹雖稱謨實以
功見故史先述其功而後載其言臯陶不以功見
而專以謨稱故史直著其言焉夫能信蹈其德故
爲其君陳謨而明弼丞之而諧固未有不自治而
能治人者也禹旣然其言而欲盡發其義乃致問
焉臯陶于是稱美而許之愼厥身修其理身長在
所思也不思則不得矣詩曰思無疆思無期思永
也使思不學則殆愼厥身修學也學則知識開明

而能鉤深致遠矣惇敘九族自身而推之家也庶
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自家而推之國自國而推之
天下也勵勉翼敬萬里昭明一勉以敬推而放之
四海而準矣臯陶守約用博言近指遠條理一貫
本末兼舉自後聖賢之言德行者皆祖述之其言
盛大矣當其初脫臯陶之口誠可歆羨故禹拜而
受之雖然臯陶固亦有所受也故史稱之曰稽古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
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修身本也知人要也安民体也臯陶刑官推明君
德刑期無刑其事必當其本也知人安民亦本於
修身而已矣詩曰己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此知人
之本孔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此安民之
本修身矣而民不被其澤者不知其体要也故臯
陶次第指陳之禹以其言蓋盛大故嗟嘆之而以
爲知人安民惟堯猶難之哲明之盛也小大長短
各當其任故爲能官人飢食寒衣無一夫不獲其
所惠也故黎民懷之明生於止好疑作善惠推於不
忍之政有堯舜安之而爲仁湯武身之而爲知五

霸假之而爲力下此雖假不能直情徑行何難之
有故自假等而上之至于安用力爲愈難孔氏曰
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指謂共工驩兜之
惡易見共工之惡難知巧佞每能使人溺也故不
著其名而表其狀然四罪共工獨輕何也行法與
立言不同行法據其事立言原其心象恭必求自
蓋其心雖甚無狀而其迹多隱伏聖人行法終不
以其所不可見者深文坐之至於立言爲世訓則
常推其所未爲而知其所必至故堯以爲滔天禹
以爲孔壬孟子闢楊墨而以兼愛爲無父爲我爲無

君皆禽獸之道其極必至於食人亦若是也公孫弘假春秋誅心之法以殺人慘矣哲能知人凶慝不敢肆忠黎民懷之本根不拔雖四凶不能獨為乱故嘗雖仕於堯朝矣然則舜誅之為有遺憾歟曰德刑之敘君師寵綏之職而被四人有獨不與被其澤其〔皆作豈〕聖人之心哉故皆貸其死而流竄之藝祖皇帝讀書以為四凶之罪止於流竄遂輕刑是知堯舜之用心矣此舉四凶之惡不及鯀禹當為洗雪也禹雖功高不能免鯀得罪於天禹不敢私也〔疑衍一故字〕其子曰帝乃振怒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而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知人雖難而亦有可見之行言人之德亦必有可稱之事成德為行其別有九則載采是也條數之曰則某事則某事九德剛柔之差也其差本不甚遠而名輒異銖稱寸量以為官人之式程寬患縱懈故貴栗柔患不立愿弱多野恭則捏亂治明辨者也威忽貴敬擾順氣易畢貴洪毅簡率貴廉隅剛多浮貴實彊多悍貴知義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彊其材之不能不偏也栗立恭敬毅溫廉塞義各救其偏以成中德也寬柔愿亂擾敬直簡剛彊必能彰明此九者各有常吉言善也為有是德不問多寡皆可為善士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九德之中有其三日布而行之而天早夜浚明之譬之水日浚之而益深譬之鏡日磨之而益明深源發光日新之功此可使有家九德之中有六焉

日嚴敬之而明能於是此可使有邦君國子民其事廣矣翕合不惟三六下有其一上備其九皆合受而敷施之事任九德皆仕俊乂無不在官同官為僚工治事之名師師尚德有余不足迭相師也人才雖衆而無相師之風則其患更多惟時進修及時各有職業傲縱從康則失時矣撫安也五辰緯星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為五辰十二舍經星亦為十二辰歲星司肅典致時雨熒惑司哲典致時燠太白司乂典致時暘辰星司謀典致時寒填星司聖典致時風經星有常不變緯星有伏有

息有進有退與日相終始爽則不準雖齊惟聖人
能安之而以日星為紀日成月要歲會由是而出
故歷續凝焉孔氏曰辰時謂五辰之時則呂氏月
令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
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
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
哉有土

有邦位最高列爵分土與天下之賢有德者共理
之此治要也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子勤儉
則有邦皆勤儉天子逸欲則有邦皆逸欲是為天
子教之也故切戒之兢兢慎也業業恠也幾者動
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一日二日幾之先見者且
萬焉幾失時遴吉凶幸逆乱亡至矣其敢不戒惧
省庶而逸欲之行乎曠空孔氏曰非其人為空官
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材建官代天理物而不材非
謙廢天職矣天叙此有典必勅我五典使皆歸於
厚秩言有品式也天秩此有礼必自我五礼使可

通行庸通也五典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礼
吉凶軍賓嘉出于天者理之所固有修之於人者
其事至五而盡也勅勅而政之自言有所自也非
天子不制度不議礼不考文也我我人君也典之
治乱礼之興廢在人而不在天也五惇各致其厚
不相陵也有庸礼之变多端吉凶相襲君國相錯
不可執一務使通之而後可常行也此皆天工而
人代之者也市為有司治為有体必待同敬合恭
以和其衷則可以代天職夫衷發于其中者也左
氏信不由衷人之智識固不同君皆由衷則是非

可以相資短長可以相補而終歸於和若扶偽飾
情則多端矣雖能和之故所謂和者如和羹之和
鹹酸不同齊而使必適如和樂之和清濁不同等
而使必諧天命有德故制為五服而各使章名天
討有罪故跌為五刑而各致其用德之小大不同
故五服五章罪之輕重不同故五刑五用數參於
三五於五可以察天地之情可以盡萬物之理故
曰参伍以变服彰厥善罪罰厥死黜陟幽明勸懲
行焉於是政事為可勉矣天之聰明必自民其明
畏亦必自民威用之期可畏民不能自用其威也

天之聰明〻威因於民而用之是則命德討罪必
順于民心斯能合天意矣此道達于上下雖一家
之事此理不是而况于有土其可不敬乎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
予未有知思曰贊〻襄哉
惠順〻於理也可致而行皐陶在諸臣之中實主
議論而自稱其言如此言所以明道當仁不讓也
禹稱其言行之可致成功言之而不可行與行之
而無功皆為空言皐陶猶恐無以致其效也故曰
予未有知其果能成功與否凡令致思而言者必

當贊〻其君使登進之襄上也舜聖人也皐陶猶
欲進〻而登進之是以知學無止法

益稷

益稷佐禹有功因其稱其事以名篇孔氏之言
是也

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
日孜〻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〻懷山襄
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
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

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皐陶慎厥身修庶明
勵翼益稷予思曰孜〻是為三篇綱領皐陶之論
道悉矣禹奚復以言為哉在力行而已矣八年于
外手足胼胝所謂思日孜〻者言莫加乎此也皐
陶欲盡發其義故歎息而問之四載舟車輴樏隨
山刊木川依於山而路因於川也刊木通道也匠
人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益
處官奏進鮮食鳥獸茹毛飲血在粒食前洪水草
木暢茂益烈山澤而焚之乃奏鳥獸鮮食九州之

川皆因其自然趨下之勢而通于海大水既入無
氾溢之患則於其中為畎達溝為溝達洫為洫達
澮為澮達川稷農官艱食粒播鮮食魚鼈川瀆
澮本為播種因奏魚鼈鮮食懋勉〻遷有無使之
相通化其居積使無壅滯而後烝民乃粒萬邦作
乂凡此不過數十言禹之治水規摸盡在此益山
澤之攻稷播種與契敷教其次序亦盡在此可謂
能言矣言貴於可行也而不見効如此則豈不深
功著明矣哉皐陶昌言禹拜之禹昌言皐陶師之
服善無我聖人之心一也故曰師〻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夫既萬邦作乂則天下無復事矣怠忽将至邪佞乘隙而入六府三事壞而弗修前功棄矣故禹謂帝當慎乃在位而舜然之禹又詳其義焉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莫不各有所當止也而安之為難不安則易畔也幾當察康當戒弼直當親夫能安於其所止而察幾戒逸親近忠直則君德益進治功益懋不動則已動則四方大應侍志而

行上帝亦故（疑非故字）歆之不庸釋中命用休斯能昭受之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听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安而所當止幾康之必察戒舜固能自尽其心矣弼直之言禹皐陶益稷諸臣豈得辭其責乎鄰近也臣哉鄰哉非其臣之近而誰近鄰哉臣哉近者惟臣而安得不進其道乎左右有民二伯之職分天下為左右而使其民皆正王而左右不捐應知則其体不舉矣宣力四方四岳十二牧之職四方當相保合也四方不相聯属則其体不全矣然而治有本始也一人作德萬邦丕應是故逸欲之作長生於耳目之娛五色不能不視而能使人眩司視者所當正也故繪繡之施於作服則可矣用於

靡曼之視而不能正是無目也五声不能不听而能使人聾司聽者所當正也故律呂之施於中正則可矣施於淫哇之邃而不能正是無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古人皆當象物明義施之于繪繡之事矣舜於是覌之以作服然則先舜何事而不稽諸古哉日月星辰照臨山出雲氣潤澤萬物龍变化華虫孔氏曰華草華虫雉鄭康成注周礼鷩以為雉華虫華虫有文章也或曰非雉也當是鳳舜服以鳳配龍為之於衣〻六章皆神物也鳳知時非其時不出夫子

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鄭又以繪為績恐當是字之當作
繪恐皃或古字蔺宗彛周人刻虎蜼周礼彝皃自宗
彛而下則舜服宗彝有虎矣蜼有無不可知大抵龍鳥
虎武四方之獸先儒謂蜼能知晴雨為智是當為北
方之獸藻水草潔清火明粉米養古說黼若斧形
黻两已相背予接續人職青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
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所謂雜四時五色
者也文謂物生而有華采也章物相見章明也黼从
甫〻美也丈夫之称物美成也黻黻从犮物之終始
除舊更新之義也文章黼黻皆雜四時五色文章

不為物形独黼為斧黻為两已相背未必然也孔
氏曰絺葛之精者其說乖當從鄭字藻或為繅粉
或為粉米或為絲皆从糸與黼黻从黹皆以刺繡
之義也大抵舜服十二章日月星辰雲氣乾之施
化也乾陽物也龍東方鳥南方皆陽也陽輕清故
皆登於衣虎西方刻虎於彝其以礼楽伏摯猛也必
備四方之獸則蜼為北方之獸然虎蜼皆九獸也登之
於宗彝使服習於礼楽而後虎摯蜼智為可貴不以
龜周人旗物登日月龍鳥虎龜服章登龍鳥虎不
登日月龜周人敬龜故於日月俱不登章服而登虎蜼謂之

彝皃舜服章恐當有龜也（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文王有戶惟龜正之周人敬）
龜藻火粉米列宗彝之下（藻本作水象）所以供神於也水
火粉米皆養人也而先用之於祭祀教民敬也藻火
粉米品物流形坤之効法也坤陰物也陰重濁故
皆繡於裳易繫曰黄帝尭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盖取諸乾坤此之謂也龍虎鳥蜼四方之獸青赤白
黒四方之色藻青火赤粉米白皆以物見黒独不以
物而直以色何也北方萬物歸終土歸于壑水又其
澤故北方之星為虚其辰為玄枵而色為黒釋氏
謂之空老氏謂之玄皆黒也（釋老之說無不本於儒者但吾變而唯密耳）

是故作服直以其色見言物就尽也黼白與黒見
萬物之所終歸也黻黒與青見萬物終而復始皆由
此出也屠蒯曰服以旌礼楽以行事〻有其物〻有其
容然則观象作服彰施五色目視之而明心存之而
敬於是有務〻之容焉周礼太僕正王服位屠蒯
以發政為司明恭僕御之職也陽律六陰律六曰呂
陽倡而陰随故六律包六呂宮乱君驕商乱臣壞角乱
民怨徵乱事勤羽乱財匱五者皆乱迭相陵謂之慢律
和声成文謂之音〻托於金石絲竹革木匋匏謂之八
音在察也古人必知楽審声以知音審音以知楽審楽

以知政是之謂察治言六律五声八音各適其理数也
忽乱也忽而不省則乱矣中正為治淫邪為乱其
変甚為（為疑作）其極遂至於流蕩而不可止故必察
之之為貫史記索隱曰古文尚書在治忽今文作
来政忽史記作夫始滑〻之言乱也謂声律汩乱
也又或作智鄭康成曰芴也其義絶乖五色五声
五味皆本於五行也五言仁義礼智信之言亦五
行也一理之変也耳目口鼻各有其德為平務公
曰耳内和声口出美言以為思念又曰口納味而
耳納声〻味生氣然則聴和而視正耳目聰明心

書說一　四十九

平氣国而形於言則体之者仁也宜之者義也節
文之者礼也通変者智也貞固者信也皆一理之変
而一氣之貫也出信諸己納傚諸人出富如是納亦
不容其差忒也礼節民心楽和民心姦声乱色不留
聰明淫礼慝楽不接心術則安得有不協於仁義
礼楽之言哉傚不中理一接而知之邪詖淫遁各推
之於其所終極此孟子所謂我知言者也舜以命納
言而使龍為之龍益工官也侍御僕従褻為嬖倖視
史工瞽卿為使藝商周之衰也僕司明而工司聰朝
夕在人主左右視听言動邪正由之是故体均於公卿

大臣事要於股肱羽翼而可以不擇乎同心一体之
臣純懇糾繆職也而面従後言其亦為讒矣予朝
建為之天下效之答将誰執故人君必敬四鄰以
為近臣進道則虞殄讒說為可止矣前曰讒說殄
行彼曰虞殄讒說讒說淫声由一机發矣納言工官
而聯於楽其旨遠矣礼以道其志楽以和其声政以
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礼楽刑政其極一也侯明撻記
書識皆刑政也侯明同礼郷五物詢衆庶其事始此
撻欽刑也並小同底于善也盤庚曰生〻自庸生
故其継無窮善為可継悪必当絶格至有恥且格

書說一　五十

工納言時颺上察其能変有所至則承之用之否則
威之梁罰不悛撻格而生諸嘉石甚者納之圜土其
大甚者遷徙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献共惟
帝臣惟帝時挙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
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
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
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
呱〻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
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

帝其念哉
哉疑辟政刑為當明也而又有所未然者帝德光華
海隅草木之生亦與被焉人萬物之灵賢其秀也
傑出易見雖散在侯邦而一統共尊皆為帝臣惟
帝挍而舉之敷奏明試并巡守舊政也明庶孔氏
謂功以大小為差是也言揚是顯車服登庸 諸侯
貢士之制始于此 如此則礼讓興而頑嚚革矣上意所嚮
下必敬應帝不是務而一槩施之賢能無所旌異
日進茫茫功績不著何能使人自勉於德業哉禹
蓋推廣臯陶知人之言也夫子曰舉善而教不能

書說一　　五十一

則勸又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意皆本此傲而
不恭不恭則侮人不復屈意親賢慢遊是好傲必虐
虐則任威治安無事人主怠荒傲虐皆勢使之然也
額額無休息無水陸行舟雷戲也與朋淫無度皆
為不循理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方遇滔慢而篤舟
過之皆為因水行舟皆為逆理非禹行水之道而後世
方以為利事之如此者多矣聖人之意不復能知豈容止
絕也朱充以為嚚訟禹以為傲一也不循天理其傲可知恃力
矜夸其爭可知晃讓舜因為洪水一大事而朱不肖不可以
君天下自矜其世天位豈容以凉德居之晃罔以天下

為公也是故禹懲創其事娶四日而出啓生而弗子
塗山在今濠州鍾離縣治水本為畚塹而田功遂
共五服各五百里四方相距為五千里水去土出禹
弼成之也州猶丘也丘之訓聚於是置十二州師衆
也言各聚其衆也并分冀置幽并并河南之首迷
下流分青置營違亘禹并五千之外薄于四海皆
為夷蠻而亦使為畝澮之制均地封焉五長公侯伯
子男皆長民者也周礼長以貴得民或曰五国以為
屬屬有長故曰五長或曰自屬長等而上之听于天
子之二伯謂之五長衆建諸侯各地有功禹治水規

書說一　　五十二

無也共工鳩僝亦然其異者大体散而不合於是有
障山澤專其利者矣三苗是也禹志在生民勤勞身
率操除大當德盛業鉅天下趨承之而苗恃頑而不
就功四瀆惟江不順道不為患於洞庭彭蠡會合南
北皆水苗控為形勝之地擇藪富饒苗久擅之不肯
受令滔厲甚之令左氏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欲食冒
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
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謂之饕餮此苗之罪狀也夫
治水賦功豈為無改五長各迪專服旌表豈非作德
而苗之頑若此人心為難齊也然而忿疾于頑求備

於一夫皆儆也帝當念此舜欲修明刑政使頑讒並生
意本忠厚也而撻記書識未免尚威一念所存長
傲厚虞皋陶知人安民之言禹四凶流竄之戒舜
且忘之乎舜隱惡而揚善無乃失此指辛遇乎此
禹所以既然之而又疑之又復其言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
明

舜承禹言而知禹迪其德為有敘因又知皋陶方
欲此敘以施象刑天下称其明由是言之三築學
排明上德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不使其君

恃勢倚法以操切其民而後為行君師之職禹之
思日孜孜皋陶之言志可底行皆主此耳故自修
身知人安民惇典庸礼命德討罪皆為有敘而民
之協中不犯有司豈一至之力哉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率百獸
舞庶尹允諧

孔氏曰戛擊柷敔搏拊以韋為之皆难信沿文求義
戛擊搏拊皆考擊之名磬称戛擊亦難擊拊琴瑟亦
難搏拊夔曰擊石拊石周礼大師帥瞽登歌令奏
擊拊皆謂磬也古言鏗金戛玉正謂鐘磬鄭司農
曰樂或當擊或當拊又曰拊者擊石是也搏拊皆
擊意琴今猶称拊周礼樂器無搏拊鄭康成謂拊
形如鼓以韋實之蓋出孔義孔氏屋壁書有傳孔
有此則不可知求之六經則未有據也球玉磬鳴
當有声中樂即所謂天球也此謂登歌周礼有頌
磬歌頌則擊之石尚角角清濁之中琴瑟尚宮宮
声大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故登歌以磬合琴
瑟細大諧也自昔言樂者如此予嘗聞之知樂者

以為三代之樂皆準於磬鳴球天成而不可易者
琴瑟笙竽皆人為之高下难齊故皆協之以磬登
歌琴瑟協之以磬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是也
閒歌笙協之以磬笙磬同音是也笙鏞以閒鏞鐘
也按登歌琴瑟有磬而無鐘閒歌笙有鐘而無磬
五相備也有鐘則有磬矣所謂終始條理金声而
玉振之声淫泆之振鼓作之也磬在堂下登歌鐘
磬在堂上由漢而來非古也鐘磬當在懸祖考格
虞賓德讓神人和也丹朱傲狠而能與群后德讓
舜德照臨之久矣於是感樂登之後鄭曰管如遂

而小併兩而吹之又曰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
旁耳還自擊太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先鄭讀
朄為道引之引謂小鼓為大鼓先引小師一管擊
應鼓後鄭亦以小鼓應鼙又曰柷如漆筩中有椎
敔木虎先鄭曰笙十三簧此皆諸儒據漢大予樂
說詩書樂器其閒亦有所出然終不能知其為是
否下管堂下樂也後鄭曰堂下特言管貴人氣也
播鼗擊鼓以應管合止以柷敔吹笙擊鐘是為閒
歌然礼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是也於是鳥獸蹌
蹌為箾後鄭以箾小竹舞箾名韶周礼作声箾左

氏作箾韶曰簫韶者吹簫而舞猶周人吹籥而舞歟
九成九変韶舞九変故曰九成鳳凰鳥儀有容儀
擊石拊石夔又特言之於此尹正也衆正官之長
信和諧也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是也鳥獸無知矣
於此而率舞箾頌雖揚言忠其誰服矣於此而允
諧夔言樂効蓋終為教不欲應之言也卒申明此
義則以為其能致此者大豈特以器與工俣奴哉
舜德盛矣夫是謂之泰和之世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
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
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舜因夔言樂故而作歌也勑天之命惟時
惟幾作歌之意也夫雖治定功成而事変為無窮
其致自己乎勑正也時至幾動可以觀天命矣此
惟聖人為能知同天人之際秦漢以來豈無功業
而人事利害参錯其閒奚能盡勑正天命哉股肱
有樂趨之意則元首有興起之功然後百工為能
熙廣天幾原渊直而言以此戒舜故舜于此復求

之於禹皋陶然其事必在人主也主德不昭臣力
何施皋陶大声疾言誠恐此意之或失也故以為
必念之哉事幾之來當有率作之也要在慎乃法
度無作聰明以亂舊章而主於欽又當屢省而後
能成則亦主於欽猶明小智果銳怨暑皆唯時也
賡續載則也元首明則股肱良庶事康此所謂率
作興事也然而事必有体君舉其綱臣治其紀正長
彷來亦是有体若使君廢大体而親小事自以為明則君
任其勞而臣居其逸其体不順雖有良臣無所効
之君許臣惰庶事必墮矣大抵好安常失之惰喜

事常失之苛也舜拜而受其言以為吾固有以自盡而諸臣亦宜往而各致其敬我禹皋陶事舜責唯盡忠無言不入益慫荒佚樂之訓禹儆雷之訓皋陶率作叢脞之訓皆儆有形象而遏勤絕之惟聖罔念作狂罔不容其或滋長也而歷數百千歲庸君闇主之所為亂亡之狀無能出此數事者言皆預立其効必至譬若岐扁醫人之百骸九竅榮衛臟腑莫不洞究其底蘊如是則為腸胃之疾如是則為膚体之疾如是則可治如是則不可治皆不待目見而預言之世遂據之以為驗待之以為

決差失其指必至纇履是故為皋陶之言皆以揆符揆猶揆也萬世之指揆也

右虞書十六篇其十一篇亡

書說二

夏書

山陰黄度

禹貢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辨九州界域川行兩山之間隨山而濬之使不壅塞於是水各順道水去土出任土所生以制貢法四方諸侯由是各脩其職入貢天子人文粲然矣肇十二州禹并為九州商周因之疆域進退微有不同因時之宜也以職方界域與禹貢合觀為可見於俗通與禹都在今太原或在今平陽或在

今河東郡安邑或在今河南陽翟陽翟禹封國非都也五子之歌有此冀方樂史寰宇記曰禹自安邑都晉陽桀徙安邑

禹貢

禹貢夏史之所作也禹平水土王業基焉故夏史追記制貢之法而作禹貢以冠夏書夏后氏五十而貢其賦法本名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布也布土功於天下使五長各迪水土演而民用足土無所潰民之財用治水為出土也故彌數

土草木蒙蔽山川不可辨隨山刊木高下而川山之位定奠定也高山山之會也崗麓分衍路塹隨大小行其中衆水輳合於大川大川所以紀理衆小川也於是盡為九州封濬有政令禹治水大經如此九州皆有高山大川不獨五嶽四瀆所謂刊旅滌源者也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至於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帝都而河患為大治水在所先也孔氏既載句絶非壺口山在慈州吉鄉縣常昭曰載事也治水壺口為事也梁山在同州韓城縣岐山在鳳翔岐山縣注水經曰梁山北有龍門山禹所鑿通孟門廣八十步巖際鐫迹尚在始事壺口遂治梁及第至岐而貢皆屬岐孔氏曰雍州山據貢言也周梁山屬并今韓城縣韓侯國也韓奕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是為晉望按禹貢冀界自龍門南逾河而西自梁山至岐山虞夏皆都安邑君但南濟河為界形勢適隘豈所以為帝王之都哉逾河自梁至岐包長安疑脫一於字其中是為漢三輔帝都西界形勢可見矣推魏志或說書擇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置者廣鄴或說于曾曰若是則冀州當河東鶉湖決風西河南并之地析孝者衆是則狄風鶉湖禹貢本屬冀漢割為雍也春秋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太鹵說題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而有度也廣延曰太鹵地不生物為鹵盧晉太原太鹵太夏夏墟晉陽凡六名岳即霍泰山在晉州霍邑縣山南曰陽覃懷古河內地今懷孟也清漳出于平定軍樂平縣濁漳出潞州長子縣至磁州武安縣入清漳孔氏注漳水橫流入故曰衡漳地里志亦曰漳水入河然則漢世河道未冬改漳猶入河也注水經漳水至斥漳縣有衡漳之名今洺州曲周縣豈故漳於此入河故其名猶平漳自此東北行東西為橫南北為縱漳過曲周不當復以衡名矣酈道元失其義也漳入河當與共瀆今漳自為賣河滹沱易入海又與河故瀆隔遠漳渠遷變不可詳矣底致績功也原隰畎澮山川屬某皆致其功為河氾溢土始可辨無塊曰壤色白而無塊也錯雜賦上上雜出第一第二之賦田中中於九州為第五先賦後田與八州異句賦不專出於田山澤數牧關市百工皆有賦也恒

水出中山曲陽縣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
易衛水出真定靈壽縣東北合滹沱過信安軍入
易大陸澤也十三州志曰兗為大麓秦郡為鉅亦
大也今邢州鉅鹿中山東鹿深州陸澤趙州昭慶
皆有大陸澤則其斥地廣矣河未入海則恒衛合
而為瀰漫之勢大陸淪為自河北流不塞恒衛皆
順從大陸於是可耕作矣是為冀之北土并分置
并州周亦如之大康地記曰并州居常山衛水之
間不以常衛為名而曰并者以其在兩谷之間也
自古為戎夷之地故恒衛大陸紀於田賦之下下

為島夷與青之萊夷徐之淮夷揚之島夷同例皆
夷貢也左氏傳周封魯衛疆以周索封唐疆以戎
索以禹貢職方參致之禹貢冀州太原岳陽覃懷
衛漳皆行貢法則所謂周索者恒衛大陸不行貢
法蓋戎索也職方冀州山曰霍川曰漳浸曰汾潞
并州山曰恒川曰滹池浸曰淶易其界域亦
見周太原屬并以封唐叔宣王命韓侯為并牧而
其詩曰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
貊奄受北國以（今詩作因以其伯）為之伯即封唐戎索也
唐衰而韓與故以淪韓春秋狄為中國患西域黎

東滅邢衛奔霸城五鹿鄴以衛中更其後晉遂滅
諸戎今洺州曲梁赤狄也中山安喜鮮虞國真定
鼓城鼓國槀城西槀肥國皆白狄也是皆為大陸
之野赤狄白狄大狸類與東北島夷同氣類服皮
而充貢故稱韓奕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或曰自
恒山至河南千里而近是為侯服而斥為戎區何
也曰禹之治水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太行恒山天
下巨險岩嶂凡塞草木叢蔽狐狸所居豺狼所嗥
戎生長其間剔擾驅除實賴其力裂土胙國固與
天下敷土有功者同之而其地不可盡井牧戎之

飲食衣服又不與華同故因其所有與其所能使
奉職貢皆當時事宜如此雖其人驁悍難馴服而
充舜盛德天覆日照禮樂文明之化有教無類有
聖人之事焉若曰狼子野心近在肘腋養虎遺患
非為遠圖始別異之遂屏擯之又至於剪除之皆
後世之事不可以論帝王之聖也島夷自恒山以
北諸夷居於山谷者碣石山在平州石城縣春秋
山戎國也舜分置幽州周亦如之島夷入貢左海
端右碣石夾之南趨河冀州無貢貢者諸侯貢天
子也惟諸夷有貢故獨在島夷貢道島夷自外至也

冀州不著疆域界兗西雍南豫三面臨河以餘州
之境見之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
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
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
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古濟入河溢爲滎澤東行今至青州博興縣入海
古河自今濬州黎陽縣北行平州石城縣入海兗
界東南濟西北河尔雅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釜
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水經河至元城縣而北播爲

九河鄭注引風俗通曰河播也播爲九河自此始
而漢許商言古九河有徒駭胡蘇鬲津在城平東
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三百餘里徒
駭在今滄州清池縣胡蘇在饒安縣鬲津在德州
安德縣顏師古注漢至般縣有鉤在今德平縣杜
佑通典又有覆釜馬頰在安德縣然則九河今見
於書傳者猶存其六也然漢王横言入河渤海地
高天嘗連雨海溢水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
以爲海所漸又不知顏杜猶存其處又何據乎雷
夏澤在濮州雷澤縣九河川也雷夏澤也九州皆

有川澤行水澤瀦水也灉沮注水經瓠子河引尔
雅水自河出爲灉許慎曰灉者河灉水蓋謂河水
灉出而爲瓠出瓠河故瀆在今澶州濮陽縣北樂
史寰宇記灉沮二水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按瓠
河首受河東引猶行于濮濟時鄭之間本無源委
後世穿鑿通注往覆非禹瀆也水出河之陰者惟
濟漯見於經爲禹瀆其余皆非樂史言灉沮出平
地豈非河脉塞而潛發故得灉名尔雅意或當如
此若有曰受河是道非塞也沮初出沮如漸瀆之
義孔氏曰二水會同雷夏澤中然則澤瀦二水灌

輸也（灉氏家易曰出脊者有形可見爲灉内蝕曲腹不壁丘溢出其形不可見爲灉其名本此）
土宜桑水出土及其性蕃繇致利於人之避水居
丘者皆降而宅於平土兗居河下流患最大故史
特記此黑而墳起也繇茂條長草木長茂見黑土
之宜草木也田第六貢正也九州之賦慶土交正
以相補除冀上上一兗下下九豫上中二梁下中
八荆上下三揚下上七青中上四雍中下六上下
相（疑作比）而得中中之賦兗冀相次故著交正之義
舉一以包其餘可以例通矣禹治兗既二渠播九
河作十三載敷土之功始與諸州同與述既載兗

記乃同治水功次歲月着為糸麻也蓮物之輕細
藏於筐篚者也蓋朝饗幣獻恍織文素絲織綾紵
之屬漯自開德朝城縣受河至青州博興入海孟
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决汝漢排淮泗
而注之江汝字誤汝漢源流不相及恐是沔字禹治水其大者四瀆
瀆漢與江合流江淮異瀆河分濟漯又為九河孟
子奉要數語而足司馬子長河渠曰河至大伾禹
以為河從來者高湍悍难以行平地醜二渠以引
其河北載之高地至大陸播為九河其言最精確
自昔言禹治水得其旨者孟子子長而已二渠奔
漯也濟通滎澤鉅野旁連菏孟為停匯游緩之勢
魏傳淄齊間遠逾千余里乃入海皆所以殺河暴
怒然後引而載之高地也按地理志東郡東陽注
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蓋言禹治漯自此始
也注水經引志漯出武陽誤志不曰出也平原高唐注桑欽言漯水
所出蓋據欽言漯道源高唐也武陽今朝城高唐
今濟南禹城河自朝城東出行四百余里始得禹
城漯乃導源於此酈道元曰漯水或武水酈意武
陽以水得名武漯沿流相接故得互称然則河自
朝城而下行武瀆自禹城而下行漯瀆武入漯故

通称漯欽大抵禹貢濟入河溢為滎因滎瀆也自
朝城分為漯因漯瀆也非有所因則無瀆水不可
強行則易决不易塞平故易决高故易塞也漢世
河患王為此孟康曰二渠一漯一出具丘西南南
折者王莽時空蓋世称為王莽河者非也王莽河
乃是泰漢間河瀆自周河徙故瀆难憑矣究貢道
或浮濟或浮漯而皆達于河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畧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
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盐絺海物惟錯岱畎
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岱泰山青州西岱東海嵎夷兗與暘谷略 封畧四
宅東嵎夷禹貢以為東畧地尽東海荒服哉亦至
北止也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至濰州昌邑縣
入海淄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北至青州博異縣
入海道言由其道也青州水皆濟汶為濰淄入海
故别出海濱之地廣闊斥鹵魚盐所出别於白墳
之土可耕植者也青州無澤藪而擅海瀆魚盐之
利太公尝以輻輳人物管仲用之遂冨其国致伯
公周礼藪以冨得民是必有理財正辞之義焉田
第三賦第四絺細葛錯雜雜貢海物不能尽舉其

名畝谷縣臬惟右皆出於岱之谷夷居萊地故曰
萊夷今萊州黄縣古萊国太公封齊萊人爭营丘
耕畜牧皆有貢檿山桑右說檿絲緻中琴瑟絃汶
水五源出襲慶奉符縣界至東平中都縣貫鉅澤
入濟青州貢道由汶入濟由濟入河不言河冗已見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
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
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
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徐州東海北岱南淮淮水出唐州桐栢縣桐栢
山東至楚州盐城縣入海沂水出沂州新泰縣艾
山南至淮陽軍下邳縣入泗乂治也治水之辞三
乂道從乂用力多道次之從又次之蒙山在沂州
費縣羽山在沂州踣沂海州朐山縣界淮沂既治
蒙羽乃可治種藝大野今鉅野澤在濟州鉅野縣
水所停曰豬張華曰東原漢東平郡今鄆在鉅野
東鉅野受諸水不能停蓄則氾鄆故大野既豬而
後東原底平土黏曰埴赤埴墳者赤而黏且墳起
也漸長包叢也凡叢皆傳皮故稱包也赤埴之土
所宜也田第二賦第五土五色所以封社夏翟雉

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嶧山在襲慶鄒縣山
陽特生之桐中琴瑟以為下邳之說葛嶧山非也
嶧繹字異泗水出襲慶泗水縣至淮陽宿遷縣入
淮濱崖浮磬孔氏以為泗水中見石今下邳有磬
石山麥供樂府或曰泗水旁石不可知也淮夷夷
依淮而居者商周之世常與徐戎相應和擾中國
蠙魚生珠暨及也貢珠又枯其魚貢之山海經文
鮴之魚背如蛭釜鳥首蛇尾是生珠玉蓋蚌屬若
今鰒魚矣徐水旦染玄纖細縞素徐州貢道自淮
泗達河或曰漢志水經皆作菏出古文菏水分濟

東為菏澤入泗徐州貢道由泗入菏入濟乃達于
河今文誤作河非也九州貢道皆入河惟青達濟
南青因于兗兗浮濟達河也揚達淮泗揚因於徐
徐浮淮泗達河也史省文見之濟淮皆大瀆菏小
瀆不足時出酈道元曰地里志乘氏縣泗水東南
至睢陵入淮此菏濟也自陶丘北至菏無泗水志
称泗者諸水可以終歸泗便謂稱然則泗終達河
豈特吏奉入河而後見哉河之為菏忍是古人文
傳寫誤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
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蕩齒
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
于江海達於淮泗

揚州北界淮東南距海陽鳥鴻鴈隨日南北故曰
陽鳥彭蠡既豬而鴻鴈居其洲渚以見水去土出
也鴻鴈隨日至此止不復南南則景愈短暑益多
書東着暘谷南紀陽鳥見經畧微旨是故疆理外
薄四海而五服五千斷長補短三千而已陰陽之
運猶有限量秦漢以來苟務廣地盡置郡縣而德
不足以洪覆及罷棄中國豈先王之所尚哉三江
之名見于禹貢職方者江漢彭蠡也見于吳越春
秋者浙浦陽剡瀆別為三江稱謂偶同也自孔安
國班固桑欽說揚州三江皆亂其原委錯繆不可
攷近世蘇文忠謂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海
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過三澨大別入于
江匯彭蠡以入海為北江其說經本具之自昔諸
家曾未嘗知此經之有二禹貢荊州出漢揚州出
彭蠡其下遂稱三江則是江漢加彭蠡為三也導
山嶓冢漢源岷山江源衡山彭蠡之源二也故曰

文忠之說經本具之浙浦陽剡三江合於今會稽
縣東北其入海處俗猶称三江口有三江斗門范
蠡伐吳蓋由此而出沿海入秀州澱浦即水經谷
水也或更沿海而北自青龍江入即松江也嘗達
也五湖水經松江首分謂之三江口酈道元引庾
仲初揚都賦注松江七十里水口分流東北入海
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東江即谷
水婁江今為瀏浦由是說者遂云范蠡出三江
按松江在五湖下范蠡若由此入則是泝流達于
源謂之入可也豈得謂出之哉凡水入為口今謂之口岸其洛入河
為其口洛口渦潁入淮為渦口越之三江吳淞同汛自會稽東北入海故稱三江口揚都賦注松江下汛方青分為三各行則安得稱我今松江下流本無三江之名由是說者益牽
合謂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其文相顧正謂此
三江各得所入震澤入底定亦非也近世葉好廣曰芋崖頑脩
堙塞殆盡松江亦僅留一小清震澤同自底定也震澤今太湖在今吳江
縣上承苕霅諸水旁連五湖其下流為松江江漢
與彭蠡合流至今蘇常間與震澤相襟帶若江漢
彭蠡淼漫之勢未能順入則常蘇汎溢與震澤波
流相接震澤固未能底定也三江揚州川震澤澤
也三江入海不汎溢故震澤底定得瀦水焉此自

然之勢也篠（簇服竹字）一蕩大竹彭蠡震澤皆大澤敷
長江大山經絡其間竹箭布生遂擅東南之美火
長曰夭喬高也先竹箭草木而後辨土與徐兗異
竹箭草不生於塗泥之土也田第九賦第七雜出
第六金三品金銀銅也古者黃金為上幣白金為
中幣赤金為下幣金銀重幣銅輕幣也瑤琨玉屬
象牙革犀皮羽旄毛牛尾木楩梓豫章之屬島夷
山越也卉草蕉葛木綿之屬揚州吳越之域地盡
南海皆揚土也杜佑分嶺南為古南越以為非禹
貢九州域何以據依然而貢與北界橘柚碣石而著

島夷則地窮汶漠凡今雲翔無蔚諸夷居于山者
皆是揚南界未海而著島夷則地窮瘴海凡甌閩
文廣諸夷居于山者皆是也蓋聲教所暨閩盛
德而皆來臣為唐虞之盛安有四海之內而非禹
貢九州之域者織貝織色絲為錦綺如貝今猶稱
綉貝龜貝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此殆類錄屬
之屬果之有包者惟橘柚錫命則貢不常貢錫貢
在篚下見其為非常制也橘柚踰淮為枳自古貴
其珍奇皮更中藥揚州貢道沿江入海自海入淮
泗而後達於河海運險遠春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然則江淮固可通歟曰凡川必行兩山之間是皆
有天地常性神祇定位禹之治水皆因其自然之
勢順導之江淮各瀆順導入海雖運道涉險回遠
而終不敢斷塹橫截之以堕天下之性汨神明之
位也独龍門砥柱鑿河行高地皆不得已者而亦
必因其所有附屬而行之非直取便利而已也故
孟子言決汝漢排淮泗與江合瀆則決而就之江
與淮不當合則排而遠之皆行其所無事也孟子
時江淮已通此言洪以見治水大經考工記曰凡
溝逆地勢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勢診

屬其所附入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
道雲土夢作乂厥土為塗泥厥田為下中厥賦上下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
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
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荊州北界荊山南踰衡山荊山在襄陽南漳縣尚
書家謂之南條荊山揚紀陽鳥荊界止衡山今衡
嶽南峯回鴈峯其號名猶有然歟自南河至江千
里而近自江至衡山千里而遠荒服至此止而不

曰南畧者一視同仁不使有内外之限也東畧傳
海而止尓禹貢聲教訖於四海西北遠海荒昧難
言然流沙以西常山以北猶以戎夷見之衡陽鉅
海舟車所能至人迹所能及豈當殊異内外使阻
隔王化哉故禹貢荆州畫界至衡陽見荒度𢇁成
之意其外為揚州畫界至海見徧覆包含之意江
漢曰于江于海理至于南海紀君堯之功是也江
水自茂州汶山縣至通州海門縣入海漢水二原
一源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泰州巴中縣
入江一源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
軍入江朝宗于海物各從其類也江漢至荆州合
流去海猶遠而已有朝宗之勢荆州居中国而其
風俗蹂強常欲與天子抗衡堯舜盛德苗民猶逆
命故詩亦剿爲殷人責楚之辞曰維汝荆楚居國
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
王曰商是常言荆楚在經絡之中而不知有一統
之義曾不若氐羌之能尊天子也然則經之儆慢
所從來久朝宗之訓為有旨也潯陽記九江在潯
陽郡北五里其名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
源廩江提江菌江皆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三百余

里合流張須九江圖曰九江參差隨水勢而分其
間有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𠃧于鄂陵終會
於江口潯陽今江州桑落州在德化縣鄂陵一曰
西陵今鄂州武昌縣孔甚殷衆也江漢將趨海
九江居其下分流枝派甚衆水去通利故通潛之
自峽而傳者得引而東爲漢之自大引而南者得
與江合雲夢澤藪土出可耕治沱潛行水雲夢猶
水江漢既合於是有行水者猶今鄂渚江陵上下
沱水與江連接春夏間淼漫與除益川澤相因也
沱潛釋水（旋多水字）一曰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沱
自永康軍道江縣分江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此
江別為沱人所知也桑欽水經潛水出巴郡宕渠
縣鄐道元注漢水枝分潛出故稱潛今有大穴潛
水入之通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復水或以為古
之潛水鄭康成曰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
屬自廣漢疏通為西漢別為潛世或未能盡知也
然此皆屬梁州流入荆州而猶有其名何我漢至
南郡枝江有沱水鄭康成以為尾𢎞為沱豈非羣
合欸孔安國曰沱潛發梁州入荆州其言雖不詳
而未失也孔穎達求之不能得而安國武帝博士

地里志無容不知沱潛雖於梁州合流後於荊州分循（疑作由）濟入河還從河出哉於經矣余按經文梁州貢道浮于潛逾于沔東沔西潛中隔嶓（疑作嶓冢）二字東為沔西為潛漢此經文也諸儒同能言漢有二源俱出嶓冢謂之東西漢水（東漢水見漢志武都縣又唐見金牛縣南臨來海水見寰宇記）然而沔漾附會源委交錯其說多端鄭道元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矣西皆西流矣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為分水嶺以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斜桑欽之誤是矣然猶以引漾入西漢又謂東西俱受沔漢之名則何

欽經導漾入西漢安得復有漾哉浮潛逾沔則嘉陵以南安得稱沔哉潛為梁州貢道蓋大漬也嶓冢山起泰州天水縣南行縣延至三泉縣東漢水出天水西漢水南入白水至巴中縣入江凡漬益變利水道皆由此泝流北上是固大漬是為一州貢道矣其名為潛鄭康成所言通罡潛穴恐當是也（鄭道元曰漢川漢陽廣漢漢壽或因其始或據其終皆得漢名）然沱潛合為一流以出瞿唐至荊猶各存舊名者所以紀江漢之源委也潛漢與江合獨東流至夏口沔漢又出而會之江漢合流卒入於海而自九江以上稱沱潛

九江而下稱江漢至揚州合為一江而猶稱中江北江以見二水各瀆共流歷荊梁揚首尾三州其可合者不得而分也如河既醜二渠又疏九河流注兗豫青徐其當分者不可得而合也此禹治水夫經皆行其所無事也梁州沱潛既道而後其功被荊雅諸夷荊州沱潛既道而後雲夢澤藪富為天下號雲夢楚澤也孔穎達引司馬相如賦雲夢方八九百里以為其地跨江南北故每處名存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西陵縣皆有雲夢官郭景純說雲夢今巴丘湖即岳州巴陵之洞庭也韋昭說

雲土今雲杜縣屬夏杜預說南郡枝江華容皆有雲夢而郭思說江北為雲江南為夢鄭漁仲遂以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今監利玉沙景陵等縣田于江南之夢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薛士龍謂雲夢在今江陵以東蘄黃以西瀦澤不一皆雲夢縣隸德安景陵縣有古雲夢城長陵安陸巴陵等縣皆有雲夢則江北不得專名雲也宇書江波為雲竹澤為夢雲夢為水草間也樂史寰宇記雲夢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有平土有高丘其言與孔氏正義合雲土言江陂間土出夢作又言草

澤間可耕且安治也塗泥下地賦方荊揚種皆宜
稻澤国也田第八賦第三杶古椿字幹栝為良栝
古檜字砺砥磨石砮石中矢鏃丹朱砂箘簵美竹
楛赤竹也中国矢幹三邦大国也次国也小国也
分土為三底致也荊州貢道舟車互載竹木石皆
重難致故使有無相補輕重相備足其名數而已
菁茅獨見于下是為不可闕者也包裹匭匣菁茅
三脊貢説今辰州瀘溪縣包茅山出三脊茅晉地
道紀縮酒香茅零陵縣貢之將以交神明故包裹
匣盛而貢以致敬焉荊水宜染玄纁璣珠類組綬

書說二　二十

類荊州工善織組尺二寸曰大龜不關用則不取
貢物不敢褻不多畜藏也不曰貢而曰納異其名
也異其名者貴之也杜佑曰蘄州廣濟縣秦山出
大龜九江納錫即此貢道独言沱潛則不及東境
独言江漢則不及西境故兼称之荊州初水運沂
江漢而上乃舍舟陸運出汝葉至洛陽西逾洛不
復渡河至孟津而止故曰至於南河不使冒底柱
之險也東南諸州貢道入河者皆不過底柱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
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

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南荊山北河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
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洛水出商州上洛縣冢領
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故穀城縣替亭東至
偃師縣入洛穀城今并入河南縣澗水出新安縣
東南至河南縣入洛滎波滎澤也河溢為滎波見
勝涌之勢在今鄭州滎澤縣滎坡之豬于澤者為
豫境其流出陶丘而東者非豫也菏自與仁聚氏
縣分濟至單州魚臺縣為菏澤導其波流覆被孟
豬孟豬豫澤也在應天虞城縣菏之流而南下被

書說二　二十一

孟豬者為豫境其澤（脫一字）於魚臺與流入泗者非
豫也是為紀事之法菏至魚臺縣東南故胡陵縣
入泗由泗入淮由是淮泗通河故著其流焉注水
經曰禹塞滎澤注水（疑脫一字）於陽下引河以通淮泗
名浪蕩渠一名浚儀渠一名通濟渠一名汴渠然
則兩河道通淮矣曰汴非禹瀆也何以言之汴於
經無名見也濟逾河為滎菏被孟通泗皆有名見
源流相属汴無名見非禹瀆也禹濬畎澮距川大
瀆行於兩山之間澮洫則人皆為之者徐豫地平
井畫端整凡今陰溝汳睢諸水皆無源本皆溝澮

并絡互相灌輸皆當受水于河濟者也自浪蕩通
河菏澤既廢故皆受水於蕩耳浪蕩出河斷非禹
跡禹之治河本以河湍悍難行平地故釃二渠以
引河而後載之高地二非得已也後世不識聖人
之意妄鑿河為瀆或不順地力或附屬不理孫
故其易決蓋非獨浪蕩也其下濮水通河而酸棗
決瓠水通河而鉅子決汴渠亦屢決至王景治汴
鑿山開澗十里置門使水更相回注兼亂渠脉而
禹跡亦壞矣且所謂通淮泗者以舟楫之利也若
已通矣而何更用通浪蕩哉其曰禹塞滎水而鑿

之者春秋戰国之際商摧功利而忽遠圖并祖私
徇利而不顧大經策謀士之托其名於禹而世不
察也河渠書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
鄭陳蔡曹衛與濟淮泗會於楚其在春秋戰國之
際明矣子長不可誣也汴渠一曰鴻溝竹書梁惠成王入河水于甫田又為大溝而引甫水
土有二等壤不言色非一色墳壚土流而
黑其下土也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織纊細綿
砮錯攻砮錯石錫則貢豫州貢道由洛入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
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
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
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州北界華山之陽西距黑水黑水出甘州張掖
縣雞山亦名懸圃謂之玄丘之水南至沙州燉煌
縣三危山經徼外界南入海汶古岷山亦曰蜀山
在茂州汶山縣蜀西之山皆岷東皆嶓冢也山地
高無甚水患故岷嶓序于沱潛之上蔡山在雅州
嚴道縣諸葛武侯征蛮至此夢周公更名周公山
蒙山在雅州文山縣旅祭也九州山川皆當祭蒙
蔡在戎夷之中於是疆理之地而山川亦始命在

其地者祭禮樂彬彬矣詰曰顓臾為東蒙主平平
秩也山川有大中小之秩和夷和川諸蛮今黎雅
以南漢所開牂柯越嶲之屬底績言皆致水土之
功遂行貢法也是則唐虞之世西南諸夷皆為內
臣商周之衰中国多事由此各據險與中国隔絶
秦惠王始伐蜀通蜀道始并天下置巴蜀漢中郡
則岷山以東嶓冢以南亦嘗不通矣黎黑也土青
黑色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璆玉鏤鐵剛
可鏤者罽曰織裘曰皮出於西夷禹貢織皮西見
梁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雍織皮崑崙析

支渠捜皆夷貢也西傾雍州在洮州臨潭縣西南吐谷渾界中杜佑通典曰桓水所出陝志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鄭康成諸夷說西傾因桓是來皆牵合酈道元曰岷山西傾俱有桓水二水列名西川通称恐或當如是然其行西浮潛漢以達于沔則更支離難據直以經求之必當有水自西傾可以達蜀者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嶲臺山山南即墊江源山北則洮水源西傾一名嶲臺又山海經白水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是則白江墊江

皆自西傾東南達蜀世代遠易號名变殊不可得知也西傾夷国織皮其土物也由西傾之南因桓水來蜀隨梁州入貢織皮中国貢之而戎愛蜀物漢開西域因以大夏有邛竹杖蜀布而大夏言市之身毒国其開西南夷亦以夜郎得枸醬也然則夷之愛蜀物自有來矣漢之所以甘心疲弊中国登民開道使者賫幣相望又至於萬里遠代覆師敗将者亦不過為馬犀象橐駝珠璣珊瑚璧琉璃諸难得之物而已司馬子長曰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

流俗之漸民久矣雖户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遏絕商賈嚴關出入之禁皆爭道也趙佗曰高后別異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鉄田器馬牛羊蓋雖蛮夷亦以此望中国而輕犯逆禹貢戎夷貢土物于中国則必紀其道理所由蓋不独通道九夷八蛮為中国盛德所致而遂以見華戎通貨為貿遷利道之術周礼懷方氏致遠物夫豈為奇貨難得哉子長又曰蜀地饒卮薑丹沙石銅鉄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

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襃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関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而地亦窮陰(疑作險)惟長安要其道然則雍從來挾戎狄為富故周人建国并梁於雍漢遂因之而関中之富居天下什之六世道之変不可不知也梁州貢道浮潛逾沔即水經注所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同為漢水者也舟運浮潛阻嶓冢陸運逾沔復舟行入渭入河截流而渡蓋蒲津也直渡曰亂渭水出熙州狄道縣鳥鼠同穴山東南至華州

華陰縣入河孔氏曰還帝都白所治此言貢物蜡上而諸侯至者必當親詣帝都白所治事周礼所謂陳摸獻功也它州可以槩見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雍州西距黑水東界河自龍門而上與冀分河為界雍於其西故称西河猶豫與南而称南河也弱

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甘州刪丹縣西流入河合黎禹貢水無西行者惟弱水西行東南皆訖海西北攸遠不可究見于此始有西行之水爲西域傳曰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又曰自條支棄水西行百余里近日所入云弱水不能勝芥而可以皮船渡此水之異者也涇水出涇州平凉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高陵縣入渭屬附也水之交口在水北者名汭洛入河爲洛汭之北也涇入渭爲渭汭之北也漆水漢志出扶風杜陽俞山入渭今鳳翔普潤縣也二水不與沮水合皆非是沮水出坊州界平縣子午山東至耀州華原縣入洛鄜道元曰沮水合渇水又二水一水東南出即濁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入渭一水東出即沮水也下復注濁水亦得漆沮之名入洛鄜說一水入渭合涇一水入洛合渭孔傳爲精詳矣然恐未免附會也洛水出慶州慶源縣至同州白水縣入渭于按禹貢雍州有漆沮無洛職方有洛漆沮孔傳漆沮二水一名（漢書白奴傳顏師古曰洛即漆沮水也）沮洛源委皆可攷豈洛一名漆與沮合乃名漆沮歟或別有漆水與沮俱入洛故一名洛歟未能盡攷也鄭水出

永興長安縣終南山北至咸陽縣入渭荊山在耀州富平縣尚書家謂之北條荊山終南一名大白惇物在永興武功縣或曰華山別名豬野在凉州姑臧縣今名野豬澤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水逆行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與有丘陵高阜滅之雍東爲雷首南爲潼華西則隴山也三面大山限之水汎其中則自今同耀而北至鄜坊西連邠岐涇原渾淪爲一大澤充之所謂懷山襄陵爲可想也弱水西流謂循南山東流涇洛自北來注之水積不泄瀦停浩蕩

涇洛及西與弱水合是為逆流河既東下雍州諸水源委始正弱水自西流涇乃屬渭洛亦從之鄠水自南山北流下同入渭逆流之勢遂熄荆岐二山始出秩在祀典岐異已見又見於雍者二分州岐為界也而雍主其祭涇渭洛為川澤荆岐終南烏鼠豬野為山澤三農播殖虞衡作材事神有礼奉上有功九功之德無不可歌者故稱底績禹貢三底績皆為與戎夷接界行中国貢法而見也夷地畧矣三危本空地徙苗居之故曰三危既宅苗始以兪猣頑不受令竄於此而皆宅邑力畋同為

奇民大有次序故特紀之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三苗丕叙蓋能使貪頑罷戾之人亦皆悅服矣土黄色而壤土之最美者関中有膏腴號為陸海田第一賦第六田雖美地狹多山不若徐豫大田多稼也球琳玉也琅玕舊說石似珠蓋珊瑚之屬雍州貢物球琳琅玕其地土所有也而為世所貴圭璋璧琮祭祀朝聘皆用之古祭玉皆美埋不復用雍州独無蓮物之珍貢細輕者莫如玉則亦用玉欽玉固有特美者也積石山在鄯州龍支縣雍州貢道二比自積石浮河至龍門西河皆避險也其

南浮渭而東與自涇南下者會于渭汭然後順流而東各因其便也崑崙析支渠搜皆西戎服皮罽而以充貢即就也西戎種類多此三国其最大者服屬諸小国故就而次序之有叙則有師有從雖夷狄聖人未嘗不敎之以長幼之節也序於貢道之下世一見無貢節來斯受之禹貢夷三種和夷出田賦于中国同叙故於賦上島夷萊夷淮夷入貢不出賦故叙於貢下崑崙析支渠搜無貢節故又叙於貢道之下崑崙自張騫窮河源而以為一源出蔥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注蒲昌海潛流地下南

出積石為中国河司馬子長謂騫回未嘗見禹本紀山經所謂崑崙丘去嵩高五萬里其高一千里者卒莫知其處也禹山經固誕恠難信至唐薛元鼎使吐蕃自成紀西南出塞二千余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摩黎山而謂之崑崙河東南流與積石河相連隱測其地在叙南之西杜佑通典痛詆張騫之妄桑欽酈道元之附會而斷以為崑崙在吐蕃然猶持源河為證按禹貢導河積石雍州出崑崙與析支渠搜同見其為西戎朝中国而已本未嘗言河源自崑崙出也以經推之雍西界

黑水正在吐蕃之中則崑崙恐或在其界然總以
禹絶山經為难信而猶以河源定崑崙悶摩黎山
耳一旦遂襲崑崙之號恐亦有未然者兩存其說
闕疑可也析支漢曰賜支在金城郡河關西應劭
曰東去河關千余里無弋羌畏秦出賜支河曲顙
千里謂之河曲羌漢朔方有渠搜縣朔方今夏州
朱曆說凉州古渠搜国禹貢雍北界至并凉則今
凉夏皆中国也漢置郡縣大抵取古名以示服遠
非必真是其地不可盡以為據也禹貢九州冀青
徐揚梁雍皆有戎夷統于牧伯以為外臣天子有

道守在四夷四夷東南脆弱自漢置郡縣中間雖
反覆尋即撫定故自淮海以北列為中国久矣惟
北諸戎自三代已不能制禹櫛風沐雨勤劳一身
奔波涛魚鱉之區而疆理之其誰不听命夏德之
衰后稷之孫不窋失職逃於戎狄之間盖今慶州
也其去禹實未及百年而已胥為夷矣周室東遷
西戎八国服于秦岐梁山涇漆之北為義渠烏朐
衍之戎漢初長安北去七百里為胡地武帝雖斥
逐置郡亦不能盡復禹迹自永初羌叛侵擾并梁
内連三輔羌雖甆而漢亦衰五胡亂華関隴河湟

淪為戎匿其後唐都長安而吐蕃為腹心之疾然
則禹域九州無制萬里中国尊而四夷安何也侯
衛賓蛮夷要服欲與声教即理之不欲與者不理
盖自淮南厲王猶之慶翊范曄江統之儔皆能言
之然而夏商周之間王制未改封豕長蛇控蟻伺
隙蜂蟻群聚逆至蕭墻之内驅之不可卻之不可
非必盡因強敵臣妾之也盖嘗觀舜禹皋陶之謨
判而得其所以治夷狄者三焉其道甚平易明白
而後世有夷狄之患者則皆反其道者也舜之咨
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徳允元而難任人

蛮夷率服一也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無二去邪無疑疑謀勿
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
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二也其頌堯曰帝
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
為天下君四方肇域苟無大德何以徧覆萬世共
尊苟無天命何能驅受三也
道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
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于海西傾
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

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
江至於敷淺源
孔氏曰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互相備是也班固馬融王肅皆言岍為北條西傾為中條嶓冢為南條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蓋約經文也鄭康成謂岍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則贊矣隨山濬川川行兩山之間先列諸山河渭濟洛淮江皆可因山而見岍泰之西嶽在鳳翔天興縣東行為岐山岍在渭之北荆山今名堀陵

原古説禹鑄鼎於此荆山在涇之北梁山在洛之北經逾于河孔傳此謂梁山龍門西河蓋西河岍岐荆之外更當有梁山而經省文直言逾于河故傳發之河西治岍岐荆梁行渭涇洛皆入于河於是逾河而東治壺口諸山其次序如此經逾洛逾沔逾河皆一義蹟涉之也而鄭康成乃獨以逾河為山之脉絡江河不能斷意謂自壺口至碣石皆梁山逾河為之遂合而為正陰列豈非拙哉山行界水則止豈有橫度江河而行者禹貢南山西自吐蕃界由今洮岷秦渭東行於河之陰坎岍岐與岷為宗北山自陰山界由今翔武鳳石南行於河之陽故壺口雷首與太行恒山為宗梁山壺口夾河相距其廣狹雖不能意度要之脉絡本不同也壺口為孟門山雷首今名三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太岳西南行為雷首底柱在陝州硤石縣太岳東北行者為析城山澤州陽城縣又東為王屋山在絳州垣曲縣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一名五行山導山河行先列岐荆於西然後出壺口雷首於東則河行於兩山之間也西為壺口東為太岳汾水行其中汾水出嵐州靜樂縣管岑山南至河中府

宝鼎縣屈而西入河壺口界汾而止河自華陰折而東行雷首界河而上西南為王屋山東北為太行山沁水行其中沁水出大通監綿上縣羊頭山山南行屈而東入河王屋界沁而止漳水在太行山北漳水東行入河河自黎陽屈而北行太行界河而止恒山在中山府曲陽衛水在其南衛水東滹沱東北入易恒山界滹沱而止凡此諸水皆行兩山之間山界水必止豈能橫截河江而行也漳水之北滹沱之南猶有山川禹貢皆略之汾沁漳滹沱導水亦不徵出水自高而下各循其瀆不施

疏導之功兩山之間皆可因見故不純載太行恒山皆東行水亦隨山而入于河自然之勢也碣石直載河之所入而已此自岍至碣石古說以為北條者也自西東行為朱圉山在秦州大潭縣俗稱白岩山自朱圉而北行為鳥鼠山鳥鼠東行至太華山西嶽也行河先列岍岐於此北至此又列鳥鼠太華于南渭盖行于兩山之間華山東南行為熊耳山陸渾山在西緱氏山在東洛行於兩山之間熊耳東北行為外方嵩山中嶽也在河南登封縣濟水自河南出為滎澤酈道元曰滎口石門西帶山

陘盖嵩高北麓也商山東南為桐栢山又南為陪尾山今曰橫尾山在德安安陸縣此自西傾至陪尾古說以為中條者也內方山亦曰章山在荊門軍長林縣大別古說在漢陽軍漢陽縣名魯山或曰漢川縣甑山左傳楚與吳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在漢南矣導山桐栢至陪尾在漢北嶓冢至大別在漢南源流可見今皆以為在漢北不能詳矣陪尾大別皆以見雲夢陪尾雲夢北境大別東境也自嶓冢而東至荊山又南至內外方又東至大別以行漢是為北江漢於此與江合岷山

山之南至衡山之北以行江水是為中江敷淺原今曰傅陽山在江州德化縣江過敷淺原與彭蠡合衡山之南則彭蠡上流贛彭諸水俱入彭蠡是為江南凡此古說以為南條者也北條起岍南條起嶓皆稱導水莫大于江河東西橫貫南北川瀆之中中條渭洛濟淮各行東西之半或不及焉大抵北條皆水尾導為行河曲折之勢中條皆水源南條三江源委並着江畧漢頗詳焉漢水東行有曲折之勢如兩河俱起已患渾淪大澤優優遑之因當詳之使有攷也然自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

際為逆固多堙沒矣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合黎山亦名羌谷在甘州張掖縣西北流沙居延海也在掖東北徼外一千六百里杜佑謂沙州西八十里有沙隨風流行曰流沙按段国沙州記洮河西南有黃沙周回數百里不生草木州取名焉不曰沙隨風行也佑當别有攷弱水西行至合黎與張掖河合曰黎水其餘波入居延以地勢隱測之居延在合黎東北山川悠遠水一東一西書傳無所紀載不能詳矣導弱水至合黎止合黎之西

為夷界故不復紀其所經歷而西行山川實始於
此西境訖海為可知也禹貢北海無所着見何也
北海最遠中隔沙漠廣袤數千里漢霍去病伐匈
奴始度漠北臨瀚海而弱水西北有蒲類海居延
海鹿渦海雷翥海蒲昌海皆海曲澤諸国中国事
夷狄始各見于書傳至突厥并服朔漠諸国其地
自遼海以西西海萬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
千里云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自三危經夷界入南海其源委皆可見中間
隔夷界故不複紀猶弱水自合黎而西也南海亦
夷界而紀黑水之入何也南海疆理之所及也和
夷在王畧之内矣西戎因其師屬叙之而已不及
以政故山川之在其界内者皆不紀導水先弱水
包西戎以訖西海黑水定梁雍之界以達南海是
為華夷疆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
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
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河源在夷界自積石入中国始施功故自積石而
下紀其在所經歷焉龍門上口曰孟門山在慈州
文城縣下口曰龍門山在河中府龍門縣河本行
於兩山之西而鄜丹以西地勢不平河湍悍行北
地激齧多敗故禹鑿山為瀆振衆之樂史寰宇記
曰河自丹州汾州縣南入鄜州城縣岸項狹人呼
為石槽（孟門山俗亦名石槽有石槽柯）河出龍門而南觸華山之
陰折而東行底柱特立于河之中禹折為三門今
名三門山河流包之亦所以扼束之也尤為險阻
漢陽建議鑿廣底柱石拔水中不能去湍流怫怒
為害滋甚漢武帝曰聖人功通于神明豈易鑿哉

其言是矣孟津在孟州河陽縣洛汭入河處過言
且行且入相漸被也自華山東行為高山伊洛瀍
澗合為一川北流入河是為山川一都會周人卜
洛蓋自古以為令居矣大伾水經以為在成皋北
濟入河處許慎曰今滎陽之滎山鄭康成曰有脩
武武德界瓚注漢謂尔雅山一成曰伾成皋山不
成脩武武德間無此山今滎陽山一成絡河是為
大伾孔穎達謂瓚言為今滎陽今濬川導河南至
華陰折而東行至大伾折而北行所謂千里而一曲
也經文次第當有滎陽滎陽有津梁雍度河自蒲

津荆豫自孟津青兖自黎陽津絳水水經降作絳
當從經文作降鄭道元以為發源北流下乱漳津
今思冀州界皆有古降瀆本無源委水經河至沙
丘堰鄭注或曰沙丘碣石不遵其道曰降亦曰瀆
堰漳水也余謂禹疏二渠載河北河高地水無有
不下者也苟非堰過亦何以能載之高地哉今瀆
州鄃河有鮮隄自黎陽入北至恩州青河歷亭皆
有之然則絳水者自元城以北隄過之水是也隄
碣過水可謂不遵其道矣然使放從行于平地則
青兖徐豫皆被其害在雍底柱未析其患在冀豫

不行絳渠上流壅并推溢而下其患在青徐不疏
九河水積高于隄兖更病之此其首尾相因之势
也隄障不得尽為非鮮為其一而廢其余功何以
能立深在朝城碣在元城相去甚逆王横曰禹之
行河隨西山東北去賈讓曰河西薄山東薄金隄
則漢世猶以隄隨山夾河而行也今恩冀間猶有
降瀆者河在行漳瀆降水浸逆亦引入河而行之
河徙漳絳自行其瀆人猶記其名耳導河積石龍
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汭大伾大陸九河逆河皆河
之要會如諸家說降水果若有源委不過與漳淇

洹泡等耳漳淇洹泡皆不出非河之節會也領独
出絳何哉大陸澤名左氏魏獻子田於大陸還卒
于寗杜預曰大陸吳澤在衛州脩武據經河過降
水至於大陸正使如桑欽之說大伾在成皋而脩
武猶在降水之西鄭道元欲兩存之故謂自甯鉅
鹿皆為大陸非也循經而求當廢杜說大伾在黎
陽降水在元城以北大陸當邢迤中山深趙界地
說曰大伾地峽言河始自此北行也大陸地峻言
水所鍾也閻逆曰河決平於平原東都左右其地
形下而土疏開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限盛

則放溢少稍自索而賈讓亦謂陂障卑以下為汙
澤使秋水多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
則降水豈非隄障放溢之水歟大陸豈非澤藪猪
當之水歟漢世言治河者大抵猶識古意下此大
抵妄也九河當以許商為據商言自禹以北至徒
駭間相去三百里絕大陸又北猶為九河則當滄
德間明矣桑欽起元城非是逆言迎受之也禹河
自碣石入海此不言已見也逆河碣石今皆淪于海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
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

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漾水出三泉縣嶓冢山孔氏曰泉始出山為漾水
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也又漢曰
沔言為漢上流也漢中今興元漢水東經均州武
當縣為滄浪之水今曰滄浪州劉澄之曰沔口古
滄浪水漁父歌濯纓在今漢陽軍去大別太近經
浪捕隔三澨乃至大別失其處地說漢水東行觸
大別之坡南入于江水迴曲曰匯漢水水入江又
東迴曲為澤是為彭蠡然則彭蠡受鄱贛諸水又

得漢水迴曲停迴乃始能為澤漢於是東行為北
江入海澧水出澧州石門縣東合涔水至安鄉縣
入洞庭湖洞庭巴丘也合沅湘諸水至岳州巴陵
縣入東陵漢志廬江西北有東陵鄉水經江水過
下雉縣北利水自東陵來注之雉在興國軍永興
縣經行中江其所經歷皆在江南而志稱東陵在
廬江西北又過九江至東陵州九江盡于此而潯
陽記桑落州上三百里合流皆所未詳迤連延也
東行連延而北會于彭蠡之匯又東為中江入海
贛水合彭蠡豫章湖塗灌鈐鄱條楮發大庾嶓衝

山之陽總納十川下鍾彭蠡是為江南入海經叝有
疑字出南江揚三江既入為可疑作以見史省文也孔
氏曰有此中南可知是也導山雖衡山為彭蠡上
流彭贛諸水吞不紀載何也其水順道未嘗施治
理之功且無可識之事也潛漾諸水皆如此蘇文
忠引陸羽三泠味別之說何如曰三泠見波流相
漸彼而各揩行千余里不相撥離味別即是辨識
之精以為三江赴海之證則甚的確而非禹導水
所急也凡水順道不泛溢而從有浸潤之功舟檝
之利故其或分或合經一一敘其源委味別雖精

乃其細者耳經中江北會于匯今彭蠡自南康星
子縣東北湖口入江則差與禹貢不同水道改矣
余守金陵始行始蘇以北至蝌金山茎地為鶴窠山二山相对江水分為云金山寺有井即陸羽所謂中全并指謂中江水也冷本分字今此是如帐嶓山毛行于江中曹居閒人斷識此生并北里屋陽岑有三山又關其上有求石瓜山皆行于江中湖派不得至其束王迷今余古金山下有山相对狀如城眉江一分三涉入海它日微逆注諸西自來石畏江遵以書東書求石西江中有山東西对立擢之東渠山西渠山江水分三涉是則帆嶓山行為三江管可論古人足臨遍天下見閒出博又識精狀綫論不妄響
漢有溈漾之名皆東漢水也地里志西
漢水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盖潜漢也經
不著其所出自古皆為東西兩漢俱導嶓冢則其

或然矣而西漢固無沔漾之名漢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為漢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名沔則是沔漾俱為東漢也独氐道武道脉絡不通川渠阻隔武都受漾為不可據而蔡欽遂徒氐道漾水為西漢之源由是愈紛錯酈道元委曲迁就通之以潜伏之流証之以雅嶮之論更奄䣊齬故當尽廢諸說而一之以經文杜佑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為漢水亦曰沔水其說為可援上邽今廢入清水金牛今廢入襄城常璩華陽国記漾水出漾水山尋求不傳其處漢志沮縣沮水出東狼谷中水經推為沔水之源今興州和政縣漢沮縣是否姑存之要與孔傳不同矣三江孔傳為誤班固蔡欽承之其失愈遠孔傳彭蠡江分為震澤遂為北江入于海江至彭蠡合為一本當分也地里志北江自會稽毗陵縣入海中江出蕪湖自陽羡入海南江從吳縣入海其區在吳縣西自石城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蔡欽尽據之以行三江其最紕繆者沔與江合流至石城分為二南江逕宣城寧國為長瀆注具區東

則松江出焉奇分為三江口又東至餘姚入海宣城與具區隔三江豈能越山而過也酈道元知范蠡乘舟出三江口別為三江引庾仲初吳都賦証蔡欽奇分三江而不知餘姚入即吳越春秋所謂三江者也松江自從吳江入海與餘姚遠矣備攷本末指其謬欲以伸經文使學者無惑焉岷江出峽禹之所鑿欤曰不可知也水經江水逕西陵峽歷禹斷江酈道元曰南夾北有北谷村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者田傳昔是大江禹以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并衝此江遂絕今謂之禹斷江必當是也峽險不藏龍門砥柱人迹衆之豈禹之旧乎曰不然梁貢道浮潜逾沔以入于渭荊貢道浮于江沱潜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東西各行蓋亦使人避峽險矣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文又北東入于海

山海經王屋之東聮水出焉郭景純曰聮沈聲相近發源為沇東流為濟酈道元曰重源潜發出今孟州濟源縣平地導水皆有所自始沇独無之而與弱黑同列以其皆發于平地也潜源雖有之而

難為故使不紀載濟至於溫縣入河南當鞏縣之北洛口也河南受洛北受濟孔氏傳曰濟與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至故滎濟通脈絡然河自東行濟自南行世謂十字濟者皆人為也若以為出于天造則斷是不然以理推之濟出王屋其佘麓東行自河北截河南行而決于水中不可見今所在水中石磧如此者多此則濟瀆也河過洛汭兼受濟洛勢益高悍禹欲截河行高地因濟水有出南之勢跳滎澤以受之河水泛溢滎澤皆於南有口納之因當奔

趍而往截河之勢誠不足惟然河本東行泛流盈大濟不能挾而南也故濟雖截河而河大勢自東禹更疏其下使通利由是濟南而河東為十字濟誠有人為之力焉水經滎瀆受河有石門王莽時天旱濟瀆在河北者遂斷不復入河川流因自有渴涸時而濟為大瀆不應絕其所以絕者所在穿鑿引水源淺流緩會逢旱乾由是而枯耳酈道元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不與同者其言是也蓋事又變矣大豈独濟哉亦因穿鑿失東注之勢鄭國鑿渠其利博矣而終為失古人之意司馬子長作河渠書致意深矣其後張戎能知之世豈以其言為是哉滎澤亦遂塞王坐汴渠自長安以東鑿河灌溉漕運河流已患遲緩汴居滎澤之上先受河水水皆南去其來豈復更有波濤浩蕩溢出為滎如禹故事哉澤無流注之水久當於塞澤高而瀆下水雖有盈時亦不能入此皆自然之理也酈道元曰滎口石門也形如卑又曰滎瀆東南流今無水又曰泲自西緣帶山隱秦漢以來亦有通

濟水與河渾濤東注皆紀實也今人雖今猶謂其處為滎猶識禹迹也禹河南出為滎東出為渠

滎雖廢渠猶通行而自昔滎渠皆未嘗決周衰鑿河南出者浪蕩狐子酸棗無不決者禹行有水瀆後世無瀆妄而已滎澤鍾水盈則行之陶丘在廣濟軍定陶縣濟水過定陶至東氏流為河東合汶水入海蘇文忠曰禹隨山濬川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也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此害是也独江河不能絕之語本鄭康成非也近而不相連者壅華雷首阯麓相距僅能容河而實不相連者遠而相屬者嵩高東南皆平野而泰山脈絡不斷山分二條北條

為原濰蒙羽南條為岧碭北盤南徼泰山居北為
之宗泗水行其中泰山西附大恒山河濟故瀆行
其中南附松柏以東至揚楚閒諸山而淮行其中
沿水之源流則山之脉絡皆可求也故曰隨山濬
川河過洛汭勢當就界禹既疏濟然後引河而東
過大伾又當就平禹又疏漯然後引河而北於是
河行漳降瀆合縴池滹易以入海此所謂不逆地
勢附禹孫順者也惟河入泗自北而南為橫絕皁
麓然經導菏澤被孟豬蓋因是控丁之勢導而行
之淺流偃旋不敢斷鑿為深渠也後世界水利者

大抵鑿山斷塹以壞天地之性雖其事大小不同
要皆與坊命圮族同科蒙怡自以為不能免誅戮
是矣經溢為滎導菏澤被孟豬溢被皆一字之工
足以觀禹跡杜佑通典力詆桑欽以為濟瀆已斷
偃行濟水與禹貢一同為謬何如非也濟水雖絕
其瀆猶在雖中間皆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
之附入于其瀆者猶可尋求得之以存禹跡非無
理也佑言過桑欽之失自是多牽合耳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入於海

導水書法有四例黑沇不著所自水出平地也黑
水出鷄山則猶沇之王屋欽導河不曰自積石者
河有源也河源在夷界至積石為中国遂於此治
理之非如淮渭有所止截也江發岷山漢發嶓冢
皆自其源導之岷山今在徼外夷界褒夏為中国
也地里志南陽平氏縣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
水經以為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酈注潛流三
十許里平氏今廢入桐柏縣水經渭出隴西首陽
縣渭谷亭南鳥鼠山酈注引地説鳥鼠山同穴之
枝幹明非一山也首陽縣今渭源縣山海經諸擧
之山洛水出焉地里志以為山冢領山然則淮自

桐柏而上渭自鳥鼠同穴而上洛自熊耳而上猶
皆有源而足疏治潛流更難徵故各著其所從始
此導水書例所為不同者也淮自桐柏而下不待
疏治而皆順適故獨記於泗沂會而已沂入泗泗
入淮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
沮入于河

導山稱鳥鼠導渭稱鳥鼠同穴者他說本之不同
欽不推謂其鳥為鵌其鼠為鼵大抵去中国漸遠
人物稍稍有變其常者天地之偏氣也海外諸国

則甚有循其者矣漆沮與渭且行且入而俱入河
今漆沮之洛入河處與渭稍離亦水道改矣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
於河
導洛以水入先後為序豫州伊洛瀍澗以水之所
出遠近為序洛出冢領遠于伊導洛自熊耳潛源
非所純載也而洛猶為之宗焉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
四海會同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
成賦中邦
書說二　崇
九州攸同改礼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四隩旣宅
即是與四宅隩即厥民隩之隩也地非隈隩不可
居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望楚與堂景山與京皆其
隩也刊猶變易之變易而定其等秩也滌源言蕩
除其泉源無敢壅塞之者陂障也障固而屬守之
以待改令山川澤皆屬虞衡名山大澤不以封諸
侯有功則錫之山川九山九澤旧說九州之山川
澤也司馬子長說九山岍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
耳嶓冢内方汶山九川弱黑河瀁水江沇淮渭洛
九澤雷夏大野蠡彭震澤雲夢滎陽孟豬野雒皆
有據旧說為是四海戎狄夷蛮道路開通會於師
京六府水火金木土穀庶土異壤兖黑墳青白墳
徐赤埴墳楊州塗泥豫壤墳壚梁青黎雍壤以此
辨其肥瘠而知其生殖厚薄以參正貢賦載師任
力閭師任力縣師行車人牛馬之政令有一不慎
必為民害出之甚易又之實唯故使致慎焉壤田
上中下本三等三三而九之猶三等也咸皆則法
九州之内悉秩三等而成賦法不如是為夷狄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天子建德因生而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禹治水
書說二　罕龍
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於此遂定功載賜姓胙命之
氏禹姓紀其所自出氏別族也田有土者功高則
加錫已有姓（姬有如已賜姓任 齊侯伏嬴伊是也）與非大功大德不
別賜水患已除土谷致用其民豊殖而不作德豈
所克綏厥猶我最定諸侯使各教其所治（疑罷之字）一
民然而其事必有本也一人躬行於上四方承式
於下矣桉敬不距順也詩曰我求懿肆於時夏允
王保之又曰有覺德行四国順之其斯之謂乎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

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
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蔡五百里荒
服三百蠻二百里流

去王城四面各五百里為甸服孔傳曰為天子治
田賦謂捘當出賦包銍結秉米曰總謂禾稾皆入
孔傳曰稾供飼國馬周礼所謂秋也銍刈謂禾穗
結服稾事也不獨畜飼稍以待新芻稾藉之用四
百里五百里去王城稍遠入粟米總銍結粟米輕
重必均王國賦法雖行於邦國又四面五百為侯
服采公卿大夫之食邑也周人稍也在畿內男邦

小國五十里諸侯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孔氏曰
三百里同為王者斥候周晉為畿侯鄭為男伯是
也又四面五百里為綏服綏安也是為牧伯之國
依舉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揆度也度行文教魯衛
是也奮武衛齊燕是也成王命太公曰五侯九伯
汝實征之詩綠召公曰闢國百里內揆文教外奮
武衛中國之所由安也又四面五百里為要服要
言治之有大要也夷有全用中國之法者嵎夷和
夷是也有雖奉行疆理之政而事不能盡與中國
同者萊夷革島夷是也蔡孔傳曰法也又四面五百

里為荒服治之荒略而不詳也蠻視夷益疏流移
也言政教隨其俗也或曰蔡流皆放有罪之名春
秋傳殺管叔而蔡蔡叔舜流宥五刑五宅三居蔡
千里之外流九州之裔此為二等更一等則不同
國也

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

東海西流沙通三千里南衡北恒通三千里是為
斷長補短為二千里者也然而自南河至衡山二
千里自恒山至南河僅千里長短不等而聲教所暨

必盡海而止故自流沙西與衡山之南恒山之北
皆同也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墜舟車所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唐虞
之盛玄天色孔氏曰錫玄圭天成功是也禪禹定
於此矣

甘誓

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與賢與子孟子論之盡矣謳歌獄訟朝覲皆歸啓
啟是以嗣禹而王不知扈何以不服至于天子親
征而猶大戰於其國野哉禹禪征苗啓繼征扈人

心不同故事變多端也國語曼有觀扈周有管蔡
皆同姓也夫子序書直曰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
啓以君討臣扈為抗天子其罪可見扈在永興扈
縣有甘水甘亭按崇為鯀本國在鄠縣鯀姒禹自
夏有天下以鯀配天其支庶啟封扈歟
甘誓大戰于甘
乱臣賊子世固有之不得已至於討伐已非盛事
而况至親骨肉乎故史不復書其所由戰之故
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
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
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
則孥戮汝
召六卿使總誓也六事言各有事於軍也數扈之
罪以誓告軍師然後中軍出號令司馬左右陳行
而以天子之命誓之各行有司之事常武可攷鯀
汨陳五行彝倫攸斁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三正
子丑寅之正也三正其來久矣禹與子而天下歸
之啓歷數在躬歷數起於五行三正舉而措之天
下之民謂之事業者也五行扈威侮之三正扈怠棄

之矜兵以抗天子是為威侮之實怠慢棄滅不禀
正朔其誓辭只二説見扈為叉叛逆天害理故天
勦之勦截也斷截絶滅之也恭行天罰是為天吏
故曰啓賢能敬承禹之業一車甲士三人左射右
執兵御主馬攻作一車之將右與御佐之張侯曰
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射人曰使有爵者乘王
之倅車蓋待選也攻治也各治其事謂之命式王良
吾為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
獲十詭遇御非其正之謂也師以律車為不可勝
進退動静莫不有法舍法而詭遇或有車勝而不

可以濟衆為法是故御非其正為不恭命三代節
制如此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伯曰吾
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
右入折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此為致
師之法兵車戎廣闕苹輕鄭康成曰輕車馳敵致
師之車然則五車左右御皆當有法載於正與與
司法不独致師也春秋時已亡許伯樂伯攝叔各
有所聞行之車取俘而軍律嚴天子親征以遷廟
之主及社主行無遷廟則以圭帛曰主命古者大
封必於廟大行必於社亦弗敢專也軍之賞罰速

不侯反國而行之周礼司隸掌盜賊任器貨賄其
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司農曰謂坐
為盜賊而為奴者輸于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由
是觀之今之為奴婢者古之罪人也故曰予則孥
戮汝如司農注則古書孥作奴漢書王莽傳予則奴戮女顏師古曰
奴戮戮之以為奴也說書者以為孥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盜賊男子沒為官
奴婢者殺敵而不用命黨逆同忠以致盜賊之法
治之也古人制法必有義人掌戮鄭康成曰戮猶
辱也既斬殺又辱之盖特磔之也殺而搏磔之為
辱称戮男女沒入亦為辱之称戮放故春秋傳曰

身死妻子為戮或作僇此本古法非咎創為之至
文王罪人不孥逆為後世法予則孥戮汝謂反國
以王命行之或輕或重隨其故事與戮于社別出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作五子之歌

太康啓子書言厥弟五人則昆弟也序言兄弟五
人五人自相兄弟也

五子之歌

虞書賡歌夏書五子之歌皆詩也詩言志歌永言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
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
禹之戒以作歌

尸主也以逸豫下偶滅厥德句絶既主大位而以
逸豫滅厥德好樂喜逸墮其四肢心志與散色禽
酣酒皆由此而作其何德之能存一生一滅必然
之理也民已亡矣而方甚焉樂樂遊逸無復法度
畋于洛表至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而距
之于河民雖憤怨然猶能忍然則姦盜必有因而
民本不能遠亂矣其弟五人御其母以從畋于洛

汭太康舍其母而往洛表百日不見母更失子道
五子咸怨與舜悲慕之怨同以子從母以弟從兄
皆不可離者也而宗廟妻妾母子攜越豈得不怨
柰何不敬今失厥道皆怨語也晏史直書太康之
惡而弗諱法之所不當諱也太康自以為子代父
位如天之不可傾覆不復作德忘其祖訓戒民棄
不保以取滅亡若更諱之則繼世而有天下者何
懲焉左傳羿自鉏遷窮石鉏在澶州衛南縣窮石
在此谷渾界是則羿既擬異又并寬又并寵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予觀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得乎丘民而後可以為天子是故近之則情親下之則勢絶以一人而視天下至卑也而愚夫愚婦或能勝予况合天下以為吾敵我禹之功如此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三失之多也一人而三失其心怨叢於其身何能堪之蓋不待明始為怨也凡乖離于冥冥之中皆當圖慮而消散之朽索之馭六為馬驚而車傾可必也敢不恐懼而反肆乎歸藏

易王度紀公羊春秋皆言天子駕六馬虞夏以前車制欲禹之訓大要敬而已一有不敬滅德之事隨作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與亂同事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陶唐先氏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既失君道紀綱豈能復存必至於滅亡先舜禹皆都於冀以臨制四海為中國之統太康失國固無可言者而羿安敢竊有之我其迂窮石實為巢窟自固之謀寰宇記扶州太康縣城故以名其縣太康既逐而居此故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五權百二十斤曰石關通也權重之所由通也三十斤曰鈞和平也權重之所由平也律度量衡皆典則也藏於王府為國之守昔禹之為創典則無不備以貽子孫皆可憑也苟不至亂荒墜失其緒

則何至覆絶我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其母子兄弟皆流離無歸矣夫民之志於忠而逐其君君必且拜與其父母兄弟仇讎之而將誰依我鬱陶鬱結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民本以一時之憤每盜挾之以竊發太康遂見逐然禹之功德在人心者未泯也事已失而反之民豈能無悔心我五子咎太康失民非民之罪禹雖有大功在天下不能救其子孫之顛覆皆所以感動人心也故其

歌五章皆有意義一章言禹之謨恭得民自有謨
訓而太康弗克敬承二章言逸豫之違祖訓遂至
亡國三章言冀為天下宗有堯舜禹相傳之統太
康失之為忝厥祖而羿于帝王大統意在言外四
章言禹法度明備太康荒廢之然秉四載八年于外
萬世永賴之功豈應便至覆絕意亦在言外五章
流落失所惆悵無聊幾使人不思閒而不敢尤其
民歌詩流傳其雖不動心羿之所為不敢逸蕩臧
之火康中吳而羿浞皆誅此歌實有所感動焉衛
亡許穆夫人賦載馳蓋得五子之歌餘意

胤征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羲和本一人居中授時四子其屬也分治四方諸
侯羲和總之無秩四岳至此蓋独掌陰陽不治方
岳之事欽充命義人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
曆象本於欽若昊天而況湎於酒廢時亂日尺此
固當誅羲和有職守在王朝胤侯乃往征于其国
判官離次可以因見今之不肯從召之安肯至逐
至用師豉邑甚矣大子定羲和罪狀如此胤国闕

胤征

告衆孔傳曰奉辭伐罪是也征者正也上討下之
名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
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太康崩仲康立於河南左氏傳稱羿因夏民代夏
政又賈人之後稱帝夷羿則羿審自在代夏稱帝
矣大康以失河北羿以代夏政而夏史曰仲康肇
位四海正天下之大義也春秋大一統之義也肇
始胤侯命掌六師受為司馬之官也羲和廢職進
畔亂酒九伐之法當行故承上命而往征之此更

史定羲和之罪也

告於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
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
或不恭邦有常刑

聖有謨訓與章為人亦以湯官刑為聖謨徵証必
有明証故可使天下後世定保之天子必奉天人
臣必奉天子百官無小大皆修補故具后惟明明
詩曰明明天子又曰明明不已明明有繼之辞也
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人臣之常憲也此皆聖禹之

誤訓也故每歲申儆之孟春正月遒人宣令之官以木鐸徇于路周礼遒人木鐸徇或小宰之属官師百官之長於是訓相規正維百工賤役亦執藝事以諫而况於公卿大夫近臣親戚乎其有不恭皆有常刑凡此雖為羲和昏迷天象而發而意有合當太康以逸豫失邦凡有位于王朝者責之以脩輔之義皆當有罪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今至於亡國覆宗奔竄以死則其所謂脩輔之職果安在而况畔官離次存私歸其邑酖酒自逸者哉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羲和不以仲康初立時逃去明矣畔乱羲和畔歸于其邑仲康已立猶不追俶始羲和世典天地前此未有擾乱天紀如此者日月之會是為辰季秋九月日月合朔于大火其宿為房一行說古文輯集義同日月加會陰陽輯睦变而相傷則為弗輯瞽樂師嗇夫故日伐鼓於社樂師享之嗇夫承命奔馳庶人在官者胥徒嗇夫有職府史之属漢有斗室嗇夫孔傳曰主幣之官馳取幣礼天神庶人走供救日之百役日食大变自天子至庶人祗慎如此而羲和暦象官乃無所聞知昏迷于天象是為怨天道侮設訓廢常憲以干先王之誅雖然太康之亡羲和不禦衛仲康之立羲和不朝覲是王法之所不赦者法皆不行乃始因日变而興師何哉孟子曰子以為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敎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太康危難之際諸侯顧望首鼠心非独一羲和也既不可悉誅治之而脩明典憲當中幾會羲和職在奉天而怠慢变成其罪為重是故以此為誅首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尔有衆奉將天罰尓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旧染汚俗咸與惟新

六典司馬政典孔氏曰先時謂暦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謂暦象後天時若此果出政典則専為暦象之官設此條其它官司干犯憲令當討伐者宜各有條也或曰

政典行兵之法也先時後時皆為道御度其罪皆
殺崑山出玉石山谷曰崗季行天討是為天吏為
天吏而逸德則其暴甚於火矣今嘗取其渠魁殲
滅之亦大賜師也王師之至而猶不面縛晦思旅
拒皆叛逆若威力迫脅不能自拔則當切治已經
誅討使為染惡皆與之自新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尔衆士懋
戒哉
非下愛也而以威克之縮斂之戒所以用民命一
死力非可以為常也羿以表相亦嚴能至曰敵叔
書蔡十七　六十二
慢天罷國亡而羿又敗豈經哉然而事必有次第
勢不得屈伸正百官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
太康亡國則以百官廢倫輔常懲羲和正朝百官
使休統皆正斷有以臨制天下且太康固為失民
心也民心未回羿豈易治哉脅從亂之民據險固
之地經山以是也治之羿未即罪何日可解臺河北
藩鎮之禍假林百五六十年至於唐亡亦然此類
書傳載羿浞之事羿既逐太康終不敢廢夏祀所以
仲康自立於河南浞殺羿因羿室生澆及殪使澆
滅斟灌氏斟尋氏夏同姓也斟灌在青州府壽光斟尋在濰州北海縣

至帝相居帝丘濮州陽縣浞又滅相后緡服逃于有
仍生少康浞殺澆于過殪於戈豷據河南北過在
萊州掖縣戈杜預記在宋鄭間少康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奔
為虞庖正虞邑之於綸虞州城縣浞意不忍滅夏之
遺種必不已少康布德以收夏衆夏之遺臣靡自
鬲氏收二國之燼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滅過季
子滅戈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浞恭甚於羿
矣少康之興固有天意要亦由浞窮凶極惡人心
思舊反本而後其事可回不然太康一旅之衆二
斟戈之餘豈能舉兵如此雖然亦且六十年矣
書蔡廿　六十三
一敗金地之勢不能遽反自非禹之功德天命奚
所眷顧荷無仲康少康之賢人心何所繫屬王業
復興夫豈易哉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
沃
釐沃湯名論語名履故或以為字或以為謚史記
名天乙契至湯十四世國凡八徙孔氏曰帝嚳都
亳湯自商丘徙焉故曰從先王居卜三州志梁國
有二亳南亳在谷熟北亳蒙谷熟今應天縣今拱
州考城縣亦謂之景亳地理志梁國谷縣有高亭

城寰宇記曰在谷城縣帝系譜顓頊封嚳邑于此
南丘今應天理帝告釐沃孔氏曰告來居治沃土
二篇以字訓與序意求之恐是如此凡傳釋逸書
名義未必盡然史記作帝誥無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孔氏曰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今應天寧陵縣邦
國皆有命祀不祀為犯令陵政已應討伐而況於
殺人奪餉乎童子不以罪而死是為殘賊仁義王
法所當治為匹夫匹婦復仇湯蓋行方伯之職以
司牧人自任也遺之牛羊使民衆為之耕將與同
之善也而傲雲滋甚不可訓誨於是征之

伊尹自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
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氏尹名經尹躬暨湯則名也或曰名摯尹正也
官名孔氏曰摯力牧之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莘
國名今濮州濟陰縣東南有莘仲城湯進之於桀
古者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
有功伊尹五就桀幸桀之改德也醜言其德始穢
為可醜也於是為不足事矣伐桀定於伊尹醜夏
歸亳之日始入國門而遇汝鳩汝方與論夏二臣
南賢人二書必有異同之論惜乎其亡也伯夷之
請伊尹之任皆存義也湯以征葛而伊尹猶自亳
適夏鳴條誠不得已矣自帝告而下五書皆商史
所作遂亳今夏王命征葛行事方伯職事汝鳩汝
方猶論夏事故皆夏書先典為虞書告釐沃湯征
汝鳩汝方為夏書始終之際皆可攷也自湯至桀
十七世史記桀名履癸

右夏書九篇其五篇亡

書說三

商書

湯誓

山陰黃度

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序之辜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湯誓師之書而大序之曰伊尹相湯伐桀言其事出於伊尹也前未有此事誓辭乃出師之日誓於國中而序述鳴條之戰終伐夏也今解州安邑縣東北十五里有鳴條陌在縣北二十里

湯自陑升與桀戰孔氏曰出桀不意非路當出此耳升陑與記武王渡孟津同鳴條與牧野同皆詣其國都於是戰矣史官與夫子序書皆詳事變湯十一征皆為行方伯之職桀不誅其忠而方忌惡之昏虐愈甚湯於是誓師而出征葛之後湯誓未出師之前桀能改德事為可已也曰果可已乎曰何以不可文言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群也此聖人之事常人安能與此可上而不可下可進而不可退秦漢以來盜賊僭篡之所為人逆比之騎虎此豈足以論聖人哉升陑之後桀忽改德則當何如曰聖人必更有一著不可億度然安得此事聖人知其必不能改乃出師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始出師稱王誓衆正大義也夫是之謂天討格至稱舉君臣有定分而至於放伐世固或以為亂也堯舜之禪湯武之伐皆權道也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堯舜薦之者乃可為禪讓故孔子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亦必若桀紂而又有如湯武者乃可以言放伐是故非聖人而論權則亂而已矣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

畏上帝不敢不正

穡事輕正夏重以農斂獲時出師桀之罪一日不可容於天下矣衆言奚敢不恤上帝為可畏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今汝其必謂夏罪其如我所云者猶曰固知其然也率猶一切也言一切遏絕衆力不得用於養生喪死之事而又一切割剝之以獨豐夏衆知大命近止亦一切怠惰人各有心不相和合所謂農夫

釋耒工女下機靡衣媮食以待滅亡也時是曷何
是日喪矣特不知其事狀如何耳予及汝不能相
救皆亡而已民非后罔事后非民罔使而夏德若
此豈復可以君斯民哉必往言遂伐之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
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天命殛之予畏上帝致天之罰惟有天德者能知
之大賚功大有錫爵封國賚大封于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古說湯革命創制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故
不可非也夏社大社王社也天子之社也將遷去
之而義不可夏社疑至臣扈三書宜有議論至周
然殷而猶存亳社用湯故事三書皆亡郊社皆尊亡社屋之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
作典寶
桀載其寶玉保于三朡湯伐之桀奔南巢遂俘其
寶玉三朡今廣濟軍定陶縣東北有三朡亭古国
也典主也誼伯仲伯二臣作典寶述與王之戒亡
仲虺之告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仲虺作誥

大坰地闕仲虺名或仲氏奚仲之後為湯左相
孔氏曰以諸侯相天子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
實
湯武應天順人然君臣之名終不可廢是故謂之
放謂之殺而不敢盡辭舜遷苗謂之放流宥之也
封象亦或謂之放不及以政也南巢今無為軍巢
縣放殺不幸而有此也堯舜揖讓猶有子噲之事
況放殺乎其為口實何疑是豈能無慙君子言而
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今舉動如此若指
有可議使天下後世不肖無狀有所並緣以行其
姦則安能不憂焉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湯
武戰矣必傷玄黃天地之色言上下皆傷也其至
於此誠不幸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
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
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民皆有欲無主則求各遂而亂矣聰明君德也人
無欲則志定氣清而耳目聰明桀聰明非必不若
人也縱欲而昏昏故不能聽德視遠豈惟不能乂

民反塗炭之人主天下之表也表正則影從君不
作德而縱欲以　其民豈得不亂勇足以斷天下之
大事智足以察天下之大變天所錫也禹猶成五
服使萬邦惟正之供皆有典常與天命流行天使
湯表正萬邦纘禹舊服湯纘禹是率其舊典以奉
順天命是則桀爲弗克若天矣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
命用爽厥師
凡其出令爲割剝之事皆爲矯誣天未嘗使人君
厲民以逞欲也式用也桀爲昏政天下善之故用

商受命以輿明其衆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
新民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
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簡忽也簡忽賢德附托勢力常顧昆吾之屬助桀
爲害商始不見容於夏矣莠在苗必芟鋤秕在粟
必簸颺而邪之醜正乃亦如是有德則與無德則
亡不可得而私故謂之天位堯舜授受湯武放伐
本一道耳豈嘗有私意哉桀惟失德而天命改授
迺不自省畏而欲剗商去之是尚可與言堯舜薦
賢之事乎湯之誥萬邦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
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故夫子誦其言
桀既私留大位而同惡助之將賊害賢德故小大
之民無不戰戰陷于非辜桀暴亂天下天下所恃
者湯而已湯亡誰拯其亂哉此商師之所以遂出
也史記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百
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桀放而死
謂人曰吾悔不殺湯使至此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
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

兆民
夫豈嘗以天下爲私哉湯執中立賢無方其經度
皆自己出改過不吝湯武反之也十一征無敵於
天下天下信之惟其無私而已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
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是可以君天下矣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
邦乃其昌

上無明天子方伯為政諸侯之賢有德者
輔之忠者顯之良者遂之弱者兼之使有所附屬
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毀其社稷群祀降
其宗親皆侮道也凡此大要不過因其亡而推之
因其存而固之所謂因其材而篤焉湯代行天職
如此商邦之所由以昌盛也十一征規摸可見矣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此存亡得喪之機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
昆

湯旣代夏實任君師之職仲虺以其慙也故言昔
之所已為又言今之所當為天下任重於伐雖蒙
其慙不得已也已德不明欲民之協中難矣自昭
明德民被皇極之福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以
義制事以礼制心使足以遺其子孫此皆今日之
當務也此書皆言桀縱欲故昏不能乂民湯無欲
故聰明民奉之以為主而終篇制事制心實為擧
要之語大抵人主之欲為難制也益戒舜猶曰罔
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漢武帝曰多欲不可以君國
子民信哉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
自用則小
此專論伊尹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王桀
自謂伊尹不若己而舍之故亡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
天命
有其始矣克終為難殖有禮覆昏暴此理為不可
易也欽崇永保安敢廢諸蘇文忠謂仲虺誠忠矣
而湯之慙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謂無放殺之名
雖其臣子不能蓋夫惟湯武未嘗求蓋也夫不蓋

其名是以為仁義之盡使有其實而欲蓋之則私
而已矣何以為湯武
湯誥
湯旣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夏命雖黜復歸于亳以待諸侯之至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正天子號令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
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衷古訓善固有之也天降衷于民使順有常性能

安其道則有君焉故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
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民弗能忍其心離矣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
命明威不敢赦
降災彰其罪猶不悛湯逆伐之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
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書說三 九
出師類祭行王事也聿述述古事也元太聖伊尹
黃帝堯舜而來傳記所傳皆有聖師聖人義理之
會也告於天無悶辭謀於聖人而協桀之罪爲當
討矣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
允殖
天佑下民信矣桀於是退黜屛伏去夏歸商豈有
差忒天下更新煥然賁飾如草木之華精神氣象
爲不同矣兆民信乎生殖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玆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
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天使予輯寧爾君公卿大夫而未知所以自免于
戾故懼孔子曰治天下者不敢失於小國之臣而
況於公侯伯子男乎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於是爲商諸侯故稱造邦彝常慆慢周官冢宰掌
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
之心
伐夏天下之公義也此義未嘗磨滅使爾諸侯有
書說三 十
如舜禹之盛德吾且爲之於天使吾不可以任天
下之重釋位去之何敢違天命哉然則堯舜湯武
之道廣大公平揖讓征伐所遭不同皆未嘗以天
下爲私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
旣代夏而其民猶不能遷善遠罪猶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綏猷之言不其病諸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咎單作明居
咎單臣名明居書亡

伊訓

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湯適長孫一曰祖甲孟子外丙二年湯沒六年三易君外丙猶未終喪而沒歲月易相亂恐疑後世故序書稱太甲元年且以見還桐即元年事伊訓肆命徂后三書繼作太甲不受教而遂之太甲序太甲旣立不明與此相類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商紀年曰祀十二月商正月商周改正朔以一號令而詩書紀月不改夏正天時不可易也嗣王踰年即位伊尹主祠事奉嗣王朝廟此古者冢宰攝政之礼也侯甸在千里之内來見新王周礼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夏商侯服為王畿甸服則周侯服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造哉皆始也始攻桀自鳴條而出令則自克夏歸亳孟子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趙岐曰牧宮桀宮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為人君止於仁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本立而道生不立無本道無由生是故立愛於其親充之而無所不愛立敬於其長充之而無所不敬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始於邦家終于四海以此嗣湯德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肇始也湯人紀之修自立愛立敬始從諫順先哲居上明為下忠待人恕治己嚴皆人紀也愛敬之充也中庸九經愛敬而已桀廢棄人紀湯始修之而遂以有天下大要為克艰故能致此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官刑雖設苟無哲輔果何益哉恒舞酣歌近於巫覡貨色遊畋淫蕩不反侮聖言則無所忌侮逆忠直則無所降益遠耆德則廢典刑比頑童則所趨必下逆倫皆理亂之道也人主至此豈雖欲食其祿居其位而不受其敗非人臣也故有不匡之刑

故侍講劉貢父曰墨非刑名也皐陶刑皆墨賊殺墨貪也臣不匡君貪其祿位故坐以墨蓋死罪也孔氏曰蒙士例謂下士或曰蒙矇古字從省為蒙周官瞽矇掌弦歌諷誦召武公稱矇誦衛武公亦曰矇不失誦所謂工執藝事以諫者也湯作官刑具以訓瞽矇使歌誦之以儆邦君卿士伊尹取其言以戒嗣王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能敬其身則必能念祖矣洋洋廣大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提要之言益明簡

肆命徂后

二篇亡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嗣仲壬而立不明居喪之禮伊尹營桐宮居之夫子序書謂之放孔氏曰不知朝政曰放然則古者君喪雖冢宰攝政猶當有所關白欲君桐蓋

使專典喪不復預他事也庸常思常道一曰庸用思用伊尹之訓不明而放之思庸而復之人無不知伊尹之心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古說桐湯墓劉向曰成湯無葬處伏滔北征記望亳衆間成湯伊尹箕子冢墓皆為丘墟寰宇記伊尹冢在宋州楚丘縣箕子冢在宋城縣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順惠也阿倚衡平或曰阿保思保也故亦曰保衡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

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
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
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
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諟古訓是審諦之意顧察而審諦之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也於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無不祇肅
言一本諸敬而已親親尊尊愛敬克焉君喪失礼
是謂無本百神爾主何以承之惟天監其德而後
有以集大命為天下君宅居師衆尹自親相湯以
有九有之師故今嗣王大承其基緒誠願如先夏

之有終而其相亦惟終不願如其後嗣王之罔終
而其相亦罔終君有終則其相亦有終君罔終則
相亦罔終君相一体安危休戚無不同之太甲之
克終不終伊尹安敢不任之於其身哉夏在亳西
故曰西邑夏自周忠信為周終始為一非忠信能
之乎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嗣王之所戒則敬
而已矣敬則盡君道為君而不盡君道則為辱乃
祖成湯矣
王惟庸罔念聞
庸用王惟自用無念聞伊尹之訓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
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
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
懌萬世有辭
此謨語也昧未爽明丕大顯亦明也未明而大顯
之乎旦清明之氣也顯存晦亡旁非一方啟迪開
明而蹈行之旁求俊乂故迪後人夫是以伊尹有
托孤受命之責越顛墜也墜厥宗忝厥祖越命自
覆慢然危亡之戒人之縱欲為侈快意朝夕不為
久長之謀也機弩牙括笴虞人張機必省與度準

乃釋不苟發也孔氏曰機有度以準望古機猶有
存者銅為之植度於其側大學在知止在止於至
善能欽其所止則能率循成湯之所行也大抵伊
訓太甲之書專務教敬而敬必本於愛也太甲自
謂欲敗度縱敗禮是由儉德之闕故伊尹舉要諫
之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
順營于桐宮密爾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周公曰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繼体而立而執
喪不如禮不義莫甚焉此漢之所以廢昌邑也然

霍光解璽之際昌邑猶能言古天子有争臣七人
不失其天下是則漢公卿安能無愧色伊尹諫太
甲言語畧盡而復未克變是不可以口舌爭矣不
義之習將與性俱成性無有不善習或移之狎習
于非敢習為不順有不得已者伐桀放太甲皆非
順經營桐墓立宮使居之成湯遺德餘烈足以感
動人情廟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亦承無
射於人斯容遡先王而訓之擇端良之士與王居
使變近習一切屏絕不使溺於世俗迷而不反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書說十二　十七

孔氏曰居憂蓋專使與喪也允信孟子有諸已之
謂信信則不變保克終矣太甲之放為居喪無禮
而自伊訓而下諫辭未嘗及之惟教之立愛立敬
以修人紀鑒于三風十愆之訓以敬慎其身推而
顧諟天命承事鬼神終先王大業莫不由此居喪
失禮豈待指事哉至此猶未克變將恐其悪遂成
乃始攻其不義之習名之曰不義夫豈得已乎徂
桐居憂實始自覺不但遷善且能信德登而進之
允實光輝太甲遂為商之令主此伊尹格天事
業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三年喪畢冕服而見于廟是謂即政朝廟禮之常也
列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是也免喪雖有是月朔而必以五月元日 自桐歸亳而見
廟因復政厥辟事之變也居之不疑從容有常君
臣之際無迹可尋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胥相匡正周官凡兩點爲民胥匡以生民也君民
匹敵之勢桀塗炭斯民湯由是伐桀太甲幾又失

書說三　十八

之故伊尹以爲復政第一語傳曰祖有功而宗有
德湯取天下誠有功矣使太甲無克承之德商之
載祀何以能久秦漢以後傳祚久近之効皆可見
太甲克終厥德是爲商萬世無疆之休誠有天命
焉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
惟厥終
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太甲之言怨艾昔非歸

惠師保明白洞達如此可謂允德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
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
徯我后后來無罰
修身固將以治國平天下也自家而之國自國而
之天下無所不協斯之謂信人皆有此信故能協
太甲曰不明于德伊尹曰惟明后自昭明德豈可
已乎皆有邦也而隣國之民望湯如此湯來則底
善無罪罰允德之協于下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必將視乃厥祖敬而已矣始於家邦而已矣斯須
豫怠不可以為懋德思孝思恭無時而不在念也
形見於奉先接下之際耳敬於近而亡遠何明之
有耽於非度而荒德何聰之有伊尹猶防太甲猶
慝之作歟
朕承王之休無斁
王無斁則朕承王休亦無斁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

言之悉矣於此重發明之
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〻于有仁鬼
神無常享〻于克誠
敬仁誠所出同
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〻后
五帝與禮三王不同樂而其道一也流連荒亡不
同事而同亂始也與治同道終也與亂同事得非
緝熙光明之學有所闕歟明〻言光明相繼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

茲哉
懋敬自強不息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道有本末事有先後未有一蹴而能至者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太甲於是始親政故有慎終于始之戒惟難惟危
慎之至也始或廢之終何觀焉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
道
逆心言之正使狂顛妄發苟求諸道亦容忍見嘉

言乎逆志之言正使同心協謀猶當求諸非道或
恐未能盡理况以邪佞投合乎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元者善之長也君正莫不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
于休
伊尹將告歸矣故終篇陳君臣之戒旣曰辯言必
有新奇可喜之論不必膚君甘心焉爰盎一語而
絳侯禮貌遽衰辯言之易惑也霍光旣立宣帝猶秉
政權君臣之間卒有遺憾寵利之可戒也辯言亂
書說三　二十二
政寵利居功主意惑而國体虧斷非美事商周
盛際安有斯事伊尹推理勢所至故言之以為世
戒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一德天德也中庸曰純亦不已
伊尹旣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太甲方倚重師保而伊尹遽歸商王業已定太甲克終
允德伊陟臣扈皆足輔王伊尹可以歸矣是為人臣常道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々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
有以亡
諶信常不已也一不作德桀紂不難至也故為亂
亡之道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慢神必虐民旱麓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
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命明以有九
有之師爰革夏正
曁及不以君及臣而以臣及君伊尹於湯誠有啓
書說三　二十三
迪之功伊尹言之不嫌以為天下後世法夏正寅
商正丑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
歸于一德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
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一則無所不順故動與吉偕二三則是非參錯其
偶不與凶會幸而已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茲其始矣固未見其所終也終始惟一是為日新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
左右師氏僕使宰膳趣馬之屬朝夕在王左右者
也人主作德不作德左右關繫為多臣為上為德
為下為民大臣是上輔君下乂民而其臣難協為
臣不易故當慎同寅協恭和衷故能一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德不可以小成也苟主於善則皆可師善非一端
而已也有以協之皆足以成德孟子曰舜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又曰大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自耕稼陶
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伊尹惟太甲之小成
也故教之以取善之道如此太甲能信矣則捷焉
實輝光日新其德可不知勉乎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
祿永底烝民之生
徧覆包涵則其言之大悠久無疆則其心之一有
是言而無是心朝夕遷變安可保也先王聰明時
乂民承其祿王言之大王心之一則為能安之使

斯民同底于善無終窮矣生與欲並生哉之生同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
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
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親盡而廟不祧可以觀德矣賈誼謂文帝曰使顧
成之廟稱為太宗高祖契宗湯太甲廟不毀與湯
為二不祧如周文武歆鄭康成曰殷六廟非常中宗
高宗廟亦不毀此禮由商而來長萬夫則部分廣
可以觀政矣后不自立非民何使民不自治非后
何事君民本相須也其至於乖暌渙散仁之賊義

之殘也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
方前既言之此又言之者人主不可以不常知此
意也匹夫匹婦有不自盡亦何遽至於罔成厥功
哉然失一人之心則天下之志懈乖魏武帝一接
張松不滿而蜀之士大夫舉不能魏是故明君必
恭儉禮下自廣狹人之累當深戒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太甲子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
今楚丘縣漢己氏縣訓以伊尹行事沃丁亡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

作咸乂四篇
伊陟伊尹子大戊中宗沃丁弟太庚之孫祥妖侳
孔子曰桑穀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史記
一暮大拱巫咸臣名周公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
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咸乂四篇亡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孔氏曰原臣名二篇亡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囂史記作隞李顒云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曰或
云河南敖倉是按敖倉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仲丁

亡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相今相州河亶甲亡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河亶甲子史記河亶甲時殷復衰祖乙立衰
復興巫賢任職又曰祖乙遷于邢耿今河中府龍
門縣圮毀也耿毀遷邢蓋兩遷索隱邢音耿恐非
盤庚五遷實相耿邢殷祖乙兩遷為是邢今邢州
龍崗縣祖乙亡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史記自仲丁至陽甲廢適而更弟子弟子或爭相
代立此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
殷今河南偃縣師謂之亳殷從先王居猶晉絳楚
郢也咨嗟相怨不欲遷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
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
曰其如台
民不趨令適新邑之居籲和感憂人皆重遷若曰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勿恤可也然古人終不肯違

衆而獨與以智力求濟率和悅衆憂必使盡知其
為不可不遷而聽命焉矢直直罵己之情也或曰
矢誓要質之於鬼神也我王祖乙奠於宅居茲謂
邢也劉殺耿圮遷邢邢山國所謂適于(適上 于下)山也
耿為水所圮於是來宅于此今其事變患害已至
重吾民無盡殺為其不能相正以生也我於龜以
稽疑龜告如我謀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
邦
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此猶不敢常寧不常厥

邑至于今五邦矣况今吾命民不能胥匡以生而
豈敢懷安乎五遷必皆有故遷都大事宜皆有天
命然古人簡質不以遷為難故自契至湯八遷自
仲丁至祖乙四遷民皆聽命無異辭至盤庚之遷
而怨心作安土之意已不能如古矣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
之大業底綏四方
今不能承于古而遷焉人情縱肆法度委靡天且
斷絕其命汝猶罔知而况敢謂克從先王之烈嚮

若顛木之有由蘖厥義其能興起乎今遷則天且
延長我命于茲新邑可以紹復先王大業底綏四
方也王國居中四方承之玄鳥曰邦畿千里維民
所止肇域彼四海自王國猶不能立法使民相正
而生四方豈有底綏之功先王之業墜矣已上總
論遷都大意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
伏小人之攸箴
盤庚之遷其大家實憚之小民未必盡不樂也盤
庚將教訓其民推原不適有居之故皆自在位者
始故以當日舊制所服行者先王法度大意則曰
無得隱伏小人箴規其上之言詩曰民雖靡膴或
哲或謀遷都之利衆人雖未能盡見亦豈無智識
之士知之者大家不樂壅遏民情議論偏勝不可
據依故使一旦達之遷都事實為可求矣此史官
記盤庚行事大要魏相白宣帝去常書副封而霍
氏逆謀始得上聞是亦為正法度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
乃心無傲從康
衆群臣也汝當以道黜汝傲縱之心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
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
膚予弗知乃所訟
先王圖任舊人共政修播告之辭未嘗隱匿其指
王必用大敬無過失之言故其民順令曉然大變
聒聒多言之貌今汝聒聒起而信受邪險膚淺予
弗知其所辯訟果為何事此豈先王所以圖任共
政者哉言在位群臣不能繼承其先人同力王室
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世家梗政此
時已患之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于一人予若觀火予
亦拙謀作乃逸
非予自荒念舊之德惟汝含蓄恩德無所畏惕予
一人號令誅賞之所自出也譬若火作而弗救乃
坐觀之則自一爝主於炎炎無由息也是豈非予
拙謀作汝過失至此乎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舉網而條不亂言事必有其序也農夫勝穡而有
秋言事無有卒而致也盤庚以商規模自遷都始
故以舉網言之遷則可以紹復大業一勞永逸不
書説三　二九
遷則委靡頹敗將不能為一日之安故以服田言
之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
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
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汝能自黜傲慢從康之心則能施實德于民至於
婚姻朋友皆蒙被之今則不然乃敢大言皆世閥
也故自謂有積德戎大昬強虛言惑衆大毒遠邇
那山国田火使其人惰農自安不強作勞不服田
畝逆至於罔有黍稷此為不能胥匡以生事實盤
庚之遷其大端在此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
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吉善汝不協和善言于百姓而使咨怨不適有居
惟汝自生毒大家總于貨寶小民罔有黍稷乃至
於禍敗姦宄自災于其身恫痛民之惡汝既先之
而猶自奉持其可哀痛之事刑罰將至雖悔何及
乃奉其恫其凶也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
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
書説三　三一
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
靖非予有咎
相視憸小小民箴誨之言猶相顧忌恐其發有逸
不協義理矧予制汝短長之命而無所忌憚苟有
異同何不告朕及復議論而相動以浮言誑惑衆
人恐逐一沈溺之譬若燎原之大雖不可嚮邇而
猶可撲滅豈以群起之勢不復可柰何哉是將以
刑法施之矣若其至此則惟汝衆自作弗靖豈予
之咎盤庚欲舉法以治不從令者而卒不用也如
所云云夫豈不可以刑法然而不教而殺忿嫉于

類堯舜三代之盛未嘗有此必訓告必教誨使理
悟而心服所謂以善養人者每如此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曁
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
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
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人求舊器求新各有其宜也予先王與乃祖乃父
相及逸勤予豈敢不念其子孫而動用非罰乎世
選爾勞而官爵之不敢掩爾善念舊之意如此也
爾祖與享於先王廟庭有善而作福有惡而作災
書說三　三十一
照臨于上不可欺罔予亦安敢一切姑息動用非
德予非罰非德皆謂施之而不當理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言易出而志審何能中乎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老成之人智慮及之當有知遷都之為利者非必
舉一世之人為異同也孤幼不能自立隨其長上
為嚮背也如其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至於仰事俯
育不能無憾是為虐之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公卿大夫各有封邑而為之長當率其民勉出力
以聽命作猷言遷都有道於此作與之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自陷於死而罰施之故曰伐厥死
邦之臧惟爾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
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致吾之意而告之也王曰商俗靡〻利口惟
賢然則商人口之不度所從來久矣
盤庚中
書說三　三十二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
有衆
作動也將動而遷乃話其民弗率之故大告之以
信其有衆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
荒失朕命
造至升進使前大司寇大詢朝位三公及州長百
姓北面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
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

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
比于罰
先王無不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其君相與感憂鮮
以不浮于天時之故浮猶溢也天時溢出為災猶
洪範極備為凶也殷降大虐水圮都邑先王不敢
懷安其所興作視民利為當遷汝曷不念所聞古
后之行事其所以承汝惟喜樂安寧將與汝共之
非汝有過咎比于五流之罰而遷汝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予所為順和懷念此新邑豈非為汝故以大從吾

為民之志乎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
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試言試其事也灼然已見其可為而曰試者為衆
人之不能盡知也今人猶曰且試觀之遷則安定
厥邦不遷則莫可為也汝不憂朕心之所困如此
乃皆大不宣其心務自覆匿不能欽念以誠而動
我此豈所謂保后胥感者乎不順我而遷喜樂康
安不得共之必且自窮自苦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
稽自怒曷瘳
譬如乘舟而弗求濟必臭敗其所載物爾誠不相
偶猶豫二三豈但臭厥載而已中流汎汎必相與
沈溺矣不於此稽察而至於禍敗雖自怒何能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
生在上
汝不謀度長久以思汝不遷之災是大勸憂之道
必自底於困窮苟安朝夕有今罔後汝謂此何生
在上乎儆誕從康自作之咎生於下不生於上也
河亶甲以前事不可考祖乙之遷以水其災已見

故其民樂從盤庚之遷以其民不能胥匡以生其
禍伏未能盡見大家又堅隔其間故其民憚從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一故不變起於穢必自臭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
奉畜汝衆
人且恐汝偏倚汝身迂曲汝心終必有災不服常
業身偏倚矣不則德義心迂曲矣故予今將迎續
汝命于天予非威脅汝用奉承汝畜養汝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

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神后高后㫖湯予念湯勞來爾先人使作德故予
亦大能進爾於善用綏懷爾則既然矣我若不遷
政教不行陳腐于此則汝何能善湯必大積高降
罪疾於我而言曰何得虐毒我民
汝萬民乃不生生曁予一人猷同心先後丕降與汝
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
汝罔能迪.
生生充其類進善不已也易曰止止之謂易盤庚
古我不能進爾於生湯且降罪疾於我汝萬民力

不能以類茂長於善既于一人偕之大道而同心
焉湯亦大降與汝罪疾曰何以不及我幼孫協比
而致有差爽之德自上降罰於汝汝無能迪吉矣
幼孫盤庚自謂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
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
乃死
先王勞來乃祖乃父故汝共作我畜民衣食溫飽
長老慈幼是為畜民而汝不臧厥心乃有戕害之
事雖包藏不露而鬼神知之我先王綏安乃祖乃
父乃祖乃父懷我先王之德不平怒汝乃斷棄汝
雖死不救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
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位雖有高下而皆與人主共治政故曰亂政
同位治政有位在民上而不恤民具乃貝玉而已
汝又信其誑惑不順我遷故乃祖先父大告湯使
作大刑於朕孫開道湯大積高降弗祥前篇訓有
位無此語士君子當自識此理也此篇訓萬民故
及之或曰盤庚患其民不從令故假鬼神以懼之

是予曰否古人必畏天必敬鬼神必者察禍福是
故國家誥命必發於宗廟而盟誓必臨之以鬼神
人心放戒慄乎神祇祖考常在其上也後世人心
放肆慢言悠行雖鬼神福善禍淫其道不改而人
方顛速豈能識察故雖隕越殄滅而猶不悮悟大抵古人
鬼神之訓皆非假設之言也推此必二耳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
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事不可緩故告之不易其憂為大故當永敬絕遠
而不相親事何由濟各安其分而念於道必能降

以相從中苟不設犯分逮遺必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遷徙之際固當明法禁而尤當有異論動搖或恐
奸邪乘間而作必當周防也吉善迪道顛越隕墜
不迪不順理不恭怠傲令法惡逆不道不敬也暫
遇人而劫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小者劓大者
絕滅無遺育不使易種于新邑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書說三

三十七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
懋建大命
奠定定其邑居而正廟社朝市郊野之位其衆新
至勞來安定之告戒之使無戲怠勉立大命於新
邑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遷事百姓容有不能盡知吾心者浮言胥動今恚
無罪汝汝亦無復共怒協比讒言於我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
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先王祖乙圮于耿以屢遷靡定將使功多于
前人故適于山擇高而居用降損我凶德使災害
遠去降猶今言滅火也自祖乙至陽甲六世矣夫
亦為有美績焉觀辭意則以蕩相見因水而遷者
至耿則不因水盤庚之遷必有以也孟子曰仁政
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經界
正則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山居固遠水而險阻
狹隘其初　民猶少久而生齒日繁地不能容於
是蕩析離居任地不以井邑丘甸而四法壞域民

書說三

三十八

不以此閭族黨而比法壞斂財不以郊甸縣都而
賦法壞治兵不以伍兩卒旅而軍法壞是則山居
而地不可井民不可比先王法制靡爛敗壞舉不
可行所謂失于政陳于茲盡不可一朝居也公卿
大夫其乃見王而已其婚交不昏作勞不服田畝
賜墮易貪其害猶如此而況於小民乎惟墊溺之
憂屢遷之援民得休息久而安之遂不復　念其
它所遷事一起而咨怨並作君民乖異莫能合也
盤庚又復告敎言語累盡而其意卒不宣露至此
始自謂敷心腹腎腸歷告朕志則豈不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者亦有所難言歟盤庚智足以謀勇足以斷仁足以行然亦不易矣盤庚又八世至武乙去亳徙河北即朝歌又三世至紂淫靡而亡其世家驕淫周公遷于洛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此商人風俗盛衰本末。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遷奚能遽復湯之德哉不遷人情玩習法令始墜業本逐末浮偽淫奢誠不可為邑大抵都邑歲久繁庶勢必至此盤庚之遷不因災變徙以其民不

能胥匡以生而自謂罔知天之斷命其患有甚於水者衆人之智不及此復湯之德規模自遷始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我所以與厚敬之臣恭承民命用長居此地于新邑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冲童退托言童人當與同之論始作夫豈敢廢之弔至由用靈善其至者用善而已至言其為不可加也吾謀之既善卜之又協其敢違之乎宏賁皆大也當謀考卜用大此大業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伯長也諸侯一國之長師官師有教師之義撫征官師相規長其官之長事之是否隱之於心則自知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懋勉簡擇相助肩任鞠窮也勉擇參伍僚屬以助之謂邦伯師長也又當念敬我衆好貨者非所任果敢恭敬滋長於善哀矜窮之之人而能謀人之保居者序之於位尊敬之嗚呼曰愛及矜人哀此

鰥寡又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今我既進告汝以朕志矣虞事方殷凡所施設不能皆善其順於理則承之否則相與反覆之無有弗敬當然遠貪婪其能滋長於善自用有常而後用敷民德永任一心勿替引之總于貨寶言專利也貝玉貨寶之戒至此凡遷都異論實起於此山藪財貨出焉民不尽力於常產抗巧趨利有藉力者則常擅其權晋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

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韩獻子曰不可山澤林盬
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夫近寶
之貪必有竊持其權者而利歸於下晉大夫所以
欒往商諸臣所以重去宜皆以此也盤庚遷于寬
平之地將制民常産正經界而均一之以興教化
使日遷善遠罪而保天命焉苟惟士大夫趋利之
務猶在豈惟氏無所觀法而壞法敗政必自玆始
故其丁寧切至如此堯舜禹皆居冀惟商居河南
豫州之境地最平廣井法行焉

說命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
篇
高宗名武丁孔氏曰傅巖在虞虢之界通　所經
有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
胥靡築之以供食工徒爲工官故刑書謂之司空
書高宗直使百工營求之於野蓋亦得之於夢也
水經沙澗水出虞山東南經傅岩有說名有窟即
說隱所洛名聖人澗褒宇記今在陝州陸縣東北

說命上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亮信陰默謂之信默誠未嘗言也

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
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
稟令　一
明哲故作則天子君萬邦故百官承式群臣言王
固明哲矣言則作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高宗
哲學于甘盤明哲知道群臣知之居喪不言禮也
既免喪而猶不言百官有司無所稟承得非賢者
之過乎故群臣諫之王言使出爲命內史掌書王
命逆二之是也已行爲令外史掌書外令是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

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自謂其德不可以正四方台恐德弗類雖一言不
敢出知樞机之不可不愼也恭默思道是之謂知
本恭默存々諸念皆息是爲思道精誠昭格帝夢
形焉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岩之野惟肖
史記岩作險周官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
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是則孔氏所謂澗水壞
道築護之是也說無姓遂以傅岩姓之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

德
矣於〻是而立為相置諸左右命之納誨輔德德
保之也古者家宰猶是行有司之事相則師保也
仲虺為左相伊尹為右相周召相成王為左右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
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天下国家之事盖未数〻然也高宗可謂能自得
師矣啟心沃心異心而同理藥弗瞑眩而疾弗瘳
忠言之難受也履以足不以目非目之視而足傷
書說三　四十三
君臣相須之体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
以康兆民
同官為僚暨及也使說表倡之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必若欽于是命其惟有終乎掘井九仞而不及泉
猶無終也雖然繼天之命於穆不已何時而終乎
夫是以有惟斅學半之論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
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木之從繩雖曲必正后之從諫雖狂作聖學問之
移人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聖人分量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是為冢宰始臣之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
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王為元后公侯伯子男皆君也公爵最尊天子諸
侯皆有大夫庶官有師有長皆奉綱之言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
書說三　四十四
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
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天聰明聖法天臣欽順其君而民聽焉出其言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惟口起
羞也甲冑所以衛身也人莫不自衛而後兵戎興
焉衣裳在笥必自貴重勿輕出輕出則人亦賤薄
之矣無瑕者可以戮人干戈之伐必自省也凡此
王當戒之信此能明則無不美者
惟治亂在庶官〻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
其賢

官無小大一官廢則一事不治逆害大体官私昵
爵惡德咈天違理人心不服邪惡得志亂必及民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寡慮易也多慮患也易多敗慮不及事不易不悳
其惟治乎動惟時中其會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善與人同舜所以為有君德也驕矜起於自私一
己之善猶無以容之况能以天下為度
惟事事乃其有備無患
及其閒暇般樂怠敖刑政不脩患至而圖之何及

哉
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小人雖豢啟寵即納侮玻使狀敔皆侮道也蓋藏
而不用其情焉為恥過恥過即作非之端孔子曰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政事醇疵一一而治之則獘〻然矣端本澄原惟
其所居何如耳禹曰安汝止汲黯謂武帝曰陛下
內多欲而外行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簡與瀆皆弗欽也說以冢宰論事無非其所當言
者其間不無有司之事而亦必本於君德說救數
條列類皆高宗所闕剗磨洗濯乃猶有不能盡除
者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是為干戈者窮之
戒祖己曰典祀無豐于昵是為黷于祭祀之戒說
皆有所預見其言不虛發也扁鵲視病方其在皮
膚而易治腠理深矣腑藏何及此二事高宗中之
稍深故其證狀終一發見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夫豈不行而無聞焉憤而已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知行難易何如曰皆難知須透徹大知非小知也
大知致知也知之至也智光融照動與理會茲豈
易事哉雖生知亦必有用力處高宗罔聞于行厥
終罔顯之語誠有疑處未能全徹却是知有此事
說弗視地厥足用傷足與目相為用此喻極的當
非識得此理何緣能出此語故其求傳說之助切
也大抵行與知本相須也孟子論智聖巧力只
是知與行爽患行得到而知未尽故有中非爾力

之語余嘗謂求賜皆知之矣雖巧而力不能到百
步之外箭至中道而墜巧果何施然則孟子論夷
惠是知處欠傳說與高宗言是行處欠行所能至
知或及之行處無力所知亦能退落故傳說教高
宗力行以致高明光大之功其實真智全力即是
精一之學皆非易事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
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周公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本受道於甘

盤也又曰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孔氏曰小乙
欲使高宗知民閒之艱苦故使居民閒此言遯于
荒野爲合遯于荒野固爲知民事亦當爲從甘盤
而學也甘盤不仕來學往教之義古人嚴之入宅
于河王都在河北時自河徂亳從盤庚遷亳也歲
月非不久及其終無所顯明自言其學未竟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
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自其在心爲志而訓之故謂之格心作如遯不作
人之作猶麴蘗作酒醴鹽梅作和羹也交修言不
一也隨事切磋之不使有微小遺失也邁行也說
以力行要高宗故高宗有克邁之言焉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春秋天子之事稱王人本此天子稱王人不敢斥
尊猶今稱陛下也王人求多聞實將措諸事業而
不於古訓則安能有所獲事不師古創意立新而
爲之源流不接損益無章必無可繼之功高宗三
年不言恭默思道一意於其內學聚問辨識闕焉
約而不博傳說恐其不足以建事故以多聞之求

古訓之獲爲論學之旨亦教其所不足也然而高
宗爲有本矣子貢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其大
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仲尼焉不學子
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吾一以
貫之夫無所不學而一以貫之所以崇德而廣業
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
憲其永無愆

遜順也高宗求訓志之助故傳說有遜志之言高

宗求道誠箴矣徒思不學久之必殆故傳說學于
古訓為第一語博其外也惟學遜志為第二語寬
其內也遜志優游不迫也務時敏孳孳服膺不失
也遜志務時敏即孟子勿忘勿助長也張范陽曰
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有心得厥修乃來與道
相應自得之也允信允懷于茲信保不變無間斷
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而道積與瀓等变節
非積也斆教也教者學者至此各及其半而已記
曰教然後知不足遜志務時敏允懷于茲教者猶
有所指授自此而往豈有法可傳哉故困學者用

力至此亦常患不足故中道而廢高宗謂雖受學
於甘盤而未竟故傳說以斆學半為言蓋雖甘盤
教亦止此而已然則一念始終典學之功在人自
致焉耳典常也一念終始必常于學則厥德之修
有不能自覺者純一正念更無它念此是多少學
力道積矣而學不已於是乃入聖位始敏中懷終
念皆其致力處也始來中積終罔覺皆為道之候
也譬之植苗發穎栗皆有其候焉孟子曰流水之
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
達此之謂也來積罔覺皆有梯級熟而後進故謂

之章如篇章之章如章程之章非可以涉而至也
狂狷簡率雖有可觀而不純粹不精微久久其病
皆出厥修罔覺其學成矣將舉措之事業而先王
成憲無所鑑觀則未免有過失大匠誨人必以規
矩雖聰明如堯舜其治天下必稽古成法師曠不
以六律不能成五聲離婁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學到
聖人地位方能如此後世學者喜作而不喜述輕
妄叉古非是為之識見却是欠學問識見深遠無規
矩準繩故其病如此高宗識見高傳說預見其形

象故終始訓攻之始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
匪說攸聞終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其
致意深矣罔覺之修成憲之監高宗之學有体有
用高宗自謂德不足以正四方乃至一言之不敢
發既相傳說數語本末兼舉隨闕而補之應病而
藥之致君之學可謂盛矣雖然夫子有言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則說之自
致者猶未知其所終也其教高宗奚敢不知困哉
尽其辭語所及而使高宗自致者終不可見教者
學者成半而已矣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古人相業必有次序孟子曰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首務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冢宰相之職則又其次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尒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尒克紹乃

辟于先王永綏民
此非一時之言史氏次前後以成書高宗之學大成矣是以四海之内咸仰其德而高宗歸功於說以為教之力終教學半之言也不曰教而曰風風有感發之義大抵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股肱非其人則不可而必聖臣乃足以居此選惟伊傅足以當之惟湯高宗為能知之湯格于皇天伊尹作之也學至於格天則至矣高宗以此要傅說則終始典學之訓實能不畔於其師乂治也大畜不家食吉養賢也說已為高宗出紹辟綏民皆其所當自任者而後說不為虛出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之言真可承堯舜禹湯之緒非其學之成莫能至是說對揚之以為可布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說命上篇傅說置之師保之任衣諫誨中篇為冢宰論事指適高宗關夫切磋之下篇論典學全功高宗遂入聖域

高宗肜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祖己臣名祭之明日又祭殷曰繹以高宗名篇史追稱初名必異稱其廟名者以其不能失德也史記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初甘盤中傳說末祖己皆聖師高宗自立之地誠高矣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應天變其事不一格王正事其先者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天監視下民其義為有常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而降或永或不永天未嘗夭之也民不作德
故中絶其命天人相與之際誠難知也而其可知
有常者如此耳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旣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順德則永不順德則不永今民乃有不順德而又
不聽罪者然天必信其命不可欺也必正其德不可
抂也其人猶不知儆戒乃反曰其當如我何私其
一己取必於天故以福爲可儌而禍爲可移是爲
不受命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五十三
書說三
王之所司敬民而已民爲天胤胤嗣也天子天之
元子也其民支庶也玆無非天嗣者使天子宗正
之耳天之愛其子甚矣壽考安寧天實錫之人
君誠能若天敬民皇建有極使五福均被則受祿
于天而何用豐昵祀哉王者祭天地祭山川祭社
稷宗廟無非爲民者昵猶褻也不用常典則爲褻
傳說曰黷祖己曰昵黷昵一義孔氏曰近夫子曰
丘之禱久矣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秦漢祕祀
之興豈爲誠君道哉豈足與言天命哉文帝
除秘祝令祠官勿私禨於道矣其後忽以方
士之言置渭上長門五帝之祠怪妄驟作與其平
日所爲絶不相似幸其覺悟貰誼鬼神之對始自
以爲不如誼而諸祠皆罷覽其遺詔則超然於生
死之際矣漢秦以來人主不求神仙即與秘祀
大抵畏死耳觀祖己非天夭民之語高宗疑若亦
爲祈長年者夏帝孔甲方好鬼神事天降龍
二三代以前常有此等事周官致天神致地祇
致人鬼物鬼秦漢寶鷄神光皆是然則雖雉不足
怪也高宗何爲能如鬼神之情狀者而獨未免
以天壽二其心則害道此祖己所爲作訓也理
五十四
書說三
性命一貫之學也說命三篇窮理盡性高宗之
學猶矣至此始能通於命而其道備是故學與
止法
高宗之訓
亡
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仲虺曰肇我邦于有夏若粟之有秕若苗之有莠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西伯戡黎序殷始咎周
夏商之事皆然是必不能容也乘勝也黎今潞州

黎城將商畿內諸侯祖伊臣名祖己後受帝乙子
史記名辛天下謂紂孔氏曰紂受音相亂謚法殘
義損善曰紂武王稱商王受受紂果音亂則紂非
謚矣薛士龍曰西伯武王說苑將高稱武王為西
伯紂使繼文王欲奉辔觀政乃乘黎也黎與紂同
惡武王聲其罪而伐之以諫紂此所謂觀政戡亦
勝矣按文王獻洛以西之地於地是則紂以前二
伯地域自洛分至文王獻洛西地始自陝分其後
周人因之黎在陝東非西伯所統治武王越陝入
商畿內有所誅討蓋以動紂也故祖伊恐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
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
戲用自絕
訖絕格至孔氏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
之皆無敢知其吉者紂罪多矣一語蔽之曰淫戲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紂自絕于天故天棄之而猶不悛或酣縱或暴怒
未嘗一食能自安也不復虞度天性喜怒哀樂
不能知其所由生斁廢典常無蹈率典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
如台
摯古訓至大命不至謂亡紂大命胡不至也王亡
其如我何史記湯誓夏罪其如台高宗肜日乃曰
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皆作其柰何夏衆
率怠弗協而後湯伐桀殷民罔弗欲喪而後武王
伐紂此之謂時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
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
爾邦
反復參列即日喪亡指汝為功會當有誅戮於爾

國中者紂敗赴火武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
旗紂罪浮于桀故祖伊以為當誅紂不畏罪自反
而委命於天蓋至於此則不復可救矣故祖伊
以為即喪之候而武王誓師亦援此言之武王
乘黎祖伊諫紂是猶望其能改也而紂方無
忌憚如此於是殷之賢臣或去或默或死而殷
遂亡世謂祖伊之言直紂雖不改終不怒猶賢於
漢唐中主殊不知自古未嘗有救諸諫臣者紂
實啓其端秦漢以後人稍習見之紂作俑逆
道悖德武王行天討遂指以為罪紂忌於祖

伊而不忍於此不勝其狠至此乃發耳世遂以祖
伊不死為紂咎德豈非過乎或曰乘黎而紂攺
過則何如曰是武王之心也須假五年但自泰
誓未出師以前紂若攺過事數不同聖人行事
進退常有餘地也文武從來未嘗失臣節於紂聖
人格天事業使武王能感悟紂紂攺過君臣之際
必當更有可觀是里事未可見方伊尹之放太甲事亦甚
厥矣太甲思庸伊尹奉而還亳太甲方歸功於師
保雷風之變成王自以為弗及知由是委國一聽
於周公大抵聖人之所為不可以常人論也然

紂自棄黎後其惡愈甚泰誓之師既出安
可復在君位哉或曰祖伊言於暴君而其直如
此非保身之道曰非也殷亡將至直言猶恐不
入何暇婉乎幸其見聽耳不聽祖伊死何辭焉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錯亂微子紂兄名啓〻母賤不得嗣微國名孔子
家語微或作魏讀從微父師箕子紂之諸父為太
師箕國名少師比干微子數諫不聽將去故告二
師紂錯天命而亡比干諫而死微子抱祭器歸周
存商祀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卒不臣周皆所以正
天命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
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順道而告之殷其弗或治正四方矣或之云者猶
幸其能反也底致也湯致其功業遂陳列于上我
紂也今紂乃用沈湎酗醟敗其德于下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〻非度凡有辜罪
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

殷人無小大皆好為草野竊盜内外姦宄貪縱成俗

不奉不厭其卿士大夫相師為非度舍匿過致
罪聚關界故違失有罪不能常獲小民無所告愬
方起而自相為敵讐是則禮義廢恥刑政禁防擧
無可恃者必亡之證也秦漢隋唐其季世皆如此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涉大水無津涯沒而已殷遂喪於今至矣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
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又告之意轉切矣吾憂而狂不能自制家居耄亂
欲遜避荒野今爾無指意告戒我失遺顛隮其何

如哉微子有去意而未決與二公謀之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
罔畏畏咈其者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
犧牲牷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
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箕子亦順道而告之紂錯天命箕子微子之村告
語必順於道事變不同道常在也天惨毒下災殃
荒亂殷邦方起而酗酒不畏其所可畏咈戾耇老
長者舊有位之人殷民更甚無忌憚乃奪攘盜竊
祭天地犧牲粢盛有司失職既不禁禦鬼神亦容

其行食而無災咎豈不覆顚殞之矣下視殷民所
用治之者皆讐其民而歛怨鞅咎刑殺而無不用
招召敵讐無有懈怠上下之罪合而為一多所股
削瘠無復有詔告其非者蓋至於此而其亡決
矣色純曰犧体全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
商今其有災殃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商今其有災我起而諫之必受其敗商若喪亡我
當為臣僕而猶恐無其所此言紂必死也紂存則
為師保紂亡則為臣僕貴賤之異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自靖
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詔告王子出亡以存商祀於王子義分為蹈道刻
薄微子以母賤不得立則商之薄也孔氏曰箕子
謂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其說
恐有所傳為商王元子而賢宜存商者也倘留而
與之俱亡則商祀必絕雖我亦顚隮矣各務安靖
度義審分以自獻於先王行遯非吾之所得為也
箕子師也師不當死亦不當去商亡欲為紂臣僕
紂死不得行其義分也少師無一言自見自分以
必死也周官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少

師蓋如周保氏以諫為職也自分以必死何也以
諫為職諫既不效君喪國亡而不死得乎紂雖不
殺之則亦奉紂以死耳無一語詔微子何也尚冀
其言之見聽幸而不至於亡也惟國未亡而去遠
雖免身微子之事最為難處故與二公反復言之
存商契祀之配天又七八百年其獻於先王者如
此故夫子皆以為仁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書說四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度孟津作泰誓三篇

周自后稷封邰至于不窋失職奔于戎狄之間又二世至公劉修后稷之業國於豳今邠州二水縣又九世至亶父避狄遷岐因號周今鳳翔岐山縣是為太王子季歷是為王季子昌是為文王都豐今永興長安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鎮是也子發

是為武王都鎬今昆明池鎬是也序為十一年書十三年史記作十一年與序同按書序伊訓泰誓書年皆有義伊訓防疑泰誓闕疑書十三年當是傳寫至夫子時已誤夫子以周史考實為一年承書之誤不改而自於序正之蓋闕疑之類也一月夏正月周為三月稱一月存夏正也一一月戊午蒙上十一年十一年一月也孔氏以為十三年正月欲就書十三年而於文斷絕不屬須說乃通非是自漢書皆以武王伐紂承文王之志故不改先君數年通九年大統未集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為十三年亦非武王繼志述事何待於不改數年而告終易代史不記實自與此是當為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一月建寅之月孔氏曰孟春孟春建寅豈隨王而改邪史記作十二月蓋以為未改商正也亦非商書猶自稱十二月未嘗稱一月也戊午以武成推次為孟春正月二十八日

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稱春則序一月為建寅之月矣此與春秋不同春秋書王書正月則為時王正月加春於其上以為正雖改而四時之序不可改此獨書春則當自建

寅之月始詩書書月皆不改夏正會孟津未濟誓衆諸侯大會故名泰誓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者於諸侯為友詩亦曰邦人諸友冢大諸侯各長其國故稱大君御事治事自公卿大夫下至庶士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人與萬物俱生而人為靈聰明出類為君父母斯民亶誠元首天子稱元后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
于尔百姓
弗克敬天紂抗悪之本天猶弗敬視民何有天為
民立君而殘害萬姓如此豈所以為民父母哉沉
湎嗜酒冒亂女色心志内蠱聰明日喪遂至於敢
行暴虐無所畏忌天討有罪而濫其族天命有德
而私其世天覆燾生育而賊削之以崇飾非度皆
為弗克敬天也崇土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
水曰池

書說四　三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紂惑天理至此極矣故殺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言
也而又歷數其罪如此深薄殆甚歟非也惡必若
桀紂德必若湯武而後可行放殺之事歷數其賊
仁害義為獨夫之實使天下後世共知之而亂臣
賊子不敢以藉口而誣其君然君子猶曰紂之為
悪不如是之甚夫會者數十萬一語不實其敢出
諸口哉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
史記紂作炮烙之刑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
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羑里獻洛西之地請除炮
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經自焚炙
忠良刳剔孕婦以上其事皆在文王專征伐之前
文王既賜弓矢斧鉞於是伐密伐崇大勲未集而
文王終紂使文王為西伯專征伐是則紂猶可輔
也
肆予小子發以尔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
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
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豈惟無悛心而反甚焉孰能懲其侮哉殷民議竊

書說四　四

犧牲牷用乃能責命于天皆乘黎之後觀祖伊箕
子之言則乘黎為觀政斷然矣雖商之賢人君子
皆以紂為當亡而猶須暇之五年則乘黎為武王
六年又五年會孟津為十一年先儒喪服三年還
師二年皆牽合十一年十三年與須暇五年又史記
文王伐飢（或作耆） 祖伊乃告紂皆非泰誓文王武王
事皆有次序詩文王無伐（伐疑）

武王以君師自任而不能出斯民於塗炭使日遷
善遠罪則為越厥志矣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
三千惟一心
雖有其德必視其義武王之行天討惟其義也故
另常以時義義而言臣億萬億萬心德義不足以
協之雖三人亦各行其志耳臣三千惟一心德尊
義正安得而二三哉雖然伯夷叔齊猶自以為衣
仁而得仁夫是以知道之難盡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書說四　五
貫如繩貫物之貫紂之不善非一事而同歸于亂
如繩之貫物聖人之祭天盛矣天命在武王不能
順天而封之其罪與為惡者鈞是故此義為嚴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
爾有衆底天之罰
詩文王受命作周書武王受命文考一意周官太
祝大師造於廟宜于社類上帝伐商王事也故師
祭皆以王者之礼達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無疑也
天祿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

四海時哉弗可失
觀民情竊皆可以占天意矣天且亡厥然而弼予
一人非心力之一莫能濟也聖人所以盡人事者
又如此一失此時四海又至何時而能清邪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既濟次于河北待諸侯濟諸侯畢至王乃無循其
師而警之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西方諸侯從武王以西伯行師正大義東方諸侯
書說四　六
匪厥玄黃昭我周王盡皆附于周矣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人性本相近吉凶之習愈熟而愈遠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弃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
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力行無度惟日不足也老人面凍梨色則犂當作
黧明家脅權以權力相迫脅此所謂卿士師師非
度小民方興相為敵讐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
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下國諸侯之国幽王将亡何草不黄漸〻之石皆
下国剥詩其毒天下矣
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
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
王
浮過剥落也元良皆善也剥落喪亡不使復存者
易剥上九碩果不食剥至此極矣譬之於果李猶
存此大者庶幾其食則事尚可為也剥喪無餘国
豈能復立哉此皆親政後事親剣脉刳心紂深誠
過於桀殺一婦人非其忠已為逆害況諫輔子此
書說四　七
必當誅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武
王為有天命矣犯曰国家将異必有禎祥国家将
亡必有妖孽見乎蓍亀動乎四体故至誠如神夢
卜之協其禎祥之先見乎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徳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徳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恭〻
夷平既皆平凡之人而又離心離徳雖衆何放於
亡治亂曰亂夫子曰有婦人焉閎散顛括望旦爽
餘二人失其傳或曰高佚周至也其子膠鬲之爲

皆不能敌仁人言其志在生民
天視自我民視天聴自我民聴
以人占天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湯曰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武王亦云故之於
水火之中不足言也必能使之共仁共讓人人有
士君子之行則為君師之職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殺伐用張
惟湯有光
天命如是安得不往湯誓師於国中已作此語武
書說四　八
王濟河入商地益深始自以為必往則前此為未
必猶俟其改欲湯武侵疆取凶残伐功乃張大湯
伐紂武王継其事章明天命人心取予為無私故
於湯為有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〻若崩厥角
勗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夫子以為行三軍之道
寧執不敢敵之心紂之威百姓懍〻若崩摧其角
如其以無道敺之人猶為之赴敵其可忍之乎
嗚呼乃一徳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時是厥明戊午明日諸侯之師濟河猶各爲營壁
今始分隸六師王乃徧巡行陳而誓之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惟其類也
今商王受押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
五常仁義礼智信不知德義之可尊而押侮之夫
是以荒怠弗復居敬不循天理日濟其惡故自絶
于天臧德彰聞流毒天下故結怨于民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
書説曰 九
姦回放黜師保屛棄典刑囚奴正士
紂多怒而喜殺兇邪而疾正習與性成迷而不反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婦人
淫褻是圖而至尊之欲猶不恤雖能與易之禹曰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
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紂罪亦不出傲慢
淫虐朱之惡未及民堯知其爲不肖禪舜未遂以
殄厥世桀紂毒民已甚湯武正其罪而放殺之湯
武遂有天下而夏商之世亦絶皆天道也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尒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祝斷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
乃汝世讐
衆非元后何戴撫我則后也后非衆罔與守邦虐
我則讐也舜禹湯武之言同天下畔之是爲獨夫
紂大惟作威以酷害其民凡其民之子孫皆得讐
之故謂之世讐（伍員復讐義出此）王師將臨其國都於是
正君臣之名義曰獨夫見其爲當誅也孟子曰聞
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又予有親君臣有義親
一體而不变義有合則離
書説曰 十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尒衆士殄殲乃
讐
取彼凶殘殄殲乃讐皆見其罪爲不可赦
尒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
顯戮
迪蹈毅敵爲果致果爲毅登成辟君武王於是而
有天下三誓而後及賞罰行陳既立始以軍法臨
之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受克先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論父子繼述之義蓋不獨文武之事爲然故中
庸以武王對舜舜爲大孝謂其能諧瞽叟也武王
爲達孝謂其能繼文也而又有父爲大夫子爲士
父爲士子爲大夫之論天下萬世之公言也周誕
受多方皆文王明德致之若武王不能克紂事勢
一變議論轉移或且上累文王故誓師終篇反復
於文王興罪有罪然則其事誠重矣湯武之事後
世或移於君臣之際而不知父子之間更有所難
也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非聖人莫能盡其道

戰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十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
誓
戎車五戎戎廣闕屛輕車獮而正副合周官虎賁
氏虎賁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孟子武王
虎賁三千人史記同序之傳恐誤武王曰予有臣
三千中間當馳道者也牧野在衛州汲縣商近郊
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甲子二月四日昧爽爽明早旦古者国郊置關師
旅不入乃誓言遂戰矣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伊耆氏軍旅授有爵者杖王以黃金飾斧爲杖白
旄以號令逖遠言其至此遠矣上下同勞苦勞之
且厲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
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自諸侯至庸蜀諸蠻皆軍師長歷數而誓之軍法
賁師也鄕治三鄕治國事也泰誓六師此惟三鄕
省周本三軍諸侯以師會于孟津至河朔始以王

者之制合爲六師其師蓋羅欽亞次旅衆次於鄕
之衆大夫二千五百人之師帥也師氏王舉則從
使其屬帥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是
爲王衛者五百人爲旅〻有帥本一黨五百人之
長州黨族閭比皆有聯千夫長蓋聯二黨而置一
長百夫長卒長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蠻夷屬周
庸今房州竹山縣古庸國蜀今利州春秋戰国時
爲蜀侯國羌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春秋允姓
瓜州之戎入居中國秦漢間氐羌錯居四方今疊
宕松諸州皆羌地周初未必然也濮多種左氏稱

百濮寧與麇庸叛楚麇在今荊門軍當陽縣濮當
在今江陵界此庸蜀羌濮之見于書傳可攷者影
微盧彭則難考矣或曰唐姚州有微水蜜戎州鬻
摩有微擊二州今瀘州古巴子國又今雅州有盧
山縣彭今眉州彭山縣有彭祖冢死此名稱雖同
未必是惟濮以濮水得名春秋巴嘗與秦楚滅庸
亦大國或恐本盧改色不可必也
稱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營甫之使聽誓稱奉戈戟比合干楯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

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紂之酗害蓋出妲己遂至於亡通国之人怨之故
牧野誓師指以為罪首傾人心也史記武王斬紂
太公斬妲己
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
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
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紂淫酗而昏弃其祭祀弗弱弗親維陳設而鬼神
弗答弃其宗室遺老王父之母弟不以恩礼接之
使不能蹈其常王父母弟屬尊且親似指箕子而
惟多罪逋逃崇長任使為大夫卿士使為暴虐姦
宄此皆箕子微子之所以或去或囚而比干之所
以死也豈有一語疑誣之哉牧野誓師語簡而旨
嚴妲己當誅逋逃害義暴民甚者惡來飛廉之屬
故特見之記曰仁者人也親〻為大義者宜也尊
賢為大紂罪起於淫昏始不敬終不仁不義多罪
逋逃為大夫卿士立政所謂義民棐德弗作往任
是為暴德者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
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

止齊焉
愆過伐擊刺進不過七步殺敵不過七伐必止而
齊一之戒重而堅整務為不可敗擊刺自四積至
七見其為不得已也
勖哉夫子尚桓〻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桓〻威也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能含紂來奔弗迎殺之使聽役于我西土
勖哉夫子爾所謂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夏商誓師皆舉戮之罪蓋古法也此無之文王罪

人不孝遂為周家法
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殷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往伐而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此出師大節其
間政事首尾皆識之尚書右史記言此無識政事
書名武成武事成也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
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漢律曆志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旁近也近死魄月
二日也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古史官紀事必
書說四 十五
書朔望死魄生明占步最準莫明也武王以一月
三日行自周往伐商至四月三日還歸在豐凡九
十日往不踰時凡稱周皆鎬也武成首記伐商往
返日月序所謂往伐也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
天下弗服
天下同猶有未服者乃偃武修文歸馬放牛以示
之此與舜舞干羽意同歸馬放牛就牧也華山桃
林皆在華陰縣華州禹貢屬雍無有豫地周職方
豫州其鎮曰華山是也周為畿內之地鄭桓公友
封邑一名咸林春秋為秦晉地華記云山分秦晉
之境鄗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桃
林即潼關左傳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歸馬於華
山之南放牛於其北史記載武王之言曰粤瞻雒
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縱馬放牛偃干戈振
兵釋旅示天下弗復用然則作洛武王意也故序
符表邪歐對往伐秦敖倉在滎陽漢武庫在洛陽
實建雍洛據天下全勢皆為識此意者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
戌柴望大告武成
書說四 十六
自此以下皆識政事祀廟始用天子禮樂稱周廟
新視聽也六服侯甸男采衛要舉侯甸衛詳近而
錄遠也要則略矣駿疾奔走執選助祭燔柴祭天
望祭山川祀廟齋三日乃祭天先廟後天特祭天
配稷故祭廟尊祖而後配焉其序當如此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魄生明死既生魄望後一日
王若曰嗚呼群后
自先王建邦啓土以下至一戎衣天下大定專言
周之所以興于是后稷大王王季文王皆稱王商

契玄王蓋追王也周既王稷又自大王而下於是
以王言告諸侯非天子不制礼不作樂也數見孝
思必告群后天下之公議也議定明日乃祀廟
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
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
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
集
先王后稷建邦啓土於邰為周始祖公劉修后稷
之業篤厚也詩称為公劉大王避狄從之者如歸
市王迹基於此王季在商武乙太丁帝乙之世有

㩦戎之功商王錫圭瓚文王為西伯克成畢世之
勲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王事也故為受命之
始大雅為文王受命之詩大明為武王復受天命
之詩緜緜為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之詩此追王本
指大邦畏其力不敢暴小邦懷其德有所恃詩曰
爰整其旅以遏徂莒自專征九年而大統未集武
王承志伐商而天下歸之昔湯有天下而尊契是
為建國始祖則周尊后稷無可疑者推原王業所
自來追王斷自大王以下公劉非無功德而非王
迹所由興故亦同之於群公此皆為天下公議武

王周公之所以為達孝者也文王九年大統未集
先儒皆指為稱王之實紂在而称王斷無此事若
文王已称王何以為追王九年自專征伐之後九
年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
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
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
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華夏蠻
貊罔不率俾恭天承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

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告于皇天后土即出師類帝宜社也過名山大川
用事祈福此其祝辞也武王自稱有道指紂為無
道曲礼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天生萬物
紂暴絶之民同非天瀆紂害虐之為天下逋逃主
如魚鳥萃于淵藪仁人十乱聖智仁賢義理之會
應天順人四海帰之綏安玄黄幣昭明我周王之
行大罰此豈人力哉天休震動用是皆附周大邑
猶京師衆大之称也篚厥玄黄昭我周王非類帝
時始盖入商境乃有此事隨所過山川祝辞始著

此語至是類聚詔告諸侯以見伐商爲恭天承命
告於天地鬼神而無愧也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
爽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大明曰會朝清明徐州鴆曰王以癸亥夜陳未畢
而雨故孔氏曰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要之戰
勝不勝雖人事必有天意焉紂師前徒倒戈攻于
後以北則爲佑周之休命也殷亡周興在此一戰
聖人豈敢自謂人力能致此哉史語收野諸侯兵

書說四　十九

會者車四千乘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諸侯
皆畔矣豈待交兵欲辛乃前攻其後以北是則無
一人不畔豈非獨夫欲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蓋
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至殺人血流漂杵孟子以
仁義說齊梁之君抑揚其辭如此七十萬之衆前
攻其後奔逐崩潰安得無蹂踐殺傷故史不沒其
實以見征伐之不如禪讓聖人之所深慨也一服
戎衣而滅紂天下遂定
乃反商政政由舊
反紂暴虐荒亂之政盡用湯太甲祖乙盤庚高宗
舊政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囚奴徒報商容紂所廢賢者閭里門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散財發粟以代天下之貢賦鹿臺在朝歌城中新
序曰大三里高千尺鉅橋在洛州曲周縣紂之亡
豈爲無財積邪賢者民望財粟民命故反商政以
禮賢爲首而賑發次之
列爵爲五分土爲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爵公侯伯子男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書說四　二十

里紂罪比罪人崇長逋逃列爵分土建官位事豈
復遵用典章哉於此悉反之於先王之舊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五教五典食養生喪送死祭追遠皆人紀也
惇信明義崇德報功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
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崇德也封功臣師
尚父爲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
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

篆餘各以次受封報功也
禹洪而天下治、
夫是以謂之武成周人八百年規模盡在此

洪範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庚紂子一名祿父立為殷後湯既勝夏遂黜夏命封夏之後武王勝殷卽以殷國之紂子武庚不改其国事稍與湯異至武庚叛周始黜殷命封微子於宋悉如夏事序稱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則箕子無所歸矣歸周非箕子意故又用春秋例稱

以歸箕子本欲為紂臣僕紂誅不得行其志武王尊礼之强以歸周行武王之意也箕子終不臣周受地於朝鮮而君之行箕子之意也箕子傳洛書武王有天命故箕子以其學傳武王而作洪範道之大公非一人之私也九疇之錫彝倫之序箕子不敢廢斯道也洛書於是始有章句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不稱年而稱祀箕子之志也不改丑正歲年序事自用商家舊制武王不敢違其志也箕子居周已二年熟覩武王以為可以傳道而後武王款問焉

史記克商後二年問箕子天道十一年克商後二年為十三年史記又曰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贅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乃有継之辞非含卒而問也陰默隲定相助天地之性人為貴天默定之也相助之使協其居人君之職也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雖矣彝常倫類武王自謂不知其所由秩將無以協民之君道君而無救則近於禽

獸豈天恵民之意哉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陻塞汨乱鯀謂土能勝水故塞之水失其性而火木金土之用俱廢故謂之汨陳畀予洪大範法疇類斁壞鯀塞洪水逆天害理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由是而壞九疇始五行五行汨則無以叙彝倫然則洪範本五行由五事而下皆其流衍也鯀治水而懷震愈甚此為震怒之實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禹疏九河陂九澤皆行其所無事萬物各得其性而彝倫叙鯀湮死禹嗣鯀國改封夏故禹有天下杞鯀配天廢興之際皆有天命焉古説神龜負書或疑其迂怪難信非也伏羲畫八卦伏羲之前非無易也禹叙九疇禹之前非無書也本有此理聖人發其妙耳龜馬則其開先也易繫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伏羲乃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理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是則不獨觀法於圖也漢儒謂六十五字列

於龜背爲洛書本文則誣誕矣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本乎天者皆陽也本乎地者皆陰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父坤母陰陽交感萬物化生是故洛書始五行五行式序而不乱自五事至福極各致其用爲人稟五行之秀視聽言貌思即聖賢事業而主敬盡心知性之學也八政自農始農飲食也而無政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協合也堯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必合而後祈困爽陝無所差忒焉皇極其次曰五居中布數所以統類九疇也是故皇極建則九疇叙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傳此道也乂治也剛柔勢敵而爭德合而平必合自勝其偏同歸于正直則治安之道也雖然剛柔固有不易之正体也一察其体陂僭生焉治何由立將改也天下未嘗無可疑之事也稽疑所以通之鬼神之情也人謀鬼謀此理不易惟明則不惑庶徵知同天人之際也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聖人豈嘗一念不在是哉躁運動之机現災祥之変念念相續以身爲驗其怙神者之所爲乎福極歸之于天也福爲可嚮極爲可畏是爲天命之不可易者歸之乎天聖人所以罕言命也此九疇之叙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其生數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五行之一其性

者也水位於北以陽盛陰故潤下火位於南以陰盛陽故炎上木位於東金位於西皆陰陽半故木有曲有直而金從革水生木故柔而能剋大勝金故剛而能柔稼穡土功之著者也曰盡辭也爰於也土無不生稼穡不可以尽土之性故不以尽辭焉其曰於者謂於此而施稼穡之功也致用曰作苐豊草種之資茂草亦生於土妨穀則芟除之五行致用有人力焉有色有聲有臭有味獨出冬〻物成致養也物之生也皆有五行之性隨其稟之偏者而勝焉是故合變化分剛柔而爲物之情可見矣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無不恭言無不從視無不明聽無不聰思無不睿本有之性也不恭貌之情不從言之惑不明視之蔽不聰聽之惑不睿思之塞逐物而失之者也孟子之道性善原其本然者耳故曰若夫爲不善非材之罪也是故五事以敬致用敬無作止無將迎無取舍無回互無依倚体其自然而復其初故曰敬盡心知性之學也能盡其性則能致其用矣望之儼然恭作肅也言而民莫不從從作乂也旁燭無疆明作哲也百姓效能聰作謀也大而化之應作聖也惟聖人爲能踐形衆人則累於形者也君子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勿言非礼勿動學爲聖人而已矣五事之次與孟子四端同人之道仁義而已禽獸有形而無貌有聲而不能言本無是也稟其偏者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以養生貨以懋遷祀以崇本工以利用教以正德刑以詰姦賓以交際師以禦患八者政之所自行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故食貨居先生民曰漸之寖寖烝之浮浮后稷肇祀庶無罪悔后稷樹藝五谷遂以肇祀以祀起敬則民不苟也故祀次之器利用足故司空次之食足用利而教興焉故司徒次之刑以弼教故司寇次之所以相交際者不可廢故賓次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廢故師又次之賓者非獨施于來諸侯通四夷而已也殺越人于貨昬不畏死不待教而誅之食貨祀賓

師稱其事通乎下也司空司徒司寇稱其官制乎上也正法度數數制刑必自其上出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星十二歲一周天所以紀歲月一日行天十三度而竊二十九日過半而已周天與日會所以紀月自夜半至明日夜半日一出沒行天一度所以紀日星二十八宿辰其次也日百刻工十八宿晝夜迭見而天行周又二次故曰十二辰亦曰十二時所以紀星辰積辰而為日積日而為月積月而為歲推曆命數以彰往知來六位時成變化之道備矣故歲月日時皆協於此而分齊焉齊其乎夫是為天道堯舜禹之授受皆曰曆數在躬紂弗克若天天命已改授而猶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猶足與言天道哉易之革為治曆明時之象而其彖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

五皇極

皇太極中不曰大而曰皇何也皇君德也皇極稱皇稱王為其有是大德也不曰中而曰極何也極之為言至也盡也中則至矣盡矣是衆理趍焉故先儒譬之屋極言衆木之所輳也譬之星極言衆象之所拱也是故皇以君稱極以理稱盛德之形容也其實即大中也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皆自為對而五為無對無對故体大一九二八三七四六分據八方而五居中居中故理合夫率天下於仁義中正小則無以受之易火在天上大明廣照為大有之象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皇極遏惡揚善也五福天之休命六極其威命也錫福而戢旋中咙極所以順天休命也天豈欲人之為惡哉舜之善與人同伊尹之以斯道覺斯民有是大者也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則不足以為是大矣

皇極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何以為有極有生於無無不可名象及其有則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彰焉必能大建此有極使斯民嚮福而畏極而後人之道立矣五福民本有之也皇建其有極而民作德是故安仁而壽明義而富恬養而康寧秉彝而好德明哲保身而考終命是為斂而敷錫之其實則皆其有本也一協於極而五福皆備故謂之斂保之言守也民莫不汝極矣而仁不能守之則有時而遯必又以汝之保極者

錫之孟子曰王者之民皥皥如也殺之而不怨利
之而不庸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夫如是而後可
以保汝汝試王也使武王任其事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
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
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
其惟皇之極
詩曰宜民宜人民萬民人有位君子也庶民無有
淫朋之朋有位士君子無有比周之德則惟上之
人大作中而後有比人之為惡有朋有比則根據

盤固嫺跋論胥怡之為難苟無容德念疾求備皆
非惟皇作極也觀殷頑民非武王周公大德豈能
善法之哉武王為有所受矣猷道有猷賢也有為
能也有守有節行也有猷有為有守協於極者也
汝固當念之為曰惟帝念功其有不協於極而亦
不罹於可絕之惡則大受之孔子思中行而不可
得則又思其次者狂狷之士不可以入聖人之道
則狹矣而汝也康安也汝安汝顏色而語之曰予
所好者德也使其心悅意景是為汝錫之福而是
人斯亦其惟大中之趨色之康心之平也念疾一

作則大聲以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矣有猷有為有
守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則受而教之並容
乎施是與天地同量是為皇建有極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
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
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煢獨無告常心為易失也先王發施必先之者不
敢虐之也高明有位祿者也苟弗能使羞其行與
有好于而家而爵位之是畏之也無虐煢獨而畏
高明一視同仁欲其俱協于中而已羞進也羞行

進德也雖有能有為而不能使進德則辨知捷給
射御足力而不仁多財好勇而不義皆足為亂而
邦何能昌正人長官也康告惟厥正人正長以德
選參佐以材選穀祿有家既富而又方賦祿不絕
乃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朋淫傲虐之作是人必自
陷于罪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彼豈能感恩知
義亂臣賊子皆發于驕奢淫佚其作也汝必罹其
咎矣商世家之患已作盤庚具乃貝玉先惡於民
紂草竊姦宄胥相戕皆世家也故箕子作汝用
咎之戒為武王言之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皇極仁義中正也五中一九三七二八四六皆偏一九南北對正雖偏而不黨三七東西對正視一九益偏而隨有黨二八以中德救一九之偏使不失正四六以中德救三七之偏使復歸於正由是一九三七二八四六皆協於中而後為仁之至義之盡水生木水者仁也生可使窮乎艮八居一三之間艮止也一生三而八止之乃反克焉火克金克者義也克可使窮乎坤二居九七之間坤順也九克七而二順之而遂生焉皆救其偏也皇極居中居中而不運化何所用之二八以中德分居東北西南一以節性一以率德而後一九雖偏而能不失正陂不正也此章偏陂好惡為一九也生好也而八制節之使無作好克惡也而二制道之使無作惡好惡正黨不立義因事立義道合大体路取共由道有順有逆故自三至一皆生也惟八居一三之間反而為克生順克者逆無逆則順不獨立此道体也然天地之大德生而已人之所共

由也王天德也皇極必有主故稱王焉三四為木仁之勝也[八卦震雷巽風木氣動而為雷散而為風震不為木而巽為木木之盛也]七六為金義之勝也[八卦兌澤乾天澤金所生其清明之氣為天故日月麗焉兌不為金而乾為金金之精也]木金二位相從是為勝勝則偏偏則黨由偏致黨故多戒猶易敘也既黨復偏其事皆變則愈難救矣是故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廣大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平坦夷也不坦夷而巇險是以為偏無偏則坦夷矣四居巳四月乾成卦純陽六居亥十月坤成卦純陰純陰純陽其偏甚矣皆為反側之勢四經六重乾本居位而坤成卦乾剛坤柔勢鈞体敵將變而爭故其事為重皇極居中居中而不能通變則奚所用之曰六以中德而分居東南西北一以立道[書敘大道]一以定位[天尊地卑]塞偏黨之源因反側之勢而後三七皆復歸于正此章偏黨反側為三七也然則一九以二分中德而不失正三七以四分中德而能復歸於正其患本生於偏成於黨至若黨而復偏則其事轉乖二八救之於未黨四六救之於既黨而又偏事之難易從可知矣故曰皇極仁義中正也又曰皇以君言極以理言 即大中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謂立義体道由路夫履平守正皆本有之極合而

歸之比德滛朋比独高明之戒至此其義始盡九一三七水火木金正位四六二土分王肯位五其正位也先承戊巽承辰坤承未艮承皇王於四事故四六二八皆土也皆中德也坤文言曰君子黄中通理五位居体義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四統於六天道也故辰戊為陽土天統於八地道也故未為陰土地統形地十成土坤地艮山皆以形見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斷文表見之也敷布也布列其言而道彰爲彝帝也天人之理一也智愚之性均也于帝其訓言

書說四 二十三

天之所以訓亦若斯而已也以近天子之光言無間微賤疎遠皆在天子光明之中也此專論庶民

傳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此皇極之大指也故又表見之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故夫皇極不建斯民不能有其常性悪在其為民父母也王天下之所往也以善養人者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正直中行也平平易康安和平易安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彊至于不可友是為柔柔過為當克沉潛剛之克也高明柔之克也剛能沉潛柔能高明而皆協於正直繫辭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

書說四 二十四

剛柔質也仁義性也本同出也皆不能不偏偏則當克皐陶九德孔子六言六蔽皆克者也克則為善不克而過遂能為悪此天地萬物之理也坎正北一陽水也是為生物之始至巽四月六陽乾成卦而乾不居悪其亢也乾退居西北居坎之後以聽坎卯之所為是謂乾知大始坎一生數乾大成數知謂知之而已無所為也離正南一陰火也是謂成物之始九木金數而為大位至乾十月六陰坤成卦而坤不居不敢與乾並也坤退居離中女兌少女之間乾在坎後為退坤而在離前為退亦曰退謂自乾先至坤也逆行以宿火衛金而後物終成為是謂坤作成

物作言合金火之氣以造作之也是故乾居西北
坤居西南乾坤正位然坤自西南挾其類順行金火皆陰也
為得朋進至亥六陰得勢而乾位在焉於是
陰疑於陽陰陽相薄而戰是為反側之勢乾含其
類而居西北苟自以為天下之至健首出庶物不
可得而匹也無乃猶為亢乎抑挾其類進而至於
亥與乾遇苟自以為天下之至順勢足以待敵而
物莫不吾從也無乃遂為朋乎故經皆以友立義
以戒乾之獨立而坤之有衆也乾雖强弗可友而
能克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坤雖和而友而能克地

卑而上行也上行承天也上行而不承則為反側
乾下濟坤上行同歸于正直則為合德此三德論
乾坤剛柔之當克者此也雖然剛柔固有正体也
君法天而德剛其位尊臣法地而德柔其位卑乾
剛坤柔德之正也貴賤有常正之体也臣之作福
作威不法乎坤之順也臣之玉食不法乎坤之卑
也君尊而不可匹敵故獨出臣卑而有衆故率以
從上此剛柔正体截然而不可亂者也亂之必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士大夫用此隨勢而趨為側頗
僻萬民亦用此不知尊無二上之義而僭逾差忒

平康正直之德淪胥敗壞而害治矣故九疇之序
曰乂用三德乂之言治也皇極三德皆論卿大夫
之变其大意實相關皇極主于君三德主于臣三代世家至商
風俗已壞驕淫矜夸弗克若德故盤庚曰予迓續
乃命于天多士曰予惟降尔四國民命如其所為
皆當誅戮盤庚周公實正救之至春秋大夫卒擅
諸侯之国作福作威玉食害家凶国者如箕子所
言陵夷至於戰国遂典中国相継滅亡世变極于
此矣是皆有天道焉箕子為能識其変武王周公
為能道其変自洛書之道不傳変遂不可止夫子

礼樂征〻既丰庶人之論徒見於空言而已九疇皆
序五行三德獨論剛柔之变何耶曰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乾坤各有正位而合德於六故聖人於是
極論剛柔之变以見兩儀体用四象八卦由是生
焉繫辞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其是之謂乎説卦
曰乾以君之群陰無陽將誰宗主之哉又曰坤以
藏之有衆而不退藏其果何為哉稽大術全為藏自古天
下治亂之源不出乎此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
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

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
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
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
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擇其人而建立之乃命使卜筮不擇則妄或雖信
也涸澤曰雨清明曰霽冥晦曰蒙風珠散曰驛寒
燠猎襲曰克皆龜兆変其名耳其實五行也內卦

書說四 辛七

曰貞外卦曰悔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亦五行也伏
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尽
故占用其二卦重乃変㤃則忒㤃猶変也忒差也卜五
占二之外則変而差矣卜法至漢不傳惟疑難出
㤃忒也立時人作卜筮吉凶皆決于其言必三人
者太卜三兆玉兆瓦兆原兆三易連山歸藏周易
故金縢三龜士喪礼占者三人不能皆同從二人
之言從其多者也人心為難尽也異同並至而听
命于鬼神所以一人心也是故疑志而志悅大同
順之至也豈惟其身之康彊其子孫亦逢吉矣君

臣民謀有從者而後有以龜筮定之本人心也人
謀不立而茫昧徼福是為瀆瀆則不告卜筮所以
通鬼神也鬼神從之吾為吉鬼神違之吾必其為
凶誠敬之盡也是故從多之吉有三有卿士逆庶
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卿士
逆者矣若龜從筮從則皆不害其為吉又至於龜
從筮逆見可以作內而不可以作外又至於龜筮
共違雖君臣民無逆者亦不可以有作矣雖然吉
與凶對猶有用靜之吉焉稽疑其數七位於兌與
震對何也木柔金剛柔仁主養剛義主決天下不

書說四 辛八

容有疑事也蓄疑則敗事矣博施濟衆夫豈非所
欲哉疑何能行是故剛所以輔柔也義所以濟仁
也雖然義豈徒剛也哉二者未嘗不相須也古者
礼樂征伐遷都立君無不卜者繫辞曰聖人以通
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聖
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
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五者来備各
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雨以潤之暘以燥之燠以長之寒以歛之風以動

之木東方主生雨澤潤生物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故雨為木之氣金西方金乾物成故暘為金之氣火南方燠火之氣水北方寒水之氣水生木仁取其生故一水三木火勝金義取其勝九火七金水木本數火金互數陰陽逆順之变也風行八方應十二月故風為土之氣（八卦巽為風巽東南仁氣養万物風行八方石卦居東南而未木而行主于養也）土位中央故曰仁義中正曰時〻若也言五者來備各以叙至則雨潤暘乾燠長寒凝風動物皆賴之庶草百谷草木也蕃廡猷物動洪範庶草植物雨暘燠寒風於百谷草木其候最為可見五備為時若一備則恒若也一備則必一無皆凶也謂之極凶之窮也劉向五行傳以火配言以土配視以金配德以水配思非也晋天文志是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五事盡性也而雨暘燠寒風順之一氣流通也五事由一机發也庶徵由一念攝也現休咎之来而察感召之因則固為念之要必知休咎未見一念差忒五事忒亂而氣遂為之变矣是故聖敬日躋昭格遅〻上帝是祗一念之攝聖人何敢斯須忘之哉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九疇五事盡已也皇極盡人也庶徵盡贊化也一貫之理也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狂妄易也僭差也豫遅緩也遅緩不謹則視猶不視也急迫戚也無謀者多迫戚詩曰折柳樊圃狂夫瞿〻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其何謀之有蒙昏塞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曰斷章更有義也庶徵之念聖人之所以盡已者固如是至參稽考驗則又當有義也省察也歲會月要日計王所當察者一歲之大會也徵之休咎歲功之成不成王察其會而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皆有司之職非王之所當與也夫是以上下有

体小大有序是為法天行百谷用成平秩有敀也
庶草蕃廡包百谷其中此獨出百谷歲功莫重焉
百谷成則庶草皆舉矣又用明庶績咸熙也俊民
用章家用平康明有功也夫是為考績之法俊民
隨小大登選之卿大夫有家者各保其禄位和平
而安康也反是則異致矣歲月日時無易以大統
小為序也日月歲時既易上下相陵為與災也家
用平康家用不寧此用咎訓戒焉君不治大体而
侵下親小事與臣不代有終而冒上居成功皆為
失道

書說四　四十一

庶民惟星〻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中星昏旦迭見為十二時王歲卿月師尹日民則
時也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听治於其
上者也然而風雨性情寒暑常度因積時而見故
别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也其貞好也日行南陸而
日短至是為大冬行北陸而日長至是為大夏南
陸井鬼北陸斗牛皆常度也日一歲行天三百六
十度月一歲十二與日會而合朔日星之紀月實
持其要也月一月一周天歷二十八宿從箕則風
從畢則雨至有好惡月中其情也然則王總歲功
卿居月要而其積微至著則皆自夫民為民情在
所當順而常度不可不立是故風雨寒燠之為休
咎茲又其所當稽參者也或曰自王省惟歲已下
當為五紀脫簡在此予曰非也五紀會歲月日星
以起曆數而立天道庶徵序歲月日時以成歲功
而驗休祥事辞雖相涉而其用不同又九疇一二
三四數紀第六七八九成數傚述治乱吉凶休咎
禍福之変以見人之有能有不能是皆洛書微旨
也四六二八皆土也四統於六皆天道也八統於

書說四　四十二

二皆地道也坤順艮止皆土正性是故地勢為坤
博厚平夷之象故萬物於是致養焉九疇二為五
事使人得致其尽性之力也連山為艮高峻巍阻
之象故萬物於此成終焉九疇八為庶徵以驗人
之所當自尽者能尽致其力與不能能則為肅乂
哲謀睿而為休徵不能則為狂僭豫急蒙而為咎
徵原始要終古人格天之學也其要則皇極以五
居中而虚十十布在四方一九三七水火金木之
定位四六二八土德分布而有轉移変化之功焉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
曰惡六曰弱
壽仁物之生也富義物之成也康寧礼物相見也
攸好德智物堅貞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昭明者
也考終命信始終不變也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吾知免夫洪範本五行天地變化之物生死皆不
能出此雖卜筮鬼神之所以告人者亦以此也凶
災壓溺皆是凶對考終命短折對壽疾憂合對康
寧惡弱合對攸好德五福考終命居後六極凶短
折最居先何也信存於仁義礼智之終仁義礼智
亡而為極信何所托哉祖伊曰非天夭民民中絕
命故凶與短折為一類皆天命不佑者也天命甚
者凶其次短折有疾必有憂蓋亦有不疾而其性
自多憂者大抵憂則拂鬱其心不快是亦疾也惡
狠暴弱孱劣則過而惡柔過而弱貧亦有可移而
不移故為極六極本四耳存仁義礼智之反而去
信之亡以合於其類詩曰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無
信豈復足與言命哉疾憂貧乱其序一乱則皆乱
周之生也其猶有序乎五行傳以攸好德配貌康
寧配言壽配視福配聽皆非獨考終命配思為是

然思不配土而配水猶非也六極猶乖錯五事而
六極於是別出皇之不極咎加眊罰加恒陰而以
弱配之是為不輕其夫易攻也福極天所命也而
有人事焉是故因其所嚮而使趍之因其所畏而
使避之人事修而天道順矣然不可必也固天牛
疾惡貧非人之所能知也聖人惟能使人知所嚮
知所避而已矣故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知
命者不立于岩牆之下又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
之所以立命也窮理尽性以至於命六極何以名
極ゝ物之窮也皇極理義之尽六極凶之極也故
六極亦名之曰極福之位於九何也天人之理尽
於是也五行視明作哲配礼思睿作聖配信周
公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其序與五行同動容周旋
中礼者盛德之至也是故推聖於南而中和居中
中和礼樂也明聖互相用也孟子智聖始終條理
其意同始智而終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聖人
何能至此是故一九ゝ疇之始終也金大至數七務起惟明乃
大九五福火革金乃成金火本相求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孔氏宗廟彝器酒尊書亡

旅獒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旅陳也傳曰庭實旅百西戎之國囙定旅獻獒非
常貢蕃國各以其所貴寳為摯太保召公行諫
職也。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大保乃
旅獒用訓于王
東夷南蠻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
尔雅九夷八蛮六戎五狄克商通道不來戎者自
唐虞都冀王畿千里之外常山以北皆為狄西戎
書說四　四十五
即叙迩在雍界惟夷蛮為遠周較雍益遠矣此舉
遠者見致之為難也庶致致貢見當邵而迩致之
故太保作書訓王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途畢獻方物惟
服食器用
克商通道志得矣而一獒之獻足以致玩足以起
狎侮足以役耳目而失百度足以堕細行而累大
德然則慎德誠難矣是故堯舜禹湯文武未嘗一
日無典學之功畢獻方物非服食器用不獻所以
示好惡。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寳玉于伯
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王乃以遠方貢物賜異姓諸侯昭德所致不替常
職又分賜寳玉于同姓伯叔諸侯是用展親〻之
恩焉同姓諸侯亦有常職矣天下一姓榮懐同之
率職奉貢不待言也故以親〻為重於傳肅慎氏
之矢賜陳夏后氏之璜賜魯其事也昭德展親在
夫人耳而何以物為分賜豈以人易物哉盖以為
四方畢獻識有輔佐之功不敢独饗也然賜物必
皆足以昭德而後可非度玩侮安敢用之
書說四　四十六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
盡其力
貢賜皆有常典獒不可畜而又不可以賜畜為玩
物賜為玩人皆狎侮也狎侮君子雖不敢怒而心
不楽小人出力以事人者也而狎侮之方招致不
逞而豈能得其力哉。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〻以道寧
言以道接
不為耳目所役則百度皆正舜觀古人之象五色
作服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出納五言所以防耳

目之欲而正法度也玩不可啓玩人甚矣故喪德
玩物雖細而亦能喪志志以道寧則非僻無自入
言以道接則佞邪無自至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作無益必害有益貴異物必賤用物用物穀粟絲
麻不能充其慾淫靡瑣之觀相追逐夫豈能足哉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犬馬非其土性畜之不獨違物性且本必遺用晉
乘鄭駟慶鄭曰古大事必乘其産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通遠人而貴遠物彼方窺見間隙量度中国而豈
能格之漢求天馬征伐連年中国被其禍豈特不
能格哉用賢人則邇者悅遠者來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
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無怠無荒勤也勿以細行而不矜終能累大德為
山九仞而虧一簣猶不成山召公愛惜武王功業
數獻微見間隙於是推其類廣言之允迪茲言信
能蹈此則為克終四海乂安貽謀燕翼世世王天
下矣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巢即南巢芮今同州馮翊縣古芮国春秋芮伯萬
遷今陝州芮城縣廷旅始有朝貢而其爵命亦始
行故曰旅巢命亡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周官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
計其占之中否鄭康成曰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
之事及兆於策繫其札神之幣而藏焉書曰王與
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

武王之説是命龜書案金縢冊祝三王非命龜也
命龜宜自有辭縢緘也藏之於匱緘之以金即籥
也此書惟冊祝之辭是周公作史因叙載前後事
以為書名之曰金縢序稱周公作金縢者謂冊祝
之辭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
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二公太師太公太保召公穆欲戚憂也二公欲卜
王休咎周公以為未可以憂戚先王卜之不吉則
先王憂矣記曰事亡如事存周邑名在今鳳翔天

興縣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
立馬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功事孔氏曰周公自以請命為己事因三王請于
天是也繼志述事武王周公同此心也周道未成
而武王有危疾周公不得不自以為功也植置璧
以礼神置於三王之坐秉執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
丕子之責于天以代旦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
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
書説曰
四十九
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
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
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
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史以冊書祝辭奉而讀之故謂之史乃冊祝此辭
周公自作元孫武王某武王名祝辭本称名周人
以諱事神作書時武王已故諱其名称某遘遇厲
危丕大大子之責言天將取其長大之子則以
旦代若順予仁順父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
孫雖仁順父而不能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此皆

紀實之言王業未定可無周公不可無武王此當
時輕重之勢也惟爾三王命于帝庭使敷佑四方
定爾子孫于下地則四方之民無所敬畏武王既
喪商遂畔無所敬畏也天寧降寶命我有周受之
苟勿墜落武王康寧則我先王亦長有歸矣其許
不許不可知也故就命于龜歸俟爾命謂許代而
武王瘳神歆其禮畢當埋之如祭祀之禮周公死
珪遂以歆不許則屏璧與珪神弗答為當屏也爾
不許我不敢取必於鬼神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
書説曰
五十
習因也三龜一習相因而吉又啓籥見占書乃幷
是吉必以書證之惧其億也言啓籥見書則凡占
書皆緘藏之不敢褻也
公曰躰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占人君占躰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拆躰兆象
也周公言視龜兆象王為罔害予新承命于三王
惟長終是圖則周公亦不死矣予一人予天子也
此所當待其能念于天子武王言疾當瘳也周公
本請代武王武王瘳而周公不死龜固亦有所詔

告魯莊公卜齊侯疾卜楚丘曰齊侯不及期君令
開令龜有咎古人占皆如此
公歸乃紹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此册因當終繫幣同藏王翼日瘳昭告如御精神
之格自作元命非聖人孰能之哉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
生
書傳皆言成王七歲即位故皇甫謐曰武王克商
後六年崩是為克商二年武王有疾成王始三歲

又四年武王崩成王七歲矣成王能信管叔之言
疑周公七歲恐未能然又周公東征二年罪人斯
得周公疑成王詩成王得金縢之策遂迎周公亦
始九歲耳恐亦未必能然荀子曰成王冠成人周
公歸反籍焉周公攝政七年成王始冠則即位時
十四歲矣孔氏傳成王二十歲成人周公歸政是
也管叔周公兄群弟蔡叔名度霍叔名處管今鄭
州管城縣屬豫蔡今蔡州上蔡縣屬荊霍今晉州
霍邑縣屬蔡皆殷畿地伊尹曰予弗狎于弗順周
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皆以身體國者

也雖君疑於上國人惑於下而王業安危間不容
髮一身之計豈足易其重哉是故行吾忠而已辟
法也致辟管叔是也史記周公告二公我之所以
弗避而攝行政非或人謂周公聞流言避遁居東
二年成王既悟而後伐三監尤非大誥出殷叛其
之勢而暇還死為身謀乎周公與國同存亡盡心
力為之所謂搤蛇騎虎不知其難者詩曰上帝臨
汝無二爾心若有一毫顧忌之意則為二猶不足
以動人而況能格天乎論聖人行事而以後世利
害雖之則言何由當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

王森然常在其上也鬼神知周公之心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流言方作周公何以遽東伐曰兄弟至親各據形
勝外連新亡之國控引蠻夷其勢甚張其事甚急
周公不得不速出成王雖疑付之二公安集西伯
召伯行其職故周公可以速出無內政之憂周公
何以必自將分陝周公主東方周公固當自將也
大誥周公為將行東伯之職也江漢召穆公為將
行西伯之職也古人為國事皆豫立周官司馬無
一事不先具雖兵行倉卒有司各以其職行而已

罪人斯得黜殷殺管囚蔡伐奄也周師既出人心遂定無浸蝕蔓延之勢其叛逆者獨此四國耳破斧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不数霍霍迎降多士昔朕來自奄蓋伐奄也雖然二年而後得之則亦為甚難矣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于後罪人既得之後也管蔡武庚已誅周公當歸周而成王之疑未解周公為詩不能已矣放命雖黜而周道未成周公方將有為于其國而君臣之情不通則安可以行吾志此鴟鴞之所為作也誚

誚也幾欲誚矣疑其小哉管蔡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非假托此語也凡人之見只如此管蔡方為此言以為愛主成王亦方信斯言以為愛已而周公遽誅之則豈能不深疑不特鴟鴞之詩斯斧伐柯識判絲作而猶未悟周公亦窮矣瞭孤拙而群疑生非天相周何以有此史記作未敢訓公與弗辟而攝行政皆後世改就其意

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説

啓金縢之書將以卜天變而得周公所藏策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二公知周公為武王禱而不知其為請代能陰相成王不請周公而終不敢使成王迎周公君疑如此不待其自悟而欲以口舌爭事轉爭矣周公之忠終當有以感動成王者雷風之変固非意料之所能及也史與百執事受周公之命至此猶弗言古人忠信為可見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

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成王得書而知天意所在故不復卜而遂迎周公執書以泣不惟悟且保不变小毖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是何懲創之君是哉太甲曰既往背師保之訓成王曰惟予冲人弗及知皆疑古意悟一悟而不復变之言也然則周公身安而後國家可保猶不足言至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豈常人之所能致哉新逆舍舊之謂也東征凱

還衮衣繡裳以復其位於我國家礼亦宜之方疑
而東征如迎而後還周誠有安危之机焉非周公
之忠其殆難居乎精誠之積天為之動故尝謂舜
之焚廪浚井文王之拘羑里周公之居東不獨免
難而皆能成其志惟臣子之道自盡焉耳夫事不
於跋胡疐尾觀之固不足以見聖人至其所以得
遂其意豈有它道哉是故無墜天之降宝命我先
王亦永有依歸與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同
一心也武王翼日乃瘳與風雷之變同一誠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
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風反禾起固為鮮見而大木所偃起而築之則嵗
大熟其事更稀有（史記注徐廣曰築拾也馬融曰禾為木所偃起其木拾其下禾）（其所大亡訓築為拾恐有所損）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亦適在此
時周公之歸誠有天意自秋大熟以下當在微子
代殷後識此者終周公請代事且志其所以感化
成王者

書說五

周書

大誥

山陰黃度

[seal]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古說三監管蔡殷非也蓋以監為諸侯各監一國
故亦以殷為監非也王制又以天子使大夫為三
監々於方伯之国々三人亦非也使大夫監諸侯
秦漢間事非三代仝典周官建其牧牧州伯一州
之伯最長立其監為卒正連帥屬長位皆居牧下
而掌監言有所監臨也設其參謂大國三卿命於
天子者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謂之天子之守尊
王命也豈以監其國哉然則管蔡霍為三監々殷
者謂為屬正連帥使監殷民大誥専為黜殷而作
序謂事起三監為叛有而武庚遂因以叛殷固為
當然也湯代夏遂黜夏命武王代殷不黜殷命因
其國立武庚武庚叛乃黜殷命何也曰湯黜夏命
固以為天下之公也天下不幸而復有放伐之事
不可以為常典故武王立武庚繼殷後其意以為
天遂廢之雖其國猶在不能病天下天將興之則
雖亦當退聽以俟天命之所受是亦為天下之公

也天卒歸周未常改命武庚為亡國後而蚤見畏
天悄忿妄作蓋嘗受周封而臣周矣今乃叛之而
招天下以為亂是豈得僥存哉天命去就之際常
人不能識而又其叛連三監故人益以東征為難
耳或曰武庚於周為讎得聞稱兵無乃亦可乎曰
非也凡殺人而不義雖國君不得行於匹夫故其
讎當復其殺之而義者雖匹夫不得讎讎之則死
武王行天討為天下誅殘賊而可讎于武庚能從
父於死則可既受周封爵而叛周則不可凡此皆
天下之通義也然殷當辭天子行之故序稱周公

相成王將黜殷與伊尹相湯伐桀同辭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方越爾御事
武王之喪未除周公位冢宰總百官其號令天下
則必以王令若順猷道言黜殷不違於道也然殷
當與天下共之故大誥多方及其治事之臣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
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弗弔古不幸之辭詩不弔昊天弔至也言人事不
至而得禍於天也割害降害不少謂武王崩延長
弘大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而服之文武受命
其大歷無窮竟所謂天之歷數也然吾弗能自造
於明哲以迪民康而矧敢自謂能格知天命格知
知之至也然殷與周皆繫天命故首稱此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
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已止數辭天道誠難知譬之於涉求濟而已敷布
賁大或曰賁飾猶潤色之也布大事布文武受命
必乃為不忘大功武王崩天實降威用憂懼我是
亦有以通之而豈敢閉塞之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於西土西
土人亦不靜

寧王古說以為文王而中篇稱寧考則武王也武
王有辭寧天下之功故稱之曰寧王武王繼文王
武伐功而伐紂今成王繼武王而然之故其後稱考
室父當皆謂當有克家之故也則寧王為武王為
是自康誥而下稱文考又稱顯考文王又稱穆考文王皆周公對康叔兄弟則稱之洛誥稱烈考
武王又稱寧考乃正父則皆對成王之辭其稱文王則曰文祖又君奭寧王文王並稱寧王為武王也
武王以其大寶龜遺我使繼天明而繼就其命其
占固嘗有預見之辭曰將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
亦不得寧息是則武庚之叛鬼神嘗告其事矣武王

前疑作後違篇伐殷皆卜

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
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越於蠢動於此界有動者龜告驗矣腆小醜或曰
厚言小厚而思変也殷之小腆乃大敢紀其統叙
謂以紂承帝乙而武庚承紂也紂與國誅死不當
承宗廟武庚受周封爵天降威武王崩不幸而三
叔流言武庚知我國之有疵瑕民不安乘間而起
自謂當復其先業而反鄙我周邦鄙猶薄也文武
盛德誰敢薄之武庚必有醜周之言或曰以周為

邉鄙盖欲自據東土也自文王獻洛西之地商人
盖鄙周於陜矣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
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今翼日今日與明日也獻賢也今動之今翼日民
之賢者相継有十夫翼佐我言其識高見早也敉
撫也用以往撫定寧考之以武事所圖功大事兵
也我有大事必休美矣於是卜之而并吉本人謀
也金縢曰乃并是吉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予得吉卜予惟
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
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
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尹正古者以官氏武庚為周逋亡播越之臣正其
罪必當伐而爾諸侯君臣與不反曰其事艱大武
庚挾舊国之資乘管蔡睽攜之釁用蛮夷連衡之
勢東征誠艱且大矣而况武王誅紂立其子今將
興之動天下観聽此亦其難者又民之不寧實自
王宮邦君室不言以親言也邦君室謂管蔡舉国
應殷也考成翼敬於予小子自戒敬而不可用師

害曷事既艱大故以為王何不違卜也如諸侯之
言豈惟殷不可征雖三監亦不可征公將不利孺
子之言彼固自以為忠也至親骨肉自以輸忠王
室而其是非未可盡見乃不能成敬以輯睦之而
謀動干戈誠若有所未然者周公以為逆究已合
山[illegible]東搖動傾危王室大然頭目之勢救之豈容火
綫三監雖親以誣為忠懷私未論起釁召禍実為
叛首是必當誅無可言者武庚作賓王家與国咸
休乃其道也而紀叛鄙周豈復可存哉此周公東
征定計民獻賛之卜筮成之為不可易者諸侯国

人其言亦非無理故於此尽異同之論馬大誥無
一語及三監為親諱不忍言也夫子書序乃表出
之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
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尔邦君越
尔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考圖功
故今我冲人以尔邦君上下之言長思其艱將言
而嗟歎之言之為难尽也衆征信驗勤鰥寡甚可
哀矣此役予繼造之而奉天意拱措之天役然其

事誠大乃以遺我其勢誠艱乃以投我是皆在朕
身矣卬我於我冲人不我自憂言不以我自憂為
能濟矣實尚義尔邦君及乍群臣期之以義故曰
義尔邦君苟為此義必且綏安我而言曰無慎于
憂言無大自若也不可不成汝寧考武王所圖功
如此則必能同心協力濟吾事矣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休叟我小邦
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
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替廢予不敢廢天命天美武王興我小邦周武王
何自而不知天命哉武王惟卜是用故能安受茲
命今天輔相我民矧我亦惟卜用而汝乃使我是卜豈
所以綏安我乎天明可畏輔我之大大基業卜必
不可違也古人敬鬼信神卜筮惟其誠也本之於
謀協之於鬼神無本則誑不協則四肆
王曰尔惟舊人尔丕克遠省尔知寧王若勤哉天閟
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天意人心本不相違尔舊人尔大能遠省前事々
尔知寧王之勤何如哉閟毖皆慎也閟有護惜之
意極終卒竟天猶閟毖我周成功所在而我豈敢

不終竟武王所圖事哉武庚能率錄典常則無它
事矣而方反側如此其事誠未竟也
四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辞其考我民予曷其
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棐輔忱誠故今我大化誘我友邦君而方尚辞為
不得已矣然其辞皆誠合天意故天輔之天又考
之於民天人協從則我何其不於前寧天下之人
圖功之所終乎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
受休畢

天亦惟用勤劳毖慎我民如疾者之不忘起則予曷敢不於前安寧天下之人所受天之休命而畢之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徃傾來逆順於往昔則朕日月其逝矣猶言往事非吾所及也今事之艱於惟言之而又日思之正如其父作室已致法言經營之有其緒也堂基而

其子猶弗肯基其肯搆立屋乎又如其父已菑發其田々一歲曰菑謂如菑除其草也而其子猶弗肯播種其肯刈穫之乎冀敬其父敬矣待時乘勢惟日不足而遑自暇逸乃謂吾有後能弗棄基業留以遺之乎凡其事之未竟者惟後之人自不能已也故今我何敢不於此撫定寧王受天之大命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譬若父兄之子其友伐之凡人則養其勸心而不救同室則披髮纓冠而往矣勸免也當免而養之言不致其力也在民則可同室則不可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故今也猶曰及今以往哉爽明邦論之明实由智哲之人亦惟是十人能蹈知天命可以明邦矣卜而得吉則於天爲輔誠人謀雖協卜之不吉則天不輔也康誥遊吉作内作外用靜用作皆有常法今謀於賢者而協卜之以祈天心而吉於法當

從而反使吾惟違卜豈非易法乎而況天今降戾於周邦武王崩王業未終而惟是大難在人大若比鄰之胥伐于厥室將廢棄其事急矣而吾將征之以救危亂爾不之從亦不知天命之不易而反欲違卜乎友伐厥子固爲感矣鄰伐厥室殆又甚焉故鴟鴞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我長念曰天之喪殷譬若穡夫除草未終畝矣予

何敢不終之武庚能知天命約已歆慎以承餘業
尚庶幾能協武王之意而自作不靖以速其亡除
草終亂夫豈當恤哉然殷定王業是為天休美武
王見於蓍龜者予何其極卜而敢弗于從乎極盡
也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詢謀
至卜筮而盡故曰極矣大封于廟齊魯與管蔡布
在使衛武王又嘗欲作洛是為有指疆土則卜之
并吉其敢違之哉現在及武庚鄙周之語則當時
議論似有欲等疑作并葉豫洛以東者矣如當時
事勢搖動震驚非文武之盛德周公之善應變山

東識難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僭差卜陳陳其卜之得吉也衆人揣度事勢故以
為艱大而不可征周公愚藉前烈察天命故專
陳卜吉以為當必征古人作事反覆議論窮盡曲
理皆如此

微子之命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
命

微子為宋始祖而代殷後使祭湯宋國在應天府
宋城縣商故亳都之畿內

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呂氏春秋曰紂母為帝乙妾生微子啓及仲衍及
為妻生紂帝乙將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
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周公稱微子曰
殷王元子則太史之爭非也一人之身而分妻妾
豈有是理太史之爭當在立妻時

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
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崇德象賢古之道也統承先王故使修其禮物以

奉其祭祀古者父為天子子為士其尸服以父故
二代之後各行其禮樂有喪拜焉有事膰焉待以
客禮不純臣也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惟識天命者
可以言此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
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齊一淵深除其邪虐謂華夏也功大德盛當百世
祀之有不敢盡言之意焉慎傷微子使立湯廟也
以祭湯而教之先王歲時合祭之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嘉

乃德曰篤不忘
嘉汝之德謂宜篤厚而不敢忘
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按夏郊鯀商郊冥
而祀之郊禹宋之郊契則時王之命也契配天非
克歆上帝則莫能該其學於周為不純臣則必以
孝忠敬協其民
庸建尔于上公尹茲東夏
尹正二王之後爵皆上公與三公之九命作伯者
同其礼秩齊表東海宋尹東夏皆上公也上公尊

內外一體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以蕃王室弘乃烈
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
式俾我有周無斁
訓命訓之辭敷布之勿過服司服所掌命典命所
掌微子上公九命其服自袞冕而下微子勤恭則
服黼哻翔饗則服袞慎謹言皆有典常不容不謹
率由典常則有蕃屏之功烈祖湯德弘大德以律
其所有民律言以法度整齊之也湯伐夏救民天
命去來何容心焉不忱格之于尔多方不爽介乂
我周王享天之命武庚為無以律之矣綏安毗輔
必使世世享德萬邦承式則於我周為無厭斁尹
此東夏故言萬邦承式宋杞一體杞逖為弱不振
宋歷春秋為望國與周俱亡微子之德為有傳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
東作歸禾
唐叔成王弟名虞封唐今并州迎周公帰以嘉禾
示意書志得禾事當在風雷後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旅陳也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
梓材
管蔡皆用兵克之既遷殷民遂以其餘民封康叔
孔氏曰康畿內國名於是封衛使使監冀州梓材
曰王啓監是也康誥以德刑之叙使推明文王之
德以之監臨其民也酒誥嚴淫湎之禁其事於當
時為急也梓材治道貴有終也衛國始封為朝歌
地衛州衛縣也今并入黎陽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
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營洛之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洛誥三月丙午朏
戊午社于新邑其明日巳未始生魄諸侯各以其
衆至喜悅供事故曰和會侯甸男邦言以國與
供王事也其事詳采衛略故召誥用書命作亦止
於侯甸男邦諸侯百官各播其民和會之意由士
以上皆見于周百工以從言也周官卿自比長而
上至鄰師皆事也民不見不爲臣不見也勤勞來

書說五　十四

之洪亦大也洪大誥治道使治厥民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
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々祗々威々顯民用肇造我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
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王順康叔之賢命爲孟侯孟長也爲冀州諸侯長
也周公將申告敕之意故自以其屬稱之曰朕其
弟小子封々康叔名自此以下皆周公之言者事
實也康叔封衛周公因以告成王矣周公入而告

成王以其事出而告康叔自以其所欲言史盡記
載之自古未嘗有七年攝政者亦未嘗有主少國
疑之際而以其身任天下國家之事無一不爲者
非武王能知周公之忠非周公能承文武之艱唯
祈天永命不可一日無緝熙之功則安能爲此々
皆非世間常有之事故史官自一話一言無不紀
實以爲天下後世法丕大惟汝大顯父文王克明
德慎罰明自明也明德慎罰本末之敘也不敢侮
鰥寡慎之至也庸通也常也聖人之道雖夫婦之
不肖可以與行而須臾不可離也祗々敬也不顯

書說五　十五

亦臨無射亦保文王之所以爲聖也威德威惟畏
也顯用也凡此皆所以明民使克綏厥猷也肇始
也言文王用是道以造區夏始不過所統率之國
一二邦以修而已久之奧不皆修故西土惟是依
怙冒被文王之德聞于上帝々美之乃大命文王
以殪戎殷之事而天受其命以王天下所謂受命
作周也殪殄也戎兵也大刑陳諸原野小之不侮
鰥寡大之殪戎殷皆明慎罰也於其所統庶邦於
其所治萬民無非惟是敘者汝寡兄勉而行之故
今汝小子封得國於此東土寡兄周公自稱孤

寡不敎之義

王若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念哉念之不可忘也遹述也今此民將在汝敬述文考之事繼其今聞服行其道德之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國惟殷土未家被然其聞譽固已洋溢矣是宜繼紹而復行之汝往之汝國必布求殷先哲之保治斯民者殷固家遺俗流風善政猶可

求也汝又當自期於遠大惟商之老成人師事之以宅心知訓別求所聞用古先哲王堯舜禹湯之安保斯民者凡此皆所以恢弘天理而順於德以寬裕汝身夫識量褊狹則不知此身之所以與天地參也聞見雖多而不能体之于其身則非所以協于克一也汝能如是則誠爲念之不廢常在王之所以命汝者矣敷求〻〻之偏也別求〻〻之不一猶曰更求之也克宅厥心則知訓矣誨我諄〻聽我藐〻此心安在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恫痛瘝病記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心誠求之其不中不遠故凡民之痛苦疾病皆於乃身疚之其大要則在乎敬而已天之威可畏而所輔者誠也民之情大可見而難保者小人也今汝往必盡乃心無自安好逸豫其尋務治民自好安逸豈能盡其心哉我聞於昔之人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怨大怨小等爲失人心耳故必順其所不順勉

其所不勉以求遠於怨已乎汝惟小子乃能服行此則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居天命作新其民殷民通屢未同天命爲未定也殷多士將遷洛其遺民在殷者康叔實統治之誠使於衛義摩無一夫阻隔王化豈非弘王應保殷民哉誠使天之佑周者不屑釋而殷民亦遂日遷善若遠罪而不知豈非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哉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皐陶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此其刑之祥者也赦
盡己心明盡物理而罰爲可行典法式用罪小不
可不赦非惟其盡當赦或輕或重亦各以其罪耳
死人之所矜今至於殺亦不赦以見法之爲必行
舉重以明輕也既道極厥辜言以理窮其罪狀也
事之似是而非爲惟察故道尔者加祥焉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
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
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
人

有叙言有本末也舜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皐陶
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即此叙也汝大明其叙
而服行之則民勑正而勉於和去惡如去疾示之
以好惡也故民皆棄咎而遷善赤子匍匐將入井
非赤子之罪也是故因民之不爲則民安治此其
叙爲甚明也則不得已而用之要爲奉行天討吾
何容心焉故曰非汝封刑人殺人非汝刑劓刵人
劓刵輕又曰丁寧之辟刑輕人亦輕用之故丁寧
之如此劓截鼻刵截耳周官五刑無刵呂刑曰劓
刵椓黥劓刵相爲豈二罪同科而有輕重歟鄭康

成謂臣從君坐之刑未見所據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
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非其國事諸侯之以獄請者今謂之讞是也
臬射的也孔氏訓爲法〻之爲臬者言議法如射
之有的必求其中此因物立義也臬讞音近漢以
未弥讞獄恐今人緣義而易欵或曰閑讞音同讞
爲閑〻門捆言有限節也自侯國上監牧自監牧
上朝廷有限節猶閑也案周官大司馬建牧立監
以爲邦國制卑誥禁以糾邦國布憲掌憲邦之刑

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
禁以詰四方邦國詰謂詰其不如法令者若漢行
春使者舉冤獄也而憲誥禁通乎大司馬之職而
大司馬係于建牧立監之下又以康誥參攷之則
邦國之獄請于牧監牧監裁決之爲足證也周公
謂康叔汝所統國猶以獄請汝陳是法以司奉其
所監師之象此殷罰之爲有倫者謂之殷罰其事
始有於殷也又曰屬上之說而史畧其文也猶曰
又若要囚蔽斷之有期日則亦爲殷法之良要囚
死獄之要節也服膺念之自五六日至十者 又至

三月而後大斷之周官鄉士掌國中辨其獄訟異
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掌四郊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
朝又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
三旬都三月邦國期〻內之治聽期外不聽不使
造次立斷而為之期服念之反覆求其情理而後
大斷焉言其慎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
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
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汝陳時臬事罰蔽覆說上汝陳時臬司師茲蔽要
因二語也臬蔽為國常法而必當用其義刑義殺
次就勿用以就汝也獄情輕可以遷就不由義斷
則害治矣正使汝陳臬蔽斷皆順是敘則亦曰未
有順事誠恐猶有逆於理者也如此則其心廣大
虛明無所偏倚必能判義矣周公因四方和會大
誥治道而建康叔為世敘長則以其心人未有若
之者而周公之心與其德康叔實能知之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
憝

自此以下皆陳臬罰蔽之大端也暋強憝惡凡民
之寇盜攘竊為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貨強不畏
死者人所共惡之皆得討之朝士曰凡盜賊軍鄉
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孟子曰不待教而誅之者是
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
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
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猶為大憝而況於父子

兄弟之相賊害者字愛也長幼之序天有顯道鞠
養也父母遺體為可哀也弔至為人之至於不孝
不慈弟恭弗友豈有不與我為政之人得罪者天
與我民伍常而大泯亂之得罪宜矣

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
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
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

民亂民彝速用文王所作罰刑此必無赦戛轢也
以其不率典常陵轢德義是固當刑之然此凡民
也況惟外庶子訓人之官言外者對下文家人也

庶子周官諸子掌教治國子諸侯異其名非庶子
正人長官周官小臣上士掌王之小命王燕出入
前驅又有內小臣奄上士掌王后礼事正內人礼
事掌王之陰事陰令諸節閽寺內豎限節內外者
乃皆別異條品播布敷施政化作民而立之風聲
今乃弗念厥職弗庸厥道以病其君吏奉君之法
以治人者也而出礼亂法則君病矣引道也是方
導民爲惡而豈能化民成俗乎罔不憝夫人得而
治之也惟朕慈非王莫可治也諸侯之臣功罪王
誅賞之臣工曰王屋尒成庶子爲弥首者教國之
子弟爲切也特出小臣諸節內外正位閑睢鵲巢
之盛由此出也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
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已止也事止此耳過此則有難言者矣吏弗念弗
庸瘝厥君違用此義速殺之非謂尽當殺亦奉重
也民弥刑吏弥殺輕重可見雖然事猶當知所自
始也則亦惟其君其長不能于其家人言身不行
道不行於妻子也夫不能于其家人故於其小臣
及其外正長官崇尚威虐大慶放王命乃不用德
治民是以其民强暴姦宄廢棄典常弗克用乂以
至於此元惡大憝人皆得治之況亂民蠹政人治
之吏導民爲惡王治之惟君惟長而不能厥家人
遂使諸臣廢放王命不用德治其誰之咎哉此所
謂难者也大抵康誥論德刑之叙推其極必使人
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本末先後昭然可睹其言蓋與三謨相表裏
自外而入者小臣也自內而出者亦小臣也故兩
見之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
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汝亦宜自反無不克敬常典用以裕民裕寬弃命
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寬惟文王之所敬者敬之其
所忌者忌之乃以裕其民曰視我爲法我亦庶幾
能有及於文王則天子予一人悅懌汝矣勉之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
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爽明也明者非自明而已也所以明民也迪蹈吉
善康安明民則能使道於安善故我於殷先哲王
之有德能用以安治民者起而求之大雅曰世德

作求況今民無能蹈道而皆冥行不能有所適夫
不能迪民則無政在其國矣此王自謂未能又厥
民故其下有天罰殛我之言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
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〻其
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於天
予惟不可不有所監觀而後告爾德之說于罰之
行言德刑之叙古先哲王莫不可監也夫子欽
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其何能行罰之行由德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夫是之謂行戾止也民之不靜
書説王　二十四
由其心之未所有出也訓迪雖數而猶未齊同為
君師者實任其咎天明之必且罰殛我〻實不能
其又奚怨凡罪雖小且寡無不得禍罰而況顯聞
于天乎湯曰罪在朕躬不敢自赦夫天子奉天道
而不克若天天罰之不敢怨諸侯奉天子而不克
乂民天子討之而又何辭焉此終不能厥家之義
故其下曰不汝瑕殄又曰無我殄享皆此意也不
惟告我康叔凡庶殷君長皆感厲之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無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
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
瑕殄
不慎厥德怨之所由作也謀必可用必可常凡所
断制必於是誠致其廣大而敬於德敬日新也康
平易也顧省察也遠使可繼也優柔而使自得之
合上於其所止裕乃以民寧也如此則不汝瑕疵
殄絶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
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惟命不于常汝必自念此無使我殄絶汝享王命
是賴而殄絶之豈心哉汝當明此服命康叔諸侯
書説五　二十五
伯七命其服自鷩冕而為(下)牧則加一命玄袞反
黼皆有典章明〻有德也五服五章也高乃聽則
道德仁義之言日聞推之以安治民其則不遠矣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告戒已盡又順道而申儆之其大要則在於勿替
敬典一語而已告語不過如此惟汝能聽我則遂
為衛太祖以殷民世享前曰無我殄後曰乃以殷
民世享戒勸之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殷民化紂沉湎于酒周公使康叔某之特作書謂

之大命見其為戒令之大者也妹沬古字通沬不
在衛之北沬邦紂都庶殷無不嗜酒而風化始於
紂都故使明大命于此衛詩既變淫俗後作桑中
所稱沬鄉是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
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其次疑字之第為穆故詩書稱
文王為穆考武王為昭考周之王自文王為西伯
始故曰肇國在西土毖慎也庶邦文王為西伯時
所統治之國也庶士庶邦之臣也少正長御治

也文王為西伯誥教其所統治庶邦之庶士或少
或長凡治事者使戒慎朝夕不廢惟曰祀則用茲
酒文王為西伯葉酒之令行於庶邦則三代牧伯
之職為可見羔羊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在位
皆節儉正直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
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秫麹為酒自天降命也肇始也言其開端我民實
惟元祀元大也謂天地宗廟之事自是為酒為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雖庶人亦用之人不勝嗜慾
而沈湎以滅天理天降威罰於人由其大亂喪德
亦無非酒速亂之罪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
將無醉
小子幼少之稱也自其幼少教之而後能成其德
然謂是大夫子弟也正董正事作而行之彝常也
士大夫子弟世業將有正有事而常酒耽樂何以
在此選乎文王誥教國之子弟推之於其所統治
庶國使惟祀得飲而猶將之以德與量不及亂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

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惟曰稱其所以教民者也上之人無彝酒而後教
其民者亦惟是也臧善我民教迪其小子惟土物
愛則其心善能聰聽祖考常訓百畝之田五畝之
桑雞豚狗彘之畜皆土物也詩曰民之質矣日用
飲食美暇乎它慕哉於其小知大愛雖不同量而
必皆質樸慾靡若出於一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
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
酒

文王之敎庶殷秉需被也故汝明大命必自妹土
始使其民嗣承父祖竭股肱之力其心純一藝黍
稷以事父母農功畢始牽車牛遠載賈鬻以所有
易所無用孝養父母慶善洗潔腆厚也父母喜之
乃自潔厚致用酒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聽朕敎尔大克羞耇
惟君尔乃飲食醉飽丕惟曰尔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尔尚克羞饋祀尔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
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庶士庶官皆有長故曰庶士有正伯亦長也庶伯

君子謂孤卿也以德選通晁作進字長於其國其尔常
聽朕敎羞進也尔大能進德高國耇耇尊礼於其
君君飲食之而得醉飽大惟曰猶言大者如此也
尔克長觀省有所興作必稽于中德酒不能廢也
祭享闕則醪酒不可嗜也歆舞興則禁皆非中德
也作稽中德則能保其祿位尔尚庶幾能進饋祀
於祖考以介景福用逸飲酒自介用逸對上飲酒
醉飽謂以君饗燕則飲於家祭祀則飲如此乃信
惟王正長御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長不
廢忘在王家周人禁商人湎酒敎其民以孝養之

飲敎英士大夫以燕饗之飲福胙之飲使民能勤
於業士大夫能進於德而群飲之樂不足與易之
則酒令行矣夫必樂乎此而後能乎此也苟無趣
之而強禁之民不從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敎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我文王能輔往日邦君與其治事之臣及小子今
尚能用文王敎不厚于酒故我至于今能受殷之
命亦由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

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
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我聞惟曰昔殷先哲王蹈道畏天顯明小民經常
厥德終始惟一秉持哲智緝熙光明能成王德使
四海咸仰敎畏輔相能自得師惟治事之臣其參
輔又皆有恭欽之德故其君不敢自寬暇自安逸
况敢崇尚飲酒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
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
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邦伯諸侯長同官爲僚尹其長也亞其貳也服服
其事周官宰夫旅長官常以治數者也宗工大臣
也外服諸侯統於長內服百官統於宗工及百官
族姓與致仕里居者皆無敢湎于酒不惟不敢而
亦不暇惟助成王德使先明顯大於尹人祗辟尹
正祗敬辟君助王德顯而後正人使敬君奉令君
正莫不正也殷先王畏相卹事修輔有功故不敢
暇逸崇飲殷諸侯百官惟助成王德顯正人敬君
不惟不敢湎而亦不暇其君臣當務如此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
書說五　　三十
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
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我聞亦惟曰言我又聞惟如是也嗣王紂酣樂其
身其命令無能顯民使得敬保常其性而於飲怨
不侵何变易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樂喪其
威儀盡痛意民怨其亂亡無不盡然痛傷而猶惟
荒躭厚于酒息止也記曰遊焉息焉不能不息而

好樂大荒則甚矣故紂不惟息自乃至於逸其心
疾很無忌憚雖死不畏紂心豈獨異夫人哉酒喪
易之酒之禍大矣辜在商邑言非罪人之所在也
罪起商邑於殷庶國之偕滅亦無憂懼言逆喪天
下而不悔也弗惟德馨香祀使登聞于天大惟民
怨咨庶群自酒言小大以之其腥穢聞于上故天
喪亡于殷無愛于殷其罪惟逸而已速召也天豈
虐民惟民自召罪耳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
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書說五　　三十一
不若茲多誥必有所監視乃爲有徵水監可別妍
媸民監〻國存亡撫安殷用酒墜厥命我其可不
大監求安於是故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
薄惟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固毖慎獻賢也固慎猶曰秉心致敬也周公教
康叔敬孔殷之賢臣與其侯甸男衛之賢侯上言
殷諸百官皆能助王德顯尹人祗辟故教康叔敬
以禮之周官大史掌與聽者孜焉會同朝覲以書

協理事內史掌王八柄之灋以詔王治受納訪掌
書王命侯國設職槩狀可見習典章識故事博物
洽聞故天子諸侯皆以為友百宗工百官宗工也
尔事尔事之者也服休任道者也休美四方風動
惟乃之休師氏保氏之屬服采任事者也射人大
僕之屬射人太僕皆法度之官射人掌朝位射法
太僕掌正王服位皆事也記稱射人師僕人師則
皆有師道事之者也古者天子諸侯有師事之臣
有賓友之臣孟子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若
惛嘻誰諄迪〻切之諫爭風厲之謂也宏大也圻

父司馬掌封圻之稱農父司徒掌民之稱宏父司
空掌事之稱司空掌事以大名者使民非小事也
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司馬司徒司空國之三卿
若疇咨訪道德迪遠之糾正過失若保順而保其
身體皆安定其君者也周公教康叔秉心致敬以
尊禮殷之賢臣典其使況賢惟所當賓友大史內
史典賢臣之為百宗工者乎矧惟所當師事服休
服采者乎矧為司馬司徒司空國之三卿定君者
乎矧惟尔又能正身率下而剛制于酒乎若一墮
於佚凡上諸事皆不能為故必本之於其身

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尊賢脩身其道略盡而後領酒禁焉敗禁亂俗皆
由湎酗故群飲法特重無遺佚盡拘歸周寘之於
之殺因事為制也予其殺未必殺也猶今律之當
行處斬也康叔得專殺而歸之京師蓋猶在輕重
之權焉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
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之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
乃事時同于殺
群飲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于沈湎之事

所從來久其或未嘗受教令誑誤適尔勿用則殺
之姑惟教之大率生以馭其福不殺而生之福也
有斯明享其福必且能自新乃若嘗剔教之而不
用我教辭是弗復恤念我一人蠲潔弗潔猶弗肯
也弗肯汝行事惟終青是同于殺猶今律不分首
從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毖慎司察汝當聽朕而敬慎之其可勿辯乃所司
察之民而使湎于酒乎適尔非終則教之惟終則
殺之所謂辯也

梓材
刈穫而後田功畢塗墍茨而後作室之功畢丹雘
絢飾而後作器之功畢始有必有終也文王之化
自北而南行乎江漢之域自洛以東未漸被也今
康叔分殷而治誠能勤用明德刑不施而姦暴止
酒不禁而淫酗革先後迷民則天下純被文王之
化而治道終焉此名篇之意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
君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家邑之民與夫治民之
書說五　二十四
官臣於家者也以厥臣達王卿大夫士臣於諸侯
者也諸侯之卿大夫皆大家也諸侯之卿大夫之
情固常患其隔絕不得達王而家邑臣民之情大
家亦患其不能達限御相臨勢使之然也諸侯能
以其家邑之民與臣之情達於大家而又能以其
国之卿及大夫士之情達於天子合上下之體而
聯屬之此三代封建之盛意也當夏商之季大家
強梗盤庚遷都其胥動浮言以撓上令者大家也
導紂為惡朋家相滅遂至於亡者大家也殷既為
周而迪屢不寧蓋久而後定者亦大家也馴至于

春秋之末其事轉乎陪臣遂執国命三桓子孫僅
以微弱家臣之禍乃至於此周公為能見其幾矣
周公既作洛遷殷民自治之又使康叔為庶殷長
治其不遷而留者梓材論治道之所終首言此使
康叔知治体而救其患焉康叔封衛分殷七族陶
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飢氏終葵氏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
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
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汝康叔順常道於是曰我有師師則國之三卿與
書說五　二一五
其正長旅衆也師師言其風聲氣習相慕尚也微
子曰卿士師師非度今其言曰予無厲虐殺人豈
不由其君先勞敬其民故其卿大夫士往亦敬勞
其民故其往而姦宄殺人歷人者宥之則亦見其
君有以戕敗人獲宥者而效之国之三卿與旅之
大夫皆大家也其為善為惡固相慕尚然無不由
其君身率之者紂為天下逋逃主其民好草竊姦
宄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其遺俗宜有存者故周公
持奉此虐厲殺人與縱舍作舍疑姦宄使為民患民
之情或不能達皆亂之道也使康叔加之意焉

王啓監厥乱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
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
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王之啓監司察其台為民而已民當使胥匡以生
必曰無相戕賊無相虐害至于人情易忽之鰥寡
至于人情易辜之妾媵當屬于其婦者小星逮有逮之義
皆能和合含容之王亦宜責效今邦君與其台事
之臣其發號出令果何以誠使能長養民長安民
則古王設監不過如此辟法也民不犯有司無所
用刑戮是為治道之盛

書說五　三十六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為厥疆畎若作室
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
塗丹雘
稽察也自種到刈皆有便宰之必勤勞敷布土菑
除草陳列脩治為疆畔畎壟若作室屋勤立垣墉
必塗塈茨覆蓋之若梓人治材為器勤樸治斲削
必當塗漆丹朱事皆有次第有始必有卒始勤終
多怠故戒之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
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
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
今王惟曰先王文武既勤用明德綏懷四方夾音
協字當作挾古自字省或脫謂挾而有之詩使不挾
四方庶邦皆朝享作兄弟之國方々來王今亦既
用明德元后用典礼集會庶邦大享周公作洛四
方民大和會故云是則皇天全付中國民於其先
王有指疆土誠廣大矣肆大也或曰肆字當下屬
言周得天下正如稽田作室陳力在前事今日成
務當有以終之
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用

書說五　三十七

王惟懋德用以和懌先後迷頑之民使同底于道
和謂調適之懌謂懽悅之先謂君前導之後謂從
後推之夫能和悅先後迷民則是用悅懌先王受
命未能悅懌之其事為未終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々孫々永保民
已止々矣必若此監斯其民惟曰欲使至于萬年
惟王之子々孫々長保斯民則康叔之功在王室
矣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王都在鎬而文武廟在豐王出入則告豐鎬相去
二十五里武王欲營洛成王述而成之周雖都鎬
而巡守會同則於是與宗周對稱東西都今河南
府是也召公既相宅佀誥旅王若公誥告庶殷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
太保先周公相宅
成王七年二月也於是成王將營洛自周行至豐
告廟先遣太保相宅成王是年冠必以十一月閏
歲首行礼見廟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
書說五　三十八
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
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於二月愼來其次三月朏月三日也攻治郊社宗
廟朝市之位水北曰汭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
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
郊社位定乃用牲牛告天地用太牢告社授牛二
合祭也郊類祭新國故用事郊社焉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

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用賦役之書命庶殷侯甸男諸侯使其長率之長
即周公東伯也康叔有采衛遠不供役來享而已
王大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周公作洛將歸正召公率諸侯以礼見周公陳周
公攝政王能順周公成周道之事誥告庶殷君臣
使咸知之幣玄纁帛取幣稱庶邦冢君四方諸侯
咸在也特誥告庶殷自伐三監至此事始定且遂
書說五　三十九
將遷殷民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
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元子太子紂爲元子無道天改此大國殷之命而
受周今王繼文武受命固惟無窮之美而亦惟無
窮之憂祈天永命兢兢業業憂豈有已乎
嗚呼曷其柰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
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
在夫知保抱擕持厥父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
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何其桒何不以言何為敢不敬也天已遠終而於
命此殷多先哲王精神在天後王紂也後民紂之
民也方紂之君民愚藉先王遺烈此服厥命矣至
其終沉酗昏迷智識隱藏諸病尽在暴虐傲慢逞
荒無度也故其民始離惟知保護抱負携持其妻
子哀號呼天告愬無辜往其逃亡越出而又見執
投民窮甚矣天亦哀四方民之至於此極為之擇
主其眷命用勉於德者殷先哲王豈不欲救紂民
心既去天命隨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
民也其失天下也失其民也此祈天永命真切之

論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
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
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
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疾敬速也天之去就如是王必敏速敬德相視先
民有夏若禹盛德天啓迪之從順之保之如子禹
一面稽天而順之今天既墜其命矣面稽言若對
面稽察之也今又相視有殷若湯盛德格至天亦
啓迪之至保之湯亦面稽天而順之今天亦墜其
命矣天之難諶如此文武受天命今沖子嗣必當
無遺壽耇指謂周公蓋曰將如此老成人稽考古
人之道德行之也曰更有能稽謀自天者乎周公
有天德苟有圖謀皆可稽參則亦面稽天若也此
旅王若公本意從子保格保意同文變無別義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於小民今休王不
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王雖年少為天元子必承天意以從事其大能和
于小民則於今為美碞借也王為是不敢遲後用
顧是畏懼于民情之差不代于其上則僭差作矣

謂殷民也故王來紹繼上帝自茲服行政教于土
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
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
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周公稱名答召公雖遜不敢當諸侯礼見也左氏
傳曰王合諸侯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〻
帥子男以見于伯召公率諸侯奉伯見周公略用
伯合諸侯之礼周公將復子明辟王且至新邑故
不當敢此礼也周公言其邑作大邑其自是配皇

天京邑所以配天也皇矣帝作邦作對郊社之位
莫不秩之威在於是慎祀上下其自是土中布治
于四方王厥保有天之威命治民今日為休美然
王有先務必服馴有殷事治之臣使比附介助於
我有周治事之臣裁節其性惟日其邁使歸于道
然後王化純被矣此事必在人主王當敬作所作
動也念緣而動體隨而動時逝而動事變而動皆
動也動必有所自故詩抑抑曰相在尔室尚不媿
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敬作所也思齊曰雝
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雖動而未

書說五　　　　四十二

嘗不止也不可不敬德申言之一歸於敬而已殷
民遷洛者皆大家因待於此選其賢者服在百僚
舉善而教之必使比介有周御事以此為先務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
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
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夏殷興亡不可不監而其歷年興墜命則一聽於
天不敢容知今王嗣夏殷受其命我一惟此二国

之命承順其功禹湯之所以興啓太甲之所以維
皆為有功吾則承順之其當聽乎天者吾不敢容
心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
善而已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
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
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初服厥政宅新邑故智遻吉凶歷年長短皆於此
命之王必當疾敬德王惟德之用祈天永命乃在
此時知與愚封吉與凶對歷年長與短對而獨言

書說五　　　　四十三

命哲者豈可使之愚哉是為師保之功故曰自
貽哲命吉凶長短惟天所命耳故曰我不敢知夫
既不敢知而又祈焉何也夫子曰丘之禱久矣
其惟王乃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
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亦豈敢殄戮殲之用此
治民此二語專為殷民驕淫矜夸皆非彝也必惟
礼義之迪而又不敢以刑戮威遏之故殷民為難
治順古先哲王之有功在民者其惟王居位必在
德之首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法古脩己小民

乃惟有所儀刑於天下不循淫不施刑辟於王為
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
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上承天下之民勤勞憂恤其曰我受天命大當如
夏之歷年又當用勿替有殷歷年我欲王能以小
民受天永命載祀兼夏殷之數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
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召公既告周公以作洛之竟則又拜手稽首致其

礼自稱予小臣遠其過也讎匹也民與君匹百君
子與諸侯與其卿事也為王治民皆王之匹民者
也於其友愛此民者保受王之威命明德勿替引
之王終能保有成命王亦有顯民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我非敢勤諸侯礼見受其幣恭奉之供亦奉也言
將以供王盡以太保與周公誥告之言復於王使
王能祈天永命

洛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召公先相宅周公繼至卜得吉乃遣使告卜遂經
營庶殷丕作作洛誥於是周公歸周復子明辟成
王留周公事相屬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子成王也成人矣故稱之曰子復子明君使自為
政也必言明者主適判明不判盅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
作民明辟

王如弗敢言王逃托有如弗敢然敬天之命惟時
惟幾夫欲及天命所嚮而承之而逃托弗敢則時

幾逝矣成王能為其事而逃托弗敢足以覩德矣
非能自得師何以有此始基之基也始基此命安
定此命不及天心所能嗣故予嗣太保大相東土
復子明辟使成王宅新邑行政化始基作民明辟
文武功業圭此遂定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
圖及獻卜

師衆也鎬稱京王所居也洛稱師王時會所至也
至春秋遂稱洛為京師黎水按今潞州上黨黎城

臺閣三縣皆古蔡國地擿水流還三縣即洛水也
職方冀州浸潞漳水東至今潞州入河蔡水豈即
漳水歟尚貢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又按淮南子武
王欲築宮于五行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
納貢性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謂之能持
滿五行即太行高誘云上党關也（按蔡陽本屬衛州今為潞州縣）
（首蔡陽山大王也嚴字訛始以為蔡厥爲衛居之故皆傳名不可改）然則周公卜河
澗蔡水猶以武王嘗有其意欲卜下古乃洛卜亦
武王意也澗蔡二水皆入谷注水經遲猶有瀆可
改矣卜澗東瀍西惟洛食孔氏以為今洛陽杵定

下都遷頑民故弃之孔氏所謂河南盖漢郡洛陽
其屬縣也王城不見所出其說自孔氏始春秋王
室亂書王城又書成周最後書成周杜元凱注子
朝餘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居成周敬王徙居
成周亦不見所出其說自杜元凱始由是世遂以
河南為王城洛陽為成周而於敬（敬成作經）有所謂未協
故說者又以意通之謂下都為保釐大臣之所周
人朝夕受事習見久遂独指以為成周亦無所據
也余按東周稱成周猶西周稱宗周也成周洛邑
猶宗周鎬京也宗周成周其大名鎬京王之所常

居洛邑王不常居時會則居之故又稱王城焉猶
今號作王宮于琟皆作王宮于踐土皆以待巡幸
故謂之王宮然則王城亦猶是也水經洛水過河
南注引孝經援神契周洛為中謂之洛邑洛水又
過洛陽注稱周公所營洛邑其城方七百二十丈
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湊方六百
里因西周為千里是則雖棄鄗河南洛陽為周通
洛邑本宮析為二處也按書序成周與春秋成周
一也書序稱周公往營成周不應不指王城而指
下都其為王城必矣春秋書城成周不應與書序

異處書序自為王城春秋自為下都必矣周人遷
殷民皆大夫士大夫有邑士有田多士曰宅尔邑
繼尔居尔厥有幹有年于茲洛多方曰尔乃自時
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周王畿之制士田在郊家邑
在稍是則殷民遷者皆在王城之外各置邑受田
必不築一大城聚居之者拘因之者也故王城宗
周析而為二其說始於孔氏成於杜氏皆非也大
抵說經當有據詩書王制孟子左氏傳國語可據
史記已有不可據者其它傳記尚不可攷實則必
難據也周公既卜澗東瀍西而又卜瀍東何也周

人自郊關之內皆為国中方百里澗東瀍西南屬
于洛其定為都者不能百里故又卜瀍東亦屬于
洛跨瀍水東西通其地大名成周又名洛邑王城
則故在郟鄏也水經地方七百二十丈其四為宮
城蓋無可疑者惟洛食蓋洛旁地皆卜之惟南居
洛為吉相視經營皆人謀卜吉乃定〻之方中曰
望楚與堂景山與京人謀也又曰卜云其吉終焉
允臧得卜乃定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
匹休公既定宅伻來〻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拜手稽首尊師傅也匹配〻天休命也恒久貞
正有堅疑之意易貞固足以幹事王自以為與周
公當共貞此卜吉也拜手稽首以聽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
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
功作元祀
新邑行事其首也肇始稱舉周殷於殷故曰殷禮
凡不在礼文典祀之所而未及者皆於此秩序而
祀之則所損益可知者也制礼作樂此其始矣咸

秩無文言雖小不遺蓋自作文武廟于洛明堂升
配星辰河嶽神祇嘗烝以至于戶竈行厲輔禁禮
祈必皆通於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損益行之
是為成王首政故予整齊百工使從王自周往洛
予惟曰庶有事言俟王所為也今王當即出命曰
記功之可尊者以功之大小為序大功則大祀元
大也独言大祀尊也大祀定則中小皆定矣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
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〻厥攸灼叙弗
其絕
惟王此命之出其大要則因曰汝受命篤輔言山
川鬼神百辟卿士之有功者當秩而祭之汝必當
以厚輔我大視功載定其高下百官於是稟命而
行乃汝悉自教之也天子百官承式是為教之若
其小大高下行之不以理而以情稍有朋比則使
諛容悅因將自此出其端一啓其往必將如火始
燄〻其所灼次叙及之豈能絕乎或曰周公大閱
視功賞載籍皆成王自受教之官皆汝私人非也
方復子明辟成王猶未受安得已有功賞載籍置
私人於其間又周公教武王七年於此即政而遽

以其私人乱賞與無乃畔周公爲太早乎請曷孔
明既没而後黄皓始用事若是則成王有愧於後
主多矣又周公以師保爲冢宰而成王宮中乃有
私人相爲朋比恐無此理又本爲秩祀非行賞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公往新邑伻嚮即有
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誥君公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
事是則周百官不可不自正也然必有所本始王
其順常道其撫事如我惟以在百官同往新邑必
使各知所趨嚮就其僚明作有功言各務職業後
大成寬裕則汝永有美譽之辭伐柯曰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周公以師道自居教成王能如順常撫
事則百官爲可用然因新邑秩祀遂教成王以君
道當如此現周官之作成王可以教百官矣而周
公警策之猶如此禹云惟帝其難之成王安可以
不知其所不及也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
不享享多儀〻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
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殊揣公曰又一事也已數言之而不盡之意新邑

書說五　五十

既祀遂受諸侯朝享故周公又教成王以此事必
惟其終也奉上之謂享汝必自盡敬則能識諸侯
享與不享吾心自不能盡豈能知人享不享哉享
多儀物非所貴也儀不稱物爲不享惟其不役志
于享故關於儀也凡人所謂不享其事必爽戾且
侮慢既醉曰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
威儀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
蘉乃時惟不永哉
古字頒班通迪還反頒賜也班列也書頒宗彝字
作班則其義亦通孟子若足班乎頒朕不暇言成
王之冲子欲登於我列則我不暇成王之學未
能至是也顔子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既竭吾才
欲罷不能豈非頒朕不暇者乎或曰詩魚藻有頒
其首頒符云反大首貌或作盼盼亦班名山大澤不以頒朕也頒
有大義則周公之德光明盛大矣周公言成王頒
朕不暇必當聽我教汝于輔民彝父子君臣
主敬皆民彝也百辟之或不享其敬之有未至歟
沔水曰念彼不蹟載起載行故有欲矣讒言其興
孟子三自反卒曰是必妄人是於禽獸奚擇言不

書說五　五十一

傻以人待之君子猶以為非忠厚之至豐獲勉汝於
是不能勉則是為不圖其長
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武王周公為孝達以其能繼志述事也汝能厚敍
乃正父武王又能無不順則吾克孝可以儀刑天
下四方諸侯不敢廢乃命汝敢不享上哉周公曰
厥若彝及撫事知予又曰須厥不聽暇教汝于棐
民彝又曰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皆家人父子閒
語不獨以師道自居也
汝往敬哉此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汝往必敬哉此為我所昭明篤厚哉五典五惇五
禮有庸明且厚者也使諸侯皆以此寬裕吾民而
宣不知敬其君汝無疎遠之使貽于罪戾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
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
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王順周公曰明保予冲子公稱擧大顯明之德以
予小子揚文武功烈奉答天命和協恒久四方民
居于洛師凡今後尊大禮稱擧秩序元祀遂咸

秩無文公實當任其事此答初教秩祀意惇宗稱
秩即伯夷秩宗也周為宗伯故為之宗禮宗尊也
禮莫大於祀惟公德明光于天地勤施于四方旁
作穆穆美迓于平不迷文武之所勤教此答後教
百辟之意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迓衡即穆賓四門
也周公為諸侯長乃其職予小子夙夜當慎祀言
禮慎化皆由公而成予小子惟慎主祭祀而已是
爵守成專言公尸然飲福得集之天下治安無事
人君所慎者惟此紂惟不慎故各棄厥肆祀弗答
周人祀典一歲之中祀之日居多蓋當使人君清

明其心齊絜其身日與鬼神接恪共不懈而邪辟
自消夫以是正其君使持盈守成焉然必使人君
能自知此義則自盡其心不然怠忽生之浸至於
謂無益矣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輔我迪德甚厚無不順是者皆答罔不若予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
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
保文武受命亂為四輔
王言予小子退當即辟于周遂命立公後謂封伯

禽於魯也四方雖已蹈于治而未定宗禮則亦未
能敉寧公之功制禮作樂周公大成而後公之功
順定焉將大公德已勤於前更當蹈大其後監董
我衆士為師為工者大保文武所受命民治之而
為四輔師保丞疑也此又答厥若彝及撫事如子
惟在周公作嚮即有條意周公本以太傅為太宰
至君奭始稱周公為師蓋始居太師之職監百官
則仍為太宰也
正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
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當留安定我往新邑雖言之有不能盡也公功
恭肅將大祗敬歡樂言人無不尊敬悅樂公德也
然則公安可去我公無使我困哉我因惟無所厭
斁其安天下事公亦無替儀刑則四方世世享其
上矣此廣旁作穆穆迓衡答百辟享意大抵洛誥
復辟遂往宅新邑周公因秩祀教成王正百官服
殷御事因受四方諸侯朝享教成王先自敬慎威
儀以識享不享加恩意視睢諸侯成王一以倚重
周公雖親政留周公監董百工定禮宗居師位勿
替儀刑使四方世享其大指如此然成王遂能知
所不足知所以自輔必不可無周公虛已盡心乃
至於此周公之所教之者已可謂盛矣不如是何
以為周公以予沖人靡及知疑亡之證公無困哉
公勿替刑進德之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
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
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
休惟王有成績

周公成王命拜而答王言命予承保文德之祖文
王受命于天之四方民於乃光有功烈之考武王

弘大朕恭敬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厚典常尊禮殷
之賢人治為四方新君作周恭先孟曰其自是土
中治使萬方咸休惟王乃有成功此言新君以恭
敬先施之將與殷之賢臣同自此土中治四方使
王有成功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作乃延殷

予但以此多子群卿大夫於治事之臣篤厚前人
已成之烈答其衆作周孚先成朕昭明子成王與
刑乃盡文祖文王之德使之慎殷事此言周公帥

百官以忠信先施之共成周公昭明王興刑慎殷
事也此亦為終服殷御事比介周御事之意
乃命寧予以巨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
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孔氏乃命寧句絕非揭公言乃安命我以黑秬黍
酒二卣中器言曰明潔致敬文王美享謂告文武
此為休美必享也言安我者周公遂留也予承王
命不敢經宿潔告文王武王不敢經宿不暇齋也
周制以九命作伯賜秬鬯珪瓚周公為東伯久矣
至此成王親政始賜之伯賜秬鬯亦恐是還洛後要禮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猷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
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又謂王當順敘厚其敘言事有先後無有不
順不厚而遇自疾蓋禍福無有不自己求之者必
使至千萬年厭猷乃德如此殷乃能長成言殷民
服化也王使殷乃承此敘萬年其長觀朕子成王
而懷其德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
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
成王八年十二月戊辰也史載作洛後辟成王至
新邑前後皆似可考周公七年三月至洛經營命
殷丕作周公還周經無日月建子十一月周正月
朔復辟是似為成王八年伊尹還政以冕服奉太
甲歸亳亦以建丑十二月殷正月朔以此見成王
即辟亦必建子十一月周正月朔明矣春秋書即
位必正月王即以此月往洛戊辰烝祭歲事周官
司馬中冬大閱享烝則建子之月也又至十二月
是為周公攝政七年建丑十二月歲終史特於篇
末總其事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惟七年此其歲月前後皆可攷商周正建雖異而

史序事數月必用夏正所以正天時也因烝祭文
武廟各加特牲王命作冊也命史逸作之書于冊
惟告文武立魯侯為公後祭有賓殺敘牲禋告此
告也亦有賓殺牲格至書王自命賓至祼大室皆
親至行禮重其事也即辟因朝王於豐告文武命
周公後因烝祭於洛告文武洛有文武廟祖文王
而宗武王也豐廟已如此
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太室清廟封于祖故王入室祼鬯此所謂禋太以
也成王命周公以秬鬯二卣告文武亦曰禋此言

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謂告立伯禽也作冊誥冊也王作之辭奭曰王親命之是也以王命書于冊史逸告之故曰逸告內史王命諸侯則冊命之是也祝冊命作誥冊親作是見王言之體史皆詳之周公本與太公召公同封皆留為王官今命伯禽為魯侯使之國為周公後則周公為魯始祖而猶食采於周既周公周公傳嫡國於魯庶封邑於周皆特制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孔氏曰自戊辰以下史所絲述

周書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殷民之為頑不識天命去就奉武庚為亂動搖天下是為不則德義夫子定其罪與苗民同世儒謂於殷為忠異乎夫子之訓矣天命已去而欲私植之與天下之共主爭衡以此為忠可乎天下未嘗有依違之理也在殷為忠在周為畔是依違也依違也則二理矣理隨事為輕重〻者立則輕者廢紂為當誅武王為行天討其輕重不待言而知殷遺臣之私忠其能廢天下之公義乎忠不勝義畔而已矣孟子論瞽叟殺人舜棄天下負瞽叟而逃親為重天下為輕其告滕文公以太王避狄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民為重國為輕築城鑿池效死而民弗去國為重君為輕古人立論明白洞達不以私參義故無依違之言苗民遷三危殷民遷洛周公以為先王明德之子孫將於是而教飾之書稱予降爾四國民命又稱今予惟不爾殺益以為叛上本當誅也成王已親政周公猶以王命誥自三

監叛東征至作洛遷殷民事之本末故成王使周
公以王命誥終其事焉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用告商王士
自紂祭後遂遷殷民三月至洛孫商王士皆其宗
族親戚也詩曰商之子孫其麗不億漢魏以後華
命之際宗族誅戮殆盡三代固無此事然爭曲之
端已見於此時本朝受周禪不殺一人誠為盛德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
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順道而告之郡殷遺多士者其為殄亡之餘也弗

弔言人事之不至也旻悲下民故大降喪于殷致
王罰正殷命黜之終猶絕也武庚既誅除殷國立
微子於宋殷始絕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
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
畏
肆故今以繩繫矢而射曰弋天所不畀信無故亂
也推亡固存是乃天道使文武有求位之心天其
厭之矣惟我下民皆秉心為周天之視聽以民天
明為可畏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
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
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引長逸安天之意實欲長安之有夏乃不能承天
意自適於安則為天之降格嚮于是夏當其時桀
不克用帝命大為淫泆有惡辭惟是天始不顧鄉
無所念聞廢其大命降致罰乃命成湯革夏湯即
其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四方夏之賢者皆識天命
皆達廢興之理皆能以天下為公又安生民為心
殷多士為不能進於此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
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明德恤祀乃能為百神主配天其澤則王矣 此條係說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
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顯也予臨兆民懍乎若朽
索之御六馬民祗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
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於罰
天之不畀不明厥德也夫豈獨殷凡四方小大邦

用喪無非不明厥德有辭于罰者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有命曰
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灵善神明其德也或曰靈承帝事或曰靈承于旅
皆舉天也祭天而天饗之故曰靈承天有命〻我
曰割絕殷告正于帝天受有德不更改命故曰惟
我事不貳適天下公器矣可強留故曰惟爾王家
我適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
于殷大戾肆不正

予能言天之所以絕殷者曰惟爾大無法度而已
今我不爾動禍起爾邑謂武庚叛也予亦念天即
殷大罪而敢峻縱不正乎武庚雖誅而同亂者無
所討正故云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壹人奉
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猷道言遷殷為有道也孔氏曰我壹人我天子也
豈不幸其苟安不動姑務寧息乎天命不當如是
也汝自今能遷善改過則定矣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

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
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冊書典籍殷革夏命爾先人有書有籍爾所知也
今爾又言夏士蹈德簡擇王庭有服職事在百僚
而今乃不然乃方遷徙治汝罪周公答其言以為
予天子壹人惟聽用德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則
自封時恍融亂德草竊姦宄含匿罪辜背叛翔臧
從事姑已紂亡又奉武庚為亂而何德之可矜乎
言天邑商蓋合紂武庚之罪於其中如爾罪皆當
誅我惟率殘縱矜憐爾故遷汝赦汝率猶壹切也

爾多士無所遷用典夏事異豈我罪乎五服五章
五刑五用皆有天命其能以爵祿私相悅哉武王
入商擇其子因式商容閭無賢則已有則舉用之
矣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
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殷管蔡奄為四國伐管蔡黜殷及來自伐奄皆止
誅其君盡赦其民是為大降四國民命但赦其死
耳我今乃明致天罰移徙爾使逖遠汙染之俗比
近承事臣服於我知所共尊多為遜順盤庚曰非

汝有咎比于罰周公曰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
殷民之遷本爲有罪也奄在爨慶曲阜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念疾于殞則殺爾矣惟不爾殺故我惟是命申戒
之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
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作洛蓋爲鎬京在西四方賓貢不便亦惟從爾多
士所當服奔走以臣於我而與多遜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書說六　六
皆卿大夫之有家者也士亦有祿田而皆不奪其
土〻田在遂鄙安寧勤幹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
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
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致天之罰刑戮爾矣于爾躬罪人不孥也然不復
能宅邑繼居矣有幹則有繼易幹父之蠱有年〻
穀熟爾小子乃興起于善從爾遷洛始孔氏曰天
所生謗之得還本土皆衍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又曰申勅之也或言謂之命不可常得聞也
無逸
周公作無逸
成王初即政周公作無逸以民事戒使知稼穡艱
難召公〻劉詩亦此意
周公曰嗚乎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則知小人之依
所猶處也無逸則敬〻則安〻則久所其無逸也
君子分當逸所其無逸者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是
故先知稼穡之艱難身逸而心則勞矣小人依稼
書說六　七
穡而生也詩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又曰播厥百
穀曾孫是若成王知之矣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諺俚語也誕倨自用之意誕欺一曰大也不誕則侮
侮言古昔陳老之人無所聞知宋孝武視高祖陰
室葛燈籠麻繩拂曰田舍公得此已過矣是爲侮
厥父母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每章稱周公曰又嗟歎之丁寧儆戒之意脩身事
天治民同一敬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
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作起其事聞見故或之君喪不言礼也無命令耳
信乎陰然純無声聞則未之見也言出而民懽悦
之言乃雍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
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国三

書說六　八

十有三年
孔氏曰祖甲太甲以享年久近為次故在下又曰
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甲或曰太甲與湯同為不
祧故稱祖案史記殷自有祖甲高宗子祖甲淫亂
殷益衰国語亦同祖甲乱之七世而殞邵康節皇
極經世書祖甲繼祖庚而立歲在壬戌稟辛立於
乙未其歷年與世次皆與書合鄭康成謂武丁欲
舍祖庚而立祖甲祖甲以立弟不義逃于民間是
益賢矣其說或當有所受国語史記容或誤歟
皆不可知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
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
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耽樂敗性遂以夭年祖伊所謂民中絶命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
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
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
五十年
康功安民之功田功稼穡之功徽懿皆美也道德

書說六　九

之容仁義之言其柔其恭何所不美惟正之供貢
賦皆有常典也文王九十七而終享国五十年四
十七受天子命即位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
暇食周公行有不合於三王者仰而思之坐以待
旦皆勞其心者而皆享上壽世或以思病其心何
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中庸曰思誠者人之道心
非頑空癡敗無用之物也聖人之思所以異於人
者有思必誠而已是故不邪則不惑不膠則不困
不思則不竅不奮則不疑不陜則不危不曲則不
迂不得則思〻而得則悅故曰理義之悅我心是

故盡心知性則知天矣理義性命其出一源蘇文
忠曰漢武帝唐明皇皆非無欲者而享國長壽十
一而已豈可效乎是也然武帝殺戮至父子不相
保明皇流播蜀不免雖長壽而累其身且累天下
周公無逸称三宗文王〻之壽皆謂考不忘能保其
国家能乂其民者武帝明皇長年何述焉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
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乱酗
于酒德哉

書說六　十

壹息逸則縱矣况窮日之力乎壹息之逸充其至
可以為紂〻之迷乱其始壹日吾姑今日為樂明
日止也如水潰隄苟有隙焉激射而往豈能止哉
凡為耽樂皆非民所訓非天所若必大有過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
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乱
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
詛祝
訓告譸切啟迪也保順將順也教誨匡救也譸張
誑也幻妄也訓告保惠教誨之交修則人無敢為

誑妄者於此不能聽則誑妄迷作人且效之變乱
先王正典法無小無大皆變乱之不順人心〻
違怨必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不惟戒逸又啟之改過自省迪蹈智哲言行其所
知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
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乱罰無罪殺戮

書說六　十一

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君德必見大聞過自修則怨釋譸過刑殺則怨聚
周公之言及此成王豈亦有闕可窺歟苟無其是
何以見于訓戒之辭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君奭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奭
召公為保甘棠巡行聽斷則以太保兼司徒周公
為師各告監我士師工則以太師兼冢宰召公先

周公周公新命也周公本太傅周師保往々炱六
卿蘇公司寇畢公司馬皆是不必盡為冢宰司徒
也固有冢宰司徒不為師保者家伯維冢宰畨為司
徒是也左右分陝也益搜左右有民是也或曰左
右捐猶伊尹仲虺也召誥召公錫周公幣益以周
公告太平功成且歸老矣洛誥成王留周公周公
遂留故召公不説周公作君奭言已所以留不得
去之故不獨周公自留且并留召公焉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々既墜厥命我有
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

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君之曰君有土之称君陳君牙皆然不学于休終
出不祥皆不敢知天難諶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々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
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
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已數且言其事曰事在我而已我亦不敢安于上
帝之命而弗永遠念天威久於我民無使有尤悔
遠闕是固惟人耳其或在我後嗣子孫大弗能恭
敬上忽天戒下失民心遏絶散逸前人明徳光輝

〃我老在家則不能知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
徳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
子
天命歸周既不易而又難信若乃一旦墜失其命
則弗克經歷有年嗣承前人恭敬明徳矣在今予
小子旦亦安能有所匡正哉惟蹈迪前人光輝施
于我冲子成王使有所覌法而已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徳延天不庸釋于文王
受命

凡又曰皆史官節略之文也寧王武王天雖不可
信而我周道惟武王之徳能延長之天是以不庸
釋于文王受命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
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
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
故殷礼陟配天多歷年所
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徳克享天心伊陟伊
尹子湯欲遷夏社不可作書名臣扈蓋佐湯異商

伊尹俾他之傳格天聖人之事巫咸巫賢甘盤已不
能與此毫有祥桑穀共生伊陟贊巫咸作書咸乂山
經載巫賢事惟率猶皆也皆惟此陳力保乂有殷〻
聖賢之臣多保乂功深故殷升配多歷年所殷劫冥
高宗独稱甘盤不稱傅說甘盤教高宗有成德矣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
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
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天之所以純一佑命有商則實惟商百姓歸戴之
王人與說命王人同稱其王之辟也殷王無不自
書說六　十四
執德章明恤念其小臣與其藩屏侯甸維王室與
皂隸奔走服役者皆惟以德舉是用乂其君有事
于四方莫不翕然趣之如卜筮之信此言商世有
聖賢之臣輔其君其君皆能秉德其内外大小之
臣無非德選修身尊賢之序也夫是以惟勤丕應
侯志其民莫不信之言小臣以見卿大夫言侯甸
以見朝廷言奔走以見指麾者小臣在内最親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
永念則有固命厥乱明我新造邦
平格言有平一之德能格天者而天壽之此謂老

臣天使有此平一之德能格天老臣保乂殷之後
嗣至紂天乃降威亡之威今汝必長念則有此固
命其始昭明我新造之邦天純佑殷歷年多猶不
可恃紂一失而亡今周新造其命未固其可恃乎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
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
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中重勸勉也有所斷割而重勉之言商事也武王
援受天命故曰申勸天所以割殷申勸武王之德
集大命于其躬者蓋惟文王能修德和我有夏亦
書說六　十五
惟有此五人者能輔相文王虢叔王季子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亦惟
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
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文王雖聖如其無是五人者更往述來猶迪常教
則亦無德降于国人矣文王受教五人者即大雅
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也先舜禹湯文武皆有受教
之臣孟子之論本此純佑秉德皆因前言而略之
天純佑文王亦如殷先哲王文王亦能秉德　蹈道
而知天威而惟是五人者大能昭明文王蹈迪顯

見覆冒天下并開于天是時紂猶有殷命其事未
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
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武王之世虢叔以死惟茲四人輔武王尚能昭道
以有天祿後暨武王咸劉厥敵卒其成功惟茲四
人者昭明武王覆冒天下大尽舉用惟冒丕單稱
德亦與前語相发而略之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
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耉造德不降我則鳴
書說六　十六
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今周道未成祈天永命未能如殷譬若游大川未
濟也自武王崩予及汝輔相小子至此今在予二
人必當其濟小子如未即政在位之時汝大無我
責若肯務于收斂含之而去無以勉其不及耉老
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稍遠去就常義與同濟艰难
其或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則雖鳴鳥且不聞
況能為殷諸臣相其君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乎嗚
鳥鳳至治之世鱗鳳在郊藪孔子以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古人不以為異也致鳳非难格天為难天
猶可格鳳豈难致乎大司樂豈变致羽物及川澤
之士六变致象物及天神人生有聖明之資猶必
有所受教之臣而後能格天純佑秉德尚賢迪知
天威若中材常主而又無斯人焉教廸之其何以
臻此周公益以格天事常自任矣自泰顛閎夭之
徒文武舊臣皆以彫落後來者未見其人若周召
皆去則成王誠無與居濟川之喻非虚也周公與
伊尹不同太甲克終允德伊尹去有伊陟臣扈可
以托後成王未堪家多难君陳畢公皆不可與於
此君陳劉辟可見此周之所為不可去也
書說六　十七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
艰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君當遂監于此礼義比為重也去雖留重文武受
命雖美亦大艰难告君以道寬裕我則當留輔後
人不使迷惑周召佐文武造周天命未固成不當
去召公明人臣常義周公以其義稍变故反復推
明之欲使召公以道寬裕我勿拘迫為一切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
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前人武王布其腹心悉以命汝使作汝極召公

為司徒掌教所謂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其言周
曰汝當明勉配王偶配也元首股肱相配而成體
也必在誠信乘此大命歸周惟文王德大承無窮
之憂恤而慎固之今成王未能為此則民無固未
立武王之所以命汝者猶未酬而可以去乎冢宰
司徒對立二府其職任俱重周禮太宰六典可見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
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汝有何戒言曰在時貳人天休滋至惟時貳人弗戡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丕時嗚呼篤棐
時貳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
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告汝朕言必信召公自武王時為太保遂相成王
稱其官使知有不得去者成王弗克負荷則師保
之責豈容以去位免負公為司徒無未立為保王
躬未能自保皆不當去前稱其名為論文武事且
時使成王知之故用君前臣名之義後獨稱君不
名明爽自以義理相切磋此言欲成文武功業故
又稱其名猶君前之義也其汝必能敬以予見(貝)于
殷之喪亡其事大否我周已受而不能于時保之

則天亦去之故念我天威為可畏矣能左右之曰
以予欲其相似(疑作資字)助也予其不信乃為若此誥
予惟曰襄我貳人襄上貳人文武增益文武功業
而上之小雅曰明發不寐有懷貳人尚弗能勝天
今歸周貳人皆不能終其事故為弗勝今天休固
未艾也不及此時慎固之而告與汝皆以老曰月
逝矣歲不我與其亦莫能勝天乎其必在汝克敬
德如伊巫號天諸臣昭明我俊民使內外大小之
臣藹然如殷周盛時乃可以責後人于弘大時矣
讓責也歟而言昔者後輔是貳人我用能至于
今日之休我心皆成文王之功在於不怠者能矣
諸臣能昭明文王之德冒覆天下故今我與汝必
輔成王使丕冒海隅出日無不順使乃為吾與汝
能自盡也殷賢聖之君六七作而皆有賢聖之臣
能格于皇天者輔相之周自周召之後其務于書
者君陳畢公君牙伯冏大略多非受教之臣矣其
教望殷諸臣事業伊尹咸有一德說命高宗彤曰
諸書自立政後絕無此作宣王時召穆公保衛仲
山甫輔導亦庶幾乎此矣而宣王不克終末年雖
仲山甫諫亦不聽豈非諸臣力薄無能任格君之

事君乎大抵人臣無格天之德誠不足以言格君
之事太甲成王皆中材而能登進聖域成湯文武
之業為商周盛主伊周之力也譬若造化栽培
僅其功力豈常人所能至哉周公現天意察時變
精矣當成王當即政春秋最盛四方又安君使東
德不固逸樂逐作事成難保現無逸立政之所以
誥公劉卷阿之所以戒訓告保患未嘗一日廢然
而口舌言語猶非其至者所謂佛時仔肩示我顯
德行惜消實化之者多矣由此言之周過其歷豈
惟文作武述之為不可及而成王持守之功深矣

書說六　二十

故寧以周公稽田之言譬之文武播種立苗成王
灌溉養苗立而不養則雖鹵莽之熟不可冀養之
益深則其熟益豊故周人祈天永命之功專在成
王然則周公之留豈不重於去矣乎人臣常義夫
豈足以易之雖然有周公之事業則可無周公之
事業則貪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順閔憂也予豈不順故若此多誥予故曰弗求
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其能無憂哉

公曰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太甲克終允德而伊尹去成王能厥初未見其終
而周公留

祇若茲往敬用治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仲叔子叔沒而後仲踐諸侯位事當如是也此條作說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三代常礼成王復
終年少未能即政用公遂攝行天子之事通成王

書說六　二十一

服喪凡柒年成王既冠周公始復辟則事之変者
攝柒年耳書傳或曰周公踐天子位則妄也致辟
于商殺之于商也管叔既至商奉武庚叛周克商
遂殺之蔡叔不死非首逆罪差輕救其死而囚之
郭鄰地邊書作號凌郭號古字通左氏傳制巖邑
也號叔死焉古東號國有虎牢城漢成皐縣今為
汜水縣属孟州淮南王曰吳王安知反漢将堂曰
過成皐者三十六人其地至今為險塞葉管叔國
在管城蔡叔國在下蔡號近管遠蔡管叔去其國
居商挾主兵也蔡叔去其國居號以兵塞險拒周

也蔡叔獲乎此遂囚乎此以示天下陰為不足恃
也以車柒乘乘陰置守見司陰又因及叛之人于
此兵術當嚴也七乘五百二十五人之賊專徒其
爲或曰使食七乘之稅未見所據蔡叔據陰拒周
罪豈不當死四國之叛惟拔武庚管叔餘皆不死
可謂仁矣而况蔡叔當誅親乎拔一管叔已為傷
恩霍叔罪又輕於蔡叔霍叔不用兵迎降或亦是
詿誤脅從故奪國降為庶人猶三年不齒後復封
霍三叔之罪皆以叛非為流言也史稱流言者為
國歸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至親骨肉安得不歸

王茂弘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乃出臣族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蔡
蔡仲自以克庸祗德受封而国用蔡舊名孔子曰
以示戒又曰蔡叔封圻内蔡仲封淮汝之間国語
文王敢於蔡原則圻内當有蔡而其地闕不可攷
業蔡叔為三監已封淮汝之間用其采地舊名典
齊魯燕同封霍亦同封史記可攷蔡叔既失国其
国虛置遂以封蔡仲仲子礼五十為大夫封字庸
用祇敬周公攝政以為王卿士齊經綿而為司空

周公因蔡叔蔡仲為卿天下之至公也叔卒年月
不可考而仲之邦蔡與戕叛皆在作洛之後成王
即政之初明誅賞以示天下也庶不静自今有能
率德改行雖其父倡亂猶得復封可怙終不反則
六師移之其行事次第如此故多方之終篇曰今
尚自時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
惟其大介賚尔乃惟逸惟頌大遠王命則惟尔多
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尔土是皆非空
言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尔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尔

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侯于東土仲自受封也
尔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尔乃迈迹自身克勤無
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尔考之違
王命
迈行迹使可継也大雅曰下武維周率文王彝訓
是為迈迹自身蔡叔不足況也違王命叛也已封
其子而不為其父歸何也昭明王法以訓天下雖
蔡仲亦當体国何歸乎漢武帝曰蓋捐無周公之
風矣周公不隸管蔡乎益識其祖尔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
同歸于治為惡不同〻歸于亂尔其戒哉慎厥初惟
厥終〻以不困不惟厥終〻以困窮
慎厥初正其所發也惟厥終要其所歸也謀惟於
其始是故不敢妄發而卒不困窮為行之弗究弗
圖弗不泣岐矣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也不誠無
物
懋乃攸績睦乃四隣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
度則予一人汝嘉
書說六
必勉乃所當為之績而後可以睦四隣蕃王室和
兄弟逐能康濟小民夫蕃王室和兄弟其化使啓
其父子好心奇鞋變更作聰明者也殊任耳目之
謂作非得於所性也自中則其聽必聰其視必明
何以作為側言傾邪之言也傾邪之言世未嘗無
之視聽詳則不惑視聽不詳與以為聰明作聰明
則非中〻立不倚其致矣乎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奄淮夷國淮夷種類不一奄蓋其大者也淮夷害
與管蔡叛周故周公伐奄成王朝諸侯于洛邑淮
夷又不至成王於是東伐淮夷遂踐奄〻猶首亂
也踐踩也謂滅其國也成王始祭天地宗廟見諸
侯還歸民封蔡踐奄礼樂征伐無不行焉作書名
成王政言王政於此成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
姑
雖滅其國猶存其君將遷來即遷也存之而未遷
若有侵其國之意猶欲遷其君非其民之罪也此
必有義故周公告召公有書亡今青州博興縣有
書說六
蒲姑城杜祐通典殷末蒲姑氏居之與四國作亂
成王滅之以封太公所謂営丘其說與書不協
多方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自奄歸自鎬乃誥庶邦還京新號令也誥庶邦書
名多方一視天下使同•歲于善也其實猶誥殷民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三月遷殷民於洛誥多士伍月自奄歸誥四國多
方於是以踐奄之威警動之
周公曰王若曰猷誥尔四國多方惟尔殷侯尹民我

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罔不知
周公以王命誥猶多士也前此封蔡有命後此畫
正治官有誥成王已出號令矣故史官以周公曰
雖其上別之告四國多方別出殷侯尹民布宣殷
事使天下咸共知之殷侯殷土諸侯也尹民卿大
夫以下四國之罪叛當誅因兵威殄滅之夫豈不
可天吏逸德烈于猛火三代無此事也吾為降爾
命爾安得不知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天命去就人主所當圖謀也圖謀天之命而猶弗

能久長敬念于祀它何恤焉葛伯不祀湯征自葛
始冀以感動桀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
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天方降格嚮夏夏乃大厥逸無愛戚之言於民桀
神之主安能寅念于祀雖平旦之氣皆悲亡之呪
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予天之啓迪人者至矣人
弗克自勉此夏事汝所聞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

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麗附也民附有德而開塞之乃大降刑罰崇亂中
國甲始也亂自內始自其都邑遂及四方不克善
承于衆乃益無忌憚無能大進恭歛而大舒慢于
民亦惟其國之貪叨忿懫者欽崇之使劓割夏邑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
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
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
于百為大不克開
天不畀夏其命純一不可變純吉利大義民賢人

也舉而加諸萬民之上尊之以爵崇之以位天下
皆以為當然則以其賢也以其能大民也夫是謂
之義天是則非義矣立政曰茲乃三宅無義民桀
德惟乃弗作往任是為暴德罔後是也天下畀夏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而不能與之永遠多享南
有嘉魚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永于多享也
惟桀之恭多士皆大不能明保享于民者食民之
力而不能保之其何以享乃相惟暴虐其民至于
百端所為大不能開言尽閉塞之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

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
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成湯能以爾多方代夏作民主得其民也簡擇也
古訓大通慎厥民之所附麗而民勸用其義刑義
殺而民勸或曰刑義刑言民有所觀法也麗刑皆慎
德事殄戮多罪以絶惡亦能勸開釋無辜以勵自
新亦能勸刑賞刑罰人主所以運動天下也刑之
釋之而不能使人勸則其道窮矣是故明德之為
尚

嗚呼曰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乃惟爾
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非天庸釋夏殷所謂上帝引逸也天豈欲為此無
常哉汝君圖天之命而大淫其事瑣屑皆可指摘
有辭天是以去之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
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潔烝進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
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當祖伊比干諫紂一克念事必可反自敳恭觀政
伍年而紂亡天須暇之益不惟紂身凡湯之子孫
有異者則宜大作民主若紂死政立君事轍不同
而終無可念聽者此可以見天命矣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
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〻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天求爾多方狩去商大震動以為開厥能顧諟天
之明命者而爾多方罔堪此惟我周王善承于衆
克堪用德為神明主天用是故迪我以休祥簡擇

畀付殷命尹正爾多方多方之書大要修身用賢
事神愛民則為能盡君道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
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
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多誥則衆而反慢至此仁之至也孔子曰五誥可
以見仁我何敢若此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曆幾于殷先王明德慎罰而其民勸今爾何不推
其誠信饒裕于爾多方同底于善而拱為率阻爾
何不夾輔介助乂安我周王享此天命而好為反

御居有宅耕有田為齊民尔何不順王熙廣天命
而圖為凶慝以累政化
尔乃迪屢不靜尔心未愛尔乃不大宅天命尔乃屑
播天命尔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迪之屢矣而猶不靜尔心為未愛也言其不樂吾
求寧而稔惡喜亂故如此尔乃不大安天命尔乃
輕屑播棄天命尔乃自作不常圖見信于正商幸
夏命一也鳴條天命歸商與後惠牧野天下歸周
矣而殷民數動蠢久而後定何也天命為難知也
人主淫暴失民必當亡必有湯武盛德乃能間代

是豈有天命為太康失天下矣而羿不足與也故
宣王與幽王亦失天下天下固無可與有而平王
亦不足以與由是周號名僅在而天下分離凡此
皆天也是故殷民欲私留天命而屢動惟天不畀
此豈可復及哉夏事去古未遠人心皆識義理知
天命殷民蓋私心勝矣淫酗之習姦宄之行皆未
能自克是以宄亂既正求便己事夫豈能以謀主
之故哉殷多士之所以亡殷祖伊箕子之言可攷
也或曰殷民感殷德澤不服周非周公善應殷為
後與非也此以漢事言之也王莽篡漢暴虐失民

猶羿浞戎伏也光武有濟世之才因民心思漢而
復興猶少康宣王也文武有盛德受天命以大義
誅紂取天下武庚受周爵嗣殷而称兵鄙周正名
定罪為叛其助之者皆當與紂為惡周克殷赦其
罪不殺今復及周蠢皆叛宄也豈有以叛為名而
能與者此與漢事為不同大抵合理義順人心時
至幾得則為天命雖合理義順人心而無時無幾
猶不可以言天命而况理義人心之皆失乎周公
善應識然矣後世則亦一舉殺之而遂定耳何用
自為紛紛至此哉故論三代事而參以後世成敗

則豈能當理殷王去就之際惟箕子微子為識天
命論殷周取天下惟孟子為知天命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
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
秉德不康寧乃惟尔自速辜

戰謂也要囚殄戮人所謂也

王曰嗚呼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尔奔走臣
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尔罔不克臬自作
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
克勤乃事尔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

閔予乃邑謀介尔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
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賚尔迪　在王庭尚爾事
有服在大僚
此專為遷洛多士也告有方多士乃及殷多士使
皆自新與四方同被王化也監察也尔奔走臣我
我監祭汝五年矣周公居東三年罪人斯得於是
置監至此五年遷洛猶以罪今當尽除釋之使與
四方多士一同胥相伯長即級相長故曰胥伯或
曰胥廿長也周礼胥為什長殷民遷洛皆大家有
邑者上下相臨長或小或大皆正民之官尔所為

無不以法為的求自中如其自作不知修身之闕
也尔室不睦齊家之職也尔皆當和之身修家齊
而後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矣尔何尚不忌凶
德尔亦則以穆穆在乃位簡閱于乃邑謀介助者
家邑自選其治民之官三代之法也尔尚自是洛
邑力畋尔田安業從化天將畀矜尔我有周固亦
惟大介助賚予尔啇道者簡在王庭尚力尔事則
服在大僚始殷多士言夏事為戕周公曰曰予一
人惟聽用德當其時方以罪徙本遠許今既尽赦
其罪固當選賢與能與四方多士同

王曰嗚呼多士尔不克勸忱我命尔亦則惟不克享
凡民惟曰不享尔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尔多
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尔土
　前爵後刑皆將出王言臨之尔猶不克自勸信我
命尔亦則惟不能享其上不待智者雖凡民皆言
其不享矣惟放逸惟頗僻大遠棄王命則為探取
天威此不拙殷多士蓋雖多方有不享其上行法
亦當如是也離逖尔土用三苗故事不得居中国
迪簡服大僚則曰天畀矜爾尉逖尔土則曰致天
之罰有一不合理義皆非天道臨之以王言訓之

以天道其嚴乎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尔命
惠迪吉從逆凶皆天命也
又曰時惟尔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是惟尔初不克敬于和故紛紛至此非予咎

立政

周公作立政
　外治略定內治不可不謹也周公之法度備矣而
其要在得人非其人則政無由而立也昔者文武
用人之効為可知矣戕王用人將自茲始桀用暴

德而夏亡湯三有宅克即宅三有俊克即俊是以
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射進恭遜乃啟亡文武克知
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是以式商受命奄甸萬
姓則今成王宜知所取舍矣此立政之大指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拜手稽首告嗣天子欽敬以入其言也成王王矣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可不自勉乎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咸戒悉以其事戒王也王之三公分陜為左右而
后諸侯曰二伯九州之牧亦曰伯左右常伯為二

伯實三公也常任六卿任事者也常伯常任皆謂
之常是故必用常人也準正也準人正人也宰夫
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百官各有正謂之準
人有準繩之義焉伯任準三宅也綴衣幣帷幕人
掌之虎賁掌先後王而趨王在國則守王宮皆親
近王者其下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乃推廣言之伯
任準皆大僚綴衣虎賁趣馬攜僕雖小而近孟子
曰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王誰與為不善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休美恤憂此知恤者鮮矣不恤甚者桀紂幽厲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古人迪此者惟有夏室有家也競強也自禹平水
土建國立家其制始詳卿大夫各大強於為善以
傳世上之人招呼其俊傑而用之位為天位禄為
天禄職為天職用賢則為欽崇天道用不肖則為
背播天命卿大夫有家大競於夏時至殷始明從
變化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
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
訓德則乃宅人

九德皐陶以告舜其相禹也則以告禹皐陶允迪
厥德是為迪知忱恂皆信也身親行之知識念明
而能信也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迪知忱恂乃敢
以此告教其后非苟言之也皐陶拜手稽首告禹
曰今君天下矣必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如是而
為盡君道事即常任也不云伯而云牧伯統牧事
体本同而六卿常兼三公也人主自不作德奚能
知人任用君子哉其謀義其稽面必用大順德而
後能宅人面謂覿面而得之也面相對而抓疑作諸字
不至其失之者多矣

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暴德為無義民暴亂姦宄君於民上無義甚矣桀惟弗自作德故往任皆暴德殄絕其世往任使往任其事也舜曰往欽汝諧汝往哉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越於陟陞釐猶耿明也成湯自諸侯陞天子位是為大夫上帝光明之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即就也就其所宅而皆得人也曰辯論也曰三有俊辯論後來之俊可居此三宅者也克即俊就其所論定無不可登用也即用三宅又辯三俊者文王之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人材惟層出間見用之不盡而後國家之興為未艾也湯嚴敬惟大可為法故能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則協和其邑其在四方則大法其可見之德京師諸夏之本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

古說受德紂字不可信德暋句絕德暋亦德也受之德厥強為惡惟進刑餘暴德之人同居其國逋逃主也乃惟衆習過德之人同為厥政四方多罪為大夫卿士也乃有繼之辭惟同居于國者皆暴德故同為厥政者皆逸德也天是用欽罰之

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帝既罰紂乃使我有此中夏一用商之所以受命者命周使奄有天下而治萬姓亦於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而已克知已用而能知之灼見雖未用曉然見之而其為知人之哲則一也伯亦長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立政任準牧為三事表出之準先牧內外之序也小尹十長趣馬之類是也挍人馬官之長乘馬一師三乘壹趣馬趣馬又自為馬師長故曰小長左右攜僕在王左右攜持器物者小臣隸僕之屬府治藏之官百司各有府大都小伯互文皆邑小大

之宰也藝人巫祝工之屬以藝事人者表對裏々
外皆有百官表臣百司家都之諸臣也太史々官
之長掌典法則以逆邦国官府都鄙之治尹正伯
長凡官皆有正長太史特出太史重也史亦以藝
事人太史異矣故特出趣馬小尹拳畢以明尊太
史尹伯拳重以見輕盲任準牧終太史之政大體
可見此為宫府都鄙之官庶家雖衆必常以吉士
故為之常人司徒司馬司空諸侯大国三卿亞二
旅衆夷狄微盧内屬如禹貢萊夷和夷烝其君也
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此微盧独見餘或自亘
非
長不全用中國政令三亳南亳北亳々殷也南亳
今應天穀熟縣北亳拱州考城縣亳歐河南偃師
縣阪險也三亳皆平地井法最詳而其險既則不
以井法治所謂山澤之衆也尹長也此為邦国之
官々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
德
人主用人心術形焉乾正獻謂唐德宗性典小人
合此為知本之論立政用人必先自治其心此禹
安汝止幾康弼直之訓也克厥宅心故能立此常

事典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者為之主此常事即常
任也不云準事立職舉從可知也周公作君奭歷
言商賢君皆能秉德而後其臣乃能以德弥此其
有望於成王緝熙光明之学為切矣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
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庶言訴訟陳請也諸侯春朝圖事夏宗獻謀庶獄
獄訟也庶慎外禁也皆有司之事人豈能以其一
身兼治之哉任治内牧治外豈難事任均故曰有
司之牧夫或用或違皆惟有司牧夫是順此皐陶

賡歌叢脞之訓也庶獄庶慎文王亦罔敢兼于茲
庶言則猶當自朝廷閱決故再出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
以並受此丕々基
越於敉安禁三宅無義民為不義文王克用三宅
三俊是為義德義民義德始見于書至孟子乃曰
賊仁者謂之賊々義者謂之殘々賊之人謂之一
夫容德皐陶會受敷施其子惟皇作極也舜使明
挺虹禹逆有微雷之戒而其言曰帝光天之下至
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為帝臣惟帝時舉此容

德也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此容德也然
此最為難失已失人皆能累德謀從擬之而後動
議之而後書也湯武反之文王則安矣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
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
乂我受民
立政終篇之訓三宅心一也罔攸兼二也容德三
也皆立政切務克穿之蓋德亦惟息荒叢脞微雷
之害治也周公舉以告成王矣而又有所當戒者

書說六　卌

故又提撮之嘆而言曰孺子今王矣必當盡心君
道繼自今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能灼知其傾於
道乃大使治其事相勸我所受民和協我獄訟件
慕專任而責成功則勿有間之此志其切者故又
特言之一話一言必終惟成德之彥士訓定以乂
我受命民如是則為勿有間之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凡我所受於古今聖賢人之美言已悉告孺子王
道在是矣又嘆而言之戒之切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
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
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
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繼自今文子文孫言將傳諸子孫非獨王當務此
也庶獄庶慎惟正使治之則不誤矣則克宅之使
居其位也克由繹之遂與之紬繹所行之事也茲
乃俾乂任之專也國立政必勿用憸人不順于德
是無能顯明於斯世此蓋任賢無貳去邪勿疑舜
虞頑讒說之戒也夫灼知厥若必勿有間之而善

書說六　卌一

開君子者必憸人也故周公撮實而教之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憸人申言之戒之切也其惟吉士召
公卷阿亦若斯周公君公之言常相表裏皆盛德
老臣之言勸勉相勵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
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
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自今文子文孫其孺子之所以王者其道不改也
始庶言庶獄庶慎終庶獄庶慎末庶獄獄關繫治
体為重也責之於有司之牧夫將使天下內外無

一人之獄而使爲治道之成此皐陶刑期無刑之
效也周公推明文王明德慎罰使原叔宜行於庶
殷行牧伯之職也其戒詰戎兵陟禹迹方行天下
至于海表無敢不服覲文王耿光揚武王大烈則
亦牧夫之職小刑肆之市朝大刑陳諸原野兵刑
本一職舜命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蓋一職也
嗚呼雖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又嘆而言之不止於三致意也常人吉士有常德
者也皐陶曰彰厥有常吉哉新奇詭異譎珍震驚
皆非所當用小之刑罰侈爭大之矣戎征討皆由

書說六　罡

此生

周公若曰大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公又煩其事而言曰立政必求常人太史司寇
蘇公其人欽蘇公名忿生爲司寇與三公太傅下
行太史之事式用由獄〻之所由也帝德罔愆臨
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
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皆欲之所由也俾予
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式敬爾由獄也長
我王國三公也立政終於勿誤庶獄責之牧者布
宜於天下也式敬爾由獄及之於司寇蘇公者推
本於君德也怠荒叢脞徹霄擾使之當戒不敢一
日不謹也蘇公於此用有慎俾列用中罰中平也
不輕不重所以爲天下後世之常法也今孟州温
縣蘇公邑春秋狄滅温〻子奔衛蘇温二名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黜殷微子之命序已見滅淮夷成王政序已見又
見於此者書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疑又

書說六　罡

一時事故此復出見與巡即此黜殷後至踐奄也
書言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序言還歸在豐作周官
周官書成自文王之廟發之古者大命令大誥誓
皆發於祖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
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周之官制其詳在周禮其要在書洛誥言未定于
宗禮宗禮專爲稱秩元祀其實吉凶軍賓嘉五禮
必相因也六官分職治教禮政刑事必相須也然
則周公惇宗將禮制度遂定成王故是董正治官

以推行之孫周王一王號令由是行于天下也巡
侯甸言自豊至洛遂伐東夷用天子適諸侯之名
非時巡一歲循至方岳也周九服此六服夷狄與
中国礼節不同也六服承德而後董正治官制度
於此頒行不容或有阻隔也而建正長行井法爵
頒弗即工攷征苗周書六服頒礼樂制度而淮夷
不式王命故伐淮夷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国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皐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也制治未乱保邦未危譬若五穀養生無積效可見已乱而救之已危而持之譬若藥石伐病雖有績效可見而傷和伐性多矣此非明吻幾先足以成天下之務未有不忽之者也故皐陶有兢業之戒唐虞以前建官至周猶有可攷大抵随事損益百揆四岳皆居内百揆亮采惠疇四岳闢四門明目達聰然則四岳本主外也侯伯二伯分左右統治諸侯百官奉職攷庶政惟和内外一体故萬国咸寧夏商事漸多置官亦稍廣随時之宜也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雖建官多寡不同必皆務得人不肖幸容則其事隳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周公立政故曰文王克厥宅心乃能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成王訓迪厥官必自謂當祗勤于德是為克遵周公文王之訓矣祗勤于德脩身也前代時若猶古也傳說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

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蘇文忠曰国之道為經而政事緯之皐陶之陳謨箕子之陳洪範皆論道也而皐陶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箕子曰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此所謂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也陰陽上下一氣流通不惟其官惟其人非才則曠也官不必備惟其人才唯寧闕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師傅保有太有少豈所謂三光三保歟故相之貳
公六卿皆有兼貳或稱少或稱小孤其卿命秩同
而高於卿故稱孤寅亮明敬明天地以輔相人
主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
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
師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
居四民時地利
均平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擾〻馴之神人
瀆則乱故治之使辨上下厳則離故和之使通此

礼楽中和之教也六卿分掌六師而四政一聴於
司馬平正也姦慝詰之容可救有暴乱必刑之矣
司空事官而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蓋凡居於王
土者必有職無職則無土有土則各使以時致其
利故工之飭材成此利也賈之阜貨通此利也皆
土物也皆邦事也蓋無有不作而食者司徒地政
農為肆園圃藪牧工賈皆不可見司空篇亡農圃
藪牧工賈皆當有政令在司空其教典在司徒
六卿分職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自王国至侯邦皆行之九牧監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
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大行人六服差遠近為節序朝京師六歳一周時
見曰會也七歳属象胥諭言語協辞命九歳属瞽
史諭書名聴声音十有一歳達瑞節同度量成牢
礼同数器修法則十有二歳王巡守殷国殷見曰
同也此皆舜故事惟五載与十二歳不同耳自武
王時巡後見於経者成岐陽之蒐康酆宮之朝穆
塗山之會宣圃田之狩皆非時巡也大行人六服
此五服者容又六年時巡要服見于方岳不至京

師也時巡春東夏南秋西冬北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〻出
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懐学古入官議事以
制政乃不迷其尓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乱厥官蓄
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学牆面莅事惟煩
孔氏曰有官君子大夫已上非也是蓋大夫已下
大夫已上為卿其下戒尓卿士別出洪範師尹惟
日卿士惟月此師尹也合正長亞旅皆訓之故曰
凡我有官君子各司其属為姦皆為不欽令出无
行而其不善則亦必反亞出亞反則其民惑是故

出之必慎既不可行又不肯反其逆之乎私害政
体一人壞之于萬人忽之公則悦以公滅私自克
也先王官皆以学選郷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進之成均使之修德学道是也学古乃使入官故
能議事以制事之本末源流必学而後知之知其
本末源流乃能議而制之不然何所裁節違実而
已周公之法泮矣而官司猶使議事以制不尽倚
之於法也雖然必有典常為之師苟無規矩準繩
則放矣利口即辯口詖説変乱是非眩易名実皆
利口者之為也利口能乱官張釋之所以諫文帝

也是非不能決皆藏之于心是謂蓄疑蓄疑取舍
不定必敗謀蓄疑不明怠忽不敬皆不学之咎不
学豈但蓄疑怠荒而已必且闇然面墻之東莅事
徒紛紛焉耳此庶官之戒也
戒尔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後艱
位不期驕禄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尔偽作德心逸
日休作偽心労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推賢譲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挙能其官惟尔之能
称匪其人惟尔不任
卿士六官之長也功無志不立况能學乎業非勤

不成况能廣乎不克果断病在暗弱姑息容之其
唯在後驕侈生於德之薄也恭儉本於德之盛也
其恭不侮其儉不奪皆非声音笑貌能為之也載
偽而行前闕未盈後失復彰心労而日拙矣雖然
拙猶可也巧益難救休安詩曰良士休休或曰美
也充實之為美弗畏入畏惟其驕也不和政厖惟
其吝也事非一人所能自為也為人長而自吝其
功何以尽人之心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挙為能
其為不任况其所称挙可知矣三代官属皆挙於
其長此長官之戒也周公作立政教成王以官人

之法成王於是作周官凡立政之教於周公者皆
出以訓迪百官為長為属曲尽其理怠荒儉利華
闇吝驕吝違飾偽無非学問進德之關成王量已
待人為甚悉矣蓋庶幾乎禹湯文武均知克宅之
事周公迪教其功可睹此周官所以次立政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尔有官乱尔有政以佑乃
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三公不敢訓也故於終篇同百官勉之朝廷
治則萬邦承德無厭斁矣是為端本
時甫慎之命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東夷堆夷不曰淮夷而曰東夷周始開東畧也榮伯來朝南略肅慎來賀來略因伐淮夷東方夷因始修朝賀之礼周官書六服砕砕罔不承德至此則蕃国皆果號令矣肅慎海外国趍時來絶夷妻適中国云即古肅慎貢楛矢石砮在夫餘東千餘里榮国名芮伯作旅巢命榮伯作賄肅慎之命王不親命此皆與改賄幣賜錫之賄其礼簡矣述姓迎來嘉善而矜不能也書亡

亳姑

書說六

周公在豊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沃丁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成王葬周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伊尹周公皆宗臣故伊尹從湯葬周公從文武葬皆国礼猶後世陪葬山陵也故作書紀其事以見餘臣不得用此礼也周公欲葬成周謙不敢當之意成王作書獨紀葬何足盡對咎單訓伊尹事作沃丁伊尹德業固有以啓迪沃丁矣周公致太平成周道独欲遷奄君而未果今遂遷之是為周公輔周之事無不竟者

故成王因葬作書告周公名亳姑其間亦述周公功德成王悲慕敬保之意伊尹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君臣際會克終難矣春秋書崩薨卒葬皆書其終也書独紀伊周之葬則又與常人不同者君怙終不悛故卒遷之書亡畢在永興長安縣杜中

書說七

山陰黄　度

周書

君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周人二都通王畿故以成周為東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為六鄉六卿分治六鄉六鄉皆在宗周不出君陳獨以分正之職居洛治之正長也長治之洛與鎬對立故曰分正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於兄弟克施有

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古說君陳周公子非也令善孝友善德也故亦謂之吉德召公求賢用吉士其詩曰有孝有德孔子不在於善而皆在於由德指謂孝友孟子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事兄君陳推其事親之孝以友兄弟又推其孝友以施于有政若推其所為者也古者鄉教孝友睦婣任卹鄉之八刑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卹造言亂民獨施之於鄉故曰鄉八刑君陳分正東郊以友孝選鄉法之行此為可知矣

昔周公師保萬民〻〻懷其德往慎乃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鄉老二鄉公一人無他職事獨與鄉大夫興賢能獻其書于王而已以天子三公為鄉老教其民夫是謂之師保教其君教其民無異道也故伊尹曰使其君為堯舜之君使其民為堯舜之民〻〻懷其德其教行矣召公甘棠亦若是也往慎所主治不必更有作為但率其常與是皆周公之訓惟勉明之而民自治夫雖有周公之訓莫能明之則泯〻矣日月常明而後蒼生仰照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〻無敢逸豫

至言其為不可加也至治之馨香猶能感神豈有不能動人者式用一曰法也猷道也用是周公道訓必日孜〻無敢逸豫懋久無斁則動矣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周公沒未久人固皆嘗見之見聖而不克由聖凡人之情君陳式是猷訓以興起斯民可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則繹圖謀也不能無廢興也是以謀之而豈欲異哉凡其命令之出咨訪之入必與爾衆慮度之度言同則陳布而行之蓋雖周公之聖不能違夫衆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成王斯言類若後世人主忌聞其過而貪名者是必有深意也成王自幼周公保忠教誨之故周公之言一一則曰孺子聽朕教汝于棐民彝二則曰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是本師道又有大誥至多

士皆周公以王命誥是爲推冝皆非人臣之常法也洛士習見其事成王惟不能使知君令臣行之常法故舉此以訓君陳而動洛人是故不嫌於拘已也夫人臣招過於美豈惟不足成其君而其身亦何以居之顧豈能爲良顯乎詩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周公之誥殷民固曰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又曰我乃其大罰殛之君陳當識此意無徒泥其言徒泥其言依勢作威倚法以削矣夫將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識不可以日月爲功故其道在寬然不可以無制也從容以和言殷民日向化尚當徐徐協和之夫此皆所以弘周公之訓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君臣分洛而殺生之命制於天子通畿統于京師也天子制命非其中豈得使其臣苟順于已哉成王教君陳待順於其前而又欲之正救於其後是

知爲人君爲人臣之道矣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刑一人而天下懲焉猶爲不得已而況多殺而不懲乎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狃習也習于姦宄有舊惡宜救宥之者也敗常亂俗鄉刑亂民也姦宄亂民三者雖細必罰不宥非此類也雖頑不受令姑惟教之無嫉疾惷愚無知不能自同於衆人故謂之一夫則寬饒之無求備

覌殷民屢叛周公不殺而告教之則知忍能濟事
有容之為大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鄉法自閭胥至州長歲時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戒
令料筞備馬脩不脩皆於此簡別之州長三年大
比大攷鄉里貢鄉大夫興其攷有進良退不肖之法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尒克敬典
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其尒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夫所以容忍教迪之至此以其生本厚也文武與

書說七　　五

而其民好善幽厲與而其民好暴物能遷之生亦
可反要之必從行而不從令也典常也能敬常厥
德以率之無有不変者必且信登于道矣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召公以太保為冢宰畢公以司馬兼大師畢公序
召公下名數不同也召畢率諸侯為諸侯長也君
奭周召相重在師保顧命召畢相重在率諸侯臨
終遺命曰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
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
氏虎臣百尹御事
洮盥手頮沃面發大命必齋戒沐浴王疾洮頮而
已冕服尊不使婢仰相被之太僕正王服位相並
太僕狀命召畢率諸侯而同召六卿與百尹六卿
百尹朝廷紀綱安得不使與於此也若後世則多
為私臣其事尚忝矣太保冢宰芮伯司徒彤伯宗
伯畢公司馬衛侯司寇毛公司空太保彈官三公
尊也三公不名故名特稱政嚴君臣之分也畢公
兼太師毛公兼太傅兼官以公見虎臣虎賁氏也

書說七　　六

百尹百官之長也師氏虎賁氏皆長官而特見之
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兵服守王門虎賁
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特見二大夫危疑之際謹
門衛也御治也百長官之長皆在其餘有治事乃召
入彤奴姓國在青州北海縣衛侯康叔春秋傳曰
康叔為司寇毛公史記有毛叔鄭曰式內國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
嗣茲予審訓命汝
漸進幾微有安危之兆為臻至彌甚病甚日至久
留不去齋戒致敬臨之以鬼神是為誓言今病恐

不獲誓言嗣子事故此當訓命汝審謂不亂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〻不違用克
達殷集大命
宣布重光繼明也奠定麗附肄業達通文武布繼
明之德定民所附著教陳其教民無不肄習者民
習其教順從不違用能通代殷而集大命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
降疾殆弗興弗悟
侗稚無知成王自謂也迓迎昏亂逾越殆危弗能
興起弗能省悟是將死矣

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
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
貢于非幾
釗康王名勸進也使進於善也威儀心術之著也
紂無喪威儀厲王荒湛衛武公歎之敬慎威儀冒
昧貢進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吉之先見為
幾不吉為非幾猶曰是不當冒用者也昧〻而行
雖其視聽言動蓋有不知其所有者而況安危理
亂之分乎是故能自治其威儀則必不能進于非
幾矣弘濟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庶邦其要則在於

光明不昧非幾之動早辨遏悟不使墮乎其中不
能自反悠久不息動容周旋莫不中禮矣爾無以
謂嗣子之不能自昭明德冒進危幾則為汝輔相
者使之也春秋傳能左右之曰以安勸庶邦君冒
率諸侯實任之而必當正其本無徒事其末此成
王臨終付托之言謂之顧命者也夫豈獨不惑於
死生之際哉成王顧命漢文帝遺詔皆為知道者
成王有學問之功言皆協于道足以貽謀燕翼文
帝不能至也然薄葬短喪後世猶以為法惜乎其
未嘗受教于伊周也使其嘗聞伊周之訓豈嘗

在成王下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群臣既受命各還治所以聽事綴衣帷幄出之于
庭示變且使供張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
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
室恤宅宗
王崩冢宰攝政於是出命仲桓南宮毛二大夫也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齊侯呂伋太公子來朝京師
會王崩而留遂使二大夫就之將命逆太子太子

侍疾王崩乃出南門外使暘男大諸侯虎臣羸衛
而迎之定民志也礼君行則二執戈者在前太子
未即位用君礼示変也書子釗者其位也呂伋仲
稱南宮毛書姓書名註之也伋書国書爵殊之於
大夫也南門路門翼室路寢夾室在西旁故曰翼
於是而為侍廬焉恤憂宅居宗主〻喪也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丁卯王崩之三日礼三日歛則不敢死其親故歛
而後作冊度將書顧命傳伍焉是宇作冊故曰冊
度天子七日而殯〻之明日乃成服生與來日也

書說七　九

又明日為癸酉召公畢公以三公為東西伯相康
王故曰伯相士虞人也須材備葬用也礼君堯虞
人致百杞之木可為棺槨者斬之於是殯斂之事
畢為奠備二相命所執虞人各致其材以待須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
豐席畫純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
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
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
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

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喪礼備乃傳位事之序也狄樂官之賤者大喪掌
設階復琥於是使設几筵宮室之制正處曰堂〻
内曰室〻南東戶西牖其兩夾曰翼室亦曰夾室
堂東西廂曰序廂之室曰旁堂之東階曰阼階西
曰賓階門側有室其東曰右塾西曰左塾戶牖之
間設屏曰扆又設帷帳象平生白與黑繡之曰黼
按司几筵王位設黼扆前南向繅莞筵紛加繅席
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
紛純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此牖間蔑席盖

書說七　十

次席也鄭氏曰桃枝次列成文西序底席盖莞席
也底言其密緻也東西豐席盖繅席也鄭氏曰削
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豐言文采豐盛也筍竹皮司
几筵莞席紛純此底綴純則皆積麦矣天子之席
三重并筵數此重席筵不數也純緣也綴雜采畫
純五綵右紛采字為黺綵玄帛黼粉也華玉五色
玉文貝貝有文者彫刻鏤吉事変几凶事仍几因
生時几用之也古覲牖間朝覲之坐西序聽政之
坐東序養老燕饗之坐西夾親屬燕私之坐皆象
生時并故之東夾不設侍廬在焉玉五重弘璧琬

琰為二重大玉夷玉天球為三重「古玉鎮也越於也於列玉之次陳寶焉赤刀大訓之屬先代之傳寶也弘璧大璧也琬玉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夷玉東夷美玉醫無閭之珣玗琪是也天球玉磬之天成舜樂鳴球也赤刀鄭氏謂武王誅紂時刀以赤為飾或曰赤銅為之其色赤瓌赤瓦銅鈛赤色大訓三皇五帝之書掌在外史河圖八卦伏羲夏后氏諸侯其國所以舜衣大貝伏生書傳曰如大車渠散宜生於江淮間得之以免文王者鼓長八尺謂之鼖〻鼓〻軍事孔氏曰商周寶之先和古巧者垂舜工官赤刀王迹所起大訓河圖帝王道統所傳故與玉鎮陳之於序其器物之合於法度者陳於房屋大輅玉輅綴輅金先輅象次輅木象輅先玉札金賁不常乘故自為次序象朝夕無出入一曰道車木以田以鄙一曰游車常乘故自為序綴輅次亞也賓階西南向左右塾前北向車輅軍容不陳凡是王位寶玉鎮守車輅法儀於是悉傳之陳器先西後東瓌宮在西傳授所從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畢門路寢南門也階之𡍮曰戺夾堂立堂上故曰東堂西堂垂居上居高臨下故曰垂側階未詳孔氏曰北下階雀弁赤弁也綦弁皮弁也其色青黑皆士服也冕士大夫服也惠三隅矛劉鉞斧或曰鐍美金音金名斧並黃鉞也刈鉞天子所仗故立于堂若今所謂御器械者戣瞿皆戟屬陳衛先東後西嗣王在東衛〻王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〻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麻三十升以為冕黼裳王袞冕裳四章獨畫黼也詩曰玄袞及黼黹黼以見其餘黼黻文之盛也此冕王升由賓階不敢當主且殯在西階也卿士六卿蟻裳玄裳也彤裳纁裳也皆不盛王裳獨盛黼太保卿士玄不盛示変也太宗〻伯也序太史

於宗伯之上太史奉冊命也太保太宗亦自阼階
受命於先王也太史亦自賓階將御王冊命也介
圭天子之命圭益鎮圭也尺有二寸同爵也瑁四
寸王執之以朝諸侯古說以齊瑞信瑁取冒復天下之
義御進也道揚猶舒揚也末命將沒之遺言也嗣
先王訓言臨君周邦以燮和諸侯大下大法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
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王受圭乃拜受冊眇眇小貌自恐不能治四方則
何以敬忌天威答畢乃受同瑁不言受圭受冊同

瑁因祭而見圭冊為可知也三同一瑁太宗以次
授王王饗執瑁宿止也王受同置之止不敢飲既
又取祭之或曰宿肅古字通特特宿尸注宿讀為
肅宿進也或曰肅手至地若今揖也受冊而拜受
爵而肅祭酹酒也礼飲必祭傳訓咤為奠爵非咤
咤噴声字亦咤項籍喑嗚叱咤悲不敢哭声噴而
止也上宗小宗伯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
夫四人小宗伯一人贊饗餘當以次奉同瑁宗大
宗伯也必饗者諸侯始封受冊命饗醴礼之大者
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
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同王授太保使饗也太保傳顧命一心同
體王能承用先王之訓嗣守大業則召公與受其
福矣太保受同降易同與（與改作盥）手洗同飲酒秉璋
以酢易同嫌也半圭曰璋臣所奉也酢報祭太保
將拜故以同受宗人乃秉璋拜宗人肆師士王答
拜太保傳顧命也洛誥周公復辟成王亦答拜周
公傳謂太保拜璜非王命太保饗故拜王嚌酒至
齒不欲王祭不嚌太保義服哀戚也宅授宗人同

瑁將拜不離其處以同授宗人或曰宅咤字既其
咨亦謂悲不敢哭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收有司撤器卿士不出諸侯出廟門外俟見王璜
宮称廟鬼神之也
康王之誥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既尸天子已傳位也於是出誥令故曰遂誥諸侯
志札之变也周人大封諸侯重監牧之權齊魯衛
晉大壤廣亦當時固有翼衛之效故傳之後事體

必変周公成王見其幾矣故二書変礼皆為訓飭
諸侯夫子之序表其大要焉
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黄朱賓称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徳
答拜
應門在路門之外治朝在應門内不曰朝而曰應
門内非行朝礼也召公畢公各以所領諸侯入見
西方入左東方入右各從其長也皆詣見諸侯與
赴國喪者也布陳乗四馬黄朱鬃庭實也小行人

合六幣圭以馬貢諸侯也圭執幣匪朝以主饗以
幣奉圭兼幣蓋用朝饗之礼而並行之一二非一
也臣衛藩衛之臣壤土物執土物奠獻奉拜送幣
進礼首至地王答拜受幣非常礼新嗣先德未敢
當主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
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壊我高祖寡命
太保冢宰及司徒咸進相揖咸皆也謂自司徒以
下群卿皆進相揖同戒王也羑美古字今作誘教
也教迪而順道康王所謂皇天用訓厥道也克恤
西土本王業之所由始也陟升也天子崩曰升遐
新陟王成王也未謚故称之曰新陟王畢協賞罰
故能戡定文武之功以敷遺後人王必敬之講言
震之與不震震張皇六師也故刑政脩明六師常
有張皇之勢則可以無壊高祖文王之命矣王公
自称孤寡不穀故曰寡命諸侯初見嗣王公卿進
戒如此〻成王命二伯率諸侯相康王之本意也
天下又安諸侯執道陟明與由賞罰罔不可啓又

至於殄挟志雖不式王命則六師出矣故主政終
篇曰其克詰爾戎兵方行天下以陟禹之迹至於
海表罔有不服與此意同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
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
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
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
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
羞

王順群卿之戒以告諸侯其稱名新嗣誕也至公不偏平也積盛豈美富也咎惡不務隱惡揚善也底至齊一用昭明于天下光明溥照也文武之德如是而猶有忠力之臣保乂王家故能正天命商周之際天命為危疑矣非文武莫能正之天用是訓迪以道付畀四方命之建侯國樹藩屏其意封同為我後之人是必諸侯相與顧念綏安尓先公之臣服于我先王者而順承之皆相暨及也中外一体其孰不為王事者乃心王室則必能奉憂其所當順者不遺天子羞矣鞠子稚子或曰鞠穷也

亦在喪困苦之稱也成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則以天下安危之勢在諸侯也公卿進戒乃以為物在畢協賞罰張皇六師是固為有司之職康王以為德意未加而威怵之教判不施而勢厭之豈先王所以待諸侯哉鴻水曰邦人諸友莫敢念亂誰無父母誠使諸侯不能奉順其上或至於不免用安行師上之無以推廣文武平富不務咎之德下之無以綏保先公臣服先王之功業是皆為吾凉薄致使遺吾羞矣盍戒忠厚長者之言能為人君矣成王召公始變傳位之礼而成王付托之命如使康王報誥之辭如此足為父子之懿覺紹文武述作益光周德矣賈誼言三王教世子有道信乎其有道也晉武帝謂衛瓘曰太子勝前唐太宗曰青雀投我懷口雖不尽言心固憂惧矣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觀二書之变古者六君薨聽于冢宰而六卿百官同受顧命一也成服傳位二也以吉服見諸侯三也遂出誥命四也在喪稱子康王自稱予一人史亦稱之曰王五也其見群臣非稱名六也先儒或曰是得已而不已二公之過度爲諭之成王力疾

顧命共設几筵陳宝出車輅盛傳位之儀君臣相見告戒反復前此書傳皆未有今而行之殆有憂心焉此不独為當時慮將使後世遂以為法夫周公之攝天下幾变君薨冢宰攝政在三代非創見之事而群叔皆至覬覦而不能知周公之心豈非時異事殊人情之漸•澆薄歟後世柩前即位蓋本於顧命之書然漢立昭帝郭廣意為九卿而猶不能知其事乃曰殿中讙言上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燕王旦由此有反謀此事不幸時或有之成王召公親見周公之狼狽救亂矣是

故成王道揚末命托嗣子於六卿百官事已移変
古二公量事制宜因顧命而廣之逆太子傳冊書
見諸侯皆不俟踰年使天下逐知嗣君之正位鎮
危疑之心消姦慝之変杜其意深矣雖然是固有
所因襲而損益之也古者踰年即位即位必朝廟
即位朝廟皆當用吉服伊訓太甲元年伊尹奉嗣
王祗見厥祖是也伊尹於是作書訓王頌有嗣王
朝廟謀訪進戒之詩是則朝廟群臣見嗣王有訓
戒嗣王亦當有報誥是皆因于古礼而行之耳或
曰先王之命不可不傳當以喪服受之諸侯喪服

入哭殯宮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敎諫可乎曰冊命
畢可以喪服受而亦可以喪服傳乎不可以喪服
傳則君服臣不服豈可哉諸侯喪服見王弔也弔
不以哭踊而進諫又可哉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
三日名之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鄭康成曰接神
則祭服古之礼也叔向辭諸侯何如曰不同諸侯
之殯非弔何見乎故叔向曰是重受弔其言是也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畢公本以司馬燕太師為東伯於是以太師東伯
保釐東郊專為保釐發冊其事重也保釐要分正
不同分正分使長治之保釐以師保領治之殷
民遷洛歷年久生齒日繁於是使分居為比閭族
党州鄉悉用鄉法始成周郊周礼鄉為閭遂為里
合則通故鄉大夫曰大致周礼司隷以致鄉里之
治是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
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發冊于祖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

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
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変風移西方
無虞予一人以寧

畢公以諸父為成王師故康王称之曰父師殷民
服化而後四方無虞天子安寧此周公之所為毖
殷頑民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道非一定之物也隨時升降是故必因其俗而更
革之易曰通其変使民不倦其知道之升降欤周
公初遷殷民一以寬施之其後成王命君陳則使

簡修進良至康王命畢公則旌別淑慝表厥宅里
彝異乎周公之世矣當殷民初遷欸化未施而遷
分別淑慝人心必乖沮紛擾周公誠未暇也至此
則事躰已定人之為惡者亦必苟無以旌別則惡
者不懲王化無由而大同也使猶有一夫弗率則
君師之職為不盡三后行事始終如此故其政有
所更革而道日隆焉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
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
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君陳分正孫其孝友畢公保釐稱其克勤小物欸
寵光成孝爰理欸氣象皆可想然豈非吉人常人
欸治安之後用人法當如是克勤小物懋德也小
不謹則累其大矣弼亮四世壽考不忘也正色率
下儀然人望而畏之也罔不祇師言〻而世為天
下法也先王功業賴公為多康王用是得以垂拱
仰成故今卷以周公之事命之太師東伯保釐皆
周公之事也畢公亦為冢宰乎曰不可知也然不
為冢宰要必為卿於是文武舊臣進矣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声弗率訓典

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
海
欸仕者之家謂之宅士相見礼曰宅者在邦曰市
井之臣在郊曰草野之臣里〻居也癉病旌別淑
慝表其宅里彰其善者使惡者知所病焉立之風
声以歆動之如此而猶弗率則又殊厥井疆使知
畏罪而慕化圻法夫三為屋〻三為井是為井疆
郊圻素定今因分居里甲畫之鄉皆守法族師職
法相保相授仕師掌鄉合州黨族閭之比聯與其
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義守

法也故鄉大夫国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相保
相受小之奇袤不作大之姦宄無所容與商邑淫
酗暴乱卑昭敵讐誠不同矣故謂之成周郊殊厥
井疆猶不率則徙之比長徙于他是也周公之訓
多士曰尔居不忱裕之于尔多方言其自為率異
不能與四方為一也東郊成而四海康則以為天
下純被文王之化矣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非虛言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〻利口惟賢
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為政無恒辭不體要皆好異也為政有恒則辭口
無所用之靡〻相隨順之亂盤庚曰今汝聒〻又
曰度乃口則商俗尚口舊矣孔子曰惡利口之覆
邦家者利口必傾亂我國之階敗亡國家者皆辭
士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
化奢麗萬世同流茲因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
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
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
何其訓
書說七　二十三
以蕩陵德豈天道之所尚哉奢麗不循法度必敗
佗雖歷萬世混然一流怙侈滅義豈美事蕭士服
行之以為美矜尚于人資富而能訓乃可永年不
然驕志矜俗趣其亡耳德義之在人心與生俱生
聖人不能豫人所無而訓之也惟德惟義是乃大
訓古先王皆以是訓今不用古訓而於何訓之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
允脩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
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〻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
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
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天下歸周久矣雖殷士未服化而豈能遽危周哉
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豈非過論乎曰不然殷
反覆之心挾辯利之口習矜夸之俗怙寵祿之勢
朋建究附近在郊閑之內安危之機豈不在此是
故力服為易心服為難從令為易踐道為難不剛
不柔自脩其德三后一心乃能同底于道還洽之
初危疑多矣非周公莫克愍之故曰慎厥始寬而
有制從容以和故曰和厥中雖收放心閑之惟難
故曰成厥終道洽則其心識義理矣政治則能循
書說七　二十四
法度矣誠使殷士未能底道識義循禮自京師不
能一日為安而欲澤及四夷豈不難哉然則康王
之言非過也三后能為成周建無窮之基使兩都
儀表周之子孫皆得訓其成式治矣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
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人心不甚相遠也凡有自謂不能者不盡其心者
也謂民寡而不慎其事忽心即為不盡〻心慎事
使殷士服化天命之歸周始定是為欽順先王成
烈以美于周公君陳之政自泰誓至畢命文武成

康叔守之道盡在是此周之盛也亦可謂難矣

君牙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名滿昭王子康王孫史記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周人諱不赴告春秋傳齊桓公問罪於楚牙名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亦有宗伯司寇故天子司徒以下稱大稱大以別之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篤厚服事勤勞司勳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

思得如先王之臣以自輔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司徒與冢宰對長六卿故曰命爾予翼大臣股肱心膂召康公以司徒爲西諸侯伯此言左右予翼當亦是分陝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典常也則法也常故有法要必以其身率之此司徒之職也暑雨祁寒之怨民心豈能中哉是爲艱矣雖然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思艱圖易誠有道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天下定其寧矣乎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承言武王繼文王而有其功也故開文謨武烈莫非訓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王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又順其事而申戒之用先正田典是典民之治亂何况它求先正由召公而來君此官者皆有田典君牙祖考宜服行之於以昭明汝之君使有治焉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伯字冏名以名業字王之大夫也正長周禮太僕
　下大夫二人猶當以一人為長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
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儆慎至如此豈非賢乎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
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齊一也不以隱顯微著二其心也文武聰明齊聖
　矣而又其臣無大小無不忠良侍御君所僕從官

　無非正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是故其君出入起居
　無不欽發號出令無不善太僕之為小臣舉僕御
　僕隸（僕）皆親近朝夕御於王所太僕掌正王之服位
　詔法儀故出入起居之有不欽太僕當諫正出入
　王之大命發號出令之有不臧太僕當論執其於
　輔導最切漢太僕為列卿而郎從官皂從天子屬
　光祿勳飲膳醫藥出入行幸供奉官屬少府太僕
　独掌賓贊訟流寅遠客館閽門官实行僕御之職
　而親近人主者独宦官耳後漢光武稍更易官制
　諫大夫議郎皆吏屬光祿勳侍中尚書御史皆吏
　屬少府
惟予一人無良实頼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
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左右前後皆僕官也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
　人御僕下士十二人隸僕下士二人皆士也故為
　有位之士非心不格愆謬何由正正長大正通長
　群僕小臣御僕之等又各有長謂之小尹是也繩
　愆糾謬諫諍之事也古者諫無常職百官箴王闕
　然近而易入莫如僕御之臣故務王身責伯冏以

　諫爭之事漢諫大夫議郎博士其郎官常從得三
　代餘意隋唐諫官偏西省謂之供奉官隨仗入閤
　而舊制遂失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
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務王如作德之要矣喜諛惡直敗德之本也同官
　為僚三代官屬皆長官奉用世有穆天子傳載穆
　王命造父馭八駿行天下一日千里而左氏傳載楚
　右尹子革之言穆王欲肆其心将使天下必皆有
　車轍馬跡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

以獲汝於椶宮然則造父八駿果有之以一造父
能肆王心一祭公謀父能止王心僕臣正規之效
皆其身親自見之
尔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
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尔大弗克祗厥辟
惟予汝辜
穆王戒伯冏無昵于憸人則知所以自勉矣人君
視聽非正由之故曰耳目之官惟貨其吉貨取之
也昵其憸巧私其貨財奉周於上以病夫官是為
弗克敬其君孟子曰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

云尔則不敬莫大乎是正法奉罪其可逆乎漢即
官故事令即出錢市則用給文書名曰山即家當
即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楊僤為中郎將罷山
郎郎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奉罪擇賢絶
請謁貨賂之端宮殿稱其廉平此事三代時已有
之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吕刑
吕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吕刑
孔氏曰吕命吕侯見命為天子司寇是也書與序

皆據名吕命於其上言自吕侯命為司寇穆王乃
訓夏贖刑是則吕侯將明於其間也故名其書曰
吕刑舜流宥鞭扑其最輕者贖夏后氏之世專行
贖刑成康刑措雖贖亦不用蓋與舜之世民不犯
有司同其美穆王末年姦慝既作遂訓夏后氏贖
法用之贖雖輕法而始用刑矣此輕重之変也
惟吕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穆王耄而荒耄兖不勝乃度時之宜作刑以詰四
方金罰是也舜雖有贖法臨時用之無成法也穆
王始為刑制罰而行之按史記穆王即位春秋已五

十王道衰欲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
太僕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征之得白狼
白鹿自是荒服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
作脩刑辟穆王之書次序如此穆王蓋始勤而終
怠欽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中夜以興思免厥愆皆
自處其言矣然征伐之非耄歲事是則用祭公謀
父之諫悔悟亦久矣而終不免于怠荒年高倦勤
雖聖人亦患之復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
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象曰迷
復之凶反君道也夫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君之道也

思謀護過迷而後復豈其遠哉然迷而不復則遂
亡矣秦皇是也迷而能復雖晚猶庶幾於救敗漢
武是也復早差亦差早得力穆王是也穆王接文
武成康見聞猶是不同按書享國百年史記言五
十始卽位是則百五十歲矣故方士多推言之未
必然也史記之言恐有誤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
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
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
刑并制罔差有辭
書說七　三十二
穆王訓夏贖刑而原用刑之始歷言蚩尤三苗之
亂與伯夷皐陶典刑之事順于古訓而鑒觀其得
失蚩尤炎帝之末諸侯也黃帝征之寇賊鴟義姦
宄奪攘矯虔古之民淳厖皆無姦而蚩尤實創亂
于民逆化之主三苗之君弗能以善率民不勝其
亂悉制以刑劓刵黥椓是為五虐古亦無之而苗
民命之曰法於姦民之麗刑則并制之一以法施
之無差別於其有辭者是為并制求勝其民而已
蚩尤始以兵濟亂苗始以刑濟虐鴟惡鳥鴟義言
害義如鴟之搏啄也矯強虔固寃善掠良黥涅頓

越於麗附着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泯泯昏也棼棼亂也苗民畏其君之虐故皆與起
相漸染為亂俗不聽于有司之斷制而為詛盟相
要質其中無信又傾覆之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
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
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皇帝堯也天矜于民堯承天心苗虐報之以威絕
苗之世始竄其君又遷其民重黎羲和也苗民為
書說七　三十三
詛盟故有降格之事堯又命羲和絕地天通人神
不擾專脩人事以定民志羲和即伯夷禮官故
使正神人之位
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
鰥寡有辭于苗
群后諸侯皆能逮其下明明德以輔常敎鰥寡之
情得上達無所蓋蔽堯於是清問下民鰥獨有辭
于苗是則苗殺戮人之父子夫婦多矣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敎其秪
德
夫殺戮無辜豈知所謂不怒而威麗刑并制豈知
所謂不率而明三后恤功而先德降矣是故其民
畏威而不敢犯輸情而不敢欺孔子曰不敎而殺
謂之虐伯夷下典禮迪折民不使陷于刑禹平水
土定山川之名民始得平土而居稷下播種之法
農生殖嘉穀得粒食降典居先三事正德先於利
用厚生共此意同三后成功務殷盛于民然後士
官制百姓于刑之中敎民敬德々刑之叙可見矣

穆々在上明々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
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穆々敬也必本於君德其上穆々其下明々以照
四方無不惟德之勤故能明于刑之中率以乂民
而輔常敎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
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竟也富厚也竟之典獄非竟于威虐惟竟于忠
厚忌猶戒也敬戒無可擇之言於其身夫子敎我
以正夫子未必出于正也則民不從非訖于威惟

訖于富天德如是惟克天德故能自作元命配天
而享其福祿禹稷有天下實享有國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
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
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
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々民無辭于罰
乃絕厥世
主政典獄之官為天牧民故曰天牧伯夷布刑使
民迪德是所當監其麗于獄必有當察者而苗民
不察視如易視我生之理不擇吉人觀之以五刑

之中惟是庶威奪貨之人使斷制五刑以亂無罪
是為當懲苗貪冒狀飲不分孤寡不恤窮匱皆豪
奪也由秦漢而來政鮮不奪民者也蠲潔罰之無
所肆故絕世罔非天亂倚法恃勢奪其衣食之資
而殺戮之豈得有後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
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
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
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訓刑嚴宗族之戒訖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
司正術所以體百姓也夫教化衆而刑法興既不
能使民不犯于有司而行法輕重異情是猶足以
言乎一之道哉切戒王族使作德勿犯君皆能聽
吾言則庶乎其命可以格天下還成康之日休務
王耄矣屬猶有居其上父固有年耳而行尊者兄
則年皆長矣大抵古人多壽敬老慈幼人主不敢
廢其恩也父兄率德以訓廸其子弟則誠有望焉
由用慰悅安之使相款為善也爾今罔不用其相
慰勞之情各各修飾偕之大道日致其勤而無或

戒不勤天之於民均平齊矣豈有賢愚之異哉使
我一日之力非終為不勤則流而墮于小人矣惟
終惟勤則企而趍于君子矣非終惟終則皆在夫
人耳非終或作或輟不能一猶曰不克終日也是
謂不勤惟終念念相續自朝至暮無間斷猶曰勞
日之力也是之謂勤夫往日惟終來日猶未可保
往日非終來日豈可期乎是故勤之當勉不勤之
當戒右傳非終句絕非惟終句絕果能由慰日勤
矣果能日謹一日而無或不勤矣如是乃能敬迓
天命以奉予一人由身而家由家而國予一人實

永其休美可畏刑也可美德也刑雖可畏畏而弗
為則廢矣德雖可美美而自足則墮矣三德降典
治水播種即三事也降典正德水土平而致用播
種厚生敬五刑以成之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也夫
然後一人之慶數錫兆民無不賴之而其寧惟永
昔者麟趾仁厚由是人倫正而朝廷治天下純被
文王之化其事豈不本於王宮邦君室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
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

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
其審克之
有邦諸侯有土都邑大夫將頒行贖法故徧告有
國有土刑期無刑善祥莫大焉度量度其情量度
之所不及則有隱情是亦不盡其心而已矣何不
及之有孟子曰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造至也
訟者兩至具備而衆聽之周礼以兩造聽民獄群
士司刑皆在各處其法以議獄訟是也因其辭以
定刑故曰五辭簡不煩也辭直不煩而又信則正
于五刑以施墨劓剕宮大辟正于五刑而辭不簡

有妾曲可議之情則正于五罰使出金贖罪正于五罰而又不服則正于五過服猶當也舜曰五刑可服五過宥之司刺三宥不識過失遺忘此言五過謂以五刑定罪而其過者為當宥也過對故辠陶曰宥過刑故宥寬也自刑而罰自罰而宥遞降寬之宥之中有疵焉病也謂有司故縱也官謂居官勢使之反謂善為反覆內謂內親結連貨謂行貨請求來謂望見將吏有疵挾私故縱寬之事雖不同而其罪惟均必審慎則能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赦直免之刑罰之疑皆直免之故列出孔氏曰刑疑赦從罰〻疑赦從免非上不簡不服皆謂有不盡之情非疑也疑則直免耳與周礼三赦不同辠陶功疑惟重罪疑惟輕亦別出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雖簡孚當正刑而又有聽法小司寇五聽是也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惟貌有稽出辭吐氣耳聽目視皆其貌之可驗者也稽驗也五聽最難故合衆智雖簡而聽之容有可生之理故戒之無有簡而不聽若然若今獄辭問狀雖簡不聽猶為不盡其心代天討罪而不盡其心則為不嚴天威下將出罰法故先出此刑之當正者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辟正刑也礼記君曰宥有司曰辟當罪則辟疑則赦罰則使出罰六兩曰鍰墨百劓倍為二百剕則是倍而差之為五百刑赦罰皆當閱實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司刑五刑之屬各五百總二千五百呂刑五刑之屬三千墨劓增於舊宮大辟減其半刑措之風衰民始犯有司辭其小而寬其大所謂度作刑也上下相比不使輕重相懸絕也僭愆無懲于偽亂之辭不行理之不可行者也勿用不可行之理惟察之辭惟法之從必審乃能之為上下比罪容可出入故戒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
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本上刑適有當輕則下服本下刑適有當重則上
服刑隨事不同故輕重諸罰亦有權大抵罰與刑
相表裏也此其事耳而又有世為大司寇掌建邦
之三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
重典世輕世重亦若斯乎豈一之法何有不齊其
情不同豈可執一必有倫理必有節要不當其理
不中其節是烏可與權哉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書說七
罰懲之耳非死也使人蒙其耻而極病之有甚於
死者則不待刀鋸鞭朴而皆知耻矣此贖刑之所
為用也不然患姦多矣苟非先王之法猶在其能
至此舜流宥大眚不死矣故雖四凶亦流穆王罰
贖亦然故告之以用權之理如此舜流宥刑期無
刑穆王罰贖自刑措於是始用刑其事不同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
克之
佞良之折以異佞恃辯良推情佞可以屈人之口

良足以服人之心佞者常薄良者必厚也佞多逞
辯故不中良務平實故無不中辭之差毫釐間耳
而從違絶異是必察焉哀敬折獄而又明啓刑書
胥占之胥相人與書相為用也占猶驗也如此乃
能咸庶幾于中正其當刑其當罰與所差咸其審
乃克之審克九四一宥二赦三罰四用刑有權折
獄愚佞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而汝也獄始成于汝之信終又當輸汝之信其刑
之上備其辭理有并兩刑皆上之以俟裁決
書說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
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
不中聽于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
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
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官伯師長族姓大家其氣力皆足以挠獄訟特戒
之呂刑首戒典獄次戒王之宗屬次戒邦國都家
次戒官伯族姓皆有次序有德則為天討無德則
為民賊安敢不懼且敬乎君配天者也天佑助斯
民置君作配於其下夫豈使賊之哉獄必比兩辭

而聽之不比兩辭而聽是為平辭明無清絲使曲直各得其所民之治無不由中於聽獄之兩辭者御究抱枉無所赴愬而能為治乎私家謂仕臨勢迫貨賂請求獄之兩辭皆徇其志而私家之也單辭無對耳猶未变亂私家兩辭則不復可信矣以獄受貨何能為宝惟聚其罪而成之耳府聚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善惡必積而後成名滅身皆有其效焉報以虐尤不有人禍必有天殃言其事非一也其永可畏者惟罰乎穆王將以贖法懲天下故因其盡惡之心而表異之

以為虐尤之最可畏者在此天豈有不中哉其命吉凶惟人耳天降罰不中由今虐民無善政在天下則雖人主猶将不得蒙天之祐而况官伯族姓其能與国同休哉穆王刲伯冏曰惟貨其吉其刲贖刑曰獄貨非宝然則貨賂行于其世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属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嗣孫嗣其祖者也言傳襲之遠也穆王僞亦尊矣自今而往其将何監豈不在於作德于民之中乎

智哲之人惟刑無疆之名伯夷皐陶是也屬附于五常之極立我烝民莫匪尔極也皆協于中乃有善慶嘉善師衆民無有不善凡臨民上治其訟獄者皆受王之善衆必監于此善祥之刑一納之於仁壽之域可也夫子定書録穆王三書何也呂刑制作訟革冏當録周策命卿大夫多矣何獨取於君牙伯冏哉曰穆王三書周之衰也周衰何以録其書以為文武周公之法度紀綱猶在也周公作立政以欲成王用以為常得人以守其法度則天下可以常安王至可以常尊立政大要在於

任準牧而已穆王君牙豈非所謂常任者欤冏命豈非所謂準人者欤呂刑豈非所謂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推其本則自司寇蘇公式敬由獄者欤然求其实則周道衰矣何以言之主德多遠人材衰息風俗浇薄固皆異於文武成康之世矣而不至於逆亂者以猶思舊于周公之紀綱法度而已矣夫子録其書著盛衰之变焉呂刑刲刑與皐陶言德刑之叙何如曰絕不同禹皐陶專推明君德有司聽斷豈足言哉呂刑儆戒司政典獄可謂曲尽人情之变而於君德畧矣

文侯之命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平王名宜臼幽王子幽王娶褒姒逐申后與宜臼
申后召犬戎攻幽王殺之于驪山諸侯即申侯立
宜臼是為平王晉文侯唐叔九世孫犬戎逼平王
東遷文侯以兵衛平王平王錫文侯圭瓚秬鬯按
書洛誥成王作洛賜周公秬鬯至詩江漢宣王會
諸侯于東都用召康公典禮賜召穆公秬鬯周召
皆以二公分陜周制九命作伯錫秬鬯周召侯不
為三公而用此禮考其命辭亦非伯非周八命與

其後命桓公晉文公皆不為三公而為侯伯晉文
公賜秬鬯弓矢乃用文侯故事故曰鄭伯傅王用平禮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於上敷聞
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爲為父義和文侯名史記世本名仇字義和
孔氏曰不稱名尊之按諸侯稱爵大夫稱字固有
以名繫爵者亦有以名繫字者諸侯以爲繫字登
於策書未有所據也或曰古無二字恐只是名猷
道也從順也懷安也小大之謀必以道故無不順

先祖宣王而上由文武而來至宣王皆以君臣合
德謀猷率從故安寧在位夷厲固不可與於此況
幽王乎不忍言之也度當論申侯召犬戎攻周立
平王誤天下大計平王蓋亦悔之矣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
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平王雖立而犬戎據宗周逃亡愆不在天良由自
造曰造天丕愆王降民所資而絕之失民無助故
兵戎侵陵國家喪敗純言其禍一往而不反也歟

難之際即我御事尙無耆老俊彥在其服則予何
所能為伊誰也祖父并指祖去古蓋近傳聞多此
言吾同姓豈無尊屬老成逮事先王之臣而誰恤
朕躬者蓋甚恨諸侯之不赴救也吁亦甚可悲矣
諸侯誠有罪然平王大義既虧不能感動天下豈
非其初謀之不臧哉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
我于艱若汝予嘉
歎而言有功於予一人長綏安我在位惟父義和

能維顯祖叔始儀刑文武會合其功使乃辟得繼
承之追孝于前文人戎功曰多於此修舉扞衛我
予艱若汝者予實加之文武大封同姓翼衛王室
典章具在於是文侯始儀刑之独容同姓咸其光
之閒予也雖然事之變久矣故以為成王命召畢
率諸侯相康王為已見其哉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周紀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武公迺為周
司徒執周政晉文侯不留歸其国其命辞曰其歸

視爾師寧爾邦則其国不靖不得留而歸也左氏
傳曰魯惠公二十四年晋始乱封曲沃其乱已久
故文侯不得留而歸然則平生非不欲留之也献
王所懐而献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矢旅弓矢
以、報宴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専征伐菘高王賜
申伯四牡蹻々鉤膺濯々礼錫也又王遣申伯路
車乘馬贈遣也文侯有扞戎之功得賜八矢或錫
或贈皆得賜馬獨秬鬯非三公為侯伯不得賜故
大書序表而出之以見典礼之变
父往哉柔遠能邇恵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爾

成顯德
歸之以簡而職思其憂使國都無虞以成爾顯德
其言益危夫子録文侯之命著周之亡也胡文定
公曰詩降於黍離書止於文侯之命於是春秋作
矣

費誓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此成王伐東夷時也伯禽既封魯宅曲阜而徐夷
連衡並起為寇魯東郊不敢啓閉国閉在郊成王
自洛出師伐淮夷魯侯於是征徐戎徐敗夷亦滅

誓衆於費作費誓費今沂州費縣淮夷淮上諸夷
徐戎在泗州臨淮縣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
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無敢不善
諸侯在其国称公将往伐淮夷而徐戎並興徐本
專制魯使不得會王師伐夷故魯獨出征徐甲鎧
胄兜鍪敹謂縫理穿綴之敿編連之也干楯弔至
鍛淬礪磨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々之傷

汝則有常刑
孔穎達曰此戒軍旁之民逸縱舍放牿牢閑也牛
馬有牢閑今軍行放收縱之杜塞擭机斂閑牢穽
地陷獸也民本設机穽以捕獸恐傷軍人牛馬今
閉塞之不閉塞傷牿有常刑今律施机槍作坑穽
杖傷人畜產償價猶此意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予乃
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馬牛風佚臣妾逋逃常時得越逐軍行亦禁之馬
牛臣妾軍民皆有之越逐為擾且犯關也必使復
書說七　四十七
之不復之而禁逐為難行祗欲也無別苟得無尚
忿爭故務祗復或曰祗共亦祗以異之祗同今俗
務只言只當復之禁其軌也商度也度其輕重而
賚賜得者無賚強使復人不樂從此亦軍行攸宜
民間逸獸逋臣使還之官為出賞賚畀得者豈常
行之法越逐犯禁不復則為竊攘皆有常刑今律
闌遺視盜論臣妾賤者之稱周礼九職八曰臣妾
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此專禁軍旅獄佚臣逋猶不敢有之況寇攘乎軍
行易縱肆強取私誘皆有常刑凡言常刑在軍在
民皆有常行之法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糗熬米麥而舂之峙積無敢不及事糗糧所在積
之逆人可以行則衆賚詩乃裹餱糧大刑死也今
律乏軍興斬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
則有無餘刑非殺
將伐先牧故征築皆有諸侯調發之師楨榦主人
侯之天子六軍故六鄉鄉在郊遂在野六鄉致六
遂魯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魯知遂之不出征
書說七　四十八
者使供楨榦還曰楨當牆兩端者旁曰榦謂在牆
兩邊障土者甲戌築攘其要害攻其腹心且戰且
守使敵不知所備也無餘刑殺也非殺則宰于殺
傷也若今律稱斬要雜犯死罪贖命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芻茭不可遠致亦人主供之糗糧取足不使不逮
芻茭必使多馬糗糧緩急可以移致芻茭不可致
也不多而闕事亦為乏興
秦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國嬴姓益後周孝王邑非子於秦爲附庸今秦
州天水縣秦國是也幽王之亂秦襄公救周有功
平王東遷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於是
始國至德公徙都雍今鳳翔是也鄭周宣王母弟
友始封咸林今華州鄭縣是也東遷武公取虢鄶
十邑都於祝融之墟今鄭州新鄭縣是也晉襄公文
公子崤在今河南永寧縣三崤山是也崤敗秦伯
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惟過自誓告群臣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
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
惟艱哉

書說七、 卌九

群言之首善言也古人之言有若民訖自若是多
盤與責受如流之爲艱皆議論之冠也夫善言尚
多穆公取其切於己故以爲群言之首訖終若順
盤樂人能終順於理則無往而不樂其所以多受
不能自樂則由行險徼倖而已襲鄭之謀出於徼
倖秦之老成端良之士當知之而穆公不能用夫
易于責人而不能受責人之患皆然也穆公拒蹇
叔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豈非責人之無
難乎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而況責
之之易哉穆王知徼倖之敗謀易於責人之失士
困而知悔可以入德矣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
就予忌惟今之謀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
黃髮則罔所愆

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言往者皆已謬來者或不能
以救過也悔之甚矣古之謀人老成古昔之人也
老者持重勤閱後患則以爲不能成吾事而忌之
今之謀人後生小子也少者輕脫鋭多快意則姑
將試而親近之夫事非百全而姑試以徼倖穆公

書說七、 五十

盖亦年壯氣盛未更事故一蹶而悟責己而不咎
人脫然無吝過遂非之意是可謂不貳不往事雖
云然猶自今尚當順道詢謀於老成之人則庶幾
於無過此言爲蹇叔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
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昧昧我思之

番番老貌旅膂古字通截截一切也諞古辯字番
番良士膂力雖過我尚有之爲可用仡仡壯勇射
御不違雖可用我尚不欲國方尚戰武力豈非所

欲我此言為孟明也穆公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盖知孟明之為必可用矣其至於敗則由尚勇而
不尚謀耳誠使用蹇叔之謀以御孟明之勇天奚
患不濟哉截截一切善為諞言能使君子惑之变其
初辭如此於我大有之雖然理不可易也我覺昧
昧思之不精乃至於此襲鄭蹇叔之謀豈為不盡
獨奈於壯勇必往之士貪功一切之言而遂感之
穆公初必持難而為辯口变其意故自以為昧昧
不思之咎此言殆為杞子策也襲鄭杞子為謀主
穆公不歸咎於杞子而自以為思之不精人之勇

書說七　五十一

決壯健有術而可用也全在審思而後發耳若是
則師徒喪敗無一人生之者穆公盡仕之於己而
舍短取長人材無不可用嗚呼用人惟己改過不
吝有湯武之風焉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
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一介微也斷斷專一之意猗歎辭傾猗歎邪歎休
休與易之意職主也冒媢同此為子桑言也子桑
舉孟明而孟明敗穆公悠悔如此子桑其能安乎
故終篇稱道人臣必當好善有容乃可保我子孫
黎民亦主有利媢嫉違聖使不達為不能容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危殆其言明達見大如此則凡
材質舉上皆昔得展布不自沮矣穆公好賢之名
聞天下由余舉於戎狄百里奚舉於奔亡暨天下
奇士翕然歸之其度量識能人暗敗豈自警量已
恕人為進德之機豈不盛哉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書說七　五十二

客謀敗事國理不安由我一人苟能改舊圖新則
邦之榮懷亦在一人而已書終於二誓何也費誓
見周初政伯職業秦誓春秋霸國爭雄盛衰之变
也秦自穆公敗崤終阨於晉兵不復出西雍事業
若無足言而身修行美權尊分嚴教民耕戰綏服
西戎子孫賴能本其舊業夫子知其終必得志於
天下推其故則自穆公肇創之為可繼故錄其書
使與費誓自為後先見周室盛衰之節焉且夫子
何以知秦必得志於天下也曰見其禮而知其政
聞其樂而知其德興亡之效奚而不知也季札觀

楽曰夫能憂則大識微見遠之士猶能知之而謂夫子不能知乎定哀之際霸圖餘烈奔晋浸失其序吳楚日相圖吴亡而楚衰秦人治其国益強益秦數世全力以待山東諸侯之獘其事已可見矣是故夫子序書以秦継周以崤誓継典謨誥命其旨微矣

尚書埤傳十五卷補二卷首一卷末一卷尚書考異補一卷書經考異一卷

（清）朱鶴齡撰

清康熙濠上草堂刻本

尚書埤傳十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字長孺、別號愚菴、吳江人。前明諸生。是書前有考異一卷、辨經文同異。後有逸篇僞書及書說餘一卷。大抵以孔傳爲真。故史記所載湯誥親受於孔安國者、反以爲僞。所見未免偏僻。然中間埤傳十五卷、旁引曲證、亦多可採。如於沂水則取金履祥之言、而魯之沂與徐之沂截然分明。於分別九州則取章俊卿之考索。於西伯戡黎則取王樵之日記。如此之類、頗見別裁。至於三江故道、左袒郭璞、殊嫌失考。多士多方、並錄王柏更定之本、尤失於輕信。瑣記竄改古經。又堯典俊德謂徧考字書俊不訓大、不知俊者大也、乃夏小正傳文。如是之類、或亦間有疏漏。要其詮釋義理、而不廢考訂訓詁、斟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較書肆講義則固遠勝焉。

尚書埤傳序

六經之學非訓詁不明然有訓詁不能無異同有異同不能無踳駁他經皆然尚書爲甚蓋尚書者帝王之心法治法所總而萃也後世大典章大政事儒者朝堂集議多引尚書之文爲斷義解一謬貽害非尠如誤解用牲於郊牛二而世遂有主合祭天地及南郊北郊之說者矣誤解九族與罪人以族遂有旁及母族妻族而坐之者矣誤解桐宮居憂復子明辟而世遂以放君負扆冀爲伊周之事矣誤解金作贖刑始以黃金易黃鐵矣誤解臣妾逋逃始以婦女從軍矣誤以洪範五行求合庶徵福極而介甫反之遂謂天變不足畏矣誤以弗辟爲致辟居東爲東征而公孫碩膚之美不白矣誤解弱水在餘支崑崙即河源及書序成王伐東夷而漢武之窮兵西北隋唐之越海征遼東皆不足戒矣嗟乎傳書豈易言哉百篇之文火於秦殘於漢馬融鄭玄王肅之徒開闢草昧甚爲簡略古文孔傳晚出書義稍顯孔穎達爲之疏雖正二劉焯炫之失未愜學者之心求其條貫羣言闡明奧指信無逾于仲默集傳者但其意主於擷彙注疏故名物制度之屬不能無訛舛視紫陽易詩二傳亦多不逮識者不能無憾焉考明初令甲本宗注疏蔡傳附之後又以蔡傳未精命儒臣劉三吾等

傳采諸說參互考訂名書傳會選頒諸學宮其後大全行而此書遂廢又其後制科專取蔡氏而大全亦庋高閣白首窮經仍訛踵陋甚至禹貢者河渠遷改駭若追風陳洪範者九數相乘迷如辨霧此以攻經生章句猶隔重山況望其酌古準今坐而言作而行卓然稱有用之儒哉余竊用愍嘆此埤傳之所由作也記曰疏通知遠而不誣書教也夫推之時務而有宜有不宜不可謂通誣之異代而或驗或不驗不可謂遠　列朝經筵進講必首及尚書誠以三五以來崇功廣業咸出其中非徒古史記言記事之體余之輯是書也主詁義而兼及史家臚參疑而斷以臆說務求爲通今適用之學庶幾孔堂之金石絲竹不盡至於銷沉磨滅云爾若以仲默之書羣然尸祝不應輒有異辭則余且揜舌而退夫仲默作傳已不盡師紫陽之說何獨疑于生仲默之後者哉

康熙癸丑正月哉生魄松陵朱鶴齡長孺甫書

尚書埤傳凡例

經文不全解，故不全載。昔趙子常(汸)說春秋有杜氏補注一書，專取杜注之闕略舛譌者訂正之。予此書竊倣其體。學者先讀蔡傳，然後參觀此書，斯本末畢見矣。

漢唐二孔氏去古未遠，名物度數之學多得其真。蔡氏訓釋義理，誠過出注疏之上。然稽古卻疎。又一事而前後異解，往往有之。今備加剖析，取注疏為主，參以諸儒之說。其二孔舛誤已經朱蔡改定者，不更述焉。

書以道政事，故先儒說書多援後代事為左證。予竊取其意，於諸家參論古今之說，多從采摭。至禹貢一篇，賦稅漕渠田功水利，所載特詳。

書解自注疏而外，有蘇文忠(軾)書傳、黃宣憲(度)書說、呂成公(祖謙)書說。他如王介甫(安石)、林少穎(之奇)、葉少蘊(夢得)、鄭漁仲(樵)、吳才老(棫)、晁以道(說之)、程泰之(大昌)、吳斗南(仁傑)、蔡季通(元定)諸家之說，皆為朱子所稱。蔡傳既行，諸家盡廢。又如章俊卿(如愚)、黃東發(震)、王伯厚(應麟)、吳幼清(澄)、金吉甫(履祥)、鄒晉昭(季友)、王魯齋(柏)，近代如王恭簡(樵)、鄭端簡(曉)、袁坤儀(黃)諸家，皆能發明古義，為仲默功臣。余蒐羅雖勤，僅存梗概，學者當求全本讀之。(先儒之說已引入蔡傳者今不重出)

唐宋以來，諸名家文集中，其論說有與書義相發明者，多節鈔之，以備觀覽。

仲默所解天文歷律，得之家傳，其粹義精言，又多得之朱子。今人盡讀蔡傳，蔡傳實未易讀也。今於其難解處，特詮釋一二。

書句難點，朱子嘗言之矣。今俗師斷句多不古，諸說中有更正者附載焉。

尚書埤傳首卷

今文古文

唐孔氏曰按伏生今文歐陽和叔夏侯勝夏侯建三家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氏古文廝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劉歆賈逵馬融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不行廝生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鄭玄與三家同題曰古文尚書而經字多異。安國作傳值巫蠱不行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亦略見百篇之序遂有張霸者僞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

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又以伏生之二十八篇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五十八篇之數世稱百兩尚書後以僞並反黜其書至東晉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上古文經傳

朱子曰孔安國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孔不同蓋傳聞異辭然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後人加泰誓一

篇（偽泰誓）故爲二十九篇也（章如愚曰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泰誓并伏生所得而云二十九篇者司馬遷在武帝時見僞泰誓出附入伏生書內遂誌而言之其實僞泰誓得之民間不與伏生所傳同出也）其古文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其百篇之序合爲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首者也爲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爲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也同卷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減八卷又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

又減四卷通前減十二卷以五十八卷減十二卷故但爲四十六卷也。漢儒謂伏生之書爲今文孔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然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紀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蝌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乃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語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

經則賴安國之序以見
馬端臨曰漢儒林傳言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蝌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爲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書雖爲之傳未得立於學宮東京以後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方顯人往往以僻書奥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未嘗改從俗字也噫有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五十

八篇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復不諧於俗人罕習之蓋出自孔壁之後又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晁說之曰唐明皇改古文從今文陸氏釋文猶存一二呂微仲得古本於宋次道王至仲家以較釋文雖小有異同大體相類王應麟曰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馬端臨曰陸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時異宋開寶中令陳鄂刪定其文改從穎達書今注疏所載者非原本也
陳第曰孔安國古文二十五篇至東晉始顯唐孔氏疏之始大行於世未有議其爲僞者宋吳才老始曰安國所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朱考亭因之曰安國書至東晉時方出前此諸儒皆

未見可疑之甚吳草廬澄又因之曰二十五篇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秦漢以前之文噫三百篇出疑古文者紛然矣愚竊以爲過也今文自殷盤周誥外若堯典皋謨甘誓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洪範無逸顧命何嘗不文從字順乎況書之顯晦亦自有時春秋有左公穀三家左最後立詩有齊魯毛韓四家毛最後顯禮稱者五家小戴最後出今之左傳毛詩小戴皆孤行至今未嘗以前人未見遂疑其僞也左傳國語論語孟子禮記呂氏春秋諸書所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綴字句爲之是倒置本末反以枝葉爲根幹也

愚嘗考前漢民間得泰誓三篇有白魚入於王舟火復於王屋流爲烏諸語董仲舒對策司馬遷本紀皆引用之矣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按其文皆淺露吾見書傳多矣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孔穎達曰今泰誓所無者古文泰誓皆有則古文爲真復何疑乎愚又考孔子删書百篇遭秦火伏生壁而藏之亡數十篇及孔安國得古文尚書多二十餘篇是安國所得即伏生所亡也校之百篇尚存其半豈非斯文大幸歟後儒乃以今文真也古文僞也不過謂其文辭爾雅訓詞坦明耳今以觀左國禮記諸書傳所引二十五篇者多至八九章少亦三四章皆爾雅坦明

無艱深險澀語豈所引者皆僞乎夫爲諸書所稱引者旣皆爾雅坦明而諸書所未稱引者必欲其艱深險澀是一篇而二體也豈虞夏商周之本經乎

愚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古文尚書與逸禮左傳藏於秘府伏而未出孝成帝愍學殘文闕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以此三事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抑而未施據此則成帝時古文已出特以脫簡未立學官耳何得云僞後漢紀章帝建初八年十二月戊申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安帝延光二年正月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賈逵傳肅宗好古文尚書逵數爲帝言古文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東觀漢記杜林從張竦受學博洽多聞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以授衞宏古文遂傳於世吳草廬旣辨古文爲僞矣而其所撰三禮考注凡釐正周禮六官之舛錯者一以周官邦治邦教邦禮等語爲據夫周官非古文歟草廬於此尚未有定見而後儒趙子常歸熙甫輩皆祖述其說何歟

刪次

唐孔氏曰鄭康成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斷自唐虞以下者孔君無明說書緯以爲帝魁以上朴略難傳唐虞以來煥炳可數

程子曰五帝之書旣皆常道又去其三盍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跡有史官以識其事則自堯始耳

朱子曰孔安國書序孔子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僞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是唐虞以下不可知耳

書序

朱子曰書序疑非孔子所作然相傳已久今亦未敢輕議

林之奇曰書序乃歷代史官轉相授受以書爲之總目者謂爲孔子所作則未必然

蔡氏曰書序決非孔子所作孔安國雖說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

鄒季友曰其曾大父晉卿從學朱子因論書小序曾大父曰魯之先君嘗諱其名乃費誓書曰伯禽春秋書秦伯任好卒秦誓乃書秦穆公皆非聖人筆削之例朱子曰然史記盡引今文書二十八篇及僞泰誓一篇並不引孔壁所增諸篇是太史公未見孔壁書明矣然却多引小序雖亡篇之序亦有之意西漢時自有百篇之序故太史公見

之造偽書者亦見之非專出於孔壁也。

孔傳

葉夢得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八篇，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五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歆，魯共王壁中書孔安國爲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晁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他經專門每氏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書易蝌斗，自以其意爲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迄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五篇者，雖當時揚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壁中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若此。大抵篇質淵懿，不可遽通。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漢志云：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馬融、鄭康成之學悉本伏生。）吳氏曰：安國自以爲博考經傳，采摭羣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余又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

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臼季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又苑無忌引康誥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爲由觀文王，以厥言同無則繹字，其乖悟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以是知求六經殘闕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

陳氏曰：若儒林傳孔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朝傳膠東庸譚，譚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注，而逵父徽實受其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武帝末民間有獻者。（別錄云：武帝末，得於壁內獻之。）所載白魚火烏之祥，實偽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二十三篇，即伏生書也，亦未得爲孔學矣。穎達又云王肅（此曹魏人，字子雍。）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爲夏太康時。（王應麟曰：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

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沖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姚方興得於大航頭獻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隋開皇搜索遺典始得其篇夫孔注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也

馬廷鸞曰據書序所言則古文尚書其經已送之王官藏之中秘其傳則遭巫蠱而不復上則藏之私家以其未立學官是以經隱而傳不行於世劉歆述太常書所謂藏於秘府伏而未發者也中秘書非世儒所見宜乎趙岐韋昭杜預諸注所引古文書皆指爲逸書也

愚按今文尚書今見於史記注者與古文時異如舜讓於德弗嗣之作不怡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作采政忽桀放旣豬之作桀播考其文義俱古文爲優據孔安國尚書序云於壁中得蝌斗書以所聞伏生者是正文義定其可知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則是參勘彼此舍短取長孔氏之於書厥功大矣其所爲傳雖未必皆當而辭旨簡質非魏晉間人所能辦安得以其後出而遽疑之哉安國之書雖遍有傳授而漢儒異師相攻甚於仇敵當馬融鄭玄趙岐注書之時安皆出以相示則諸儒之未見古人經傳無足怪者不獨以藏於中秘之故也　安國訓皇極爲大中而漢書載谷永疏有明王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語疑其書當時已出故永得見之特未大顯於時爾

時世

蔡沈曰書自立政而上非皐陶伊尹周公傅說之儔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康王穆王平王其臣則伯翁君陳君牙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

程實之曰讀尚書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多臣戒君耳禹臯戒君儆於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肜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啓與有扈戰於甘野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强諸侯對敵前此未有也湯之伐桀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慚德焉武之伐紂則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惟恐紂惡不白巳心不明略無慚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未有也使無尹之志其夫齋夆幾何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過

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疑謗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共濟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天位授舜舜以天位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無異詞盤庚以圮於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乃臣民譁然至勤訓諭三篇僅而克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殷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更三紀之久君臣共以爲國家至重至大之事幸而訖於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一甚暇一甚勞也精一允執無侯皋極之煩言欽恤惟明何至呂刑之騰說降是則費秦二誓見取於經而王迹熄霸圖興矣時變有汙隆風俗有厚薄誦其書所以貴於論其世也

文體

陳壽曰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

唐孔氏曰孔君書序云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幷之則有十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以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

林之奇曰禹貢實典之體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與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記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采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歲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

葉夢得曰尙書文訓誥多艱澀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多是紀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易曉而於今世則反爲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隱括潤色麤有體制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

董鼎曰尙書得於煨燼斷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無所不該故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自伏羲然有卦

未有辭辭始於文王耳六經莫備於書他經各主一事而作易主卜筮卽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卽虞夏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卽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卽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卽皐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

王應麟曰文心雕龍言書標七觀按孔子云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

尙書埤傳首卷畢

尚書埤傳卷之一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宣城　沈壽民眉生
崑山　顧炎武寧人　訂

虞書

堯典

按典謨五篇皆以曰若稽古發端蓋出于一人之手恐難獨分堯典爲虞史所作堯典篇末言舉舜事伏生本又以舜典合爲一篇宜後人稱虞書也唐虞夏雖曰異代實相去不遠而典謨敘堯舜禹臯陶事皆曰稽古其爲夏啓以後史臣所作明矣然亦必唐虞之時自有紀載夏史但修纂成篇耳春秋傳多稱夏書據所成也孔子定爲虞書原所作也

曰放勳

放古倣字孔傳言堯能放上世之功蘇傳放法也堯有可法之大功曰放勳愚按放本訓倣效堯之大功爲萬世聖人立極所謂堯有可法之大功也蔡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放乃林少穎之說

克明俊德　九族　百姓

孔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愚按蔡傳俊大也蓋本大學義解書然堯之大德上章已詳之矣九經尊賢先于親親則孔鄭之說未嘗不通明卽明揚之明俊德卽俊乂在官九德咸事豈必謂堯之放勳原本于德而復以此語贅括之乎大學所引三書皆斷章取義其易俊爲峻音近而義則不同說文云俊材過千人也徧考字書俊無訓大者惟詩之駿命駿惠訓大仲默之意蓋以俊可與駿通然非本義也若俊可訓大大學引書何必易俊爲峻乎

九族孔傳高祖至玄孫之親蔡傳兼五服異姓言愚按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鄭氏注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以此證之從古注是

百姓孔傳百官族姓蔡傳畿內民庶也愚按上古未有姓有德則賜之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之姓也經傳百姓或爲百官或爲萬民此從古注無害如武成萬姓悅服則斷言民也

乃命羲和　曆象日月星辰　敬授人時

孔傳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疏曰楚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神人雜擾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三苗復九

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呂刑先重後黎此先羲後和楊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重而和承黎也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又曰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之分命申命分四時之職周官之六卿倣是傳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金履祥曰朱子曰羲和即是下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按尚書大傳舜巡四嶽祀泰山霍山奏羲伯之樂華山弘山弘山當作恆山奏和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

合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曆法無所統矣愚按有仲叔則必有伯可知但考聖賢羣輔錄自羲和死後分置八伯羲仲羲叔之後爲羲伯和仲和叔之後爲和伯則仁山所引未足據耳羲慶曰羲和封國不可考今徐州稷山縣有羲和墓○王氏曰昔少昊氏命官鳳鳥氏司曆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位五鳩五雉九扈之上古聖人重曆數如此堯世命官步占曰欽曰敬最爲詳嚴及夏羲和合爲一其職已略至周太史掌歲年以下大夫爲之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以中士爲之則其官益輕至漢而司馬遷以爲

星曆之官近于卜祝主上所倡優畜之則愈益輕矣蓋剏統造始推測天度非上哲不能及成法已具有司守之亦可步占所以始重終輕其勢然也

孔疏傳云星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爲星論其日月所會爲辰其實一也愚謂作曆觀象恐緯星亦在內但以經星爲主耳○黃氏曰天體圓地體方天包地地依天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陳塵木鍾棟三孟四分其度前得謂指度數也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度爲百分四分度之一即百分中二十五分也四分度之三

即百分中七十五分也天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一晝夜行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據日東行一度故天左旋三百六十六度然後日復出于東方也地體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其西北之高不過一度邵雍謂水火土石合而爲地今所謂二十四度者乃土石之體耳土石之外水接于天皆爲地體地之徑亦得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兩極南北上下樞是也北高而南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南極入地下亦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橫絡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大抵兩極正居南北之中

是爲天心中氣存焉晝夜循環斡旋天運日東而西（左旋）分爲四時寒暑所以平陰陽所以和也日體徑一度半自西而東（右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其外半入其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遠辰出申入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寅出戌入故時暑晝長而夜短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之中卯出酉入故時和而晝夜均焉月體徑一度半一日行十三度有分度之三十七（或問不及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如何却是遲日將宗見將他退的度數究）二十九日有餘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出其外半入其內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也日陽精猶火月陰精猶水火則有光水則含影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就日則光盡與日同度謂之朔（月行漸于日下與日會也）適一遲三謂之弦（分天體爲四分謂初八日及二十三日月行近日一分謂之適一適日三分謂之遲三遲日一分交日光之半故半明半魄如弓張弦上弦昏見故光在西下弦旦見故光在東也）衝分天中謂之望（謂十五日之昏日入西月出東東西相望光滿而魄生也）光盡體伏謂之晦（謂三十日月行近于日光微皆不見也）月行白道與黃道正交之處在朔則日食在望則月食日食者月體掩日光也月食者月入暗虛不

受日光也（暗虛者日正對照處○而暗虛此張衡之說術謂對日之沖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今曆家以月行黃道則爲暗虛炎暗虛有表裏淺深故月食有南北多寡）經星三垣二十八舍中外官星是也計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其星不動三垣紫微太微天市垣也二十八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爲靈龜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爲白虎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爲朱雀中外官星在朝象官如三台諸侯九卿騎官羽林之類是也在野象物如雞狗狼魚龜鼈之類是也在人象事如離宮閣道華蓋五車之類是也緯星則隨天運轉而聽命于七政七政之行至其所居之次或有進退不常變異失序則災祥之應如影響焉緯星五行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塡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幷日月謂之七政天行速七政行遲遲爲速所帶故與天俱東出西入也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所指之辰卽一月元氣所在謂之月建斗有七星第一星曰魁第五星曰衡第七星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半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放此十二次乃日月所會之處日月一歲十二會故有十二次建子名玄枵建丑名星紀建寅名析木建卯名大火建辰名壽星建巳名鶉尾建午

名鶉火建未名鶉首建申名實沉建酉名大梁建戌名降婁建亥名娵訾十二分野即辰次所臨之地也凡日月之交食星辰之變異以所臨分野占之

孔疏書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

分命申命

袁黃曰此時曆尚未成推測考候正以作曆也古說近如此世元時造曆考驗凡二十七所南盡朱崖北盡鐵勒測

候測宿總報該司因而作曆分職須布非謂春曆但須東方夏曆但須南方只爲春生之氣惟東方得其眞夏長之氣惟南方得其眞故各就其方而考之如日出于卯理宜候之于東日沒于西理宜候之于西日中之景在南理宜候之于夏北方無日故不置

宅嵎夷　星鳥

鄒季友曰宅蔡邕石經作度鄭氏周禮注引書度西曰柳谷朱子語錄云古字宅度通用宅嵎夷之類想只是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曆耳嵎夷薛肇明云今登州之地

孔疏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是天文有龍虎龜鳥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雀七宿也金履祥曰午上有鶉鳥星在星之東首西尾來故星爲鳥本爲鶉首巳爲鶉尾是也此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又舉一宿其文不同者互相通也張氏曰南言星鳥則東方蒼龍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可知東言大火則南之鶉火西之大梁北之玄枵可知西言虛北言昴則東之房南之星可知皆互推之也朱子曰中星或以象或以次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

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介于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鄭伯熊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轉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天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必于南方考之仲春之月鶉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復轉而南矣循環無窮此堯與舜中星以正四時其簡而明異乎月令之星舉月本也

陳氏曰堯典惟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備舉之堯典中星舉四象十二次月令專舉二十八宿且患井斗度濶而別舉弧建以審之王應麟曰弧與建星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此出月令正義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并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度焉方回曰堯典言分至之中月令言昏旦之中堯典以時爲主月令以月爲主故詳略不同然其見于南方則一也王應麟曰星始見于辰終伏于戌自辰至戌正于午中于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爲中月令舉十二時之中以未爲中就火星論之以午爲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爲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爲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爲見以戌爲伏故傳曰火見于辰火伏而蟄者畢諸星亦然詩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于未也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于午月令差于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日之差恒于中星驗之黃度曰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可準曆象之法備于此矣

南交　敬致　星火

鄭氏曰南交下不言曰明都三字磨滅孔疏卽幽足以見明非磨滅也孔說是

林之奇曰周禮冬夏致日左傳居卿以底日漢天文志云日有黃道一曰光道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夏至日行東井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王應麟曰日晷之長短由日出之遠近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此出方氏禮記解朱子曰致日考日中之景如周禮土圭之法今人都不曉土圭鄭康成解亦誤圭只是量表景底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爲之夏至立表視表景長短以玉圭量之若表景恰長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本朝岳臺是地之中王應麟曰唐律曆志測景在浚儀岳臺今浚儀縣西九里有岳臺已自差許多問地何故有差曰想是天運有差地隨天轉而差天運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是也問何故以八尺爲表曰此須用句股法算之南北無定中必以日中爲中北極則萬古不易

孔疏蒼龍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傳云火

蒼龍之中星金履祥曰心宿有三星其中一星名曰大
火
宅西
蔡傳西謂西極之地愚按嵎夷南交朔方皆有定所西
未詳何地蘇傳引徐廣云今天水之西縣也三方皆以
極邊言之天水恐太近
曰幽都　朔易
袁黃曰蔡傳日行至是則淪于地中非也若論夜則春
夏秋之日皆在地中不獨冬也若論晝則冬之日何嘗
不在天乎冬至日行南陸去北爲遠故曰幽都耳按蓋日天

體北高南下夏至日行北陸高而遠地故日長日行天北故其表景短冬至日行南陸近地偏側故日短而其表景長
呂祖謙曰北方終其陰而後始其陽故曰朔方既承今
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曰朔易始而終終而始此天
地生生不窮之道
附考 蔡傳歲差之度鄒季友曰按隋劉焯取晉虞喜宋何
承天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差一度焯之後唐一行以
八十三年差一度宋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蔡伯
靜以六十年差一度又或以五十九年差一度至元中
司天監王恂以七十二年差一度或謂近之然天運不

齊日月星辰皆動物行度疾徐無常若立定法以逐之
久而亦必有差反不如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之簡
切也按同時至元十八年辛巳冬至日在箕九度昏室中〔鄭明曰〕月令仲春日在奎考之書則冬之時也仲夏在東井則書之春也仲秋在角則書之夏也仲冬在斗則書之秋也月令與書異蓋天體二十年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故月令與堯典之書不可用于堯舜之時堯舜之曆不可用于夏商之世〔考了〕蔡季通以非是人所能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是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爲數窄狹不足以包之耳
行六旬有六日　閏月　允釐百工
附考 蔡傳天左旋日月麗天亦左旋愚按朱子毛詩日月
之交傳云天左旋于地日月皆右行于天論語或問亦
云經星隨天左轉日月五緯右轉晚年乃主橫渠之說

橫渠說見正蒙謂右行者曆家所言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
退數算之進數謂順天而左退數謂逆天而右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
月行速
許謙曰堯命羲和居四方考天象推舉分至
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
月之所行與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
文志始曰日東行月西轉而周髀家有日月實東行而
牽西沒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
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祖述以爲定論言日月則五星
可知矣唐一行鑄渾天儀激水注輪一晝夜天西旋一
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

遲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而循爲經七政錯行
而爲緯其說得之文公詩傳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
則曰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
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
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不及天十三度十
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
朔虛而閏生與讀之傳已經文公是正其說可謂明矣
然愚以古說較之其可疑者有七天體左旋七政右逆
則七政皆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爲天所
牽正然有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

亂紛雜迭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
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月在日後及在合朔是月之從
日爲臣從君爲順若西行則月在日前至望後再合朔
必日行後月是君就臣爲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
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萬物之心陰陽得于此
會合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盛陰閉塞之時而
生生猶不息正以日月之合繼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
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
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于日之退三也日
月雖皆進行比天行不及則如退日月五星無殊金木

在太陽前後率歲一周天爲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厚
重之氣又天體最淺故比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
八載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向謂遲者今反速向謂
速者今反遲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
次于天且一日不及一度星之陰不及日遠甚而木十
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速反過于
日遠矣五也五星以退留遲疾伏伏疾遲留退五段推
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十三日而留二十三日而遲
疾伏共行二百六十餘日而復留而復退是行常三倍
于退而退四倍于留之日然行乃其常退其變也若西

行則行爲退退爲行是五星進日何少而退日何多六
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爲緩留則不行
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也若七政隨天
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天體且附著則爲東
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爲最緩而不及天所爲
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而與天同健一日皆能過太陽一
度至于所謂退乃更速過于天之運矣七也由此言之
則古法比蔡傳爲密謹筆之以俟知者「高皇御製文集曰蔡傳日月
隨天左旋今仰觀天象甚不然何以言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
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次舍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〇陳櫟曰天行日進而日月日退[illegible]

曰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曆家謂日月右旋
此蓋不計天之進而但以日月之退爲右旋以背而反
面也［黃鼎曰］日月雖與天並皆隨天而行也而以天之
旋日月五星右旋何哉朱子曰天無體二十八宿是其
體二十八宿之行即天之行也是以謂之經星爲機絲
之有經定而不動而日月五星緯乎其中所以分晝夜
節四時以成造化之功也蓋自地而觀其運行則
皆東升西沒繞地而左旋自天度而參其次舍則日月
五星獨以漸而東爲逆天而右行蓋由其行不及天而
次舍日以退然合歸退而行未嘗不進也退雖逆而進
未嘗不順也〇以天對言而在下言地則未嘗不附
順而左旋也〇以上主左旋之說今附錄備考［蔡］
傳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鄒季友曰］而一得六謂
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則得六日而尚有不盡如下數
也〇傳本或無一字
吳[illegible]詩曰歲無定日閏有定法朞者一歲之足日也歲

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湊爲三歲之足
日也〇黃度曰秦用顓頊曆置閏在歲後堯曆考中星定分至隨月置閏故四時不差遂爲後世法〇朱
子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今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
積朔空餘分以爲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
分日之一也［又曰］天有四時分爲二十四氣一月二氣
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朔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
月法朔氣而爲年中氣而爲歲中朔不齊正之以閏閏無
中氣斗指兩辰之間所以異乎他月［袁黃曰］蔡傳天體至圓一段皆依
當時曆法十九年氣朔分齊爲一章惟唐宋諸曆爲然
今授時曆已有餘分不能皆齊堯時之曆亦不齊今曆
家推陽九百六限筭所以不準者正爲章蔀會元之數
不同耳
王樵曰聖人治曆明時即人事一時修舉九官之治與
羲和所職互相備也馬端臨謂陶唐以前之官所治者
天事以後之官所治者民事太皞句芒數聖人者生則
知四時之事沒則爲四時之神成周六官繫以天地四
時蓋于民事之中猶寓以治天事之意後世不知裁成
輔相之道始略于天事爾
四岳　鯀哉　异哉　九載績用弗成
左傳注太岳之胤也杜預注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

樓鑰曰春秋時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愚按］國語太子
晉曰工之從孫四岳〇韋昭注工共工也古諸侯黃帝之後[illegible]姓堯時共工與此異〇佐
禹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命爲侯伯
賜姓曰姜〇韋昭注姜四岳之先炎帝姓也炎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帝復賜祖姓〇氏曰有
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據此文則
四岳乘舜之後又佐禹治水有功禹之自序止言暨益
暨稷而不及四岳何與堯舜求禪命官皆咨四岳當時
職任甚重其賢當不下皋益諸人而止以官稱其名竟
莫可考
史記索隱漢書律曆志謂顓頊五代而生鯀按太史公

以鯀爲顓頊子，鯀仕堯舜朝，代系殊遥，舜爲顓頊六代
孫，則鯀必非顓頊之子。班氏近得其實，顧大諮曰，家語
五帝德篇，太史公採爲本紀，謂黃帝生二子，一曰玄囂，
是爲帝嚳高辛氏之祖，二曰昌意，是爲顓頊高陽氏之
父，帝嚳生堯及稷契，顓頊生鯀，鯀生禹，黃帝至禹，皆同
姓而異其國號。夫三皇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詩書之傳
所不載，間可推尋，必于左氏內外傳求之。左傳郯子之
言曰，炎帝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黃帝以雲紀，故爲
雲師而雲名，少昊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爲鳥師而鳥
名。自顓頊以來，乃紀于近。由此言之，少昊在黃帝之後，

顓頊之前，明矣。今本紀五帝不數少昊，而直曰黃帝崩，
其孫昌意之子顓頊立，則將置少昊氏于何地乎。生民
以來，一治一亂。國語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乃
命重黎絕地天通。顓頊氏之衰也，共工氏霸九州，帝嚳
伐之，而序正星辰，皆其子孫失德衰敗，而異姓代興。若
黃帝之後即少昊，少昊之後即顓頊，顓頊之後即帝嚳，
數百年常治不亂，則九黎共工安所厠足于其間乎。左
氏所云高辛氏有才子，帝鴻氏有不才子，皆言其苗裔
耳，非必指其身也，而讀者不察，以鯀爲顓頊之親子，稷
契俱帝嚳之親子，于是竹書紀年謂鯀一百九十歲而

殛，推其受命治水之年，蓋已一百八十一矣。世必無二
百八十之人，猶膺重任者。八十九十曰耄，有罪不加刑，
堯亦必無一百九十而猶誅殛之者。堯未舉舜之先，書
稱百姓昭明，庶績咸熙，稷契果親弟，百八十年而不知，
堯豈若是之昏，而羲和四岳諸人，豈微賢若是哉。本紀
以稷契皆帝嚳子，已未可信，以鯀爲顓頊子，斯斷斷不
然。禮記疏引春秋序命歷曰，炎帝號大庭氏，傳八世，合
五百二十歲。次黃帝，曰軒轅氏，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
歲。次少昊，曰金天氏，傳八世，五百歲。次顓頊，即高陽氏，
傳二十世，（左傳疏引此云傳九世。）三百五十歲。次帝嚳，即高辛氏，

傳十世，（左傳疏云傳八世。）四百歲。鄭康成皆據之以紬本紀。緯
書雖不可信，此說近之。愚按左傳子產謂鯀化黃能，以
入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國語及祭法皆云夏后氏
郊鯀而宗禹。夫禹受天下于舜，猶舜受天下于堯也。舜
不郊瞽瞍而禹獨郊鯀，爲此必無之事。韋昭曰，魯語有
虞氏郊堯而宗舜，祭法又云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蓋舜
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愚謂鯀之得
郊，當亦如是。禹能修鯀之功，夏之子孫因禹而追鯀，于
義無害，若當禹之身而直以其父配天，則何以處夫殛
之羽山者也。

异孔傳訓已也退也疏云异聲近已故爲已也說文音
異訓舉也蔡傳已廢而復强舉蓋兼取二義袁黃曰當
從說文訓舉列子囚纍桎何以异哉卽以舉釋之何不
可曰舉哉便見不得已之意
金履祥曰周漢以來多稱堯有九年之水今考自洪水
方割卽舉鯀俾乂九載無成而後舉舜舜舉禹禹八年
于外而後成功前後幾二十年曰九年者以鯀九載言
之耳洪水蓋如後世歲有河決之患鯀多爲隄防以障
之而患日甚然必待九載始易之何也九載之閒非盡
無功但無成耳禹之不諫其父何也禹必常諫鯀必不

從舜之知禹亦以此也
七十載　否德　忝忝又　釐降二女于嬀汭　嬪于虞
孔傳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
八十六疏云徧檢書傳無堯卽位之年孔氏必當有據
附考 蔡傳否不通謂與不字通用也古不字本俯九切
曾氏曰忝如忝之浮浮之忝盛德上達化而熟之使不
自知也
袁黃曰釐降之釐與允釐之釐不同不宜同訓爲治蔡
云治裝陋矣詩旣醉篇釐爾士女孔傳云釐予也此當
依詩詁無疑○孔疏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

英舜卽位娥皇爲后女英爲妃鄭氏注禮記乃云舜不
告而娶不立正妃此鄭所自說未有書傳云然恐按檀
弓云舜崩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疏引帝王世
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三妃癸比生二
女宵明燭光癸比他書未聞當以二女爲正○金履祥
曰史記稱黃帝曾孫帝嚳之子堯則堯是黃帝玄孫又
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蟜牛以
至瞽瞍而生舜則舜是黃帝八世孫堯舜俱出于黃帝
則二女之妻不亦瀆姓無別已乎世系之傳史記之失
考也昔歐陽修謂司馬遷漢史其紀漢之初已不知高

祖之世系父曰太公而猶不知其名母曰劉媼而猶不
知其氏而其上紀五帝之世毋妻嫡庶子孫名氏一無
所遺耳目所及尚如此則二千餘年所傳聞者其詳果
足信乎或曰世本也非遷所自言也抑世本果出于三
代之時乎以世本爲三代之書猶以爾雅爲周公之書
也故朱子謂世本出于附會假托不可憑據今以敘舜
之次推之其不可憑也審矣曰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
于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
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
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

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契稷而言則幕爲始封有虞之君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愚按左傳云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是幕乃顓頊之後無疑史本紀不載幕名未知去舜幾代然幕係祖顓頊而顓頊乃黄帝之孫帝嚳之父也三舜與堯非同出黄帝可乎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世本固未可信祭法亦不可信乎意者上古質野禮制未備雖所出同而姓各別者皆得通婚姻及商以後始嚴矣本孔疏

○孔疏嬀汭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于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姓爲嬀爲舜居嬀水故也金履祥曰舜生于姚墟因生爲姚姓居于嬀汭後世復因居爲嬀姓非舜有二姓也諸馮嬀汭皆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孟子以爲東夷之人蓋對文王岐周而言自河中至岐周千餘里也說者指齊之歷山濮之雷澤爲舜側微畊漁之地特因孟子之言而附會之耳史記正義括地志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酈道元注水經云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于虞之地也

卷一終

尚書埤傳卷之二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新城　王士禛貽上
長洲　汪　琬苕文　訂

舜典

按伏生經文無篇首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東晉梅賾上古文孔傳亦無之今此二十八字乃蕭齊姚方興得之大航頭者其傳又云王肅范甯所補則此二十八字誠可疑　陳振孫曰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徂落之文曰堯典則知古無舜典篇名也

允塞

袁黄曰易曰有孚盈缶缶至虛而吾之誠信足以滿之正是塞義

愼徽五典　大麓

袁黄曰徽孔傳訓美蔡因之按字書三糾繩爲徽又琴節曰徽淮南子鼓琴循經謂之徽五臣曰調也三糾繩亦有調義不調則緩急不均故須徽之下之克從者從其所調也　左傳播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孔傳用之蔡傳則用孟子

大麓自應據史記蔡傳堯使舜入山林是用史本紀語

孔傳大錄萬幾之政蓋因錄鹿音同而誤耳〔彔麓古作麓通作麓〕王氏曰大麓太山之麓也後世封禪之說傅會于此黃度曰闞駰十三州志麓林之大者其後秦置鉅鹿郡堯將禪舜合諸侯羣臣百姓納之大麓風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此出緯書雖盡拔而與史記相符

舜讓于德弗嗣

孔傳辭讓于德不堪不能嗣帝位愚按此即蔡傳所引或說也若作讓于有德之人泛言則不成爲讓有所指則爲何人乎 王樵曰舜讓于德勿嗣之下無再命之辭而即繼以受終文祖疑有闕文仁山金氏以論語補

之曰帝曰咨汝舜天之曆數在爾躬不允其謙也允執其中授以治天下之道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戒之也然後舜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如此文義方完

正月上日

正月上日與月正元日皆謂建寅之月王肅云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而上皆以建寅爲正

在璿璣玉衡　七政

孔疏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衡簫所以視星宿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璿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則知星宿 王應麟曰張文饒云堯之曆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儀也信都芳云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唐孔氏曰髀股也股者表也其法始于包羲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蔡邕云即蓋天也〕劉智謂黃帝爲蓋天顓頊造渾儀春秋緯文曜鉤謂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而韓顯符渾儀法要序以爲伏羲立渾儀未詳所出

袁黃曰堯典曰日月星辰此止及七政者經星麗天不動十二辰無遲速順逆之殊故略之 〔附考〕蔡傳六合儀刻十二辰八十四隅鄒季友曰八干謂壬癸甲乙丙丁庚辛四隅謂艮巽坤乾

肆類于上帝　禋于六宗

孔疏經言祭天不及地與社稷必皆祭之但史文略耳 王樵曰類依郊祀爲之鄭氏春官肆師注本尚書夏侯歐陽之說近儒有云類合也合祭天地也妄解經文以證其說固不足闢但天地之分祭合祭爲歷代不決之疑有不容不辨者禮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可見古者天地之祭只有郊社而已安得南郊之外復有北郊以祭地乎郊自郊社自社又安得天地合祀于南郊乎皇天上帝至尊無對今主分者祟北郊以抗天主合

者則謂人道者考妣然皆非禮也王莽諂事元后傅會
昊天有成命之詩始合祀天地同牢而食其褻瀆不經
甚矣此豈可據耶。此主胡五峯之說予有辨詳毛詩通義。　上帝孔傳云
告天及五帝恐按此據周禮之文家語季康子問五帝
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
神謂之五帝然昊天上帝一而已豈有五哉五行之神
助天理物安得與上帝並稱漢人篤信讖緯故有五方
五色帝及五人帝之說至宋儒始黜之。
鄒季友曰六宗漢晉諸儒之說最紛雜。伏生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謂水火雷風山澤賈逵謂日月星河海岱鄭玄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司馬彪以六宗不應獨立

表駁之晉州秀才張髦上疏謂祀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十一家皆非見後漢書注。　惟王肅
同孔傳孔傳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根據祭法故蔡傳從之泰昭壇名相近當從王肅作祖
迎往者祖送之來者迎迓之也幽宗雩宗之宗讀如字
鄭氏讀作禜非。孔叢子載宰我問答與孔傳同。
蘇傳古者郊天必及天地間尊神考之祭法其泰壇祭
天卽此類上帝也祭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卽此禋六
宗也四坎壇祭四方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
見怪物皆曰神卽此望山川徧羣神也祭法所序舜典
之章句義疏也。

輯五瑞
陳第曰五瑞及五禮三帛二生之類漢儒悉以周制當
之雖其意不遠而其事無稽當于釋義之中寓存疑之
意五瑞則曰若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等之類五禮
則曰若周禮吉凶軍賓嘉。
歲二月　柴望　律度量衡　五玉　五禮　五器　藝
祖
王樵曰蔡傳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巡守當何年意必攝
位之次年也孔傳以二月爲瑞班之明月非是觀經文
加歲字于二月之上則更端之辭非蒙上月而言且既

月方日覲羣后安暇便巡守哉。
鄒季友曰朱子語錄云注家以至于岱宗柴望爲句某
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爲句如柴望大告武成今按上
章有望于山川之語則柴字自爲句尤妥說文引書亦
柴字絕句。按後漢張純引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亦柴字爲句。柴言祭天望
言祭山川武成以二字該二祭則又當二字自爲句也。
林之奇曰律之十二又生于歷之十二班固曰推歷成
律故同律度量衡必先協時月正日也金履祥曰十二
律以配十二月蓋日月會于十二次而右轉聖人制六
呂陰律以象之斗柄運于十二辰而左旋聖人制六律陽律

以象之故陽律左旋以合陰陰律右轉以合陽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出焉史遷序律書所謂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忽者也〔方回曰〕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爲之呂亦稱同故有六律六同之說元間大呂二間夾鐘是也〔又曰〕井田六尺爲步秦孝公初爲賦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皆周制也今其分寸不可考漢大率依秦律歷志所書秬黍之法乃是王莽時劉歆之說〔王應麟曰〕皇祐新樂序云古者黃鍾爲萬事根本故度量權衡皆起于黃鍾至晉隋間累黍爲尺而以製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

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器與聲皆失之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失在于以尺而生律也司馬公謂胡李之律生于尺房庶之律生于量皆難以定是非蔡季通謂律度量衡言益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于度若以纍黍爲之是律生于量皆非也故自爲律以吹之而得其聲

附考〔蔡傳〕十龠爲合〔鄒季友曰〕合音閤蔡西山燕樂本原嘉量篇云合龠爲合注云兩龠也又云十合爲升注云二十龠也蔡氏家學相承不應有異況合龠爲合乃漢律歷志本文龠卽管也黃鍾之律管容秬黍一千二百謂之一龠合者幷也取幷合兩龠之義以爲名也宋皇祐間造新樂阮逸胡瑗嘗取今文十龠爲合之誤沙隨程氏三器圖義亦嘗辨之云漢書合龠爲合俗人誤以上合字爲十字也此篇集傳經朱子訂定不應有誤必傳寫之訛耳

五玉〔孔傳〕五等諸侯執其玉〔疏云〕卽五瑞也蔡傳因之〔鄒季友曰〕按周禮小行人注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圭以馬璋以皮之類也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據此則瑞自瑞

玉自玉五瑞乃天子所頒以錫命諸侯者諸侯執之以見五玉乃諸侯所奉以進獻天子者朝享則實之在庭周禮典瑞注云瑞符信也故天子冒而還之凡言贄則受之而已若五玉卽五瑞則是以天子錫命之圭璧與三帛二生一死俱爲贄矣注家承誤已久故詳辨之

〔孔疏〕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姻此篇類于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禹謨徂征三苗軍也堯典釐降二女嘉也五禮之事並見于經知與後世不異也

五器。[注疏]謂以玉作五器。卽上五玉。[蔡傳]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九字作錯簡。（本吳才老說）而云五器卽五禮之器也。（本朱子說）如吉禮之器爲簠簋。軍旅之器爲干戈之類。此解不易。但復云周禮六器六贄卽舜之遺法也。此句當刪。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禽作六贄。以等諸侯。此豈足該五禮之器乎。

藝祖。[孔傳]以爲文祖之廟。藝卽文也。[疏云]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愚按]經文止言祖。不及禰。蔡傳引王制。雖本注疏。亦可刪。

孔疏。南之如岱。西之如初。北之如西。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者。有事必聞。不慮枉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文中子曰。舜一歲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朱子曰]古之天子。一歲不能遍及五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

五載一巡守　四朝　明試以功

[王樵曰]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言堯時十二載一巡守也。則五載之制。乃舜所定。其後成周復十二年一巡守。堯上古事簡。周世文。天子不能頻出也。舜五載。勤民也。

四朝。[孔傳]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禮記疏]引鄭玄云。四方諸侯分四年來朝京師。蔡傳引之。蓋彷周禮爲說。

[蘇軾曰]（見文集）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材。必觀積勞之效。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

肇十有二州　濬川

孔疏。周禮職方氏有幽幷而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于古。知舜時當有幽幷。職方幽幷山川。于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爲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無梁青而有幽營。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卽營州之地。知分青爲之也。[劉恕曰]冀州北接沙漠。其地于九州爲最大。分冀爲幽幷。以此二州捍北狄。使不得內擾畿甸。所以壯京師之翼衛。禦外夷之侵陵也。鄒季友曰。孔傳分青州爲營州。蔡傳亦用其說。按遼東與冀州接壤。西至青州。隔越巨海。道里殊遠。若以屬青。則非所謂高山大川以爲限之意。蓋幽幷營三州皆分冀州之地耳。（顧炎武曰。幽在今桑乾河以北至山後諸州。并在今石嶺關以北至豊勝二州。營在今遼東大寧。並有塞外之地。其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解得而傳。）[王樵曰]分州置牧。意在聯屬侯服。董正治功也。地太廣則有所不及。此冀青之所以分也。又曰。爾

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幷青入于徐梁入于雍幷入于冀也此殷制也職方有青幽幷而無徐梁營蓋周又分冀爲幷而併營于幽復禹之青而省徐入青也

呂祖謙曰禹治水嘗濬川今水平復濬安不忘危也川不言十二水無大小皆濬之也陳雅言曰山之表識無待于攷洋水之疏導則不容以或略

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　金作贖刑　怙終賊刑

漢刑志法世之說者以爲治古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程大昌曰漢文帝除肉刑詔云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策賢良亦然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剕漢志皮爲髕髕去也當去膝骨頭）以墨蒙其髕而畫之犯宮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蓋謂別異服以愧辱之而不至于用刑此遠古而訛傳也經曰怙終賊刑刑故無小何嘗盟刑不用哉况象刑之次降而下之方有流鞭撲贖若謂象刑止于受辱則是正麗五刑者反可以異服當刑而惡未入刑者乃與加之流鞭撲贖何其不倫也然則象刑謂何是必圖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而不犯

也嘗觀周禮布刑象之法有執木鐸以警衆者有屬民而讀之又有書五禁于門閭論刑罪于邦國者上下相承極其詳復正恐不知者之誤觸耳由此言之則藉形象以圖示其可愧可畏正聖人忠厚之意也魑魅魍魎人固不願與相直然天地間不能無聖人範金肖物鑄鼎以示之則山行草茇者知畏而預爲之避此畫象而期不犯之意與鑄鼎象物之意不正同哉愚謂墨刑見于太甲劓殄見于盤庚劓刖見于康誥可證五刑自古而有苗王不能廢苗民特淫虐用之耳丁謐謂肉刑與蚩尤之代而堯舜以流放代之其意是矣其說則非也流宥五刑謂在八議之列八議者周禮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是也朱子曰流宥五刑如流放竄殛加之四凶者今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鞭撲以下隨事施行不領于士官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惟其當而已又豈一于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誅也是聖人之心不忍于元惡大憝而反忍于銜冤負痛之良民也其必不然矣夫刑雖非可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傷肌膚以懲惡亦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

而其過于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苟釆陳羣之議一以宮刵之辟當之則雖殘其肢體仍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上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或者謂四凶之罪不輕于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是爲輕刑之證不知共兜朋黨鯀功不成其罪本不至死三苗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則竄徙正得其宜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經典不載獨荀况言之吾亦安能輕信其言遽援以爲斷乎[愚]按朱子此論大全亦引之然肉刑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後者末世獄繁吏濁施

之一不當則徒傷肌體而惡無所懲呂正獻公著之言至矣

[孔疏]傳以金爲黃金呂刑傳又爲黃鐵蓋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鳧氏爲鍾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劒其所爲者皆銅鐵是銅鐵俱名爲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愚按]周禮聽訟入束矢鈞金注亦以金爲銅

[陳啓源]曰舊注賊殺也怙終之罪亦有差等安得槩殺之乎路史解云恃其詐力遂惡不悛賊害於人三者罪必刑而不赦也文法與左傳引夏書昏墨賊殺相似此說可從

幽洲　崇山　四罪咸服

[括地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孔疏]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朱子]曰或云在澧州慈利縣

程子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跡堯非不知其不善也罪狀尚伏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于匹夫之中而

禪以位于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跡而誅竄之也[蘇軾]曰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

[林之奇]曰舜誅四凶當在洪水未平之前朔巡肇州當在禹平水土之後史因言舜之恤刑遂舉四凶繫之于下耳世徒見四凶得罪不在堯世遂謂堯不能去不知

舜之去四凶乃歷試之時實受堯命如禹居攝時亦受命征苗也（史本紀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云云）

百姓至八音

百姓注疏言百官朱子曰百官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爲過也爲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圻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禮爲君爲父俱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以天子爲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爲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民則畿內者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無服封建之時諸侯

各君其國天子與親賢共天下不私其尊親于己也故畿外無服　三載當從孔傳屬下爲句陸德明釋文八音金鍾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箎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

格于文祖

孔傳喪畢之明年告廟卽政鄒季友曰按孟子言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天下歸之而後踐天子位孔傳本此蔡傳云不知何所據豈偶未之思歟王樵曰舜服堯喪畢已格于文祖告卽位恐無避于南河之事蓋舜雖不敢辭天子之重理亦未忍遽居堯宮遏堯子是之曰避耳若曰躬解幾務遁于南河則無是理也又曰按攝位受終于文祖巡守歸格于藝祖卽位格于文祖此舜代堯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之明文也堯祔于廟舜以大義主其祭與臣工共盡享格之義此不易之禮也然則如非族何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舜與堯雖非族也非非類也聖人之德也君臣之契也禪受之統也類莫如堯與舜也廟號神宗自官天下視之萬世之宗也堯之祀非舜主之而誰也然則於舜瞍如何曰其生也以天下養其死也自爲虞氏之祖故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於堯以天下相傳之義固不相妨也禹之于

鯀亦然矣然則丹朱不祀堯乎曰朱子謂堯廟當立于丹朱之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愚謂此商周革命之禮非舜禹禪承之禮也以經考之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此非舜祭于廟而丹朱與有事之明徵乎祖考下祭虞賓則考者堯也若謂舜祭其祖考而丹朱在位是與殷之孫子侯服駿奔于周廟者同也其必不然矣

詢于四岳

王樵曰周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百揆總百官成周冢宰之任也四岳總方岳之事成周二伯之任也王制天子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各有其屬屬于天

人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周二伯處外以分領天下唐虞四
岳處內以總領十二牧十二牧又分領諸侯所以外無
偏重之勢愚按周二伯亦在京師觀周召二公主陝東
陝西可見方岳以爲處外非也

能邇 惇德允元 難任人

【朱子】語錄能邇之能是柰何得他使之帖服愚按能之
爲言耐也古文能字與耐字通見禮運及漢書荀子云
若馭樸馬(樸馬未調習之馬) 若養赤子若食餧(飢餓)人因其懼因其
憂因其喜因其怒曲得所謂爲此能之之說也
德元之人以樸略爲治以醇悶爲功以樸略爲治故治

豆而跡不見以醇悶爲功故功成而人不知古之聖人
非不知深刻之吏可以齊衆武健之才可以集事忠厚
近于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以彼而易此者知其
所得小而所喪大也刀筆吏不可爲公卿而房杜無赫
赫之績如此者可以言用人矣

【孔傳】難拒任佞也【愚】按古文任與壬同故訓佞孫炎云
似可任之佞也此義長朱子語錄云難平聲任如字言
不可輕易任人也此未定之說故仲默不取

伯禹作司空 稷契暨臯陶

【孔疏】國語有崇伯鯀堯殛之于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
爵也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曰伯
禹【黃度】曰禹賜姓姒國于有夏卽今穎昌陽翟縣是(今鈞州)
豈自崇徙封歟

【史記索隱】譙周云稷契生堯代舜始舉之乃帝嚳之胄
非子也愚按此據左傳史克語疑本紀非實然古人年
歲多期頤以上舜乃受終申命非眞堯不能用有待于
舜也史克之言容有過辭(傳云舜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敎于四方史記索隱曰禹爲司空司空主土則禹在八愷之中契爲司徒司徒敷敎則契在八元之列) 又按史克
所序高陽氏才子有庭堅而楚人滅六蓼臧文仲云臯
陶庭堅不祀忽諸杜預注庭堅卽臯陶字則臯陶在十

六族無疑矣或以臯陶刑官故其後不甚長然后夔典
樂之官也娶玄妻生子伯封一傳而羿滅之(事見左傳)此又
何說

播時百穀

【正義】辟曰易大傳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以敎天
下則耕稼之制其來已久書曰播厥百穀詩曰誕降嘉
種貽我來牟則百穀之備自稷始也趙過曰后稷始甽
(古畝字趙過行代田一畝三甽蓋古法)田則壠畝之修自稷始也晉董史
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稷始也后稷之
所以爲天下烈也愚按國語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

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蓋播穀非
始于后稷也特洪水之後樹藝不明稷復教之故天賜
以來麰耳愚謂稷勸百穀而山死韋昭注死于黑水之山毛詩傳云
蠻夷猾夏　汝作士　三就　三居　明允
董鼎曰或言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禮樂分爲二成周
禮樂之官合爲一兵刑分爲二故此蠻夷猾夏亦以命
皐陶然經只言五刑五流未嘗言兵也後征苗之兵禹
實掌之未嘗用皐陶則兵刑非兼掌矣王樵曰上古無
大夷狄亦無大征伐故外以蠻夷委州牧内以委刑官
其云猾夏不過如漢人所言行盜侵驅之類耳故制以

士師而有餘大刑甲兵蓋未嘗用也兵藏于田賦徒衆
掌于司徒戎器出于工戎馬出于虞則兵無專官自無
廢事至成周時世變日滋戎狄勢盛內則強諸侯時時
有之故初克商即滅國五十成王即位又踐奄代淮夷
事浸多矣周名二公每以詰戎兵張皇六師爲言蓋時
實宜然非周德衰于唐虞故詳于政而略于化也　黃
度曰唐虞三代之時中國皆有戎狄雜處左傳周封魯
衛疆以周索封唐疆以戎索以禹貢職方參攷之唐虞
所都冀州正戎索之地也帝都所在而甸侯二服半爲
戎區何也禹荒以來天下崇山巨嶺陵原險阻之處皆
本蒙翳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戎狄生長其間攘剔驅除
實賴其力裂土胙國固當與共之而其地不可盡井牧
戎狄之飲食衣服又不與華同故因其所有與其所能
使奉職貢其侵略中國也則以士師治之否則與之相
安于無事蓋當時事宜如此雖其人鷙悍難馴而堯舜
盛德天覆禮樂文明咸服于聖人之化焉若曰狼子野
心遺患肘腋始別異之遂屏擯之又至于翦除之如淮
南厲王賈捐之虞詡范曄之所慮此後世之事不可以
論帝王之聖也
孫奕示兒編爾雅士察也周禮士師注士察也主察獄

訟之事孔安國曰士理官也理蓋獄官欲得曲直之理
故謂之理其謂之士者則欲致其察也
魯語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
刀鋸其次鑽窄薄刑鞭撲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
者致之市朝愚按此所說五刑與呂刑不同然以經解
經當從呂刑無疑也原野市朝是孔傳所據朝與市二
所故分之爲異耳馬鄭王三家謂三就者原野也市朝
也甸師氏也甸師見周禮但唐虞時未聞有此官
三居蔡傳引孔氏以爲未見所據愚謂大罪四裔如四
凶是也在五服之外次則處之荒服又次則處之要服

蔡與流是也此豈非的證

陳氏曰易言用刑者如噬嗑如賁如旅其象皆取于離用刑在明可知矣不明不足以盡人心不允不足以當人罪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益哉

張氏曰聖人以萬物爲一體故曰予草木鳥獸先王之世山澤爲之厲禁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與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皆若之之事故鳥獸咸若所以爲夏后鹿濯魚物所以爲文王然至于鳥獸祭有則有益之烈而焚焉有周公之驅而遠焉然若之爲言順也居于

山澤順也交于中國非順也豈徒以長養爲順哉

僉殷祥曰伯益卽伯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弃之爲卨皐之爲咎若牙之爲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爲繇垂之爲倕鯀之爲鮌虺之爲偏紂之爲受冏之爲乖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書與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從益見秦紀之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于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何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公所據以紀秦事者也秦紀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者乎其字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兩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耳而姜姓則見于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名反不見于書乎夫以伯翳不得爲伯益則卨不得爲契咎繇不得爲皐陶倕不得爲垂鮌不得爲鯀他如仲偏不得爲仲虺紂不得爲受乖不得爲冏君雅不得爲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序之謬如此者多不獨序益爲然也雨黎二人而合爲一則楚

有二祖也四岳爲齊世家之祖而總序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于談遷二手故其乖剌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與以益翳爲二人又以栢翳爲皐陶之子則嬴郯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蓼之時秦方盛于西徐延于東趙基于晉使栢翳果皐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皐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才子隤敳至夏啓時二百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餘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皆非事實不可以不辨　愚按　鄭語云嬴伯翳之後也韋昭注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吉甫之說本此

典朕三禮　伯夷

黄度曰典禮在命工虞之後文武小雅移魚麗而其序曰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蓋亦序如此。孔傳伯夷姜姓王應麟曰按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注謂炎帝之後四岳之族大戴禮亦志爲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史記曆書引之不云伯夷。

命汝典樂　詩言志　律和聲

按易曰先王作樂崇德以薦上帝配祖考樂記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蓋治定功成樂以象之舜之命夔所以

必在禹皋稷契諸人之後也然繼此則有讒說殄行之懼孔子之舞韶樂而戒佞人其亦取義于書乎。

朱子曰或謂詩本爲樂而作故學者必以聲求之今考之虞書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詠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于朝廷下達于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于詩者爲多然猶曰興于詩成于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聖賢言詩主于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之思無邪孟子之以意逆志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則志者詩之本聲樂者其末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鐘鼓之鏗鏘而已況古樂散亡其遺聲又無從而考乎顧炎武曰古人以樂從詩後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而後以樂和之舜之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樂應之此之謂以樂從詩古之詩大抵出于中原諸國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詞不侈而音節往往合于自然之律楚詞以降即已不必盡然下及魏晉羌戎雜處方音遞變南北各殊

故文人之作多不可協之音于是不得不以律呂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漢書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又曰詩三百篇皆可被之八音而爲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爲徒詩而其協于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詞而與徒詩無別矣于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爲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

陳師凱曰黄鐘爲宮則某爲商某爲角及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今爲說以明之陽律生陰呂曰下生三分長而損一陰呂生陽律曰上生三分長而益一陽律左旋陰律右轉隔

八位而相生黃鍾爲第一宮其長九寸隔八下生林鍾爲徵三分損一其長六寸林鍾隔八上生太簇爲商三分益一其長八寸惟此二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餘律則餘分參差矣太簇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二宮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下皆倣此以至仲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爲徵下生林鍾爲商上生太簇爲羽下生南呂爲角十二宮各有五聲此六十聲宮徵商羽角隔八相生之序也由宮聲之濁而長以漸而清且短之序則爲宮商角徵羽假令黃鍾爲宮則相去一律而太簇爲商又相去一律而姑洗

爲角又相去一律而林鍾爲徵又相去一律而南呂爲羽羽距黃鍾之宮又相去二律爲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徵羽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稍下爲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爲變宮所以齊五聲之不及也（五聲是土金木火水五行是水火木金土）朱子曰黃鍾之管最長（九寸）應鍾之管最短（四寸半）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爲宮宮爲君商爲臣樂中最忌臣凌君故有四清聲聲清者減正律之半如應鍾爲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爲商則商聲高如宮聲是爲臣凌君不可用遂用蕤賓減半律爲商聲以應之如方響鐵有十六

片乃是十二律外添四清聲也又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惟存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于國語注後漢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鍾爲宮則第六變得應鍾爲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爲變徵如林鍾爲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爲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爲變徵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爲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每律各添二聲而得之也（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應鍾四寸半是也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于其間設變宮變徵

二聲）邵寶曰古者律和聲以竹爲之和以天也王朴絃柱以準律（朴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分寸設柱用七聲爲均變宮變徵樂成而和見五代史）是以絲和聲也今用之近乎人矣語云絲不如竹古今之樂其所以異在此

陳埴曰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敎國子弟以樂德敎之曰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敎之曰興道諷誦言語又以樂舞敎之以律同聲音大合樂此正后夔之職直溫以下所謂樂德也詩言志以下所謂樂語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所謂大合樂也

出納朕命惟允

黃度曰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龍與夔聯職其事通于樂也。按蔡傳分命令政敎敷奏復逆以配出納新安陳氏(師凱)疑于朕命難通謂此欲其審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納之必允當而止如後世批敕繳復之官此說有理但益稷篇云出納五言又云工以納言則言固多達之于上者矣天下之言皆關君身故納亦曰朕命耳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分北三苗(北從二人相背即古背字)

陳大猷曰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于三載時加警敕以作其怠黜陟于九載期之久遠以要其成不

肆不拘所以爲善成周冢宰歲終受會詔廢置三載計治行誅賞世變不同故也陳雅言曰聖人立法必要其所終稽其所弊使徒考績于三載而不俟之九載之黜陟則失之太嚴遲鈍者或不得以自見矣使徒黜陟于三考而不先以三載之考績則失之太寬玩法者或得以自縱矣。王安石曰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之官或終身于一職然則其所謂陟者特爵服之加而已司馬光曰治道莫先于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也求之毀譽則愛惡競進而善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眞僞相冒要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苟爲不公不明則後世考課之法適足爲曲私欺罔之資也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爲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責成也遠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旣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也。

金履祥曰有苗始末說者不一愚嘗考其實典謨所稱前曰三苗後曰有苗曰苗民書有異詞則事有不同矣

當堯之時竄三苗于三危罪其渠魁也當舜之時分北三苗則削其地分其民別其部落離其黨類于以黜陟亦以消其勢也至其後徂征之時止曰有苗曰苗民而不復曰三苗蓋已竄之後旣分之餘所存者特其一種耳愚按三苗丕敘亦在堯時以其竄于三危者言也以後徂征來格分北則皆其舊都也先儒謂始特竄其君不滅其國猶立其後(孔疏云禹繼鯀爲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復不從化乃徂征而分北之

五十載陟方乃死

按舜服堯喪注疏不數五十載內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其一年卽在三十在位之數故云舜年六十二而爲天子壽一百十二歲邵子皇極經世紀舜丙辰卽位至薦禹十七載崩通生年爲一百十歲朱子中庸註舜年百有十歲是與邵子同也吳澄曰舜以喪畢之明年踐位而此五十載卽始自堯崩之明年何也堯崩而天下無君舜雖未爲天子紀年則當屬之舜故始自堯崩之明年爲舜元年如漢王至五年方并項氏得天下然秦亡而天下無君則卽以入關之年紀爲漢始之年也

○孔傳舜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韓退之駁之云地勢東南下不得言陟方陟升也謂升天也

愚按尚書中陟字有訓升者陟丕釐陟禹跡是也有訓升遐者禮陟配天惟新陟王是也升遐可訓陟而不可訓陟方若方乃死爲句又不成文今謂陟方者升行方岳陟禹之跡方行天下此明證也家語舜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左思吳都賦梁岷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以陟方對行宮正主方岳之說孔氏雖誤解南巡狩沿禮記之誤其意猶爲近之孟子曰舜卒于鳴條鳴條湯伐桀處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南阪口卽古鳴條陌一名鳴條岡今在解州安邑縣北二十里舜都蒲坂去安邑甚近舍以陟方之文舜于此必因省方問俗而出

祭法所謂舜勤民事而野死也舜雖薦禹身爲天子如故唐虞之制五載一巡守安知不因禹周巡四岳時特出近郊廉問民隱而竟沒于其地耶蓋古者天子車轍所至卽可以陟方言之因其沒不于淡宮遂謂之野死書亦曰陟方乃死所以別于徂落之文也再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陟方岳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汲書出于戰國時并可汲信鳴條一語與孟子正合蔡傳兼引蒼梧鳴條二說考之尚未詳

黃度曰舜禪與堯禪微有不同堯舜之世禹雖攝位大政令猶自舜出觀征苗可見令嚴舜曰堯之命舜曰陟帝位舜之命禹曰總朕師總陟帝位其命有異後其攝亦不同其時或以巡省方岳而崩故舜典有陟方之文愚按文叔之言與余合方麓亦云舜崩于行是實但蒼梧難信耳溫公詩虞帝既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前賢因已疑之或以禹葬會稽證蒼梧之事不知禹雖薦益于天相也非攝也巡守之事禹固自爲之矣安得以例舜耶

附考蔡傳云徂乎方按楊子法言注云方四方也蔡氏引此以解陟方未當

尚書埤傳卷之二

尚書埤傳卷之三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吳縣　宋實穎既庭
同邑　計　東甫草　訂

大禹謨

章如愚曰堯舜考其行大禹臯陶考其言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君天下而云謨者舜時未爲君也

克艱厥后

陳大猷曰忽其艱則玩畏其艱則沮徒以爲艱而不克盡其艱則畏而沮與忽而玩者均耳故禹不徒曰艱而必曰克

儆戒無虞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王應麟曰案齋解云治安之日即危亂之萌如漢宣帝時匈奴來朝謂上是時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漢已兆於此興衰倚伏果可畏哉

司馬光曰大禹謨有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人主莫患乎使賢者爲之又與不肖者規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或謀大爲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必與天下之奸邪爲怨敵非好與之怨也不與之爲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名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奸邪爲敵更進迭毁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如是則忠直之臣雖欲無危不可得也明王知其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急用之專信之至親不能奪至貴不能爭大讒不能間然後得以竭其心而展其才人主端拱無爲而光宅四海身享榮名用此道也

王樵曰書傳熙字例訓廣蔡傳光輝明白等語當删廣之對疑何也歧于理則疑合于理則廣中實不安而自託於可成突突決事以之取敗者多矣梁武帝欲納侯景迹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此正疑謀也武帝

不勝貪心成于朱异之佞詞遂有臺城之禍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九敘惟歌至九歌

孫奕示兒編五行一也大禹謨所序與洪範不同何也曰聖經之言各有攸主禹謨所主者養民之政故以五行之相克言之克下爲財故也洪範之所主者自然之數故以五行之生數言之舉生數則成數可知矣

鄒季友曰經以五行并穀爲六府則五行當指物而言不當言氣也孔疏云府者藏財之處六物者民之所資也立言之序與洪範異者使文耳意亦謂六物皆民所用無所重輕不專取相克之義蔡傳云五行相克而生

穀似主重穀之意然四序順布百穀用成豈必五氣相克而後生穀哉余氏芑舒亦云六府當以五材言洪範潤下作鹹等皆言材耳 按蔡傳既言相克下文又云相助者假如火盛則金衰若水洩火之勢則金得補矣餘倣此 附考 蔡傳什器按史記索隱什器什數也蓋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什為數猶今云什物也

孔疏 晉郤缺引此經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如木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凡之謳詠各述其功猶漢魏以來樂府歌詞

禮記疏 歌出于人而還感人如雨出于山而還雨山火

出于木而還燔木 朱子曰 九歌今亡其詞不可稽考以理觀之恐是君臣相戒如賡歌之類 王應麟曰 書大傳帝十有六載廟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云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敘惟歌九德之歌于此猶可考 金履祥曰 九功之歌舊矣禹言于帝比音而樂之以勸于民使之不倦至是而歌之于廟也其後禹有天下蓋皆用之後世守之以為禹樂離騷所謂啓九辯與九歌是也周禮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享人鬼蓋兼用虞夏之樂而說者以九歌為韶樂誤矣 朱子曰 九歌禹樂也所謂九德之歌也九韶舜樂也所謂九韶之舞也韶簫韶九德之歌成于六詩亦有詞辭矣惜後世不傳 張氏

曰戒用休如周官大比興賢能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之類董用威如周官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穀粟與鄉八刑糾萬民之類勸以九歌如周官州正趨其家事里宰趨其耕耨籥章吹豳雅豳頌之類

皋陶邁種德 惟帝念功

蘇傳 種德如農之種殖衆人之種德也近朝播而暮穫報亦狹矣皋之種德也遠栽培之深厚滋養之豐裕及其克溢不已自沛然如雨露之降民被其潤澤而懷之也

禹盛推皋陶之功其後不薦皋陶于天而薦益何也考

夏本紀則禹受禪之後皋陶尋卒矣路史云皋陶年一百六歲未知出何書

刑期于無刑

林之奇曰 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民皆趨教而刑為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蓋百官以無曠為能惟士不然必使民皆不犯官若虛設始為能其官爾

不矜不伐

呂祖謙曰 才立己便有物與我對對則必爭矜伐者爭之對也不矜不伐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

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黃度曰人心應緣接物者也易流故危道心虛寂難名者也無跡故微朱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愚按虞書言心不言性商書言性不言情然橫渠云心統性情道心卽性也人心卽情也精一執中則約情之偏而合乎性之本然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

孔疏百姓無主非散則亂故民以君爲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怨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

昆命于元龜

王十朋曰命龜令龜也古人以昆爲兄兄爲父後故訓昆爲後與後昆之後同

神宗

吳棫曰祭法必有所據舜受堯之天下今以授禹其宗堯何疑唐孔氏以爲舜始祖之廟非也王樵曰神宗爲堯斷然不易文祖神宗其祖有功宗乃德之所自始歟湯稱烈祖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卽文祖神宗之意也周人謚法已權輿于此

苗民　歷山　干羽

孫覺曰指其君長則曰有苗兼其君民言則曰苗民以種類言則曰三苗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山亦名首陽山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凡十二名隨州縣分之歷山尙有舜井

孔傳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疏云釋言干扞也搖爲人敵扞羽翳也釋者執以自蔽翳據器有武有文俱用以爲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爲文也

皐陶謨

林之奇曰此篇首尾皆大禹言其實陳於帝前史記曰帝舜朝禹皐陶相與語帝前是也

皐陶曰都　惇敘九族　庶明勵翼

陳氏曰善之在已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爲矜善之在人猶在已也故聞言而拜不爲諂

陳師凱曰程子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惇者篤恩義敘者正倫理二者盡齊家之道

王肅曰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愚按古厲勵礪三字通用

知人則哲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蘇軾曰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非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于自知而安于材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

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由於天資後世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哉以孔明之賢猶失之于馬謖而孔明亦自審終身不敢用魏延可以見知人之難也

眞德秀曰孔壬注疏以爲共佞王荊公訓包藏禍心蓋以壬爲妊娠之妊而胡氏非之以爲荊公爲此訓將以腹誹罪人乎今復有祖其說者不若從舊爲長(蔡傳從荊公說)

黃度曰孔傳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指謂共工驩兜之惡易見共工之惡難知巧佞每能使人溺也故不若其名而表其狀然四罪共工流獨輕于放竄殛行法掀其事必窮其情象恭必求自蓋其心雖其無狀

而其跡多隱伏聖人行法終不以其所不可見者深文坐之至于立言爲世訓則嘗推其所未爲而知其所必至故堯謂之滔天禹以爲孔壬也錢■曰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任人孔壬于小人之中又分別言之有以異乎曰君子小人天下之總名也小人之中有壬人焉鍾陰柔之氣秉雺霧之運謹身曲意以媚人主使人主入之而化去之而思如膏油之相入滑澤浸漬而不可解釋故禹畏之而正名之曰孔壬孔壬者大而甚之之辭也帝曰靜言庸違禹解之曰巧言帝曰象恭滔天禹解之曰令色巧言之姦著于庸違象恭之惡極于滔天而其在人主之左右也脂韋婉孌便佞軟側若劉鵠之能言若僞承之適口人主豈能知而遠之哉禹深畏之比于驩兜有苗而其屛而遠之也其效至於黎民又安難夷率服蓋聖人之覩壬人如此其重而知人安民諄諄以其難相告戒其畏而思去之如此其不易也孔子論爲邦曰遠佞人鄭聲至魯曰佞人來矣公羊子曰其佞也其佞之六其即書畏孔壬之義乎然則君子之與壬人何以辨曰其色可觀也其言可聽也觀其色齋莊溫粟者君子也便娟側媚者小人也聽其言洋洋秩秩有倫有脊者君子也絣絣幡幡無塏無字者小人也周勃木強少文高帝曰安劉氏者必勃李勉曰盧杞奸邪天下皆知惟陛下獨不知所以爲奸邪也此精于辨君子小人者也

亦行有九德 至 采采　愿而恭亂而敬　剛而塞

陸九淵曰臯陶論知人之道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乃言曰某人有某事蓋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可僞爲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僞爲者故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以載采采言之然後人不可得而廋也陳雅言曰君子取人不可徒徇其名而不究其實

徒徇其名而不究其實則虛譽隆而實德病矣論人之德先言行而後言德者蓋由行而後見其德也稱人之事先言事而後言德者蓋因事而始有以驗其德也

按亦者多及之詞蔡氏訓作總未詳何本西山真氏云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此較自然行

汪疏讀下孟反

孔疏愿者遲鈍外失于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于心故稱敬以顯情　蘇傳橫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人是也才過人者患在于夸傲

孔疏剛與強相似剛是性強是志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為衆撓強也　蘇傳剛者或色厲而內荏故以實為貴真鉄以陽處父剛而不實知其不免

○陳施正曰皋陶知人之法立名九德洪範說三德周公說夏臣迪知忱恂亦只在九德之行為其切實精當故肇聖遞傳述之蔡氏解作盛德自然程子以為此唐虞論學之審也大約寬柔愿擾是陰是沈潛下四者即剛克之法亂直簡剛強是陽是高明下五者即柔克之法上以此造士下以此自成有此變化矯揉便成正直陽數宜勝故陽五而陰四也

日宜三德　至　亮采有邦　翕受敷施　撫于五辰

方孝孺曰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材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為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為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之哉以為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材不若因德命官之為無失也皋陶未必能建禮益稷未必能知樂皋陶益稷所為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未能然而敎子為之各稱其位而成名于後世以其精而不以其備也

孔疏天子任人為職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

胡旦曰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夏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坂隰所以撫土辰也冬為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又曰春盛德在木布德施惠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勞民勸農所以順火辰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禁暴誅慢謹蓋藏斂積聚所以順金水之辰土寄旺四時四時順土在其中矣

萬幾

姚舜牧曰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

也疏曰幾是離無入有在有無之際故云動之微也蓋
人心初動本無不善之幾愼此幾以往其應必主于吉
故又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不愼此幾而向于逆欲
則禍患萌焉此萬幾正易知幾之幾也解者泥蔡傳却
訓爲禍患之幾不惟書義不明易義亦晦矣

天秩有禮　和衷哉　五服

五禮注疏作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非是梁傳本朱子
極明黃文叔以爲卽吉凶軍賓嘉此說亦有理五典五
禮俱見舜典篇不必異說

衷卽降衷之衷古與中通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于是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
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章敘典秩禮卽禮義威儀
之謂也合于衷者有五服能者養福之謂也悖於禮者
有五刑不能取禍之謂也康公之言與皐陶相發

附考 蔡傳自九章至一章按周官司服公服袞冕而下九
章如王之服（馬廷鸞曰公有降龍無升龍以別天子）侯伯服鷩冕而下七
章如公之服子男服毳冕而下五章如侯伯之服孤服
希（音同止）冕而下三章如子男之服卿大夫服玄冕而下
一章如孤之服凡五等然此只周制耳唐虞之制未必
皆同

天明畏

朱子曰天明畏林氏說作好惡是天之所明如明明揚
側陋之明（上明字）天之所威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威

益稷

四載　畎澮　奏艱食鮮食

孔疏輴（音春）與橇（音蕝）毳爲一樏（音雷）與梮（音菊）橋（音蹺）檋（音菊）爲一
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陳第曰輴夏
本紀作橇張守節曰橇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
一腳泥上擿進（擿與躑同楊升菴謂實行者樹上而求躋也）用拾泥上之
物今杭州溫州海邊有之樏夏本紀作檋韋昭曰梮木

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按二說是也橇樏皆可載人
故曰載如淳注云橇以板置泥上樺以鐵施履下夫板
鐵之類旣不可謂之載足之所踐又豈可謂之乘乎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
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
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
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
謂之澮專達乎川蓋畎極小而澮極大故蔡云舉小大
以包其餘也王應麟曰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
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

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浍弛鄭子駟爲田洫而喪田者以爲怨子產作封洫而輿人以爲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開通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爲田廬外爲溝洫在易之師寓兵于農伏險于順取上坎下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土如入無人之境悲夫

鄒季友曰經言鮮食則曰奏庶艱食鮮食則曰播奏蓋謂播種艱難故以百穀爲艱食也蔡云民尙艱食則與

上句語法不協馬氏曰根生之食亦謂百穀也戟勝疏云益奏鮮食刊木所養鳥獸也稷奏鮮食決水所得魚鼈也愚按釋名云艱根也如物根根生之物蓋百穀菜蔬皆在內（鄭玄專主菜蔬非）孔傳難得之食固長馬義亦可備一說

安汝止　惟幾

安止兼動靜言朱子曰衆人之動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聖人全乎天理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百物者也然必曰主靜云者以相

資之妙言之動有資于靜而靜無資于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越真德秀曰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趙岐孟子註）辰惟居其所故能爲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臣哉鄰哉

張綱曰臣以分言鄰以情言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褻

日月（至）五色　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孔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山龍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疏云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故傳以日月星爲三辰此星辰與他處異得天子傳稱天子垂盛號畫日月七星盖畫北斗也）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又云衣章日月尊而在上裳章黼黻尊而在下衣在上爲陽陽統于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于下故所重在後（虞世基衮冕議曰尚書于左右膊上爲日月各一當後領下爲星辰又山龍九）

物各重行為十二　鄒季友曰宗彝彜上尊也盛鬱鬯曰彝周
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魯水反）彝畫虎蜼于彝故蔡傳以
宗彝為虎蜼也（孔傳止言宗廟彝尊虎蜼用鄭說）爾雅注蜼似獼猴而
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
懸于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蔡云取其孝指宗廟祭器
而言非謂虎蜼也周禮司尊彝疏云禘祫用虎彝蜼彝
又司服疏云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有智羅端良曰風雲
雷雨亦大象也而有難於象者故借四物表見之風以
虎雲以龍雷以蜼（雷動蜼始鳴）雨以蜼也　考工記白與黑
謂之黼釋器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

黑似斧刃白而身黑也又考工記黑與青謂之黻孔傳
黻為兩己相背謂刺繡為兩己字相背以青黑線繡也
楊旭曰古黼黻作㡀弫形㡀象斧取其斷弫象兩弓相
背取其辨集傳兩弓相背俗訛作己讀為戊己之己非
是弓不成字無音可讀　絺鄭氏讀為黹（諸矢切音矢）爾雅
黹紩也（紩音秩）郭璞曰今人呼縫紩為黹說文云箴縷所紩
衣從㡀丵省象刺文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　鄭玄
曰性曰采施曰色陳大猷曰五采五種華采之物藍丹
砂粉墨之類是也施于繒帛為青黃赤白黑五色　黃
度曰日月星辰雲氣乾之施化也乾陽物也陽輕清故

畫于衣虎蜼藻火白米品物流行坤之效法也坤陰物
也黼黻色白黑兼青亦陰也陰重濁故繡于裳易曰黃
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謂此也○按之
奇曰周禮無十二章之文說者謂周登三辰于旂不過
據左氏三辰旂旗語（孔疏曰日月星為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示人時節）左氏謂
旂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況有王者象三辰之明
歷代皆飾于衣周人獨飾于旂者郊特牲曰祭之日王
被袞以象天鄭氏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
被袞以象天周制實然何魯之是云豈有周制止九章
魯乃加以十二章之禮乎

孔疏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怨弁言忽者韶樂自美耳
樂采人歌為曲若其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
之也朱子語錄五言東萊釋為君臣民事物之言君臣
民事物是五聲所屬如樂記所云宮亂則荒其君驕商
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
亂則危其財匱宮屬君最大羽屬物最小若商放緩便
是宮聲琴家最取廣陵操以某觀之其聲最不和平有
臣凌君之意出納五言只是審音知政之說葉夢得曰
五言即五聲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
于律之所和則為五聲雖聲也本于詩之所諷則為五

言陳大猷曰采詩而納之於上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時而颺之是也

欽四隣

孔疏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按鄭說本尚書大傳）胡一桂曰既責禹以弼違又欲其欽四隣謂所與同列之近臣當敬之使同心而弼我也陳大猷曰四隣諸侯各有其職而舜悉以責禹者禹百揆無所不統也於此可觀君道亦可觀相道矣王炎曰無面從于上不誼欽四隣于下不賞（新安

陳氏謂蔡解欽四隣欠明以上諸說可通故錄之）

侯以明之 書用識哉 工以納言

附考蔡傳廣與崇方按周禮注崇高也方等也高廣等謂侯中也易氏大射解云天子射虎侯其道九十弓虎侯之中廣一丈八尺三分其廣以其一爲之鵠則鵠方六尺諸侯射熊侯七十弓卿大夫射麋侯五十弓其鵠以其弓之數降殺之凡侯天子以三諸侯以二卿大夫以一

呂祖謙曰書以識兼記善惡如周制書孝弟睦婣有學者書其善也左傳斐豹欲除丹書書其惡也侯撻行於一時書識示於久遠

黃度曰工在周爲太師納言時颺類若陳詩之事吳澄曰射侯以禮教也納言以樂教也於此見帝舜爲君爲師之道王樵曰蔡傳謂工以納言即龍之所典而命伯禹總之蓋付其言于龍使不得行其讒以害政付其人于禹使有以革其讒而爲忠也

俞哉 明庶以功

袁黃曰俞者然其言也哉者語助辭唐虞之際君臣相與豈有口然而心不然者哉況威加頑讒始終是並生之惡禹如何而不然之耶禹果不然之而舜又曰皐陶

方施象刑則是禹爲無益之言而舜爲愎諫之主矣詳禹之言只是勸勉並無不然之意亦未嘗說不用威而用德不知從何處生來

孔疏敷納明庶與舜典異者彼是施於諸侯其人見爲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言庶納者受取之庶謂在羣衆王十朋曰諸侯以黜陟爲重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爲盛故言庶

丹朱 娶于塗山 十二師 五長 方施象刑惟明

史記正義帝王紀云堯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范汪荊州記云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

云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羅景綸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之心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以愛天下尤以愛丹朱也若使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逋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將來牧野之誅尚得謂愛之乎堯舜之于子亦貽之以安耳

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杜預注在壽春東北（在今鳳陽府懷遠縣）

愚按寰宇記云古當塗國在今滁州西一百十七里漢為縣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在壽春東北輿地記謂即禹所娶塗山氏國也世紀云塗山氏合婚于台桑之埜

在鍾離西七十里即當塗縣而華陽國志又云禹娶塗山今江州塗山（今重慶府巴縣）禹廟銘存焉山有禹王祠塗后村元人賈元亦云禹生汶川生于蜀則娶于蜀宜也然塗山國自應以當塗為是當塗之山于天下稍向中故禹娶妻會諸侯皆在于此況禹封陽翟去當塗亦不甚遠（史記索隱按系本塗山氏名女媧地山易曰攸女為史云禹年三十娶于塗山氏曰趨是為攸女死葬陽城）

十二師孔傳作師旅之師謂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以為此治水時徒衆其鑿甚矣疏云九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蓋本鄭康成之說蔡傳從之

按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界如彼文耳孔傳云五國立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其說又與王制不合姑從蔡傳可也

邵寶曰皋陶之象刑非必用于苗也惟明於天下而可以風動乎苗理有固然矣苗雖頑獨非人哉德以化天下無間於苗刑以示天下亦無間於苗此帝舜之所以為大也

搏拊　祖考虞賓　祝敔　笙鏞　簫韶九成

鄒季友曰蔡傳搏至拊循二訓皆從說文按釋名云搏者拍顧搏以擊之也拊與撫同廣韻云拊也按也以此

釋搏拊似優于說文要輕而擊重搏重而拊輕取其聲之高下大小也又孔傳云搏拊以韋為之實以糠所以節樂樂記治亂以相注云相即拊也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形如鼓尚書大傳云帝王升歌清廟以韋為鼓即搏拊也以搏拊為樂器經典無文蓋漢儒鑿說耳

金履祥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此小戴收國語之言而失之者（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國語論禘郊宗祖皆以其有功于民者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注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

其前後故讀者不覺朱子固嘗言之矣無已則決之于
書乎書稱舜格于文祖卽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
于神宗卽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卽宗堯之
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
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
郊堯之宗祖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也況國語固云禘
郊宗祖與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後世有
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氏祭顓報幕
以至瞽瞍之祖考也郞氏大意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
報焉者也禘黃帝郊嚳宗堯皆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

之天下故宗堯之宗而祖堯之祖也路史大意大傳所謂帝
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瞍者一
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爲樂
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卽文祖神宗之謂而
虞賓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況禘郊宗祖報
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與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
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
命始與古異矣[又曰]舜處其子均于商而禹復封之虞
古史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則更郊堯而宗舜此據
國語常昭之說也舜郊嚳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

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鯀焉何也
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爲公則皆承其祖三
王之子孫以天下爲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
舜一也舜之郊嚳與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
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于少康乎于是郊堯宗舜
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
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
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周禮考注]考周禮弦歌用之堂上鼓鼗塤簫用之堂下
柷敔則堂上堂下皆用之以爲作止之節王樵曰合止

是每一奏之合止至今猶然蓋金聲玉振則是特鐘特
磬全樂首尾用之中間不用中間奏者是編鐘編磬特
鐘此所謂鏞也特磬此鳴球也附考[蔡傳]背上有二十
七鉏鋙刻以籈櫟音歷之按刻字爲句籈音眞爾雅云所以
鼓敔者櫟當作轢輾也　施簧管端簧管中金葉也頌
磬頌鐘儀禮注音容言成功曰頌也頌古與容通
[林之奇]曰郊禮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
燕禮云升歌清廟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
下之樂以管爲主其實相合以成[陳師凱]曰郊特牲云
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以諧此章無不合戞擊

搏拊以詠歌詩章是歌者在上也管鼗笙與堂上之樂更迭間作是匏竹在下也奏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奏匏竹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今時樂亦然

按韻書箾有二音音簫者舜樂名也音朔者為舞竿蔡傳兼取二義而以箾韶為舜樂總名又云簫古文作箾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其云先儒者孔安國也安國所傳止古文尚書壁中之藏夫豈未見而乃訓為簫管之簫乎又左傳見舞韶箾此從古文作箾韶亦不類當考

何楷曰荀子鳳皇于飛其鳴將將其翼若干其音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故說凰鳴若簫故帝舜之世作簫以象之及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然則簫韶正當作簫管之簫而蔡氏以為誤何耶（陳暘曰虞樂以簫為主故曰簫韶九成商樂以磬為主故曰依我磬聲）

許謙曰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間歌曰合樂升歌者工升自西階歌某詩是也笙入者工以笙入于堂下奏某詩是也間歌者堂上歌某詩堂下笙某詩一歌一笙相間而作也合樂者堂上堂下之音並作也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通之為十二而謂九成者升歌笙入共為三成也書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蓋誦時擊磬撫琴瑟也此是說升歌（三成）下管鼗鼓笙鏞以間蓋間時奏笙堂下而隨之管鼗鼓鏞也此是說間歌（三成）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是說合樂（三成）

元首明哉（至）隳哉

范祖禹曰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于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隳矣（孔疏云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倦）此萬事所以隳也當舜之時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契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務察而多疑故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司馬光曰皋陶之歌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王者之職在于量才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擇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

卷三終

尚書埤傳卷之四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富平　李因篤天生
崑山　徐乾學原一　訂

夏書

禹貢

孔疏當時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内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

禹敷土　奠高山大川

馬端臨曰堯時禹別九州舜攝位分十二州禹後又復爲九左傳稱有夏貢金九牧鑄九鼎以象九州此可證也商但言九圍九有周秦兩漢分制不同自晉以後爲州彌多所統彌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南北分裂務爲廣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爲東揚京口爲南徐廣陵爲南兗歷陽爲南豫歷城爲南冀襄陽爲南雍會郡在禹跡爲徐州而漢則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兗州所領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貢之九州不復可考矣

鄭樵曰郡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是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史家主于州縣州縣移易其書遂廢

冀州

方回曰堯都冀州兼幽并營州地極廣不如是不足爲帝畿重内輕外以内制外之良法也漢高祖定都關中西巴蜀北隴西上郡北地不以封諸侯王其王者皆在函谷武關之東以關西制關東猶之堯舜禹以一河北冀州制河東數十百侯服也顧炎武曰周禮職方河内曰冀州史記正義云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内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内蓋自大河以北總稱河内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爲河内也愚按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二百里漢書言河東平易饒鹽鐵曹操亦因河東資實平關中朱子則以平陽蒲坂其地磽瘠朴陋非堯舜不能都此據後世而論耳幽冀在雁門碣石之間于易東北爲艮萬山峙北萬水朝東後世言建都者形勢之雄無加于此

治梁及岐

王應麟曰梁岐二山若從注疏則雍州之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原不相涉見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呂梁狐岐蔡傳從之愚按雍州梁岐在河西此在河東梁山之見于經者不一奕奕梁山韓侯受命今韓城縣之梁山也太王踰梁山今扶風縣之梁山也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杜預注在馮翊夏陽此卽韓城梁山春秋時屬秦晉之界晉爲盟主故得望而祭之傳所謂晉望是也

岳陽

按霍太山今爲中鎭此言岳陽謂霍山之南其地所包者廣蔡傳專指岳陽縣言之非是又按汾水入河在龍門口故山海經水經俱作西注于河蔡傳云東入疑亦非

覃懷　衡漳

附考 蔡傳涞水出乎其西愚按水經拒馬河卽涞水在今大同保定去懷慶甚遠疑當作沁水今沁水源出沁州流岳陽縣界穿太行達濟源經武陟入黃河正在懷慶之西也注旣以淇水出乎其東東西竝言則不當遠取涞水明矣

曾肇曰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注之則河從而漳橫矣

附考 蔡傳河徙砱礫音伶歷按

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砱礫溪口是也

白壤

附考 蔡傳五物九等按周禮注五物五地之物也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九等謂騂剛赤緹音蹄墳壤渴其列反澤鹹潟勃壤埴壚強其兩反㯺所覽反輕㶒音浮也騂剛土赤而剛強緹絳色也墳潤解也渴澤故水處㶒輕脆也用牛用羊用麋鹿等謂煮其骨汁以漬種

厥賦　厥田

冀州惟言賦不言貢蓋畿內之地物之所有皆屬于王也周官以九貢制邦國之用于諸侯王畿則九賦斂財亦此意按穀米兵車之賦常賦也周禮之九賦又不在常賦之數

楊愼曰劉貺云井牧始于黃帝左傳所謂井衍沃牧皐隰也井卽助法牧卽貢法孟子云五十而貢考夏小正三農服于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井田黃帝貢法不應自禹而廢當時任土作貢或衍沃則井之皐隰則牧之未可知也

賦出于田而九州之田與賦不竝等者何哉冀豫衍沃之區荆揚魚鹽之海他物所出利倍于田所以田輕而賦重也青齊土狹民瘠雍梁地險患多土田之外雜出不殖所以田重而賦輕也至夏商周取民皆什一而授

田多寡不同羅泌謂禹時沉菑未遠人功未盡修可耕之地尚少故家授五十沿歷商周人力寖廣墾土益辟是故商七十而周則百其言固然要以古之百畝非今之百畝也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自秦至今皆二百四十步爲一畝周尺當宋尺八寸四分當今營造尺八寸營造尺六寸四分則周人百畝爲今二十二畝有奇耳夏田視周之半亦以尺度代更非可有多寡也夏十一寸爲尺周八寸爲尺蔡邕獨斷夏十寸爲尺殷九寸爲尺周八寸爲尺若亦以六尺爲步百步爲畝則夏之五十畝當今田二十四畝有奇視周田畧等矣夫務廣地者荒數口之家治田

五十畝必至鹵莽多至百畝必至蕪棄聖王之厚民也躬敎之稼穡授之時使之繁碩穎栗少田之入當多田之收故田野治而民用足夏五十殷七十周百畝正限制之使不得廣種而鮮收也且井田之制世業世祿相傳已久溝塗經界爲力甚難三代革命者皆一一更張不太煩擾乎度其時不過更易尺度以爲一代之典曰五十曰七十曰百止易其名數不易其封殖亦略舉成數言之耳輯章俊卿諸家說鄭介夫曰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先王使貧富強弱無以相過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至成周時其法大備畫地爲井

八袝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溝洫畎澮川涂畛徑以立其隄防溝井既定無得侵奪商鞅開阡陌開者廢壞之乃有豪強兼并之患然未明以田與民也官不得治民乃自占爲業耳迄于漢亡兵燹之餘人稀土曠天下之田既不在官又終不在民但隨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近古唐因而損益之爲法雖善然令民得買其口分永業始有夸侈日漸一日公田盡變爲私田而井田永不可復矣蘇轍曰唐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于官故民皆有租庸調皆計之丁口其後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也貿易之際不復可知貧者急于售田則稅多而田少富者利于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馬端臨曰隨

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于楊炎井田之良法壞于鞅租庸調之良法壞于炎二人之事本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致于煩擾無稽國與民俱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又曰禹貢甸服有米粟之輸餘四服俱無之東萊謂王畿之外八州皆以田賦當供者市易貢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稅租也諸侯食其稅于國則稅名爲租納其賦于王則賦名爲貢漢唐以来任土作貢者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季世苛賦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丘濬曰三代貢助徹只是視田而賦之未

有戶口之賦賦役戶口錢貢租調始自武帝鄭玄注周禮九賦以爲計口取民錢如漢之口算人百二十魏晉山澤并之夫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覈爲易

兩稅以資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外毫無科率兵興廢廢不能不于稅外別有徵求國初稽口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爲等則夏稅秋糧歲有定額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輪差其法一定而可守今世爲賦者二夏曰稅秋曰糧此用楊炎之兩稅爲役者二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而又有銀與力之不同蓋用宋人差雇之法

大陸旣作

徐常吉曰蔡氏引李吉甫杜佑以邢趙深三州爲大陸

按導河北過洚水至于大陸漢志冀州信都有洚水夫旣過冀州信都則已越邢趙而之北矣又安得求大陸于二州之境耶繼之曰又北播爲九河九河旣在滄景間則大陸當求之于冀之下滄之上以深州當之可耳隋改趙之昭慶爲大陸縣安知非緣傳會

茅瑞徵曰記此于田賦後可得聖王經書畿輔之深意是時京師旣無輓漕歲入不過千里使野多曠土何以佐經費又賦額頗廣何忍厲民取盈如畢懷大陸一帶彌望沃野皆堪耕作而洪水初退之時因之樹藝其收必倍故記之以見力穡爲天下倡所以實京師而壯根本也迪言衡漳恒衞者大河之旁其地最苦崩齧横決得一二支水疏引穿渠以便灌溉尤于耕作爲易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韓邦奇曰東海至永平府南發出一洋東西百餘里河從此洋之西自北注之此洋正逆河也碣石正在右轉屈之間碣石在海洋北洋濶五百餘里自洋南遠望如在海中實未嘗淪入于海也今謂碣石舊在河口海濱後水溢漸淪入海遂去岸五百里袁黃曰碣石在今撫寧縣西南海中離岸三十里蓋古滄州與平州相對自滄州望之則離岸五百里自平州言之止三十里耳北方貢賦之來在五百里之海

內行舟則碣石正在其右蔡傳離岸五百里應止緣滄州志而未考其實遂謂九河皆淪于海豈知其見在乎又引程氏說謂逆滱滹易之水皆中高不與河通亦誤滱易滹沱之水去今帝都近縱使入河亦不由行逆水又在塞外安得由之徐常吉曰孔穎達疑渤海北距驪城卽今撫寧縣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驪城碣石之南其言近似而未得其要今觀禹貢所云至于碣石入于海自言導山而未嘗言導水導河但言同爲逆河入于海而初不言碣石後世相沿以爲河自碣石入海者誤也河自在渤海靜海之間入海想在今衞河入海之處今

京師以東地靜海一帶為下轉而之北為永平昌黎則地勢漸高陵谷易遷而地形不改禹時之地當亦不異于今則河水決無由䧺城入海之理也夫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河者海水漫天入河之道難為碣石高峙其右由海入河望之如在右按此史臣曲寫其由海入河之形而非謂河之自碣石入海也程泰之（大昌）雖有辨而亦糾結于諸家之說其他勦說皆同又不足道矣（此與朱蔡說不同然極有理）

鄭曉曰王畿不制貢碣石與島夷連昔此即島夷入貢之道也（本條貢文叔說） 愚謂帝王之治夷狄限山絕海覰若鱗

介三代之時北狄憑陵而肅愼入貢楛砮亦以隔在遼海之外內地夷險無由習知其制之亦易也後世三韓來助梟騎（漢高祖）始資其力矣鮮卑易種遼西（晉武帝）始弛其防矣資其力則彼之求難厭弛其防則我之情易得久而伺隙乘便禍亂遂滋乃知島夷側貢紆道海曲既使就我戎索又不使狎我非邪其慮豈不至深遠乎

濟河惟兗州

司馬光曰兗州境包今之河朔漢兗州界在今河陽非禹貢舊境也章如愚曰三代以前黃河自宋衞州之黎陽縣境折而北流故北京（今大名府）及河北東路諸州在河之東即古兗州之域秦漢以還河決而東下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并州

九河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 按九河故道孔疏謂徒駭最北鬲津最南皆在滄瀛景德之間朱子孟子注分簡絜為二蓋本爾雅疏傅合之為一（從與地記）云其一即河之經流吳氏（棫）謂南皮縣明有簡河何嘗合絜為一且徒駭乃河之本道九者之外安得更有經流乎 韓邦奇曰古河今北長垣開州清豐略見其跡然未必禹時故道也

永平府碣石山在海東南之隅永平謂之南海此洋東西長南北狹古河從此入海今河徙而洋存 又曰據山東通志馬頰在商河覆釜在海豐鉤盤在德平鬲津在樂陵徒駭在齊河 濟南府屬今真定府東三百里方是濟南北境真定去濟南東西六百餘里古河自絳水直趨北至大陸皆真定地又北播為九河因永平河間地也不應河至大陸折而東反回流而南以至濟南之境滄州古志云徒駭在本州慶滄池縣西北太史在南皮縣北馬頰在景州東光縣界胡蘇在滄州慶雲縣西南簡絜在南皮縣城外鉤盤在獻縣東南鬲津在慶

雲縣。其地相去不遠。當是九河故道。古志得之土人。可徵也。徐常吉曰。今衛河入海之道。地形最下。禹時九河。當入海于此。凡海水易溢之處。古皆有捍塘。今淮安嘉興皆然。獨滄瀛一帶爲沮洳萑葦之場。則北海之未易溢可知也。王橫漢人。假令自堯至漢海溢浸數百里。則自漢至今。滄瀛之地。衆田當盡爲海矣。蔡九峰據之遂謂九河入海于碣石。方九河未沒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大水勢就下。滄瀛之地。既已濱海。何不遂注之于海。乃更引之向北。斜行經五百里。此何爲耶。若如所云。是引河以就碣石。初非仰碣石以證河。其謬明矣。

灉沮

按爾雅釋名。灉反入。反入者。河決出復還入也。王晦叔炎云。灉出曹州兖州府志。灉河在曹州東南二十五里。惟沮無考。水經注。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丘城。望城以水得名歟。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即禹貢灉沮之沮。古河濟支流。當在曹濮之間。自河遷濟伏。今皆塞爲平地。諸家多引汳雎爲言。二水皆經流豫徐與兖無干。況經文之沮。本子余切。雎水之雎。乃許規切。音睢。漢高彭城之敗。雎水爲之不流。音義既殊。津途亙別。蔡傳引曾氏說。疑雎水即沮水。失考故耳。

厥賦貞

金履祥曰。貞字本下下字也。古篆文凡重字者。或于上字下添二。兖賦下下。篆從下下。或誤作正。正通作貞。朱張曰。貞者。隨所卜而後定之名也。兖地最卑。被水患難平。盍廬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史記。太陰正義云。太陰。歲後二辰爲太陰。在子。旱。明歲災。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盍歷十二辰。而豐儉可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也。後說文貞卜問也。周禮有貞卜陽卜。此說本此。了凡取之。

浮于濟漯

愚謂。近說濟南入于河。漯支分于河。或浮濟。或浮漯。各從其便。夫所謂南入河者。以南溢之滎言也。滎澤在豫州。若兖州之貢。必假道于豫。則入豫之南河矣。濟水出陶丘而北。即經流兖境。雷澤。濟之鍾也。沮水。濟之別也。至壽張而合汶。至歷下而合濼。今兖濟以北。皆濟水也。安在必南溢之滎。爲可達河耶。古時濟漯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孔疏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與經文所次水道不合。當是從濟入漯。從漯入河。鄭端簡亦云。舊作二道者非是。黃度曰。孟子。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史記。河至大伾。禹以河從來高。湍悍難行平地。厮二渠。引河北載之高

地二渠濟漯也。濟通滎澤鉅野。旁兆滿孟爲停滿游綴之勢。漯行魏博淄齊間。透迤千餘里乃入海。皆所以殺河暴怒。然後得引而載之高地也。蓋康謂二渠一漯一出貝丘。今東昌府清平縣西南折。王莽時空。世稱王莽河者非也。王莽乃是秦漢間河瀆。自周時河徙故瀆難憑矣。[又]曰。河過洛內勢當就卑。禹既疏濟。然後引河而東過大伾。又當就卑。再又疏漯。然後引河而北。於是河行漳滏瀆合灊沱滋易以入海。所謂不逆地勢附屬孫順者也。

[鄭樵]曰。史遷河渠書所謂二渠。漯一北瀆即王莽河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于禹。及考之禹貢。河自龍門至于大陸。皆爲一流。至秦決魏郡始有二流。于是之論。蓋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爲禹蹟也。二渠說不同備存待考[趙按]水經云。浮水故瀆。浮水一名繁淵即潰淵東北至東武陽縣。今東昌府朝城縣東入河。漯水出焉。西漢末河并行漯川。其後河徙而漯不復存。今故道難詳。東昌志漯河在高唐西二里。一統志濟南章丘縣東北七里有漯河齊乘謂之漯河非禹貢之漯蓋略得其彷彿。程氏謂出東武陽者乃漢河。與漯異。羅泌又謂漯是濟派至東武陽縣入河。皆不知何所據而云也。

海岱惟青州

[鄒季友]曰。孔傳東北據海。疏云。據謂跨之也。故以海北遼東西之地爲青州之域。今蔡傳云東北至海。則疆域至海而止。又冀州傳中引程氏云冀之北境則遼東西右北平。蓋與孔說異矣。而舜典傳中尚仍孔傳分青州爲營州之語。自相背戾。當正之也。青州貢道自汶達濟。別無海外之道。而冀州夾右碣石入河。則正是遼東西貢道。乃青州北境所至之海也。[王樵]曰。孔疏引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爲證。中國疆界固有非至海畔而止者。如朱崖在大海中。自爲一郡。而屬于嶺南。然雖越海而土俗相接。又他無可附。若遼東則固中國之東境耳。豈有不屬接壤之冀。而遠屬隔海之青乎。[趙]按周并營州于幽州。職方氏其澤藪貕養。其浸菑時。康成注皆在青州域內。則周之幽州半得青州故壤。又爾雅名青州曰營州。馬融云。舜以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置營州。亦同二孔氏之說。然以經文貢道考之。誠如鄒氏所疑。豈遼東屬青乃商周以後之制。禹時則不然耶。更考。顧炎武曰遼東西右北平不載禹貢止碣石繫之冀州疏謂青州當越海而有恐無據[于欽]曰。青州東北跨海。跨小海也。本名渤海。亦謂之渤澥。海別支名也。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爲渤海之口。闊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漢王橫乃謂九河之地淪爲小海。然則唐虞之地青州跨海者。跨何海

耶。蔡氏書傳金氏通鑑前編皆祖橫說。又謂小海所淪青兗北境悉非今壤。豈二州北境有荒漠棄地爲海所淪沒而歷代信史不之書耶。無是理也。愚按志稱沙門島大海以西皆爲青州北海。今青州古北海。濟南河間古渤海。地名分而海則一。孔傳所云東北據海者此是也。永平府南至海岸一百六十里。即北海。其登萊之海在正東。又非爲貢所表識。

濰淄

按淄水。地理志云入濟。水經則云入海。蓋自馬車瀆以下。齊乘入海水淄北出爲馬車瀆今高家港也。乃濟水入海處。淄水入海之道與濟水正同。或疑淄若入濟。貢道何不由之。而以班志爲誤。特未考耳。蔡傳此云入泲。下又云入海。宜定從一。

陳啓源曰。蔡傳漢志淄水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按漢博昌屬千乘郡。在宋爲博興縣。若壽光本漢縣。屬北海郡。宋亦名壽光。宋志青州見有博興壽光二縣。蔡以博昌爲壽光誤矣。又水經注淄水至千乘琅槐入海。不云壽光。考通志淄水入海在壽光界。蓋博與與壽光本壤接。

浮于汶達于濟

按今張秋北有鹹河。即大清河。古濟今汶。通會城是浮汶故道。

山東通志。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原。在魚臺縣至京師。元初開濟州新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元初之濟州河今中灤閘運至洪門復由御河以達京師中灤在封丘縣西南洪門在滑縣西南古勝也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運。其後開會通河自濟寧直達臨清。水運四百里。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永樂都北。亦常行之。其後復浚會通河。于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湮廢。于嶧行曰。汶水由東平北流。合北濟故瀆以入于海。泗水由曲阜南流合南濟故流以入于海。此水經故道也。自元憲宗七年。宋理宗季年濟倅畢輔國始于堽城之左作斗門遏汶流至任城今濟寧州入泗。以餉宿蘄戍邊之衆。謂之引汶入濟。濟水故道此堽城壩所由始也。世祖至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自任城開渠達于安山。凡百五十里爲一牐于奉符。即堽城壩以導汶水入洸。爲一牐于兗州。即金口壩以遏泗水會洸。合而至任城會源閘南北分流。此天井閘之所由始也。二十六年。用壽張尹韓仲暉言。復自安山開河由壽張西北至東昌臨清直屬御漳。凡二百五十里。建牐三十一謂之引汶絕濟。絕者濟爲漕河所遏不得東也此會通河所由始也。國初。河決原

武會通河塞。永樂九年。命宋尚書禮濬其故道。遏汶水
全流南由汶水之西。築壩于東平戴村。横亘五里。入于南旺。南旺最為高阜。
而河身踰高。在汶上縣西三十里。濟寧北八十里。分而為二。六分北流以達御
漳。入海。四分南流以接沂泗。入淮。此南旺所由分也。北舊河北徙幾
二十里。又于戴村北。當決河口。溢則決之以入海。洄倒塞之以濟運。由是汶水不復入洸。而會通河復久。然
當會通初開。未受河患。安流者數十年。至正統景泰以
後。河往往決祥符黃陵岡口。横貫張秋運渠。東流入
而運受河患于北。于是徐有貞劉大夏相繼治之。此
秋決河所由平也。正德嘉靖以後。往往決曹單諸口。直
貫魚臺踰場口。東南入淮。而運多受河患于南。于是盛

應期朱衡相繼治之。此夏鎮新河所由成也。總之。漕在
東者出入兗境十居其七。而沂泗汶洸諸水。汶之支為洸。泗之合
為沂。挾百八十泉之流。互相輸轉以入于運。自金口堰修。
而泗水盡入于濟。戴村堰修。而汶水盡入于漕。張秋功
成。而河之北決塞。夏鎮功成。而河之南道徙。故漕之利
在汶與泗。其要害在河。王樵曰。今漕道南自淮陰。北抵
海口。計三千餘里。而山東之泉水通運河者。不過汶泗
諸流。當河之未南徙也。以汶泗諸流濟三千餘里而未
嘗不足。及河之決而入運河也。不憂其氾濫。則虞其淤
塞。雖有山東諸泉。不復為運河之利。何也。黃河未來。運

道全賴諸泉。故當時建閘築堰。以節宣之。尺寸之水。盡
為漕用。黃河既來。而運道不資于泉。故泉政日弛。泉流
日微。或為豪強所侵。或為沙礫所塞。譬猶人身精氣憂
養則常盈。耗散則隨竭。無足怪也。山東轉漕全賴汶水。者運原不資于黃河。
為名泉引黃入濟。延濟入寧。正德以後。黃流益盛。當其發益。濟汶諸水并從之入海。而會通輒水淤沙淤。于
是治運難。治河益難。
海岱及淮惟徐州
丁愼行曰。往時大河流燕齊間。由岱宗之北。挾濟入海。
今從徐方。轉反由岱南。挾淮入海。地道所由變遷也。愚
按。禹時淮北為徐州。淮南為揚州。周淮北為青州。春秋

淮北為魯為齊為宋。南為吳。故晉欲通吳。必假道宋之
彭城。後楚破越。東侵泗上。盡取吳故地。而淮南北皆為
楚。
章如愚曰。禹別九州。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兗。淮
岱徐。相去不能千里。荊河豫。千里而贏。海岱青。千里而
縮。荊山衡陽荊。二千里。東海西河冀。二千里。壽春之淮。
潮陽之海揚。相去且五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
雍。相去以四千里。至華陽黑水梁。纔數千里。而未知所
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謂九州之內。品列增壞。故道里
無符。而均然荊河淮濟之間。兗徐豫三州境。至不能當之海一

州之半使三州壤別難并揚州之大獨不可得而齊耶蓋九州之制實倣井田之法王畿居內八州環拱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區別壤境不因土宇之小大惟據民田之多寡而均之耳如荆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修地利盡故徐兗豫土最狹也至淮漢以南揚在淮南荆在漢南函劒以西雍在函谷西梁在劒門西江湖環流關嶺重複又僻在遐陬澗疏稼政平地益寡關田甚難拔荆揚雍梁最遐澗也西漢去古未遠方其極盛天下戶口千二百餘萬徐兗豫當五百五十萬青冀二州當三百五十萬而荆揚雍梁四州僅當三百萬戶

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數足以見田疇之多寡九州之別惟民田是均斷可識矣愚按古諸封建其疆域道里之數亦當以井田爲準如周公封魯孟子云方百里明堂位云七百里所謂百里蓋指鄒鄒郯遂之地可建畮出賦者而言如後世所云食實封魯地在泰山之陽徂徠梁父諸山皆居封域濟河環之其非甸所出岡不能越百里而加嬴也若明堂位之七百里則包丘陵阪險及附庸閒田在內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而又有閒田以賑列侯之功罪而予奪之孟子所謂慶以地讓以地者是也然其法止可行于中原博衍之區至于交益隴閩地皆崇山巨浸則載師所不能詳此禹服五千之外先王半棄之而爲夷貊也歟

淮沂

余嚴辯曰徐之水以沂名者不一出今兗州泗水縣尼丘山過魯城南入泗者曾點浴沂之沂也今海州沭陽縣有沂河口周禮沂沭之沂也出沂州新泰縣今沂水縣艾山西南入泗者最大此禹貢之沂也愚按今沂水一出沂水縣艾山合沂山之汶流至邳入泗達淮地志出泰山蓋縣者是也一出曲阜尼山東南六十里西流至兗城與泗合注濟續水經注出尼丘縣東者是也其沭

陽之沂即艾山派耳齊乘云沂水至沂州城東又南分入三十六穴湖東通沭水吉甫分爲三恐非

大野

王樵曰蔡傳謂鄆州中都西南有大野陂宋鄆州今東平州即古東原而中都即汶上也今南旺湖實在汶上西南汶水西南流至此分縈廻一百五十里河紀云南旺湖周百里蜀山湖周六十五里漕河貫乎其中西湖南旺廣衍倍于東湖蜀山湖在南旺東而東湖北接馬踏伍莊坡湖以及安山南接馬場坡湖以及昭陽蕭湖綿亘數百里而東原徐鄆諸邑又悉環列于左右與古今志合是南旺湖即古大野無疑齊乘云鉅野今

梁山泊北出為清河宋時與泊水匯而為一自會通河開始畫為二 禹時大野澤既鍾清濟洙泗而成而泗通于淮濟通于汶淮通于沂汶通于洸而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于濟則是大江以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于大野相連而當時入貢之路若靑之浮汶兗之浮濟徐與揚之浮淮泗亦皆與大野相關是大野在古已為貢道之要會矣今漕運尤資之設四水櫃曰南旺在汶上曰安山在東平曰馬場在濟寧曰昭陽在沛縣各建閘壩以時啓閉而南旺分水地最高所謂水脊向非南旺會通雖閘亦枯竭耳但今者有沙淤盜佃決堤之三患此不獨濟河火利而泰山以西夏秋水發奔注此中汴宋末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遂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濼之亂可無慮哉王方麓尚家說

浮于淮泗達于河

[按]泗水入淮淮泗不與河通而云達于河者西則由灉東則由濟蔡傳引許愼說文其說是也疏云徐州北接青州旣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按汶泗通流始自近代古時汶北入濟泗南入淮故蔡傳用許氏之說 金吉甫言古文尚書作達于菏說文引書亦作菏菏澤與濟通而泗水上注之自泗達菏則達濟可知然八州之貢皆以達河為至兗州言達于河故靑不言徐州言達于河故揚不言其義實相因安知古文不有誤耶 蘇傳自淮泗入河必遠于汴世傳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疑禹時無此水道按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跡耶禹貢各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

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夫王濬舟師之盛干古未有而自泗汴入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不減于今亦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隋煬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茅瑞徵曰今運河亦從淮合泗而接流會通河必經于濟此取道山東者也子瞻所指蓋自宋都河南一路言之即水經所謂汳水為灉入泗者也顧曰汳皮變反今作汴蓋避反字羅苹云隋煬所易 丘濬曰漢以來漕路所謂汴船不入河者率由蔡河經泗州入淮而呂梁之險未有以之為運道者惟謝玄淝水之役堰呂梁

水利漕舟濟水以漸用耳非通運也宋眞宗時造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淮漕路又以呂梁灘磧之險而罷至本朝始用之爲運道云。呂梁洪在呂梁山下昔稱天險今劃平。

尚書埤傳卷之四

尚書埤傳卷之五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廣平　申涵光和孟
無錫　錢肅潤礎日　訂

禹貢

淮海惟揚州

[按]孔傳北據淮蔡傳改作至爲是蓋自淮以北即屬徐州境不得言據也。[杜佑]曰按禹貢物產貢篚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荆州南境至衡陽若五嶺之外在九州封域則以鄰接宜屬荆州今舍荆而屬揚斯不然矣茅瑞徵曰九州疆境犬牙錯而冀兖徐豫尤接壤難辨如鄆州以爲兖曹單又以爲豫兖州魯郡且入徐州夫徐州曰東原底平則鄆果專屬兖乎岱爲青之鎮山則魯郡果專屬徐乎單爲碭山虞臺之境又果專屬豫乎至黃州本荆也而唐十道圖以爲揚陝虢近雍也而通考以爲豫商州近豫也而通略通考並以爲梁宋史又以爲雍若大名一府分屬冀兖此果誰爲確據乎當禹時閩廣滇黔遠在荒服而揚州所紀止于彭蠡震澤則兩浙爲吳越之境亦未入王會也今以閩浙附入揚州已爲影響而唐十道圖至以鄂潭衡永澧朗辰錦

等州並入揚州南境而嶺南一道東南際海西極羣蠻凡七十州亦以揚州南境括之可謂殺亂夢杳靡所適從矣杜佑于古九州外別分南越一條庶幾近之「愚按」自晉以下歷代史皆云五嶺南至海是揚州之域洪容齋云揚州幷之蓋萬里析之且百郡其延袤之廣可知經文淮海之海與青徐二州異青徐之海東海也揚州之海乃苞絡南海而言今廣南是也導黑水入于南海則南海明見經文即如通州之貢齒革羽毛皆產炎荒安得謂五嶺之表必非方貢所及耶若彭蠡三江震澤而外爲貢無他紀者江淮諸流皆以海爲歸墟則此外之被水患者少又揚之南偏然是山谿討不勞施功故略之耳夫聖人制服雖止于五千而會稽實轍跡所至南交亦聲教所暨閩越之隸版圖復何疑哉但云五嶺以南俱屬揚州則不必然當分轄荊揚二州之域

彭蠡

按彭蠡蔡傳前引漢志在彭澤縣西後以爲即鄱陽湖各志同 金吉甫謂即漢志云湖漢九水者是也（曾彥和書解以豫章九水合于湖漢東至彭澤入江朱子取之）袁坤儀云彭蠡在彭澤非鄱陽湖也鄱陽在今饒州南康之間其水出湖口入江又東北七十里而至彭澤存其說待考

三江既入

三江之說不一班固（漢書）以一從吳縣南東入海爲南江一從毗陵北東入海爲北江郭璞（爾雅注）以爲岷江（今大江）浙江（今錢塘江）松江（今吳淞江）韋昭（國語注）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水經一名潘水在會稽界一統志在金華浦江縣界○史記正義以爲浙江也錢塘浦陽其源俱不通太湖）庾仲初（吳都賦注）張守節（史記正義）顧夷（吳地志）皆以爲松江東江婁江蘇傳即據經文之中江北江南江其說似可信乃蔡傳及黃東發金吉甫諸家皆主松東婁之三江蓋以此三江連派震澤吞吐百川吳越諸水皆從之洩又周職荊州川曰江漢揚州川曰三江可見揚州自有所謂三江而非即江漢三江若以彭蠡爲一則上文既出彭蠡不應下又出三江矣況南江未見經文必增此以合三江之名亦所未安故有取于庾仲初之說耳然經云既入者入于海也必入海之道有三然後可以當三江之目據吳都賦注則東江婁江入海（注云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據史記正義則惟婁江入海似三江口既分東婁二江復合爲一江而入海者（正義云三江在蘇州東南三十里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考朱長文吳郡續圖經今松

江大黃浦入海者爲東江。王圻曰唐開元元年築捍海塘起杭州鹽官抵吳淞江長一百五十里。沿江海口皆爲堤堰而東江湮沒無考。○黃度曰范蠡伐吳自會稽沿海入秀州澉浦即水經谷水也。東江即谷水。沈濬曰水經注引吳記云一江東南行入小湖。谷水出吳小湖逕由拳縣故城。東南逕嘉興海鹽東出爲澉浦以通巨海。今澉浦尚存。御水自來注之。此即古東江之跡。不容堙沒。小圻疑即今白蜆江。此說與黃文叔合。并錄備考。太倉劉河入海者爲婁江。儒曰婁婁訛作劉蓋十音也。二江皆松江支流入海之道。未見有三也。近世歸熙甫有光引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謂當從郭璞岷江浙江松江。然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則三江自在吳地。貨殖傳吳有三江五湖之利。是也。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本言三江控

帶吳越之境耳。未可泥也。自桑欽許愼並俱云江水至山陰合浙江。故景純以浙江爲三江之一。然浙江發源徽歙與岷江別派。酈道元已辨之。豈足據乎。沈濬曰朱子與中貞學邊館修崑山志言入海自西渾分南北由納斜而西西朱陳沙即胸山沙帶謂之揚子江口由排阿頭而北黃魚垛謂之吳淞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綫港江口三江既入禹跡無改此說本郭璞注歸太僕祖之然經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江與澤相因者也今浙江震澤隔絕不通水勢地勢高下懸殊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此爲范少伯之言則可謂爲禹跡則不然也。愚謂三江既入與震澤底定連帶。則此三江者必與岷江震澤相爲吐納。今大江東過江陰許浦入海。班固所謂北江也。永陽江在溧陽西北下流至宜興注太湖入海。班固所謂中江也。吳淞江分東北二江入海。班固所謂南江也。水經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毗陵縣北爲北江。其南江東北爲長瀆歷湖口。酈注即太湖。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即松東婁三江。又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陽羨縣入海。所分三江。與班志正同。王荊公謂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亦取班志說。吾謂禹貢職方之三江。必指此無疑矣。古時五堰未築。江水挾金陵宣歙諸水南東注于太湖。北江中江爲太湖上流。南江爲太湖下流。上下流皆入海。故係之底定。學者特疑中江北江之名與導水之文相亂。故多主松東婁而言。此以講求水利可耳。以

之解經。豈定說乎。三江錯書于彭蠡震澤之間。所包絡必爲廣遠。而僅僅以震澤下流當之。此泥傳註而不求博通之失也。

歸有光曰太湖入海。獨吳淞江一路。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塡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豪姓所圍佃。積占茭蘆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狹。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別濬浦港以求一時之益。而松江與支流無辨。海道遂至堙塞。豈非治水之過與。蓋自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滬瀆壅咽不利。從武康紵谿爲渠。洽直達于海。穿鑿之端自此始矣。以江之堙塞宜

從陻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有及于松江亦不過浚盤龍白鶴滙盤龍滙在松江白鶴江在嘉定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跡者宜興單鍔書爲千瞬所稱然欲絕西來水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豬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患亦爲民利就使太湖可涸于民豈爲利哉余以治吳之水宜專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太湖之水東下他水不勞餘力矣又曰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東江婁江今松江既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當求東江

之古道也元末周生綱領之論實爲卓越然欲求東江古道則于嫡庶之辨終有未明夫以一江洩太湖之水力全則勢旺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歟[袁黃]曰吳淞古道淺廣可敵千浦今黃浦通流不下劉家河而吳淞日淺蓋黃浦總會杭嘉二郡之水而又有澱山泖蕩諸水從上而泄之劉河受巴陳諸湖之水而又有夏駕新洋之水在崑山從旁而注之是以流皆清駛足以敵潮惟吳淞受太湖之派而又有長橋石堤爲之阻遏至所經龐山九里二湖又多灘漲上

流微故下流塞其間又有夏駕新洋挈其水以入劉河其勢益弱一與湖遇輒爲淤滯不行無惑也永樂初[夏原]吉治水蘇松[原]吉言吳松江爲患一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前代屢浚屢塞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南蹌浦可一百三十餘里潮沙漲塞已成平陸若劉家港自茆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松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使直注江海又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傍有范家浜南蹌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黃浦以達湖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且令吳淞迤東入海處與夏駕新洋南北相望壅積則浚皆爲民利○以上三條皆主蔡傳

震澤底定

[王樵]曰揚州之境嶺自郴郴州虔虔州北支趨數淺原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支轉而北趨金衢爲歙嶺宣州而

抵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滙爲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蠡不瀦則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爲揚西偏之患震澤不定則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特舉二水以見揚之土田皆治[又曰]古者震澤之水其西北上源則有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宜興百瀆以下震澤其西南則有苕霅諸水由湖州七十二港以入焉所賴導之入海者止松東婁三江而已水來甚多而洩之者甚緩此東南所以多水患也自宋

築五堰（水陽江銀林江等堰考五堰始于溧）于宜興以西溧陽之上而宣歙諸水皆西北入蕪湖固有以殺其上源之勢其後商人以簰木往來之阻給于官而壞其防昔人欲復五堰者此也五堰旣廢由是荆溪多積水而百瀆堙塞無以遂其東下之勢昔人欲疏百瀆者此也宋慶歷中築長橋于吳江岸以便舟行之牽挽而水道阻緩昔人欲闢石塘坊木橋于所以分利之者此也凡此皆單鍔之說也國初因五堰舊跡立銀渚東壩禁商簰往來旣可以挽東壩以西之水北會金陵以成朝宗之勢又使東壩以東之水返注蕪湖不下震澤而三吳享陸海之饒是豈徒得五堰之遺意而已哉乃東南之永利也東壩旣足以當五堰之利則上源旣殺下流亦減荆溪百瀆疏之可不疏亦可長橋之在吳江去之則有妨于運道存之亦未見有阻于太湖其所急者惟在吳淞江之通利濶渫耳（說見上）

葉夢得曰孔傳以太湖爲震澤非是周禮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斥震澤（俱在吳江）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而入于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

田所以謂之震然蒲魚茭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藪澤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旣定爲義是以名震澤而不名具區也（愚按職方具區卽禹貢震澤孔氏書傳鄭氏周禮注所云在吳南者是也但以爲卽五湖則不然職方諸州皆有藪澤不應揚州水國反獨無之而與浸同處（孔疏云揚州浸澤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孔鄭所云吳南者漢吳縣治之南也吳縣治之南爲今吳江至嘉興一帶禹時懷襄未平三吳一壑具區當于其地求之若五湖卽今太湖自環吳縣境之西北豈可合之爲一哉具區之源當與太湖俱來若當而水草所鍾淺而易溢太湖水西來泛濫則澤水奔騰震蕩自底定之後陂障可施沮洳數千百里民仰其利故爾雅謂之藪職方謂之澤藪而五湖則別之曰浸迨乎日久塡淤生殖漸繁遂成沃壤漢世諸儒求其地而不得遂合而一之孔穎達又曲爲之說豈知三代以前固有澤浸之不同哉吾意今吳越之閒凡濱河而沃衍者皆古震澤地特世代荒遠川隔更移其故蹟不可詳耳抑非獨此也爾雅周禮所載諸州澤藪如陽紆貕養大陸甫田焦穫等今皆變爲原陸不

能定其所在盖川瀆通流今古不改藪澤稀水最易淤淤歷數千年而堙沒不可考無足怪者奚獨具區爲然耶石林所云雖似駭俗考之周禮實爲至當余故表而著之

厥田惟下下

[金]履祥曰古人尚黍稷田穀五種[漢]食貨志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故雖旱潦而必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

厥服織貝

[孔]疏竹越南方布名[愚]按文選右蒞吉竹越布于朔土注竹越草布也後漢書世祖嘗敕會稽獻越布益越亦竹類也六經正誤云越即麻紵蕉葛黃草之屬傳記大路素而越席注草席也言葛越之越亦當音活[又]按注疏止言竹越而蔡傳兼及木棉木棉出交廣卽今斑枝花與草棉異草棉今江南之棉花也丘文莊謂木棉至宋元間種始傳入中國考通鑑梁武帝木棉皂帳則六朝已有之但唐虞時外夷所貢未必卽此種耳

織貝[蔡傳]貝二說前說出鄭玄後又云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謂吉貝[愚]按吉貝之名昉于南史不可謂禹時卽以入貢且諸州篚實皆幣帛絲纊非必盡出于各

夷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按]吳夫差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通猴道見左傳注江淮之通自此始吳邗溝[illegible]謂江北淮南地高于水溝通江淮止是江淮間掘一橫溝兩端築堤壅水于中以行舟耳兩端築堤今瓜儀淮安猶是江淮實未嘗通流也後隋煬帝幸江都大發淮南諸州丁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江徑三百里自是始由揚子達六合由山陽瀆入淮今運道自瓜洲高郵寶應至淮安入淮[陳]傅良曰禹貢州末係河先儒因以逆道其于青州達濟揚州達泗荊止于南河雍止于西河此正裴耀卿接般轉輸之法不以江入河不以河入洛洛入渭唐人江淮之粟會于京口京口是禹蹟處六朝運道不由京口自破岡瀆入秦淮自秦淮入江破岡瀆在今句容縣東二十五里秦淮本名龍藏浦有二源一經句容西南一經溧水西北合自方山埭西注大江

荊及衡陽惟荊州

[孔疏]此州之境過衡山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

九江

[按]九江自當據水經注疏誤以洞庭爲彭蠡而謂九江在尋陽宋胡旦始正之朱蔡之辨詳矣朱子考定九水

一曰瀟江。永州江名瀟水出營陽泠道縣南留山北流而雜合所記上五水無瀟衡州府志道州水營瀟居其一水在唐時名瀟水則營瀟二水實一也。二曰湘江。出零陵陽海山北至長沙界入江。三曰蒸江。漢志作承水出邵陵縣界至湘東承縣北東注于湘。四曰資江。出零陵都梁縣東北至益陽縣入沅。五曰沅江。出牂牁且蘭縣北至益陽入江。六曰漸江。出武陵索縣東入沅。七曰敘江。出武陵義陵縣西入沅。八曰辰江。出武陵辰陽縣南入沅。九曰酉江。出武陵充縣南入沅。與蔡傳所敘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九水不同。鄒季友曰九水漢志在武陵無漸陽縣有受漢壽南入沅圖經云字或作漸在沅州盧陽縣一水而互名曰辰溪無敘蓋舒之訛也漢壽縣時屬武陵因此水名者按三統志作鄒氏誤辰州府沅州境内此水當作充水。江則是澧先入江，而後九江入焉，澧不當在九江之内。

朱子得之，但武陵零陵長沙諸郡之水入沅湘者甚多，朱蔡所取恐未必悉合古道。王方麓云：郴江源出嶺至郴州與耒江合始大，北入湘江，舊不列九江，未知與漸敘二水大小若何，今不敢更有升降也。

沱潛

［按］孔傳以荊梁沱潛爲一，班固鄭玄郭璞皆以二州各有沱潛，蓋源同而流別也。荊州沱水，蔡傳謂在枝江者，非出于江，而以華容今荊州府監利縣夏水當之，此鄭說也。漢志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今爲長夏河，在沔陽州南四十里。蔡又謂潛水未聞，王晦叔炎云：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潛水，潛即古潛字。史記云沱涔既道，松滋今爲潛江縣，北分出爲潛水，東南復入漢，水經云入江。此爲古潛水是也。此說方是，不如欽之。［胥庭曰］孔安國云沱潛發源梁州入荊州，其言雖不詳，未爲失也。孔穎達求之不能得，而曰沱潛雖于梁州合流，從于荊州分出，則幾於誣矣。沱自永康軍導江縣分出，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此梁州爲沱人所知也。漢有東西二源，而沔漢附會其說。按經文梁州貢道浮于潛，逾于沔，東爲沔，西爲潛。潛即西漢，出天水，南至巴州入江，凡潼益夔利水道皆

由此泝流北上，是固大瀆足爲一州貢道矣。然沱潛合爲一流，以出瞿唐至荊，猶各存舊名者，所以紀江漢之源委也。潛漢與江合瀆東流至夏口，沔漢又出而會之，江漢合流卒入于海，而自九江以上稱沱潛，九江以下稱江漢，至楊州合爲一江，而猶稱中江北江，以見二水各瀆共流，歷梁荊揚首尾三州，其可合者不可得而分也，猶河既釃二渠，又疏九河，流注兗豫青徐，其當分者不可得而合也。此禹行水大經，皆行所無事也。此說主漢孔氏亦有理。

雲土夢作乂

按爾雅職方以雲夢爲一澤孔氏傳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孔穎達疏始引左傳而謂此澤跨江南北然猶以土字兼上下言之沈存中括筆談云石經倒土夢字唐太宗時得古本始改正蔡傳之解實本于此羅長源路史亦同或又以雲夢連者爲古文未知孰得其眞也漢書雲夢二字連

箘簵　菁茅

孔疏箘簵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韋昭一名聆風徐常吉曰考工記妢胡之笴鄭氏謂胡子國在楚旁唐志零陵貢箭笴蓋此類按蔡傳言楚原之楛者蓋也楚原與楛同言以荆爲楛也董安于事見國策

蔡傳解菁茅用鄭玄說孔傳菁以爲菹不可從魏了翁曰縮酒只是醴有糟故縮于茅而淸之周禮注酒沃于地滲下若神飮之故謂之縮此鄭與臆說朱子曰古人祼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香潔

浮于江沱潛漢　逾于洛

袁黄曰江沱潛漢蔡傳具二說初謂四水俱經之後引程氏若膺各隨其便之說有理若依前說則江漢本自相通者何必又由沱潛　逾于洛當是由襄陽登陸北走南陽道

荆河惟豫州

王炎曰周之洛邑雖云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温在今之河北下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内地不以河爲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亦邦畿千里何以見于商頌哉王氏游曰三代以前洛爲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長而東西促其所謂中蓋在荆襄之間愚按今之河南實兼河北春秋天王狩河陽又以陽樊温原欑茅之田與晉考之皆周畿内地則周時東都已跨河北而有之若河陽當河東要會爲西洛北門故隸在内

服以廣外屏其後河内界晉文而周地益狭至秦并六國必先亡周者六國叩關以洛陽爲孔道周滅則韓據鞏洛東出伊闕而韓魏震南通陳許而荆楚摇扼天下之腹心斷諸侯之從約而趙代燕齊以次舉矣楚漢相距亦多于成皐廣武滎陽京索間蓋漢據關中其勢即秦之勢而楚劃鴻溝以西爲漢則山河之險盡去其亡豈待垓下哉

伊洛瀍澗

鄒季友曰按伊水在洛南之東瀍澗在洛南之西洛爲大伊次之瀍澗水小經言伊洛瀍澗蓋自東南而西北

以地形次第言之耳蔡傳謂小大相敵非也又經文此言瀍澗後導水言澗瀍則以洛水先會澗水後會瀍水各以其次故立言有先後之殊宋輿地圖截澗水令合瀍水入洛此後代陵谷遷改非禹蹟之舊也

滎波

〔按〕波水當據爾雅水經注云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出爲門水北逕弘農縣故城東注于河即爾雅所謂洛出爲波通志門水在靈寶縣西南北流爲弘農澗〔黄度曰〕水經注禹塞淫水于滎陽（滎爲河所謂）下引河通淮泗爲蒗蕩渠一名浚儀渠一名汴渠隋曰通濟渠然則河兩道

通淮矣濟通河爲滎菏被孟通泗各有名見源流相屬汴于經無名見非禹蹟也禹濬畎澮距川川皆大瀆行于兩水之間濟溢則入皆爲之也徐豫地平井畫端整凡今陰溝汳濉諸水皆無原本皆溝澮井絡交相貫輸皆當受水于菏濟者也自蒗蕩通河滎澤既廢故皆受水于蒗蕩耳禹治行河本以河流湍悍故離一渠以引河而後截之高地二渠非得已也後世不識聖人之意妄鑿河爲贄故不順地防水屬不理孫故其流易決溢非獨蒗蕩也其後濮水通河而酸棗決瓠水通河而瓠子決汴渠亦屢決至王景鑿山開澗十里置門使水更相回注案亂渠脈而禹蹟益壞矣且所爲通淮泗者以舟楫之利也菏已通矣而何用更通蒗蕩哉其曰塞淫水而鑿之者此戰國策謀之士託其名于禹而世不察也（按陳后山汴渠記云禹時河南無齊世謂蒗蕩受濟禹塞滎陽而用河者皆失之是此說明本說爲得之但云菏已通矣何用通蒗蕩則不然禹時菏水合汶入海未通淮泗漢武以後始合泗入淮見水經注）

導菏澤被孟豬

金履祥曰自菏澤至孟豬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通今菏澤自分南北清河近時大河亦被孟豬并行睢水矣

地理志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盟諸（即孟豬）在梁國睢陽縣（今商丘縣）東北愚按孔傳云孟豬在菏澤東北以今圖

誌考之乃菏澤在孟豬東也禹治二澤水不應反自東而西此疑義當闕

浮于洛達于河

唐虞三代皆以河爲通道後世都汴洛者必由汴水入河都長安者亦必由河入渭唐開元中江南租船自河西北泝鴻溝轉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宋都汴漕道東南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陝蔡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自廣濟河至京師凡四路皆河汴是賴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開封城内東合蔡河（蔡河在浚儀本名琵琶溝是秦漢故道隋開汴河不復由此唐杜佑復浚之宋史云蔡河貫京師）

（閔水自劉氏入黑足爲患民河）名蔑蕩渠東注泗水入淮近因河決蔡河淳沒鮮考而汴河自府西中牟縣竟入黃河矣（輯考索諸書）

華陽黑水惟梁州

按孔傳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蔡傳易據距二字蓋以梁之東境止于華陽不得其山故言陽也（華山西州之際東北曰蕐東南曰饒西南曰梁西北曰雍府一道圖山南東西道在關內道之北晉亦以華山爲界云）黑水未有確指則距與據亦難定或疑梁雍二州西界各有黑水今叠溪千戶所黑水流至成都安縣入羅江鄭端簡謂卽梁州黑水觀爲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則梁

雍黑水豈有二乎 蜀地與秦同域周職方無梁州者雍州乃王畿居中制外梁爲雍囿故并梁于雍也漢改梁曰益以土壤益廣唐遂于蜀建南都

沱潛

按梁州沱水通典在唐昌（今成都府崇寧縣）近志云二一在灌縣（成都府西）一在新繁（成都西北）灌縣之沱卽爾雅所謂別江于湔山（今灌縣玉壘山）者其鄙（音仇）江寰宇記一名皁江自青城縣百丈水南流入崇慶州至新津縣入江孔疏以爲卽沱江所未詳也潛水水經出巴郡宕渠縣（今順慶府渠縣有渝水古潛水俗謂渠江）史記正義云源出利州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

下（在今保寧府昭化縣西）庾仲雍以墊（音疊）江（晉巴郡）屬縣有別江出晉壽縣（今保寧府廣元縣）此卽潛水考綿谷卽晉壽石穴水嘗經綿谷出宕渠杜甫詩綿谷元通漢亦一證也郭璞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荊州鄭康成以荊梁二州各有沱潛故荊州之潛曰未聞于梁州則云漢別爲潛其穴本小爲自廣漢疏通卽爲西漢蓋卽指綿谷水耳然此水既從沔陽（今漢中府沔州）南流卽是東漢枝派與西漢水不相蒙地理志西漢水出嶓冢南至巴郡江州入江潛水出巴郡宕渠符特山西南入江不云潛卽西漢鄭康成始合之爲一而酈道元孔穎達從之遂因之疑康成說不足

信及考西漢水自嶓冢而下卽西南流過祁山入嘉陵道爲嘉陵水又東南流經宕渠合宕渠水（卽潛水見水經注）乃知西漢水入潛故世遂以潛卽西漢耳若必求出漢入漢者爲潛則今之宕渠水與西漢水皆至合州入大江何皆與沔漢相爲洛注哉吳幼清云凡江漢枝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猶蜀山近江源者皆爲岷山鄭端簡亦云梁州三十六江皆是潛水此又非定論謹識之以俟博聞

蔡蒙旅平

按水經注山上合下開沫水經其間本指蒙山言之蔡

傳引之似混近說遂以蔡蒙二山都是志沫水益因蔡傳而誤也（水經注沫水出蒙山南與青衣水合東入江）

和夷底績

和夷無定說水經注引鄭玄云和上夷所居之地和讀曰桓漢地志桓水出蜀郡蜀山（水經作岷山）西南行羌中故晉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白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愚按古桓和二字誠通用但地志所云桓水出蜀山者已不可考或云桓水即洮水洮水又不在梁州域內寰宇記和川路在雅州滎經縣界一統志天全招討司治南四十里有和水此即蔡傳及晁氏所指者在蔡蒙之西至晁氏所云巴郡魚復縣（今夔州府開縣）夷水去和川絕遠不應連書考漢志越巂蘇示（音奇）縣西北有尼江師古注示讀作祇尼古夷字集韻云夷古作尼此尼江與和川近疑即禹貢之和夷而先儒從不之引何也經文凡曰底績例主地言此必是地名因水者蘇傳以和夷爲西南夷名曾氏謂嚴道有和州夷人居之蓋皆本康成之說

厥土青黎

[董西曰]黎字孔傳訓黑以色言馬融王肅訓小疏以性言考黎無疏訓疏者其黑之性耳蜀土疏惡（唐書高駢言築成都羅城蜀土疏惡以甓甃之）固有之以解字義實不然蓋土性本粘膩然于其中復分五行黃者土之土也得其本然爲最貴赤者火之土也爲次之白者金之土也又次之青者木之土也又次之黑者水之土也爲最下土本克水今反爲水所勝其疏惡何疑哉

厥賦下中三錯

[王樵曰]按周官不易之地謂歲種之地爲上田一易之地謂休一歲乃復種也爲中田再易之地謂休二歲乃復種也爲下田蔡傳之意謂田遇年分休不耕者多則賦從而少然豈偏當揚豫梁四州田有一易再易而餘州皆可以歲耕者耶蓋冀州地大物繁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寬之豫爲中土原田既美人功亦修歲與冀埒故賦既上中而又間出上上以進之揚田下下然人稠而地力亦盡故賦高于田二等而間出又進一等此實東南繁阜之權輿矣梁田下上似優于揚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劣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爲之上下間出調劑可謂密矣舉此四州爲法而餘州可見無錯者其等已定也有錯者其等難定時進退以通節之也後代卒不能易禹之等惟雍州沃野千里秦漢以來稱天府之國而禹時洪水初平風氣未開觀

公劉太王初起豳復豳穴困于敵人之時則皆之雍州豈後之雍州哉人事未至聖人固不能豫進之也然田曰上上則人事氣化亦已有所待矣

厥貢璆

孔傳璆玉名按爾雅璆琳美玉也廣韻璆與球同集韻球或作璆蔡傳則釋爲玉磬觀下文既有磬此當從古注無疑

逾于沔入于渭

按蔡傳引漢武帝時有人上書云云是逾沔入渭之道漢人常用之今蜀中通貢賦水則大江陸則棧道此道

無復講矣

葉夢得曰雍州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西傾卽西戎之境疑熊羆狐貍織皮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西戎織皮乃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黃文叔亦同此說 愚按西傾山僻在雍之西南不應梁州貢物乃紆道由之西傾因桓正記織皮所由來耳況他州貢道皆以浮字起此與雍州西戎之貢相似當從石林說無疑 黃度曰禹貢西戎貢織皮必紀其興道所由不獨通道九夷八蠻爲中國盛德所致亦見華戎通貨自此而始周禮懷方氏致遠物亦是懋遷利導之術夫豈苟貴難得哉司馬子長曰蜀地饒卮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四塞棧道千里褒斜綰轂其口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長安要其道梁雍從來挾戎狄爲富故周人建國並梁于雍漢遂因之而關中之富居天下什之六世道之變不可不知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曉曰雍州黑水是鎮夷黑水與經文導黑水不同愚按今鎮夷所在陝西行都司城西北三百里卽漢張掖

地與三危山相近此正導黑水之黑水也水經注云白水出臨洮西傾山東南流與黑水合黑水出羌中西南逕黑水城西在陰平西北古沓中之地意此卽從張掖來者乎若漢中黑水出太白山南流入漢又非雍州所表識 四面積高曰雍東二崤西隴山南商山北甘泉九嵕諸山 漢改爲涼州以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斜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獻帝時涼州數有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乃別爲雍州末又合關右爲雍州

弱水

按程大昌引西域傳以弱水在條支 條支一名大秦魏略云弱水在大秦

酉誠太遠府書云小勒律王居尊多城臨沙(音娑)夷水沙夷水卽弱水也不能勝草芥去長安九千里而羸此似得之。

涇屬渭汭

黃度曰孔傳水內爲汭如古說涇入于渭水之內而漆沮灃水皆主渭言文義俱協若以汭爲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若是涇旣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灃水之同魏從魏同耶職方氏其川涇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蔡氏解嬀汭云水北解洛汭云洛水交流之內此却自背其說當爲職方所渓由未睹易氏解耳況導渭止言灃涇漆沮絕不及汭鄒季友曰若涇水先合汭後入渭則經當言汭渭不當先渭而後汭況下文卽有渭汭不可異說。

漆沮

程大昌曰雍地漆沮有三派新平普潤富平也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何以知其然也曰導渭自渭源至入河漆沮僅一見而水行之序在灃涇之下則自灃涇而上凡後世名爲漆沮者皆非也今以漢唐郡縣求之灃之入渭在盩厔縣境縣盩咸陽西南涇之入渭在陽陵則在咸陽之東漆沮入渭在漢馮翊之懷德

卽唐同州之朝邑也朝邑又在陽陵東北三百餘里故石川之漆沮其派序入渭在灃涇之東全與經應也。(程泰之又以緜詩自土沮漆在岐不在邠愚按詩疏云漆沮在邠二水東行亦過周地是古扶風之漆無二派也又詩出豳漆沮言之而諸書止言漆不言沮不敢強通)韓邦奇曰漆水蔡傳引寰宇記云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他更無證而鳳翔有漆(出麟州)華昌有沮(出階州角弩谷)皆自本境入渭二水源派甚明。但其地在灃水入渭之上與經文不合考洛水出慶陽府環縣卽古洛源縣也經延安府甘泉縣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經耀州同官縣至富平合沮水歷蒲城同州至朝邑縣東南入渭至今人呼爲洛河顏師古云漆沮卽洛水也(水經注渭水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爲卽漆沮)豈洛亦名漆歟沮水出宜君縣至子午嶺合子午水經中部縣東南流至富平合漆水卽洛也子午嶺乃子午山一支其山歷延安慶陽西安三府綿亘八百里蔡傳合榆谷川非也榆谷在臨洮去渭源遠合榆谷者乃番昌沮水也延安沮水何由西行數百里至臨洮旣至臨洮又何由至西安之耀州又曰作記者以二漆爲一水而莫究其源但云自同官縣界來而不知自同官來者洛也一統志遂言同官之漆出自鳳翔而不知漆水爲涇汭所間其能飛渡涇水而來同官耶同官有漆

灃三而山如雙立水流出東巠間正所謂自同官縣界來者至富平不百里即入洛但其水甚小禹何故舍洛而取漆豈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歟抑漆沮實厥鉅之水而經文有錯簡漆沮既從當在灃水攸同之前歟雍大記漆水在武功東門外康海武功志云泰水今謬爲武水者也自邠岐之間來興北受洛水南受鼎水入渭鄭漁仲信蔡由富平入渭之說蓋據地志本宿邠其涇渭麻爲富平在涇東漆在涇西安有岐梁之水越涇而東而至富平始入渭也愚按何大復此辨與蔡說各合但武水一統志不言即漆水今存其說待考愚按漆沮雖名三派實止二派段氏謂毛詩漆沮入渭上流在邠岐之間禹貢漆沮入渭下流在灃之下故程泰之以石川河當之據韓苑洛所云泰之又非定說韓關中人其言當可信。

荆山

北條荆山[蔡傳]即耀州富平縣掘陵原[馬理]曰馬關中人掘陵原乃唐之獻陵非山也西吏郡縣圖記謂黃帝鑄鼎于荆山在今三原縣嵯峨山嵯峨即荆山也其山高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如在目前別嶺有西原中原東原縣所由名。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按]原隰在邠岐之間豬野在甘涼之境相去幾三千里而皆底績蓋邠地務農桑好稼穡其本業也而涼州澤草茂盛魏太武北伐謂姑臧城外泉涌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澤中休屠澤其間乃無燥地又漢書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吏民相親殺雞常賦誠沃土也是故諸涼以一郡而雄視西河西夏以一隅而抗衡中國。

琅玕

[按]琅玕石似玉此孔傳也說文云似珠孔疏及蔡傳從之蓋古人謂石之美者多曰珠廣雅謂琉璃珊瑚皆爲珠是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于積石[蔡傳]雍之東北境則由積石至西河東北當云

西北蓋雍東距河若東北境則直浮西河不須從積石也河從積石北流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曰河套即始皇所奪匈奴河南地也唐虞聲教暨于朔南吳之北垂遠出河外猶在荒服故此得爲通舟轉漕之道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始皇逐出之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武帝開朔方復取之宋爲元昊所據者幾三百年凡據河內外州郡二十有二州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爲邊境之要害而豈知其爲唐虞之故疆哉李復駁邢恕之說本非積石至龍門之道蔡

傳引之贅也。春秋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汎舟之役。秦都雍，（今鳳翔縣。）雍臨渭；晉都絳，（今絳州。）絳臨汾。由渭入河，（渭水至華陰入河，是順流。）由河泝汾，（汾水至汾陰入河，是逆流。）疑卽禹貢西南之貢道也。漢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從渭水而上，初止四十萬石，武帝增至六十萬石。從鄭當時說，發卒引渭穿渠以漕，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里，溉民田萬頃。（于愼行曰：漢漕山東粟，更砥柱之險以達于渭，以漕父其後矣。究曰：漢初穿渠引渭以漕，其後又引汾引河通褒斜道。）唐初府兵未廢，漕甚省。開元中裴耀卿奏運，凡三歲運七百餘萬石，沿河置倉，（于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水險。自河陰西至太原倉。）隨地轉輸，大省。於是修漢運渠，

乃占咸陽，擁渭為堰，絕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下。（永豐倉在渭水入黃河處。漢志之船司空也。）復與渭合。漕粟四百餘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法，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船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運至一百十萬石，無升斗溺。（輯考諸書）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

按，雍州崑崙，蔡傳謂卽河源所出，鄭端簡非之，是也。此崑崙今在西番界，近甘肅，若河源崑崙，去中國極遠。水經：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穆天子傳：自宗周瀍

崑崙合八千一百里。其說遠近不同。近世焦竑謂崑崙近山在西涼酒泉之地，穆后見西王母之所，晉酒泉太守馬岌所言石室玉堂，珠璣鏤飾，尚在者也。崑崙遠山則博物志所言在大秦西海之濱。成光子云：在香山南，雪山北，山頂上池周八百里，河源出焉，佛經謂之蘇迷山也。其言祖崑崙為地中之說，雖未可深信，要之導河不及崑崙，亦以九域而外荒遠，宜略。聖人所以別華壤，限絕域也。使在雍州外徼，必為禹蹟所經，何以張騫甘英，狂久歷西域諸國，而卒不得其詳哉。觀崑崙與析支渠搜，並誌則其地不越玉門嘉峪之間，其國亦在歲見

終王之列，而必非河源所出之崑崙明矣。析支渠搜，馬理謂卽今河套，直寧夏東北。考唐書吐蕃之先本羌屬，散處河湟洮岷間，其酋唐旄等居析支水西。（河水遇山而曲，支流析，為二支，故有析支。）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邏娑川。據此則析支在積石東，為河套以西地。惟渠搜在今套內耳。蔡傳引蘇傳云：織皮以下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亦一說。但云三國儱織皮，則非是。鄭晉邢謂梁雍二州原無入篚之貢，此三國敘在章末貢道之後，與萊夷淮夷島夷之類不同。

尚書埤傳卷之六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涇陽 張 恂穉恭
吳縣 錢中諧宮聲 訂

禹貢

逾于河 底柱

[孔疏]山勢相望越河而東蘇傳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有近而不相屬者有遠而相連者雖江河不能絕也北條諸山河不能盡絕南條諸山江不能絕非地脈而何蔡傳淡非之以爲逾者禹自荆山而逾于河也其所以據

愚謂山勢越河但言河口雷首與河西諸山綿亘不絕非以底柱太行等山皆從荆岐發脈也卽子瞻解亦未可盡非朱蔡于岷山條有南支北支之說非所云地脈耶

蔡傳底柱卽三門山本之水經注陝州志同近都穆云底柱在陝東五十里黃河之中循河至三門集津三門約廣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爲底柱高約三丈周數尺蔡氏未嘗親歷其地故誤據此說則水經注亦非的當考

陪尾

[金履祥]曰陪尾徐州山也泗水縣桃墟西北有陪尾山泗水所出舊說拘于地脈故謂卽安陸之橫尾[愚按]禹貢書法凡言及者以相距之近也言至者以相去之遠也太華去鳥鼠遠故曰至則陪尾亦應遠況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豈非徐州之陪尾乎

敷淺原

[漢志]豫章歷陵縣今九江府德安縣南有傅陽山傅陽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蔡傳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以爲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不應又爲歷陵山名偶同不足據江州德安近之[愚按]顧命敷古作敷隸作傅史世家傅錫應氏漢文紀傅納以言是

也傅陽山傅陽川其字皆當作敷敷轉爲傅傅訛爲博耳朱蔡疑博陽庳小不足表識又非山脈盡處朱子答程泰之云詳經文敷淺原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意卽今廬山若如晁氏說以爲江入海處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非特京口而已鄭端簡謂廬山在大江彭蠡之交當南北滙水口猶導嶓冢于漾入江書至于大別也王方麓亦謂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言敷淺原顏師古云傅陽當爲敷陽敷陽者敷淺原之陽也其山正在廬阜西南是可證廬阜本名矣其說皆本朱子但古稱廬山嶷嶂千尋崇巖萬仞周四百里最

高且大恐不當行淺原之目考爾雅釋地廣平曰原又說文高平曰原水經注云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西南若作地名與導水至于東陵一例于敷淺原之稱甚合吾謂傳陽山漢志得之古文此可據也朱子疑陴小不足表識釋敷淺之名正不當求之高大蔡傳陽在古本高平之地後人乃名之爲山耳禹導江海之山至大別敷淺原而即止者以江漢至此合流赴海不煩殫力隨刊況導水合衆源流可以互見豈必求之山脈盡處耶

蔡傳分南北二支本朱子說敷淺原在衡山北而曰南支者以其環出北支之南也

徐常吉曰山何以言導也易曰山澤通氣西周之季三川竭而岐山崩是山川之通爲一也使山之氣壅遏而不行則水之流必汎濫而靡潰故禹之導水必先以導山導之云者支縈脈蔕接殘陘斷以使其脈絡之相通而已

蔡傳不取王鄭三條四列之說分南條北條以江河爲之紀此說亦有本唐天文志云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砥柱王屋太行北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爲北紀以限戎狄南紀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爲南紀以限蠻夷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脈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脈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弘農分陝實兩河之會也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曰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爲周宋鄭陳蔡衛中隨皆四達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爲邢趙南紀

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荆楚自北河下流爲三齊北燕自南河下流爲鄒魯吳越皆負海之國貨財之所阜也自江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爲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爲蠻越

流沙

考北史出玉門以西都是沙磧魏太武分道出西域一自玉門度流沙西行至鄯善一自玉門度流沙北行至車師行鄯善至且末數百里而遠且末國有大流沙數百里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入于流沙餘波盡消故不言入海耳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按舊說黑水自雍之西北經梁之西南蔡傳所引樊綽以麗江為黑水程泰之以西洱二河為黑水二水皆南流入于南海而其源與梁近世韓苑洛以肅州衛城西十五里有黑水與水經所云出張掖雞山者相近一統志黑水源出肅州衛城西北十五里今鎮夷城南五里有黑水遠源起元山今平涼府夏之黑水入焉石河肅州黑水南流去積石幾二百里不與禹貢石河假通此為禹貢黑水無疑但水經云南過燉煌燉煌今肅州西沙州東地也又云南流入于南海則當逕入于梁而其流無考李元陽又以今雲南瀾滄江由吐蕃西北來歷麗郡界至交阯入海的是古黑水引元史至正八年張立道使交阯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為證茅光祿瑞徵亦同其說金沙江自雲南北界入南海瀾滄江自雲南南界入南海金沙即古麗水唐書為若水瀾滄為禹貢為黑水今按一統志瀾滄江源出雍州南吐蕃鹿石山本名鹿滄江後訛瀾滄自麗江經雲龍州東南流入永昌蒙化順寧景東乃入南海然志但稱出吐蕃未必其自張掖流燉煌如水經所指也又未必其涉者歷果勦黑也若漢志符黑水符縣黑水出南廣汾關山今在敘州府入江與禹貢絕無干涉傳與水經並引失考甚矣

導河

「鄭曉曰本朝黃河之役比漢唐以後不同逆河性挽之東南行以濟漕運故河患時有自海運罷中灤運又罷專由邳溝入淮沂河以達會通河故河不得如禹貢故道入北海而河之東南行者又分數道盡自經汴以來支流益濱南出二道皆徑入淮東南出五道皆合漕以入淮乘淮入海今數道皆塞止存徐沛一道河流大而所受狹不能容勢必橫溢而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閡為禍不大決而東北非東昌則河間等處故往歲張秋之潰運道不通為禍不小既防決臨清又防決濟寧又防決徐州又防決穎壽以犯祖陵又欲遏其流不南出不北走衛我運道而扶江淮之舟此其計誠難也」吳澄曰河水乎湛泥沙急則行緩則澱故自河州蘭州而北大同背嶽而南直至華山之陰皆引之由兩山間使相激盪而泥不得積及龍門而下雖其將入平地而奔潰四出也則疏三門集津為之節蓄水流至山脊雖衝激泥沙先下而清水隨之故砥柱與如柱析城與如城王屋與如屋皆鱗次直立于水中自唐貞元時王珙開運道將諸山險陁相繼鑿夷而大禹導山節水之意失矣

又曰昔陳平江瑄宋司空禮之治會通河也驅汶水逆流出南旺北至安民山地降九十尺因析六分之水北達臨清為閘十有七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因析四分

之水南接徐沛為闊二十有一貯六分之水者其間長貯四分之水者其間短後人以意增損而水之分數紊矣紊而常淤因其宜也顧不之察乃更閘而東焉當時故閘由茶山而南地甚峻勢如建瓴故入河無礙後更夏鎮以南地平而水緩黃強清弱每會必淤此河渠之一壞也徐州呂梁二洪其流甚駛其石如牙永樂間運道初開人惡其傷舟欲稍平之宋司空不可啓欲鑿山之險激水之流使泥沙先下而河流不壅後人相繼磨其崖石而呂梁無洪矣無洪則水平而河身漸高此河渠之再壞也至淮河入海之處平曠無山而海沙逆上尤易壅

塞陳平江就山陽之滿蒲村累石為山蜿蜒千尺即古鋸牙遺制（鋸牙見宋史）水得翻騰踊躍以入海俗謂之殘嘴取相激而名今皆沒于土中此河渠之三壞也王樵曰前代河半行河北而鮮患今日河盡南徙而屢決益由地勢南高北下北行順而南行逆也國家運道徐沛以北悉資泉水通流徐呂二洪則借黃河接濟河身既窄必至橫溢而出此淮揚所以多水患也夫天地之有四瀆猶人身血脈之有大經絡瀆者獨入于海也今河淮并行河奪淮入海之路至于汎濫猶人身血紊經絡此豈河謂天地之常哉竊以為河淮必各得其道而後河

不害漕河漕必各計其便而後河可言治夫漕不可以一歲不通而河不可以一歲月而治今之隨決修補隨塞疏濬不過為通漕而已河實未嘗治也真欲治河必復其故道而後可今無論禹時故道亦非永樂中之故道矣永樂初開會通河北達濟衛南接淮泗閘河不資黃水黃水不入清河河未嘗為害如今日之甚也為今之計能使河東北入海復禹之道上也不得已猶當使河淮兩分河漕兩利如永樂之舊次也夫禹之治河于下流播之為九今以河之鉅且悍而一淮以為之委又無可分而容之之地誠能使之北而有道以分之有地

以容之然後河可以永久而無患而徐沛淮揚數百里間免于閘雞為河退出可耕之地不知凡幾其利又大矣孫承宗曰漕河如身然河南之蘭陽而上為脊山東之單縣而下為腹夏鎮而南為股河決蘭陽經東長濫曹濮則橫決張秋而脊潰決單縣則橫截穀亭沽頭入昭陽河而胸腹潰決夏鎮之蘇莊則東西鎮口遂為河奪而股脛潰劉公大夏治其上法在以河避運于是塞黃陵岡以保張秋朱公衡治其中法在以運避河于是開南陽湖以安徐沛近開泇河（萬歷中李化龍開泇河在邳州城西北九十里）稍倣南陽然南陽之役避黃河之入沛者歸秦溝而

疏支河殺薛沙二水之勢今欲全迦河則朱旺口之大挑何可緩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東爲北江入于海

黄度曰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水出西縣嶓冢山南入江漢自水益潜漢也經不著其所出自古皆以爲東西兩漢俱導嶓冢則或然已而西漢固無沔漾之名漢志云漾水出隴山氐道至武都爲漢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名沔是則沔漾俱爲漢水也獨氐道武都川渠阻隔武都受漾爲不可據而桑欽遂徙氐道漾水爲西漢之源由是紛錯酈道元委曲遷就通之以潛伏之流證之以難驗之論更兇緇繆故嘗盡屏諸說而一證之以經文杜佑通典云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水亦曰沔水其說可據

韓邦奇曰肇昌嶓冢是漢源漢中無嶓冢沔水出金牛山（即金牛峽在今沔縣）人既誤以爲漢水遂以金牛爲嶓冢耳

按古稱漢源有二東出武都西出西縣禹貢漾流爲漢此東源也但班固以西漢水出隴西嶓冢于武都東漢但言受隴西氐道漾水而不著其所出之山則東漢之源與西漢同出氐道明矣漢中嶓冢杜佑以前未聞嘗

璩亦止言漾水出武都沮山不言嶓冢也韓苑洛漢中無嶓冢之說正足與班志相證明孔安國曰漢上曰沔漢上者漢水之上流也嶓冢漾水出沔陽爲沔水經南鄭爲漢水謂沔水即漢水不可謂沔水非漢水亦不可也（或曰漢謂之漾亦謂之沔恐屬分言今寧羌州有沔縣又東有沔陽漾自寧羌近）氐道武都川渠阻隔誠如黄文叔所疑然漢水多伏流故別曰潛漢漾之爲名特泉始出耳東行武都其流始大今漢中沔縣即漢武都地也其曰受漾者正謂氐道至武都自源徂流水脈相接而豈必有川渠之可求哉蓋禹之導漢與導江異江水導其流故岷山但曰導江漢水導其源故嶓冢不曰導漢若使嶓冢近在沔陽則漢水已津流浩浩不應有漾水之目矣水經誤分漾水爲西漢沔水爲東漢遂滋後人之惑不可不辨

吳澄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爲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假別爲一水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與江兩相匹敵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不以漢附于江而沒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並言入海而爲瀆也若漢不爲瀆則東爲

北江入于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江之後矣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　東迆北會爲滙　東爲中江入于
海
袁中道曰懷襄之時雲夢一竅江身不復可辨禹導水必于高阜之處爲之表識自夷陵以下高阜多山宜莫如澧由澧導之江偕九水入洞庭以趨尋陽雲夢始出而江流乃可辨水經注于江陵枝迴洲之下有南北江之名卽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尊其滂湃而南江之跡僅爲衣帶細流然會澧故道猶可考耳澧水在岳州今大江自夔峽下荊門不復至澧袁宗道曰古大江在

巴陵東北流入洞庭湖今洞庭水會于江非江流入洞庭矣
茅瑞徵曰東迆北會略斷與南入于江對爲滙與東滙澤爲彭蠡對自漢視江若漢小江大故言入自江視漢江固大漢亦不小故言會愚按江與漢合在漢陽大別又東流七百餘里至鄱陽湖不當云北會于滙北會者會漢也于滙偁善本作爲滙義始可通孔傳云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則于滙之當作爲滙明矣
吳澄曰漢爲北江則江當爲南江然循江南岸則有彭蠡湖水若曰南江恐疑指爲彭蠡而言以江水行于湖水漢水之中故曰中江也
張吉曰江漢二條朱蔡皆以彭蠡乃江西湖漢所豬無仰江漢之滙江漢並持東下又不見北江中江執是以疑經之誤然甚備惡嘗親歷其地以經文證之始知無誤也夫滙本訓迴乃下流汎濫他水勢不得泄于是廻旋洄蓄豬而爲澤之謂也今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擠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漭爲巨浸雖無仰于江漢之入然實因其下流充物故湖水繼淤阻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爾非謂江漢之水截入澤內而爲滙也若其截入爲澤則但如他條曰乇曰入可也何必變文

言滙哉此東滙澤爲彭蠡東迆北會爲滙本無誤矣漢水不言會者爲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逆夫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所謂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彭蠡之清漲是也第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自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而彭蠡入江並流爲南江者不言可知非判然異派之謂也此東爲北江東爲中江入于海亦無誤朱蔡皆不能無疑于斯何歟況經文節與其言南入于江東滙爲澤益亦無遺

不包而曰南曰東與今水道曲折迤邐勢相正符今卻云經文與今水道全然不合此不可曉也又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漢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湖口為江漢所滙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亦合今卻云于漢水宜改南滙彭蠡于導江宜改南會于滙此又不可曉也黃潤玉曰敘江漢皆曰東者主嶓居西南云非指曲折所向為文也若夫所謂橫截而南入于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又前至此而後一先一後而入彭蠡既滙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此自說者之誤非經文誤也蓋經意以為漢雖入江自循北岸以達于海故有東滙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以為二水既合則有江無漢故既疑其誤而復取鄭樵之說以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為衍文蔡氏篤信朱子不復別求其說遂立論以疑經皆非也或曰南之有江猶北之有河也渭水洛水皆入河不曰中河北河安知中江北江之說不為誤乎是不然河源遠出閼磨黎山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洶激而渭洛近出鳥鼠熊耳不數百里遂達河殘不自見安得與河為敵若漢源出嶓冢與江源既不甚相遠而其通流之地大小雖殊終不相遠則漢雖入江猶得紀其為滙為江入海之實夫豈過乎河可以

包渭洛而江不得以包漢故兗州則曰九河既道不兼言渭洛荊州則曰江漢朝宗對舉二水言之經之立義精矣邵寶曰江漢水漲彭蠡辟而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滙也滙言其外蠡言其內于滙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若夫江漢之合茫然一水惟見其為江也不見其為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集註謂經誤者非是魏校潤玉右山勢因鄱梨水可山彭蠡為山形則鳥飢莫得江漢外來關之安能豬而復內耶且遂撥莊梨所云閱與二泉所入過者相合此乃所滙字之義東出于陶丘北

陳師道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豬導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河洛幽兗之川河濟則河南無濟矣鄭曉曰濟自滎澤伏地中歷鄭州中牟祥符杞縣歸德北抵山東至定陶方出大河數百里方能達河方回曰濟水絕于王莽時今其源出河北溫縣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猶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黃承玄曰漢末平中修汴渠起自滎陽東至千乘大抵貫濟故瀆以行後河從益南津渠勢改即枯瀆亦不可尋今惟東平以下汶水支流皆溢入故道從利津入海世謂之清河而實非

濟也。愚按濟有二派，水經謂分自乘氏漢乘氏縣在今鉅野西南一爲菏水，則承鉅野之黃水；一爲濟瀆，則承鉅野之洪水。是南北二派皆由鉅野而別。今濟枯菏涸，惟鉅野之區匯爲巨浸數百里，詳徐州。此與經文又東至于菏，又北東會于汶，甚合。但于滎澤以下有南濟北濟之目，水經濟水東合滎澤，又東過滎陽縣又東北濟南濟也過陽武縣故城南又東過封丘縣北，北濟也；又東過平丘縣南又東過濟陽縣北濟也又東過冤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南濟也。尋其沖途皆在陳留，不應頓分兩派。究志以桑氏所分者，皆出南濟，則北濟絕流，又當於注何地。王隱謂河決爲滎，濟水受焉，故有濟堤，爲北濟，則似滎澤以下皆北濟，濟沿在南，故相對爲南北耳。大抵南北之濟，當分自乘氏以下，而不當分自滎澤以下。又經曰滎波既豬，豬者陂而障之，豬爲澤也。禹既塞滎水于滎陽，則陳留不應有濟矣，況分南北哉。水經云云，必後世河水東南決溢，濟乘之而溢流，非禹時故道也。東出陶丘，是濟水正派至此穴地而出，東出之東，指其行于地下者言之。古者水官能辨味與色，其伏其見皆可別識，不獨濟水爲然。若如桑氏所序，自滎澤至陶丘往復迴迴，如此經何以不言東至而言東出耶。酈道元云濟水東北又合河水于定陶縣北，此亦據周漢以後水道，爲時河行大伾之北，未嘗經流濟陰，或灘潔支津在曹濮間者

則有之耳。至菏是南派入淮，會汶是北派入海。附考[蔡傳]引沈存中云：歷下發地皆泉，濟水經其下。[齊乘]則云：古濟行清河，如在井底，南仰泉源，遠在山麓，豈能相及。益歷下眾泉皆伏陰伏流所發，西則趵突爲魁，東則百脈爲冠，地勢使然，無關于濟。存中得之傳聞，後遂以濼爲濟，誤矣。二說不同，備存待考。

導淮

[按]古淮水從荊塗二山硤來，經今淮安府治西南，至安東縣雲梯關入海。泗沂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謂之清河。今黃河益從而南，挾淮入海，泗水既分流濟寧入清渠，而沂水自合洳武萌浚諸水，至邳州入黃河，非復故道矣。[夏允彝]曰：河與淮合，益河之利而非淮之利也。河得全淮之水，并力刷沙，是河利也。然河有時淤，則淮入海之道反爲河塞，汝潁肥濠之水皆無所洩，故于淮非利也。今皆資之以漕，而閘禁不嚴，陳平江用水平決放五閘下清江口致河淮並趨南注，運渠衝決不常。高家堰爲兩淮關鍵，堰當淮泗合流之衝，在淮安城西南四十里。淮揚恃以爲安。自河由桃宿至清河奪淮入海之道，淮始穿高堰，溢高寶興鹽之間，河無淮水之刷，沙積而淤，遂由崔鎮四瀆，必同守高堰，淮不南溢，則清口積沙借淮衝滌，又力浚雲梯關口漲

沙則下流疏而海口廓或虞淮溢之侵泗欲決堰瀉淮不知堰決則淮盡趨于河入海少而淮弱矣淮弱則黃躡其後而淸口淤矣淸口一淤高堰雖疏必不能盡泄淮漲故淮但可導之以入海而必不可延之使入江高堰堅則全淮盡趨淸口而後黃淮不爲泗患矣此主潘季馴議

導渭自鳥鼠同穴

按鳥鼠同穴山海經水經地志皆以爲一山蔡傳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幹信酈注而誤也鳥鼠共爲雌雄近岳正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似雀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匿穴穴口有鼠狀如常鼠但鈌斧似鬼短尾似鼬彼此睥睨有類雌雄蓋物類相感之異世固有之蔡傳之疑孔又誤也

導洛自熊耳

山海經水經俱謂洛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郭璞云出上洛縣冢嶺山又云熊耳在上洛縣南愚按讙舉一名冢嶺今商州西五十里有熊耳山西北百二十里即讙舉山洛水所出也讙舉熊耳同在上洛故淮南子博物志俱云洛出熊耳孔氏豫州傳云洛出上洛山于此又云在宜陽以西宜陽以西則盧氏熊耳也蔡氏前兩熊耳並注上洛因言地志伊水出盧氏熊耳非是此乃云盧氏熊耳蓋與孔氏合但上洛盧氏漢志並屬弘農晉志並屬上洛其相去不甚相遠安知禹所導之熊耳必非上洛熊耳耶易氏曰洛出上洛縣西冢嶺山東流七十里至上洛東北流九十里至洛南在熊耳山之西又四百六十里至盧氏熊耳山據此則兩熊耳皆洛所經而所謂洛出熊耳者殆未足信矣

王樵曰蔡氏謂導河導淮導渭導洛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然渭源縣南谷山實鳥鼠相連之枝山胎簪亦桐柏旁之小山而謂渭則出于鳥鼠特自鳥鼠導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柏導之俱有未安詳經文之例

凡言導某水自某山者皆水出其山之名也惟河不出積石故言導河積石況多伏流故經不顯其所出孔傳亦但以在溫縣平地名言之蔡氏拘于先言山而後言水先言水而後言山之說則孔疏所云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史文詳略無義例斯言足以斷之矣按王說最是但洛出冢嶺去熊耳頗遠與南谷之于鳥鼠胎簪之于桐柏又不可一例

四海會同

孔傳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蔡傳主四海之水言孔傳勝

林之奇曰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同其貫利必先辨之于其始乃可同之于其終禹貢所分九州

別其山川貢賦者所以立其辨也九州攸同以下又所以同之也有以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各得其所而不亂有以同之則同軌同文同倫各要其歸而不異先別而後同此先王經理天下之大要也

庶土交正至成賦中邦

按庶土四句蔡傳分土貢田賦土貢曰愼即惟服食器用也田賦曰成即爲民惟正之供也然庶土所包者廣據蔡云非特穀土則穀土已在其中況經文賦字有二本無異同何得以財賦之賦專指土貢言耶蓋底愼是千古理財之本義兼貢賦特積貯爲邦國之命什一尤中正之經故又于庶土中科取穀土言之則壤成賦取民有制是所謂底愼非止言貢而下言賦也語云王者不言有無天子賦在山海經理財賦末流必至管商聖人豫以身教之曰交正有廣大公平之象焉曰咸則有謹嚴節制之義焉夫欲國無貧莫先節儉欲民無貧莫先輕稅皇甫湜所謂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一定人識所出吏難爲姦豈有後世加賦之擾哉

錫土姓

孔傳謂賜予所生之土爲姓蔡傳本此然洪氏之說長

源沙較勝

五百里甸服 三百里納秸服

陳大猷曰禹之甸服通于天下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春秋傳少康有田一成即貢法也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鄭玄云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

王圻謂以甸爲服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集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愚按夏通畿內爲五服周除畿內進制天下爲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外爲侯服侯服外爲甸服京師之地皆千里而甸服有內外者爲將來土方平力田爲急周時商奄未靖居重爲尊故其名制稍別耳

孔疏以服字貫總銍秸粟米蔡傳以服輸將之事總上三者而言金履祥曰三百里之民獨納藁而不粟視他處爲甚輕而有服役之事焉蓋酌五百里之中而爲轉輸粟米之賦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言賦納蓋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都耳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粟米代爲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也此說與蔡傳異極有理當從之

呂祖謙曰禹貢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內全不敘土貢正

緣巳輸粟未盡當時寓兵于農所謂貢賦不過郊廟賓
客之奉都無養兵之費故取之畿內而足自大畧言之
三代皆沿此制文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諸侯中
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不過五百里
故挽輸不勞漕運之法未備春秋戰國爭事攻戰所論
者尚止行運之漕秦漢以後漕法方詳近節曰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
以行師國都之漕自漢都關中始
百里采
孔傳采供王事蔡傳采卿大夫食邑地按作采地解亦
是但周制家削稍去舒邦縣邦都供在王畿之內夏制雖
未詳不應寰內諸侯乃食采于畿外周書侯甸男采衛
爲五服又周禮九畿有采畿九服有采服此采義與彼
同
三百里蔡
鄭季友曰蔡字陸氏釋文無音今蔡傳引殺管叔而蔡
蔡叔爲證此本蘇傳說則陸氏于左傳音素達反當從之也
按蔡字說文本作𥻆𥻆𥻆散之也從米殺聲徐鍇曰左
傳𥻆蔡叔言放之若散米今作蔡
陳埴曰禹貢分州爲貢賦設建服爲諸侯朝見設蓋古
以封建治天下分州以爲經分服以爲緯每州爲二百

一十國見禮記王制有方伯連率以統之此其經也至其朝
則不論州而論服各隨道里遠近爲疏數之限見大戴禮朝義
因四方而分四時此其緯也經緯相錯所以相維而法
難壞周禮大司馬有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有
九服言其服事上也曾氏曰周禮王畿即禹之甸服侯
服甸服即禹之侯服男服采服即禹之綏服衛服介于
其中即綏服之奮武衛蠻服夷服即禹之要服鎮服蕃
服即禹之荒服也侯甸男采衛爲中國蠻夷鎮蕃爲夷
狄內五服去王城三千里相距六千里與禹服不同然
周地幅幀益不廣于禹立政言方行天下陟禹之跡則
亦以禹跡爲極特禹時四方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
不勞中國以事外故五服止于五千耳唐仲友曰周禮
言九服祭公謀父又言五服見周語蓋九服五服一也自
鎮畿而內二畿而當一服與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無少
抵牾者惟商制不可考然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
域彼四海自邦畿至四海知其與禹貢周禮合也又曰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中舉來享外舉來
王知其與祭公之言合也況作康誥之初周禮未制已
言侯甸男邦采衛則周之因商可知矣按伊訓太侯甸羣后咸在可證
商有天下便更禹貢五服之制周之九服大約因商竟如愚曰先儒鳥道之說猶

以爲不然嘗討之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五千里卽漢之六千里也況五服之制合以東西四正爲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才二千八百里止西至張掖之流沙才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遼東在東北隅燉煌在西南（當作西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衺之而度其四隅則爲尺有四寸而羸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志南北萬五千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禹貢所覆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跡所及也至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爲戎狄之地（此論未然唐虞三代時朔方之地皆爲中國）是五服之制惟東西南三方爲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爲道之言乎九州四正雖近四隅實遥五服乃舉其近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啓後世無厭之禍也羅泌曰虞夏以前四正綱理東至瑯琊之海西至積石之河五千而縮南至衡山北泊單于府五千而羸使皆封建百里之國惟堪一百有奇縱幷遼東渤海長城外盡契丹高句驪積石塞黑水靺鞨流沙之外亦不能一千國烏有所謂萬區百里國哉蓋古之天下方三千里止矣（此據王制）五千里者古今盛衰山川來

敷之通數也周世九服號七千里而職方蕃畿爲方萬里斯亦未訖之敝王畿所止亦曷嘗千里哉宗周八百成周六百此以百同度計言之古五服之制王城之外甸侯綏面千五百里已盡九州三千里地要荒二服綴九州外其數然也而況九州面距不齊自恒山抵南河東河抵西河爲各千里此則圻內甸服所建然自東河至東海西河至流沙南河至江亦各千里南西二方侯綏所建外爲要荒可矣而東距海要荒已無容矣北距恒山直接邊陲雖侯綏不得而立惟南自江至于衡山迺越千里則要荒二服亦幷在九州內而自衡山南盡揚域且復千里未訖南海恐爲荒服南太羸北太縮則先王之制必有開法豈至說者之拘哉周之西都今之關中東都則洛陽也二都地據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猶不能千里地形今古不變而周禮王畿四面相距地方千里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率相距爲百里豈能容哉固知畿服諸說上世必有除補相乘之道爲綱理之定制者

四海　禹錫玄圭

洪邁曰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青滄則曰北海南至交廣則曰南海東漸吳越

則曰東海無有所謂四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葢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渟居一澤耳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葢卽南海之西云程大昌曰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爲東海在廣南爲南海禹蹟所及西至流沙而不言西海東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漢武帝事遠西北二海遂有身歷之者條支之西有海焉漢使嘗及之而入史卽甘英至于西海之西有大秦國卽如波斯夷人與海商皆得往來若北海則又甚遠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臨瀚海卽北海也蘇武郭吉爲何奴所幽覊之北海上而唐史載突厥部北海之北

更有骨利幹之國在海北岸然則詩書所稱四海實皆環夷夏而四之非寓言也若夫西北二處有柏海青海蒲類海蒲昌海居延海白亭海鮮水海皆並海之稱其實衆水滙爲大澤非眞海也李吉甫辨北亭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海斯說確也班固序張掖之水曰羌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則直以居延爲海矣李贄曰丘文莊謂自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而西海竟不知所在今滇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爲夷楊愼亦云滇西百夷之外有大海在阿瓦地卽西海也宜于雲南望祀之余謂禹貢聲敎訖于四海亦止據經歷統理之地而紀其四至所云四海卽

四方也豈眞有東西南北之海如今南越之海的然可睹者哉據見在四方論之四川天下之正西雲南其西南陝西天下之西北山西其正北皆不見有海也惟薊遼鄰山東始有海山東爲東方之海山東抵淮揚蘇松以至錢塘寧紹等處始爲正東之海東甌至福建稍可稱東南海廣東卽南越地今其治爲南海縣盡以爲正南之海矣不知閩廣接壤亦僅可謂之東南海耳由此言之正西無海也正北無海也正南無海也西北西南以至東北皆無海則僅僅正東與東南一帶海耳又豈但西海不知所在耶西海旣不可見則又何名何從而

兆之耶愚按九州之地兗靑徐揚四州濱海而皆在東偏越東之南海則揚州南裔也雲南之海直環出安南之境安南古南交在禹貢爲正南之域越裳氏所謂海不揚波卽南海也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則西南海也導河至于碣石入于海碣石之海在遼東則東北海也卓吾謂中國止有東海此竺乾氏之說耳山海經水經以崑崙爲地之中佛書以中國爲南洲之東一隅又引禹貢之東漸于海謂上古聖人已知海旦之介在東偏尚有西南北海未及釋隆云崑崙天下之中山形最高東西南北皆下崑崙以東江淮河濟皆東流流沙以西水皆西流南自吐番兩廣水皆南趨北至沙漠地勢又漸低水皆北流大海之量水皆歸之而不盈正以尾閭洩之從地下空虛轉輸復從西而東故曰如沃焦釜非謂水至此盡焦涸也此說亦祖佛書云

孔傳堯錫禹玄圭以彰顯其功史本紀同愚謂詳經文之義蔡解爲長但圭是諸侯所執以合符于天子者當時禹必爵三等之封子男不執圭故知是三等按禹本封伯爵故曰伯禹伯執躬圭象人形少偏長七寸則玄圭即是瑞玉堯賜之以象水德適爲禹受命之符耳

尚書埤傳卷之六

尚書埤傳卷之七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宣城　施閏章尚白
崑山　徐秉義彥和　訂

甘誓

吳淶曰此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賞刑之典靡不畢備啓之習于兵如此豈非得之貽謀之善歟

六卿

陳啓源曰六卿六鄉之卿即周官六卿也蔡傳據周禮

甚合大全引李氏之辨謂周官六卿分職之外別有鄉大夫之六卿此本之賈公彥周禮疏今考周比閭族黨州鄉之制一鄉有一卿五中大夫二十五下大夫百上士五百中士二千五百下士一鄉之民不過一萬二千五百家豈堪供此多官祿入耶若總六鄉計之官有六卿三十中大夫百五十下大夫六百上士三千中士萬五千下士十矣周公設官不應冗濫至此先儒何氏謂鄉及中下大夫皆王朝命官兼攝比閭族之上中下士即庶人在官者司其任六遂亦然故鄉遂諸職獨不置府史胥徒是其明證此說當矣左傳晉侯作三軍郤縠將

中軍狐偃將上軍欒枝將下軍皆正卿晉三軍亦以三卿將兵爲主帥周官遺制卽此可考古人文武不分兵民合一自應如是李氏又疑冢宰之尊不當下屬司徒不知地官職中鄉老與鄉大夫並列焉鄉老乃三公也尚列地官職中況冢宰乎且鄉老旣卽王朝三公則鄉大夫獨非王朝六卿乎

有扈氏　五行　三正

孔疏孔馬鄭王皇甫謐等皆言有扈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觀射父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此可證也左傳作觀國在衞頓丘洪邁曰孔安國傳曰有

扈氏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言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此事不見他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據

孔疏水火金木土分行四時威侮謂揔生長歛藏之宜

王樵曰有扈威侮必有事實如隋煬遼東之役伐山造船林麓皆盡文中子謂帝省其山則何辭以對蓋五行指其在人事者非運行之五氣也

蔡傳子丑寅之三正本馬融說經典稽疑云夏正建寅只奉夏正朔可矣豈欲幷子丑之正而悉遵奉之乎孔傳以爲怠惰荒棄天地人之正道斯爲得之林少穎云商方有改正朔事夏以前未聞

左不攻于左

左字略斷呼左人而告之也右與御皆然　按蔡傳引左傳楚致師事全用孔疏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中主擊鼓成二年傳晉伐齊郤克傷于矢未絕鼓音解張爲御矢貫手及肘左輪朱殷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左傳中御而從齊侯注居中代御者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

王樵曰甘之戰天子親統六師其所戒者三人而已左

右與御是也蓋古者專用車戰步卒亦以供車古車戰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二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中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馬步卒從之每二十五人爲一兩一鄉一軍則一萬二千五百人蓋五百兩也卿一人統之天子六鄉則七萬五千人凡三千兩非若後世騎步之不相爲用也故言兵者皆以乘計自一乘至萬乘皆有是三人故戒其左則凡車左執射者同聽之戒其右則凡車右執刃者同聽之戒其御則凡車中執御者同聽之六師之衆舉無所遺古人所謂節制之兵也

賞祖戮社　孥戮

蘇傳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師行載遷主以行無

遷廟則以擇曰主命故師行有祖廟也武王伐紂師渡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存焉故師行有社也（古今考社主陰陰主殺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太祝大師宜于社立軍社春秋傳所謂軍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又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

按蔡傳引周禮孥男子以爲罪隸今周禮作奴王樵曰孥戮者言親屬同犯亦連治之皆指在軍前者若謂孥爲妻子豈有軍前獲罪而戮及在家之妻子乎（了凡深取此說）

五子之歌

呂祖謙曰此篇純是詩體觀舜臯之歌則見詩之雅頌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 愚謂五子之

歌歎禹貽謀盡善如此乃再傳而中絕何也蓋嘗思之國所與立必在親賢當啓之時八元八愷之徒已無餘矣有扈之戰至以天子親在行間則其乏才可知及太康即位疑丞輔弼史冊未聞其人爲所以有窮發難夏變不祀使當時諸侯有如臯陶伯益之徒以鎭撫其閒羿雖强大豈敢動哉湯惟監此故汲汲敷求哲人以遺後嗣蓋深懼夏之以無輔而中絕也

太康尸位

孔傳尸主也 愚按書傳言尸皆訓主本之爾雅釋詁太康尸位羲和尸厥官同此義蓋尸位尸官非貶辭貶在下文耳蔡解不必從書序康王既尸天子亦可以祭祀之尸訓之乎

有窮后羿

左傳魏絳曰昔夏之方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故鉏城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注寒國在北海平原縣東有寒亭）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注靡夏遺臣事羿者鬲國在今平原縣）浞因羿室

生澆及豷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遂滅后相（注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子后相所依）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注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閒）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后相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少康子）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注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鄒季友曰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據此傳文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王樵曰國之有民如崇墉之有基下之而不親是自剝

其基也易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程子曰艮重
于坤山附于地也山高起于地而反附于地爲人上者
觀剝之象當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下剝
則上危矣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予視天下　六馬

王應麟曰其一之二章皆述禹之訓蔡傳自予視天下
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
稱愚謂此章以韻協之亦可讀陳第曰下古讀虎予古
讀與閭古讀驢馬古讀毋緒語不韻一曰下叶音戶與
户一韻明與凡一韻薇叶平聲亦一韻

林之奇曰朽索馭六馬猶晉人作危語古車一乘四馬
兩服兩驂天子車六馬服驂之旁加兩騑也馬在車中
爲服在車外爲驂

惟彼陶唐

趙汸曰左傳注陶唐堯所治今太原晉陽縣也按史記
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備
檢書傳未有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地[illegible]二字爲名
所稱或單或複也張晏曰堯爲唐侯國于中山唐縣然
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也堯自唐侯升爲天子號爲
陶唐其治在晉陽耳舜封丹朱爲王者之後猶稱爲唐

終虞之世以陶唐爲號故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
上爲陶唐氏也愚按堯爲天子都平陽今晉州臨汾縣
也蔡傳堯都陶故曰陶唐蓋本路史云堯受封于陶改
國于唐陶今定陶也然未必可據

關石和鈞

王應麟曰國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龢鈞王府則有
韋昭注云逸書也府未見古文故云逸書關門關之征石今之斛
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李善引賈逵國語
注曰關通也孔穎達疏關通衡石之用蓋用賈說孔安
國謂金鐵曰石未詳愚按曆律志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

石爲稱之最重故傳云金鐵曰石言稱錙銖止于斤兩金鐵乃至于石舉重而言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此見孔穎達疏甚明但學云未詳何也

附考蔡傳折閱按荀子良賈不爲折閱
不市注折閱謂損所賣物價也

胤征

陳師凱曰胤篇中有渠魁脅從之語羲和聚黨助逆
明矣仲康于羿勢既未能鋤其根株不可不剪其羽
翼故乘日食之變正其昏迷之罪名正言順羿亦不
得庇之也使非聚黨助逆則廢職奪邑司寇行戮足
矣何至勞大司馬興師誓衆如臨大敵哉

仲康肇位四海

鄭季友曰按夏都安邑在河之北太康立十九年爲羿所距遂居河南之陽夏宋開封之太康縣也二十九年崩弟仲康立五子作歌仲康當是其一觀擧位四海之語則諸侯猶宗之爲君也十四年崩子相立羿但據冀州河北之地不臣于夏而已未必執夏之政柄故五子之歌但以冀方爲言也羿亦好遊畋其臣寒浞弑之而篡其位及夏后相自河南遷河北帝丘帝丘宋濮州也在位二十八年方爲寒浞之子澆所弑夏遂中絕者四十年而少康復興爲史記夏本紀略而不書故解者皆未詳考羲和之黨羿與否亦未可知然胤侯誓師之辭詳明嚴正荒酒廢職亦自當致討也王樵曰孔傳謂仲康爲羿所立仲康旣在五弟之數從于洛汭不在僞都其不爲羿所立明矣

遒人木鐸　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

周禮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孔疏名曰遒人不知其意蓋遒訓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

官師孔傳謂官衆蔡傳官以職言師以道言愚按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長此說是周禮之官以師名者甚多相規相規正也蔡傳引晉敎誨則主君言

蔡元定曰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曰匱財罷民脅

莊公丹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于君而替前人之令德執藝事諫此類是也

辰弗集于房　瞽奏鼓　嗇夫馳　先時後時

孔疏房或以爲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于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于房星以太遲太疾惟可見曆差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日見以此知必非房星也愚按孔傳房所舍之次本不指房星言左傳引此何注亦云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蔡傳掩蝕于房宿與古注不合

鄭季友曰蔡傳言仲康卽位之次年方征羲和而此章引唐志又云五年方日食然以經文肇位二字觀之當從前說按經世書以仲康征羲和爲元年事則是卽位之次年也古者踰年改元（王應麟曰大衍曆議云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按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曆不同）

孔疏古者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周禮救日月太僕贊王鼓鄭注救日月之時王親鼓之太僕乃贊之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所陳旣多皆樂人伐之

左傳疏鄭注覲禮云嗇夫蓋司空之屬漢志嗇夫掌幣

吏庶人之徒也。

孔疏時謂四時節氣弦望晦朔。袁黃曰推算日食如應在午時三刻及食之時其時刻在前則爲先時在後卽爲後時羲和闇知是前不推算蔡以爲後時之誅恐誤。

威克厥愛允濟

[illegible]曰孫武子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使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或問胤征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也曰胤之所稱仁人之兵也

武之所言戰國之兵也王者恩信素孚民已親附及其用之惟患少威耳戰國之時素無恩信民心未附驟而驅之卽戎若非先之以文德後以威嚴繼之幾乎不以國予敵也唐太宗以胤征云云問李靖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尚書以愼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故孫武之言萬世不易。陳龍正曰威克非以仁爲後也法制不嚴申勑不明則玩而多犯多犯則不容不多殺威者有威可畏也可畏則莫敢犯莫敢犯則可以不戮一人威之所以豫令避死也正其仁也孫武穰苴尚爲得之王式戮徐州銀刀已爲不仁楊素盡斬嘗敵

退歸之卒盡坑之耳豈所謂威克乎。王樵曰蔡氏訓愛爲姑息非也循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豈非愛之謂乎若曰姑息債軍之道也豈但無功而已。

商書

湯誓

蔡傳湯號也或曰諡湯名履顧炎武曰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之義也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胤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啓至發皆名也

夏后氏之季始有以十干爲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以代其名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著于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曰湯曰紂則亦號也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商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浸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十干之名不立。愁按檀弓云死謚周道也謚法至周始備然商時疑已有之仲虺誥曰成湯商頌曰武湯湯是號成與武則皆謚也蔡傳或曰謚湯此語當刪 王柏曰書序

云湯升自陑（音而）與桀戰鳴條之野作湯誓今詳舍我穡事及今朕必往語此非鳴條決戰之誓乃亳邑與師之誓也亳衆未明爭伐之大義故以不恤稼事爲疑及誓言出而衆心釋然鳴條之役所以不煩再誓也

王曰

孔傳湯稱王則比桀于一夫疏云湯于伐桀之時始稱王周書泰誓稱王亦在伐紂之時鄭玄以文王生稱王謬也蔡傳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金履祥曰湯武與師之日張子所謂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爲君臣天命既

絕則爲獨夫者其在斯時乎夫天命已屬師徒既興則桀紂即獨夫矣豈待南巢牧野之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既已興師而猶自稱諸侯以令于衆則是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矣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于嫌聖人而文之哉

仲虺之誥

孟子注萊朱湯賢臣一曰仲虺左傳注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爲湯左相國語注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 書序湯歸白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大坰地名孔疏自定陶向亳之路

放桀南巢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廬州巢縣有巢湖即成湯伐桀放于南巢者也淮南子曰湯敗桀于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 孔傳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疏云安邑在亳西湯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自下向上陑當是山阜之名歷險迂路爲出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也桀奔南巢

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竹書紀年夏桀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放之南巢三歲死于亭山愚謂湯之興師本爲民請命原無殺桀之意當時韋顧昆吾皆助桀爲惡者其國皆在東方而三朡在今定陶亦必桀之與國也升陑渡河迂道安邑之西以伐之正欲使之東向奔逸自求生道桀戰不勝遂由三朡而竄南巢因放之于此焉疏云湯縱而不迫故稱放此言得之蓋湯之放桀與武之伐紂氣象判然不侔若如孔氏所云出其不意是掩敵之不備以求勝也聖王以義行師

豈爲是哉。

天乃錫大勇智　纘乃舊服　茲率厥典

蘇傳聖人之德凡仁義中和之類皆可以學至惟勇也智也必天予而後能非天予而欲以學求之則勇智皆凶德也漢高祖識三傑于衆人之中知周勃陳平于沒世之後此天所與智也光武生平畏怯見大敵却勇此天所與勇也豈可學哉若漢武帝唐德宗之流則古之學勇智者也足以敝其國殘其民而已故天不予是德則君子不敢言勇智短于勇智而厚于仁不害其爲令德之主也。

黃震曰纘禹舊服古注云纘禹之功統其故服蔡指弼成五服之服以繼有天下也蔡注未必然。

陳師凱曰禹有典則貽子孫典即指爲禹之典章亦通孔傳云循其典法祖宗所服行典章不肖之子孫失墜之而異代之聖賢修復之往往而然。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改過不吝

王樵曰聲色者誘人之穽故曰不邇貨利者傷德之斧故曰不殖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如何欲效唐虞之治　或問漢高帝初入關婦女無所幸財寶無所取，其氣象亦與湯類乎曰高帝雖才大略豁達有爲非有本原深淸之學安得與智勇天錫者同論哉抑聲色之溺人尤深于貨利高帝于金寶財物隨取隨棄嘗捐金數萬斤如土苴及其終也獨妮妮一戚姬而不忍釋以是知湯之不邇聲色尤爲不可及也。

仲虺頌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蓋過雖聖人不能無也今夫金有疵玉有瑕必見于外故君子不隱所短不憚更也凌歷陽蝕天之過崩陀竭塞地之過卒不累覆載者何善復常也湯之不吝改過所以能復于無過也。

初征自葛

鄒季友曰漢志葛伯國在陳留甯陵縣葛鄉唐隸宋州

東距南亳六十里經世書紀年云湯戊寅歲征葛越十八年乙未伐桀按征葛事詳孟子蓋孟子時湯征等篇尚未逸。

能自得師者王　自用則小

王樵曰能自得師孔傳以爲求賢聖而事之是已猶未盡如魏文侯魯繆公之于子夏子思固曰師之矣然子夏子思之所以爲賢二公未必知之也宣帝爲元帝得蕭望之可謂得師矣然望之之所以爲賢元帝固不知也皆非自得師者也師在我而不在人也。

歐陽修曰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于昏

者其故何哉患于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于中則視聽惑于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衆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見而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臣之忠賢者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而反堅其自用之意于是君臣交勝而邪佞者得以乘隙而入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所助必忘其邪佞也與之併力以拒忠賢人主至惡忠賢而喜邪佞天下未有不亂者也仲虺之戒湯曰自用則小以湯之聰明其所爲必

不至于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用人而不自用然後得爲聰明也

湯誥

孔疏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在仲虺之後

至于亳

王樵曰亳湯之都說者不同鄭玄以爲河南偃師縣漢書音義臣瓚以爲濟陰亳縣杜預以爲梁國蒙縣北有亳城皇甫謐以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疏家亦不能斷今以經文考之湯之亳即盤庚所謂適于山用降我凶德者也此惟偃師爲是穀熟非依山之邑蓋因相土嘗居商丘（左傳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契之孫）商丘穀熟俱在梁國故後人以穀熟爲亳因商丘也以寧陵爲葛因穀熟也凡地名相沿多有不足據者或指一亭一城一鄉以爲證或指有古人之葬亳城豈必湯都葛鄉豈必葛國湯冢伊尹冢安知非箕山許由冢之類也愚按孔氏書序傳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亳偃師也皇甫謐以蒙縣（北亳）穀熟（南亳）及偃師（西亳）爲三亳蔡氏立政傳從之湯自商丘遷偃師斷當以孔傳爲允（史記正義亳偃

師城也商丘宋州也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湯所都）然傳考地志葛國遺跡惟寧陵有之（一統志寧陵縣有葛城在歸德府西六十里亳古商丘也）而蒙縣穀熟去商丘又甚近（蒙縣在商丘北五十里穀熟在商丘東南四十五里）大抵蒙縣穀熟皆因商丘而說耳湯遷偃師當在克夏之後

若有恆性

陳師凱曰諸家解若有恆性皆屬下文以爲皆君之事蔡氏獨屬上文此章蔡說最優王綱振曰性萬變而不遷其善猶水萬變而不移其濕故曰恆時解只說得性之同耳

賁若草木

孔傳天下煥然成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衰黃曰喩在先正意在後是倒句法若以草木敷榮形容天命之不僭則意短矣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按湯崩而太甲卽位改元此古注也蔡傳引蘇氏說以崩年改元爲亂世事然商人尚質安見必無顧氏以爲家猶質踰月卽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得正月以爲首也歐陽木叔云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耳古不以爲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

凡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其謂一爲元亦未嘗有意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矣吳淵穎萊亦云王者始得天下聞改正朔正謂子丑寅月朔謂月一日也日月相合故日合朔史記曆書注云子正以夜半爲朔丑正以雞鳴爲朔寅正以平旦爲朔是一代改正亦改朔也未聞改元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也非王者以是爲重事也據此則子瞻所云不必引矣十有二月孔氏以爲商正之建子月是也左傳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其的證也蔡傳正朔改而月朔不改其說非是元人張敷言曰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之三祀十有二月皆建子月非正月也或疑嗣王祗見與嗣王奉歸豈可不在正月曰後世嗣王冕服考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況放桐之舉人臣大變伊尹之心何如豈朝而自艾夕當復辟尤無待于正月也○黃度曰嗣王踰年改元此十二月乃商正月商周改正朔以一號令而詩書紀月不改夏正天時不可易也蘇氏說與此同王樵曰嗣子踰年卽位改元古今之達禮公羊言之詳矣公羊傳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元祀十有二月者湯崩之踰年太甲卽位改元之祀也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卽位改元也

愚按以上說與注疏不合據方麓云史官紀年則用正朔歷官紀年則用正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獨非史官所紀乎公羊所說是周制未知商制如何然前說要不可廢備存待考

蔡傳伊姓尹字陳大猷曰尹自稱曰尹躬其非字明矣孔疏據孫武子呂覽云名摯或自有兩名或更名皆未可知○書序成湯旣沒太甲元年孔傳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居位主喪疏云據經序及傳太甲本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則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

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說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語是其疎也又云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元祀乃初喪之時未得祔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始知祠實是奠非祔宗廟也愚謂太甲繼湯自應據書序程子亦主此說說者以孟子同史記爲疑不知古人謂歲爲年二年四年皆不可立乃立太甲孟子何嘗誤史記蓋因孟子誤耳劉氏[illegible]曰[illegible]二工當大下之[illegible]嫡者敵宗也嫡宗者尊祖也嫡孫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謂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從親親之道裝成湯伊尹戮力創業乃令嫡孫而立者尤說曾宗制猶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立子[illegible]檀弓曰禮敝

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義理知其非者一也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諸賢君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若立弟爲先王之制豈有賢聖者皆不遵而沃丁小甲諸君反能遵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史遷陽甲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子或更相代立比九世亂考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弟生亂則湯未嘗立外丙明矣不然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朱或問趙岐注孟子從史記程子謂古人以歲爲年朱子兩存其說史記湯崩一自歲而崩豈有人年九十餘而生子乎當從史記爲是愚謂考年生子古人多有之知武王九十三而崩成王時方十三歲又有弟叔虞祠此可證也況湯壽百歲乎經無考史言豈足深信于先王謂祠祭祖廟也祭法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七廟之制自商已然太甲改元必無不告祖廟之

理喪三年不祭故伊尹攝而行事爲祇見厥祖方及成湯奠氏此說是也但踰月改元孔氏以臆解之商制無可考既以先王爲祖廟則不必從注疏奠殯而告之說矣且商頌云玄王桓撥玄王商太祖契也契稱玄王安知商初無追王之禮乎注疏謂先王爲湯既誤蔡傳又引吳氏云太甲服仲壬喪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尤誤又云喪主不離殯側何待祇見曰祇見則湯已祔廟矣此說雖似有理然經云奉太甲祇見是主伊尹言之祠祭有主有尸曰祇見則不然孝子不敢死其先人故以祇見爲文耳必不在祔廟之後王樵曰觀先王厥祖上

下異文則先王是湯之先廟厥祖是湯可知且于先王曰祠而于厥祖爲祇見祠是祭祇見非祭也祠先王曰伊尹而見厥祖曰奉嗣王是廟中之祭攝于伊尹殯前之告非伊尹所攝也又曰蔡氏云先王湯也又云徧祀商之先王蓋以外丙仲壬爲先王而不知湯以上尚當有先王也如其言先祠丙壬後見烈祖無乃非序乎若以先王中有湯則下祇見爲複矣既以所居爲仲壬之喪則仲壬亦未在應祠之內又曰蔡氏必以太甲爲居仲壬之喪則王徂桐宮居憂爲居誰之憂乎依湯之墓居壬之喪伊老無乃迂于事乎況經文述湯事一則曰

今王嗣厥德，一則曰肆嗣王丕承基緒，一則曰今王嗣有令緒，皆明爲太甲繼湯後之辭。若中間有外丙仲壬，其文必不如此。蔡仲默過于不信書序，所以不用其說，方麓之說與余意合，因幷錄之。

造攻自鳴條

[孔疏]今河東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考昆吾地在濮陽，與桀異處，不得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

檢身若不及

孔疏檢謂自攝檢也。檢敕其身，不自大以卑人，不恃長以凌物。

三風　其刑墨

[孔疏]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爲巫風。遊樂過而無度，故曰淫風。愛惡乖錯，政必荒亂，故曰亂風。○風如朱浮所云伯通中風狂走。

[孔傳]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愚]按肉刑自古有之。左傳昏墨賊殺，謂其有昏墨賊三者之罪，則皆當殺。是墨者罪之名也。此云其刑墨，是指五刑之墨刑之名也。劉侍講說非是。　[朱子]曰臣下不匡之刑，蓋施于

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

德罔小　不德罔大

德不德，當一斷。[孔傳]修德無小，苟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疏]云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按此即惡有類之說。

尙書埈傳卷之七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蕭山　毛　甡大可
同邑　欲有孝茂倫　訂

太甲

阿衡

孔疏云古人讀阿倚同音故阿作倚也王安石云阿大陵之有助者保其君如阿平其國如衡蘇傳阿衡伊尹之號猶太公號師尚父師其官也尚父其號也

顧諟天之明命

經典稽疑顧諟天之明命孔傳言敬奉天命以順承天地讀書管見云明命只是天之賦命猶云畏天之威耳大學引此以釋明德是斷章取義如緝熙敬止之類今釋書者豈得據大學而以為我之明德乎若以為即明德後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將何以釋之乎

西邑夏　自周有終

人主所居謂之邑此曰西邑夏武成曰大邑周是也詩亦曰商邑翼翼

忠信為周蔡傳因孔朱子語錄云自周二字不可曉或云周當作君篆文相似而誤此說了亦取之

慎乃儉德

太甲欲敗度縱敗禮故伊尹以儉德為之砭昔人有言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矣此論于繼體之主尤切

省括　欽厥止

矢括孔疏矢末也說文矢括築弦處程泰之云矢之尾末岐而銜弦處也

近思錄云心有主則虛又云心有主則實有主者敬也朱子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

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則曰實只是一時事程子謂中心無主如虛器入水破屋從寇故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

習與性成

王樵曰書中言性始自成湯再見伊尹性字從心從生六書有會意有假借天命之性此會意也人之生受于天而生之理具于心是之謂性其動則為情此性之所以得名也習與性成性相近習相遠堯舜性之此等並假借也但取生字為義若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為曰習與孟子道性善成湯之意也夫子言相近伊尹之意也此解本之新安陳氏見大全魏太常校云若謂性相近一言止足論

性之所以得名則荀楊韓子三品之說皆不謬于聖人而孟子所云性善反爲一偏之見矣陳啓源曰方氏辨生義極精但分爲會意假借則失六書之旨按徐鉉說文序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意令長是也蓋令本號令之令假借爲縣令之令長本長短之長假借爲官長之長與本字意義無涉特取其聲音相同而用之今屯是本性保守此性便是性之恒性之性是本性也性皆之性是性之也非二也正如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而誠字雖不同豈得分爲六書之二體哉

桐宮居憂

史記正義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按桐宮居憂是于湯墓行諒陰之禮其爲服成湯之喪明矣古者天子七月而葬太甲居喪必多違禮故因葬而營宮于此使之哀慕思過本是宅憂特稍變其禮耳豈眞有放廢之事乎孔疏云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放逐事同故後人亦稱放也此語得之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孔傳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蔡典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與此文異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按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究變彌數也此孔傳謂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爲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祭凡二十七月與孔異今用鄭氏之說

王拜手稽首

魏了翁曰臣于君稽首敵以下頓首拜手稽首者頭先至手後乃至地也朱子曰疏言稽者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

欲敗度縱敗禮

眞德秀曰欲者嗜好也縱者肆放也事身當有法度嗜好無節則敗度修德當有禮儀淫泆不恭則敗禮此解勝蔡

同道罔不興同事罔不亡

眞德秀曰道舉全體而言事特一端耳必同道乃興宋襄不禽二毛自比文王一事同而他事之不可其能有興乎苟同其事三風十愆或有其一無不亡者蓋與之齊而亡之効如此

有言逆于汝心至必求諸非道

呂公著曰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在于道小人志在于利志在于道則不爲苟容志

在于利則求爲苟得忠言正論多拂乎上意而佞辭曲說多媚于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每易入不可不察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操此說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已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王安石論事上下古今貫穿經史人莫能難神宗信用之輕改祖宗法度是辯言之易惑也霍光旣立宣帝猶柄政權宰之禍萌驂乘君臣之道不終是寵利之難居也此二者豈中材以下所能爲哉志銳于圖治功高于

不賞用伊尹之所宜進戒也若嗇夫之喋喋利口鄙夫之患失容悅又不必以之語太甲矣

咸有一德

尹躬暨湯　爰革夏正

陳師凱曰人臣當先君後己善則歸君今曰尹躬暨湯則臣先君曰咸有一德則臣儕于君何也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則一德自尹而授湯者也據實告君何嫌之有

按漢孔氏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少蘊主鄭說林少穎云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于湯而武王因之此說是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蔡傳一者不變也何以日新曰中有主之謂一中有主則物至而應物至而應則日新矣中無主則物爲宰物爲宰則喜怒哀樂皆物也而誰使新之子嘗有言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和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留新故無斁

德無常師至協于克一

陳氏曰德而師于善著乎人者不敢遺所謂惟精也善而協于一返諸內者不敢踰所謂惟一也伊尹樂堯舜

之道其淵源甚遠

傅寅曰協于克一何以不言心一即心也易咸之九四言貞而不言心亦此意心一于理而無心心之正也若憧憧往來之私則何一之可協乎協之而猶判然猶不一也故言一而必曰克

七世之廟

古今考七廟之制自商時已然廟皆南面太祖居中左爲昭右爲穆廟主在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羣昭南向羣穆北向祔昭遷昭祔穆遷穆遷其主于太廟之夾室朱子曰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王樵曰按禮祖廟自天子至官

師其制不同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禰于禰廟并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自下而上至于七廟蓋不可復加而宗不在數中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世次親盡則遷周至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以其有功當宗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無七廟之制每帝輒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宣帝又尊武帝為世宗皆世世不毀光武中興于洛陽立高廟于南陽舂陵立四親廟明帝遵儉自抑遺詔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于世祖之廟自是同堂異室之制迄今莫之能改又按商有天下以契為太祖周有天下以稷為太祖緣稷契皆有功德在人湯武實承其緒不得不以為太祖後世若漢高帝唐太宗宋太祖則皆雖所因宜為一代之太祖其所追尊之祖考在其身則為近親以後世子孫論之則親已遠其廟當以次祧而功德又非商周稷契之比唐宋既以躬自創業者為太祖又以太祖所追尊之第一室為始祖既為太祖又

有始祖是廟有二祖也二祖皆不可祧太祖常厭于始祖合食之時不得正其太祖之位歷代議者每致疑于此朱子主王荊公之說謂始祖不可祧大端有五篤生聖人始祖不可謂無功德一也推太祖之心亦欲尊崇其親二也始祖之廟不毀然後始祖之次當祧者可藏主于始祖之夾室若祧始祖則當藏主于太祖之夾室以祖考而藏主于子孫之夾室于義為不順三也若為始祖別立廟則有原廟之嫌四也太祖功德配天所伸之祭至多惟祫享為始祖屈所屈之祭至少五也其義精矣雖然始祖既不得比稷契稱太祖而以子孫之故強居太祖之位義終未安必俟有議禮之聖人然後能定不然姑守朱子之說可也

盤庚

鄒季友曰按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三篇皆誥辭朱子謂殷盤周誥不可解今蔡傳于盤誥諸篇闕疑處甚少恐非朱子本意讀者于其強通處略之可也

王柏曰契始封于商八遷而後都亳湯以七十里有天下此興王之本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都近古冀都壤沃土豐民稠物阜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去河稍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

慮往往輕徙曰囂(音敖)曰相曰耿曰邢皆以河爲境常
人知利而不知害雖數有水禍時圮而不悔者正以
厚利而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相
胥淪溺治亳殷而歸于先王故業之都非爲己利也
爲民避患也故其言諄戒諄勤而無怨民之意又以
小民之憚遷者皆世家巨室溺于貨賄動以浮言
扇惑故誥其臣特詳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
又安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內衰敝至紂而亡以是
知盤庚之能慮遠賢于祖乙諸君也

五遷

[程伯圭曰]亳殷在河南偃師縣西南二十里尸鄉之西
因殷水得名(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云殷者亳之別名集傳今河南偃師是也程謂殷之得名以殷水按殷水在今開封府郾城縣與亳無涉)今
五遷謂西亳南亳囂相耿
也仲丁自商丘遷囂今鄭州滎澤縣西南滎陽故城是
時隞地也河亶甲居相今相州內黃縣東南有故殷城
是也祖乙圮于耿(自祖乙至盤庚凡七世都耿)今河中府龍門縣有
故耿城是也自盤庚又傳八王至武乙復遷河北愚按
蔡傳引史記祖乙遷邢今順德府城相傳爲祖乙都然
未必實平陽府吉州南耿城是祖乙遷處臨大河疑置
耿州名取此又按史記索隱云祖乙遷于邢邢音耿近
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據此則邢乃耿之
訛音相近耳 五遷之說涉隨程氏與孔傳不同疏引
馬融云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此說是

爾祖其從與享之

孔傳大享烝嘗也疏云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
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是功臣得與祭烝嘗也不
言礿祠者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也烝嘗尚及功臣則
禘祫可知也近代以來惟禘祫大祭功臣配食時祭不
及

王庭

呂祖謙曰已離舊邦未至新邑則王庭蓋道路行宮如
周禮掌次設車宮帷宮是也

爾何生在上

黃震曰汝何生在上古注以上爲人上蓋對民責臣之
辭也諸家從之蔡解以上爲天愚恐生在天三字爲文
意有未安

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黃度曰]盤庚患其民不從令故假鬼神以懼之是乎曰
否古人必畏天必敬神明必省禍福是故國家誥命必
發于宗廟而將誥必臨之以鬼神心知敬戒則神祇祖

考慄乎常在上也盤庚所云非關假設道固然耳。

適于山

附考 蔡傳成臯漢志河南郡有成臯縣注云卽虎牢也轘轅山名在河南緱氏縣東南薛綜云山阪十四曲將去復還故曰轘轅降谷未詳當亦在河南愚按此三亳與立政篇傳不同亦孔疏所引鄭注但于史傳無考蔡氏以其地皆岩險故引以釋適于山之語耳。

毋總于貨寶

黃度曰總于貨寶言專利也貝玉貨寶之戒至此凡三遷都異論實始于此大河之瀕財貨豐殖民不盡力于

常產機巧趨利有勢力者常擅其權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韓獻子曰不可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近寶公室乃貧夫近寶之地必有竊持其權者而利歸于下晉大夫所以樂往而諸臣所以重去皆爲此也堯舜禹皆都冀惟湯居河南不惟祖宗王業所基豫州之境地最平廣井法行焉盤庚遷于寬平之地將均土田制常產以興治化苟士大夫趨利之俗猶在則民無所觀壞法亂紀必自茲始所以反覆切戒之也

說命

臯如愚曰孟子梁書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趙岐注云書逸篇蓋此篇本古文出于漢後故岐未之見爾

亮陰

附考 蔡傳倚廬翦屏柱楣儀禮疏云倚廬者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爲廬也翦屏者士喪三虞之後改舊西向開戶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朱子曰柱字似是從手不從木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爲屏不翦其餘草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于地至是乃施楣及短柱以拄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

可作戶也。

夢帝賚予良弼

唐順之曰高宗之得傅說也以夢叔孫之得豎牛也亦以夢夫叔孫之于豎牛以惡幾感之者也高宗之于傅說以善幾感之者也是故君子必愼所感。

說築傅巖之野

孔疏殷本紀云武丁得說舉以爲相遂令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按書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蔡傳築居也愚按孔傳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

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孟子亦云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而蔡氏獨不取何也以築爲卜築恐未安

號地有二此與虞相近則西號也在漢河東大陽縣今平陽府平陸縣王應麟曰吳才老書傳以築爲居蔡九峯因之仍當從古注

后從諫則聖

受言爲人主之盛節後世漢武帝唐文皇之流亦嘗朝上書夕報可至不吝爵賞以來之然未能適往力行者好名而無實之過也蘇明允有言臣能諫不能使其君必納諫非眞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其臣必諫非眞納諫之君欲其臣之必諫無他惟舍己以從之而已

明君奉若天道

孔疏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遶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于列宿猶州牧之省察乎諸侯也二十八宿布于四方猶諸侯爲天子守土也

惟天聰明

張子曰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天之不測謂神神之有常謂天有常而不測所以爲聰明

惟口起羞

按記云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玩也然水遠則無犯民敬則罔失惟口易出難悔其溺尤甚于水與民也故曰衛寡者言必者今數者汗難反

官爵

按蔡傳引論定後官謂品其才行堪居此職乃使居之任官後爵謂其人稱職乃實授之如知縣是官文林郎是爵

王綱振曰衣裳命有德官爵惟賢能皆用人事說卻分疏作兩截衣裳干戈是建樹賜削之事以公侯伯子男言也官爵賢能乃考績黜陟之事以公卿大夫士言也

動惟厥時

王氏曰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善如葛裘之良時如寒暑之候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張栻曰高宗恭默思道夢賚良弼非知之明哲者不能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不及傅說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說故告之曰知非爲艱在此身實履之耳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以知之非艱說不幾失言乎

甘盤 自河徂亳

按君奭篇歷序殷之賢相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

甘盤嘗爲高宗之相矣孔氏君奭傳云高宗即位甘盤
佐之後有傅說是言傅說之前有甘盤也孱孔氏以爲
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或然
黃炎曰自河徂亳蔡傳甚明亦本之古注蘇氏書傳雖
以遯野爲甘盤而小蘇氏作古史亦以遯野爲高宗也
愚按楚語云昔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
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蘇傳作甘盤說豈失記
此耶

人求多聞 至 乃有獲
真德秀曰學惟理明則衆而措之行事此求多聞建事

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爲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
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爲二故求道者以政
事爲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爲空言不知聖人未嘗有無
理之事無事之理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無事之理也
管商言治而不及理是無理之事也味說之言則古帝
王之正學明矣 范純仁曰人君不學則聞見狹而智
不明聞見狹則遠大之言不能用智不明則邪佞之說
得以欺 黃度曰事不師古而搦意立新則源流不接
損益無章必無可繼之功高宗恭默思道專求之于內
學聚問辨恐或缺焉故說以求多聞稽古訓爲論學之
首亦教其所不足也

惟斆學半
蔡傳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三代以上師道在君
發正王者事也

監于先王成憲
大全陳氏云此學之準的便是古人爲治即是學後世
始分爲二耳

旁招俊彥
朱子曰古大臣以身任天下必有待于衆賢之助而廣
求下無事之將自進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

達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

先正
鄒季友曰蔡傳此章從孔氏訓正爲長君牙文侯篇又
訓先正爲祖父按詩雲漢禮記緇衣亦皆訓長宜歸于
一

高宗肜日
鄒季友曰按說命篇首稱王此篇首稱高宗史臣不
應逆書廟號史記謂祖巳諫于高宗時作書于祖庚
時蓋亦因篇首高宗二字而曲爲之說耳篇中絕無
以前王戒後王之意且稱祖巳曰者乃史臣之詞非

祖己自作之書也。此必祖庚肜祭高宗之廟，而祖己諫之，故有豐昵之戒。詞旨淺直，亦告少主語耳。肜祭高宗而曰高宗肜日，謂于高宗之廟肜祭之日也。如仲康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六師，高宗命傅說而曰惟說命總百官。書中如此者多，乃史氏立言之法也。小序不察，遂以爲高宗祭成湯。後之解者又泥于小序，雖馬氏釋昵爲禰廟，蔡傳亦云非湯廟，然皆未得其說，故詳論之。(此說極有理)

越有雊雉

書疏：雉升鼎耳而雊，故孔傳以爲耳不聰之異。劉歆以鼎三足，三公象也，對爲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呂祖謙曰：失道之君與天隔絕，災異之應常疏。聖賢之君誠格天心，災異之應常速。高宗恭默夢賚，神明素與天通，聰明憲天，修德復與天合，故祭祀一過，豐飛雉隨即應之。其過于厚，亦過也。于此見天之愛君無私，亦見天之愛君甚篤。

天既孚命正厥德

黃震曰：天既信其賞罰之命，以正民之德，而民猶以爲無如我何，此民之愚也。王之事天，正此而已，豐祀何益。此形日一雉大旨，方注爲是。蔡氏謂孚命者，天以妖孽

譴告之言。民者，不敢斥言高宗，恐求之過與祀無豐于昵。

黃度曰：傅說曰黷，祖己曰昵，一也。秦漢以來人主不求神仙，即興淫祀，大抵畏死耳。觀祖己非天夭民一語，高宗昵祀，疑爲祈年。秦漢寶雞、神光皆是此等。然則雊雉不足怪也。高宗固能知鬼神之情狀者，而未免以妖壽二其心，則害道。此祖己所以爲作訓也。

西伯戡黎

金履祥曰：商自祖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三百餘里耳。則黎者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蓋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戡黎，于是傳注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畔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然稱兵天子之畿內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邗伐崇伐密須矣，而何獨難于戡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

所感皆歸之耳文王固未嘗稱王商國也而豈有畿内之師乎紂殺九侯醢鄂侯文王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何況兵加畿内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于此反遲遲十有餘年恬不知忌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爲武王其說是也昔者紂嘗爲黎之蒐則黎者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役成者所以弊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旣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其非文王也亦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于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爲伯受圭瓚秬鬯之賜見孔叢子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始自文王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實武王未伐商襲爵猶故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曷來然則武王之嘗爲西伯復何疑哉

【更書伯傳曰】考汲冢竹書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自武王之立以至克殷始終西伯之外無他稱焉始信戡黎之爲灼然由于武王也愚按祖伊所告情詞危迫其爲武王甚明但胡五峯與才老吳幼清皆以戡黎爲伐紂渡河時事則不然黎在河北武王會師孟津方渡河其月日皆可考渡河之後直抵紂都不應復分兵畿内爲戡黎之役金氏說得之

西伯旣戡黎祖伊恐

【王應麟曰】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殷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爲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詩作終亡商矣衛終爲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余按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

指乃功

【王十朋曰】指乃功與惟府辜功之功同辜功猶言罪狀

微子

【孔傳】微圻内國名【鄒季友曰】微國名在東郡聊城今博州聊城縣有微子故城【孔疏】微子名啓避景帝諱作開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愚按呂氏春秋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此所謂同母庶兄也史本紀云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卽紂也蔡傳微子

紂庶兄蓋用史記說呂氏之說雖通前人已辨之。

父師少師

孔疏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不知爲父爲兄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皆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蔡經云父師鄭王說是比干不言封爵未詳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知是諸父

我用沈酗于酒

孔疏人以酒亂若沈于水故以沈酗說文酗醟也謂飲酒醉而發怒沈湎紂自爲微子歸之我者蓋以君爲

體親同已過如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

乃罔恒獲

陳師凱曰有罪罔恒獲紂爲逋逃主如楚無宇之閽逃入王宮執法者不能得之也

我其發出狂我家耄遜于荒　若之何其

孔傳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欲遯出荒野陳啓源曰蔡解雖可通古注爲當蓋上言紂亂已詳此問自處所宜故爲更端之辭不得更說紂也遯荒乃自指已顚去之之意故箕子以王子出廸答之　鄭伯熊曰其語助辭齊魯之間聲讀如姬禮記何其義與此同

犧牷牲用

鄒季友曰孔傳以用字屬上句云器實曰用疏云犧牲爲俎之實黍稷爲簠簋之實蓋與奉尋犧牲粢盛既于因盜同意蔡傳以用字屬下句則語殊不安不如孔傳爲優也

金履祥曰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也大祖伊之辭在于儆紂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箕子祖伊在于數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微箕諸公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于紂之必亡商之不可不伐知之甚審諸人皆合理而論事哉然觀微

子之所自處與箕子所以處微子者不過行遯而已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之叛棄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也左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尤傳之訛也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而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卽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乎吾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謂微子者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使生得紂放廢之而已必不加刃其頭也旣而入

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代則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遯于荒野是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恩禮舉行殆遍獨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逮武庚再畔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耳奔周之說毋乃躁謬矣乎至于比干箕子俱以死諫比干逢紂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因之爲奴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舂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

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畀日之揚雄美新擬易可以自貸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也而顧不死以待之哉鄒季友曰按論語言微子去之是不仕于乇朝而遯去耳初不言其歸周也左傳言銜璧輿櫬史記言牽羊把茅皆必無是事以商王同父之兄而自歸于武王是忘君辱身而先亡其宗國矣微子必不爲也武王以箕子歸封之朝鮮若微子歸周武王必封之豈待成王蔡氏當闕左傳史記之妄不必辨其歸周于克殷之後也困學紀聞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按面縛者縛手于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於鑑辨肉袒面縛出于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武王而誣微子也

史云微子抱祭器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況之抱器入周必無是事論語所謂去之去紂都也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因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史記考異周本紀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微子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殷本紀云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又云殺比干觀其心又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就殷紀論之與太師少師謀者引尚書之文指比干箕子也微子去比干死箕子囚所謂太師少師持祭樂器奔周者乃指樂師周紀所謂太師疵少師彊奔周者樂卿名也因太師少師之號相同此史者遂有此誤王樵曰原微子出迎之意罔爲臣僕與箕子同心終武王之世微子無與焉武王亦成其志而不輕屈之也樂記云武王下車投殷之後于宋殷後武庚也曰于宋者誤也因此知箕子亦無封于朝鮮之事箕子已言罔爲臣僕受封

朝鮮即臣矣觀洪範稱訪中間曰汝曰乃皆尊以師禮爲不臣之明驗箕子既不屈武王亦成其高蹈或常居于朝鮮而非受封也朝鮮越海在荒服之外恐非周之疆土箕子居之東夷化之惟以爲受封則不可朝鮮既非周土箕子又不可臣武王何取虛名而封之哉封之亦不受也愚按史記武王克紂封箕子于朝鮮史遷多謬不足信漢書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不言封國近之然箕子適朝鮮必在武王克殷之後如泰伯之逃荊蠻朝鮮之民奉之以爲君耳謂殷衰去朝鮮亦不然也大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遂走朝鮮武王因而封之又云

微子歎周退殷故墟乃爲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記世家作箕子朝周過殷故墟感宮室之毀作麥秀之歌歌同只末句小異愚謂箕子居朝鮮未必自海外來朝作微子得之

尚書埤傳卷之八

尚書埤傳卷之九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崑山　徐元文公肅
吳縣　繆　彤歌起　訂

周書

泰誓

林之奇曰孟子引泰誓與康誥其字句多不同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孔氏爲隷古定其間有不能曉必以意爲增損　王應麟曰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索隱以爲畢星非也）觀兵孟津伯夷傳又云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伊川曰史記所載伯夷諫辭皆非也武王伐紂卽位已十一年矣（書序）安得有父死不葬之語（伯夷傳事王直詳辨其非覽胡氏筆叢云莊周稱夷齊見武王伐殷曰天下闇周德衰不若避之北至首陽山遂餓而死此太史之說所從出愚按左傳載伯夷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義士非伯夷而誰將父死不葬必無是事耳）　呂祖謙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吾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蒙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今觀其言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夫天下何
予武王而武王爲之若是力也誠不忍坐視天下之
病而自居其身以無過也是以放牛歸馬爲天下也
散財發粟爲天下也武王何有焉蓋至是而後見武
王之心

惟十有三年春

十三年書序作十一年史本紀亦稱十一年伐紂書傳
云文王受命九年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通文王九年爲十作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伐紂歐陽公
泰誓論定爲即位之十一年蔡謂又二年方訪箕子也

愚按泰誓洪範經文皆稱十三而武成釋箕子囚正伐
紂時事訪道即在其年朱子云洪範稱惟十有三祀必
當年初克商便釋箕子因而問之若十一年釋箕子十
三年方問不應如此遲遲書序一字定誤也 蔡傳解
春爲建寅之月又力辨商周時月俱不改過歲春秋經
傳之文凡十餘條諸多不錄而知其說非也蔡氏謂冬不可爲春
十一月不可爲正月夫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林
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子者一陽之生于卦爲復至
午而陽極焉午者一陰之生于卦爲姤至子而陰極焉
子稱星紀之次三統曆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律曆皆以子
爲首則何不可以首月令乎三正迭建爲無失次夏正
用木之著者也殷周二正用木之微者也皆得位也特
孟陬之月尤切民事故夫子曰行夏之時而謂子丑
必不可爲正哉秦人改建亥月蓋自以水德代周且五
行木生于亥故用之雖事不師古然改時與月必循三
代之舊本紀元年冬十月顏師古謂是太初正曆以後
史臣追書蔡氏輒引之以爲不改時月之證其亦疎矣漢志之曰秦改正朔在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周之亡已十六年文問在商之前已不行於天下況從古乎又況所云冬十月是胡亥之後因民曆亂刻夏之商書之正乎周改月之說竹不相礙不是以爲據也蔡
氏又據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與泰誓惟十有三

年春以爲皆不改時月而駁漢孔氏之非愚謂據此二
端則時月之改尤章章也夫商人建丑十有二月夏正
之十一月也下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先
王自契玄冥以下厥祖湯也商人宗廟之禮不可詳考
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安知不以其月
至日伊尹攝行郊祀配天之禮因而陳訓太甲乎班固
以三統曆推之湯伐桀之歲在大火房五度故左傳曰
大火閼伯之墟實配商人後十三年十二月乙丑朔旦
冬至伊訓不言朔則乙丑未朔日也此恐誤 其日伊尹祀先王于方明方明見儀禮 以配上帝此其證也十有三年之春即春秋春王

正月之春謂十一月也何以明之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牧野一月二孔氏以爲周正建子之月是也師渡孟津師大會于孟津也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皆在十一月癸亥則十二月之四日也國語引伶州鳩言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歲謂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因以三統曆推之師方癸爲殷十一月戊子日日在析木箕七度其夕月在房五度房天駟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明日壬辰晨星始見戊午渡孟津明

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至庚申二月朔日也癸亥陳牧野甲子合戰與書傳無一不符者此又其證也蔡氏又引臣工詩莫春來麰語以爲夏月未嘗改則愚于此有說矣古者天子受命凡改元須曆朝覲會同諸大政皆以正朔行之至于分至啓閉民事早晚所關者未嘗不遵夏小正之書東萊呂氏所云三正通于民俗周人兼而用之是也秘史書記時事則從周正月令紀歲功則從夏正從周正者多出于朝廷政令之施設從夏正者多出于民間士女之謳吟詩書三禮所載夏正雖更僕數安得揆之爲

不改時月之證乎信如蔡說則商周正朔名改實不改夫子何必云行夏之時乎 趙汸曰春秋所書皆從周史月爲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左傳僖五年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此月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爲孟夏又記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又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冬十月隕霜殺草之類皆爲記災時月俱改斷可識矣太史公記三代革命于殷曰改正朔于周曰制正朔于秦曰改年始蔡正謂正月朔謂朔日殷周即所改之月爲歲首故

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爲歲首而別用夏時數月故曰改年始漢太初曆立冬小雪則曰于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唐大衍曆追算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 黃澤曰春秋三傳及三家注于周月別無異同惟胡文定以夏時冠周月蔡仲默云商周時月俱不改今據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改時改月建子之正以之布政讀法夏正夏時謂之正歲以施之民事初不相妨如孟子七八月之閒旱十一月徒杠十二月輿梁趙岐釋以周正晦菴亦從之此不易之說王樵曰子月爲一歲之始猶子時爲一日之

始於在子之不可以爲春乎。夫正朔在十二月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朔有改。三代迭建三正。以新民之視聽。月朔有改有不改。有改于上。不改于下。從民間之便。如周七八月爲夏五六月。孟子之言。與周制合。而金縢云秋大熟未穫。則又仍爲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未有以見歲之大熟而未穫也。詩中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與論語莫春者春服旣成。皆此類也。乃若春秋則史官之書。必用時王正朔。而曆法要爲不可亂。時必與月合。時月必與所書之事合。或者乃必欲旁引曲證。以爲周不改時與月。其亦疎且固矣。以上三家皆從蔡傳之失。與余說相證明。故備錄之。

王曰

【蔡傳】王曰者。史臣追稱。【程伯圭】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苟不稱王建號。則是以臣犯君。名不正。言不順矣。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湯誥曰。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泰誓曰。類于上帝。是用天子之禮也。周禮曰。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武成曰。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用天子之禮也。周禮曰。王六軍。泰誓大巡六師。是備天子之六軍也。史臣書王曰猶可謂追稱。如有道曾孫周王發。昭我周王。

今言告時之語。豈史臣追書哉。

人爲萬物之靈

【孔疏】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

商王受

【鄒季友】曰。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氏曰。受讀曰紂。鄭氏云。紂。帝乙之子。帝乙愛而欲立之。號曰受德。時人轉稱爲紂。陸氏遂以立政爲受德爲紂之字。此却非立政自以紂德與紂德相稱耳。愚按呂氏春秋云紂同母三人大曰微子啓次曰中衍次曰受德。以受德爲紂實基本于此。然呂氏之言多不可信。

沈湎冒色　罪人以族　侈服

【孔疏】詩云。天不湎爾以酒。湎謂酒變面色。湎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冒色詳史記。

【孔傳】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疏】云。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父母前世。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王樵】曰。考之史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如如淳之說。父母兄弟妻子之外。又有旁及。然秦法爲又陋于紂矣。實不然也。刑

法志曰漢除秦苛法兆民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文帝詔除收孥相坐律曰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産坐之及收朕甚勿取景帝誅鼂錯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據父母妻子同産之文則三族止如張晏之說耳如淳說非也

孔疏侈謂服飾過制僭民財力爲奢侈

觀政于商　夷居

孔傳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陳紀曰孔傳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今書序與經文言之也今曰觀政于商曰罔有悛心曰罔懲其侮則觀兵之事當時誠有之矣蔡

氏本程子說謂觀兵則脅君脅君不臣也惟應一舉滅之一日命未絕則爲君臣一日命絕則爲獨夫是以伐紂爲可而脅紂爲不可也然十三年起兵之初紂之命尚未絕也其誓師之言曰獨夫受何也且脅君孰與伐君可伐于二年之後不可脅于二年之前豈通論哉儒者謂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湯猶有慚德之言武絕無口實之慮此皆時勢使然不可疑泰誓之非眞也或問觀兵于商欲紂之悛改耳使其悛也武王當復北面事之乎蘇子瞻曰文武之受命也久矣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爲二王後也以爲武王退而示弱固陋而曰復北面而事之亦過也吁子瞻之言信矣愚按周本紀云武王卽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魯世家云武王九年東伐至孟津周公輔行所謂觀兵孟津者卽戡黎之役耳蓋黎在河北伐黎必渡孟津伐紂又渡孟津也但史記觀兵在九年而孔傳云十一年未知孰是

纂言曰孔傳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之祀蔡傳解夷作蹲踞恐非

作之君作之師

三代以前之君皆以身敎天下所謂作之師也後世君

道尚存一二而師道廢矣

億萬　有臣三千

鄭季友曰蔡傳百萬曰億按風俗通十萬曰億毛詩鄭箋十萬曰億孔疏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國語韋昭注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時改制始以萬萬曰億今解尚書合用古數百萬曰億未見所本然洛誥傳又言十萬曰億則于此不應異釋也當傳寫之誤耶

按兵法戎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之車合用甲士三千人故曰有臣三千也孟子亦曰虎賁三

千人

貫盈

袁黃曰正義云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此惡貫已滿蔡注貫訓通欠明

次于河朔

按武成武王以十一月三日發鎬京至戊午渡河爲二十八日孟津去周九百里司馬法師行日三十里故以二十八日渡河也

朕夢協朕卜

王應麟曰史本紀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臣皆懼惟

太公强之書正義引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武王已明言朕夢協朕卜彼言不吉六韜之書後人所記史記采用之非實事也愚按太史公未見古文泰誓故史記有此說

予有亂臣十人

亂臣十人論語言有婦人焉馬融以爲文母愚按文王爲西伯九年而崩壽九十七武王卽位十三年伐商又六年而崩壽九十三當克商時武王年已八十七文母不應尚在雖微劉侍讀子無臣母之說亦可知婦人之非文母矣劉侍讀以邑姜當之衛說邑姜爲太公望女亦恐未然古者諸侯不再娶太公歸周在文王爲西伯之後武王壽幾七十矣安得于是時更納公女爲元妃哉或曰論語婦人或殷字之訛膠鬲殷人也文王舉之于魚鹽之中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于是與膠鬲比而亡殷又呂氏春秋帝王世紀皆云紂使膠鬲候周師王使以甲子日報紂此足證膠鬲適周嘗佐武王伐紂之時鬲正在行間以其本非周才故曰九人而已不然婦人不與外政況當麾旄仗鉞之日而乃盛稱宮壼之得人以告其衆哉殷轉爲婦疑古文蝌蚪書偏旁有微近者而漢儒未之察耳此說吾不

敢從姑筆之存疑

西土君子

林之奇曰君子統上下而言句踐伐吳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則士卒亦可言君子也

斮朝涉之脛　祝降時喪

孔傳紂見冬月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李石續博物志云老人晨渡朝歌水而怯紂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因斮脛以視髓此說與孔小異

鄭季友曰孔傳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陸氏音釋丁管反祝之訓斷乃斷絕之斷音與短同非斷決之

斷音與椵同也蔡傳旣從孔云覩斷也又云斷然降是
爽矣是讀斷決之斷爲短音矣宜定從一

牧誓

孔傳牧在朝歌南三十里

王左杖黃鉞

馬絹中華古今注金斧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斬斷今以黃鉞爲乘輿之飾玄鉞諸公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

司徒司馬司空

蔡傳武王尚爲諸侯未備六卿程伯圭曰前篇言大巡六師是已備天子之六卿此舉三卿乃舉友邦治事之臣且不遺其卑賤而悉告之也首言西土之人指周之臣民次言友邦之君及其治事大小之臣又次言遠方小國其序當然也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按左傳楚伐庸與百濮伐之庸今上庸縣濮卽百濮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蜀地甚廣疏引大劉云蜀郡今成都也括地志岷洮等州以西爲古羌國以南爲古髳國詩如蠻如髦是也彭蘇氏云屬武陽今彭縣也微國未詳孔傳云髳微在巴蜀蓋微近髳也八國皆西南夷王柏曰牧野一役諸侯之師皆期而來會惟獨庸羌髳微盧彭濮則不期而來會者也彼八國皆小國且遠夷也不責其會者周家之仁聞風自來者八國之義後世遂謂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殆因此傍言之與

王父母弟

孔傳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疏云釋親云父之考爲王父兼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可知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同母尚親則別生者可知矣陳師凱曰厥遺

王父母弟如左傳所謂先君之遺姑姊妹

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

呂祖謙曰司馬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乃止齊焉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王樵曰六步七步不知此車法耶步法耶蓋古者步卒夾車而行動止相爲用車不妄馳步不妄動步法卽車法也至春秋時古法已亂如所謂與叟柴而馳與覩其轍亂望其旗靡之類則古法之亂不在戰車崇卒之後矣古之節制能爲不敗之師則豈有大敗之戰至七國時史家紛紛哉斬首幾萬

則又春秋所無也。

武成

孔疏張霸僞書有武成篇，劉歆誤以爲古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闕書也。此篇敘事多，王言少，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于餘篇。章如愚曰：武成多記當時之事，與堯典、舜典、顧命體制略同。此篇多錯簡，若日之甲乙可考，用附我大邑周之下，當有闕文，則不可知矣。方孝孺曰：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記其時事，但曰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不及紂之死者，爲武王諱，故不忍言也。史謂紂登鹿臺之上，衣其寶玉，自燔于火而死，意爲近之。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不踊而哭，則命商之舊臣以禮葬之，豈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躬斬其首，縣之太白之旗者哉。此戰國薄夫之妄言，史遷取而筆之，謬也。

按賈子曰：紂死，葬玉門之外，觀者進而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其無斬紂之事可知。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孔傳一月，周之正月。史記年表春正月，或書一月，或書端月。旁，近也。月二日死魄。疏云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月輪郭無光處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

予小子既獲仁人

孔傳仁人，太公、周、召音邵之徒也。按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尊之曰尚父。蓋武王伐紂時，太公年已耄矣。宋玉九辨曰：太公九十乃顯榮。說苑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淮南子曰：呂望年七十始學兵，九十佐武王伐紂。皆可證也。其遇文王之歲，經典無明文。荀子：文王舉太公于州人，行年七十有二。周書維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得呂望于磻溪之厓，是在伐崇之年。書大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夭學于太公，望曰西伯賢君也，四人遂見西伯于羑里。閎名亦賢者輔翼同。齊世家以散宜生、閎夭招呂尚，同求美女奇物獻之紂以贖西伯，與此小異。是在被囚之年。齊世家云：西伯斷虞芮之訟，伐崇，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二，太公之謀居多。則太公歸周又在斷虞芮之前也。

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血流漂杵　式商容閭　鹿臺

孔傳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疏云周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韋昭云：雨者，天地人和同之應也。蔡元度曰：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蓋謂雨止清明也。

蔡清曰：朱子孟注杵，舂杵也。兵間安得有舂杵，曰此正

兵間所宜用也凡古人行兵人各備舂鋤版杵之屬為
營壘備又有羅綃之類行以為紲嬰以為鍋
孔疏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
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踞而鷹峙
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見周公至民
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
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
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
副是以知之是商容之事也 按周本紀云命召公釋
箕子之囚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商容之閭然

則武王親式其閭又表之也 又按蔡傳引帝王世紀云
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商容不應云亡孔疏謂紂所
貶退處于私室
新序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 周本紀命南宮括散鹿
臺之錢帝王世紀王命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
于諸侯殷民咸喜 括地志鹿臺在衛縣西南二十二里

歸馬放牛

武王歸馬放牛與秦政之銷兵晉武之罷州郡兵何異
曰非然也古者軍伍藏于井甸戎閱講于蒐獮威略寓
于巡守會同無人非兵無地非兵也鄉辟車甲櫜干戈

與秦政之銷兵兆亂者不同也然則孟子所云飛廉五
十國不尚煩師武成曰其時所有事者東方一隅耳戎
車三百虎賁三千固無俟于再舉也東坡乃以放馬歸
牛為釋天下之疑懼亦淺之乎窺聖人矣或又以為武
王偃武太早故致武庚之畔尤不然矣

大告武成

孔疏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乙丑朔厥
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是四月三日也丁未四
月十九日庚戌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
史序其事見成功之次

先王建邦啓土 公劉克篤前烈 王季其勤王家 惟
九年

后稷始封于邰 杜預曰始平武功縣所治斄 音邰 城是古
邰國 詩疏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知邰是后稷母家
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
所也
周本紀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鞠生公劉是公劉為后
稷之曾孫也 詩疏按鄭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注
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太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孫
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不窋以太康時失稷

官至公劉而竄豳其遷豳時不必當太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十五世而興周本紀因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幾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子必將老始生以理推之實難據信太康之世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益太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公劉見逐也楊氏曰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殷本紀凡十四世（自契至湯十四世見殷本紀）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孫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無是理也（路史曰夏書言帝世系云帝嚳元妃生稷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乃爲田祖又帝嚳之子[illegible]有台璽有叔均則不窋不得爲稷子矣世[illegible]史記周本紀[illegible]譜世本不[illegible]至季歷已十七世矣何得謂十五王哉）

王應麟曰周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季歷左傳正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別母蓋言疎謬太伯虞仲避季歷適荆蠻若有適庶不須相避知其皆同母也孔叢子子思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瓚秬鬯之賜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賜之圭瓚秬鬯爲侯伯

孔疏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本尚書大傳）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皆諸侯行于其國各稱元年是已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于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愚按史記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稱王之始此益惑于漢儒讖緯之說其謬甚矣歐陽永叔蘇子由已辨正之然文王雖無稱王事而受命改元則不可謂妄周書（逸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時維暮春在鎬召太子發竹書紀年云殷紂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沈約注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也帝

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其說皆不誣也永叔斥西伯受命之年爲元年亦爲妄說然則文王享國五十年而此云惟九年大統未集當作何解乎　王十朋曰文王非受命于天受命于商也以紂之猜忌而得脫羑里之囚紂以弓矢斧鉞賜之得專征伐于是有遏密伐崇戡黎之事此文王受命之實也漢孔氏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誣稱天命之說也　鄒季友曰按經世書紀年云文王以己巳歲崩追數九年則辛酉歲也而紀年云辛酉歲紂囚文王癸亥歲始釋之命爲西伯則至己巳歲纔七年耳當是

辛酉旅師釋爲西伯至紂時九年也然左傳又云文王
之囚七年亦與經世書不合

篚厥玄黃

鄒季友曰蔡傳篚篚盛玄黃或據說文匪似篋篚筐屬篚
似篋引書實玄黃于篚云云兼用爲失按鹿鳴詩云承
筐是將則筐篚不妨兼用

分土惟三　五教

蔡傳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王制皆云
然此周制也左傳子產言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
侵小何以至焉而周禮乃曰公之地五百里侯四百里

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凡五等明堂位封周公于
曲阜地方七百里皆妄也先儒謂周衰諸侯相并自以
國過大違禮乃除滅典文而爲此說獨鄭玄之徒謂周
初因商三等其後周公攘戎狄斥廣中國大封諸侯夫
攘戎斥地能拓邊耳荒服以內諸侯固自如也周公得
地于邊而增封于內非動移諸侯遷其城郭廟社安能
增封乎鄭玄之妄也而近來學者必欲實周禮之言則
爲之說曰公之地百里而已五百里者并附庸言之夫
以五百里之地公居其一附庸居其四豈有此理哉予
專以尚書孟子王制及子產之言考之周禮非聖人之

今文明矣（此論似爲王荆公發然周禮實不可信）

鄒季友曰按舜典五典五品卽所謂周官君牙五典蔡
氏所釋亦同而此五教之目有兄弟而闕朋友言兄弟
則可該長幼矣

歸氏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
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
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上告群后）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
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
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
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承
天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
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
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以上告羣神○自王若曰嗚呼至無作神羞古本相連如此）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
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

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歸有光曰予所考定如此只移厥四月哉生明至受命于周一段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

子失序蓋先儒以漢志推此年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

尚書埤傳卷之九　終

尚書埤傳卷之十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吳縣　王復陽禹慶
休寧　汪　森晉賢　訂

洪範

按左傳引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及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皆作商書蓋以箕子不忘殷也箕子之衍疇與文王之衍易皆在殷之末造蓋皆得于憂患之餘使不遇武王則禹疇遂爲絕學矣故曰箕子傳道可也仕則不可也

箕子

箕國名其地未詳按左傳晉人敗狄于箕注太原陽邑縣有箕城或是箕子所封

惟天陰騭下民

陳第曰孔傳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道蔡傳因之如此則專言天而君無與于君豈武王發問之意乎惟王肅以陰騭下民爲天事相協厥居爲君事得經之旨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孔傳天與禹洛出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九禹

因而第之疏云洪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繼天而王河
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
洪範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九者各有一章故漢志謂
九章相為表裏避負洛書經緯其事出中候及諸緯說者有日
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敬九疇為洛書者關朗之說緯候之書不
知誰作適人討覈謂僞起哀平然以前學者必相傳此
說故傳云然吳澄曰洛書不出于鯀治水之時而出于
禹治水之時是天不畀鯀而以錫禹也然洛之出書不
過龜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而已五行至六極則
皆禹所分配今日天錫者九疇斷禹所自為實因龜文

發之若天啓其衷也熊朋來曰易大傳天一地二天三
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言河圖數也三五
以變言洛書數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叅伍以
于圖書也後世直以易為河圖範為洛書遂以圖書分
體用二致至謂伏羲得其圖禹得其書惑矣如大傳所
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乃夫子發明洛書之理參者三
而數之伍者五而數之錯者交而互之綜者總而挈之
即洛書之數而易用之以變易所以成天地之文定天
下之象者也王禕曰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
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亦未始以洛書為

洪範其書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者自
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為伏羲王天下龍馬出
河伏羲則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
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
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
而莫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所以作易而
洪範九疇者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
為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以河圖為十者即天
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河圖之十
不徒日十也自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在北

故一與六皆居北為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
二與七皆居南為東西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
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為陽
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為陰為偶
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排而驗之于易無
不合若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為洪範則于義何居
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在下者指為五行
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在左肩者指為
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而極
為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為在其為陰與偶乎

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適爲四十有五則于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横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自五行至福極皆三才之至理聖人所爲治天下之大法其意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錯綜推之不竭乎次偏徒見易繫以河圖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

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于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于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疎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

而牽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于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何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于陰陽奇偶之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燦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于巡行貫就不已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箕子陳九疇必以鯀陻洪水爲言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

首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爲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教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之所爲敘也先言帝不畀鯀後言天錫禹所云畀所云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跡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負疇而出者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豈必實有物焉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不成先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

夫禹敘九疇猶羲之畫卦也而其曰箕子陳之猶孔子
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
也夫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豈有詭異神
怪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
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
篇洛書有七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于河洛而已未嘗
言龜龍之事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人神接對手
筆粲然者寇準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
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
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于洪範

何與焉程子言淆亂折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
有弗信者歟劉牧嘗言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而
河南程氏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
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鄭玄之徒以為河圖授羲洛書
授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天一至十者圖也洛
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于是矣
朱子于易學啟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
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
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

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圖
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
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為洛書之奇偶相
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
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名異而實則同也謂之實
同者蓋皆本于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
十洛書之九其于各有在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
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為分旺故
不言老少而左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于九也論
其方位則一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

也二為少陰之位八為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為
少陽之位七為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
位六為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
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
辭未嘗明言然即是推之燦如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
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云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
于漢儒緯書表裏之說也嗚呼事有出于聖經明白可
信而後世弗之信顧信漢儒傅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
以洛書為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
天地自然之數乃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遇摭禹疇所

次與洛書配合生成之法殊不相當誠如子充所辨（子充之說本于林少穎少穎云洪範一書大抵發明彝倫之叙本非由數而起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但謂
洪範全不則書何以數止用九何以次五居中且所謂
自一至九者禹何所憑而次之耶大抵洛書精蘊已盡
于易禹復取九宮環極之數以配治道曰洪範朱子所
云洛書聖人則之以作八卦九疇亦由爲者此不易之
說也箕子之意亦止于論治不在衍書演備尊說五行
論次與則繫矣
初一曰五行（至）六極
孔疏發首言初一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爲始其九

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不言終也朱子曰自一至九洛
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則禹法則之
事（對一下當叙下八何徵此後章一五行卻與此異）蓋因洛書自然之數而乘
加于天下後世也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
之始也故爲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
則爲人事之始矣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
也故爲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
凝修身踐形之道立矣三位在卯其數則木之生數氣
至此而益著也故爲八政八政則修身不止貌言視聽
之事而立綱陳紀創法立度舉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

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爲五紀五
紀則治不止食貨政教之事而察數觀象治曆明時仰
以觀于天文矣五位居中央爲八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
之變蓋土之沖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爲皇極焉則人君
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任四方之所內環觀者皆于
是取則所以總攝爲類也六位在乾其數則水之成數
氣合而成形也故爲三德三德則不徒守皇極之準而
臨機應用隨時制宜[illegible]矣七位在酉火
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爲稽疑稽疑則不徒隨時
措之宜而[illegible]見其吉而慮其變于幽

明矣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矣故爲庶徵
庶徵則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
位在午金之成數氣合而著益久矣故爲福極福極則
休咎得失不徒見于一身而遍行于天下矣故居終焉
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
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爲統故
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爲始
則曰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爲統
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九疇本于洛書
者如此
蔡宗曰蔡仲默劉向洪範傳以五行五事皇

極庶徵福極五者牽合相從雖援引春秋經傳猶若可
信然其所配止于五者而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四者則
不可得而配此其為說固已拘泥不通至于庶徵分配
五福而六極衍其一而無所當則于咎徵增其一曰皇
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此于箕文之外別立
一條以遷就其說大失箕子之意有山蘇氏洵雖不若
漢儒之牽然相配亦止于五疇而已

一五行至五曰土　水曰潤下至稼穡　潤下作鹹至作甘

王安石曰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
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自天一至于天五五行之
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偶以偶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
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于兩
成于三變于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為十也偶之而已偶
之中又有偶焉而萬物之變遂成于無窮其相生也所
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
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
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器與時者異也朱子曰左傳
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
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程若庸

曰五行者八疇之體八疇者五行之用造化之初一滋
一燥滋之流為水燥之爍為火滋之融為木燥之凝為
金其融結為土自輕清而重濁先天之五行其體也四
時相生六府相克後天之五行其用也其體對立
其用循環陳大猷曰物之生其初皆為水其終皆為土
王安石曰潤者性也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
也從革者材也稼穡者人事也水言潤則火燥土溽木
敷金斂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土蒸[illegible]
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illegible]
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illegible]
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木變者灼之而為火爍之而為土也土化者從黃金[illegible]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苔而苔因自而自也火革者革生以為熟革柔以為剛革剛以為柔也金亦能化可以圓可以方可以銳可以曲可以直然皆精之純也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故命之從革也蔡子曰金一從一革互相變陳櫟不是從人之革　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
之變冶木金之為器械可知也
孔疏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為鹵鹵味乃鹹火焚物則
焦焦是苦氣木生子實其味多酸董鼎曰甘者至乾[illegible]
之說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百穀味甘
本生于土故甘為土之味王安石曰北方陰極生寒寒
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南方陽極生熱熱生火火生

苦故炎上作苦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耎熱之氣耎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冲氣之所生也冲氣則無所不生故其味可用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脉耎則和故鹹可以養脉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耎收之而後可以散欲

緩則用甘不欲則弗用也古之養生者必先通乎此此論五行之味本之素問

汪澄源曰水有質而無形以土為骨火有氣而無質以木為質然炎上趨下莫能易也金出于土而堅于土木植于土而堅夾于金然從革曲直無定形也柔者剛剛者柔乎土生金以自輝金生水以自虧母子相養之義也水生木以自枯木生火以自滅火生土以自灰父子相代之義也土得水而潤金得木而利水得火而溫木得土而榮火得金而瑩祖孫相報之義也水得土而有歸火得木而有止金得火而能化木得金而成用土得木而若功君師相成之義也土剛不若金柔不若木然火煆之而愈堅水漬之而益澤金木觸之而無損埃塊蓋剛柔之得中乎其體靜其質重不流不燄不割不華而流者燄者割者華者于此乎寓氣于此乎歸根靜重為君動作為臣之義也

一曰貌至曰思　睿作聖

孔疏貌總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于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為天下之本也伏生五行傳以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本有華葉之榮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

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于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

蔡傳五事配五行與疏異理更長黃幹曰水貌雨太陰火言暘太陽木視燠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偏于陽或偏于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質陰氣陽身之全體故貌言為大耳目聰明體之虛者故視聽次之又曰造化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地二生火而四生金蓋陰陽之氣一濕一燥而為水火濕極燥極而

為木與金也人物始生精與氣耳易大傳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子產曰物生始化為魄既生魄陽為魂此皆微妙之語精濕而氣燥精實而氣虛精沈而氣浮故精為貌而氣為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為木為肝為貌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為金為肺為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瞎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此曉然易見者然精衰則氣衰精盛則氣盛又初無間隔程若庸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漢以來說者不一至勉齋始定其言曰配與屬不同配者對峙而為體猶易之先天卦圖也屬者流行而為用猶易之後天

卦圖也洪範之五事配水火木金土乃先天之五事言其體也素問屬土金水木火而相生五行傳屬木金火水土而相克（此剖相克）乃後天之五事言其用也配與屬不相妨體與用不相悖

孔疏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楊慎曰目聖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晉粹曰貌曰恭恭作肅者傳曰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恭威儀動作見于外者無不恭則生于心者無不肅也言曰從從作乂者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必要為可從而已也視曰明明作哲聽曰聰聰作謀者古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聰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于小且近所以養其聰明也養其聰明者蓋將用之于大且遠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至戶察而能用其聰明于大且遠者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欲無蔽于諸侯百官則詢四岳欲無蔽于四岳則闢四門欲無蔽于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任其視聽而因人之視聽以為聰明也不自用其聰明而因之于人若此者道同大道也天聰明自我

民聰明是也思曰睿睿作聖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才以至于極聖者人之極也

一曰食至曰師

孔疏食貨祀賓師指事為之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史漸曰舜總之九官周分之六卿箕子列而為八政名雖異實無殊也王柏曰一部周禮只是八政一曉司空者食貨之職也司徒兼宗伯則祀賓屬之司寇兼司馬則師屬之

一曰歲至曆數

孔疏五者皆所以經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五紀不言時
者以歲月節氣正而四時無不正也吳澄曰紀如綱之
有紀也歲自今歲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
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是
爲一歲之紀月自今月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
六時有奇月與日一會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爲
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繞地一匝
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爲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
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爲十
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徵是爲星辰之紀曆謂日月

五緯所歷之度數則其中數有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
遲立數推筭以步天之用是爲曆數之紀袁黃曰星只
指經星蔡注兼緯星誤也吳臨川之說甚明孔傳原只言二十八
宿歸有光曰五紀雖五總之實曆數之一紀此亦王者
之政不序于八政之中所以尊天也

皇建其有極　斂時五福

皇極注疏訓大中蔡傳至極標準朱子說也蘇傳至而無餘之謂
極亦極之義蓋自子齋發之朱子曰極有輳會之義所謂三十輻共
一轂陳啓源曰皇若訓大則於下文惟皇作極皇之不
極難通陳北溪辨之當矣朱蔡解極仍不出中字義夫
理之至極而可爲標準者孰有過於中乎

孔疏福是善之見者故傳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
也朱子曰斂時五福聖人豈有福以錫之只取則于此
各正其身順理而行則爲福也歸有光曰皇極言錫福
何也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于民而不能得之于天
惟人君建極以示之使民則而爲善而期于同天地之
氣此斂福以錫之之道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

顧炎武曰易曰渙其羣元吉周禮學士之八成七曰爲
邦朋莊子寓政于臧丈人而列士壞植散羣世之衰也

王綱弛于上私黨植于下故箕子之陳洪範必皇建其
有極而後民人無淫朋比德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　不協于極至予攸好德

陳龍正曰有守是德有爲是才才之中又分猷爲二種
蓋人有思慮者未必能揮霍能揮霍者未必能精詳合
猷爲而其才始備○愚謂庶民淫朋非無才者所能也
三代以下布衣任俠之雄作氣勢結私交植黨行權以
立彊于時者荀悅之所謂三游而自皇極之主視之皆
有猷有爲者也棄之于下則爲淫朋敗德之徒收之于
上則爲率職首公之士聖王在位鼓舞之以功名程課

之以賞致使猷爲者進于有守由是人無廢才國無死黨風俗正而大化成矣

歸有光曰不協不罹亦受之以安和之色而不拒從注虞王安石曰康汝而色以謂之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之謂也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也攸好德者人心之良動而歸極之機也人主作成一世之人才在于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

蘇傳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必有欺我而敗事者矣然得者必多失者必少唐武后之無道也獨于選人無所齊難非惟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其後開元賢臣皆武后所選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無賢愚皆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而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常袞爲相擬于進人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未期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其言曰非親舊莫由知之若祐甫與贄眞可與語皇極者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　正人

王安石曰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才有爲者羞其德然未有致此者蓋鑒不明而無以別天下之才誠不至而無以通天下之志則智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詘賢以寡助而爲不肖者所困欲羞其行不可得也別天下之才在窮理通天下之志在盡性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爲智也即未可誘而爲智必不使之詘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爲賢也即未可革而爲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有能有爲所以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矣

陳師凱曰正人有四說此爲有位者言蔡傳爲長朱子欠分別民人三德時人頗僻民僻忒其證甚明

道路　無偏無黨至正直

袁黃曰道即是路特變文叶韻耳時解謂事物當然曰道天下共由曰路則好惡豈二物乎

王安石曰無偏言乎其所居無黨言乎其所與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偏不已乃至于側陂不已乃至于反始曰無偏無陂者以率義而治心也卒曰無反無側者以成德而應物也蕩蕩言其大平平言其治大而治終于正直而王道成矣

于帝其訓

蘇傳帝無言也帝以象數告而我敷廣其言爲彝訓與帝言無異也故曰于帝其訓

作福作威玉食

王安石曰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

也三德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作威剛克之事也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司馬光曰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人主必聰明剛斷然後能收威福之柄蘇軾曰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下莫若舍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上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不然違衆而用已已

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于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譏邪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也奸人竊其威福而籍之于外則權與人主侔矣陳經曰三德之用莫易于正直莫難于剛柔君道主剛剛之失其過小柔之失其過大故又言威福玉食之柄在君惟恐失之柔而柄下移如漢元成也王樵曰威福玉食爲人主之三柄剛柔正直爲人主之三德三柄之所在即三德之所在也三德既亡則三柄豈能保其常有哉勢利所在人思得而竊之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有覬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

者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有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者此臣之所以有作福作威也本言權不可下移必幷玉食言之者權必以禮章其別玉食者王禮也上下之分也下之與上異名而同愛故服布素者愛士之箨組服士之箨組者愛公卿之劍佩服公卿之劍佩者愛王者之冕旒王者居人可愛之地惟有德以下其心有禮以定其志故人相安于分義而莫敢踰越不然誰無出分之慕哉故爲人上者必端本必建極以不二之權行兼三之德則天下受其造就之福矣

雨霽蒙驛克

孔疏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袁黃曰雨只是潤霽只是明蒙只是晦驛如驛遞然中間有絲絲相接者非不屬也克者左交而至右下墨而環上也見古卜書甚明（易占不用龜每言書龜者龜之兆一灼便成有自然之易）邵季友曰絡繹孔傳作落驛古字通用也但今人釋絡繹爲不絕之貌而孔傳乃云不連屬義殊乖異孔疏云稀疏之意不過傅會諸耳又引王肅云霍驛消滅鄭玄云色澤光明亦皆未見所據按史記驛作涕注云涕音

亦尚書作脩索隱引孔傳絡繹下連續是涕泣相連之狀蓋後人傳寫之誤以下爲不也 克孔傳云兆相交錯謂兆爲二拆其拆相交也

曰貞曰悔

僖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注疏曰說內卦外卦蔡傳始兼遇卦之卦言之蔡九定曰六爻不動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方傳蠱之貞風悔山是也有動爻者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國語屯貞豫悔皆八是也卦之不變者占卦而不占爻故用貞悔變者則止以所變之爻占之朱子曰一貞八悔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倣此項安世曰竊意夏商占法止用貞悔至文王之易以變爻爲占六爻皆不變者乃占貞悔則不止用一爻王樵曰揲蓍占法凡卦六爻皆不變者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胡氏曰并占上下全體爲全備○以後主皆胡氏語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占按左傳占法又不只就一爻占合本之二卦體并互體論觀陳宣公筮公子完之生可見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爲主三爻變則占本之卦辭及卦體以卦體上下分故也仍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主在本卦按啓蒙但云占本之彖辭然則晉侯屯豫之占則兼占卦體可見四爻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愚謂仍先觀本卦二不變爻然後看之卦二不變爻而以下爻爲主方備五爻變則

占之卦一不變爻愚意仍先觀本卦一不變爻然後以之卦一不變爻爲主尤爲全備六爻盡變則新陳舊毀惟以之卦內外兩體占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彖辭右皆周易占法不知箕子所謂貞悔者何如耳袁黃曰康節皇極數全重貞悔一卦則內貞外悔有時悔尊而貞卑有時貞尊而悔卑卦不當位則變卦爻不當位則變爻凡四變而止二卦相並則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矣然不止是也遇卦與世卦相並則運爲貞而世爲悔世卦與年卦相並則世爲貞而年爲悔蔡注欠詳刪易蔡傳屯貞悔豫皆八穆伯封曰皆事司筮歸國遇屯貞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皆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爲八故云皆八國語韋昭主亦內外卦之說國語注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與蔡傳不合顧炎武曰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故發其例于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今卽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

變者其常也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蓍變
易曰易有七八九六者夏商占法用七八不變爻周易
占法則用九六變爻大傳屢屢說變蓋爲此箕子陳洪
範時未見文王周公卦爻辭其占法只觀體德象變故
所用在貞悔亦只是陰陽消長五行生克之理耳

衍忒

朱子曰衍推忒變也卜筮之變無窮當推衍以極之卜
之變其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出周禮)如
邑眾指如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老陽變爲少陰老
陰變爲少陽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爲四

千九十六卦之類袁黃曰蔡注人事過差謂吉凶之應
與人事不相合衍忒非止推其凶亦推其吉也

三人占

鄒季友曰孔傳云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疏引周
禮太卜掌玉兆瓦兆原兆連山歸藏周易甚明而蔡傳
不用其說蓋以箕子衍疇之時尚未有原兆周易也然
考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又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
人貴賤俱用三龜則卜筮兼用三代法周制如此未可
謂非

八庶徵　雨暘燠寒風

部賓曰庶徵五氣也本諸五行而應于五事乃不以五
言天道不可以泥而求也以此立訓後世尚有附五行
傳而談災異者

按孔疏引五行傳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
土說多牽合蔡傳不易凡氣非風不行猶水火木金非
土不處故土氣爲風也　陳師凱曰燠熱寒凉四時之
氣也雨暘風佐四時之氣以生育者也雨暘燠寒屬水
火木金蔡傳引吳氏(傑仁)所證土爲風之屬土獨缺莊子
風出于土囊之口及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以此証風爲
土氣豈不豁然

曰休徵至恒風若

王樵曰肅靜屬陰故爲雨類乂播屬陽故爲暘類哲外
照屬陽故爲燠類謀內明屬陰故爲寒類此等象類不
過大意不可深求或問蘇子瞻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
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卿以漢爲土德黃龍當見黃
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龍而必漢爲土德
耶部賓曰天道幽遠有不可以質言者故若之若之者
象之也猶易焚如死如之意謂順則泥謂語詞則虛

朱子曰漢儒類應必然之說固不可荊公以爲全不相
關亦不可如此則後世人主有忽天之心蔡元定曰一

事遠則五事皆逆咎徵無不應矣鯀止陻洪水而五行爲之汨陳此可見也 陳大猷曰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理之常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數之變也然堯湯雖不能無水旱而卒有以弭之蓋或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貴于省驗也

王省惟歲至惟日

陳師凱曰周禮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置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宰夫旬終正日成亦可爲此章之證然王與卿士師尹之省所包甚大豈止此哉歲統月月統日猶王統卿士卿士統師尹尊者所理大而要卑

者所理小而詳也雨暘寒燠風之休咎實行乎歲月日之中故須省之

歲月日時無易日月歲時既易

陳啓源曰言歲月日見君兼君道臣行臣事雨暘燠寒風所以得其時也言日月歲見君失其柄人臣擅命雨暘燠寒風所以不得其時也注疏解如此蔡傳專言雨暘燠寒風而不本之君臣尚欠分曉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王安石曰歲之所以爲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爲也猶王之所以爲王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爲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 孔疏張衡蔡邕等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正當天中央南北二極中等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

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政有常法以齊其民沈括曰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强名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朞强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經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日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行黃道之東謂之青道行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

難以一術取也故因其離合分爲數段每段以一名名之欲以別箕位而已曆家不知遂以爲九道其可疑也

蒙按曰蔡注引九道乃漢人所推以紀七政之出入者箕子何從知之曰至牽牛爲冬至至東井爲夏至此惟宋曆爲然箕子之時冬至日在虚今時冬至日在箕皆與注不合

孔傳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疏六毛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于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緯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爲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下子疏箕是簸揚畢是又斜掩魚之物以畢遮魚大東詩[illegible]下若[illegible]名故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而叉形求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鄭以爲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上言日月之行此惟言月者月之從星不可見故也王安石曰日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于王乎況于卿士乎

蔡氏解此句裴本剴合朱子曰二十八宿環繞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經于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應非無差忒也按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非有順從但行度所次耳曰好曰從乃假設以喻人事民之情性莫不各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上言職分明則百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徵之事也日月之行[illegible]二十八宿[illegible]日月從星明日月知也蔡元定曰雨暘燠寒風既徵于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職大小別之于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于星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祥其精詳如此陳師凱曰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又曰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由是觀之則以庶民省之于星驗其安否其說信矣

林之奇曰蘇氏謂曰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爲五紀一疇之傳錯簡在此非也九疇雖別爲九實更相經緯故庶徵有五事而皇極有五福黃度曰五紀會歲月日星以起曆數而立天道庶徵序歲月日時以成歲功而驗休咎事辭雖相涉而其用不同余芑舒曰庶徵者合五

事五紀以參驗者也。于此不言曆數者，曆數所以推天道之常，庶徵所以參人事之感，進退飛伏，有出曆數所推之外。諸有也同庶徵以人道人事相推較，故又借庶徵月日星爲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喩，叅旁衍及之於本疇之下也。

五福 六極

[宋子]曰：休咎徵于天，則禍福加于人。禍福通天下臣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爲禍福，而以天下爲禍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爲先。林之奇曰：李泌云，惟君相不可言命，君相造命者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治道之極功，故九疇以是終焉。[程若庸]曰：壽富康寧考終命，全五行之氣；攸好德，全五行之理。[袁黃]曰：五福還以重者居末，與肅乂哲謀聖倒同。考，成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謂命，必有令終之德，而後所生無忝也。[王晦叔]炎云：昔人執解揚，揚曰：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比干死刑，仇牧死亂，狼瞫死戰，可謂非考終乎。[蘇傳]六極之極，窮也，苦也，孟子使我至于此極也。[同呂祖謙]曰：弱何以居六極？蓋弱，人之大患，人所以不自強于善，或牽引入于惡而不能自拔，皆弱故也，故居六極之終。[王應麟]曰：弱與柔異，柔如漢文帝，弱如元帝。

[曾鞏]曰：福極之言如此，而不及貴賤，何也？曰：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于民也。福言攸好德，則致民于善可知；極言惡弱，則致民于不善可知，皆所以考吾之得失也。貴賤非所以考吾之得失于民者也。[王安石]曰：五福六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可使慕，而六極亦皆可使畏。而違若貴賤，則有定分矣。使人皆慕貴而惡賤，則凌犯篡奪，何所終窮，故于此不言。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黃度]曰：五福不言貴，只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其貴，所謂爵祿以馭其富也。薛氏君子得[illegible]

尚書埤傳卷之十 終

經008-581

尚書埤傳卷之十一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嘉興　朱彝尊錫鬯
休寧　汪文楨周士　訂

旅獒

〔鄒季友〕曰五峰胡氏皇王大紀以旅獒爲成王時書或云武王崩周公爲師召〔音邵〕公爲保以輔成王召公在武王時必未爲太保也當從胡氏說移篇次于金縢之後愚按篇中如德盛不狎侮及不矜細行等語的是對創業之主言之太保或是史臣追書是時武

王年已幾九十矣召公之語諄諄如教小兒者大臣愛君多如此不足疑也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丹朱豈所以戒舜者耶

貢厥獒

〔附考〕〔蔡傳〕躇階按躇丑略反何休注躇猶超遽不暇以次

惟服食器用

〔周禮〕九貢致用一曰祀貢包茅之屬二曰嬪貢絲枲之屬三曰器貢石磬丹漆之屬四曰幣貢玉馬皮帛之屬五曰材貢栝柏之屬六曰貨貢龜貝之屬七曰服貢絺紵織縞之屬八曰斿貢羽毛之屬九曰物貢魚鹽橘柚之屬皆服食器用爲要若大路南金犀革象齒之類則聽之要荒之貢而無所求焉所謂惟正之供也

展親

展孔傳訓誠信朱子曰展省視也不當訓信

盡人心

陳師凱曰君子者人心所同歸狎侮之則失人心矣安能使人盡心于我〔孔解勝蔡〕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王十朋曰玩人則以驕而滅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剛故喪志

不作無益至邇人安

漢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此所謂無益害有益者也文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此可見異物不足貴也晉公乘小駟鄭庬也及戰陷于濘爲秦所獲是非其土性之失也周穆公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荒服因不至漢武帝求天馬征伐連年中國罷敝是寶遠物求遠人之失也邇人不安則雖單于稽顙于庭越裳重譯而至何益焉

〔程子曰〕人主之欲雖殊方絕俗之所有深山大澤之所生求無

不得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苟能以好珍奇好寶玩之心好賢何岩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

金縢

孔疏此書多用序事惟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舉遂無人知史爲此篇蓋美大其事

穆卜

按穆字訓敬訓美訓厚訓清孔傳云敬卜吉凶正是本義蔡氏引李氏說釋爲和又轉爲共去之遠矣新安陳氏以爲昭穆之穆取其幽陰深遠亦牽合

三壇同墠

吳澄曰古禮凡于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與支子雖在本國而于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墠地爲壇以棲祖考之神周公支子爲臣故不敢告于廟而爲墠以告也

元孫某　丕子之責于天

顧炎武曰周人以諱事神泰誓之言今予發武成之言周王發生則不諱也金縢之言元孫某追錄于武王既崩之後則諱之矣故禮卒哭乃諱

朱子曰晁以道說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　死生有命周公豈不知之然天者制命者也故欲因三王請代焉此等舉動非周公精誠格天不能爲亦不可爲後世乃爲王莽藉口周公豈及料哉

三龜　啓籥見書

按三龜當以周禮大卜三兆之法爲據三兆者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也朱子曰或云三王前各一龜卜之

鄒季友曰籥與鑰通即今鎖也馬氏注云籥者藏卜兆

書之管按鄭玄易緯注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物之管曰籥周禮管鍵左傳北門之管亦皆訓籥如黃鍾之籥容千二百黍即黃鍾之律管長九寸者也鎖形如管籥空中以受鍵故或名管或名籥又籥字從竹以形如竹管也鑰字從金以金爲之也蓋鑰是鎖筒鍵是鎖須搢鎖中以搏鍵者即今鎖匙也禮記月令注誤以籥爲搏鍵器故周禮疏及禮記疏皆承其誤今詳辨于此　占兆之書即左傳繇音宙辭周禮所云其頌皆千有二百也并是吉言兆須符同爲大吉也

公曰體

周禮太卜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又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注體兆之象也色兆之氣也墨兆之廣也坼兆之璺(音問)也

金縢之匱中

鄒季友曰蔡傳以金緘之按金謂鍼也即所云籥也王鄭注云縢束也詩緄縢注緄繩也縢約也又緜縢注縢繩也廣雅亦云縢繩也蓋藏書之匱金以約之縢以緘之二者兼用故謂之金縢所以致其固也金不可爲縢縢無取于金孔傳云緘之以金而蔡傳因之義殊未安也前啓籥見書乃視卜兆吉凶之書此金縢之匱乃藏

國有大事移卜祝册之書卜兆之書占人掌之但籥而已卜册之書藏在宗廟之中旣金而又縢啓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也

武王旣喪

鄒季友曰按經世紀年武王己巳歲卽位至十三年辛巳克商壬午有疾而瘳又三年乙酉冬十一月崩年九十三成王方十三歲(禮記疏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愚按皇甫謐云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與經世紀年不合未詳孰是又按禮記云文王九十七而崩武王九十三而崩大戴禮又云文王十五歲而生武王今考武王卽位十三年而伐紂又六年崩則上去文王崩年凡十九歲不得謂十五歲而生武王也況伯邑考爲武王兄供太姒子是必文王十四歲娶太姒生伯邑考然後次年生武王也左傳云國君十四而冠不聞十四而婚記禮者之言豈可盡信乎 何楷曰小戴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以無逸考之文王受命惟終身厥享國五十年與小戴九十七終語合惟武王之年汲冢竹書云武王嗣位十七年陟年五十四與小戴大懸絕果如竹書所云則武王嗣位年止三十七伐紂時甫及艾耳中庸何以言

末受命耶若如小戴九十三終之說則武王八十七而伐紂以八十之年娶邑姜爲元妃與之生成王又生叔虞且左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序應韓于晉之下年必又幼于叔虞矣何八十以前未聞舉一子八十以後乃猝猝而生若是耶考汲冢周書度殷解云王克殷告叔旦曰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于今六十年史記亦采用其說據此文武王四十七嗣位六十克殷爲天子六年而崩是得年六十有六也計文王享年九十七則是五十一歲生武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則是五十二歲生成王也此似可信姑筆之俟學者考焉

居東二年

汪氏曰朱子詩傳鴟鴞篇從漢孔氏說弗辟之辟音闢謂誅殺之也鄭氏謂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則讀爲辭避之避蔡傳從鄭是也流言者危周公間王室然亦明所由起何得遽興師問罪遂辟居東都二年然後罪人斯得既曰居東則非東征可知矣意者公雖退居避位必尚多侍衛護從之人及成王感風雷之變而迎之然後奉命東征率友邦御事偕往從前居東諸士未嘗易也觀大誥一篇終以豳風救詠可見矣夫以周公之神聖才藝將王師討有罪必不久淹歲月東山詩所

謂三年者居東二年東征又一年也王出郊迎公公必輕身奔赴軍士居東者或未備行雖行亦不得并留受命東征軍士隨往武庚既誅歸勞東征之士則三年矣故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惟公退讓而避居東都故再言公孫碩膚以贊美之假令公遭流言之變是非之實未明輒假王命以興師旅將孰知而孰信從之乎朱子晚年亦從鄭說于答仲默書可考也按蔡傳謂居東二年東征又三年汪說亦有理何謂周公東征止一年則不然當時商奄四國連兵以叛在今河北山東之地多士所云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孟子所云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即東征之事也公之東征未必皆用兵攻戰行經略東方三年而後歸耳

蔡傳居國之東不詳其地鄭康成以爲避居東都愚謂此說是也周公出居非徒避謗遠嫌亦欲身處要地爲鋤兵前除之計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已有營洛之志三塗嶽鄙之間地據中原河山險固公之出也官屬侍衛必依傍自隨移鎮其地隱然繫天下之重使挺亂之徒相顧而不敢竊發非畏恐謝事如後世大臣引咎角巾歸第者比也況武庚三叔連衡舉事渡河而南仰是鞏洛鞏洛一有變則華山桃林以東反者四起周事尚可爲哉故公居東都所以扼地險靖人心陰爲鎮撫王室之深謀也應武庚者徐奄淮夷皆在東方而鞏洛以南宴然無恐實公爲之捍禦所以二年

之久武庚雖強勢甚盛未嘗發一矢西向也武庚兵出吾知公必有以待之使東都無公則勢亦岌岌矣然方是時內則少主懷疑外則四國倡亂二年之間公得以從容坐鎮者亦恃有二公爲師傅同心調護于內也後世權臣安敢輕去君側出則禍不旋踵矣此又論周公者所當知也近人茅坤謂居東是返而居魯如漢時大臣罷免歸國殊不知徐奄與魯接壤公歸魯而徐奄煽亂如故恐事理所不宜有且魯去豐鎬甚遠何以繫屬天下之人心哉

鴟鴞

金縢詳曰鴟鴞之詩其情危其辭追蓋發武庚之必叛也武庚以周公權任間三叔奄君又以周公見疑嗾武庚（指大傳曰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周公見疑矣請舉事）則鷸蹯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爲王陳之鴟鴞比武庚我子比管蔡我室比王室恩勤鬻閔傷管蔡也二章言王業之備固下民敢侮徵武庚煽亂則周未易侮也三章言先王之勤勞四章言王室孤危外患必至其詞不得不迫旣而成王悟周公歸管蔡畏罪卒從武庚叛畜其參謀造禍非一日矣王標曰鴟鴞詩今在東山之前是貽詩在前東征在後甚明（予有辨詳見詩通義）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孔傳皮弁素服以應天疏云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每日常服而云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玄以爲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愚按周公旣得卜而後啓籥見書以觀卜兆二公未卜乃先發金縢之書卜此可疑故疏云金縢之書有先王災變故事俾王啓之求消伏之術此本鄭康成說當存之

公命

注疏公命我爲句蔡點更之甚當

大誥

史本紀管蔡叛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金縢詳曰三叔武庚同畔而不同情武庚意在復商三叔意在于間周公也至于奄之叛意不過助商而淮夷之叛其意又在于兼幷于是相挺而起以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率新造之邦不足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有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意在欲閉國自守耳朱子謂大誥緩而不切殊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皆與于弔伐之事者也非不知殷之當黜特以事勢艱大故欲違卜自守大誥一篇所以惟釋其艱大之疑與違卜之說若夫事理則固不待言矣又曰篇中止言殷小腆殷逋播臣三監則略而不顯何也不忍言也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天下之大義也

弗弔

朱子語錄書中弗弔只如字讀其義如詩所云不弔昊天耳舊解訓弔爲至故音的雖非也

威用

朱子語錄人說荊公穿鑿却不盡然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孔傳不少爲句馬融連延字讀）用寧王遺我大寶龜如此點句皆非諸家所及今按洪範云威用六極威用二字仍舊

連讀爲宜

鄙我

左傳華元曰過我不假道鄙我也注云以我比其邊鄙

民獻予圖功

蘇傳周公東征邦君卿士皆疑天下騷動而此十夫者
至故周公嘉之表其人以令天下漢高祖討陳豨至趙
得四人皆封之千戶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
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此亦周公之意也　鄒
季友曰注疏民獻有十夫予翼爲句以于敉寧武圖功
爲句按武卽武王也句法與後卒寧王圖事敉寧王大

命相同蔡傳以繼訓武雖本爾雅然謂撫定商邦而繼
嗣武王文義破碎或云寧武指武王猶稱寧考武王也

在王宮邦君室　考翼

王樵曰始而三叔流言武庚誘之也旣而連兵以叛亦
武庚脅之也三叔雖愚豈不知武庚得復鄗邑周邦不
爲己利乎特一時爲所誘惑耳元吉與建成同害世民
去世民則取建成易耳此武庚之謀也當曰邦君御事
但知三叔流言之變而不知武庚首禍之情故有在王
宮邦君室之語　陳亮曰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于中者然而未卽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旣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間方與逆族管蔡之隙以起叛成敗之不問姑與吾心皆而爲之雖閔首而不顧余以爲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之是非于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諱而不述然則武庚之死逾二千載自本之賊也愚謂虞之頑民商之義士況武庚乎同父此論固不可不存

陳第曰考翼父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其義也
此考翼邦君御事自言其父老後考翼乃作室治田者
之父老孔蔡二傳彼此異解皆不可從

伐厥子　勸弗救

蔡傳予以喻百姓姚舜牧曰此卽上章若考作室厥子
乃弗肯堂之厥子也如此則兄弟喻武王友喻四國民
養喻邦君御事尤妥鴟鴞詩旣取我子無毁我室下章

又云曾伐于厥室詩言我子我室此言厥子厥室正相
符

王樵曰勸弗救是相勸以弗救如隋人作毋向遼東浪
死歌以相感動

穡夫

袁黃曰穡者農之終事也蔡云若農夫去草乃稼之事
非穡事矣穡意在終武功故此言紂之亡如旣勤敷菑
稼事已盡矣今伐武庚是終前人之功如穡人之刈穫
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

黃度曰武王大封同姓韓齊燕衞布在侯服又背欲作洛遷九鼎焉是爲有指斯土觀此及武庚鄰周一語則當時邦君御事之言似有欲并棄豫洛以東者矣其時事勢搖動震驚非周公則山東誠難保

微子之命

陳師凱曰序言殺武庚始命微子爲殷後者蓋紂以嫡子立爲天子武庚實爲大宗子微子不過支子耳武庚在爲湯後奉殷祀者武庚也微子不得與也武庚死殷命黜微子始得代之爲殷後也　愚謂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周以賓禮待之遂其罔

爲臣僕之心也（宋世家微子啓卒其弟微仲衍立微仲卒其子稽立稽始稱宋公）樂記云武王下車投殷之後于宋是以成王事爲武王誤也史記云微子先封宋武庚誅復申命之亦誤詳篇中語乃新立國非舊封也○蘇軾曰當武庚叛餘以新造之周侯前代未亡之賢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禁戒之隄防之具宜悉也乃命之曰上帝時歆曰弘乃烈祖曰爾邦作式嗚呼此三代之所以不可及也後世得國必殺其所忌安知天下之禍常出于其所不足忌者哉顧炎武曰武王伐商殺紂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是時殷未嘗亡也特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耳故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王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焚而亡其國也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幾十年使武庚不叛則殷其不黜矣又曰武王克商裂土建國不以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者武王無富天下之心初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也及武庚旣叛乃命微子代殷而必于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曰侯服于周也自其國人

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于其初也蓋自武庚誅而宋復封于是商人知武王周公之心而漸釋其怨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其宗廟墟其社稷者不大有興哉

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孔傳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王炎曰自正朔外不避時王制度愚按春秋不書列國之卿惟宋書司城司馬蓋得自命官也又律曆志以宋曆與顓頊諸曆並稱則正朔亦不奉周家孔說是也

恪愼克孝

微子克孝本無實事可指爽傳引抱祭器歸周當刪

上帝時歆

王氏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宋王者之後得
郊天故曰上帝時歆

服命

孔疏服謂殷之本服命謂上公九命 愚按周禮春官公
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又云上公九命作伯當引
之爲據

康誥

孔傳康畿內國名封叔字 愚按康國未聞孔以管蔡

霍鄘衛之也馬融王肅同鄭玄以爲謚號林少穎云
康乃叔未封時食采之地此說近之 書序謂康誥
酒誥梓材三篇皆成王討三監後以殷餘民封康叔
而作史記孔傳同左傳祝鮀亦以命以康誥封於殷
墟爲成王事 今按篇中有朕其弟小子封與乃寡兄
勗等語斷非成王所命仲默之辨明且當矣但其次
在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又不敢違紬書序爲非及考
左傳云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又云武王母弟
八人康叔爲司寇 史記亦云 似康叔司寇乃繼忿生爲之
者而康叔篇中情詞諄複皆愼罰敕法之事其曰外
事曰外庶子曰外正以衛事爲外正對王朝而言然
後知康誥雖作于武王而就國則在成王時也古者
諸侯多入仕王朝至春秋猶然康叔武王愛弟親賢
之選故以司寇官之雖封之于衛而不出京師遙領
大藩或暫遣即封司寇如故觀成王末年衛侯與太
保畢毛諸公同受顧命此可證也周書作雒篇云武
王克商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殷
即邶鄘東即衛也世紀亦云管叔監衛豈康叔留官
京師故管叔權領其任耶三監之叛康叔不與其難
及武庚既誅然後以殷遺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

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等命之就國鎭撫加地進律當
在此時但如漢志所云衆界邶鄘則必不然以地太
廣非周制耳後人因康叔就國在成王時遂以康誥
三篇皆爲周公作互詳經傳按之事理斯得其實矣

〇 閈彰 蔡傳布茲 鄭季友曰史記注茲者藉席之名爾
雅釋器云蓐謂之茲荀子正論篇注龍茲即龍鬚席
也

三月哉生魄 侯甸男邦采衛 周公咸勤

蔡傳始生魄十六日也 陳師凱曰以召誥考之周公三
月十二日乙卯至洛先觀召公營洛規模十四丁巳行

郊禮十五日戊午行社禮十六己未初基作洛繼此五日內號召區分至二十一日甲子朝乃用書命庶殷諸侯丕作召誥所謂用書命丕作即此所謂弘大誥治也其爲洛誥脫簡何疑

孔傳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 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藩此會洛邑者惟內五服也五服男居其中男下言邦則五服皆邦可知

咸勤孔傳皆勞勉五服之人滌衛曰勤猶杕杜以勤歸

之勤

孟侯 小子封

孔傳五侯之長謂方伯疏云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方伯即州牧也吳棫曰旄丘詩序言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康叔之爲方伯無疑

吳棫曰先儒謂康叔受封時尚幼者以此書稱小子之故康叔與武王周公皆太姒之子安得爲尚幼今陝右之族凡尊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表見親愛之意此稱小子亦然

克明德愼罰

王樵曰蔡傳引左氏釋明德愼罰見古人說經詞約理明最不易及如虞書說舜無違教無廢事無凶人及此處務崇之務去之皆一言而盡其旨愼罰何以曰務去之觀篇內云以德行罰終云不用罰而用德可見務去之意矣

弘于天 至 王命

孔傳若德爲句不廢爲句疏云闡大于天之道而爲順德又加之寬容則乃身不廢常在天命蔡傳以弘于天爲句乃身爲句稍覺自然裴黃曰荀子引書云弘覆于天若德裕乃身此益脫一覆字若德之若猶言汝也如

以注中若是二字爲訓若字則決裂甚矣袁說本金仁山愚按蔡傳弘于天之說實本易大畜彖程傳極明

又曰

又曰二字蔡傳以爲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朱子謂在非汝封三字之上或云當在首與下條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一例

外事 時臬 殷罰

外事衛國有司之事呂東萊此解甚當斷應從之東齋陳氏亦云以上言王朝用刑此章專言衛國之刑故以外事別之猶下章言外庶子外正也

附考 蔡傳臬準限之義。鄒季友曰按說文云臬射的也注謂射之高下準的也爾雅云門中橛爲臬故兼取二義。

陳第曰當汝陳時臬司爲句。方回如此讀 言陳是法于所司使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與下陳時臬事相對司者用刑之人事者有司之事。

孔疏衛居殷墟又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之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

要囚

鄒季友曰要囚二字兩見此章兩見多方篇孔蔡于此章皆釋爲獄詞之要孔氏多方篇皆釋爲要察獄情後釋爲執其朋黨蔡氏多方篇皆無釋然多方篇兩章文義皆雖同此章孔蔡之釋若如孔氏之前後異義則尤不可按孔傳末章因執之說甚當蓋要字讀平聲有約勒之義謂禁束拘攣之也周禮掌囚注云囚拘也拘繫當刑殺者凡囚上罪梏拲音拱兩手共一木曰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以待弊罪正此義也以此通釋前後三章無不安矣陸氏三章皆音要爲平聲當從之。

唐太宗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須三覆奏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五覆奏正得康誥服念要囚之義歐陽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皆無憾也

天顯 惟弔玆 文王作罰

孔疏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于天理當然爲天顯明之道。

弔如蔡傳解音的朱子語錄云音如字言痛憫此得罪之人也。

蔡元度曰先責子之不孝然後責父之不慈先責弟之不共然後責兄之不友周禮有不孝不友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罪即此意也。

呂祖謙曰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之所在也。

外庶子 至 諸節

黃度曰庶子即周禮諸子之官諸子掌教治國子以訓人爲職諸侯與其名故稱庶子。禮記疏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所職掌同

孔疏獨舉諸子之官者以訓戒公卿子弟最爲急也正官之人若周禮三百六十職之長小臣有符節者爲官行文書而有符如今之印章非行道之符節也。

不能厥家人

朱聚曰不能厥家人如左傳云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也。

作求

蘇傳作求者爲民所求也王弼曰無者求有有者不求所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已苟安焉則不寧方來矣是以謂作求愚按作求與詩世德作求同此說亦有理存之

勿用非謀非彝

陳大猷曰爲治有不易之定論通行之常道明德愼罰是也舍是則爲非謀非彝王恐康叔惑于異說罔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如封德彝之惑太宗者故戒以勿用

肆汝小子封

蔡傳肆未詳董琮曰肆語辭如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皆語辭愚按爾雅肆故今也注云肆既爲故又爲今疏云肆爲故今因上起下之語

酒誥

按此書作于武王之時故篇中誥戒止及祭飲若如孔傳說以爲周公誅武庚代成王作則其時殷遺未靖又不當專以毖酒爲言矣

妹邦

孔傳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愚按沬水名因以名地鄘詩沬之鄉矣可見妹土屬鄘非衛地黃度曰妹沬古字通沬水在衛之北康叔時爲方伯故得以敎命及之

誥敎小子　惟曰我民

孫奕示兒篇文王戒飮酒于庶邦則曰誥毖于小子則曰誥敎庶邦指士大夫而言故以毖戒之毖之爲辭嚴小子指民而言故以敎戒之敎之爲辭寬嚴以責士大夫寬以責小民處之各有道也

惟曰二字當文王誥敎言之廸小子至心臧敎父兄之立訓聽至惟一敎子弟之承訓也蔡傳文王言我民亦皆訓導其子孫常字恐當字之誤

羞耈介羞饋祀

鄒季友曰蔡氏于前羞耈之羞訓養後羞饋祀之羞訓進均言克羞而異訓不可也按羞亦訓膳周禮所謂庶羞也克羞耈惟君謂能以膳奉耈老供君上也惟語助辭與禹貢惟木同克羞饋祀謂能以膳羞饋食鬼神或云臣民無享君上之禮然觀豳七月之卒章則古亦有之

黃度曰本禁湎酒乃敎其民以孝養之飮敎其士大夫以燕饗之飮福胙之飮使民能勤于職業士大夫能進于德行而享飮之樂不足以易之則酒禁行矣夫必甘樂乎此而後能絕意于彼也苟無以趨之而强禁之

弗從也。

廸畏天顯小民

天顯即禮記云天明孔傳廸畏天爲句顯小民爲句文義難通蔡傳始正之。

自條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越尹人祇辟

陳大猷曰庶尹衆官之長樂正酒正之類亞次大夫服奔走服事者下士府史之類宗工尊官百姓里居自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者。

陳啓源曰孔傳云於正人之道必謹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茲上言事君此言率下以外服內服諸臣兼有

事上率下之責也蔡傳引呂氏說謂尹人爲百官諸侯之長即上文御事而以上句爲助君成德此句爲助長敬君不知外服內服諸臣即是御事不得更言助也。王炎曰經言御事皆兼小大之臣。

殷獻臣獻臣百宗工　二史　三父

殷獻臣謂賢臣常任商而今里居者獻臣百宗工謂周賢臣之爲百宗工者

薛肇明曰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爲冢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位吳澄曰內史猶今之內制即翰林之職外史猶今之外制即舍人之職也。

朱子曰矧惟若疇至定辟古注從父字絕句荊公從違保辟絕句夐出諸儒之表

厥或告曰羣飲　予其殺

袁黃曰羣飲乃紂之遺民所謂庶羣自酒腥聞于上者也商之故都多大家世族法不易行故盡執歸周若係細民康叔自治之可矣何必盡歸京師乎蔡氏又疑其誤爲大奸增本文之所無　方孝孺曰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恕嚴者所以使民知法之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罰行于不得已而不怨斯二者其爲事不同其至仁之心一也吾讀酒誥之書疑武

王欲殺羣飲爲過旣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爲是言也蓋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陷民于死地而後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于罪之爲美乎武王以爲使殷民酣醟而至于爲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不若威之以至嚴使聞吾言者疑吾過殺吾意者感爲仁聖人之用心不苟以悅民而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也王樵曰周禮司虣即暴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游飲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丘文莊曰聖王豈以飲食之故戮人哉民不食五穀則死而酒之爲物無之不致傷生有之或以致疾而敗

性虫虫者皆其味之甘忘其身之大不嚴則禁不絕也

按以爲游飲于市群飲也群飲不但周禁自漢以來有之文帝戒爲酺釀漿殺景帝以歲旱禁酤有因事而開禁者賜酺是也

有斯明享

呂祖謙曰明享彰明之使享祿位以示勸也

勿辨乃司

孔傳勿辨八字作一句呂東萊勿辨爲何蔡點最後辨者別其善惡也左傳王齊盟者誰能辨焉可證

梓材

朱子語錄與才老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

大家

孔傳卿大夫及都家之政疏云周禮有都家之官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 王應麟曰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周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晉之封有六族衛之封有七族魯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繫人心維國勢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衛孝公是也使傅導者教之文敎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修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然後託以安危之寄而國有與立矣

戕敗人

附考 蔡傳引漢律按疻音與咫同薛宣傳注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瘢者律謂疻痏

王啓監

陳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爲侯故稱之爲監 金履祥曰按逸周書武王之封諸弟各以次受封也先管叔蔡叔使監殷其後殷畿內諸侯有不服者分師俘之以衛封康叔以宋封微子以管叔監殷爲周公之過有康叔之賢而不使爲非過乎曰凡封于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管蔡三人叛故止曰三監爾其實康叔亦監殷也史記云康叔捍祿父之亂漢儒亦云周公誥康叔不從管蔡之亂

尚書埤傳卷之十一

尚書埤傳卷之十二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崑山　許　虬竹隱
同邑　吳兆寬弘人　同訂

召（音邵）誥

附考 蔡傳 三塗嶽鄙 按左傳注三塗山名在河南陸渾縣南嶽謂河北太行鄙謂都鄙近嶽之地粵與越同

[illegible]與瞻同

惟二月既望

孔疏 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又洛誥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 二月周正建子之二月也漢志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

步自周至于豐

鎬京謂之宗周 林之奇曰后稷始封于邰在漢右扶風漦（音台）縣公劉立國于豳在栒邑豳鄉太王遷岐山在美陽縣岐山文王遷豐在鄠縣東豐水武王遷鎬在長安西南昆明池所謂鎬池也岐在邰西北無百里豳在岐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一百餘里鎬在豐東二十五里 朱子曰豐鎬去洛邑八百餘里

越若來　經營

鄒季友曰蔡傳越若來古無辭按堯典篇傳引此越若來三月為句而此乃異釋何也朱子語錄載劉諫議云越若發語辭來三月猶云明三月也又漢律曆志引書武成篇云越若來三月既死霸雖云偽書然亦可見古人文法句讀皆如此劉說尤為有證不當復釋為迤邐而來也 漢志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

孔疏 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又周禮注云上公城方九里則天子城當十二里矣孔無明說

庶殷攻位于洛汭　位成

孔傳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于洛水北今河南城也 疏云漢地理志河南郡治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 莊二十九年傳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陳[illegible]曰蔡傳以殷民之遷在作洛以前非也周公作洛先之以卜若殷民既遷是後河朔澗瀍又安用卜為此時四方民已大和會豈無殷民在其間舉殷民則友民可知矣

袁黄曰蔡傳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不及城郭說者謂城郭非一時可成故不言若欲一概成就即廟社朝市豈易斷乎但定基址亦何難耶

用牲于郊牛二　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孔傳郊以后稷配故用二牛疏云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王樵曰蔡晉蔡傳云郊祭天社祭地至此又云郊祭天地故用二牛前後不合

孔傳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社稷共牢疏云泰誓冢土武成后

土傳皆訓社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經文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陳傳道曰社祭五土之神稷祭五穀之神凡祭社必及稷以同功均利而養人也祭必有配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棄以其功利足以配社稷故也）王樵曰疏云左傳以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孔傳從之考經以社為土神稷為穀神（稷為五穀之長）句龍后稷配食鄭玄從之今按左氏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本與黎為祝融等皆以五行之官死配五行之神句龍配社后稷配稷非即祀以為社祀以為稷也武王告皇天后土本不當引此為說不然是共工氏子與皇天並尊矣武成孔氏傳云后土社也以后土為地社即祭地即是祭法曰為羣姓立社為大社王自立社為王社張子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說最分明以此知天地不合祭亦別無北郊以祭地也　陳經曰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王氏曰于尊以簡為誠于卑以豐為貴故郊用特牲而社稷備牛羊豕（左傳僖[illegible]年[illegible]建[illegible]為[illegible]年）愚按周正用冬至日正月新穀用上辛而召誥用丁祀大社下社皆用甲而召誥用戊者召誥是告祭非常禮也（王炎曰周人之郊有二皆[illegible]無所用[illegible]日而郊報本也啓蟄而郊郊祈穀也下日用[illegible]日[illegible]也合[illegible]其時日[illegible]備之失也此說存之以備考）

附北郊辨

胡宏曰古者祭地于社猶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新邑亦先用一牛于郊復用太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祀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王炎曰周禮圜丘戴記謂之南郊又謂之泰壇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周禮方丘古人所謂大社詩書謂之冢土戴記謂之泰折折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以周人之行事質之

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也
告于后土則宜于冢土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
公之祭于新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
未嘗合祭者二也至漢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
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
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又曰圜丘謂之南郊方丘不
謂之北郊所以定天地之尊卑也記曰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社稷而公羊氏亦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既
有社矣謂之祭土不謂之祭地何也吾于孔安國韓嬰
之言有證矣天子封五色土以爲大社其命諸侯惟以

方色之土與之使歸而立社是諸侯有社而無五土之
大社其祭社也可謂之祭土不可謂之祭地而天子祭
天謂之南郊其祭地不謂之北郊皆禮經也夫子曰禮
者義之實也祭天于郊南面陽也祭地于社北面陰也
天尊地卑王者父天母地不敢悖尊卑之大義也芳回
曰月令季冬命賦犧牲以共皇天上帝后稷之饗又九
州之民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
之祀以社稷對皇天上帝則知社卽是祭地祇也朱文
公解中庸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亦主胡
玉峰之說蓋郊者祭天之所社者祭地之所先王建國

爲宗廟有社稷惟天子祭南郊而社則諸侯以下皆得
祀之此尊天而親地之義也謂南郊祭天于地上之圜
丘北郊祭地于澤中之方丘者出周禮大司樂想當艱
之圜丘祭天日月從祀東西方丘祭地日月從祀東西
是一歲之內天地之祭各二而日月乃兩得從祀可疑
一也周郊祀后稷以配天而周禮圜丘祭天並不言配
稷之位何也方丘祭地以夏至則夏至之地祇無所配
乎可疑二也周正建子則子月南郊午月北郊于禮無
礙若建夏正寅月爲歲首則是夏五月先祭地冬十一
月後祭天先母後父可疑四也冬至郊天大裘而冕可

也夏至北郊澤若而大裘可乎可疑五也舊說周制宗
廟向南社稷向北郊特牲祭社之禮君南向于北墉下
答陰之義也又祭法王之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所謂分
五色土以茅苞之封諸侯者或者祭地祇卽于此社之
壇歟北郊之說惟周禮有之易詩書無一足證假使有
之後世決不可行也又曰以成周之盛而別無祭地之
樂章何也五峰謂社卽是祭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
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此亦人主親祭周頌別無祭地之
詩卽知所報社稷爲祭地也圜丘方丘見周禮大司樂八變注乃虛谷淡闕之以爲劉歆所撰異草廬亦議其不經考漢志大司樂乃漢文帝時魏文侯樂工竇公所獻時年一百八十餘矣此

矣自是周之逸書不可謂斷簡僞作然虛谷所論極爲有據存備考焉可也。

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孔疏 書賦功屬役之書也。邦伯方伯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即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不徧舉五服者文略耳。

庶殷丕作

林之奇曰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成。周公經至自乙卯至甲子十日而用書庶殷丕作。周召之規模其敘如此。豈後世可及。

出取幣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王氏曰庶邦冢君諸侯會于洛者。因洛成而獻幣所以爲禮且致慶也。幣爲庭實故用旅陳。（旅陳列也篇末引幣即此出取之幣）

陳啓源曰周書御事甚多。召誥亦三見皆指治事之臣也。蔡傳獨解此御事。爲不敢斥王猶今人言執事。然則前後皆直稱王。又何說耶。疏云我爲言誥以告庶殷諸侯及汝御事。欲令君臣同聽之。此時諸侯皆在故云其實戒成王也。如此解儘通。

民碞

蘇傳 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于民者矣。

呂祖謙曰地之于車莫仁于羊腸而莫不仁于康衢。水之于舟莫仁于瞿唐而莫不仁于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

自服土中

周禮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古影字）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日景後一寸差千里）疏云周公置五表測日景。中表在潁川陽城。去中表千里外四方各置一表。表皆長八尺。凡正日景必以夏日至晝漏中。中表之北景長一尺五寸。東表在日之東晝漏中已得夕景。西表在日之西晝漏中仍得

朝時之景。南表在日之南晝漏中表北景只四寸。北表在日之北晝漏中表北景一尺六寸。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孔疏 周臣恃功或加凌殷士。殷人失勢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朱子依孔傳五字作一句讀。蔡傳以所字爲句。真西山謂蔡說爲長。然蔡說實自東萊解所其無逸發之。愚謂作所猶北辰居其所之所。同朱子不取東萊說以其傷

乃然巧而不囂

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孔疏智愚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解習學非始初生也 葉夢得曰哲命以明哲爲天所命也王樵曰呂林二氏皆以哲命爲性命然性命之命即詩命之命非既有明之命又有厚薄長短之命也人以孔顏之末得報而疑之乃程子所謂以淺狹之見求之者也

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孔傳民字爲句云順行禹湯所以成功以功即嗣若功之功也蔡傳乂字爲句云順導其民則有功二說皆通 正義云聖王爲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爲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終不用命此民若有功之說也

讐民百君子越友民

孔傳解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作一句讀頗難通蔡傳更之以讐民爲殷頑民百君子爲殷御事庶士友民爲周民文較順矣但其意以讐訓怨讐之讐與友民相對夫二公方以大澤洽仁化殷民之梗豈顯然目之爲讐耶周尚不讐殷也乃忍讐其民耶按考讐字義古訓爲匹爲答爲應當此讐民當从匹言與周家相儔匹之民也此時武庚雖亡而殷民與周民猶名相敵地相次即周公亦自居小國而目之爲商王上此可得儔匹之義矣謹識之以質高明

洛誥

范浚曰周有天下視夏商最爲長久卒所以失天下者無令王興復周道故陵遲而遂亡也或者過周之東遷謂爲失計是知周自東遷而衰不知東遷非所以致衰也周居豐鎬謂洛邑爲東都蓋自武王之遷九鼎已有意乎經營矣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卜洛建邑凡郊土社壇宗廟市朝無一不備豈眞無意于遷乎哉藉令當時無意乎遷豈無意乎後世子孫計哉使成王周公無意乎遷又不爲後世子孫計何利而爲此紛紛也以書考之周公告王使居新邑爲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雖不留都亦既有事乎廟祀矣東遷何尤而遽以爲失計哉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崤函界隴耶則泝洛背河左伊右瀍都險要既猶足守也謂洛中土地不如西周之爲九州上腴天地與隔耶則風雨之所會水土之所和交灌沃衍猶足富也謂東遷不足以朝萬

固耶則亦昔會昌宣王固嘗會諸侯矣謂東遷不足以撫四夷耶則堅車齊馬宣王固嘗伐玁狁矣謂東遷致王室之凌夷耶則日辟國百里周道爲已衰謂東遷致王威之微弱耶則下堂見諸侯君尊爲已替謂東遷致霸國之盛强耶則膠舟不復甚乎問鼎輕重謂東遷致外侮之憑陵耶則四夷交侵甚乎戎伐凡伯然則東遷何咎而以爲失計乎使西周不有宣王吾知板蕩之後不待東遷而無周矣使遷洛而復有宣王吾知黍離之初雖移都而周必興矣且堯平陽舜蒲坂禹安邑商自契至于盤庚屢遷虞夏商之都固有定止漢世祖都洛陽延祚二百魏孝文亦宅洛陽太和稱治使建國必于西周則前乎周者不都豐鎬何能國乎使東周必不可都則後乎周者或都洛邑何以興乎又況周公卜宅土中諸侯蕃屏乎四面議者謂平王東遷其後齊晉更率諸侯以尊王室故周于三代最爲久長然則周遷于東實資夾輔以永曆年謂致衰可乎○東萊大事記要敬謂周公營洛邑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乃戰國辯士之說袁黃曰史載武王謂周公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

粤瞻伊洛毋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則是遷洛者武王之志也武王何以欲遷洛曰豐鎬日無事之地也關中自始皇斥逐匈奴開榆中地數千里形勝始甲天下成周以前帝王所不都無金城千里之固也豳岐之間犬戎居之洮渭以西亦白翟居之而朔方又玁狁窟穴也長蛇封豕偪我郊門勢不得與之錯處故武王謂洛爲有夏之居正以豐鎬鄰于戎狄去中夏遠耳若欲更徙而東則迫近淮夷徐戎又與商奄犄角爲敵仇而試于我惟有洛介其中西不偪戎東不偪夷三塗嶽鄙大河伊闕之間有險可據定鼎于此藉其形勝爲子孫慮遠矣畢命曰愼固封守使洛果乎易無固又何以守耶范文正謂洛陽險固表裏山河應接東京隔延關陝太平宜居汴有事必居洛陽其果居易無固者耶傳稱周公卜洛而曰使後世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此蓋非周公語也周公營洛邑遷殷民身自治之經畫周密無非不爲億萬年計卜年卜世果欲後人易以亡乎武周而取易亡也何不爲禪讓乎堯舜之禪讓或曰聖人愛天下而忘其家此不知堯舜者也朱均之不肖若鄰夫實而肆其勢必覆宗滅身堯舜惟欲安之故俾退而就閒

烈受禍下人然後得之其有興之封世世弗令其祀
讓者堯舜之愛其子以及天下也武周不為禪讓而
貽子孫于易亡之地然則周王之時其民有不塗肝
腦血而死墟井壯者乎安在其為愛天下也周公宅
洛本成武志而乃為此言者不信也

朕復子明辟

葉夢得曰復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舊孔氏以復子明
辟謂周公攝而歸政者今儒者從之惟王氏以為不然
余考周公雖攝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惟明堂位言
周明堂位非出於天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

此禮之常攝其政非攝其位也王應麟曰周公得卜復
命成王此則公說也　況漢儒居攝還政之陋愚考曾
子問禮本有攝主之名春秋傳稱隱公不書即位攝也
又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稱隱來復并存位攝之而
周公止攝其政事以此不同謂周公未嘗攝者此又非
通論也特此篇不及還政觀下文云往來以圖及獻卜
則荊公之說為不易矣

我卜河朔黎水　書亦惟洛食

呂祖謙曰卜都之意主于商民先卜河朔黎水黎水即黎陽
者因其所安也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
公之心前列二說以應於天下後於在近者是人後已
之心也史稱曰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交流于
其間天子南面則澗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公
於澗瀍之中適兆告吉遂為王城是為郟鄏今之河南
是也又稱在越瀍水之東亦復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
周又曰東郊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　城相距蓋十
有八里[illegible]
王城已于戊申得卜乙卯周公至洛則攻位已成不應
再卜周公之卜當為定下都而并名卜王城則不應以河

朔為先鄭注謂黎水近紂都為殷民懷土重遷故先卜
近以悅之是也蓋周公遷殷民初欲處之河北而卜黎
水不吉又欲處之澗瀍之間而卜澗瀍又不吉惟卜洛
為吉又卜瀍水東則去河朔亦不遠而瀍水東又不吉
亦惟卜洛為吉遂定下都于洛陽經文周公云我卜河
孔傳云使人卜我欲求合傳會召公之卜為周公之卜
而以澗東瀍西為卜王城下經文殊不順蓋黎水澗瀍
皆周公卜而不吉之地此其誤之根而錯亂經旨之
尤者也按禹貢蔡傳引地志云瀍出[illegible]澗二水皆在王城之
西東南流入洛澗水出澠池縣至新安縣入洛則全在

漢弘農郡界中瀍水出穀城縣至偃師縣入洛則在河南郡界中是王城去瀍水為稍近去澗水為甚遠周公卜澗東瀍西乃黽池穀城二縣之間在河南縣之西北卜瀍水東乃偃師縣之東境既非河南王城亦非洛陽下都也又按寰宇記云水經謂瀍水出穀城縣北今驗瀍水西從新安縣東入河南縣界在河南縣治西北六十里經河南縣北境東入偃師縣界而入洛澗水則又在瀍水之西其去河南縣尤遠可知矣故召誥但言攻位于洛汭不言澗瀍也召誥篇首專紀召公營王城之事洛誥篇首專紀周公營下都之事〔蔡氏說皆本來經文亦□□八字〕

本自明白而孔氏亂之遂未有能辨者敢詳言之以袪千載之惑〔瀍澗曰召誥言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召公卜之今觀公言則卜者□公而已非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是以召公卜于戊申周公卜于乙卯二人各卜安得混合為一當從鄒晉陵說無疑〕

王城與下都皆在河之南洛之北距洛近而距河遠下都尤近洛水故曰洛陽西漢為洛陽縣河南郡治於東漢魏晉後魏皆為帝都而王城累代但為河南縣至隋大業中遷都城于河南并遷洛陽縣于都城中唐宋因之而洛陽舊縣遂廢〔愚按〕高誘國策注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今洛陽也史記索隱又云西周河南也東周鞏也索隱非與國策注異蓋唐之鞏縣即漢之洛陽□

匹休　其□

〔呂祖謙曰〕莫洛實配宗周匹者對宗周之辭〔王十朋曰〕鎬京興王之地既休矣作洛以宅中圖治為匹其休詩作對伊匹此匹休意同〔以上解協參〕

按貞訓正而固也蓋人事之正以固天命是之謂貞馬融云貞當也蔡傳從之未合

殷禮　咸秩無文

〔附考〕蔡傳五年再殷祭見公羊傳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胙祭見祭統注云胙肉史之賤者也禮樂史之賤者也

〔王綱振曰〕觀下惇宗將禮與咸秩無文連說知此句為記功功載張本當時宗禮未定功載尚虛大小未授秩次故曰無文所以敦王咸秩之即命以風厲之無文乃祀典所未載非不載者不得全謂是鬼神也若鬼神無文自屬淫祀何為咸秩咸疑咸秩句注云紋而祭之與下記功無異不知當時為弼諸臣如卜亂者有存有亡亡者秩而祀存者秩而記秩祀記功自不相妨〔此亦一說〕

功宗元祀

功宗非指作洛謂平時輔弼王室之功也〔呂祖謙曰〕論功莫先于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宜于

也祀則无廢賞可得而稀矣
示視功載視古與示通書于冊作視
陳師凱曰功作元祀所以報功臣于既往丕視功載所
以勸功臣于方來載之今日又當祀之後日也
孺子其朋
孔傳戒成王慎其朋黨朋黨敗俗所以禁絕疏云火燃
焰焰喻朋黨之起以漸而大朋黨既成不可復禁止按
之今日如漢之朋黨始于甘陵南北部唐之朋黨始于
牛李其終猶移受禍宗社傾危
惟不役志于享

蘇傳小人賄以從人必飾于禮公戒王責諸侯以禮不
以幣恐其役志于物而不役志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
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公特言之左傳載子產為政薄諸
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
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弭兵于而賄其致寇也必矣
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
子始失其政以致于亡周公之戒王至矣
頒朕不暇　正父　明農
王樵曰孔傳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按說文頒分也
周公當不暇于先矣王就政而繼行之是分其所不暇
也若作頒布我所不暇則非告君之體
武曰武王撥亂反正故稱正父蔡傳引先正未的
孔注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疏引伏生大傳禮致仕
之臣教于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于門塾
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陳師凱曰自予其明農至此章乃周公在鎬請成王往
洛舉祀禮朝諸侯撫萬民皆之名畫公至洛定宅即還
鎬京祀名公錫公皆由公述于此可見矣自三月至十
二月王必當親往新邑祭行大祀此皆特簡編脫漏耳
況枝材庶邦享庶邦不享等語且為敬識百辟享之上

下文脫簡尤為斷然蔡說本之葉石林吳才老
居師
朱子曰居師當洛邑定民居也愚按此語從四方民大
和會來言和協四方之民居此洛師也
即辟于周辟音　命公後
王樵曰就君于周周鎬京也蔡氏謂周公本欲成王遷
洛以宅天下之中成王則未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
今考經文初曰自服土中曰宅新邑後止曰來相宅而
已是有此意但成王意不果遷必與周公議之已定然
後命公留後而經不詳矣及觀漢地理志宗周與洛邑

通封畿乃知都洛者必以關中為根本營洛之初意亦未嘗舍鎬京也是二都並建非至後代始有

朱子曰史丞相浩說書亦好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為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歸鎬命周公在後觀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此按蔡氏據魯世家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東征時以為周公營洛伯禽就國已久然考文王世子周公踐阼抗世子法于伯禽則攝政時伯禽尚在周也又魯頌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可見封伯禽是成王但未審在何年孔氏以命公後為命立公後于魯文前後語意不協史氏之說已見是于朱子矣從之何疑

四輔

孔疏引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朱子曰四輔猶四鄰也愚謂四輔主洛邑言即後世畿輔之輔耳或曰主鎬京豐鎬岐周皆先王之舊都與洛為四輔

無斁其康事

陳師凱曰此章之上必有公答王之辭蓋不許王留後之請也上言予沖子夙夜毖祀成王全倚重于公望公未許留至此曰我無斁于安民之事是王能以安天下自任而不全倚于公望公下章怵然許留也

秬鬯二卣　明禋休享

鄭季友曰蔡傳一稃二米釋方無及穀皮也按爾雅秬黑黍秠亦黑黍一稃二米毛氏詩傳同錢氏詩詁云秬是黑黍之大名秠則黑黍中之一稃二米者說文及蔡傳皆言秬一稃二米未知是否(按詩傳云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爾雅亦同)(孔疏又以一稃二米之黑黍亦可名秬蓋本說文蔡傳從之)蔡氏謂和氣所生若果爾則非常有之物安得以常供祼鬯鬱金按周禮鬯人掌供秬鬯注秬鬯不和鬱者又鬱人和鬱鬯以實彝注云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是鬱為草名而秬鬯鬱鬯皆酒名鬯者以其條暢也此經文但言秬鬯則是未和

鬱者蔡傳失考(陳祥道曰鬱金之氣芬芳條達亦名鬯草鬯之得義原因鬱得名故文侯之命及左傳二十八年傳皆止言秬鬯而注疏者以鬱金釋之不必過為分別)卣中尊爾雅孫炎注云尊以彝為上罍為下卣為中郭璞云在罍彝之間即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未祭則秬鬯盛于卣及祭則鬱鬯實于彝

孔疏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

按明禋者明潔以禋祀與下禋于文武皆祭名蓋營洛既成成王遣使殺寧周公特以秬鬯之酒命公告于文武故曰用二為休享謂以太平之美享祭也蔡氏謂乘

公宗祀明乃引享賓之禮以證其說恐不然

[illegible]宿

鄒季友曰蔡傳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按顧命釋宿為進爵于神前非謂自飲而進爵也從孔傳不經宿為優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太室祼

愚按戊辰乃十二月戊辰日自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至此凡所以終七年一歲之事也烝祭即于戊辰日舉之經文甚明孔傳謂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洛明月夏正仲冬始于新洛烝祭孔疏又以算術推之是

年閏九月十二月己亥朔大至三十日戊辰晦周十二月夏正十月也周禮四時之祭舉于仲月烝祭應在周正月故傳以為在明月明月己巳日即改歲矣其説雖似有據但如此則烝祭作冊又是後一年事未穩不當結以惟七年矣況是年閏在九月則十二月內已是夏正仲冬節氣不必又改明月也從蔡傳為長釋文云馬孔王在新邑絕句鄭以王在新邑烝祭歲蔡說本之鄭也

鄒季友曰蔡傳逸史佚也汲冢周書克殷篇云王即位尹逸策曰殷之末孫受德云云又云乃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按此則尹逸史佚是兩人蔡以尹逸

祝讀冊告神謂之祝祭統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向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冊命之蓋即此禮也

按孔傳以此為成王封伯禽于魯疏又引左定四年命以伯禽謂即史逸所告之冊恐為傅會此其後即上文命公後之後也自應從蔡解但蔡以留守其後為言則不類留守留後起于唐之中葉安可以之例成周盛時耶

方回曰天地大神不灌者不用降神也祭社稷山川灌用鬱鬯不用鬱鬯灌宗廟用鬱鬯以祼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是也鄒季友曰孔疏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

獻尸尸受祭而灌之于地因奠不飲謂之祼按秬米為酒名秬鬯祭則煮鬱和之名鬱鬯祼必用鬱鬯取其芳香易達以降神郊特牲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是也蔡傳言秬鬯灌地非是

作冊逸誥

孔疏祭于神謂之祝于人謂之誥袁黃曰此作冊與上不同上告神此告周公也上記日此記月互見也

惟七年

按七年乃成王即位之七年非謂周公治洛有七年也蔡傳謂後七年而薨此不知何本明堂位云周公七年

致政于成王孔疏引王肅注云成王七年營洛邑作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當據之（朱子從蔡傳謂召誥上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攝政之七年亦周公歸政）姚舜牧曰命公留洛本成王七年十二月戊辰實乃戊辰記于烝祭之始十有二月記于還商之時惟七年記于誕保受命之後是古文錯綜之法

多士

呂祖謙曰遷洛之事召誥總營之洛誥考成之多士則慰安之也王氏日休曰多士書序以為頑民何也士者在官之總號此書稱士皆其在官者也非民也

且周公于洛告多士多方等篇未始以殷民為頑惟成王命什陳始有無忿疾于頑之語夫殷民不附周謂之頑可也不忘殷謂之頑可乎　此篇稱多士曰商王士曰殷多士曰大邑周曰我小國所以待之者其重且厚矣非此何以服其心而馴其氣乎

周告商王士

謝枋得曰武王太公既殺紂心焦然不寧君臣合謀惟有興滅繼絕以謝天下以服人心故立武庚于殷盡有畿內之地始命三叔以監之其王者位號尚與周並立至三監挾淮夷叛始殺武庚始降王爲公黜殷命而封微子于宋故孔子序微子之命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又謚之周公之誥殷民曰用告商王士可見前此殷命未絕殷王如故（此說朱儒未道王魯齋解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與此合）

弗弔

呂祖謙曰述殷喪亡亦曰弗弔此聖人公天下之心

降格

呂祖謙曰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警戒之降格之謂也自絕于天天亦絕之耳

四國　宗多遜

孔疏四國管蔡商奄（與詩傳合）陳大猷曰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歸也

按比事臣我宗多遜言親比我事我臣我以宗法我周臣多遜之美（本陳氏說）即召誥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意也蔡傳訓宗為宗周雖本古注文義不合

宅爾邑

周禮大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注四井方二里也

尚書埤傳卷之十二

尚書埤傳卷之十三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江都　宗元鼎定九
海寧　陳　濼九文　訂

無逸

呂祖謙曰逸者禍亂之原二年東征治外也無逸陳戒治源也此蓋作于作洛之後成王即政之初

先知稼穡之艱難

先儒有言民生成周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成周之後其命制乎天命制乎君凡所以爲生者皆道命制乎天

凡所以爲生者皆數也三代之時豈無水旱蝗螟民生常如有年者惟有道以濟數之窮也人主深居九重輕民事而一委民命于適然之數豈天所以立君之意哉周公七月之詩陳王業艱難皆述農桑之候與無逸此章正相表裏

殷王中宗

王應麟曰史本紀太戊爲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引本紀世表必有一誤孔傳同本紀蔡傳用之

呂祖謙曰中宗惟敬故壽夫靜則淵凝悠裕自然則堅實清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自此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後世人主乃有慕神仙之術以求長生者豈非大惑

爰暨小人

孔疏使與小民同勞其時蓋未爲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與小人雜居也王樵曰爰暨小人如漢宣帝舊爲小人如漢光武

祖甲

按殷世以甲名者六王史本紀于沃甲陽甲皆云國亂而於祖甲又云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亦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自祖甲數至紂恰是七代蓋誤以沃甲陽

甲事爲祖甲也宜據書以正本紀國語之失蔡傳辨之極明鄭樵曰孟子賢聖之君六七作趙岐注謂太甲太戊盤庚武丁按無逸稱殷之賢君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言而不及太甲則祖甲賢於太甲明矣趙岐不及祖甲何哉余考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尚書乃取國語帝甲亂之一語而衍之曰祖甲淫亂孔安國又誤以祖甲爲太甲趙岐益信史記之過也

惟耽樂之從

蘇軾曰人莫不好逸欲而其所甚好者壽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爲作也然猶不信者以逸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矣夫多欲而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唐明千一而已豈可幸哉飲食飫藥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

乎。

惠鮮鰥寡

王樵曰惠鮮字雖應蔡傳比得說有理蔡傳本呂東萊但欠證據史記陸賈云數見不鮮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可證惠鮮之義。黄度曰蔡傳引鮮活之鮮徵傷巧按詩云鮮我方將鮮讀平聲訓善作此解惠鮮二字仍相連文義自協。

以庶邦惟正之供　受命

蘇軾曰天下未嘗乏財也昔文王之興國不過百里取民不過十一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于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于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若節用以廉取後世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愈不足以供此其為惑吾未知其所終也。辨考蔡傳送使按唐食貨志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使謂諸道節度使也。

受命疏云受先君之命鄒季友曰按史文王即位之元

年帝乙之二十九年也帝乙賤商道未衰文王受命猶帝乙之命之嗣位十有八年帝乙乃崩紂立文王事紂又三十有二年。

觀逸游田

隱公觀魚非公觀社觀也唐敬宗日昃不朝逸也周穆王車轍馬跡游也夏太康畋于洛表田也。

胥訓告保惠教誨

程子曰有言傳德義者在於內附見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於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又如居寢有贄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燕居有工師之誦皆謂訓告保惠而教誨之也。

厥口詛祝

孔疏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詩曰侯詛侯祝。

人乃或譸張為幻

范祖禹曰明王惟聽正直故讒慝之言不入于耳暗君好聽邪佞故欺誑之言日至于前林之奇曰以譸張之言妄殺如幽厲之監謗始皇立誹謗法之類

君奭

書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

周公作君奭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難之召公不說者不敢安于保也[愚]按此語可證史記召公疑周公之說 此篇亦作於留洛之後陳大猷曰或謂周公居洛召公獨執政柄所以欲去今考無逸告成諸篇周公未嘗不在朝以輔王業意其往來鎬洛之間也方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未孚四方雖安而天命人心尚未固定周公之意蓋專於留召公歟

弗永遠至尤違

朱子曰諸書多有長句如君奭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讀

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

郝敬曰伊尹相成湯湯即天子位十二祀崩又相太甲至沃丁八祀始薨（見世紀） 是伊尹殆百歲人也書序湯勝夏時已有臣扈至太戊中宗凡百二十年而尚在是扈乃百餘歲人也（蔡傳謂二人同名） 伊尹仕湯至太戊百五十年而其子伊陟尚在巫咸事太戊至祖乙百四十年而其子巫賢尚在是皆多歷年所者也商先功臣不止六人此舉壽考在位者言之耳 [鄒季友]曰蔡傳不及傳說按商之六賢皆以舊臣相嗣君故周公引之為比以留召公若傳說則高宗所自舉故不及之稱五王而不及其餘賢君亦以此也

陟配天

[蘇傳]五王配祀于天而其臣亦配祀于廟此殷禮也至周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餘不聞配天也黃震曰古說升配天蔡傳以陟為升遐恐未安升遐主人而言升配主禮而言

上帝割申勸寧王

禮記緇衣引此云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蓋字之譌也愚按多士云有命曰割殷則割為割殷何疑大誥云寧王遺我大寶龜則寧王為武王何疑且西山謂義

理之因為天降割乃所以申勸文王之德特為緇衣注疏所惑耳又陳新安云若作武王則下援文王脩和有夏必有闕文此亦不然公意益主于武王也此由武王而遡文王後又由文王而及武王正古文錯綜處

虢叔 閎天泰顛 散（上聲）宜生 南宮括

[孔疏]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為文王之弟國語文王敬友二虢（按虢仲封東虢括地志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是也虢叔封西虢左傳注下陽虢邑也在河東太陽縣是也東虢滅于鄭西虢滅于晉）

[墨子]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周本紀武王及商紂宮散宜生泰顛閎夭皆執劍以衛

又云命閎夭封比干之墓
趙岐孟子注呂望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王應麟曰孔傳云散氏宜生名按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爲氏愚按史記文王羑里之囚散宜生閎夭求有莘氏美女及文馬奇怪之物因紂嬖臣費仲獻紂紂大說釋之夫湯囚夏臺文王囚羑里而皆不死天之所與桀紂不能違也文王演易羑里惟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豈有意於必釋乎迨七年之久羑里之囚七年見左傳克盡臣節而紂亦悔悟釋之且賜之弓矢得專征伐所以致此者實文王聖德之所感也奚

待于美女之獻乎況紂之惡莫甚于目亂女色今顧中其所欲以促其亡亦大非文王服事之心矣雖脫王于難不得謂之忠孟子稱散宜生爲文王見知蓋聖人之徒也而豈出此哉爲此說者必戰國策士之言太史公好奇而信之不可不辨陳啓源曰此辯偉矣然未及文王得釋之故左傳北宮文子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乎懼而歸之春秋去周初未遠當得其實史記所說殆誣
國語文王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周本紀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
武王惟茲四人
太公與周不與五人之列林少穎謂周公所舉皆世臣有德故武丁不及傅說武王不及太公然太公嘗事文王不同傅說東萊謂一時隨舉而言非評人物者得之
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
蔡傳上句疑闕文下句未詳陳師凱曰誕無我責言大無尊責于一人也收罔勖不及言召公收斂退避不勗勉上所不及也此等句實詰牙難通
罔不率俾
陳大猷曰成王伐淮夷踐奄在此書後可見當時尚未能罔不率俾
予不惠

程伯圭曰不惠猶後人自稱不敏不佞也
蔡仲之命
金履祥曰讀蔡仲之命與棠棣之詩未嘗不悲周公之意也嗟乎周公亦幸有蔡仲耳今觀其詞曰改行曰蓋愆又曰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惟幸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言之詳周公閔管蔡之失道固不容更有懿親之變也如棠棣之詩自死喪急難以至鬩牆之事詞愈詳事愈下感歎愈深蓋處兄弟之變者宜如此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管叔蔡叔霍叔　郭鄰　鄭士

鄭季受曰位冢宰正百工吳氏謂攝政非攝位是也按

老泉攝政之說見蔡傳實本歐陽公蔡傳于洛誥首章及此篇既言周公無攝政之事亦無七年還政之事而康誥傳云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召誥傳云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則自相牴牾矣蓋成王免喪之後祭祀朝覲雖已親之國之大政則自以幼冲不敢專制而委之周公觀閔予小子諸詩其提慎可見故周公雖不踐胙而實政自己出至營洛之年成王年二十方始即政則謂之七年還政亦其實也

史世家武王克商封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汝傳誤從十四年

傳當辰曰文王之子十六國蔡在第十二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以蔡叔爲周公兄故杜注從之管蔡世家以蔡叔爲周公弟非也封叔處于霍[按]杜預云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蔡叔封汝南上蔡至春秋時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孔傳謂叔封圻內之蔡仲封淮汝之間非也霍國今平陽霍邑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爲國君爲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即復故封也世家不著霍封爵孔傳云霍侯 孔疏周公惟討管蔡不言討霍叔蓋霍叔與管蔡流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罪輕故退之

郭隣無考蘇傳云郭虢也周禮六遂五家爲鄰今按韻書郭一音古伯切古虢郭同音本通用郭鄰蓋即三虢之地耶孔傳以爲在中國之外則非矣經言囚不言流放 黃度曰郭鄰蓋書作虢古字通左傳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古東虢國有虎牢城即漢成皋其地至今爲險塞按管叔國在管城蔡叔國在下蔡虢近管遠蔡管叔居商挾主兵也蔡叔居虢以兵塞險拒周也蔡叔獲乎此遂囚乎此以示天下險不足恃也以車七乘囚故人于此兵衛當嚴也七乘五百二十五人之賦車徒具焉或曰使食七乘之租所未詳也黃說頗新今故錄之

孔疏周禮冢宰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

云都鄙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立其兩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是爲周公畿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周公不之魯安得使胡爲魯卿士焉還之蔡國

蘇傳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蒯聵在而輒立衞所以亂周公封仲所以必在叔卒之後也

蓋前人之愆

陳傳良曰舜命禹未嘗戒以鯀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而尤其父者于越人疏之于其兄戚之也父

子兄弟之間猶有諱而不敢盡者是愈疏也成王于仲親親之道也有禹故鯀得以郊有安世延年故張湯杜周得不列于酷吏。

無作聰明

陳經曰周公慮仲懲創乃父之愆用意過當反以生事爲功故有此戒。王樵曰勿爲貴所動不驕勿爲慧所使不変亂賞易制慧無作聰明者爲慧所使者也。

多方

周洪謨曰武王之伐商也序以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又曰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夫何武王甫勝四國殷民屢亂未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閑之尤艱蘇氏謂方紂之虐人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人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仰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不能禁也是不然商之倒戈而不敵執饈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烝民也所播棄之黎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暱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從是長是信是使又曰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

也故孟子謂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是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殲焉無遺哉不過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殃臣僕念其國親之絕者皆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胥其民以叛也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爲所脅者也故寬宥之而不之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爲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告爾小大多正則皆指殷臣而非告殷民也畢命曰毖殷頑民亦指殷之餘黨故下文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既有忠于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爲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暴白于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故爲詳辨之。

王來自奄

孔傳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

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鎬京[袁黃曰]注謂成王卽政之明年滅奄非也武王時周公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成王立奄又助武庚叛周公東征誅之厥後成王來伐淮夷遂踐奄踐者至其地也書序謂遷其君于蒲姑蓋此時事未嘗滅之也[蔡傳]奄不知所在[按]左傳注奄嬴姓國鄭玄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說文云在魯括地志云今曲阜縣之奄至鄉是也

內亂

內亂來衆謂妺喜之變是也鄭玄云羿爲鳥獸之行于內爲淫亂此無稽[王應麟]曰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于妺喜好彼琬琰按竹書紀年云桀伐岷山得二女曰琬曰琰斲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亦克用勸

[呂祖謙]曰運言用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鼓舞勸導其民使常有欣欣不自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黃度]曰誅賞利器人主所操以運動天下者也刑之釋之而不能使人勸則其道窮矣故明德之爲

尚

天惟五年

[孔傳]服喪三年還師二年是爲五年[愚按]還師謂觀兵也漢儒以武王十三年連文王受命九年數之故有是解歐陽公已正其非蔡云必有指實而言今亦不敢妄爲之說

克堪用德

[呂祖謙]曰文之亡也以不克靈承于旅周之興也以靈承于旅文武于德能勝而用之其力過人者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于天下者惟力薄而奪于多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非其力莫能勝莫能用也

乂我周王

[袁黃]曰乂我周王如乂用厥辟之乂謂治其君之事也蔡傳未及

迪屢不靖　圖忱于正

[鄒季友]曰迪屢二字蔡傳與康誥迪屢未同其釋蓋從孔傳而失之應同前說

[陳大猷]曰自作不典乃欲人信以爲正蓋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爲正義也

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姚舜牧]曰帝王于不庭之國必先之以文告而後之以征討戰而要囚分明是征討所俘但要束囚繫之不通

加殺耳 孔傳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酉請成王即政又叛晋迪屢不靖之事

臣我監

監牧伯也如康叔是周禮建其牧立其監

克臬

鄒季友曰蔡傳解康誥云臬法也此解作事亦異釋何耶孔傳云汝無不能用法當從之

和哉

郝敬曰當時尙舊臣與周臣雜處有附有不附故不和自作不和者不順于監也爾室不睦者同類相疑也

穆穆在乃位

穆穆和敬服因人之道也荀子云遇小人而不敬則是狎虎也與此意同

畋爾田 迪簡王大僚

爾田謂晉伯小大多正之祿田也

呂祖謙曰多士序殷民之怨周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則以大義拔之此乃以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爲勸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自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厲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開闔大用也

敬于和

此止戒殷士蔡傳爾民字親和即上爾惟和哉之和

王柏曰蘇氏謂康誥大誥多士多方八篇大略皆爲殷人不服周而作又怪取殷之易安殷之難愚觀此八篇者各有所主非盡爲殷民作也其化殷民之書不過多士多方兩篇而已蔡氏前之知其有錯簡矣竊謂多方當在前多士當在後多方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殷民我惟爾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又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此可以知其先後也多方自首至乃惟爾自速辜中間皆稱多

方知此是多方結語自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以下皆稱多士則知此乃多士後錯簡也多士曰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士後段曰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此又知其一篇前後相應也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多方後段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其末云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知兩段相連總結于此也多士結王曰之下有闕文當聯多方嗚呼猷一段後又曰時予乃或

言爾攸居當聯多方後又曰下結語如此庶條理貫通
文勢明白今考定二篇于左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

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亦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

不蠲烝天惟降時喪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克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此段原錯簡在前篇疑有闕文不知乃是錯簡言武王雖已受命商之子孫猶從克念作聖入之域天亦畀之誕作民主猶須五年又網可念可聽之德蓋武王存位在五年故也今爾辟指武庚言大淫圖人之命應言第）○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

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天

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〇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玆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〇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

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〇王若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〇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〇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〇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玆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玆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〇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

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〇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蔡云書作士探天之威我亦致天之罰離逖爾土〇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王肯堂曰告多士亦後于多方特因上記周公留洛遂并記之多士多方雖皆公語實則二時今每混而爲一

立政

呂祖謙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始備

常伯常任至虎賁

呂祖謙曰常伯等卽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與官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三代備政別名綴衣虎賁特于侍御僕從中錯舉一二者以見其餘凡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擧天下之本則 陳師凱曰常任卽宅事所職必廣凡任事之大臣也常伯卽宅牧主牧養之大臣也準人卽宅準主平法之大臣也吳澄曰伯長民者也文武時召公爲伯宣化于外蓋其職也任任事者也文武時周公爲宰秉政于中蓋其職也準人

掌法之官刑法當如準之平故曰準人康叔封衛入爲王朝司寇蓋其職也綴衣幄帳也如幕人掌次之類虎賁衛王者如虎賁氏旅賁氏之類 周公綴衣虎賁與三宅大臣列序而于周禮太宰之職則舉而屬焉武侯所云宮府一體也漢初猶存此意自武帝時內外始隔絕大臣不復與內政而小人專寵用事于中遂致于漸不可制

籲俊尊上帝至九德之行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

陳師凱曰詩云無競維人人中之俊乃天生之以遺國家者也九德之行卽皐陶所謂九德之見于躬行者也俊非徒才俊必有德如所謂以克俊有德皐陶亦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嘗岐才與德而二之 林之奇曰惟禹以籲俊爲心故其臣亦以薦賢爲務

陳雅言曰宅者居而安之或才德不稱或委任不專皆非宅也東萊謂周公之戒成王綴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詞與夏書同然則關任三宅爲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視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

曰三有俊

呂祖謙曰夏止三宅而已湯三宅外又備三俊爲天下

長慮也漢高儲參陵平勃于身後定再世之亂孔明儲琬禕允等于身後亦維持數十年

庶習逸德 奄甸萬姓

王樵曰庶習逸德如漢成帝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飲滿舉白談笑大噱是也

奄甸卽俊民甸四方之甸鄒季友曰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注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是也田制一夫百畝故百畝爲夫九夫爲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周禮士師掌其民人之什伍又族師五家

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以受邦職，以役國
事。

立民長伯

【王制】屬有長，州有伯，蓋王官出爲諸侯也。

作三事

三宅爲三事，即詩之擇三有事。三事就緒也。三事就緒依毛傳說

虎賁綴衣趣馬　左右攜僕　庶府

【校】周禮大司馬，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太宰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云：四物皆以綬連繫焉，有連綴之義，豈綴衣即幕人之官乎。王臨朝則設之，如後世儀鸞司也。又大司馬校人掌王馬之政，趣馬其屬也。詩蹶惟趣馬。

【王樵曰】孔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如漢孔光爲侍中，執唾壺是也。蔡云：攜持僕御之人，則以爲二事。

【周禮】太府、玉府、內府、外府，皆屬天官。【葉夢得曰】周外府，若漢之大司農，以入軍國大用。周王府、內府，若漢之少府，以充天子私藏。周有太府，以兼總之，歲終會其入出。漢無其官，故財賦無考。【王樵曰】太府之屬官非冗賤，以財用所關，易導人主侈心，故特見之。

太都小伯　太史　尹伯　庶常吉士

【孫曰】周禮注：大都，公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古人立言之法，有互見者，如詩鉦人伐鼓之類是也。

【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謂先王名，忌日。若子卯。

【孔疏】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如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大卜爲卜官之長是也。【王樵曰】庖人尹庖，內外饔尹饔，此呂氏釋文也。蔡傳漏尹庖尹饔四字。

庶常吉士，一言而上下蒙之，古史之體也。文武得人之盛，由于任用三宅。下文復以三宅參錯言之。○【陳氏曰】文武以一人之聰明，豈能周知內外遠近小大之臣哉。

三宅大臣，人主所親擇，其下小大之臣，又委之三宅，爲宗曰惟暨乃僚，穆王亦曰慎簡乃僚，皆謂此也。【陸贄曰】委任長官，慎擇僚屬，所擇既少，所求不得不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賢當黜責之責。【又曰】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孔疏】三亳，鄭玄云：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一亳而分爲三，如云三苗三蒯三晉之類。【愚按】蔡傳解三亳用皇甫謐之說，蒙北亳，左傳注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城中

有湯冢是也穀熟南亳輿地廣記隋唐宋州有穀熟縣
即商之南亳湯所都也偃師西亳漢地理志河南郡有
偃師縣在西亳湯所居亳也西亳乃帝嚳故都而湯居
之故小序云從先王居後盤庚遷殷即此地也湯都在
偃師應從鄭氏說詳湯誥

阪險置尹如漢爲西域置都護之比也險阨之地不必
邊裔如陝之崤函道之井陘鄭之虎牢皆參錯于五服
之間者

陳傅良曰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滯人無倖法亦無憾
吏用者必公則未受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微者不

敢倖也內之者非所昵則外者必不敢競也遠之者非
所怨則所邇者不敢偷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
抱關擊柝府史胥徒士不恥爲也皆觀立政之書論文
武得人之盛而至于夷微盧之衆三亳阪之尹皆有常
之士而其選無異于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
非要地卑職非顯任以天下之美才居之安亦有所不
安焉而莫之問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棄臣之主有臣
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疎之卑之非薄之也今
之用人難于久任非誠難于久任也難于外任非誠難
于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冗也以古之法視

今之法則今倖也甚冗猶若其不足甚倖猶恐其不平
無他用者未必公人固不甘于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
不屑于小也內之者或所昵人斯競于求也遠之者或
所怨人斯難于去也所以官日繁而法日弊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

黃度曰人主用人己之心術形焉范正獻謂唐德宗性
與小人合此爲知本之論明王立政必先能自治其心
然後能盡人之心

文王罔敢知于茲

王應麟曰溫公云人君急于知人緩于知事罔攸兼急

于知人也罔敢知緩于知事也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
明矣而不能知弘石之姦唐宣宗抉擿細數非不察矣
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于小而暗于大也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灼知厥若

張氏曰王繼文武以立政可謂難矣難之中自有簡易
之道亦曰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而已知三
宅之心即所以立政陳氏曰孔傳謂立政大臣立事小
臣以事字爲句非張氏辨句讀甚合經旨立事即所謂
宅乃事也下文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立政下
列三宅與此並有立事字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繼自

今立政其勿以憸人立政下不列三宅則並無立事字尤爲顯證。

呂祖謙曰物莫不有所順水順而下火順而上蓋有淫之而不下鬱之而不上者矣終非其所順也人豈無矯飾而爲善者苟約知其所順則心之所安不得遁矣。

王樵曰此處備舉三宅官相受民牧之責也和庶獄準之責也和庶獄事之責也此篇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一二以包其餘者有變文者（變文如任人謂常任而又用常伯又曰立事）前言常事司牧人卽常任常伯是舉其二以包準人也有司之牧夫是舉一以包常任準人也既是舉一以包

二則不必以庶言等三事爲三宅通有也此爲定論。

自一話一言

蘇傳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一句出莊子）輕任人言不勝其弊以其不勝弊而厭棄之所喪必多矣惟成德之彥不可以小道小言敗也故一話一言終必付之而後可。

王樵曰（見亦一說）一話一事之始終一言一句而已此非言時之至淺正謂小人得行讒間言語爲之階一出話一矢言思慮專主於斯小人無間而入。

究由繹之

呂祖謙曰由繹者由其外而繹其中也由言繹其心由才繹其德由發舒于一時繹其持久于歲晏。陳啓源曰孔傳能用陳之益訓由爲用也蔡氏讀作抽謂抽繹用之而盡其才雖本漢書然見紬繹注紬讀抽之語。然紬可通于抽由不可通于紬抽也考字書由並無音抽者。蔡氏改經不可從。

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

呂祖謙曰君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爲職文武有庶常吉士公復以惟吉士望于召公之歌詩王多吉士亦至于再穆王命伯冏亦云其惟吉士周家文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是爲一代之治體可識矣憸人者便

給佞人正吉士之反周之家法所嚴惡斥絶者也。

詰戎兵至不服

呂祖謙曰公非欲王用兵恐其婾安而使之自強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于謙抑之中有自强之意也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後世銷兵乃所以召兵。郝敬曰陟猶虞舜陟方之陟方行者方岳巡行也天下又安王者巡狩六師從行如詩云君子至止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朝會則必講武所謂詰戎兵也。

以列用中罰

蘇傳列猶例也袁黃曰按列與例不同條例之說後世

始有之刑者輕有輕刑重有重刑也周禮大司寇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中罰即中典也

尚書埤傳卷之十三終

尚書埤傳卷之十四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休寧 汪文柏季青 訂
同邑 董 闇方南

周官

[朱子曰]漢曰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伏生所口授無此篇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益未見古文尚書故也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得置三公三少六卿三公三少本以師道輔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遂以諸子或武臣爲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 [邵寶曰]立政三宅在周官前周官六卿在立政後立政闕任人而未定其制周禮擬分職而未見于行周官者周禮之綱而立政之成也

巡侯甸 四征弗庭 六服羣辟

[孔疏]六服而惟舉侯甸者二服去王圻近畧言之爾

[左傳注]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弗庭言不趨走于王庭也

[孔疏]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

夷狄之地王者羈縻之而已不可同于諸夏也程伯圭曰按周禮行人職云侯服歲一見以次五服亦歲一見是六服者侯甸男采衛要也畿内不在其數然周有九服而王之巡狩止于侯甸蠻服承德止于六服觀唐虞之世有閒矣東萊呂氏曰於傳稱六服數止蠻而不及要人以上衆之內何待四征之後而承德耶

黄度曰必六服承德而後董正治官制度須行不容或有阻隔也

侯伯　夏商官倍

左傳注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室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于樵曰侯伯即益稷之州十有二師也孔傳以為

五國之長蓋本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之說未知唐虞之制然否疏引成建五長此五長在五服之外豈侯伯也禮記明堂位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蘇傳堯舜官天下無或失之憂任人而不任法人得自盡也故法簡官少而事省夏商宋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而行故法繁官多而事冗後世德日衰故日畏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事相持以苟免故法愈亂官愈多而事不舉人主知此則幾矣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呂祖謙曰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所謂道也道何待于論論道者擬議以成變化講明而啓沃之也陰陽屬氣天地屬形燮理道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于此著矣然觀于下人乃格君心之任獨于孤言之而公反不與焉何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聖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下人之綱也鄧寅曰道貫天人律天以立人于是乎有論論者講謨于是乎有經經者政事燮理陰陽以是而已矣斯焉更化爲以人事而代天功其道兩在我也若曰坐而無爲如陳平丙吉

之云豈知相體者哉

葉夢得曰成王以周召爲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沒召公即爲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陳啓源曰按賈誼新書云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則未嘗無太傅也顧命召太保畢公毛公三公皆備又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不得云周公沒後不設師傅也石林語尚未核陳傅良曰周召以師保爲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召太保奭以下皆卿也其人足以兼三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爲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六卿自若也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程伯圭曰周禮多言三公三孤但不言其職蓋三公位尊出諸

侯之上論道經邦若無所職且官不必備或無其職非如諸卿之分職聯事各相統屬也故不必列之于五官篇也

擾兆民

王安石曰善教者浹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爲爾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

司空掌邦土

孔傳司空主國空土黃度曰當時行井田之法民間所授之田民自治之惟未授者則空之而掌于公家故官曰司空孔傳空土之說疏無明訓據了凡解當讀去聲然陸氏釋文不見特音當闕所疑黃度曰周禮司空事官而此曰掌邦土蓋凡居于王土者必有職有職則各以時制其利故農之地征均此利也工之飭材成此利也賈之阜貨享此利也皆士物也則皆邦事也蓋無有不作而食者邵寶曰古爲井地故司空專一卿焉井田廢則司空職亡補以考工而司空職贅矣吳澄曰有虞之朝首命伯禹作司空其後又命垂作共工則知共工與司空乃二職非一官也鄭氏以考工補司空何疏取王樵曰周禮司空之文多錯于他官何邁官尤多吳草廬說漢儒不知本經以考工而妄謂其闕因以考工記補之夫考工記記工事耳非設官也故無員缺且其所謂國有六職者自明言于下百工特居六職之一何可以之當冬官也

林駉曰嘗觀周之建官也百官聽命于六卿而六卿聽命于冢宰故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習布滿王朝者若不可得而一不知以冢宰統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司徒以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司馬大合兵以從司寇凡兵民之權若不出于一不知以三公兼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此上下相維之制然也又觀周之建官也或以公兼宗伯司寇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公得兼卿職也或以公兼卿大夫或以卿兼軍將是卿得兼有司也此職任無曠之實然也漢之九卿漢頓百官志九卿者奉常一光祿二衛尉三太僕四鴻臚五少府司農宗正廷尉合爲九即周之六官唐有六尚書又有九卿寺因乎漢也然周制上下相維而漢有事權偏重之失周官職任無曠而唐有員數過繁之弊師成周之意而損益焉不失于偏重不失于過冗斯得之矣

六年五服一朝　時巡

孔疏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惟云五服孔傳以

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不數也程伯圭曰周禮六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言五服蓋指甸男采衛要而侯服之歲見者不在其數也王應曰大行人六服朝見以數見者爲親畿服世一見謂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一來以其戎狄疏之也周時以洛爲邦畿邦畿方千里其外各以五百里分九服一方五百里者九四千五百里也以方對計之并邦畿千里通爲萬里今姑以二方計之開方封方等大王畿千有餘里在甸服歲一見若公侯于燕大王畿二千餘里在采服甸服之間或二歲四歲一見以周召元臣力在外服假若諸之者何耶若以爲服計之齊宿在綏服燕遠在荒服矣此所本於愚按蔡解五服從注疏程說與周官不合大全王氏又謂每一歲二

服入見五服有一年休息此未知據何書

黃度曰大行人六服各以遠近爲節次朝京師六歲一周此時見曰會也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此殷見曰同也皆準舜故事惟五載與十二歲不同耳自武王時適後見于經者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宣有圃田之狩皆非時巡也大行人六服此五服者又六年時巡要服見于方岳不至京師也

議事以制

按先儒有云五帝無傳政夏商無傳人又云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學古之所以必待于裁度也公羊九世復讎之說漢武帝誤信之以窮兵四夷周禮國服爲息之言王荊公誤信之以貽殃宋室知好古而不知用古其弊必至于此

令出惟行弗惟反

按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蓋天子之號令譬之若風霆如風不能動而霆不擊物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易渙汗其大號汗出而不反者也與此同義

惟克果斷

林之奇曰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賁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所以貴于果斷也曰克果斷必無非

所斷而斷之失

作僞心勞日拙

黃度曰若有所爲而爲即僞也殺僞而行前罔未益後又復彰所以心勞日拙也作僞如公孫弘作德如司馬君實

三事暨大夫

陳啓源曰詩三事大夫注三事指三公引書此語爲證黃氏書說亦訓三公蔡傳則云立政三事此以經解經法也但謂不及公孤公孤無待飭勅則不然上文凡我

有官君子公孤在其中已戒勑之矣此何獨不之及耶
况六卿上兼師保立政三事中豈必無公孤耶

君陳

鄒季友曰鄭玄注禮記中庸云君陳周公之子伋家紀年亦以爲周公子今觀篇中所尚式時周公之猷訓與畢命令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語意略同未見君陳之必爲周公子也使果是其子不當與畢命同稱周公　丁柏曰畢公四朝元老君陳其後進也周公旣沒何不卽以畢公代之蓋周公治洛制度法令已備恐畢公未必悉遵其舊任陳則親炙周公諸緖

本末故責之以周公之事爲及商民旣安之後始以旌別淑慝屬之畢公此用人之道也

尹茲東郊

鄒季友曰東郊乃下都經文止言東郊者治洛以化殷民爲重也說者謂周公存則王城下都皆自監之周公沒則分東郊使君陳監之王城之事君陳不與今考畢命曰祇命公以周公之事畢公之任卽代君陳者也何以見君陳不與王城之事哉此蓋因書序分正東郊一語而誤耳　洛與鎬對立故曰分正正長也長治之鄭曉曰東郊是下都亦曰洛邑盖殷頑民遷于洛邑是也

周公師保萬民

黃度曰東郊鄉遂之地也周禮鄉教孝友睦婣任恤鄉有老二鄉公一人無他職事獨與鄉大夫與賢能獻其書于王而已周公以天子三公爲鄉老教其民是之謂師保教其君教其民無異道也

凡人未見聖丁惟草

蘇何微獨聖也凡有求而未得也無所容其愛既得則愛衰此人之情也爲人上者不能斷然自藏諸用凡所以治民之具畢用而常陳則民狎而玩之矣故教之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德復有如于風者乎

順之于外

王間曰蔡傳引葛氏[illegible]之說以成王爲失言夫所謂順之于外者只是承君之德意而致之于民亦人臣奉君之常體觀周公語多士多方一則曰王若曰再則曰王若曰可見以此爲坊後世猶有厚施于民以收君權如齊之田氏者　鄒元錫曰此非成王失言蓋有爲言之也殷頑比蜩人臣而有施德于民以沒上惠康誥所以深疾夫造衆解君者也章美歸君合矣從王此正格頑之道大臣之職

弘訓

呂祖謙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按蔡傳解從容為不一于和非是從容與寬和為類不可與有制為類也東萊云和中之時大體固貴寬苟無制則流蕩縱弛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于品節之中游息于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此解得之

簡厥修至或不良

黃度曰鄉法自閭胥至州長歲時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戒令糾禁備焉修不修皆于此簡別之州長三年大比大考鄉里賛鄉大夫廢興故有進良退不肖之法

胥受多福

鄭伯熊曰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偕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成王云胥受多福康王云永膺多福皆以商民式化言之天保報上受福之詩也歸之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詩之意即成康之意也

顧命

呂祖謙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朝而命之卑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嚴大寶世稱漢武帝拔霍光于宿衛托以幼孤為知人不知所謂大臣非可寄安危為存亡者不在此選如周召內為師保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沒則托孤所謂受遺蓋其一職也武帝垂沒始拔一人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無其甚矣林之奇曰後世人主將托後嗣獨引親信入受遺詔謂之顧命之臣漢唐末雖有嫡嗣不能属于大臣多立自戚宦之手倉卒之際廢立紛然顧命一書誠萬世之法

[illegible]嗣

鄭季友曰嗣謂嗣君也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注云誓猶命也明樹子不易也告命之詞致其戒勉故曰誓蔡傳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從孔傳也未明當

降疾殆

鄭季友曰殆字句當從孔傳云疾苦危殆蔡傳上章兩言疾危殆此却云殆將何也

太保奭至毛公　師氏

朱子語錄召公冢宰畢公司馬毛公司空是三公芮伯司徒彤伯宗伯衛侯司寇是三孤孔氏以高官兼攝下司漢世以來謂

之領故召畢毛皆稱公傳皆稱領而芮形衛則但稱本
爵也形姒姓之國（禹貢度云形國在華州北海縣）餘五國皆姬姓（毛公是文王之子伯禽乃文傳）
鄭曉曰舊說成周時六卿遞轉三公不然初
太公爲太師卒周公代之周公卒畢公代爲太師召公
仍爲太保周公爲冢宰卒召公以司空代之代冢宰而
不代太師也召公歷三朝皆太保畢公代太公爲司馬
而不代太師毛公代召公爲司空而不代太保益毛公
代榮公爲太傅康叔代太史蘇公爲司寇而不代其太
史代太史者遞也（以分故太史司寇蘇公爲一人此注疏之說）
孔疏周禮師氏下大夫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重其

所掌故序于虎賁之上周禮注虎門路寢門也門畫虎
以明勇猛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王崩
鄭季友曰茲既受命句還字句還音旋孔傳羣臣已受
命各還本位也（周禮射人掌朝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屬
下句讀非（附考）蔡傳幄帳按疏云四合象宮室曰幄王
所居之帳也上有承塵皆以繒爲之張于黼扆之上撤
縣縣與懸通謂撤去鐘磬也庭路寢之庭
鄭季友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律歷志云成王即位
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孔傳十六日）甲子即引顧命之

又以爲三十年崩此劉歆說　皇極經世書云成王在
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
俾爰齊侯呂伋至南門之外
孔傳呂伋太公子爲天子虎賁氏（疏云其爵爲虎士八百人）愚按周
禮虎賁氏本下大夫齊侯領之蓋以宿衛王宮爲重也
後世功臣子弟爲列侯入宿衛亦此意史記稱太公五
世反葬于周是時伋必入爲王官故虎賁百人屬其統
領孔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使更逆之
周禮注路寢門一名畢門范祖禹曰成王崩時太子必
在側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于衆也

葉時曰虎賁之士非太宰之屬而太保得發之則太宰
兼總兵衛亦明矣然呂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則不
得以擅發召公雖制命非有二卿將命亦不得以專行
兵權散主不在一人可見周人制兵之深意
設黼扆綴衣
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孔傳扆屏風畫爲（黼斧通）文置戶牖
間疏云考工記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斧是刀白黑畫
屏風置于扆地故此于西序之上蓋黼扆綴衣四座皆
設之（附考）蔡傳設幄按周禮掌次掌凡邦之張事凡喪
王則張帟三重

牖間南嚮　篾席

【呂氏】【曰】牖序夾房階莽前皆指路寢言之牖間南嚮就路寢窓牖間南向設此座也間者窓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即當宁之所

【周禮】司几筵云王位設黼依依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孔疏】篾席即周禮次席鄭玄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與孔傳合坐席皆數三重取其上面言耳知其下更有席也方回曰古天子受朝皆立燕則坐坐必有席席有重數之不同

附考蔡傳變几仍几按周禮注吉事謂王祭宗廟祼備繹每事易几凶事文不新之也凶事則不知神之所之仍在位皆設爾

西序　底席

【孔疏】西序東序路寢之東西廂孫炎云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

【孔傳】底席蒻苹【禮記注】謂蒲席爲蒻苹【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愚按漢書史丹伏青蒲即此

東序　豐席

【孔疏】燕禮云君席阼階之上西向知養國老等燕禮同

【孔傳】豐席莞【爾雅】莞苻離注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又云蒲爲莞注纖細似龍須今蜀中所出莞席也袁黄曰按莞草似蒲可以爲席詩上莞下簟是也蔡傳以爲筍席誤

西夾　筍席　玄紛純

【孔疏】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名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金履祥曰天子之屋四角爲四阿四个而有東西夾大夫士止有東夾然亦不敢爲阿个也今此不言東夾惟言西夾而又南向與當房同蓋東夾者即初喪之殯宫而西夾者則新陟王西階之殯宫也卿大夫無西夾則殯于西階之上士殯于客位惟天子有西夾其殯用塗屋故于西夾爲之

【孔傳】筍蒻竹玄紛黑綬【疏云】釋草筍竹萌蓋竹初萌生者是筍爲蒻竹取其皮以爲席也紛者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于此注云以玄組爲之緣是也

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乎居四席各因事而設今則並設于殯前也

越玉五重陳寶　赤刀　琬琰　夷玉　天球　大貝

西房　東房

鄭季友曰越玉五重古今與釋皆未妥恐仍以孔傳爲正越卽前篇亦越之越承上爲義玉五重者必寶也琬琰也大玉也夷玉也天球也重者一雙也古者雙玉爲轂陳寶卽赤刀大訓河圖也取玉五重者閒于三寶之中所以重寶也此六字總目下乃分別言之大全陳大猷說與此同

孔疏鄭注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鄭季友曰蔡傳赤刀赤削也削音笑刀室也今亦作鞘朱其刀室因曰赤刀也禮記少儀云刀授穎削授柎削音

笑正與此同又周禮築氏爲削讀如字却非此也書疏謂削爲刀之別名禮記疏謂削爲曲刀皆因周禮而誤釋耳

孔疏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爲一重者其形質同也考工記云琬圭琰圭皆九寸古器考圓玉曰琬銳上曰圭琬有鋒者琰無鋒者

蒙引曰爾雅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許愼馬融鄭玄皆以爲卽此夷玉謂東夷之美玉也蔡傳從孔訓常常則何寶之有

按天球玉之可爲磬者孔疏云雍州所貢璆玉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蔡傳訓鳴球則是樂器不當列之于玉矣

鄭季友曰貝水中介蟲尤貢交趾所産大者至一二尺狹其中以備器用或白質黃文或黃質白文或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書大傳云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玄注云車渠車輞也車輪外圍輞大貝如車之渠沈存中云車渠蛤屬生南海中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攻以爲器如白玉鄭說非也

鄭季友曰孔傳以東西序爲東西廂半北西房爲西夾室東房爲東廂夾室皆未知何據蓋東西序皆有室兩

坐及諸器物皆陳列于室內赤刀以下諸物皆重必陳之于前故言東西序舞衣以下諸物必陳之于後故言東西房或言序或言房變文耳東西兩序之室外卽兩階之前兩塾之內乃五輅所陳之處也

大輅至之前

孔傳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其轅向南先輅象次輅木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向其轅向北疏云四輅兩兩相配先與大玉上下相對次與綴玉上下相對不及革輅者以革路是兵戎之用周禮革輅建大白以卽戎是革輅卽戎輅也于此不必陳之蔡傳以先輅爲木輅次輅象輅革輅與孔不同程伯圭曰周禮巾車

五輅惟玉輅金輅無副車象輅革輅木輅皆有副車王
乘玉路餘四路皆從是金綴于玉也乘金輅餘三輅皆
從是象綴于金也若乘象路革路木路則各自有副車
他路不復連綴矣是象輅當附綴路之列不當附次路
也路與輅通陳啓源曰周禮巾車玉路爲貴金路次之
象與革又次之木路最賤蔡氏知引爲證矣然謂賤者
行宜遠而在先故謂之先路象革次之爲次路此以意
卜度之耳按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大路繁纓一就
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繁纓三
就次路繁纓五就注疏謂五就爲是蓋飾繁相降殺加

以兩則三就之下不應七就也要皆以少爲貴則先路
貴于次路可知矣又左傳襄十六年鄭伯賜子展先路
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時子
展位上卿子產位在四則先路貴于次路又可知矣蔡
氏既知象貴于木而反以爲次貴于先何其謬耶　孔
疏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
是路寢之門知陳車輅在路寢門內也左塾者門內之
西右塾者門內之東從北面言之爲左右也程伯圭曰
蔡傳殯在西序按成王之殯當在堂上西楹之西序者
堂下之室也幷殯所在當云殯在西階之上按疑引周人殯于西
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此的證

雀弁執惠　階戺　東垂西垂　側階

孔疏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于此服之者以衛王殯與
在廟同也無旒爲冕無旒爲弁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
也惠以下七兵經傳多言戈餘皆無文鄭玄云惠蓋斜
刃宜芟刈戈今之句子戟劉今之鑱斧鉞大斧戣瞿蓋
今三鋒矛鋭矛屬蔡傳引說文云鋭當作鈗
孔疏戺堂廉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于堂稜
按東垂西垂在堂東西盡處王疏謂東西堂之階上似
太遠

鄒季友曰蔡傳側階北陛之階誤按鄭玄王肅以側階
爲東下階是也雜記稱夫人升自側階注亦云旁階也
嗣王自賓室適殯所往還必由之地故特備儀衛焉
孔疏立畢門及夾兩階服弁者皆士也以去殯遠故使
士爲之立堂上堂外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去殯近故使
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序之也次東西
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序之也前陳車位器物皆以
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此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
而後西者以新王在東故也在東[illegible]
自狄設黼扆至此帷座覲深寶玉煒燁車輅列峙兵衛

求所以紹述嗣王委重投艱不克承之意亦顯然示天下以尊無二上正統相傳陰絕覬覦不臣之萌也豈徒具國典彰備物已哉　蔡傳引東萊論極精確稱周廟見秦紀洸號見漢紀

麻冕黼裳　賓階　蟻裳

[夏僎]曰麻冕用極細布即袞冕胡氏曰麻績麻為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凡布八十縷為一升麻冕以三十升麻為之是二千四百縷矣蘇傳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以釋喪服吉小變也下用蟻裳形裳而不用纁亦變也禮祭服纁裳朱子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在廟則四服不可入

[孔疏]禮君升阼階此由西階升者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愚按]成王殯在西階之上故升自西階以就殯也

蘇傳禮記子張之喪公明儀為之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鄭玄云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殷之蟻結如今蛇文上言蟻裳亦為此文歟

太史　上宗　奉同瑁

孔疏太史乃太宗之屬而先于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為冊命事重故先言之

上宗即太宗也變文言上者鄭玄云宗伯大小三人此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愚按]同瑁恐無一人并執之禮此說當存　陳啓源曰按孔傳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疏云此瑁惟冒圭不冒璧璧亦稱瑞不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蔡并言冒圭璧不知何據

三宿　三祭　三咤

孔疏爾雅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宿謂三進爵者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者三酹酒于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于地鄭季友曰禮吉祭尸受酒灌于地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神祭酒也

秉璋

[蔡傳]圭瓚璋瓚[按]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圭為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半圭曰璋

拜　王答拜　同二章

鄭季友曰前太保拜白成王以事畢也王答拜敬所白也後太保拜飲福酒而拜神賜也王答拜代神拜也此非正祭不立尸蔡傳以為代尸拜非也[陳師凱]曰此王答召公拜也若在廟門外則全于君在廟門內則全于冢宰元老大臣先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為禮成康

王主喪立柩前，其答拜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王答召公拜，敬大臣即以敬先王也。

廟門

［鄒季友曰］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疏云］凡大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不專以神居為廟也。上文東序西序即東西廂也。東西廂惟路門內有之，故獨稱路門為廟門。禮記聘儀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則所謂廟門但指路寢之門而言，初非言神居亦非因有宗也。周禮司儀職諸侯相見交幣之禮亦有及廟之文，今人尚有廟堂廟廊之語。孔氏謂殯之所處，故曰廟，而蔡氏因之，蓋泥于神居為廟也。

康王之誥

伏生以此篇合于顧命，共為一篇。

王出在應門之內　布乘黃朱　壤奠

［孔疏］天子五門，臯、雉、庫、應、路也。顧命畢，門即路寢之門，此云王出在應門之內，蓋出路門始至應門之內也。［鄒季友曰］按應字平聲為正，音去聲為借音，故陸氏于此無音。禮記疏云應當也，謂當向南朝正門也。周禮注天子外朝一，內朝二，外朝在庫門之外，聽獄訟之朝也。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視治之朝也；燕朝在路門之內，會宗人圖嘉事之朝也。此應門在庫門內路門外，蓋治朝之所也。　程伯圭曰左右二字當自為句，言趨而左、趨而右也。

［孔傳］諸侯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疏云］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按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六物以和諸侯之好。下云奉圭兼幣，幣即此馬是也。王綱振曰黃朱是幣，當依蔡傳，後注古人以一為奇，二為偶，三為參，四為乘。此云布乘黃朱者，言所布黃朱之幣各四也。按下言奉圭兼幣，圭是王朝所須，執以代瑁，此信瑞也；幣是諸侯所獻，執以為贄，此壤奠也。武成言篚厥玄黃，爾風言我朱孔陽，此黃朱之謂也。五色黃中朱正，以象君德，非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也。按乘不止言馬，左傳以乘韋先牛，蓋此意亦通。壤奠土壤所出之物以為贄而奠于地，如奠雁之奠。諸侯享天子，其物不一，舉圭馬以例其餘。依注疏　鄭玄云禮，春受贄于朝，受享于廟，此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

咸進相揖　誕受羑若

古今考古之揖天子以符臣下以手著胸曰揖著雙拱
手向胸也下手曰拜 呂祖謙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
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
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
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
袁黃曰說文羑進善也若順也言文武能進善順道故
大受天命蔡傳引蘇氏說文王由羑里之囚天命始順
牽强難通且言文王猶可言武王則益謬矣 胡士行曰羑善也若順也羑若者若[illegible]入受大邦殷之命矣惟周文武大受而善順之人又見[illegible]負荷之重善慎見在審承之實也

丕平富不務咎
蘇傳詩歌文王之德曰陳錫哉周言其布大利以賜天
下則天下相率而歸周 依古註 及其亡也以榮夷公專利
今康王所云丕平富者豈非陳錫布利也歟所謂不務
咎者豈非不專利以銷咎怨也哉卽位而首言此其與
成王皆致刑措宜也[redacted]曰易剝象取厚下以安宅
蓋民厚而君可托也乃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于謙象發
之由高則損地卑則益以財分人則貧富均矣平乃厚
民第一義也

釋冕

釋冕反喪服東坡嘗非之潘元善以問朱子朱子曰天
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
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
漢唐新主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
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
大事當嚴其禮而諸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
吉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始終之際殊草草矣葉夢
得曰康王此舉必有大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卽位
猶有三監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況不及成王
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天下
之所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
吉凶又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爲常禮則不可
以爲非禮亦不可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所爲然
後知此書之錄于經非孔子不能權之于道以盡萬世
之變也呂祖謙曰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
王所以正其始也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四岳成王除
武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有王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
尹遽偕羣后侯甸陳訓太甲爲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
不疑太甲受伊尹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畢[illegible]

之戒于宅恤之日甚者以晉辭諸侯爲請然[illegible]言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耶　按以上諸說當與蘇說並存胡康侯傳春秋乃云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乃受顧命誥諸侯然後成服宅憂愳謂經文明言王反喪服則先時已成服矣禮天子七日而殯自乙丑至癸酉凡九日焉不殯者殯後無不成服之理竟後卿又言古天子諸侯既殯即嗣位改元康王所行正人君即位之常禮春秋時之踰年即位及嗣君稱子乃夫子書之以著其變周制而啓亂源此說吾尤不敢信

尚書埤傳卷之十五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同邑　包　咸自根
甥　王化浩翊若　訂

畢命

金履祥曰分正之命惓惓于生厚之遷保釐之册汲汲于餘風之殄跡商民之所爲自秦漢言之坑戮夷而已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爲周家之忠厚也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詐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忠厚之風數百年不做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歸晉及其末也九鼎寶器皆入于秦而周民卒東亡豈非王化之入人深乎

弼亮四世　正色

孔疏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諮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于文王之世已爲大臣也

附考蔡傳表儀朝著（與守同）按左傳叔向曰朝有著定杜預注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

殊厥井疆　郊圻封守

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以商人化商人此旌別之妙用也

呂祖謙曰周公始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忌凶德包以大

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𢡟服周化故
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
兼蓄並容則除莠不除終爲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
里居惡莠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于善此周治之成也
蓋惟式化之時乃舉此政在易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夬
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爲惡者衆或以召亂
王樵曰畢公分正東郊耳以郊圻封守屬之何也蓋當
時洛邑與宗周通封畿宗周方八百里洛邑方六百里
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然則洛之封畿即
鎬京之封畿鎬爲洛之根本洛爲鎬之陪輔形勢合而

不可以分周公營洛取四方朝享道里均而已初未嘗
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也知此乃知康王命畢公申
畫慎固之深意
不剛不柔
呂祖謙曰始皇以安危係于匈奴而急之以剛德宗以
安危係于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
君牙 牙音雅
陳師凱曰君牙稱君必有國武王時芮伯爲司徒伯
爵諸侯也君牙或是其後顧炎武曰古有人臣而隆
其稱曰君者周公若曰君奭是也成王之書王若曰

君陳穆王之書王若曰嗚呼君牙亦此例也漢世人
主猶稱丞相爲君侯
先正舊典
下既言祖考則上言先正宜自當指爲先賢不應四句
之中乃爾重複
冏命
王樵曰金氏以此篇與呂刑爲穆王末年悔過之書
詳篇首嗣先人宅丕后語恐非末年所作
出入起居 王不臧
鄒季友曰出入起居發號施令正古太僕職掌蓋太僕

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天子起
居號令皆與有職焉
繩愆糾謬
黃度曰繩愆糾謬諫諍之事也古者諫無常職百官
箴王闕然近而易入莫如僕御之臣故穆王專責伯冏
以諫諍之事漢諫大夫議郎博士與郎官常從得三代
餘意唐諫官屬兩省謂之供奉官隨仗入閤而勢疏遠
矣
正于羣僕侍御之臣
周禮夏官祭僕掌眡祭祀隸僕掌五寢掃除戎僕掌馭

戎車齊僕掌馭金路，道僕掌馭象路，田僕掌馭田路。[愚]按太馭中大夫，太僕下大夫，竝見夏官，此乃太僕正也。孔傳以爲太馭，非。孔穎達疑下大夫不得爲正。夫太僕之職，王出入則自左馭（居左自馭，不驂乘，避王也。）而前驅，最爲親近，故以君德責之，豈論官之高下耶。[張栻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是故救過于無事之時易爲力，救過于已發之後難爲功。

愼簡乃僚　便辟側媚

[孔疏]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

選。[黃度曰]如唐時節度使得自選僚佐，請命天子而用之，非徑自辟除也。

[孔疏]便辟者，前卻俯仰，以足爲恭，媚愛也。側媚爲側行以求愛。

惟貨其吉

[呂祖謙曰]後世近習更相表裏，鮮不以利合。合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弊也。自盤庚戒總貨寶，至此復見之。成康文武之隆，未數數以貨防其臣也。豈非商周之衰乎。

呂刑

[孔傳]呂侯爲天子司寇。疏云，篇名呂刑，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甫刑。大雅嵩高云，生甫及申。王風揚之水云，不與我戍甫。必子孫改封爲甫也。（[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岳所受。[括地志]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董鼎曰]穆王之意重在贖刑，故取金作贖刑以爲據。孔子未定書以前，舜典猶作夏書，序者謂訓夏贖刑，蓋本諸此。[鄒季友曰]古者刑淸律簡，至周而律令益繁。穆王哀民之易麗于法也，故五刑之疑各以贖論。觀其言貨惟富之戒，必非爲斂民財而作也。刑之可疑者，則赦其罪而罰其金，乃哀矜敬愼之至，

非謂罪皆可贖，而使富者得生，貧者獨死也。一篇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鑒天道之難欺，咨嗟懇惻，諄複詳練，罰贖特篇中之一事耳。小序專言訓夏贖刑，遂使解者妄爲譏詆，惜哉。[陳啓源曰]呂刑一篇，皆哀矜惻怛之意。其言贖者，不過罪疑赦以下數語爾。仲默以爲專訓贖刑，蓋誤解書序也。書序訓夏贖刑，贖謂罰贖，刑謂五刑。疏云，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竝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其語甚明。仲默不察，乃誤合贖刑爲一，又加以專字，而呂刑遂爲黷貨鬻獄之書矣。鄒氏善知經意而歸罪書序，其亦未審正義之

言乎
百年耄耄字句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孔傳
穆王即位過四十矣[疏]云孔不知出何書史遷若在孔
後當各有所據此云百年乃從生年而數　[蘇傳]荒大
也度量也鄭樵說同[呂祖謙]曰世衰則情偽繁人老則經歷
熟穆王之時姦宄日滕作書于老年閱世故察物情者
審矣故于古今獄官之略[蔡虛齋]曰穆王命呂侯訓
刑有悔其巡遊之意故夫子錄之若是昏亂荒忽將何
以訓耶[王樵]曰呂侯爲王度定贖刑新制其載刑書因

諸侯來朝王使呂侯以書之意告命之蓋周制五刑凡
二十五百未有五刑之贖而此增至三千又爲五罰皆
呂侯所參定也　[周禮]太宰之職五曰刑典以詰邦國
蚩尤　鴟義　姦宄
[孔疏]傳云九黎之君號曰蚩尤按五帝本紀神農氏世
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
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又楚語少昊氏之衰九
黎亂德人神雜揉家爲巫史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
南正重司天火韋昭引唐尚書云火當爲北正黎司地是蚩尤在炎
帝之末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韋昭云九黎
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鄭玄云九黎學蚩尤爲亂者在蚩
尤之後
[史黃]曰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按鴟梟陰類晝伏伺物
而動得時而張以比盜賊最著名狀
[釋詁]虔固也[韋昭]曰強取爲虔[方言]秦晉之北鄙燕之
北郊謂賊爲虔
苗民　惟作五虐之刑至劓刵椓黥
[孔傳]三苗之君頑凶若民[疏]云鄭玄以爲顓頊誅九黎
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誅之
[按周語云上無亦監于黎苗之王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德韋昭注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顓頊誅之高辛氏衰

三苗又亂堯誅之三苗九黎之後也與康成說同]　堯末其黨在朝舜臣堯又竄
之後禹攝政又在洞庭逆命禹又徂征之此族三生凶
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吳澄]曰苗民三苗之君也爵猶
之稱而自雄長雖君其國非受天子之命也其實一民
而已[愚按]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以比三凶
謂之饕餮下云舜臣堯誅四凶族則饕餮即三苗也三
苗特別于三族以非帝子孫
[陳師凱]曰呂氏謂古未有五刑制自苗民聖人不得已
而用之非也舜典稱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下文方及誅
四凶三苗居一焉蓋五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三

刑舜乃效尤用之之理鄭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傳猶譏
之勦謂舜誅三苗而乃效尤其法乎經文五刑曰虐刖
刖椓黥曰淫可見非卽古之五刑必更于無辜之人暴
虐淫縱用之如紂之炮烙剖心孫皓之鑿人目剝人面
之類耳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帝王相承莫之能改而謂
始于苗民乎椓是椓竅非卽宮刑黥是黥面非卽墨刑

遏絕苗民

孔傳皇帝帝堯也疏云此言遏苗民下卽言命重黎命
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滅苗民在堯
之初與堯末年又有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其次立

之此五虐之君已殄厥世其改立者復在朝稱凶族故
竄之舜典疏云因其下國應帝堯後之因又仕王朝者愚按蔡傳以下章命
重黎卽羲和其爲堯事明矣而此章皇帝乃釋爲舜何
也應取注疏正之

乃命重黎　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棐常

孔傳重卽羲黎卽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楚語重黎氏世序天地而別其分主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天神無有降地
地祇不至格天疏云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卽國語
所謂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
復典之也愚按據楚語則堯命羲和乃是修復顓頊之

政揚雄云羲近重和近黎楊龜山謂羲和非卽重黎也
近之而已重黎司天地羲和掌日月春夏陽也故羲近
重秋冬陰也故和近黎左傳稱重爲句芒黎爲祝融釋文顓頊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用史記則黎實祝融重爲句芒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謬矣
王樵曰不曰絕天地通而曰絕地天通者地民也天神
也神本無通乎民與之常行于下故曰絕地天通　降
格卽地天通蘇傳苗民瀆于詛盟神人相亂如左傳稱
之亡有神降于莘此類是也
按歐陽永叔本論謂佛老之害在修其本以勝之本于
孟子反經反經之說則本于此章出常也人之元氣實

則邪氣不得干世之常道明則邪說無由入

皇帝清問下民

按皇訓大皇帝猶言大帝也上章皇帝謂堯此章謂舜
陳師凱曰表記引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繼之曰非虞舜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爲舜明矣上言遏絕
苗民此云有辭于苗明是二時二事孔傳此章亦以爲
堯者舜之竄苗在受終居攝以前其時舜未稱帝也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農殖嘉穀

孔疏三后之次禹功當在先經首及伯夷者典禮是民
心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
之也吕祖謙曰當時承蚩尤之後人心蠱惑已久未易

違勝伯夷乃降天地人之祀典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
德森然各有明法向之蠱惑者始消蕩無餘所謂折民
惟刑也〈吳澄曰折斷斯民入刑之路〉後賢亦謂先正神祠然後民知
爲善【王應麟】曰人心不正雖有土不得而居有穀不得
而食呂刑所以先伯夷而後禹稷也小雅盡廢其禍烈
于洚水四維不張其害憯于阻饑
【孔傳】農畝生嘉穀農謂三農也前此民猶雜食草木實
自稷教稼穡民始殖嘉穀矣〈蔡傳農殖厚愚不如古註〉
率乂于民棐彝
【蘇傳】荀悅有言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後漢書荀悅傳作刑〉用榮

辱者賞罰之精華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
梏鞭笞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于刑乎小
人不忌刑況于辱乎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于小人之
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此率乂于民之
謂也
訖威訖富　白作元命
【王綱振】曰訖字當依商書訖我殷命解謂威福二者盡
斷絕也〈訖絕也言當絕威虐之與貨賂之門〉
【按】元命注疏皆以壽命言蔡傳無明解惟金吉甫云獄
者民之司命天之所托生殺予奪上與天對此說最佳

所謂代天討也
【王樵】曰典獄非訖于威一章當移置四方司政典獄節
下傳接柔遠句後語意不倫威富等法乃末世事虞廷
盖未有此而訖于威訖于富亦未足以言皐陶也穆穆
在上章結上文之意已盡此下更端欲今之典獄者以
伯夷爲法以苗民爲戒法伯夷敬忌其要也戒苗民威
富其首也傳本錯簡無疑
格命
格孔疏以爲至也謂至善之命或曰言感格爾心之誥命
何度非及

【蘇傳】罪非己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逮獄吏以
不逮文黨爲忠以多逮廣繫爲利故大獄有逮萬人者
國之安危位之長短咸係于此
正于五罰正于五過
【王樵】曰正于五罰即流宥五刑正于五過即眚災肆赦
但穆王新定贖法罰以贖言非復古者降等之用矣
【按】呂刑所謂正漢人謂之當言情法相當也東萊曰古
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
無不可加之罪
五過之疵

此病在惟由人罪孔蔡二傳以爲由入人罪蓋有罪而妄出則必無罪而妄入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惟貌有稽

黄度曰赦者直免之刑罰之疑皆直免之故别出孔傳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非也上文不簡不服皆謂有不盡之情非疑也疑則直免耳

周禮以五辭聽獄訟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注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顔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王樵曰經文貌字該氣色耳

目蓋以詢鞫覈其言因察之于視聽氣息之間也心在辭則情在貌不暇相顧

罰鍰　閱實其罪　宫辟　五刑之屬三千　上下比罪至不行　惟察惟法

爾雅鍰六兩所罰皆銅大辟千鍰爲銅三百七十五斤

馬端臨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所謂疑者何也唐虞之時刑清法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朴至周而文繁俗敝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按之法而刑之則舉足入穽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即以大辟言之其屬二百豈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如漢世出師失期之類于法當死而贖爲庶人亦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也曰古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罰贖亦一法也虞書罪疑惟輕此書上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虞書金作贖刑此書五刑有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不悖也

孔疏宫刑本制爲淫者後人被此罪未必皆爲淫如小雅巷伯以被讒太史公以救李陵并坐淫也王應麟曰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宫刑不易晉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宫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宫刑

非隋也按疏云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宫之隋開皇初始除男子宫刑婦人猶閉于宫孔仲達唐初人其言必核

三禮考注書大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臏即剕剕周禮作刖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宫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其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叛盜賊劫略攘奪撟虔者其刑死

呂祖謙曰周禮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輕刑增重刑減墨劓所增皆輕刑宫所損二百大辟所損三百皆重刑剕無增減居輕重之間也

陳師凱曰天下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盡無窮之情又在用法者斟酌而損益之蓋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陳大猷曰當上下比罪之時吏多因緣爲姦故戒以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用今所不行之法而强比附不行謂昔嘗有此例今不可行如漢長安賈人與瑯邪上市者罪當死汲黯以愚民安所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闌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

蘇傳終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爲得之

非佞折獄　有并兩刑

王樵曰口給者屈人以言不能求情其弊將有如路溫舒所云因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納之此酷吏之弊也然以佞折獄其流必至于是

陳師凱曰兩刑謂一人有兩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聽命于上不敢專也蔡傳欠詳

私家

呂祖謙曰以私意而家于獄謂出沒變化于獄詞之中以爲囊橐猶穴也陳師凱曰私家如禮記君子不家于喪之家

五極

不曰五刑曰五極者刑乃殛民之具即洪範六極之極

文侯之命

夏撰曰此書作于平王遷洛初年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概使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遽替奈何至魯隱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于平王春秋始于隱公孔子益絕望于平王也金履祥曰東遷君臣皆非有中興之才與志平王頹弱前儒固論之矣當是時定難立君惟秦晉鄭衞四國耳秦襄與戎世仇勢亦不兩立其與戎力戰固亦自爲不獨爲王室也平王以岐豐之地與之使之自取時犬戎蟠據平王不得不以許秦秦亦不得不取父子力戰二十一年而始得之固已不暇東略矣傳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晉居河北表裏山河足爲屛輔然文侯前有鄂叔之難後有曲沃之封晉之替實自此始平王命以歸視爾師則固不以興復期之而興復亦豈文侯所能哉平王申出也鄭武公娶于申當桓公死亡之餘

其衆又敢爲南鄭武公以婚姻之故迎王于申立之東取虢鄶以爲己邑志願足矣退聞王室獨衛武公之賢足以有爲然觀平王戌申之衆則可得其侯鄭之心想其柄任衛武未必若鄭武之專且久四國之外又未聞有將兵往衛者東遷之初事勢如此所以不復能中興也豈獨平王之罪哉○愚按周本紀平王東遷不載歲月以年表推之幽王驪山之禍在庚午平王東遷洛邑在辛未世家鄭亦連書于一年愚嘗攷之西周亡後不即東遷本紀云犬戎殺幽王于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諸侯乃即申侯共立

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據此則平王先遷在申諸侯求而立之立後乃遷洛也又左傳云幽王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不言何人曰奸命則必不當立而立者杜預以爲幽王少子伯服非也幽王在位十一年三年嬖褒姒伯服之生不過數齡且幽王以褒姒亡國褒姒既爲犬戎虜去必無復立其子之理考竹書紀年幽王見弒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太子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攜地未詳所在是謂攜王竹書之言雖未可深信而攜王則不妄皆是幽王既隕攜王僭位諸侯乃共舉兵黜之而迎立故太子宜臼其遷洛未定何時大抵自犬戎發難至平王東遷必非止一二年間事正月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云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正西周亡後王位未定時作也竹書又云攜王爲晉文侯所殺以此書用會紹乃辟及多修扞于艱等語驗之正合其時衛武公鄭武公秦襄公同獎王室而平王于文侯獨加殊禮有秬鬯圭瓚之賜始以殺攜王之故歟太史公紀幽平間事甚略故爲詳考之如此

先正之臣

鄒季友曰詳先正蓋指亂臣十人之徒如言先正保衡非謂文侯祖父也唐叔受封時尚幼未嘗迹事文武

殄資澤于下民

呂祖謙曰資澤下殄如詩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蓋推原禍亂所由本實先撥也百圍之木脊液內涸然後大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

會紹乃辟

袁黃曰平王失愛于父依託母家此離也戎殺其父國統已亡此絕也文侯起定其難正是合其離繼其絕也

秬鬯一卣

黃度曰周禮九命作伯錫秬鬯蓋謂以三公爲二伯者周公宅洛成王賜秬鬯其時周公以三公分陝也召穆公平江漢宣王賜秬鬯穆公亦必爲三公晉文侯不爲三公而用此禮考其命辭亦非伯蓋非周之舊典矣其後文公不爲三公而襄王賜之秬鬯弓矢乃以文侯爲故事故曰鄭伯傅王用平禮也

費誓

按費本魯附庸國併于魯後爲季氏邑今沂州費縣西有古費城去曲阜故城二百里費非魯近郊蓋當

時治兵于費○呂祖謙曰徐戎淮夷世爲周患考之大誥及大雅江漢常武二詩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朝廷爲之動搖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于甘誓周公之家學見于費誓啓之嗣位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驟當徐夷之擾觀其誓辭曲折纖悉若老于行陣者是以知古聖人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王應麟曰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柴誓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考多方篇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周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並興于是伯禽率師伐之于肹費史記作肹作肹誓二說雖不同然可證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殽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記禮之言恐非謂費誓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孔傳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之諸侯帥之以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叙故錯之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蔡傳徂茲猶今往者本蘇說疏云

始皇逐戎夷經傳不載始皇距孔君初僅可三四十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知之也愚按西周之末戎偪諸夏自隴山以東往往有戎渭北有翟獂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有陸渾之戎始皇所驅斥者當是此種故漢初不聞爲患若徐戎淮夷則被服中華已久當始皇時固不得以戎夷名之矣○何楷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言往已中淮夷之難矣今徐戎又孳動也費誓之作惟征徐戎如此讀便瞭然

敿乃干　備乃弓矢

斂猶繫也。[孔疏]楯紛如綬而小，繫于楯以爲飾。
[孔疏]備訓足。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詩傳束
矢五十矢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束。
牿牛馬　杜乃擭
牿，仰易童牛之牿，施橫木于牛角也。馬牿是施之于脚。
此鄭玄說。
[孔傳]擭，捕獸機檻。[疏][云]擭，柞鄂也。捕獸之器，檻，櫃也。周
也。設機于上曰機檻。
馬牛其風　臣妾逋逃
[孔疏]牝牡相誘謂之風。因牝牡相誘而至放逸去也。

[袁黃曰]古時丘甸法行，牛馬皆養于民間。此馬牛臣妾
斷是居民之物，不然軍中安得有臣妾乎。疏云古人或
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此豈可訓，杜甫不云乎，婦
人在兵中，兵氣恐不揚。
征徐戎　三郊三遂　甲戌我惟築
[黃度曰]徐戎興師壓魯境，本魯制魯，使不得會王師伐
淮夷。魯征徐，所以散淮夷之黨。[袁黃曰]參觀孔氏多方
傳，時成王已伐淮夷，故魯惟征徐戎。若曰量敵之堅瑕
緩急，必臨陣而後可見也。
[禮記疏]古者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家出一人，爲二

千五百家爲鄉，則爲二千五百人爲軍，是一鄉出一軍
也。凡出軍之法，鄉爲正，遂爲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其
王畿之外，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故
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是知諸侯有鄉有遂，蓋鄉在郊
內，遂在郊外也。魯頌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公徒
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林之奇曰]三遂意是指魯之三軍。
故說者多以爲魯有三軍之証。然苟以魯之軍制言，何
不言三鄉三遂，乃謂之三郊。蓋國必有四郊，郊外爲遂。
鄉近于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
四郊四遂。其曰三郊三遂者，因東郊受敵，故使之專意

拒守，而調發儲峙，則以責此外郊遂之民，取給于不受
敵之地也。
[蘇傳]徐戎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于郊而載糗糧遠
征其國。既以甲戌築，又以甲戌行，何也。伯禽初至魯，魯
人未盡附，若伐之于東郊，魯人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
城而守之，徐夷必爭，使土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即以
是日行。徐夷方空國寇魯，魯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
興師之日，東郊之圍自解。所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
功也。費誓言征言築而終不言戰，蓋善于用兵者也。敵[陳
源曰]蘇子之說固是兵機，但築者，注疏言至日即築，是爲攻敵之築，巨堙之類，兵法攻城築上爲山以闚望城

內削之距堙者謝築城東郊以自守也東郊近國門已有城可守矣又何待築乎

吳澄曰峙糗糧不言魯人蓋伯禽爲侯伯監七百里之諸侯率以伺征糗食當自齎持蓋統告諸侯在會之人也楨榦芻茭非遠國所能齎故責之魯人也

秦誓

秦本紀穆公三十三年敗于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中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令後世以記予之過與書序敗殽歸作誓不合金履祥曰左氏記秦晉之故甚詳而不及作誓之事史遷繫作誓于取王官封殽尸之役蓋

穆公自是不復用兵矣若如書序以爲敗殽還歸之作則其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安在其爲悔過哉

民訖自若是多盤

蔡傳凡人盡自若是多安于徇已此注不明孔疏云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人之行已盡用順道則身多樂稱古人言者悔前不順忠臣之謀也此解當參之黃文叔用此說

番番　旅力　諞言

葉夢得曰番番猶世稱皤然王十朋曰番番與詩申伯番番同

旅力孔傳訓衆力詩傳旅力方剛亦訓衆夏氏曰衆力如曰力耳力手足力是也朱子詩傳云旅與膂同按說文膂本作呂脊骨也韻會云膂通作旅人之一身以脊骨爲主故曰膂力朱傳得之

黃震曰蔡傳諞言謂杞子蓋殽之役實杞子啟之然始禍雖在杞子成之者實在孟明孟明違父誤君再敗秦師焚舟之役終無寸功自此秦晉連兵數十年不解豈可以杞子始禍薄孟明之罪哉

杌隉

杌如木之動搖隉如阜之圮壞

林之奇曰書于呂刑下有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篇竊意周太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呂刑而止自時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如宣王中興會諸侯復境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多矣乃無一篇見于書意宣王之書必亡失于驪山之亂孔子既取周太史所藏斷自堯典訖于呂刑于列國復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于其後

愚按書錄文侯之命者何存晉也王迹熄而霸圖興晉于同姓最強主夏盟又最久微晉周其喪鼎矣故以此存之也錄費誓者何望魯也魯周公之胤文武不作矣

東周猶可爲乎元公之初國勢甚張故以此望之也錄秦誓者何晉周也秦穆據有岐豐之地天下大勢駸駸而趨于秦文武成康之澤其熠乎故以此晉之也刪詩之先唐風于秦風而躋晉風于頌猶此志也

尚書埤傳卷之十五終

尚書埤傳補

埤傳鐫成。行世已久。嗣有弋獲。竊筆記之。又廣求宋元諸儒傳習善本。四方同志復有以所著見貽者。共得二百餘條。遂合綴爲二卷。他日若更有見聞。當續付剞劂氏。但恐未能假我數年耳。辛酉十月朔朱鶴齡書

尚書埤傳補卷之上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同邑 沈應瑞聖符
潘 耒次耕 訂

虞書

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　下章百姓百姓昭明

陳大猷曰上文欽明光被已載堯之明德不應于此又言伊川東萊擧中庸九經之序尊賢在親親之先可謂有據葢經言俊又俊明俊有德並是賢俊之德俊之爲義非所以明聖人之德也或曰然則大學何以引之曰

經傳所引經文姑借以發明己意不盡與本旨相合如於緝熙敬止止只是助語而大學乃以爲知止之止禮記中此類甚多固難相律

汪琬曰按周禮小宗伯儀禮士昏禮禮記仲尼燕居皆言三族三族者父子孫是也書及詩頍弁角弓小序皆言九族九族則孔鄭義爲是陳氏曰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言三族則九族見矣史記又有七族張晏謂曾祖至曾孫　顧炎武曰陳氏禮書云己之所親以一爲三祖孫所親以五爲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玄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左傳孔氏正義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不知高祖之兄弟與玄孫之兄弟同可以相及如後魏李悅之所謂壽有短長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齊同何必帝堯之世高祖玄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親當之其亦昧矣

陳大猷曰孔氏訓百姓爲百官者非特下言黎民不可重復經言俊民用章五服以章有德與明明在下庶明勵翼等語皆是指臣庶而言若以平章昭明爲庶民之事則非辭矣或曰上旣以明俊德爲用賢而復及百官獨非重復乎曰克明俊德是衆未用之賢兼在下者言之也平章百姓是正已用之百官即在朝者言之也正

如中庸言尊賢親親而繼以敬大臣體羣臣也以上諸解與今見悉合錄之以正俗說○愚按百姓昭明謂百官皆明揚在朝盡其職業也此二語已括盡舜典咨四岳以下半篇矣九官十二牧皆堯時舊人而堯典不言羲和仲叔之職舜齊七政必用之而舜典不及乃古文彼此互見之法

曆象

王應麟曰以象紀之于曆謂之曆象蔡傳象爲觀天之器此依注疏說以數紀之于曆謂之曆數作曆之法必先審定中氣中氣定然後閏餘可得而推○黃帝迎日推策帝嚳曆日月星辰而迎送之曆法之來久矣自虞夏迄周爲曆不

同而其法不傳。漢造曆。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數起于黃鍾之龠。其法一本于律。至唐一行。始專用大衍之策。其法又本于易。漢曆五變而太初最密。唐曆八改而大衍最密。

羲和四宅

[李舜臣曰]作曆之法。必先準定四面方隅以爲表識。然後地中可求。即地中。然後可以候日月之出沒。星辰之轉運。堯使四子各宅一方者。非謂居是地也。特使定其方隅耳。周以土圭測日之南北東西。知其景之長短朝夕。亦堯遺法。

四仲中星

[孔疏]七宿皆西首而東尾。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陳師凱曰]書之所言。皆昏星也。書于仲夏舉房心。火房心也而月令舉亢。書于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于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月令之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

敬致

[通典]土圭致晷。須用勾股之法。以求天之里數。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陳祥道曰]天繞地而轉。一晝一夜。適周一匝。又超一度。天左旋。日月違天而右轉。日一日行天一度。月一日行天十三度强。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蟻行磨上而右轉。磨轉速而蟻行遲。故日月爲地所牽。轉至于日沒日出。○非日之行。○乃天運于地外。○而日隨之出沒也。○書傳會選用此說。○閩世儀曰。天文家有星曆。有占驗。即古所謂步相推亦一氏也。左旋之說。于曆學無礙。但于算稍繁耳。若占驗家則殊不然。占驗家談五星。以東行爲進爲留。西行爲退爲逆。占者皆有明驗。若主左旋。則凡五星東行反謂之退與逆。西行反謂之進與順。與古今占驗。俱大相反。故愚以爲天文家言大左旋。日月五星右旋。○此說較長。○

[王應麟曰]一年餘十有一日四分日之一。二年餘二十有二日四分日之二。三年餘三十有三日四分日之三。四年餘四十有五日。五年餘五十有六日四分日之一。天地之數。惟奇則無窮。置閏所以補奇數也。○[周禮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月令疏]十二月中氣一周。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謂之一歲。十二月之朔一周。總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爲年。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

附考[蔡傳]解曆法。學者多不曉。[馬鍾陽曰]天度不可得而見。以其行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三百六十

五日全日外又零有一日中四分之一分猶今一百刻中之二十五刻與日會于初起之
度而知其有三百六十五度零四分度之一也四分度
之一者就一度而四分之得一分也度無定法惟隨在
以便推筭如十九分度之七則又一度分作十九分而
得其七四分日之一生于四分度之一日法定作九百
四十分四分之而得一即九百四十分中而有二百三
十五分也曆家以九百四十分爲日法則一度爲九百四十分以九百四十分而得四分之一則爲二百三十五分此所謂四分日之一也大約是三箇時辰○陳世儀曰歲差者歲歲
有秒忽之差也堯時冬至日在虛六度今在箕四度上
距堯時約差九十度矣今大統約六十六年八箇月而

差一度其法較古曆爲密宋中興天文志言自宋距堯
差四十餘度術是以在萬五千後所差將半周天得毋
寒暑易位此言大非寒暑乃因日之遠近故南至則必
寒北至則必暑不因所躔之宿而生寒暑也若如志所
言則自堯至宋節氣當大異矣何卒無異也又曰程子
言今人論歲差只是隨時測驗惟堯夫有一定法又言
堯夫歲差法只于日月薄蝕處求之余向不得其說由
今思之堯夫亦只是隨時測驗蓋曆家算日只用三百
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常理推算不便測驗所以然者
日光照耀所行處列宿皆隱不能知日之所行每日在

每度上也其測日之法只于月之晦朔弦望上求之然
晦朔弦望亦未能分毫皆準薄蝕之時日月合并或對
望同道同度毫忽不差于此時求之則知日在某度上
歲差之法于此可求是亦隨時測驗法非一定法也

烝烝乂不格姦

袁仁曰謂以誠意薰蒸之使之自治而不格正其姦慝
此王伯安之說當從之

重華

林之奇曰堯言勳舜言華者堯在帝位成功爲大故先
言放勳舜方登庸未有功可言故不言勳而先言華也

在璿璣玉衡

隋天文志書在璿璣玉衡考靈曜所謂觀玉儀之游昏
明主時乃命中星者也璿璣中而星未中爲急急則日
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璿璣未中而星中爲舒舒則日不
及其度月過其宿璿璣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
草蕃廡五穀登而萬事康也馬季長謂璿璣爲渾儀鄭
康成云其運轉者爲璣其持正者爲衡蔡傳解玉衡作橫簫用馬季長說皆以玉爲之吳王蕃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謂之
璿璣其爲用也以法三光以分宿度又有渾天象者以
著天體以布星辰沈括曰自舜以璿衡齊七政漢洛下

閎始製圓儀貫遂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
衡爲銅儀于密室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
也王蕃皆爲儀及象其說謂舊以二分爲一度而患星
辰稠穊衡改用四分而患推重難運故以三分爲度周
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黃赤道焉唐李淳風別爲
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次曰三辰又次曰四遊鄭注云四遊之
極原出周髀文陸世儀曰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此說出考靈曜撮後不知地之上下星辰之東西有南北也
可考而謬妄若此載之史策足徵知天者之鮮一行以爲難用梁令瓚更以木
爲遊儀因淳風法而附以新意詔與一行推校得失改
鑄銅儀古今稱之右統引渾天儀說最詳今載集傳○王應麟曰治曆

不難于算中朔而難于定歲差制儀不難于覘赤道而
難于步黃道○陸世儀曰蓋天不如渾天人知之矣然
渾天舊圖亦漸與天不相合惟西圖爲精密

類于上帝

三禮義宗鄭玄謂天有六名歲有九祭王肅著論駁之
云天惟有一歲祇二祭謂冬至之郊祈穀之郊張融以肅說爲長

律度量衡　三帛二生一死　修五禮

歐陽修曰分寸龠合銖兩皆起于黃鍾得律者可以制
度量權衡因度量權衡亦可以制律章如愚曰太史公
以六律爲萬事根本其作律書以太初曆起于律故也
後之言曆者皆基焉惟一行衍大衍之數立推步法與
遷固以律起曆之說不同故新史志曆而不志律○陸
世儀曰古今言曆者數十家其善者漢司馬遷太初曆
唐一行大衍曆元郭守敬授時曆然三家之中授時曆
最善蓋三家定曆之數太初以鍾律大衍以蓍策授時
則以晷景以理揆之雖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又云易能
彌綸天地之道然拔其成數以爲曆質終屬湊合不若
晷景之法以天測天尤爲精切所以迄今三百餘年交
食猶未甚爽

孔疏經言三帛必有三色傳所云纁玄黃必有所據未

知出何書也王肅同傳說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
玄云束帛而表之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章如愚
曰孔傳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出周禮大宗伯古者
諸侯見天子必以土地所生之物爲贄康王之誥曰一
二臣衛敢執壤奠二生一死之物即所謂壤奠也未知
孔何據而即以羔雁雉當之愚謂此諸侯覲天子也傳
乃引羔雁雉之贄蓋卿大夫士亦從諸侯而入見天子
陳啓源曰以周事言之如臣工篇本諸侯助祭于廟而勅戒其卿大夫則諸侯之臣得見天子可知矣
附考蔡傳吉凶軍賓嘉按吉禮如周禮實柴槱燎血祭貍
沈疈辜祼獻祠禴嘗烝也凶禮如喪荒弔禬恤也軍禮

如大師大均大田大役大封之類賓禮如朝宗覲遇會同問視之類嘉禮如飲食婚冠賓射饗燕脤膰賀慶之類

肇十有二州

袁仁曰蔡氏云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幷州按職方氏正北曰幷州山鎭曰恒山朱子語類云分冀州西爲幷州考禹跡圖及地理指掌圖幷州皆在冀州西通典云幷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則在冀西明矣今曰冀東誤也愚按幷州固在冀西今蔡云冀東者主帝都所在山之東爲言之時都河東蒲坂則恒山在冀之東矣不可謂誤蔡氏又曰分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按醫無閭在遼東旣云分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卽遼東之地矣又云分遼東等處爲營州不可解爾雅疏曰營州指掌圖云舜以冀州南北濶大分衛水以西爲幷州衛水在今眞定府分燕以北爲幽州今密雲等處鄚衍吹律處及共工城皆在密雲當依指掌圖爲正

象以典刑

鄭景望曰古有肉刑非聖人忍于殺戮也民習乎重不可以遽輕者勢也時雍之世刑措不用舜始制爲輕典以養其自愛重犯法之心爲五流以宥其大者爲鞭爲

朴以待其小者猶以爲未也又爲贖爲赦以恕其法之可疑情之可矜者肉刑蓋將無用矣而不敢廢也垂象以示民使之知所避耳所謂畫象而民不犯者歟

舜曰咨四岳 伯禹作司空

顧炎武曰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于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問答之辭已明則無嫌也

顧炎武曰司空周官孔注謂主國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顔師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爲穴以居人也見漢書百官公卿表易傳上古穴居而野處綿詩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今河東之人尚多有穴居者今人謂之窰卽古陶字蔣子言虛空也處空也卽今人所謂空窯也洪水之後莫急于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爲九官之首愚按此解司空亦一說然唐虞以前猶可通言於一代之時則不俟文仍以周官注爲正

教冑子 律和聲

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三禮義宗制似有虞氏之學仲舒云五帝曰成均虞庠近是也

陸世儀曰十二律倣人聲而作非人聲倣十二律律音有定人聲無定故律管旣成之後卽以之節人聲欲使

之得其中也今伶人唱曲多吹簫管和之其音有入簫管者有不入簫管者此卽中律不中律之謂又曰人之生有聲中黄鍾之宫者有聲中某律者古者太子生太史必吹律以聽其聲是也人身中可悟樂律心律本也喉樂管也其聲閎者宫也高亮而嘶殺者商也確以止者角也慓揚者徵也沈細者羽也然一人之喉又各具宫商角徵羽所謂十二律旋相爲宫也中央之音宫西方之音商東方之音角南方之音徵北方之音羽律管應五方之氣也

出納朕命

附考蔡傳敷奏復逆儀禮注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惠迪吉從逆凶

顧炎武曰善與不善一氣相感如水之流溼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無不感也無不應也此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者也其有不齊則如夏之寒冬之燠得于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時之正氣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間官長之爲則報應之至近者反推而之遠矣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戒之用休

王炎曰溝洫有遂瀦有防井有汲水之修也銷[illegible]焚萊有禁火之修也產于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之金之修也植于山林斬之有時掄材而取之木之修也辨肥瘠相高下以植百物土之修也播種有宜耨薅有節穀之修也水以制火火以鍊金金以治木木以墾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也

袁仁曰勸者或未必有終故戒之用矣道使民[illegible]矣道行其此注疏義也不然何勸而反戒乎

龜筮協從

程迥曰王鄰謂伏羲重易伊川先生云舜典有龜筮協從誰則重易之來尚矣司馬遷楊雄謂文王重易者非愚按筮必用蓍蓍草生必五十莖以象大衍之數筮未有不用蓍者若伏羲止畫八卦唐虞之時何以並稱龜筮耶伊川云蓍之德圓而神猶日月五緯也卦之德方以知猶二十八舍也

三旬苗民逆命　班師振旅　舞干羽于兩階

按闕經三苗之國右洞庭左彭蠡在今岳州長沙之界彭蠡在[illegible]三苗之境實不至此杜佑曰今長沙衡陽間是詩所謂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者也自河東蒲阪至其地幾二千里而遙苗民弗率亦恃其險遠故爾唐虞之時州十有二牧州牧統領

諸侯方伯連率之任屬爲禹承徂征之命必元戎十乘偕伯益賛馳至荆州牧境上會師江漢聲罪致討所以知會師在荆牧境上不在帝都者古時畿兵不出以衞内也有征討則徵調諸侯各從其力之便了大雅江漢詩可考迨歷三旬之久則師行九百里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必已歷苗民之境矣然而猶逆命者其意以爲重湖巨浸深林密箐之間王師必不能久駐可以負險如故也是時禹方齊居攝之任一旦總統六師深入蠻徼已爲唐虞以來所未見況兵臨湖漢必將舍車徒御舟楫與之角勝于波濤島嶼之危帥縛苗民而坐之中軍之鼓下不過與岳飛之平楊幺等耳奚足稱神武哉萬一主客勢懸岡

守不出又必當傳其國都爲後世十圍五攻乘城距堙之計久而師老財匱又必將棄之而歸如唐太宗之征高麗彼雖困敝乞降而國威已大頓此無一而可者也故知班師亦勢使然實出禹之本意益特贊決之耳夫惟帝德誕敷兩階來格遂爲三代以下所絕無之盛事不然後人帝王升降之感不將自征苗一役始耶

王炎曰班分也如班瑞班宗彝之班禹前會諸侯之師今分而散之陳氏曰振整也分散其師整衆以歸也

陳暘曰考大司樂羽舞之類文舞也干舞之類武舞也武舞所以示威文舞所以示懷然舞必于賓主兩階者以班師振旅則無事于征誅有事于揖遜揖遜而階者賓舞干羽者樂也聖人端拱而天下治禮樂之謂與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葉仁曰注謂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非也禹深然臯陶之言而中有所感故吁以發之蓋四凶誅竄惟鯀之殛于禹有深痛焉上則君難于帝下則恩尼于親所以深歎而長吁也

彰厥有常吉哉

范祖禹曰人君用九德必彰顯其有常者而用之則吉卽五服五章之章也北鄰陳芬

撫于五辰

黃度曰五辰緯星也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爲五辰十二舍經星亦爲十二辰歲星司肅典致時雨熒惑司晢典致時燠太白司乂典致時暘辰星司謀典致時寒塡星司聖典致時風經星有常不變緯星有伏有息有進有退與日相終始變則不可準難齊惟聖人能安之而以日星爲紀日成月要歲會由是而出故庶績凝焉

王應麟曰聖人正五事修五行調五氣則五緯自然順軌故曰撫于五辰愚謂孔傳作順五行之時蔡傳從之呂氏月令所紀是也文叔解于辰字柀切亦與孔相發明

一日二日萬幾

孔傳戒懼萬事之微楊簡曰幾者意念之微動也若訓作事唐虞之世刑清政簡豈有一日萬事耶愚謂幾在未事時言如待事至而後持之必有不及持者況幾者制事之本也謹之于幾而事在其中矣萬幾猶云萬邦萬國極言其多耳泥之則失

贊贊襄哉

按懷山襄陵孔傳云襄上也此贊贊襄哉傳云贊奏上古行事黃氏學說亦訓上又云贊進而上之也今蔡傳云襄成也蓋本左傳定十五年雨不克襄注訓爲成然

孔傳更古且蔡氏解襄陵云駕出其上于此不必異釋

絺繡　六律五聲八音

孔傳葛之精者曰絺疏云後代無用絺者蓋于時尚質夏月染絺爲繡而繡之以爲祭服愚按鄘詩蒙彼縐絺縐絺周禮謂之素紗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末曰素紗鄭仲興云素紗白紗也凡繒之細薄者皆名絺不獨葛然則書之絺繡猶周禮之素紗古人以爲上服何必夏月始用哉蔡傳絺作黹從鄭氏說爾若作絺義既可通復無嫌于改經也（葉石林從注疏）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即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十一月）太族（正月）姑洗（三月）蕤賓（五月）夷則（七月）無射（九月）陰聲大呂（十二月）應鍾（十月）南呂（八月）函鍾（六月即林鍾）小呂（四月即仲呂）夾鍾（二月）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聲之陰陽皆有合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如黃鍾長九寸下生林鍾長六寸上生大蔟長八寸其生皆隔八位）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六律左旋六同右轉陰陽相合）疏云五聲爲文即八十一絲爲宮七十二絲爲商之等（史記索隱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象君商絃用七十二絲象臣角絃用六十四絲居宮羽之中象民徵絃用五十四絲象事羽絃用四十八絲最清象物）王朴曰樂生于人心而聲成于物物

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爲樂之端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樂備（旋相爲宮之說禮記注疏最明）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孫覺曰聖人不以無違自處而以有違求弼其有不然者則庶頑讒說之人豈足以語臣鄰哉不在時不在是臣鄰之列也按此解得之不必如蔡傳增出不忠不直

無若丹朱傲

按此章與上文非一時之言蓋別爲戒敕也時解必欲

廸上文言之故多牽合之說

戛擊鳴球　鼗鼓　簫韶九成

黄度曰球玉磬鳴有聲中樂即所謂天球也此謂登歌周禮有頌磬歌頌則磬之琴瑟笙竽之類高下雖齊故皆協之以磬登歌琴瑟以磬協之戛擊鳴球是也間歌笙以磬協之笙磬同音是也

按商頌猗與那與置我鞉鼓鞉即鼗鼗也鼓也是二樂器周禮大司樂祀天神用靁鼓靁鼗祭地祇用靈鼓靈鼗享人鬼用路鼓路鼗祭傳似止說得鼗耳

孔疏釋古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言九變其實一也簫是

樂器之小者言簫見樂作之時大小皆備黄度曰簫韶者吹簫而舞猶周人吹籥而舞與

予擊石拊石

黄度曰石音屬角角聲不高不下太高則近徵太下則近商居清濁之中故難和編鐘編磬必用十六枚者十二律當十二枚又有四清聲作四枚歌磬即鳴球是也

陳大猷曰東坡蘇氏云樂之不能致氣召物如古者以不得中聲故耳樂不得中聲者器不當律也器不當律則與擿埴鼓盆何異使器能當律則致氣召物雖常人能之蓋見于古今之傳記多矣而況于夔乎夫能當一律則衆律皆得衆律皆得則樂之變動猶鬼神也豈以格天神格人鬼來鳥獸皆無足疑者東坡此論固未足盡韶樂之全然古之善樂者多以一器而致物故伯牙鼓琴六馬仰秣瓠巴鼓瑟游魚出聽史記載師曠鼓琴一鼓再鼓而致風雨之應皆不待他器之齊奏也夔之以一石音而感人物理固有之（石聲難諧蔡傳之解尚矣此說亦不可廢）

元首叢脞哉

王應麟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爲戒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爲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夏書

治梁及岐

顧炎武曰呂梁山在今永寧州東北一百里古之石州自此而南爲壺口屬今之吉州又南爲龍門爲今之河津韓城兩縣界總一山也禹鑿而通之自呂不韋司馬子長之說皆如此左傳杜預注獨以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者蓋晉侯公賂石州之山尚屬戎而非晉境然非有二山也埤傳考尚未詳○呂祖謙曰孟子謂禹行所無事如鑿龍門析底柱闢伊闕豈無事哉鑿所當鑿不憚難而止乃是行所無事也若避難趨易而謂行所無

事可乎。

嶧陽孤桐

孔疏地理志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蔡傳因之愚按此乃鄒嶧山即魯頌保有鳧繹之繹山非葛嶧也郭璞云此山純石結構連屬如繹絲然禹貢作嶧蓋其名也魯頌作繹取其義也一統志鄒嶧山在兖州府鄒縣東南五里葛嶧山自在邳州城西北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山魯穆公改為鄒山今其地猶多桐樹。

島夷卉服

黃度曰禹貢冀北界標碣石而書島夷則地窮沙漠凡

今雲朔燕薊諸夷居于山者皆是也揚南界表海而書島夷則地窮漲海凡甌閩交廣諸夷居于山者皆是也杜佑分嶺南為古南越以為非禹貢九州之域何所據依哉

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黃度曰禹貢織皮兩見梁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雍織皮崑崙析支渠搜皆夷貢也鄭康成諸儒說西傾因桓皆牽合酈道元說行西傾浮潛漢以達沔更支離難據直以經文求之必當有水自西傾可以達蜀者考山海經沙州記白水墊江皆自臨洮西傾山東南流入蜀世代遷易名號變殊不可得而知也。

導山

金履祥曰治水之規畫即山以知水因山以表地三條之說出于王肅以岍岐至碣石為北條西傾至陪尾為中條嶓冢至敷淺原為南條然內方大別在荊山岷山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為一條四列之說出于鄭玄謂岍岐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四列雖是而陰陽名位未當宜蔡氏以為不足信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陳師凱曰自岷山至敷淺原論其山脊綿亘道里甚遠今蔡傳直曰其北一支為衡山亦未盡蓋岷山之南為沬若水所限東北又限于涪墊大江諸水其岡脊支脈乃迤而西自西而南至雲南之境又東趨夜郎已四千餘里乃越五溪之尾至湖南為衡山則又二千五百餘里矣其南一支自桂嶺至零陵為九疑山下郴州迤東北而行經袁筠之間又下為蘇草白藤高良諸山乃至南康江州之境大為廬山小為博陽抵江而止。

至于大陸

史河渠書禹以河高水湍悍難行平地乃廝二渠二渠鄭漁

仲有辨引而北載之高地過洚水今大陸然子能自載河高地使沿太行之麓以北此測量水平之法引之高而不失就下之性也愚按爾雅高平曰陸知大陸乃地之高者非廣阿澤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

史記正義庾雍之漢水記云武當縣西四十里漢水有洲名滄浪洲蓋旁得因滄浪地名非水色也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渭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地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

錫土姓

孔穎達曰姓者生也以之爲祖令之相生雖百世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支庶則各自立氏陸淳曰氏如近代之爲房禮記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昏姻不通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氏族一也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謂之族記云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亦氏之別名也正姓爲姓庶姓爲氏姓則受之于天子族則禀之于時君左傳注天子賜姓命氏諸侯賜族鄭樵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左傳諸侯詛辭曰墜命亡氏踣其國家明無氏與奔爾失國同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也姓氏皆所以別昏姻而以地望明貴賤古男子稱氏婦人稱姓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是也後世以氏爲姓故婦人一例稱氏王鏊曰姓氏不分久矣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如四岳薦伯夷典禮伯夷四岳皆姜姓伯夷爲呂氏四岳爲許氏族則氏之所聚也左傳以字爲諡因以爲族朱子曰諡當作氏蓋別姓則爲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入元入凱生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之族也宋戴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之氏也太史公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又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十四氏又如周本姬姓也其後子孫如齊衛毛聃等各以國爲氏而皆姬姓

五百里甸服

按王畿制服名甸其必非以軍國之儲仰給外藩明矣今東南水利人爭議之而北方京都輔郡獨不及元人虞集及先朝徐貞明疏書甚悉誠用其說豈至以西北之人全待食于東南哉或謂北方諸水泉皆引爲運河之利故民間不得引塘灤爲田然遠于運河之處瀕土尚多豈可棄之無用乎

底愼財賦

陸世儀曰田畝之賦重則人爭隱漏以逃賦欲增田畝者莫如薄賦故李翱曰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倍多也丁口之徭重則人爭隱漏以避役欲增戶口者莫如輕徭故馬端臨曰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也二公之言可謂知本矣

大戰于甘

按禹言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則是禹方治水已生啓而益與禹其奏鮮食禹治水在舜攝位之初舜攝三十年即位五十載而後禹嗣位禹薦益于天七年而後啓嗣之戰甘之時益必不在啓年益八十餘矣

以八十餘歲之天子而親歷戎行有扈氏國在郊圻肆然敢與天子接戰此帝王升降一大局也使非禹明德在人太康失國豈復能祀夏配天乎

因民弗忍距于河

呂祖謙曰姦雄何代無之我之勢固彼無因而入苟有其隙彼必投之羿之變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在此不在彼秦不築長城起阿房勝廣何所因隋不伐遼東遊江都李密王世充何所因○羿在河北距太康于河南按一統志太康城在河南府城東南一十里夏太康所築蓋遊畋之地也爲羿所逐因築城居焉梁宋間孟諸之野蓬池之澤其即太康遊畋所至歟○或問太康之盤遊何以遂至失國曰堯舜禹之爲君也罔游罔淫無日不憂勤在上民之習而安者幾二百年矣一旦見太康盤遊無度必大駭異之而疑天位之不當傳于其冑后羿益後世莽操溫裕之徒也亦必以與子不如與賢之說煽惑搖動其間擱然踞有河北居代興之勢所以民咸貳心罔統遂至于中分也迨羿浞繼篡咸非逸遊民之不堪命更倍太康時乃翕然歸命夏鼎而少康因用之以中興焉嗚呼民心之易失而難收也蓋如此夫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

林氏少穎謂太康五弟其二即仲康以五子之賢使一人守國不出羿雖欲爲變而不可乃空國而至洛汭何也恐謂太康空國遠遊五子必諫之而不聽又太康不任之以國寄五子亦無如之何故不得已御母以從徯于洛汭望其速反從是從母孔氏以爲從畋者非也既從畋矣何又作歌以述怨乎○又按太康盤遊失國五弟能述祖訓其賢不肖較然矣以啓之賢又老年嗣位豈不能鑒別者而立太康何也蓋拘于嫡長之說耳夫嫡長而賢立之可也不賢則當于諸弟中擇一人爲立

之此非徒以安天下也，亦所以安子之不賢者也。漢光武不立東海王彊，唐睿宗不立宋王成器，是千古絕識。高祖若知此義，豈至有寢門喋血之禍。○[又按]唐虞時已行封建，錫土立國，因為家法也。五子之賢，啓不分之茅土，使為屏翰，而乃散處之于京師，尤不可曉。當時使五子在外夾輔王室，羿何至篡夏哉。

辰弗集于房

[林之奇]曰近代曆者推仲康■年九月合朔，已過房心北矣。按左氏傳云宋大辰之虛，陳太皞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其曰房者，火之舍也。

商書

初征自葛

[按]湯之征葛與伐夏不同時，漢孔氏曰湯為方伯，得征諸侯，此言最是。葛伯不道而征之，正舉行方伯之職，故起事而桀不之忌。不然湯方釋夏臺之囚，遽專征伐，桀必亦出兵相向，何待升陑之後，始戰鳴條耶。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陳大猷]曰德不大則梏于偏，如夷清惠和，各有偏之弊，何以建中。湯德本大，又欲其懋昭之，日新不已，然後能建中以範斯民，所謂皇建其有極也。

朱子曰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是內外交相養之法。愚謂以義制事，即易之義以方外也；以禮制心，即易之敬以直內也。禮只是敬 此千古聖學淵源。

慎厥終惟其始

[陳大猷]曰此欲其謹終如始，其非方戒其謹始也。孔氏引靡不有初，鮮不有終。柯山夏氏云湯之始與德業非不盛，所當諫者惟在于終而已。此說是也。蔡傳謂其終之道，惟于其始圖之，非此處語脈。

乃亦有終

夏僎曰乃亦有終，非特王國社稷可保其有終，爾諸侯亦可終享安寧之福。如此說乃字方分明。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陳大猷]曰造為攻伐之功，雖自鳴條一役，而我之積德基命，始于亳都者固有素矣。此解勝蔡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顧炎武]曰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建子之月。蓋湯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檀弓云殷練而祔，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祔湯于廟也。非朔者皆廟無定日 先君祔廟而後嗣子即位，故成之為王，而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乎王也。若自桐歸亳以三祀之十二

月朔則適當其時而非有取乎爾○卽位者卽先君之位也未祔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也故祔廟而後嗣子卽位殷練而祔卽位必在期年之後周卒哭而祔故踰年斯卽位也如魯成公以八月薨十二月葬襄公以明年正月卽位 有不待葬而卽位者如魯之文公成公斯其禮之末失乎○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之位舜也禹也練而祔祔而卽位殷也踰年正月卽位周也世變愈下而概爲卽位遂爲後代之通禮矣愚按如亭林解則歸亳之時終喪已久矣注疏惟況三祀爲終三年之喪故有踰月卽位奠殯而告之說余每疑其未允而無以易之今聊以殷禮爲此疑義當然

其刑墨

眞德秀曰皐陶之刑貪以敗官曰墨不諫者以墨刑加之使人知貪官之罪與貪賄同也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萬斯大曰三祀之奉王歸亳定在正月朔建丑月 而亦在十二月何也曰時太甲喪畢已能處仁遷義克終允德伊尹何忍令之久居于桐況明年四祀之正月朔新君有朝正與覲諸侯見羣臣諸大禮桐宮在亳都之外使必正朔之日始迎則是日有不能及故先于歲終月朔奉之以歸理勢定爾復何疑哉克宗說惟元祀十有二月與余意悉合此論尤先儒未發故錄之

君罔以辨言亂舊政

按蔡傳以辨言屬太甲或疑太甲欲縱則有之辨言何必致戒林少穎曰自古受託孤之寄者于進退之際甚難幼主血氣未定趨舍未堅苟吾退而小人乘間以進必將辨言蠭起紛更舊章貽國家無窮之禍所以伊尹明告之以堅其心而遂不以引身求退之義焉此說有理

協于克一

陳東齋謂有專一之一終始惟一是也有統一之一協于克一是也然專一之一與統一之一豈有二乎專一而非摠之統一則理必漏于紛歧統一而非要之專一則功必疎于間斷

七世之廟

按禮器家語荀卿子穀梁傳諸書皆言天子七廟則七廟乃天子常禮商人七世之次不可得而知鄭玄王制注云殷人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由未見尙書古文故以臆言之孔疏引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也韋玄成議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其云文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此劉歆

之說後儒多從之

以常舊服正法度

[陳大猷曰]法度如朝市宮廬之營建道路頓宿之部分夫舊即新之區畫之類是故事則人情不駭遠慮則衆志不搖此遷都之大綱也

乃奉其恫

[陳大猷曰]恫痛不急去之乃奉而養之猶安其危利其菑也

乃正厥位

[按]孔氏訓位爲郊廟朝社之位夫亳乃湯舊都也郊廟

朝社必仍湯之舊且古人營國必先定郊廟朝社之位然後遷而居之不應既遷而後定位也觀召公營洛洛卜則經營至于位成周公乃達觀于新邑營此可見矣蔡云君臣上下之位最是實用林氏少穎之說

鞠人謀人之保居

[王氏曰]鞠其耕桑薄其稅斂使老幼不失其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族黨宥友相助謀人保居之事也既養之又安之則斯民之生生得矣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王炎曰]憲天聰明則聞見不在耳目而在一心此心洞然與天爲一然無私僞蔽于其間必然乎衆人之所不及見通乎衆人之不及聞心之所存無非天理故其憲明無異天之聰明也

干戈省厥躬

[金履祥曰]甲胄御兵自衛也干戈以兵伐人也重言之者高宗天資英毅傳說慮其輕于用武也

惟其賢惟其能

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有德行能有道藝

典祀無豐于昵

[金履祥曰]孔傳昵訓近馬融以爲禰廟蔡傳從之此亦無據豐于昵謂獨豐厚于所私昵者其意在微禰爾安見必爲禰廟耶書序高宗祀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當從其說蓋徼福于始祖之廟事理固有之

我舊云刻子

[按]孔傳刻病也箕子言我久知子賢言于帝乙欲立子帝乙不宜病子不得立此說未見正史據呂氏春秋云帝乙欲立微子啟太史爭之不得立孔說既與不符蔡傳稍變之云我嘗勸帝乙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此則于理有礙矣微子

之出以存宗祀耳若恐爲紂所害則意在全身有媿比干多矣黄氏書說又云刻薄也微子以母賤不得立是商之薄也太語意益遠王克諭衡作我舊云孩子謂識紂惡于孩子之時尤爲鄙俗當闕所疑

我不顧行遯

金履祥曰王子可去蓋不可使紂有殺兄之名箕子不顧行遯是亦將以死救也愚謂箕子既無可去之義然寧囚奴而不死者何也柳子厚云當周師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箕子之隱忍不死其志在斯乎

尚書埤傳補卷之下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同邑 徐 釚電發 張尚瑗弘蓮 訂

周書

惟十有三年春

按帝王世紀以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經世紀年則以武王十三年辛巳克商通鑑外紀又以武王克商之年爲己卯唐曆志亦云歲在己卯是在鶉火武王克商之年鄭漁仲與皇王伯厚長游並從外紀蔡傳緣古史備

略此紀年月而不及干支故後儒攝一成之說

同力度德

按德猶地醜德齊之德蔡傳以行道有得于身釋之豈此處語耶

犁老

黃度曰正義引孫炎云老人面如凍梨色則犁當作棃愚按韻會云棃亦作犁蓋古字通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陳師凱曰古注之解與湯誥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同意蔡云過者責也百姓責我不正商罪似于在字[illegible]若

王乃大巡六師

黃震曰蔡傳時武王未備六軍于牧誓敘三卿可見此史臣之辭也按牧誓所敘三卿乃指友邦冢君者安得以爲證若武王止三軍史臣安得增飾爲六師猶意歷數有歸天人咸應武王旣可伐紂何獨不可六師耶○黃度曰諸侯之師濟河猶各爲營壁今始分隸六師王乃徧巡行陳而撫之

旁死魄哉生明

孔疏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惟四月哉生魄傳曰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爲始生魄是一

日爲始死魄二日爲近死魄也薛季宣曰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復蘇故也王應麟曰晦則日月相會于東方望則日月相望蓋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合璧則昭相遠而日燭不及則亦暗愚按借日爲光本沈括之說朱子取之吾友陸道威又云月乃精氣所爲本自有光今水晶琉璃一麗太陽便表裏洞徹豈月反不如耶其盈其虧皆月自爲之蓋應日之光而非借以爲光也尚書生明死魄亦一證今存其說待考呂祖謙曰堯史以星正時周史以月正日恐曆久必差而星月則明著易見也○邵子曰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陰生故日下而

月西出也陰盛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行也

王朝步自周

孔傳步行也或曰步即步輦也詩疏輦車人挽以行荀子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注輦謂人輓車○顧炎武曰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至也鄭氏以爲出廟入廟皆步行今按經言步自周則不但下廟也雍錄以爲步行二十五里則又太遠後之人君驕於諸侯于是有輦而行因此坐而見令諸侯非先王之制矣昭帝出庶兒叔孫

通傳乃各旅也○呂氏春秋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招蹷之機

太王王季文王

顧炎武曰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大傳言武王于牧之野旣事而退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二說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而其告庶邦冢君曰太王王季金縢之祝冊曰若爾三王是武王之時已追王太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爲得也緜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未爲得也文王之王與太王王季自不同

追王太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踐阼之後○武王未克商
先已追尊文王史伯夷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
王東伐紂

洪範九疇

歐陽修曰箕子陳洪範條其事爲九類別其說爲九章
考其說不相附屬劉向爲五行傳乃取五事皇極庶徵
皆附于五行至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
能附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所謂旁行而取而遷就其
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翻衍禍福之說自是
數術之學孔子于春秋記災異而不著事應蓋諱之也

一五行　土爰稼穡

馬廷鸞曰水火木金土天地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
水五行相生之序也水火金木土五行相克之序也大
地之生五行也以數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克也以形葉
夢得曰天之五行爲氣而暘燠寒風是也地之五行爲
形金木水火土是也吳澂曰土爰稼穡穀在其中自其
治之有司則謂之府以其通天下用之則謂之行
黄度曰曰者盡辭也土無不生稼穡不可以盡土之性
故不以盡辭爲爰於也於是而施稼穡之功也
司空司徒司寇

黄度曰食貨祀賓師稱其事通乎下也司空司徒司寇
稱其官制乎上也定民居敷教制刑必自其上出

四五紀

方回曰日者循星以進退者也月者應日以死生者也
星者日所舍此指經星辰者星所次以其得陽之精故謂之
星王應麟曰星亦受日之光凡天地之光皆日也以其所次有時故謂之辰其
盈縮進退遲速長短之不齊皆不離乎數故以曆紀之
因以推考其行度驗其當否焉

五皇極　皇建其有極　錫汝保極

黄度曰皇以君稱極以理稱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皆自

爲對而五無對無對故體大一九二八三七四六分據
八方而五居中居中故理合
陳師凱曰有極與無極對觀無極不可名象及其有則
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彰焉王者不能自有其極何以能
建極
黄度曰保之言守也民莫不汝極矣而不能守之則至
于失墜必又以汝之保極者錫之然後民日遷善遠罪
而不自知也愚謂諸錫字一例皆言自上與之錫保者
考禮正刑一德範圍之而不過也蔡氏之解本其父西
山似于錫字少力

謀及卜筮　龜從筮逆

董鼎曰天下之事有我所欲爲而人不欲有人所欲爲而已不從亦有已與人皆疑其不可而天地鬼神自以爲可者是皆當于卜筮決之葢人則有欲而卜筮無私筮猶出乎人龜純乎天矣此稽疑一疇尤以龜爲重

顧炎武曰周禮簭字古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注云當用卜者先簭之即事有漸也于簭之凶則止不卜然洪範有龜從簭逆者知古人求神之道固不拘乎此也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横之兆而從則無聞唐之李華遂有蔽龜之論矣見唐書

入庶徵

陳師凱曰燠熱涼寒四時之氣洪範止言燠寒葢燠者熱之始寒者涼之極也

曰休徵至時風若

劉爽曰一德正于中則五事治于外一氣正于中則万氣順于時以形而言則各宜類聚聖人觀之所以[illegible]政之得失也以德而言則不可形拘聖人行之所以[illegible]天道之淵默也漢儒于雨不時若則求德[illegible]時若則舍心而求言其失不已遠乎其[illegible]

人所以正皇極于五事之先調元氣于日時之始者[illegible]得其本也驗其政教之得失不可以求于形矣求其應之本原不可以失乎德矣

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黃度曰[illegible]九夷八蠻五戎六狄克商通道不畢戎狄[illegible]居後都豐[illegible]千里之外常由以北皆爲狄[illegible]惟[illegible]爲遠周都關中較唐[illegible]此更遠者見致之爲難也

惟爾元孫某

陳大猷曰[illegible]爾汝之稱在常人爲不敬而周公稱之見父子之間用情也按經傳告神之辭多爾汝之武成告天地山川曰惟爾有神尚克相予詩祈穀上帝曰既昭格爾禮記筮辭曰格爾泰筮有常離騷九章祀神多言余今世祝文亦多言爾神試者與神相親之意耶若曰父子用情子之事父曷嘗稱爾汝乎

王與大夫盡弁

君臣皆弁見武王之喪已除儀禮注云皮弁亦用之朔服用十五升布

肆朕誕以爾東征

陳大猷曰武庚三監之叛其執辭以攻周公者人[illegible]

而親率師征之何以釋人之疑且周公何不以東征委太公而已居朝廷爲內鎮耶曰周公誠貫天地固無顧乎小嫌而二公在朝已足爲已助故親往伐而不敢以艱難遺他人況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則征東諸侯固周公之職分也

敷求殷先哲王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按荀卿子曰爲政法後王殷先哲王所謂後王也殷先王通俗爲治其民習安已久故欲敷而求之古先哲王政雖善未必盡宜于今故欲別而求之別應讀必列切分也辨也曰別求聞由則有不必由者矣觀下文屢言

殷彝殷罰而不復及古先王意可見

愆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孔疏怨無大小皆能爲患弭怨之道當惠所不惠如鰥寡孤獨人所易忽汝當撫摩是以所不惠也纖微小事人多怠棄汝必勉行是懋所不懋也金履祥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敗怨孰若無怨怨不在小也在于惠人所不惠勉人所不勉則小大之怨俱[illegible]矣此解勝蔡

應保殷民

林之奇曰應保者因人情而安之謂應其所欲也蔡傳應訓和能應民之求則和矣林解較自然

劓刵

黃度曰劓截鼻刵截耳周官五刑無刵呂刑曰劓刵椓黥劓刵相屬豈二罪同科而有輕重歟鄭康成謂臣從君坐之刑未見所據

外事 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黃度曰外事非其國事諸侯之以獄請者今謂之讞周禮詰禁爲大司馬之職系于建牧立監之下今以康誥參考之則邦國之獄請于牧監牧監裁決之爲足證也

愚按衞世家自康公以上七世皆名伯蓋康叔本侯伯也

故康誥稱孟侯文叔此解極有據

按周禮鄉士辨國中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音平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辨四郊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之治聽期外不聽此皆大司寇文康叔時爲大司寇故以此告之

乃由裕民 敬忌

陳師凱曰前言速由文王作罰速由茲義率殺何其急也此言乃由裕民乃裕民又何其緩也始欲以刑齊民懲創人之惡習終欲以身率人長養人之善心二者並

行不悖

孔疏文王所敬忌卽敬德忌刑朱子亦云忌憚也

顧乃德

楊簡曰顧者省觀也德未至于大成不習或間之忘或蔽而不覺故使之顧省

明乃服命高乃聽

孔傳當明汝所服行之命聽先王道德之言黃度曰康叔侯伯七命其服自鷩冕而下爲牧則加一命玄袞及黼皆有典章明顯明之也

羞耇惟君

金履祥曰惟當訓與書中歷舉之辭皆曰惟羞耇惟君謂薦羞于耇老與君所按儀禮君燕其臣尤羞于耇者皆士也

太史內史

熊禾曰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按周禮有五史無左右史之名春官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是太史記動卽左史又云內史掌策命諸侯及孤卿大夫是內史卽右史鄭注酒誥云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蓋內史記言太史記行也蔡文忠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不合

塗丹雘

尚書大傳丹丘出丹雘青丘出青雘吳任臣曰雘音丹也蓋亦石脂之類

懷爲夾

釋文夾音協近也黃度曰當作挾古字省或脫謂挾而有之也詩使不挾四方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

顧炎武曰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漢書以爲三十一日誤

乃社于新邑

陸世儀曰社卽祭地古無南北郊之禮諸儒已辨之矣愚更有一證魯僭天子郊禘春秋類書其失使當時祭地之禮與郊並重則魯必僭之夫子亦必書之矣何春秋絕不之見此曰不郊猶三望乎

攻位于洛汭

吳澄曰召公攻位但用殷民不用洛民何也洛邑畿內之民不征其力諸侯四方之民又未至洛惟殷民遷洛者可役而攻位之力亦省而易成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袁仁曰蔡以御事爲指成王非也御事者庶殷之御事也觀下文云王先服殷御事其意可見蓋誠民必先服殷士故誥告庶殷亦自其御事也

面稽天若

應氏曰天命雖邈無形然而能面而稽之爲稽其至顯之理終日與之對越周旋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

土中

司馬光曰地中者非地體之中乃其地得寒暑風雨之中鄭康成以爲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故王畿千里取其景同唐開元中太史測景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

十步而差一寸五分然則康成之言未可據也冬至漢丈三尺唐丈二尺七寸一分夏至漢尺五寸唐尺四寸七分夫日行有遠近土深有南北氣應有早晏故其景不能不小有出入也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亦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而唐志猶取陽城日景以爲法與漢志不同

在周工往新邑

金履祥曰觀下文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及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語當是周公率百官迎王于周以往洛也蔡云勿繇以私人往新邑此經意所無

命公後

林之奇曰諸家以命公後爲封伯禽考伯禽與太公望相先後報政史記言之甚詳則伯禽封魯固已久矣傳言周公不之魯正以伯禽就封故公獨留相成王耳

監我士師工

按士師工蔡傳未分明朱子曰周公在後監戒百官士也師也工也黃氏曰監莅我多士之爲師爲工者

予旦以多子

卿大夫而謂之子者親之也春秋時列國之君稱其卿大夫曰子大夫又曰二三子見左傳實昉于此

太室祼

孔疏清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太室室之大者周人尚臭祭禮以祼爲重故言王祼

上帝引逸

沈鍇謂上天欲民長逸桀政暴虐民不得安逸故天下至戒以誥告之蔡氏解爲作德心逸日休之逸亦可從

肆不正

蕭琮曰肆當作肆赦之肆下文有率肆矜爾則此當言赦其罪而不正治其餘黨也此解亦勝蔡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陳大猷曰吳才老言成周未作已遷殷民于洛蔡傳引其說而謂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之于洛至是建成周乃告命與之更始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即遷洛之民與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按召誥洛誥皆作于七年三月召誥言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周公命殷庶庶殷丕作洛誥言周公初基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篇意殷民之當遷者其丁壯即于此時與四方之民同趨事赴工而留居于洛其老弱守家則俟營洛既成宅廬已備而後盡遷居之愚按多士篇末有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何得以陳氏說爲是故洛誥有伻來毖殷召誥有敢以讐民保受王威德等語而並無遷民之說多士序所謂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要其終盡遷之時而言耳若以為黜殷之後即遷之于洛非惟無據而黜殷在二年之後作洛在七年之間亦非事勢之宜也蔡氏專攻書序爲謬故其說若此袁氏默曰召誥所謂庶殷蓋猶治洛邑之時調發從役者耳其實遷民在洛邑既成之後所以營洛必調商民者正欲其親見屋廬經畫與先事之利便則其心服而從之也轉不然以久安之民而一旦遷徙豈不若盤庚之民怨咨君上哉

移爾遐逖

孔傳今移徙汝于洛邑使汝遠于惡俗愚按孔說是也東萊謂明致其罰當移徙爾于遐逖之地今遷于洛乃使爾比我事我臣我也亦通蔡氏以爲遠徙于洛夫荒服僻壤可言遐逖洛去衛非遠況爲土中爲帝居烏可以遐逖言乎觀多方云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則洛邑不可云遐逖明矣

訓告保惠教誨

呂祖謙曰訓告教誨皆見于言語保惠則調護于起居功用相表裏

譸張爲幻

顧炎武曰舜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周禮大司徒以八刑糾萬民造言之刑次于不孝不弟而禁誣氏之誅庶民之作言語而不信者周公亦以譸張爲幻致戒成王逆其後訛言莫懲而宗周滅矣

則皇自敬德

按爾雅釋詁皇大也故孔傳云大自敬德此與無皇曰耽樂之皇必不可同訓鄭玄解爲寬暇自敬則難通矣

若天棐忱

按蔡傳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此用陳氏語也東齋陳氏謂上天輔忱乃必然之理不當言不敢知東萊云惟順天庶乎輔我之忱此解得之

偶王在亶乘茲大命

救當力田必合偶而治之非厥田苗之黃茂豈一手
足之力能堪其任耶前人基宇須承載而有之輻以固
穀輔以益輻非屢顧爾僕能不輸所載耶蔡傳引蘇解
于挽留召公意最切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
袁仁曰蔡以五年爲待紂非也五年就武庚言故曰須
暇之子孫按武王十三年克殷克殷二年王有疾還周
書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設三監監之
是殷祀猶未絕也武王崩三監挾殷以叛成王元年六
月葬武王于畢二年作師東征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

奔殷祀始絕自克商至此凡五年蓋當時猶未改殷號
至封微子始改稱宋云愚按此說據書序與[illegible]敬山毛
奇齡合當從之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陳大猷曰忱信則順理而裕險詐則拂理而迫蔡氏云
四國叛則多方爲之驛騷四國定則多方因之休息多
方之裕在四國也此說善
奔走臣我監五祀
按五祀乃迎東征以後數之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大降
爾四國民命推商奄既定而奔走臣服我監蔡氏以上

爲遷殷在作洛前之證恐不然曰奔走臣服未見其必
爲遷徙況上文合有方多士言之固不止殷民也
爾罔不克臬
金履祥曰臬射的也殷士臣服我監于今五年至此則
當以王官爲準的也此解亦優於蔡
虎賁
袁仁曰蔡云執射御者曰虎賁按夏官虎賁氏掌先後
王而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宫有大故則守王門
並無執射御之文
茲乃三宅無義民

呂祖謙曰自皐陶以九德告禹有夏世守爲知人之法
及其衰而無義民言所任無君子也茲乃云者三宅之
位非他位也猶無義民則他可知矣
用丕式見德
陳師凱曰嚴惟丕式君大法乎賢也丕式見德下之人
因之而大法乎君也舉用當則人心皆服
夷微盧烝
微盧見牧誓烝孔傳訓衆愚按漢志長沙國有承陽縣
後漢志作烝以蒸水名今衡州府衡陽縣也三代時爲
南夷與微盧一類疑此即立政之烝注家都未及

惟有司之牧夫

按常伯卽宅乃牧之牧以伯爲牧民之長也三宅職掌雖殊而意則主于牧民故此于庶言庶獄庶愼下于勿誤庶獄皆以牧夫言之其實常任準人包舉在內○此時周官尙未作考之周禮敷奏復逆禁戒備儆掌之冢宰居多獄訟則屬司寇

克詰爾戎兵

金履祥曰古人詰戎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于井甸陳法講于蒐狩射御習于鄕學班師振旅祇于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有廢弛爾況其時淮奄未靖乎

太史司寇蘇公

孔傳以司寇蘇公兼官太史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刪戊太守故告之愚按蘇忿生爲司寇左傳謂在武王初公蓋使當時太史延書其事爲後世司獄之式以太史主藏書辨法也蔡說較孔爲長○袁仁曰蔡謂蘇國名左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按地志云溫卽孟州溫縣蘇忿生所封是溫爲國名蘇乃姓也愚按左氏莊十九年傳云周蔿國等作亂因蘇氏僖十年經云狄滅溫溫子奔衛傳云蘇子無信也注蘇子周司寇忿生之後國于溫故曰溫子蓋蘇其氏而溫則國名也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官不必備惟其人

顧炎武曰成王謂唐虞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時代未遠何若此懸殊且天下事繁一職之微亦不可闕百官安能兼內外之務傳注亦第以爲因時制宜而莫詳其實吾以爲唐虞之官不止于百其命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之倫暨侍御僕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名達于天子者不過百人而已此外則務王之命所謂愼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黜陟者也故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夏商之世法

日詳而人主之職日侵乎下其命于天子者多故倍也觀立政之書內至于亞旅外至于表臣百司而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其官又虞夏之所未有此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歷代因而不革至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鄉功曹州主簿者自是州郡辟士之權浸移于朝廷外

吏不得精選由此起也故劉炫對牛弘以為大小之官
悉由吏部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濟之議欲令六品
以下及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後人見周禮設官之多
職事之密以為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
宅乃牧宅乃準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則周之制雖詳
而意猶不異于唐虞也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與銓
曹之事哉

章如愚曰古者命官之制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帶
以周禮考之二鄉則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
卿一人是六卿兼鄉大夫也軍將有命卿是六卿兼六

軍也又若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
職之是也見左傳 蘇公以秋官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
蘇公是也從孔傳

冢宰掌邦治

章如愚曰以六典言之太宰所掌特治典與五官各司
其一及其佐王論道則五官之目教曰禮曰政曰刑曰
事者悉統于太宰而謂之治故曰佐王治邦國周官亦
曰冢宰掌邦治見當時治本之出于一如此

司徒掌邦教

鄒肯曰司徒地官卿地道甚大後儒以土地祀之故注
周禮者雜附以司空之事

宗伯掌邦禮

金履祥曰宗伯不言司蓋所掌者禮禮莫重于祭祭莫
切于宗廟不敢言司尊宗廟且果禮也

司空掌邦土

金履祥曰司空掌空土之官也分畫空土以待臣之受
封士之受祿農之受田工之受肆賈之受廛也凡土之
未授者司空主之既授則屬之司徒司馬○陳大猷曰
為治莫先于教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教民莫先于
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有不率則大者加兵小者加刑

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
司空終焉

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

按有官君子孔傳指大夫以上蔡云合尊卑大小而同
訓之黃文叔謂此訓庶官大夫以下者故下戒爾卿士
別出此說有理欽乃攸司者庶官各司其局侵官為冒
雖劇為姦皆不敢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

黃度曰三代官皆以學選鄉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成均使之修德學道是也學之本末源流必學然後知

知其本末源流，乃能議而制之。不然，何所裁度哉。○按叔向譏子產，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蘇文忠所謂先王人法並任，吏得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者也。然末世民愈巧，吏愈貪，目不任法以齊之，弊將安底。所以子產鑄刑書，不因叔向之言而止，誠以古今異宜也。

尹茲東郊

[黃度曰]周人二都通王畿，故成周爲東郊。此不言東郊下都之說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爲六鄉。六卿分治六鄉，鄉教以孝弟睦婣任卹，鄉刑以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不卹。遊言亂民，成王重君陳孝恭之德，命尹東郊，其必以孝友遊鄉法行之，爲可知矣。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愚謂]忍容二者，實聖賢持身應物之要，非徒化頑民也。不觀夫畜悍馬者乎。達其喜怒，謹其銜勒，時其芻秣，遇有跅弛，不敢遽加以捶撻者，順其情也。否則必有奔蹄齧決，毀首碎胸之患。荀子曰：待小人而不敬，則是狎虎也。古之君子，不驟發而輕嘗，不犯難而府怨，忍之謂也。又嘗觀夫山勢峻削者，其生物必寡。岡巒起伏，透迤元氣停蓄，然後榛楛殖焉。惟水亦然，灘石峭則魚龍不留。淵潭深，斯物類族處。老子曰：江海爲百谷王，以其善下也。古之君子，不封己而遺人，不黨同而伐異，容之謂也。忍必沈幾觀變，遠畧待時，若宋高宗之屈膝完顏，是忍其所不當忍，非忍也。容必能吐之而後能茹之，能操之而後能舍之，若漢章帝之姑息竇憲，是容其所不當容，非容也。

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章如愚曰]鄭康成謂天子有皐庫雉應路五門，諸侯有庫雉路三門。皐者遠也，門最在外。庫門有藏于此也。雉門取其文明也。應門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取其大也。然書又有畢門，言門至此而畢，則路門之別名也。周禮有

中門，言居四門之中，則雉之別名也。爾雅又有正門，以其正朝所向，則應門之別名也。不出五門之數。書顧命又有南門，說者以南門即寢門，謂王者于應門向明而治也。據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畢公率諸侯入應門左右，則是王者見諸侯于應門，而南門乃康王爲世子始逆之于此，不得以南門爲應門可知。由此見天子五門之外，又有南門也。或以南門非正門之數，不足爲重，故略之。又不然。書逆王世子必于南門，春秋譏魯作南門，則其制非侯國可僭，安得以爲非正門之數乎。[愚按]山堂之辨博矣。然南門當以孔氏路寢門爲正

蓋應門在路門之外康王之誥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路寢門即應門也

執惠執戈等

王應麟曰古時宿衛王宮考之周禮非宮正之羣吏則宮伯之士庶子所謂執戈矛立階戺皆冕衣裳者蓋皆以士大夫職之非若後世之但以兵衛也無事則奉燕私有事則司禦侮其人公卿得自辟除而考課之是故分隸于列卿而冢宰之治特詳

皆布乘黃朱

按儀禮侯氏覲王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注云馬必十四用成數也今以乘馬為贄豈以非常禮故然抑不備乎

王釋冕反喪服

黃度曰古者天子諸侯踰年即位即位必朝廟即位朝廟皆當用吉服康王此舉蓋因古禮而變通之耳或曰先王之命不可不傳嘗以喪服受之諸侯喪服入哭殯宮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諫何如曰冊命固可以喪服受而不可以喪服傳不可以喪服傳則君服臣不服豈可哉諸侯喪服見王弔也弔不以哭踊而進諫又可哉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三日名之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則傳顧命可知已叔向辭諸侯何如曰不同諸侯之殯非弔何見故叔向曰是重受弔其言是（此辨蘇子瞻之說）○

亭林顧氏以為顧命有脫簡狄設黼扆以下即當屬之康王之誥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以下記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愚按顧命之禮成王以前未有且天子傳位事尤重故史臣特錄為篇命作冊度書顧命于冊也太史秉書御王冊命即顧命之冊書下所云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者也顧命不可不即傳傳顧命不可以凶服而君臣冕服又于禮不稱故不得不暫弭哀痛以定大寶之傳入即位君臣各就哀次也諸侯出廟

門俟是俟冢宰命令非俟王後命（孔傳說）與俟見新君（蔡傳說）也此諸侯即上卿士邦君乃畿內諸侯爾顧命既傳則天子必釋冕服衰麻哭踊于次何事復出見諸侯哉若康王之誥云云則不能無疑者二伯所領四方諸侯必非旬日內所能畢至且玄黃璧馬胡為稠疊于憂王之庭亭林以為明年正月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此說是也蓋周人卒哭而祔踰年而即位即位之日諸侯布幣朝見新君故稱諸侯曰賓見已踐阼也自稱曰予一人見已正位號也釋冕反喪服終三年倚廬之制也此與顧命篇斷非同時事

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呂祖謙曰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爲成周其說不然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左傳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于成周以爲東都則成周爲洛都總名明矣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慣久遂獨指以爲成周耳

毖殷頑民遷于洛邑

顧炎武曰古帝王之用兵也不殺而其待人也仁東征之役其誅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謀主一人管叔而已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遷而所謂頑民者皆畔黨也無連坐并誅之法又不可以復置之殷都是不得不遷而又原其心不忍棄之四裔故于洛邑又不忍斥言其畔止曰頑民其與乎畔而遷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與乎畔而留于殷者如祝鮀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非盡一國而遷之也曰何以知其畔黨也曰以召公之言讐民知之不畔何以言讐非敵百姓也古聖王無與一國爲讐者也讐民從時解

紀于大常

孫覺曰紀其功于大常之旂所以彰顯之又王常所贍視示不忘也

僕臣諛厥后自聖

呂祖謙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縱皆有極至于自聖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敝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敢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主名山川

夏僎曰九州名有名山大川爲之主名如揚州山曰會稽川曰三江之類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蘇洵曰大罪固多可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之罪而不能自明者治之失其實則無辜者多怨僥倖者易免今欲使不失實則莫若重贖彼罪疑者雖或非辜亦不至殘其支體若其有罪則雖不受刑固已困于贖金矣()

陳大猷曰諸儒多言五刑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罰五罰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過經文不應重複若是蓋五刑五罰五過皆所以治之故皆以正言是明知其

罪之所止者也至于五刑之疑五罰之疑則是不知其爲有罪者也若爲盜而無贓訟殺人而無明驗是爲疑獄不知爲有罪則赦赦則直釋之而已若更有罰何足以爲赦乎此說本之黄文叔有理可從

官伯族姓朕言多懼

按孔傳官伯訓諸侯不斮蔡分典獄之官與諸侯是也首戒典獄次戒近屬伯父以下至童孫次戒諸侯有邦有土此又合而戒之猶周官先戒庶官次戒卿士終又合而戒之文體當然懼深于敬德則奉行天討不德則無世在下敢不懼乎

父義和

孔疏曲禮天子稱同姓曰伯父異姓曰伯舅文侯以同姓爲侯伯當呼伯父此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氏桓二年傳文侯名仇今曰義和知是字○蔡傳不稱名尊之

愚按天子命諸侯稱爵稱名左傳可考其以字稱者未見疑義和亦是名古人二名者多有之如伊尹一名摯呂望一名尚春秋趙鞅一名志父

侵戎我國家純

顧炎武曰幽平之世戎禍甚烈吾考竹書紀年而知戎禍非始自幽王也蓋始于穆王黷武西征犬戎于是遷戎于太原年十七懿孝之時六師屢征至夷王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則是昔所內徙者今爲寇而征之也宣王雖號中興三十三年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後漢書西羌傳並用此于是關中之地戎得以雜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而入寇周廟所謂中國內戎方強王室方騷者也自遷戎至此一百七十六年蓋宣王之世其患如漢之安帝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

懷帝矣戎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檿弧之謠皆適會其時者也嚴尤以爲周得中策殆不盡然乎竹書紀年自共和以後多可信蓋必有所傳其前則好事者爲之耳

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黄度曰傳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武公遂爲周司徒晉文侯則歸其國視平王命辭曰視爾師寧爾邦蓋其國不靖不得留而歸也愚按左傳晉惠公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成師于曲沃晉世家云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幽王元年仇攻殺殤叔而自立是爲文侯平王元年乃文侯十一年也是時去封成師尚遠所云

寧爾邦豈殄叔之黨尚有未靖者與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林之奇曰戎夷錯居魯之境內淮夷徐奄與武庚之亂驕悍未服周封建諸侯以周公居魯太公居齊此二人親賢之最而分地乃介于戎夷之間去周甚遠則以控扼東夷故也周公留輔周室使其子伯禽受封于魯東夷之心必不利于魯之建國故伯禽始居曲阜而戎夷並興者蓋與之爭魯也按史記太公封于營丘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人來伐與之爭營丘周家初定未能安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淮夷徐戎之于曲阜亦猶萊夷之于營丘也徐戎淮夷壤地相望有脣齒犄角之勢服則俱服叛則俱叛考常武閟宮之詩可見

魯人三郊三遂

陳大猷曰三郊三遂漢孔氏及林氏呂氏諸家皆以為東郊受敵故上言三面然東郊不開自指夷戎並興東邊故東郊警備其門不敢開非謂其已至東郊也郊在十里之外若至東郊則已造城下況費在東海郡非東郊地也東郊不開猶漢烽火達于甘泉棘門霸上皆屯兵以待之非謂匈奴已至此吳楚七國反閉函谷關非謂其兵已至關下也

民說引若是多盤

金履祥曰盤如盤樂怠傲之盤人惟多盤所以樂放僻檢喜邪忌正不能受責也下文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正接多盤之戒

尚書埤傳補卷之下終

尚書考異補

堯典　有能俾乂（乂說文作嬖）舜典　竄三苗于三危（顧炎武曰竄說文作𢽙𢽙予作投投尚書自當作𢽙𢽙古文也後人以今文改之孟子引此當作投投詩投畀有昊是也作殺者字形相近而誤注云殺殺其君也虞夏之書曷嘗有是事哉）大禹謨　任于田（釋文云田本或作畋）皋陶謨　俊乂在官（又漢書谷永引作艾）百僚師師（釋文云僚本又作寮）贊贊襄哉（釋文云襄爾雅作饟）益稷　藻火（釋文云藻本又作璪）無若丹朱傲（釋文云傲本又作奡）禹貢　篠簜既敷（釋文云簜或作蕩）和夷底績（釋文云和字又作龢鄭云和讀曰洹）胤征　工執藝事（藝說文作埶釋文云本又作槸）俶擾天紀（釋文云俶本又作俶亦作淑）仲虺之誥　后來其蘇（釋文云蘇字亦作甦）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左傳引作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太甲　茲乃不義（釋文云義本或作誼）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禮記作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咸有一德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禮記引暨作及一作壹）盤庚　汝無侮老成人（玉海云蔡邕石經作女毋翕侮成人）誕告周亶（釋文云亶馬作單誠也）一崇降弗祥（玉海云石經作興降不永）汝分猷念（玉海云石經作女比猷念）懋建大命（玉海云懋建石經作勖建）說命　惟甲胄起戎（戎禮記作兵）若作鹽梅（釋文云梅字亦作楳）旁招俊乂（釋文云俊本又作畯）微子　我用沈酗于酒（釋文云酗說文作酌）自靖（釋文云靖馬本作清謂潔也）牧誓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漢書谷永引作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武成　執豆籩（釋文云豆本又作梪）洪範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漢書谷永引作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饗當也言所行當乎人心）無虐煢獨（釋文云無虐馬本作毋侮）金縢　惟朕小子其新逆（釋文云新逆馬本作親迎）康誥　周公咸勤乃洪大

誥治（釋文云一本作周公乃洪大誥治）惠不惠懋不懋（懋左傳引作茂注茂勉也）維命不于常（文中子中說引作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梓材（釋文云本亦作杼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多士　敢弋殷命（疏云弋射也射而取之鄭玄王肅本作翼王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愚按詩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疏云合圍曰翼鄭訓翼為驅義本此）有幹有年于茲洛（玉海云洛石經作雒）無逸　乃逸乃諺既誕（玉海云石經作乃劮乃憲既延）治民祗懼（玉海云石經作以民）惠鮮鰥寡（漢書引作惠于鰥寡玉海云石經作惠于矜寡愚按鮮於二字古通惠鮮作惠于較今本明白）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漢書谷永引作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維正之共玉海云石經作毋劮于遊田）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玉海云石經作人乃訓變亂正刑）則皇自敬德（玉海云皇石經作兄王肅本因之云況益用敬德而畏按作兄之與況文義相遠作況者尚相近而誤皆非伏生

之授晁錯讀而失其傳故說此知成平年間古文之學尚未顯于世顧亭林云東漢古文尚書自有兩派一孔僖爲安國世傳一杜林漆書古文得之河西傳于馬鄭又按漢儒傳授但言古文尚書左氏毛詩而云王莽時諸學皆立傳未又言平帝時立古文尚書則是此學立于哀平而廢于赤眉之亂故東漢諸儒皆不見古文也）立政　以覲文王之耿光（玉海云耿石經作鮮）君陳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禮記作未見聖若已弗克見少凡人二字）庶言同則繹（禮記闕同則繹二字）顧命　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黼扆綴衣（玉海云扆石經作衣）先路綴路（綴周禮記疏作贅）畢命　彰善癉惡（顏會引書作瘅惡云瘅癉二字古通）君牙（釋文云牙或作雅）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漢書谷永引作亦惟先正克左右）呂刑　苗民弗用靈（禮記作匪用命）羣后之逮在下（玉海云逮墨子作肆）維殷于民（玉海云殷墨子作假）王曰吁來（釋文云吁馬本作于于於也）

書經考異　經文毛監版注疏

堯典曰若稽古（毛晃增韻曰粤與曰同古文尚書作粤又通作越召誥越若來是也）欽明文

思安安（王應麟曰尚書考靈曜作晏晏鄭氏注寬容覆謂之晏第九論疏緻晏晏之安焉衍與志同思與與之晏晏）格于上下（格說文引書作假假有格音古額切假音古雅切按）克明俊德（俊大學作峻孫氏會俊祠峻切峻須閏切音迥義不同辨詳埤傳）平章百姓（平史記作便後漢書班固引作辨注引鄭玄云別也）協和萬邦（史記協作合邦作國按史記漢書引書邦皆作國避諱）黎民於變時雍（受漢書作舊）

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史記欽若作敬順曆象作數法）宅嵎夷（宅蔡邕石經作度史記作居下同冬日古字宅度通用愚按說文宅託居也從宀乇聲故古有鉏音毛詩其宅安宅此揆與宅皆訓釋居也又揆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此有相度之義故古宅與度通嵎夷史記作郁夷說文作嵎峨釋文亦考索郡作嵎鐵六經正誤云鐵古鐵字器崍誤而為鐵也）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史記作敬道日出便程東作）以殷仲春（仲史記作中音仲下同）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

平秩南訛（史記作便程南為）宅西曰昧谷（王應麟曰鄭玄注周禮引書作度西曰柳谷虞翻謂當為柳谷古柳卯同字而誤以為昧裴松之謂翻言為然魏文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也愚按集韻昧古作眂與古文卯字形相近故漢人有柳谷之說不足信）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史記作敬道日人便程西成）厥民夷（史記作其民易）厥民隩（史記作其民燠）鳥獸毨毛（說文作𣯫毫毛盛也尹切又人勇切毛盛也）朞三百有六旬（朞說文作稘有古與又通）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定史記作正古文作正邵氏閟云元誤作定）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史記作信飭百官衆功皆興漢書作皆美）胤子朱啓明（史記作嗣子丹朱開明開明避諱）驩兜曰（兜說文作兜韓愈詩鵰弓射鵰咬注六驩兜尚書古文作鵰咬）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作旁聚衆功說文作旁逑僝功）吝四岳湯湯洪水方割（史記吝作咨岳作嶽下同洪作鴻割害同）方命

圮族（史記作負命毁族）不德忝帝位（史記不作鄙王義云鄙俚無德）克諧以孝烝

烝又不格姦（史記克諧作能和文作治格作至）【舜典】舜讓于德弗嗣（史記本紀作不懌自序人慌克進仁處舜不台宋隱日古文作弗嗣今文作不怡怡即懌也今古通作怡班固典引亦作不怡思今按說不常稱即大史今蓋本見古文也）在璿璣玉衡（璿史記作旋後漢書作璇）類于上帝（類說文作禷）

徧于羣神（徧史記作辯）輯五瑞（輯史記漢書作揖周禮注作揖斯揖揖會今是通）也

東巡守（守釋文本亦作狩後古本亦作狩引亦作狩）至于岱宗柴（柴說文作祡从示此文作祡張參五經文字云柴本作祡多從木馬氏云祡積柴加牲其上以燔燎之義于煙爾雅釋天作燔柴馬融王肅云柴祭也）格于藝祖（史記作至）

惟刑之恤哉（恤史記作靜今文作謐靜也徐廣曰）流共工于幽洲（洲史記作州史記作陵）竄三苗于三危（竄史記作遷）讓于稷

契皋陶（史記作作僞今文字史記作）黎民阻飢（阻史記作祖徐廣曰今文作）

（作稱陽始也宋懿曰古文作謂龍氏云羽難也相舒相近未知誰得孔）五品不遜（遜史記作馴後漢書作）寇賊姦宄（宄史記作軌）五流有宅（宅史記作度下同）惟明克允（允史記作信）疇若予工（若史記作馴下同）敎胄子（胄史記作稚）八音克諧（諧說文作龤）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史記殄作絕震驚作振驚朕衆）黜陟幽明

（記作纘）大禹謨帝德廣運（廣運史記作廣延春秋乃神）惟影響（鄭季友曰影古文作景包改古文從今文府易也他字有與古文異者多）儆戒無虞（虞說文作）俾勿壞（勿使壞）降水儆予（降孔傳云水性流下故從洚為長）懋

【皋陶謨】惇敘九族（史記作敦序）庶明勵（邇可遠在茲史記作近可遠在已）禹拜昌言（昌史記作美）巧言令

色孔壬史記作包色佞人載采采史記作始事事亂而敬亂史記作治剛而塞史記剛而實塞說文作寒史記作實彰厥有常彰後漢書作章夙夜浚明有家史記作蚤夜翊明按說日嚴祇敬六德祇作振亮采有邦翕受敷施敷史記作普撫于五辰史云古尚書撫字無教逸欲有邦漢書王嘉封事作邦放佚欲有國天工人其代之漢書作功自我五禮有庸哉釋文云有庸馬本作五庸後漢書梁統傳亦作五庸按懋哉懋哉懋爾雅注作茂云茂懋古今字自我民明威釋文云威馬本作畏畏威古字通思曰贊贊襄哉史記作思贊道哉

益稷播奏庶艱食鮮食釋文云艱馬本作根根之食謂百穀名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作會繪會繪古字通鄭本作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索隱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古文尚書作七始詠敷納以言明庶以功左傳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敷同日奏罔功娶于塗山說文作嵞山弼成五服鳥獸蹌蹌說文作鶬鶬簫韶九成鳴韶說文作箾勑天之命史記作陟元首叢脞哉

禹貢隨山刊木史記作

至于岳陽史記作嶽下同覃懷底績史記作致功下同衡漳既從大陸既作史記作爲島夷皮服史記作鳥夷濟河惟兗州漢書作沇下同雷夏既澤灉沮會同史記作雝沮厥草惟繇說文作蘇厥木惟條作十有三載乃同漢書作年達于河史記作通下同海濱廣斥漢書作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淮沂其乂史記作治大野既豬史記作都蒙羽其藝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釋文云包本作苞羽畎夏翟史記作狄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史記作濱浮于淮泗達于河史記作菏陽鳥攸居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瑤琨篠簜九江孔殷史記作甚中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史記作雲夢土爲治杶榦栝柏礪砥砮丹九江納錫大龜史記作納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史記作雒滎波既豬史記作播菏澤被孟豬

記作迆下同菏史記漢書皆作荷下同孟豬周禮作望諸左傳爾雅作孟諸史記作明都漢書作盟豬

漆枲絺紵枲史記作緜 厥篚織纊纊史記作絮 岷嶓既藝岷史記作汶漢書作崏後皆同說文又作崏 厥土青黎黎史記作驪 西傾因桓是來 逾于沔逾史記作踰下同 灃水攸同灃史記作酆漢書作豐下同 終南惇物惇史記作敦 至于豬野豬史記作都漢書作豬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宅史記作度敘作序 崐崘析支渠搜崐崘史記作昆侖漢書作昆侖析支渠搜後漢書作賜支渠搜 及岐岍史記漢書作汧 厎柱析城厎史記作砥下同 至于孟津孟史記作盟 至于陪尾陪史記作負漢書作倍師古曰倍讀曰陪 至于大伾伾釋文云本或作岯 嶓冢導漾漾史記漢書作瀁 為滄浪之水滄史記作蒼 至于澧 東迆北會于匯

江漢合流久矣當作北會于漢蓋江勢迆北處正受漢口此說有理但經文不可輕改 溢為滎溢史記漢書作軼 四隩既宅隩史記作奧說文作𡩋 九川滌源源史記漢書作原 六府孔修孔史記作甚 納總納銍納秸秸釋文云本或作稭 二百里男邦男史記作任國 甘誓 天用勦絕其命勦說文作劋 五子之歌 民可近不可下 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厎滅亡 關石和鈞 胤征

本或作綽與云夫其額前漢書作內穆內鐘內夏 任王若曰王莽封王氏女皆為任蓋以任右通用也古文尚書作剿今文作剿其作勦者自訓勞也于此義不通蓋篆文刀力相似而傳寫之訛耳六經正誤云勦之勦從巢從刀子小切非從力也從力者楚交切禮記毋勦說是也愚按今監版注疏勦從刀蓋因前辨而改之坊本集傳仍誤從力 國語引云民可近也而不可下也 左傳引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和國語作龢

漢訓太傳荀子引作湯誥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說文引作征 不及時者殺無赦及荀子作逮 仲虺之誥仲虺史記作中𤳉荀子作中蘬呂氏春秋作仲虺 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孟子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又云湯始征自葛載 徯予后 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荀子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 穀作盝釋文云本或作瀖 湯誥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論語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 與之戮力說文作勠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論語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書律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 伊尹祠于先王漢書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 造攻自鳴條 朕哉自亳孟子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荀子引書云從諫而不悖為上則明為下則遜 太甲 辟不辟禮記作厥辟不辟 無越厥命本又作粵 欲敗度縱敗禮 茲乃不義 自作孽不可逭逭孟子作活 后來無罰 咸有一德 厥德匪常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呂氏春秋 盤庚 若顛木

厥旁求俊彥彥釋文云俊本或作畯 作后來其無罰孟子 顯衣武冂作衣 觀乃厥祖集傳本作烈祖 匪常石經及閩本皆作匪今集傳作靡常 子監注疏本皆作匪柳宗元引此亦作匪常今集傳作靡常非是 慎官惟賢材才集傳作才按材並見說文有別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盤庚釋文云盤本又作般左傳作盤庚之誥

之有由蘖說文引書作㽕枿由古文作㽕徐鍇曰說文無由字本作㽕以用切木生條也今尚書亦已作
由蓋古文省也而後人因以由爲用用枿語不通枿又作㽕五葛切孔安國注尚書以由爲用用枿語不通
不昏作勞釋文云昏本或作㽕音敏鄭季文曰爾雅㽕㽕皆訓彊故兩存越其罔有黍稷
釋文云越本又作粵相時憸民憸說文作思息廉切利口也邦之臧惟汝衆邦之
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國語引般庚曰國之臧則惟汝衆國之不臧則惟予一人是有逸罰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
育左傳作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說命」釋文云本又作兌禮記作兌命亮陰三祀禮記
作諒闇注諒爲梁闇讀如鶉鵪之鵪論語作諒陰大傳作梁闇漢志作涼陰鄭季友曰亮音與梁于寅反鵪字與鵪同音
後漢書方有之故鄭氏以鵪爲音今當易之以使流俗旁求于天下說文引商書使百工夐求于野
夐營求也說築傅巖之野巖史記作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

大旱用汝作霖雨國語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若藥不瞑眩說瞑
文作瞑莫甸切爵罔及惡德惟其賢禮記引兌命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黷于祭
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禮記黷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惟學遜志務時敏遜志禮記作敬孫「高宗肜日」惟先格王格史記漢書作
叚後同惟天監下民史記作惟天監下天既孚命正厥德孚史記作附漢書作
付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史記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
于弃道「西伯戡黎」戡說文作𢧀爾雅注作堪黎說文作𨙻大傳作耆書史記作飢飢音其不有康
食不虞天性虞史記康作安不虞下多知字大命不摯摯說文作䞇脂利切至也「微子」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史記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我其
發出狂狂史記作往注引鄭玄云我其起作出往也我家耄遜于荒耄史記作我家保于喪

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作天篤下菑亡殷國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
牷牲用史記作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用乂讎斂釋文云讎馬本作稠數也斂賦斂也我
舊云刻子刻論衡作孩「泰誓」泰孟子國語作太孔傳云大會以誓衆解作大晁氏曰古文作大誓
與人誥同聞孔闇衛包定今文始作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
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孟子天降下民作之君作
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人下曷敢有越厥志離心離德左傳作亦有離心離
德取彼凶殘我伐用張孟子取于殘殺伐用張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孟子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牧誓」牧說文作坶字
牧音某地名左杖黃鉞右秉白旄說文鉞作戉旄作氂逖矣西土之人逖
作逷稱爾戈稱史記作舉惟恭行天之罰恭後漢書注引作共尚桓桓

說文作貆狠胡官切犬行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史記
如虎如羆如豺如離不御克奔釋文云迓馬本作禦「武成」旁死魄說文作霸云月始生霸然貌肆
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
動用附我大邑周孟子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篚本作匪
說文引逸周書實玄黃于匪今文尚書作篚昭爾雅注云逸書作釗釗見也師逾孟津逾石經監本同
釋文云本亦作踰裴傳本作渡非也血流漂杵杵說文作櫓云大盾也徐曰古文尚書血流漂櫓通作鹵
一戎衣天下大定中庸一戎衣而有天下大賚于四海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論語所重民食喪祭「洪範」洪史記呂氏春秋皆作鴻王乃言
曰嗚呼漢書乃作迺下同嗚呼史記作於乎漢書作烏嘑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
居史記作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以下惟字皆作維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彝史記作常攸

史記作所漢書作遹下皆同 不畀洪範九疇 史記作不從鴻範九等不漢書作弗 斁用五事 斁漢書作羞注云羞進也 協用五紀 協漢書作叶師古曰叶和也 乂用三德 乂漢書作艾下同師古曰讀曰乂治也 威用六極 威史記漢書作畏馬融曰大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從作乂 乂史記作治下同 思曰睿 睿史記作睿漢書作容古文作容 明作哲 史記作智漢書作悊下皆同孔疏上言六者知也當從日本作睿讀爲睿鄭箋今文曰睿之訓父皆與 …… 睿從目容聲 …… 古文作睿 …… 考說文 用敷錫厥庶民 史記敷作傅厥作其下皆同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不協不罹人傳作不叶不離 無虐煢獨 大傳作毋侮鰥寡史記作毋侮鰥寡 于其無好德 史記作于其毋好德 無偏無陂 史記作毋偏毋頗 …… 文作頗 …… 日陂古不協 …… 今改從頗 ……

洪範漢從爲頗臣本未嘗從也頗然呂氏春秋引此下作頗而下文有人用側頗之語先以爲音水之作頗爲協艾大較古文字皆音頗今古文尚書作無頗無遵王之義以叶陂字唐明皇以義字今音爲又遂改爲陂以從今音而古音遂亡滅矣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呂氏春秋有作或臣瓚曰韓非子作無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先王之法曰無或作惡從王之路 漢書作惡從王之路 益遂洪範而失之 無偏無黨 偏不黨 史記作 是彝是訓 作夷史記作 于帝其訓 史記作順 毋下是訓同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 …… 彊弗友剛克 史記作不 燮友柔克 史記作內 沈潛剛克 史記作沈漸剛克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史記作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 宋隱曰涕音亦尚書作驛 …… 王應麟曰周禮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圛曰克 …… 詩正義洪範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古文作 …… 今文作圛說文引書圛 …… 此揚雄曰古文尚書 …… 舉 …… 圛升雲半有半無也

尚書作蟊 …… 曰貞曰悔 說文作𠶷 …… 衍忒 史記忒作貸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 五者來備 庶草蕃廡 說文作蕃 …… 曰時 …… 曰若 …… 時暘若 …… 時燠若 …… 時寒若 史記漢書作 …… 曰豫 …… 曰蒙 …… 王省惟歲 …… 俊民用章 史記作 …… 旅獒 釋文云 …… 惟德其物 …… 金縢 王有疾弗豫 …… 爲壇於東 …… 有丕子之責于天 史記不作 …… 乃

并是吉 并不召 …… 引作 …… 我之弗辟 釋文云辟馬鄭本讀 …… 作避 …… 居東 …… 乃以啓金縢之書 史記作 …… 以開金縢書 大誥 天降割于我家 釋文 民獻有十夫 民獻大傳作民儀有十夫 大誥云民儀有十夫本此作 天棐忱辭 …… 漢書作諶 ○ …… 用 …… 弘于天 …… 荀子引書作 …… 康誥 克明德慎罰 大學作克明德 …… 天畏棐忱 …… 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荀子作義 …… 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孟子作閔 ……

弗恕作凡民罔弗憝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荀子作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酒誥】淫泆于非彝釋文云泆本或作逸又作佚

紞拘以歸于周拘說文作抲虎何切為也【梓材】至于屬婦說文作嫓屬作媰惟其塗丹臒說文作雘皇天既付中國民釋文云付馬本作附【召誥】則無遺壽耇漢書作壽考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論衡作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

【洛誥】越三日丁巳說文作粵頒朕不暇說文作攽布還切分也公無困哉漢書哉作長【多士】敢弋殷命釋文云弋馬本作翼義同大淫泆有辭釋文云泆馬本作佚逸也予惟率肆矜爾論衡肆作夷爾不啻不有爾土

釋文云人當今本作超【無逸】嚴恭寅畏釋文云嚴馬本作儼史記作敬治民祗懼史記作振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史記作久勞于外為與小人乃或亮陰三年

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史記作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禮記亦作讙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史記作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漢石經作肆高宗之享國百年漢杜欽亦引高宗享百年之壽愚按高宗即位之年殷本紀無考魯世家引無逸云五十五年此曰百年者恐是併生年數之猶呂刑云耄王享國百年耳能保惠于庶民史記作保施小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後漢書郅惲引作般無

或胥譸張為幻詩鴟鴞作侜風蕭傳云譸張誑也侜張同【君奭】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漢書作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天難諶乃其墜命漢書作天應棐諶乃亡隊命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禮記作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說四字迪見冒釋文云冒馬本作勖云勉【蔡仲之命】因蔡叔于郭鄰黃度曰郭鄰逸書作號何古本說因也古郭號二字也

同者蓋通用又按今本逸周書郭鄰作郭凌黃氏云逸書作號又按公羊傳虢亦作郭左傳注號亦作郭虢本有異同耶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左傳作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多方】勸于帝之迪釋文云迪馬本作攸云所也因甲于內亂甲孔傳作夾蘇云古人甲與夾通用鄭玄王肅皆解作狎趙岐亦解作狎毛傳亦解作狎且甲字當與狎同韓詩洪舒于民舒古文作荼薾聲明以為民求苦也愚按舒史記通作荼建元侯茶門荼是發茶音舒據上疾人子槽疑荼侯荼考工記工人舒徐也古二字通用叨懫日欽說文作懫讀若摯愚說文作墊爾罔不克臬釋文云臬馬本作劓爾尚不忌于凶德說文作上忌史記尚作忌也【立政】其在受德暋說文作忞讀若旻強也灼見三有俊心說文作焯明也克由繹之蔡傳解作抽繹本漢書谷永傳仍如字解作其勿以憸人釋文云憸本又作思有日也說文作憸【周官】不和政庬陳傑本皆作庬按庬莫江切犬之多

毛若一日莊也通作厖二字合訓各殊監本注疏作當以尚為是也【君陳】庶言同則繹荀子作釋文云古字必有忍其乃有濟國語作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顧命】在後之侗釋文云侗馬本作詷說文亦作詷敷重蔑席說文蔑作布蔑作讀若蔑纖蒻席也陳寶說文四人綦弁釋文云綦馬本作騏云青黑色鄭本作瑧蓋同馬鄭孔傳作騏引顧命四人騏弁今作綦朱子意文鹿子皮蔡氏從之鹿皮訓其質青黑訓其色也冕執瞿說文作䂂集韻作戵冕執銳說文引書作鈗廣韻銳徒外切經典釋疑云鈗是銳利非兵器也當從說文三宿三祭三咤釋文云咤說文作詫丁故反馬本同鄭云宿字本作肅古通用爾雅肅進也謂進爵也咤說文引書作詫咤與吒同曲禮不吒食怒也經文本作詫傳寫誤耳蘇氏以為至爵不飲與詫同義非也【君牙】亦惟先正之臣按監版注疏作先正與說命篇同解先疏本多作先王從大全也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禮記作夏日暑雨咨作資下同啓

佑我後人成以正罔缺孟子啓佑作佑啓罔作無[冏命]釋文云冏亦作臩史記作臩

曾云下畫長論從口井[呂刑]禮記史記作甫刑苗度作刑周禮注作度作詳刑寇攘矯

虔說文作敚與奪同劓刵椓黥說文作㓷劓刵劓黥鄭作角刵庶戮方告無辜

于上論衡作虞舜皇帝清問下民釋文云馬本作請問下民折民惟刑

釋文云折馬鄭王本皆作悊馬云智也漢志同上制百姓于刑之中引後漢書梁統傳作哀

作悊中作衷按衷與中古通用罔有擇言在身禮記作有擇言在躬天齊于民俾我

一日釋文云俾馬本作矜矜哀也王念孫曰後漢書楊賜傳引尚書曰予一人俾我一日賜遒知君章句即俾字

尚書雖休勿休惟敬五刑漢書作雖休勿休休本作不忘告爾祥刑後漢書劉愷傳引作詳

作詳刑注引鄭玄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史記作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

人可察之也居今之家汝其國有何度非其宜與釋文云求馬本作求惟來釋文云來馬本作求其罪惟均史記作

　

鈞其簡孚有衆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史記作簡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

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史記作黥辟疑赦其罰百率鍰作選孫仰鍰也書劇說文云鍰六鍰

其罰惟倍史記作倍灑徐廣曰刑辟疑赦刑作

鍰鍰為鍰謂史記作臏漢書作髕當作從五倍字從

附古曰臏大膝骨頭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後漢

書劉愷傳引作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刑罰世輕世重後漢書應劭引作輕時重哀矜折

獄漢書作哀矜折獄人傳作哀矜悊獄報以庶尤尤說文作訧[文侯之命]昭升于

上史記作登升數後漢書作傳聞在下敷聞或書作傳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

克漢書作罔克者修扞我于艱扞史記作捍扞作敔[費誓]史記作肸誓說文作粊一曰古文尚書

費誓今文作粊大傳作鮮解鮮獮也予將地誓衆善敹乃甲冑史記作陳

粊與鮮獮田之禮也粊地名即鮮獮也已按

乃甲杜乃擭杜本又作敜文云杜乃擭窒乃穽峙乃糗糧史記作精糧

史記作餱峙乃糗糧說文作餱糧說文作鐵峙人三郊

三遂遂史記作隧遂作不吾乃穆若弗云來馬融本後漢書文苑黃香傳引作不吾乃穆以馮為有弗云

字乃負之者文義按漢書賈捐之傳引作負也云來負來韻索隱曰本義如云今云

書亦則負然是古文云者作負也仡仡勇夫仡說文作𩓋截截

善論言說文作𠷛文作𢧁論語云截截斷斷猗說文

作䛘古文本作個若有一介臣介大學作个斷斷猗說文

作斷猶云古文論大學作今大學作今斷是能容之是大學作寔亦職有利哉亦大學

尚作斷冒疾以惡之冒大學作媢違之俾不達達大學作通

吳才老王伯厚皆有考異今因其本而廣之所引皆兩

漢以前之書史記多刪改經文間有譌誤故不全錄

　

尚書埤傳附錄

古文尚書逸篇 [隋志]宋五經博士劉叔嗣注尚書逸篇二卷。[唐志]徐邈注尚書逸篇三卷。

[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次舜典後)

[孔傳]言舜理天下，諸侯四方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汨，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槀，勞；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朱子曰]劉侍讀以共爲丘，言九丘也。劉原父云古文共、丘相近，誤爲共。槀，音義與犒同。周禮有槀人。注云，槀如犒師之犒。[孔疏]汨作等十一篇，同此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

[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次胤征後)

[孔傳]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父帝嚳都亳(今偃師)，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疏云]商頌：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今商州)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餘四遷未詳聞也。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陳師凱曰]帝告疑即帝嚳。釐，理。治沃，沃饒之土。[釋文]此二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說並通。

[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次帝告二篇後)

[孔傳]爲夏方伯，得專征伐。[金履祥曰]史記載湯征之辭，不類孟子引亳衆往耕之辭，疑必出此書而孔穎錄之未意者于汝鳩汝方之書引之今不可得而詳矣。

[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次湯征後)

[孔傳]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次湯誓後)

[孔傳]湯承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言夏社不可遷之義。三篇皆亡。[疏云]疑至、臣扈當是二臣名，蓋亦言社不可遷之意。[蘇傳]左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是湯以棄易稷，而無以易句龍者，故曰欲遷其社，不可。[陳師凱曰]此易社神，非遷社也。書亡，本無所考據，以序意評之，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初不遷夏社，垂爲後法，周遂亦不遷殷社，所以亳社春秋猶存焉，忠厚之仁，監戒之義，蓋兩得之。

[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次夏社一篇後)

孔傳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出楚語）故取而寶之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 朡詩書作㚇篆文月字與舟字相似故亂也史記作㚇或又作朡釋文云誼本或作義

陳傳良曰寶玉如夏后氏之璜非貪其寶也國之盾器也張氏曰二臣之書意以傷桀而戒湯

序咎單作明居（文湯誥後）

孔傳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疏云馬融云咎單爲司空咎音羔九反單音善演反

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見古文）

孔傳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徂后言往古明君以戒二篇亡

序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文咸有一德後）

孔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疏云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祀以太牢蘇傳咎單訓伊尹事猶曹參隨蕭何規也 王覽云伊尹冢在濟陰郡已氏縣平利鄉今舜臣曰自稷契以下盡臣道者不乏人而伊尹周公之葬獨紀于書

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文沃丁後）

孔傳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贊告也巫咸臣名疏云祥者惡事先見之徵穀楮木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殷本紀云一暮大拱五行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之災木色青故曰青眚皇甫謐云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王之政事有闕王其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方重

譯而至者二十六國

序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文成乂後）

孔傳告以改過自新原臣名疏云俱以桑穀事告

序仲丁遷于囂（音敖）作仲丁（文伊陟篇後）

孔傳仲丁太戊子去亳遷囂地名陳遷都之義疏云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囂是記作隞

序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文仲丁後）

孔傳亶甲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釋文今河北魏郡有相縣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

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

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亡河亶甲後

孔傳祖乙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圮疏云旣毀于耿必遷一處盤庚自彼處而遷于殷也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皇甫謐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王應麟曰皇極經世祖乙圮于耿徙居邢蓋從史記以經世紀年考之祖乙以乙未嗣位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自祖乙至盤庚約一百二十餘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是之久當闕所疑愚按書傳與序不合恐序有訛脫當以傳爲允傳言祖乙

遷耿本紀又言遷邢祖乙在位十九祀不應有兩遷史記索隱云邢音耿蓋邢乃耿之訛辨詳盤庚篇

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高宗肜日見今文古文

序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亡洪範後

孔傳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言諸侯尊卑各有分胡氏曰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分陳以肅愼氏之矢之類序專言宗彝器以祭器爲重也

序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亡旅獒後

孔傳巢殷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疏云世本云芮伯姬姓杜預云芮今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李杞曰巢今無爲軍巢縣曰來朝書始來朝也湯放桀南巢巢人納之商封爲伯亦足見巢之忠矣商亡而周興于是始來朝天子錄其書蓋有所感也夫王應麟曰此說美矣未知何據

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亡微子之命後

孔傳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

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疏云書大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獻諸成王孔不用此說葛輿仁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旣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歸史記引此序作饋

序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亡歸禾後

孔傳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疏云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　陳經曰當王之疑也禾爲之偃金縢之將也禾

爲之起及君臣之和同也禾又爲之與畝同穎周公之
忠誠格天如此。[朱子語錄]曰唐叔得禾傳記所載若
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是以姪先叔決無此理。
[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次榮伯之命後
[孔傳]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
之以其數反覆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疏]云非皆稱淮
夷徐戎並興王伐淮夷幷伐徐戎是同時事[釋文]踐藉
也政馬本作正。
[序]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次成王政後

[孔傳]蒲姑齊地將徙奄新立之君于蒲姑告召公使作
冊書告令之[疏]云杜預左傳注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
城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立其次賢者
故知所徙者奄新立之君也[釋文]蒲馬本作薄漢志作
薄姑 [李杞]曰遷奄君于蒲姑遷奄民于魯祝鮀所謂
因商奄之民而命伯禽也。
[序]成王旣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次周官後
[孔傳]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
焉成王卽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愼氏來賀榮同姓

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賜肅愼之來賀
[疏]云漢書有高駒驪扶餘韓無此馯馯卽彼韓也[蘇傳]
東夷卽淮夷也在周爲東[愚謂]子瞻說是也漢孔氏以
東夷爲海東諸夷大非三代之時豈有勞師越海遠征
外夷者哉漢武帝之伐閩越隋煬帝唐太宗之親征高
麗未必不自斯言啓之也東夷叛于成王時史傳無明
文可考東夷服而肅愼來尤屬難信左傳肅愼燕亳吾
北土也杜預注肅愼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成王伐
淮夷歸京師時適肅愼來賀本非相因序特牽連言之
耳賀者賀中國治安許云四方來賀豈必因服夷始至

哉肅愼來賀如入貢楛矢石砮是也。
[序]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亳姑。次肅愼之命後
[孔傳]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告周公柩斥及奄
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吳氏]曰周公沒時適在豐
注疏謂致政歸老于豐非也晉地道記畢在長安西北
[蘇傳]畢有文武墓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至此幷告以所遷也。 [呂祖謙]曰公欲葬成周蓋宗臣
垂死憂國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不忘之意焉意不
在葬也成王知其意故不從其葬使祔于文武而已[黃

殷上伊尹周公皆宗臣故伊尹從湯葬周公從文武葬
皆國禮猶後世陪葬山陵也

尚書逸語（見汲冢周書者不錄）

孟子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趙岐曰尚書逸篇之辭

左傳昔狼瞫引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注周書也

叔向引書曰聖作則注逸書叔向又引夏書曰昏墨賊殺注逸書

尚書大傳引繇成曰若德明哉又引酒誥上曰封惟曰若圭璧皆今經所無

周禮疏引周書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

詩疏引周書曰維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于程

大戴記保傅篇注引周書曰習之為常

呂氏春秋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注商湯所制法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並逸書又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孔叢子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注逸書也（國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

墨子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非其國

淮南子引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上言者常下言者權

史記楚世家引周書曰欲起無先蘇秦傳引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蒙恬傳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貨殖傳引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

漢書律歷志引書曰先其（祘[illegible]）算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其算數以命百事又王莽傳引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又王商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逸書也又谷永引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逸書

後漢書楊賜傳引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

說文引商書曰以相陵懱（莫結切輕易也）又引逸周書曰實不明以侃（[illegible]）又引逸周書曰不卵不蹊以成烏獸（[illegible]）又引逸周書曰士分民之𥻾（均分[illegible]）又引逸周書曰疑沮事又引周書曰宮中之冗食又引周書曰師乃搯（搯上刀切拔兵刃以習擊刺）又引周書曰爰爰乃言

說苑引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又引周書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

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論衡引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

白虎通引尚書逸篇曰厥兆天子爵。又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文選注引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又曰湯歸於亳二千諸侯大會。

僞書

史記引湯誥曰惟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后無不有功於民力勤乃事予乃大罰殛汝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於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

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成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汝毋我怨郝敬曰按伏生書無此篇司馬遷何從得此其辭散漫無味而孔書湯誥又與此殊可知當時僞書甚多不獨張霸武成而已又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聲曰此見周書及今文泰誓。

漢書郊祀志引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顏師古曰此今文太誓。又律歷志引武成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今按此僞武成文也張霸所作鄭康成云建武之際亡一篇即僞武成也又王莽傳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今按周公時安得有假王之稱必莽僞作

鄭氏詩箋引泰誓曰天將有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益僞泰誓文也。

孔氏詩疏引泰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引泰誓曰司馬在前王肅云司馬太公也。

孔氏書疏漢律歷志引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

月庚午朏王命作冊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而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不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

書說餘

唐孔氏曰古文經雖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諸公義皆淺略惟焯炫爲詳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

義義吏太略衍又過甚欲以傾補後生未爲得也

葉夢得曰自漢迄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郊祀志引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後漢輿服志永平二年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三家至西晉並亡其說間見於義疏　桓榮習歐陽尚書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過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子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榮世相傳授代作帝師皆說經之家無取於經也

鄭樵曰歷代與圖所及先儒之論多不足據所可據者禹

貢耳孟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矣考之禹貢則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是江未嘗通淮蓋吳夫差掘溝以通晉而江淮始通孟子蓋誤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跡也史遷河渠書所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於禹及考之禹貢河自龍門至於大陸皆爲一流至秦決魏郡始有二流子長蓋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爲禹跡也楊雄作蜀記上記蠶叢魚鳧以爲秦以前未通中國故李白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而不知禹貢梁州之域皆蜀地之山川則雄言前此未通中國非也班固述河源之經流越于蔥

嶺蒲類海以爲潛行地中出爲中國河而不知禹貢止曰導河積石唐人劉元鼎使吐蕃乃得其源在國中深境而河之言亦非也噫禹貢不過數千言耳古今言地理之牴牾莫不於此取質焉蓋禹貢乃古聖之書其言由於道非後世地理家比也故州不係於方域而係之山川至後世則有四至八到之說矣山川小者係於州大者條而出之至後世則一山而跨數州一水而見數郡矣冀州不言所距至後世則京兆扶風與郡縣同體矣禹跡所及東至萊牧西至和夷以至皮卉之服無不爲之經敘至後世則羈縻州郡皆入中國圖籍矣終爲後不過百言遂能盡九州

之田賦土地之所宜道路山川之遠近非深於道者能之乎

蔡元定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仰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

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語此河圖洛書之說莫詳於朱子見易學啟蒙

上應篇曰呂氏春秋序意云嘗學得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不章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涒灘其時上古之書蓋猶有存者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皆伏生及見古文逸篇耶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冬木闕篇蔣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傳中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恐未然

三墳書無傳宓犧氏惟易存而商商所云周天律度周髀管子所云造六崟以迎陰陽者不復見管子輕重戊曰宓犧作造六崟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崟行陰陽崟字未詳許行爲神農之言是錯迷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陰陽五行兵法皆本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

賈誼新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修政篇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易不可易也吾非善善而已也吾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政莫高於博利人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我饑之也一民寒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吾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吾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如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取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以心致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問鬻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叶此帝王之大訓存於初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何能收秦博士之書則倚相所讀者豈盡至失墜耶

文心雕龍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傳篇商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夏訓虞人之箴見左傳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

論百篇之餘附唐志繫之汲冢考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
寧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鄭康成
注周禮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云周書北堂以關許慎
說文引逸周書大翰若翬雉又引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馬
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
書未出也千里百縣(哀二年傳注引周書)欒之乘矣(哀二十六年傳注引周書)皆
以周書爲據則此書非出於汲冢甚明　文選任昉文不
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
公曰辰星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按周書小武開篇周公
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

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
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星即九紀也　法言謂酒誥
之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子未之見歟
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
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本無
此句豈即脫簡耶　國策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
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漢蕭何引周書曰天與弗取反
受其咎此純乎陰符矣今周書多雜入子語謂是孔刪之
餘吾不敢信　宋拱文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欲祀
古器闕曰宜用顧命遊廬山序所歷曰當用禹貢　周官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
云皋夔稷契。有何書可讀。實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
武王所端冕東面而受於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
所見郯子而學焉者也。孰謂無書可讀哉。　墨子南使衛
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
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子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今本缺墨子七十一篇今亡十三篇)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東序讀書百篇
謂此類也　淮南子皋陶瘖而爲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
也皋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詩六法官由來少
有參皋陶之面如削瓜荀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　馮衍

賦云皋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出水經注
引墨子曰舜漁濩澤今墨子尚賢篇云舜漁雷澤堯得之
服澤之陽服字疑即濩字　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
子瞻雖以意言之考之書明於五刑以弼五教皋陶所執
之法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皋陶執法
於下而舜以其權濟其上劉頌所謂君臣各有所司王制
曰王三又然後制刑(又與宥同)則蘇氏之言亦有所本　史記
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栢翳索隱云尚書謂之
伯益水經注假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曰將軍姓伊
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黃度文叔書

說益字隤敳本於此。　呂氏春秋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重黎仰叔和也楚語堯育重黎之後使重黎舉夔之於此。）　山海經夏后開（啓即）得九辯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帝王世紀啓升后十年舞九韶（竹書曰夏后開舞九招）。　史記禹乃興九招之樂索隱曰即舜樂簫韶九成。文軒謂勸之以九歌即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然則九招作於帝嚳之時舜修而用之（禹時有九辯之舞即此）。　漢董賢冊文用允執其中遺戚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箴之於史炎而因紀實寔之功

曰納於大麓惟清緝熙其謨又其於董賢之冊矣倪正父駁見命元魏之制有以也夫。　堯典曆象授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掌之舜典璣衡察變之事也周官之保章掌之洪範庶證分職之事也周官之司會掌之　日月星辰一也孔注於堯典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於經稷謂日月星爲三辰五禮一也孔注於舜典以爲吉凶軍賓嘉於皋陶謨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爲次洪範以生數爲次五德鄒衍以相勝爲義劉向以相生爲義。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附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乙式占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漈通志藝文略周公城名錄一卷賊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也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有城疑是金陵本里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　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林少穎書說亦禹時江淮未通至吳王夫差會晉黃池始掘溝通水愚按吳之通水有二處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今廣陵邗江）。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宋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左傳哀十三年午會黃池（杜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通九江至於東陵曾旼字彥和謂東陵今之巴陵余按

史記正義岳州有巴陵恐是東陵曾說本此彥和爲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目書講義博士曾旼等解益謨以啟爲服。　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有扈氏請服莊子謂禹攻有扈國爲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斃於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古事茫昧不可考矣呂氏春秋以夏后相與有扈戰甘澤而不勝修德期年乃服之則益妄。　夏再世即中衰少康布德兆謀四十年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見左傳）。於周曾惜史逸其書其事僅見於左傳魏絳伍員所稱述

終謂后杼滅豷於戈。爾雅云，杼能率禹者也。杼少康之子。益亦賢君。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　春秋傳云，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伊尹為右相。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為湯左相，臣扈、祖己，皆其胄裔也，未詳所據。　表記殷人先罰而後賞，漢武帝謂殷人執五刑以督姦，皆言殷政之嚴也。書曰代虐以寬，詩曰敷政優優，豈尚嚴哉。至周之寬仁，而周禮條狼氏有誓御以車轘，此春秋時嘗有之，至秦始用之，必非成周之法。　桑穀之祥，太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向以為殷道既

衰，高宗乘敝而起，忌於政事，故桑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於朝，武丁問諸祖己，劉向蓋襲大傳之誤。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之傳恭也，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　韓詩外傳，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欲用為三公，容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而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燕王謝樂閒書，紂之時，商容不達，身祇辱

焉，以致其變。書正義謂商容紂所貶退，是也。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箕子視商臣知商容者，皆令復位。由康成不見古文武成，故其誤如此。　詩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皆為洪範之學。　金縢之書，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爪沉於河，乃書而藏

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公奔於楚。成王觀記府，得周公沉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此說亦見魯世家。索隱曰，不知出何書。譙周謂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故云然。金縢本伏生今文所有，而大傳有此誤，何歟。至史記成於馬遷一人之手，而二說並載，其疎甚矣。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漢地理志謂邶鄘衛三國，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惟鄭康成以三監為管蔡霍。鄭氏詩譜以三叔為三監，孫毓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　蘇氏從孔說，林氏、蔡氏從鄭說。　二邑，孔氏謂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康成云湯舊

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東成皋
西轘轅南降谷也皇甫謐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
爲西亳林氏從鄭說呂氏蔡氏從皇甫說 史記婁敬曰
成王卽位周公營成周以爲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
則易以亡呂氏春秋南宮适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
一人營居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
苑南宮邊子曰昔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
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
得也三書大意略同 祖甲孔安國王肅曰湯孫太甲也
馬融鄭玄曰武丁子帝甲也書正義以鄭爲妄蔡氏書傳

從鄭說辨非太甲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
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
甲 周書謚法云維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旣賦憲受
臚於牧之野將葬乃制謚（今本周書與此小異）文心雕龍賦憲之謚
出於此也十亂惟周公名公之謚見於書呂成公策問曰
以文名爵以康稱閎夭以舜稱閎夭謚書考 書大傳太
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所不知
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胄齊方俗於迎郊懋稱孟侯
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 五峰胡氏云
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傳周禮

闕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之地官程泰之云五官各
有羨數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
秋官六十六蓋斷簡失次取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
其數乃周俞廷椿爲復古編亦云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
之屬九峰蔡氏則云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冬
官亦闕周公未成之書也 春秋時郤缺之言九功九歌
穆姜之言元亨利貞子服惠伯之言黃裳元吉叔向之言
昊天有成命單康公之言旱麓叔孫穆子之言鹿鳴之三
成鱄之言皇矣之雅閔馬父之言商頌之那左史倚相之
言懿戒觀射父之言旅獒白公子張之言說命其有功於

經學在漢儒訓詁之先蓋自遷任史佚以來統緒相承未
嘗絕也 李仁甫卒相年表曰孔子序三代之書其爵相
者獨伊尹伊陟傅說周公召公畢公六人耳伊尹之始終
備於書序陸機豪士賦伊生抱明允以嬰戮蓋惑於汲冢
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云周公年
九十九王充論衡云召公年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云壽
若召公 曾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爲二典者所記豈獨
其跡耶幷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
者皆天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陳
後山黄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幷其道德而傳

之朱文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鋭者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質尚豐文法。伊尹以辨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臣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憸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嗇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亂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此漢之家法。禹以典則貽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以禮義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武帝留葛燈

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於寢宮作法於儉其敝猶侈况以侈示後乎。因岱宗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因建極而雜糅邪正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慘覈少恩曰威克厥愛違衆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者丕之奪漢託之舜禹衍之篡齊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以文姦慝豈經之過哉。書大傳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盂諸隆谷大都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載伊尹爲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四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慎而下

其贄物二十一自義渠以下其贄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贄物十四自權扶以下其贄物九此成王禮也愚謂旅獒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名而民自來語亦見文子張文潛祭司馬公文冬陽夏冰趙者爭先用此意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子產所謂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荀卿始爲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而師古太史公亦惑於其說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無甚高論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豈時使然

乎。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數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仇恥豈知禮之本乎。程子書說謂共兜之徒舜以側陋顧居其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堯不聽此可以證程子之說剃共鬪堯誅共大驩。張子韶書說於君牙冏命子韶謂穆王諱父昭王南征不返之恥故君牙二篇其辭迂緩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三致意焉朱子詩傳說王瓜扬之水亦然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

洛誥而始朱□公訓□說□以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
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僅有好處如制度之屬止以
疏文爲本
章如悬曰東□劉陶明□書爲之訓詁惟大小夏侯歐陽
三家及古文是正七百餘字名曰中文尚書中郎中秘之中館
閣書目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
其學伏生死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間別作章
句名曰大傳至鄭康成始銓次爲八十三篇　書學不明
其馬遷之罪與馬遷未嘗釋書而吾獨咎之非咎其不能
釋經也咎其史記之作考之不精使書因是不明也蓋夫
子以前載籍無經史之殊夫子旣刪定之然後經爲經史

爲史經以明道史以紀事經略而史詳則世之談經者嘗
引史爲據遷當焚書之後經之闕佚多矣幸而孔壁書出
石室之遺猶可得而考然不能以與經爲心其撰史記也
好奇尚博雖或甚害於理者有不忍棄焉蓋自以爲史家
之學與經體異而不知說書者皆引遷爲證則遷雖無意
於惑經而經之惑實由遷致也書之序虞舜也直曰側微
而□□未嘗明言其族也遷獨系之以爲黃帝孫至堯而四
世至舜而八□□世數多□旣已可疑而左氏曰自幕至於
瞽瞍無違命則虞氏之□又有所謂幕者矣非止八世也
堯舜世次疑似難明遷遽數之後世遂以舜爲上娶祖姑

則由遷之誤致之也□□　四凶也多以事體相類未嘗
一朝俱刑之　遷述本□以爲舜巡狩歸言於帝流共工
□□北狄放□兜以變南蠻遷三苗以變西戎殛鯀以變
東夷□□謂變夷狄者旣未必然而左氏曰鯀殛而禹興舜
子曰堯授天下於舜共工不義舜舉兵伐之則共工之流
在舜攝位之後伯鯀之殛在禹未舉之前其時相去蓋遠
而遷幷爲一時使後世謂禹專其功舜不能貸其父亦由
遷誤致之也□之言朕虞也伯益而已伯益之外未嘗有
人也遷旣載伯益於舜紀又載伯翳於秦紀而不知二人
之本一使後世謂伯翳爲女華之子伯益爲皐陶之子則

又惑於遷之說也書之載禪位也曰受命於神宗率百官
若帝之初是舜不復事矣遷復書蒼梧南巡之事使後世
謂舜耄期之後猶違禮而遠征則又惑於遷之說也上古
帝王之事賴書而傳書學不明尚賴史家證之而馬遷於
古疏略若此此吾所以正其端歟非特此也太甲桐宮居
廬之制也而謂伊尹放君則是高歎之事也周公踐祚家
宰之職也而謂負扆居攝則是王莽之事也文王稱王後
□□稱之耳□□尚在虞芮質成之後則是梁末亡而江陵
稱帝也召公說懼主□國疑耳而謂忌周公爲師則是
李林甫之忌□□九世□□　□氏爲作於小辛之世以彤日

爲作於祖庚□詩□□作於周公之世以文侯之命

爲作於襄王□世謬誤□此吾所以不得不正其紕繆

□曰朱子□春秋不敢著一字於書只解典謨三篇後

又有金縢召誥洛誥說及□定武成四篇予嘗見其典謨

手筆密行細字東塗西補蓋非一日所更定其敎門人則

俾之先讀易曉者而姑後其缺訛甚矣書之難讀也 孟

子所引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又從而振德之此命契之辭也當是堯典闕文衆以典刑

至惟刑之恤哉乃堯命皐陶之辭路史云欽哉二句非史文所記乃戒皐陶語史文有闕與此同

王省惟歲以下至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自蘇氏

葉氏張氏皆謂當在五紀之下其說若可通今觀易不易

成不成等語實庶徵也上以作於人而應於天者言之下

以運於天而驗於天者言之以此歲月日合雨暘燠寒風

爲八中以一時字貫其義甚明 夫子刪詩定書實相表

裏文王之風化不見於書而見於二南周公制作之具不

見於書而見於雅頌七月之詩補無逸也東山諸詩補金

縢也□王中興之詩粲然□盛而書中無一字也東遷之

□□國風次□而起雅頌亦至是而亡故文侯之命書之

終春秋之始□詩書春□上通謂之三史其亦有見於□

夫

馬端臨曰歐□公□□□云仲陛其國居大海上壤沃

饒風俗好前□貢獻屢□□人往往工詞藻徐□行□

□人使逸書□□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

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

涕鏽澀短刀何足云詳此詩□□徐福以諸生攜經典入

海外其書尚流傳於彼可歎亦可疑然而今世經書往往

有外國本云此說葉少蘊疑之謂人有與之詞豈真有其事哉

尚書埤傳卷之末